續倫理學書解説

今や思想界過渡に屬し、東西相爭ひ新舊相戰ふ、志ある者豈起たざるを得んや、**社會**は如何なるべきか**國家**は如何ならざるべからざるか、抑**道德**の**事實**とは如何、**進歩**とは如何、また**人格**とは如何なるか、是等の問に答へんと欲せば、必ず先づ此の解説書を讀まざるべからず、

菊版千二百餘頁
分冊六冊
定價金參圓
郵税各金六錢

書目

文學士 野田義夫君解説
バウルゼン氏 **社會倫理**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税金六錢

文學博士 桑木嚴翼君解説
ニーチェ氏 **倫理説一斑**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税金六錢

文學士 藤井健次郎君解説（近刊）
ヴント氏 **道德之事實**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税金六錢

文學士 深作安文君解説（近刊）
アレキサンダー氏 **道德進歩論**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税金六錢

文學士 友枝高彥君解説（近刊）
リッチモンド氏 **人格論**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税金六錢

文學士 蟹江義丸君解説（近刊）
ブレトー氏 **國家篇**
定價金五拾錢 郵税金六錢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七奥附

全部定價（上製 金拾四圓
　　　　（並製 金拾貳圓五拾錢

第七卷定價（上製 金壹圓六拾錢
　　　　　（並製 金壹圓四拾五錢

明治三十五年八月廿八日印刷
明治三十五年八月卅一日發行

版權所有

編纂者　井上哲次郎
　　　　蟹江義丸

發行者　石川榮司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

印刷者　佐久間衡治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發行所　育成會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秀英舍第一工場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七終

復大翰撰大貳山君足下文几

柳子新論終

大姤ニ士氣之盛一。欲下貶ニ武威一以復上舊。而不ニ自知一レ量。謀破身死。而致ニ天子巡狩之變一。雖三是出ニ於武臣横逆之甚一。然天實不ニ之與一也。如ニ無禮講之戲一。足下以觀中其器識不上堪レ成ニ大事一矣。其號則似レ憂レ君。其實則欲レ成ニ己之私一者也。天不ニ之與一。亦宜矣哉。當レ識下文官執レ權。反不上及ニ武家之治術一。觀ニ平家之速亡一。可レ見焉。恭惟。中世以還。至治之盛。莫ニ今日若一也。然而比ニ之聖人之政一。以擧ニ求レ全之毀一。則何時乎得レ無レ所レ議。亦可ニ小容忍一也。夫權與レ利。固小人之所レ爭。天下之權。自レ移ニ於武家一。後爭奪攻伐。總在ニ干下一。翡翠爲レ羽所レ殺。麝香爲レ臍隕レ命。戰勝功成。而堪ニ成レ治之器一者。乃就請ニ封册一。豈非下世世獲ニ賢臣之道上乎哉。足下所ニ鳴咽吞一レ聲者。獨祿利也耳。抑亦末矣。且也其於レ有ニ宮殿營構及非常大禮一。則無レ不下盡ニ天下之力役一以調貢上焉。有ニ何所一レ不レ足乎。爾過爲ニ之憂一耶。僕所レ中ニ眉路一者。獨名教也耳。方今雖ニ女主之婥約一。亦履ニ天位一而不レ危矣。豈非ニ泰山之安一乎哉。僕嘗潛傳聞。櫻町天皇有下東照神君鎭レ下仰レ上之功勳永矢不レ可レ諼之勅諭上焉。噫嘻。曉ニ時勢一之明主矣哉。君臣如レ此其合體也。鄙人何容ニ喙於其間一耶。夫三ヲ分天下一。有ニ其二分一。以服ニ事於殷一者。文王之德。儒者所レ稱也。並ニ呑闔國一。而守ニ君臣之禮一者。我國風之美。宇宙載藉之所レ未ニ曾見一也。誰可レ不ニ欣服歌頌一乎哉。昔在如ニ南北兩朝一。是國有ニ二主一焉。宜レ論ニ向背一。當今君委ニ於臣一而不レ疑。臣奉ニ於君一而不レ貳。向背何論之有。其他不ニ多及一。有三體經所ニ謹守一也。足下請勿ニ復問一レ統。惟亮察。時景金涼佇連。千萬保衞。

九月三日　　松宮俊仍頓首拜

八月七日　　山縣昌貞頓首上

大知己主鈴菅君足下

復山大貳書

嚮嘗横地生袖一小冊來示。曰。是足下書庫之所藏也。僕受而卒業。有所感發。少加愚評。卷末繫一語。以示醫生。不料瀆電矚。特辱諭敎。披緘懷慕慺慺。以僕爲足可討論。而見質高見。病拙何敢當其望。第蒙不見鄙。敢不拜德。因再顧新論。作者晦乎其名。故愚潜嘆其不失君子衞身之誠。而今足下欲直與僕論當世之事。戾前修之用心。而有似犯居是邦不非大夫之禮者。何也。僕嘗聞昔有燔書坑儒焉。雖是固出於秦之苛政。李斯之剛愎。然儒者誇己才能。漫鼓唇吻。以議朝政之所慝也耳。近日京師神學家竹內某。以失言之罪被逐。亦其類也。是以愚不敢全置對。假令被婉曲爲說之請。亦追夫子禮於魯之躅。則所不敢辭也。但爲承勿所隱之懇。故不得已。一二不與時政者。祖述愚見。以應來命。如左。原夫本邦君臣之定分。猶天地之不可易也。人々尊皇胤之心。各具其性。故其勢鷹揚龍飛。得掌握海內者。不敢朶頤神器。是以開闢以來。至于今日。大號爀爀。炫燿於四夷。何謂皇統如綫乎。如夫西域。雖聖王布德。而子孫不能永世有其位矣。性具之俗風。有所不同也。是漢人之所不知焉耳。但時勢之不齊。聖君不世出。人材亦難獲。粃政來災。王綱解紐。四分五裂。蜂起鼎沸。王人不知武。不能統一之。威權漸移武將。自然得之。已而文官

一定權衡。能推萬方之外者矣。至於叔世。此道漸衰。保平壽治之難。王綱解紐。鎌倉兒逆之餘燼。禮樂塗炭。遂釀成陪臣專權之禍根。當此之時。殺身成仁者。獨有楠公之忠耳。下及足利氏爲政。君臣失位。冠履倒置。傑豪梟帥。割據四方。而天下之亂極矣。天朝之尊。猶且無所容趾。則徇欲懷利之賊。其孰不復窺窬者耶。嗚呼。風俗之敗。一何至於如此也。足下謂之泰山之安。吾未知其何以也。動極而後靜。皇嗣幾存。才復其祀。尊則尊矣。如其奉。則曾不若一大夫之祿。吾每聞之。輙至嗚咽呑聲也。且也足下所謂人臣官階之權省中之事。則吾不知也。在外多出武臣私議。而濫授非其人。名實相乖者。莫斯爲甚。若其出公議者。武弁之徒。蔑視如徒役。雖不敬之至矣。無之能罪者。權將何乎有哉。若夫不視租稅財貨之利。爲上謀則善矣。抑不復有兆民者乎。而與其事者。亦唯濫授非其人。則凍餒之患。加以苛刻之刑。民業爲之廢。地力爲之盡。苟反身而誠者。孰不爲疾首感頞乎哉。夫如是。而委之風俗與時勢乎。是豈異於所謂執刃殺人。而曰非我也兵也者哉。如之何得謂世有聖主獲賢臣之德耶。及皇威下能合制諸侯。君子重其義。小人賴其利。雖然率多承軍國之制。而未復冠冕之政。以故名有未正者焉。言有未從者焉。是特有道之士。所爲不慊已。足下誠能投著聖賢之肺腑。則固自知之矣。何必待僕之辨哉。唯夫野人議乎朝政。爲有僭踰之罪。則想足下亦婉曲爲說者歟。僕特欲以公道論此事。故敢質諸左右。爲僕無所隱幸甚。時下漸凉。千萬自重。

柳子新論附録

與松主鈴書

久有泰斗之望。而未得一面識。非室之遠。豈相思之未深歟。屬與橫國手周旋。愈益得聞高誼。价以修字於左右。勿罪不恭幸甚。僕嘗藏先人所獲新論者。居常謂。願待同志論定。而後爲永世之珍。與橫子論文之餘。言偶及此。則其書爲足下所披閱。且見跋其後。而亦以深謀遠圖稱焉。是既與僕所見者似矣。則得而討論者。非足下而誰也。夫是非之論。以私則異矣。以公則不焉。僕唯欲以公道論也。不欲以私意矣。如兩都向背之論。足下謂。有俗風有時勢。不可懸一定權衡以推萬方。僕則以爲不然也。何則俗風不可改者。蓋在下之言爾。苟陶鑄天下者。何所忌憚。而拘拘乎茲哉。古曰。移風易俗。又曰。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唯時勢則固不可若之何者也。然聖人亦因此以爲教其中。而姑處之以權。漸變之。以令至於道也。不則禁何因乎止。令何因乎行哉。然則陶鑄天下之道。並時勢與風俗。共置之術中者也。夫道一而已矣。不得已而後權焉。若不然。而諉曰時勢爾風俗爾。則是爲人所化。而不能化人者。將何以能御天下哉。後世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頽敗。職此之由。足下以此爲漢儒偏見者。僕竊不取也。恭惟古者盤余天皇龕定區宇之初。繼天立極以降。列聖相承。劒璽之德。以能維持其風。而大布播其化者。幾乎二千載。景雲擊壤。民莫得而稱焉。可謂

柳子新論後序

瑰奇卓異之士。埋沒于世。而人莫識之者。以其被妬譏讒害。而不能發其抱負也。柳子新論者。山縣昌貞之父獲之於隴畝間石函。其書凡十三篇。論政體可否。雖未盡醇。慷慨激烈。切當時之弊矣。我邦自保元平治之亂。王綱解紐。禮樂壞廢。群雄割據。四分五裂。蔑如王室。擅柄權。臣殺其君。子殺其父者有之。至織田氏之時。醇樸溫厚之風。斷乎拂地矣。柳氏豪傑。憤其如斯。攘臂於其間。峻辯劇論。欲救當時之弊。故其所議。未能無小疵。然其意在尊王室懲亂賊焉。嗚呼懷如斯瑰奇卓異之才。無所施其能。埋沒於世。而莫識其姓名者。幸因昌貞之父獲之隴畝間。斯書得永存乎世。豈非千載之知己乎。余喜其志尊王室懲亂賊。而恨議政體之不醇焉。

天保九年戊戌冬十有一月冬至日　江戸　芙山々人橘　正秀　撰

柳子新論跋

野人議二乎朝政一。爲レ有二僭踰之罪一。故君子愼焉。官吏晦二於治道一。不レ免二於尸位謗一。故哲人愧焉。是以學者之憂レ世者。有レ論二政事一。則或託二言於異人一。或爲レ得二諸古塚石棺中一。蓋神レ之以取二信於人一。奇レ之以求レ加レ價者也。讀レ焉者有下自曉二其非一之益上。而議レ焉者無下被二罪於非二其任一之憂上。一不下以空中錫二特智一之天眷上。一無三以失二君子守レ身之慮一。可レ謂二一擧兩得レ之者一矣。適讀二斯書一。深謀遠圖。殆似矣。但惜至二於兩都向背之論一。有二大不レ然者一焉。蓋未三投二著於聖賢肺腑一。不レ察下有二俗風一有中時勢上。而不レ可丙懸二一定權衡一以推乙萬方甲。漢學儒風之偏見爲レ崇者耳。恭惟方今天朝之尊也。高坐二九重雲上一。掌二人臣官階之權一。而不レ管二租税財貨之利一。世世有下聖主獲二賢臣一之德上。而逆賊梟帥。斷下朶二頤神器一。舐二糠大寶一之念上也。寶祚之愈長。益與二天壤一無レ窮。猶二泰山之安一。天下有道之士。俱誠歡誠喜。誰不レ爲二頌賀一焉乎哉。乃其於レ所レ論。不二自揣一。粗加二愚評於其上一。秘二之筐底一。以俟二識者之斷定一云。

寶曆十三癸未初秋中澣　　下毛野　松宮　主鈴　菅原　俊仍　識

柳子新論跋

吾日本上古之世。穆穆乎道其至矣哉。以至ニ于寧平之間一。治無レ可ニ復比一也。自ニ保平之時一而降。覬覦之賊斯起。綱紀漸壞。政敎隨廢。乃穆穆之道。竟爲ニ烏有一焉。及レ至ニ于勝國之時一。則亂不レ可ニ得而言一也。夫治亂天也。雖レ然當ニ斯之時一。若有ニ上奉レ君下憂レ民之人出。而施ニ天誅一乎。賊忽斃矣。道再興矣。嗚呼三四百年間。奚獨亡ニ其人一耶。意者其有レ之。亦不レ得ニ志於當時一。而湮滅終亡レ聞耶。是未レ可レ知也。柳子新論者。柳莊先生之先人。所ニ嘗獲ニ於隴畝中一之書。不レ知ニ撰者之時代一。先生盖以爲下在ニ織田氏之時一耶上。吾請而讀レ之。其所レ論。專所ニ以繼ニ寧平之治一之術。而於ニ彼賊之罔レ極。深慊激憤發者。每事在焉。於レ是乎吾乃曰。其人果有焉。亦唯斯人不レ得ニ志於當時一。特以終レ立レ言耳。悲夫。吾於レ此雖レ欲レ無レ歎。而可レ得乎。斯書也。吾思ニ其不レ可ニ以一日無一焉。因乃謄ニ寫一本一。而又題ニ微言於其後一者爾。

寶曆甲申春三月　武藏　山田　穀　識

也。但以二先人手澤存一焉。憚レ示二諸外人一。於レ是更繕二寫一本一爲レ副。共藏二之巾笥一。庶幾俟二良友論定一。以爲二永世家藏一也。

寶曆己卯春二月　　　峽中山縣昌貞識

智勇之士。誘掖贊導。以扇ニ動天下一。則如ニ餓者就レ食。渴者就レ飲。奮然而起。靡然而從。勢自有ニ不レ可レ禦焉者一也。洗レ冤雪レ恥之心。感レ恩圖レ報之志。奮レ勇勵レ義。則放伐之易。可レ謂下通レ蠹之木。通レ隙之堤。而加レ之以ニ疾風暴雨一者上矣。至レ此始知ミ嚮之所レ謂泰山之安。不ニ特幕燕之危一也。是其所ニ以損益一之理蓋可レ見。而存亡之機關ニ於此一焉。故有ニ國家一者。不下以ニ無益一害ニ有益上。則人君之事畢矣。昔者衞侯愛レ鶴。有ニ乘レ軒者一。及ニ其有下難也。民皆不レ從。乃曰。君使レ鶴。今人君之所ニ愛好一。亦皆將レ然。夫如レ此。而不ニ自悟一者何也。聚斂之臣輔ニ之欲一。貪汙之吏飾ニ之非一。使ニ道義之言不下得レ入レ耳。故智力無レ所レ益。德性無レ所レ養也。古之人。目短ニ於自見一。故以レ鏡觀レ面。智短ニ於自知一。故以レ道正レ己。人君之學。不レ在ミ身脩ニ六藝之文一。不レ在ミ口誦ニ百家之言一。苟知ニ道之可下信。斯足矣。夫知ニ道之可下信。則知レ道者至焉。至焉而信レ之。姦賊將何自而興。國無ニ姦賊一。則天下之難已矣。

駒嶽之陽。鰤水之曲。吾家居レ之。六世焉。享保之初。數被ニ水患一。修築不レ及。因移ニ其宅一。故地種以ニ菽麥一。畝間偶獲ニ一石函一。中藏ニ錢刀一。皆元明以上所レ鑄者。函底有ニ一古書一。題曰ニ柳子新論一。腐爛之餘。不レ便ニ披閱一。先人乃謄ニ寫一本一。凡十三篇。當時既有下歷ニ校定一者上云。後廿餘歲。先人沒矣。余得而讀レ之。其言論ニ政躰可否一。間有ニ可レ取者一焉。亦多ニ憤勵之語一。意者中葉以降之作耶。觀ミ其斥ニ耶蘇幾何之類一。蓋亦在ニ織田氏之時一耶。按ニ之國史傳記一。勝國以上。姓レ柳者不ニ一而足一。則亦未レ可レ定ニ何人所下爲也。余且惜下衰亂之際。尙能有ニ斯人一。亦有ニ斯文一。而湮滅至中于此上。

民之饑一。所下以非二飲食一惡二衣服一。而人無中之間然上也。易有レ之。損レ上益レ下。益之象爲レ然。損レ下益レ上。損之象爲レ然。天地之至理。自有二如レ此者一。闇君庸主。務弱二其國一。務貧二其民一。故有二天下一。則天下爲レ之怨。有二一國一。則一國爲レ之怨。怨則叛。叛則濫。如レ此而難不レ及者。未二之有一也。古稱國無二九年之蓄一曰レ貧。無二六年之蓄一曰レ窮。無二三年之蓄一曰三國非二其國一也。夫其蓄積。豈特爲二自養一哉。亦將下以救二其民一備中其難上也。後世有レ國者。或無二一年之食一。甚者逆三折數歲之入一。尙且不レ足。而取二之大夫一。大夫不レ足。而取二之士一。士不レ足。而取二之妻孥一。豈啻國非二其國一耶。一旦奪二之爵一。使三其盡償二其債一乎。雖二易レ子析一骨。吾知レ不レ能レ給二一飯一也。夫如レ此。則何以能藩二屏平王室一。而固二其封疆一耶。是以其士日窮。其民日叛。忿怨激發。自不レ能レ無二凌犯之心一。然國固貧。兵固弱。不レ能二屈疆自奮一。屏息避レ之。則天下實似レ無二容レ慮者一矣。闇愚之主。乃以爲下彼貧而我富。彼卑而我尊。則以二盤石之固一。居二泰山之安一。治平之術。莫中以尙上焉。姦臣賊吏。聚斂附益。以悅二其心一。阿諛逢迎。以順二其旨一。甚則比二之唐虞三代之治一。爲レ雅爲レ頌。曾無レ有二箴規之言一。而使下其自誇二其智一。自伐二其德一。無レ知二事情一。無レ知二時勢一。則闇者益闇。愚者益愚。而亡在二旦夕一。而不二自知一之也。夫大木之折也。必由レ通レ蠹。大堤之壞也。必由レ通レ隙。而不三加レ之以二疾風暴雨一。則不レ折不レ壞矣。然以レ無二風雨一。不レ危二其蠹隙一者。愚之至也。且夫渴レ馬而馭レ之。非二眞能馭一之也。得二水草一則逸。餓レ虎而伏レ之。非二眞能伏一之也。見二肥肉一則猛。是不二特馬之與一虎也。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尺蠖之屈。以求レ伸也。龍蛇之蟄。以存レ身也。當二是之時一也。英雄豪傑。或殺レ身成レ仁。或率レ民徇レ義。忠信

於與二其利一者。必以自利。無レ心三於除二其害一者。必以害レ人。害レ人自利。虐孰大焉。是以亂國之君。力利二其國一。以害二人國一。大夫力利二其家一。以害二人家一。士力利二其身一。以害二其僚友一。甚則君亦自利二其身一。以害二其民一。大夫自利二其身一。以害二其家一。是之謂二自屠一。其極也必至レ滅レ身而後已。故我東方之政。壽治之後。吾無レ取也。聖人憂二其如一レ此。制レ禮作レ樂。立レ中道レ和。務與二其利一。務除二其害一。衆庶可レ保。比屋可レ封。以求レ致二天下之福一也。詩曰。於戲前王不レ忘。其唯以レ此乎。嗚呼如二今之時一。依然承二軍國之制一。滔滔乎不レ知レ反。雖レ欲レ不二歎息一。其可レ得乎。然則如レ之何。曰。是唯在レ得レ人。得レ人非レ難。獲二於人一爲レ難。昔者荊靈好二細腰一。民有二約レ食而死者一。越王好二勇力一。一鼓而士不レ避二焚舟一。夫約レ食而死。與下赴二焚舟一者上。天下之至難者也。然上之所レ好。不レ令而爲レ之。是無レ它。爲下獲二於人一之難。而欲レ之甚上也。况非二至難者一乎。苟能好レ之。累レ趾而至焉耳。不レ爲レ此而爲レ彼。要無レ心二與レ利者也夫。

富强第十三

柳子曰。食足謂二之富一。兵足謂二之强一。富且强者。天下之大利也。食既足矣。兵既强矣。然後國可二以無一レ虞也。是以先王不レ貴二珠玉一。而貴二稻粱一。不レ愛二姬妾一。而愛二黎庶一。所レ謂不下以二無益一害上有益上也。故盤石千里。不レ可レ謂レ富也。偶人百萬。不レ可レ謂レ强也。盤石不レ生レ粟。偶人不レ拒レ敵也。地廣而乏レ食。民衆而不レ使。奚以異三於盤石與二偶人一哉。是不三特天下爲レ然。諸侯之於レ國。大夫之於レ家。士之於二妻孥一。無レ不二皆然一也。故聖王不レ怖二其寒一。而能蔽二民之寒一。不レ厭二其饑一。而能救二

中和之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豈非興利之道乎。惟民之蠢蠢。或失其所由。而禍亂自取。則從而罪之。是除其害之道也。夫然後懲其惡。而勸其善矣。爲善者多。而爲惡者寡。則天下之利興矣。禮樂文之具也。刑罰武之事也。文以守常。武以制變。文以致治。武以撥亂。是故文順而武逆。順而興利。逆而除害。順逆互用。以能陶鑄天下。善任此道者。謂之德。不善任此道者。謂之不德。善知此道者。謂之賢。不善知此道者。謂之不肖。善行此道者。謂之仁。不善行此道者。謂之不仁。故所謂仁者。亦謂能興其利。能除其害者也。若夫世降國衰。上無賢聖之君。下無忠良之臣。則禮瀆樂淫。而刑罰不可勝用焉。徒知除害之道。而不知興利之道。徒知制變。而不知守常。徒知撥亂。而不知致治。又何仁之有。又何德之有。是奚爲能爲政哉。且夫刑罰者。豈特禁民之爲非而已耶　苟爲害乎天下者。雖國君必罰之。不克則擧兵討之。故湯之伐夏。武之伐殷。亦皆其大者也。唯其出於天子。則爲有道。出於諸侯。則爲無道。況其出於群小者乎。故善用之則爲君。不善用之則爲賊。向者使湯武志徒除其害。而無心於興其利乎。此亦爭奪利己耳。何以爲仁也。是故湯武放伐。在無道之世。尚能爲有道之事。則此以爲君。彼以爲賊。假令其在羣下。善用之以除其害。而志在興其利。則放伐亦且可以爲仁矣。無它與民同志也。由是觀之。長天下國家者。有文而後武可言也。有禮樂而後刑罰可行也。不然徒刑與罰之任。則非戕賊夫人而何也。哀哉。衰世之爲政者。無文無武。禮刑並廢。不止無心於興其利。又無心於除其害也。夫無心

爲レ然哉。士之受二俸祿一者。亦唯糶二於賤一。糴二於貴一。出入經費。徒爲二商賈之利一。則一歲之入。本爲二他人之有一矣。是豈天地之自然哉。財貨之不レ通。抑亦人爲之使レ然也。久レ之不レ變。至二於聚斂云盡一。則石不レ直二一錢一。亦猶以爲二饑歲一。是不レ關二豐儉一者也。是不レ繇二貴賤一者也。是夫食貨之所二以不下可レ無レ政也。

利害第十二

柳子曰。爲レ政之要。不レ過下於務興二其利一。務除中其害上也。利也者。非二利レ己之謂一。使下天下之人。咸被二其德一由二其利一。而食足財富。而無レ所二憂患一。無下所二疾苦一。中和之敎。衆庶可レ安。仁孝之俗。比屋可レ封。夫謂二之大利一也。其反レ之則害矣。害不レ除則利不レ興。故古之善治レ國者。務興レ利務除レ害。而後民由レ之。興レ之之道何如。曰。禮樂也。文物也。除レ之之道何如。曰。政令也。刑罰也。夫此二者。惟君自牽。惟君自戒。而後民從レ之。不二啻君自牽一。實奉二天之職一也。昔者禹自牽二諸軍。以征二有苗一。曰。蠢茲有苗。昏迷不レ恭。侮慢自賢。反レ道敗レ德。君子在レ野。小人在レ位。民棄不レ保。天降二之咎一。肆予以二爾衆士一。奉レ辭伐レ罪。又湯伐レ桀。乃誓曰。非二台小子敢行下稱レ亂。有夏多レ罪。天命殛レ之。湯既克レ夏。自有二其位一。方二其天大旱一。則曰其爾萬方有レ罪。在二予一人一。予一人有レ罪。無レ以二爾萬方一。不レ憚三以レ身爲二犧牲一。是皆非下以求二其富貴一。干二其福祿一。安二其心志一。樂中其耳目上也。務興二天下之利一。務除二天下之害一耳。古之聖君賢主。孰其不レ然哉。雖レ然務興二其利一者。非二其道一則不レ興也。務除二其害一者。亦非二其道一則不レ除也。可レ由之謂レ道。禮以敎レ中。樂以敎レ和。

欲。忠信之士退。而貪墨之俗進矣。是其害乎風俗者三也。求事者唯乘彼欲。啖之以濟己事。則權勢之家。轍迹不絕。而罷官之門。雀羅可設矣。是其害乎人情者四也。權勢之家。其臣妾之有寵者。固亡論。已至於僮僕奴婢之屬。亦皆受其私。而富其財。食肉衣帛。逸居終歲。奢侈過其分矣。是其害乎制令者五也。五者皆害乎天下之事。而財爲之不通。貨爲之不足。豈可不禁乎。切望立公侯以下常制。聘幣有數。問遺以禮。抑饕餮之族。移貪墨之俗。犯者刑之。違者罰之。則高貴者必廉。而卑賤者必直矣。夫然後公侯能守其社稷。卿大夫能保其祿位。士與庶人能安其身。以及其妻子。是誠天下之大利也。俗吏之計。不出於此。一切行打算費用法。汚朝浼士。濫與民爭利。上附勢利之人。下受制於賈豎。使天下之財日不通。食日不足。而身自窮者。可謂至愚矣。客有議政事者。曰。通財足食之道。旣得聞命矣。敢不敬從。唯夫物之有貴賤。如不必由多寡。然古者米石二兩。尙且不以爲太貴焉。今也價不過其半。而饑乏倍之。民有菜色。野有餓莩。敢問。其故何也。曰。是亦易知已。夫食貨之有軒輊。猶權與衡乎。多則賤。寡則貴。理之所必然。而且反之者。抑亦有說焉。今年穀之不登。將倍於古。是以死者如亂麻。而錢貨之不通。亦且三倍於古。雖則食之不足。其數實多於貨。是非物重而權輕使然也耶。況乎吏之貪墨。力竊民之腴脂。強爲國家之用。貴貨賤食。日蓄積錢財。則紅腐之米。徒爲富商驕奢之資。委積之財。曾不給窮民一朝之食。當此時也。雖有常平義倉之良法。何以得而行之哉。居然待其斃焉者。可歎可慨。莫斯爲甚矣。是豈特民

一。而後爲レ薄乎。叔世立二之法一。上石稅二四斗一。中石稅二三斗五升一。下石稅二三斗一。率以爲レ常。若計二豐儉一而收レ之。其於二今之時一。不レ爲二甚厚一焉。然如二數十年來一。窮民或不レ給二培養一。而田蕪野荒。其所レ得。什已減二二三一。而吏之所レ檢。剔抉幾盡焉。則比二諸勝國之時一。所レ損旣過二其半一矣。且地之肥瘠。如二有レ常者一。亦未二必不一レ由二人力一。而加以二水旱之災一。則有下古之所レ謂膏腴不レ若二磽确之地一者上。況民力之所レ加。專二於薄賦之田一。而租稅之所レ增。偏在二豐穰之地一。則今之賣レ田。上者不レ如二下者一。乃其買レ之者。亦唯擇二其下者一。而不レ求二其上者一。夫田之有二上下一也。必以分二其所レ入多少一。而今或反レ之。吾未レ知二其何故一也。若今更二正其溝洫一。改二定上下之等一。因計二數歲之入一。以爲二租調之法一。令二計吏不一レ得レ逞二私智一。則民業必安。而農事必擧矣。是其足レ食通レ財之道爾。然則天下之大利。寧止レ此而已耶。曰。否不レ然。今天下之士大夫。託レ請得レ官。納レ賂取レ貴。則饕餮之族。盤二桓于廟堂之上一。貪賺之俗。羅二織于輦轂之下一。故士庶人之贄。或破二一家之產一。卿大夫之贈。率傾二一歲之俸一。賄レ之者多。而酬レ之者寡。而貨皆聚二于威權之門一矣。乃士大夫之欲レ立二其身一者。十室之邑。擔石之俸。奚足三以養二其妻孥一哉。是以其志二仕進一者。唯欲二其富一羨二其利一。貪慕之情一萠。而廉耻之心罷矣。其害二乎敎化一者一也。又其居二權貴一者。不二必無一レ慾。而贈レ之者不二必無一レ辭。則不レ得レ已而受レ之。及二數贈數受一。則不三能必無二回護一。而薦レ之擧レ之。不三必問二其賢愚一。是名稱レ選レ人。而實爲二賣レ官者一矣。其害二乎政事一者二也。且士大夫之在レ官者。已以レ賂得レ之。則其於レ人。亦不レ能二必無一レ不レ然也。故善賂者好レ之。不二善賂一者惡レ之。官宦宮妾。乘レ之以貪二其利一。以達二其

輙傾一國之入。狡猾之才。揣摩之術。無禁無制。唯其所欲也。則其富幾與封君相抗。故天下之異樹珍禽。絕世奇怪之物。皆歸之。錦繡綺縎。華美輕輭之物。皆歸之。珠玉歸之。金鐵歸之。膏粱肥肉歸之。美果旨酒歸之。巫醫工匠歸之。俳優雜伎。百爾技藝者。亦皆歸之。夫然則天下之貨。爲之不足。而財爲之不通矣。是以當世古錦之美者。方寸或值千金。刀鐶之精者。一枚或當萬石。故士之有祿秩者。終身不能服其美。而累世不能用其精焉。豈翅衣服器玩爲然哉。薪蒭魚鹽。五十之利。至於鍛冶陶鑄百工之事。一爲商旅所占。則物價騰躍。不可端倪。而天下之幣。悉集于市鄽之間矣。故今之世。公侯百里之國。不足以恤其孤獨也。卿相萬戶之封。不足以憐其矜寡也。大夫不足以治其家事也。士不足以養其妻孥也。農工皆不足以償其債也。不足則假之商賈。一歲之息。或倍蓰其母。至有除衣典財。及妻孥爲質者。天下之不利孰大焉。當此之時。俗吏之爲政。群議終日。卒不能得一策。徒務聚斂附益。取此忘彼。怱々奔走于東西。曾不得制一賈豎。亦何益於一朝之食哉。然則如之何。曰。商者天下之賤民也。天下之賤民。而居天下之豪富。食肥衣輕。固非其所也。而縱廢居天下之財。出納天下之貨。罪不亦大乎。何不建其官。立其法。使之與農共食。與工共居。凡百玩好。一切禁之。高閣重門。一切止之。不從者刑之。不改者罰之。賣之者多。而買之者少。則所居者必廢。而所聚者必散。散者多則不售。不售則必減其價。而後能辨其眞贋。能明其精粗。多利者征之。多畜者賦之。如此則物價自平。而貨財自通矣。且其治農者。豈田必百畝。稅必什

無恩無義。或出刀鋸之餘。傭力糊口。寄寓爲生者。尙何望爲其曲制哉。以此爲緩急可使者。不亦愚之甚耶。是皆見一時之小利。而不慮後患。人窮民憂。而培養禍根者爾。故古之治天下者。務平其利。務贍其窮。廣及四國。推達四表。而後民安其土。人專其業。是以世長淸平。而國日富庶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治民之謂蕩。治國之謂平。豈非無偏無黨之謂耶。今之爲政者。其爲蕩蕩乎。其爲平平乎。

通貨第十一

柳子曰。足食之道。莫先於勸農事。而通貨之計。莫先於平物價焉。不厚稅斂。則農勸矣。不縱商利。則價平矣。古之時。帝王能勸其農。故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制乎雖異。而其實皆什一而已。後世乃有租調之法。率亦什稅一二。賢人君子尙且以爲不若古道也。其平價者。周官有司市質廛賈師泉府之職。鹽鐵茶馬之征。奕世莫不置議矣。輓近以來。邦國之租。或什收五六。加以調與庸。則稼穡之力。卒不能償其費。是以田野日荒。農事日怠。怠斯窮。窮斯濫。濫斯軼。軼而不復。則年穀不登。而食不足矣。唯夫商賈。則不然。價賤則居。價貴則廢。廢居在己。而利如掇矣。且大商之食人。動至千百。奴隸臧獲。衣帛食肉。徒手居肆。擧止亦何勞之有。况其所用。凡百器玩。鏤金彫玉。無貳無雙者。實府充庫。娥眉皎齒。有容有妾者。滿坐盈席。其餘金帛。藏而不發。納而不出。倚疊如山。委積如丘。買地買宅。一夫或私千戶。賣房賃舍。一人或占鉅萬。居之者不厭。而置之者無損。故一商廢居。

危。入レ彼則安。爲レ此則窮。爲レ彼則達。見レ利而進。見レ害而退。衆人之情也。即今之俗吏。何以能禁焉。且也處二通邦大邑一。邸第官舍。連レ甍繞レ城。飛閣接レ天。卿相居焉。侯伯朝焉。結駟連騎。絡繹不レ斷。轂擊肩摩。襟袂爲レ幕。自二俳優雜劇舞伎倀子之屬一。以至二于使熊狙工支離盲聾之徒一。覗者如二堵墻一。巫覡符章浮屠念誦乞者接レ踵。求者累レ趾。積レ糈如レ山。賽錢如レ土。居レ之者不レ貢。賣レ之者不レ征。異服之不レ識。異言之不レ察。市縱二波斯之觀一。府積二金帛之美一。茶肆酒肆接レ簷。地無二靑草一者方數十里。是以天下之民。去レ鄕去レ國。競而歸レ之者。猶二蟻之著一レ羶。日不レ知二其數一。則人益多。而土益狹。城闕之外。率步不レ容二一人一。是皆逐レ末倖レ利之徒耳。至二其耕織務レ本之民一。則概乎無レ聞矣。是故都下之給二衣食一。日盡二鉅萬一。養レ金薪レ玉。猶且以爲レ慊焉。乃關外四野之民。輸二運千里一。盡レ力竭レ財。行役數歲。田蕪野荒。夫廢二其鋤一。婦罷二其機一。唯末之逐。唯利之求。亦何暇レ恤二其妻孥一哉。古人有レ言。曰。一夫不レ耕。則天下有下受二其饑一者上。一婦不レ織。天下有下受二其寒一者上。乃窮民之無聊者。或挾二異術一。眩二惑愚人一。或憤怒激發。劫二掠正長一。甚則有下踰レ壘登レ城。逼訴二其主一者上。亦皆爲レ之則得。不レ爲則失故耳。如二今之俗吏一。生在二輦轂之下一。唯見二此富足一。而未レ知二彼窮乏一。輙曰。古今之盛世也。天下之美土也。殊不レ知陰陽泰否。變易不レ定。益二乎此一則損二乎彼一。天地之至理爾。一旦有二不測之難一。而旌旗掩レ日。金鼓駭レ耳。矛戟當レ前。矢石接レ後。即騎卒並奮。而水火乘レ之乎。不レ知二其將下出二何謀一也。拒レ之者吏士。禦レ之者卒徒。亦皆群聚瓦合之兵。進退唯見二厥利一。則揮レ鞭而走。負レ旗而遁。固可二以前知一也。况士人之所レ使。奴隸輿夫之賤者。亡命無賴。

掠。一出二于不一レ得レ已也。是奚在レ除二其禍一哉。假令二其禁錮無一レ所レ處レ身。則不レ若二絞斬即死之愈一矣。夫然則窮者日多。而仁不レ及。賊者日衆。而刑不レ及。既不レ安二其可一レ安。又不レ懼二其可一レ懼。必至レ有二竊窬之徒一矣。且今天下之士與レ民。固非レ不レ愛二其君一也。又非レ不レ懷二其上一也。然苟不レ安二其職一。則或爲二奇邪之行一。不レ安二其業一。則變爲二末利之計一。彼皆厭二此不一レ安。而見二彼可一レ安故也。譬二諸火之就レ燥。水之就一レ濕。其曷可レ拒乎。若以二彼可一レ安。易二此不一レ安。則必不レ然也。安レ之之道何如。曰。今之爲レ政者。概皆聚斂附益之徒。蒙二其禍一者。獨農爲レ甚。若能用二循廉之吏一。無レ奪二農桑之利一。則天下食足矣。天下食足。而後民安二其業一也。又用二循廉之吏一。無レ縱二商賈之利一。則天下財足矣。天下財足。而後士安二其職一也。士安則國强。民安則國富。國强且富。天下之福也。夫然後禮樂可レ興也。賞罰可レ明也。是之謂二安レ民之道一也。是之謂二長久之策一也。

守業第十

柳子曰。夫民之居レ業也。父子相承。世世不レ變。各安二其土一。各治二其事一者。先王之治也。是以上古之民。能知二其道一。而力二其業一。食以レ此足。器以レ此堅。財以レ此通。用レ之者無レ損。爲レ之者不レ乏。季世則不レ然。士之祿不レ如二農之利一。農之利不レ如二工商之富一。工商不レ如二巫醫一。巫醫不レ如二浮屠一。而俳優倡伎。別得二一封疆一。幾何外道。更開二一乾坤一。即民之汲汲乎。孰能修二其業一。而守二其事一者哉。逐レ利而走。隨レ欲而變。昨荷二耒耜一。今則販鬻。朝執二鑪鎛一。夕則咒咀。鶡冠之士。忽羨二倡優之態一。息心之侶。或奉二耶蘇之教一。彼其庸夫。固不レ知二是非之辦一。亦奚遑レ問二其邪正一哉。居レ此則

無不懲其惡矣。是亦無它。欲得其所安也。夫天堂與地獄。非親見處。而非必到地也。尚且聞其安樂則喜之。聞其苦惱則懼之。豈徒喜懼之已哉。甚焉則舍妻子。舍貨財。不患饑寒。不怖斧鑕。視死如歸。唯其不遑之憂。是亦無它。生不如此。則死不安也。以不必可得之安。斷不可忍之欲。比諸魚鳥之思海山。豈不亦甚耶。且人有不可免之患。與不可雪之耻。則必曰。不若死也。凶年飢歲。走而赴溝壑者。避不可免之患也。敗軍之將。引刀而自決者。知不可雪之耻也。以此觀之。安危苦樂之切於身也。甚於死生矣。今天下之諸侯。國不同其政。人不同其俗。而不學無術之徒。徇目前之近利。而忘經久之遠圖。賦歛不省。刑罰不措。法令無常。賞罰失中。則民不遑寧處。去此就彼。出彼入此。恟恟唯其免之求。是以四方之國。亡命滅跡者不少。而土著之風變。群聚之俗興矣。仲尼之言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又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苟有憂民之心。亦盍爲之處耶。嗟夫今之用刑。雖不由先王之法。而其處刑論罪。不必爲不當也。至如磔梟火刑。則蠻夷之所爲。加之以族滅。而酷極矣。故燔一家。則身既灰。殺一禽。則族頓赤。有若盗長陵一抔之土。則吾未知其何以加之也。雖然死一而已。日減其口。月損其戸。而國受其弊則已。若夫放逐削跡。籍沒滅死一等。則似寬而實太酷也。是唯承割據之遺。而立苟且之策者。要非統一之制也。即重罪過惡者。逐於左入於右。放於前居於後。雖則懲之乎。無產無業。不可如其身何。則竊盜劫

而庸レ之。而後天下無レ有二遺才一矣。叔世則不レ然。凡名二一才一藝一者。幸一蒙二擢拔一。則無レ問二能與二不能一。子孫奕葉。相嗣爲二一家之業一。欲レ己而不レ能。是以强治二其事一。則不三以レ此爲二桎梏一者。蓋鮮矣。亦奚得下能窮二其蘊一。而成中其名上者上乎哉。後世官家寥寥乎無レ出二奇才一。而素餐居レ多者。職此之由。且也技藝之有二嗜好一。不三徒如二酒色一。則布衣韋帶之士。破レ產學二屠龍之術一。殺レ身習二彫蟲之事一者。比二肩接三武于宇宙之間一。則其在二今日一。華門圭竇。寧無二俶儻豪邁之才一哉。而唯是冀北之群。未三嘗遇二伯樂一顧一。則慷慨悲歌。徒憤二死于岩穴草莽之中一者。亦幾許人也。昔者燕王聽二郭隗之言一。而能信二駿骨値千金一。則天下之賢士。無下不レ應二其徵一者矣。可レ見好レ賢之至驗。疾二於影響一焉。雖二今之時一。苟有下能好レ之如二燕王一者上。士亦豈不レ願レ造二其門一哉。唯夫無二科擧之法一。而使三能者屈而不レ伸。不能者强爲二不レ欲之事一。而責以レ無二其人一者。何耶。是特揚下無レ益二于國家一者上。而抑下有レ用二于天下一者上。曷以爲二勸レ士之道一。亦曷以爲二安レ民之道一也。

安民第九

柳子曰。魚之在レ池也。無レ不レ思二江海一焉。鳥之在二樊籠一也　無レ不レ思二山林一焉。是無レ它。皆其所二自安一也。即民之於二天下一。不二亦然一乎。先王知二其然一。視レ之如レ子。愛レ之如二手足一。故爲二其可一レ安。而民安レ之。爲二其可一レ樂。而民樂レ之。其既安矣。又既樂矣。是以民之視二先王一。亦猶レ視二其父母一。孰不レ歸二其仁一也哉。詩云。豈悌君子。民之父母。今夫浮屠之爲レ敎也。曰。生爲レ善者。死入二樂地一。百福並臻。其爲レ惡者。則墮二地獄一。苦惱無レ窮。苟聽二其說一者。皇皇乎無レ不レ勸二其善一矣。愀愀乎

無レ非二佞幸嬖寵之冀レ旨。故當二其得レ意也。逞二私智一以欺二王公一。縱二利欲一以虐二庶民一。讒諂面諛。暴戾誣罔。適賊二夫良家之子一。豈可レ不レ悲乎。且士之輕薄者。每與二倡優之徒一居。數入二雜戲之場一。日見二其冶容一。而聞二其婉言一。則謂三人材無二彼若者一。歆羨歎慕。遂二失廉耻之心一。便佞口給。唯優之倣。久而化レ之。則士氣爲レ之萎薾。鄙俚猥雜。以釀二成宣レ淫之俗一矣。況優伎之操音。非二淫哇一則殺伐。奪二人心志一。盪二人情性一。其傷二中和之德一。不三特鴆與二斧斤一乎。即今之士大夫。亦不下徒聽二其音一視中其容上。勸學二其伎一習二其曲一。甚有下至二於郊廟朝廷祭祀典禮一。用レ之以易中韶武上。王侯舞レ之。卿相奏レ之。稱三美善盡二于此一也。觀二其爲レ音也。無レ節無レ制。聲律不レ愜。宮商無レ序。非レ和非レ應。相喚相叫。曾鳥啼猿嘯之不レ若也。舞則不レ文不レ武。進退無レ法。周旋無レ度。歌則侏離鴃舌。無レ典無レ趣。無レ景無レ情。託レ夢託レ妖。亦何意義之有。若其絲竹可レ和者。則繁手數節。靡靡褻慢。中冓之言。尙可レ聞也。斯言之鄙。不レ可レ聞也。亦唯上之所レ好。下必有二甚焉者一。則其移レ風易レ俗。疾二於置郵傳レ命。諸如レ此之類。可レ耻而不レ愧。可レ惡而不レ愴。士氣之衰窮矣。夫士非二忠信一。則不レ可二以與レ政。非二廉耻一。則不レ可二以處レ事。此四者。志以固レ之。氣以達レ之。若志氣兩衰。則皮之不レ存。毛將何屬。果如レ此耶。假令三其有レ才有レ藝。文以二衣冠一。而唯是優孟耳。何以爲二君子一。何以爲二士大夫一。是豈非二編伍無レ法。猾良相混之弊一耶。唯如三巫醫百工與二藝苑衆技之流一。則有二異焉者一。何則以三其爲二國家之用一也。夫人之於二技藝一。有二好惡一。有二好惡一斯有二能不能一。其好而能焉。則妙年或稱二奇異一。不二好而能一焉。則童習白紛。奚可二以誣一乎。故先王之立レ敎也。有レ師有レ官。選而擧レ之。登

恣。大開二賭墳一。竊匿二罪人一。誑二誘子弟一。眩二惑良民一者。蓋居二其半一矣。且也近世之處刑。其罪不レ至レ死者。或黥或髡。或加二笞杖一。而後籍二沒其財一。放二逐其身一。則星散無レ所レ歸者。不レ可二勝計一焉。而其暴惡。固非三輕刑所二能懲一。則或不レ能下自改二其過一。以就中其業上。是以欲レ寄二親戚一。則擯而斥レ之。欲レ託二僚友一。則禁而錮レ之。使下之無二衣食之計一。無中容レ身之地上。則窮困莫レ甚焉。小人窮斯濫矣。况其性之所二固有一。死灰寧不二復然一乎。遂群二聚鄕黨閭里之間一。竊盜攘奪。以妨二人產一。剪綹誆騙。以害二人生一。如レ此者。亦不レ爲レ少矣。是皆蟊二賊蒼生一。而禍及二國家一者。不レ可三見以爲二常態一也。宜下復二編伍之制一。明二戶籍之法一。令三戴毛含齒之屬。上有レ所レ管。下有レ所レ由。綱擧目張。不上レ容二掛漏之謗一。然後土著之俗成。而刑措之化行矣。其於二治レ國之道一。庶幾可三以爲二一變一也。

勸士第八

柳子曰。農工商賈。此之謂二民之良一。所レ謂良者。利レ用厚レ生。相輔相養。以有レ益二於國家一者也。故先王立レ師以敎レ之。立レ官以治レ之。愛レ之親レ之。視レ之如レ子。編伍有レ制。使役有レ法。推以與二士相齒。謂二之四民一。所二以爲一レ良也。若夫倡優戲子。則仰二人之利一。受二人之財一。以悅二人耳目一。徒養二其口腹一。不レ能レ爲二人衣食一。存レ之無レ益二於國家一。不レ存無レ害二於國家一。故先王斥レ之。不下與二四民一伍上。戶籍相別。婚姻不レ通。是其視レ民。愛有レ等。親有レ差。類分群聚使下之各專二其業一。以遂中其生上者。仁道存焉。後世則不レ然。薰蕕同レ器。淄澠一レ流。良雜相混。戚族無レ分。編戶之法壞矣。先王之政歇矣。甚則倡優或受二士祿一。無レ功而富。無レ德而貴。卒至レ有下變二其業一。立二服官政一者上。原二其所一レ由。

多二亡命一。則盜賊並起矣。治民之害。莫レ大二於盜賊一也。近世承二衰亂之後一。編伍失レ法。戶籍不レ明。十室之邑。尙有下不一入識一者上。況通邑大都。無賴之民。亡命破レ家者。歲以レ千數。然去レ此居レ彼。則不レ可レ知也。故潛匿在二都下一者。或終身免二追捕一。還爲二安逸之人一。僥倖起レ業。能致二千金一者。亦不レ爲レ不レ多。而一日編二列其籍一。則與二鄉豪土著之民一。終無二相別一焉。若乃窮民不レ能レ爲レ生者。奔走乞二食道路一。至三轉二死于溝瀆一者。曾不レ爲二隣里所一レ憫。或薙レ髮爲二僧尼一。糊二口四方一。或竊盜傷レ人。受二刑他邦一。患難不レ救。疾苦不レ問。無二貴賤一無二親疎一。唯其冷煖之察。則名同二閭井一。而實不二啻仇視一。黨黨乎豕二交於里巷之間一。嗷嗷乎狗二爭於閭閻之中一者。豈不二亦悲一乎。雖レ然如二僻邑寒鄉之俗一。猶或存二古質之風一。怖レ官畏レ法。則尙未レ爲レ甚矣。至二于都下群聚之民一。則輕二蔑王公一。威二侮士人一。視レ之如二嬰兒一。以竊二其貨財一。以掠二其妻孥一。詿誤以稱レ智。劫略以稱レ勇。爲レ徒爲レ黨。以至三于自樹二名號一焉。官所レ不レ能レ制。法所レ不レ能レ罰也。還假二之力一。以追二捕他盜賊一。又用二之謀一。以制二他暴徒一。則彼自誇二其爲一レ官。愈益侵二侮天下之民一。奚知下其非中借二賊兵一齎二盜糧一之比上哉。可レ歎之甚矣。又有下名稱二處士一。僑二居于市井之間一。以レ技爲レ生。以レ材自售。而榮二其身一者上。又有下名稱二浮屠一。假レ縣開レ場。賃レ房設レ席。誘二導鰥寡一。以治二其生一者上。又有下名稱二巫祝一。搆レ屋爲レ祠。設レ壇代レ廟。咒咀納レ賽。賣レ卜求レ糈。以成二其家一者。此數者。治世必有之人。而鄉里所レ崇。小民所レ尙。固不レ爲レ無レ益也。然彼自處二其身上。一以爲レ士。一以爲二浮屠一。一以爲二巫祝一。出無レ受二令長之敎。處無レ列二編戶之籍一。則陋劣庸惡。亡命無賴之徒。濫二吹其間一。而挾二奇邪之術一。欺レ人誣レ民。放蕩縱

水旱之災。則有束手俟斃者矣。故民之在閭巷也。善鬻者富。善耕者饑。視之先王之典。豈不異乎。且其爲吏者。不學無術。唯知錢貨可貴。而見利廢義。則商賈之權。上侮王公。下凌朝士。使工如奴隷。視農如臧獲。厚生之道亡矣。是無它。官無其制也。若夫工者。能制器物。以利天下之用者也。亦皆與商賈爭利。錐刀是競。則材皆窳惡。器皆苦窳。不日而成。不時而毀。唯欲易售。不欲其堅緻。要非不能爲也。爲此則富。爲彼則貧故也。况在官局者。多養奴隷。稱爲弟子。彫琢刻鏤。一出他人之手。而已不能正一規矩。服美食旨。亢顏自稱大匠。實是一賈豎媒財者已。是亦有實者無名。有名者無實。而利逐名而入。背實而出矣。夫誠如此乎。刺猴瓊葉。亦何益於養其身哉。故今之百工。即商賈之傭奴耳。何足以論巧拙也。利用之道壞矣。是無它。官無其制也。故今之民。身日勞。而財日空。是以斷然乃謂。耕無益於食。織無益於衣也。士亦曰。學無益於身。業無益於家也。乃廢其事。而惟奇邪之從。譸張之務。於乎世之逐末者何其多。而務本者何其寡耶。古者有言。曰。上之所好。下有甚焉者。先王察其如此。故貴德賤貨。以禁民邪慝。所以教令明於上。而風俗美於下也。今且須置官立職。抑末復本。奪商賈之權。與農工之業。然後士氣漸復。各樂其所爲生。則四民得其處。而天下居安矣。

編民第七

柳子曰。古者治民之法。必有編伍。編伍無法。則民不安土。民不安土。則國多亡命。國

黜陟有典。而後兆民懷之。四國化之。是故士者。長四民共天職者也。奉君命令天下者也。行仁義輔庶政者也。體忠信布德教者也。當今之時。士氣大衰。內無廉恥之心。外無匡救之功。上廢天職。下誤人事。蚩蚩與商賈爭利。妨農傷工。殘害以稱威。飽食暖衣安逸以稱德。日食其粟。日用其器。不知所以報之。驕奢成俗。身貧家乏。秩祿不贍。而仰給於商賈。假而不還。爭論並起。賈豎之黠於利。少成如故。習慣如自然。先為不可勝。而待敵之可勝。彈唇鼓舌。智巧百出。烏獲為之怯。莫邪為之鈍。況彼固是。而此固非。雖欲克之。其可得乎。且大商之於富也。居貨萬計。奴婢十數。家室器用。錦繡珠玉。皆我所不足。而彼則有餘。是以封君俛首。敬如父兄。先王之所命。爵位安在哉。德義之教輟矣。是無它。官無其制也。夫農者。能播百穀。春耕秋獲。草處露宿。手足胼胝。作役以奉上。餘力以養父母及妻子。亹亹不怠者也。夫人無食則不生。貴為王公。富有四海。而為其司命者。非農乎。故先王命司農之職。勸男稼穡。教女紡績。薄稅斂以富之。省力役以安之。親之愛之。鰥寡咸被其德矣。後世則不然。磽确之地。斥鹵之田。日竭其力。月加其功。才得擔石。則姦吏爭其利。所稅什六七。與調庸併收。不盡不已。偶有肥壤所入。可以當食者。則畫而計之。校而正之、與課役並賦。不竭不措。窮乏至死。曾不回顧。夫如此。則土無肥瘠。歲無豐儉。凍餒相依。遂廢其業。計盡術窮。則有販鬻逐末者。有奔走乞食者。有散轉溝壑者。有亡命竊盜者。有劫略相殺者。人愈少。而地愈荒。負郭二頃之田。所收不過斗升。加以

レ首。惡路稱レ王。劫ニ略東夷一。窺窬及ニ神器一。坂君提レ兵。遽然向ニ東海一。則群盜伏竄。頑寇失レ魂。夫此二人者。生ニ在山野海島之間一。日養ニ其勇一。月長ニ其智一。完聚得ニ其道一。指麾由ニ其法一。故能制ニ大敵一。功無レ比ニ於海内一。千歲稱ニ威猛一。百世稱ニ驍勇一。是古之能任レ武者也。況當ニ此二人之時一。尙レ武之俗未レ起。如ニ軍團諸將一。上奉ニ兵部之制一。下承ニ郡國之令一。尙且勇悍精銳。有ニ紀律一有ニ節制一。使ニ之赴ニ征伐之事一。則一擧而如レ振レ枯矣。豈非レ以下其有ニ文事一者必有ニ武備一。禮樂之敎强禦無上レ當耶。由レ是觀レ之。今之所レ謂尙レ武者。亦特虛語妄說耳。文武之不レ可ニ以相無一。不ニ其然一乎。不ニ其然一乎。仲尼之言曰。道レ之以レ政。齊レ之以レ刑。民免而無レ恥。如ニ今之天下一。豈特民爲レ然乎。乃至ニ卿士大夫一。亦惟免之求。而曲從阿諛。一爲ニ海内之俗一。廉恥之心蕩然。又安齒ニ之君子之朝一。嗟要レ之皆尙レ武不レ尙レ文之弊耳。

天民第六

古昔所レ謂天民者。其數四焉。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善服ニ官政一。以勸ニ天下之義一。農善務ニ稼穡一。以足ニ天下之食一。工善制ニ器物一。以濟ニ天下之用一。商善爲ニ貿易一。以通ニ天下之財一。此四者上奉ニ天職一。下濟ニ人事一。相愛相養。相轉相成。不レ可ニ以一日相無一者也。先王視レ民。如レ視ニ其子一。民視ニ先王一。如レ視ニ其父母一。父母善敎レ子。子善養ニ父母一。而道存ニ其中一焉。是以上下和睦。無レ有ニ怨惡一。國以治。人以安。猶且有レ所ニ憂慮一。立レ官命レ職。禮樂以導レ之。號令以敎レ之。秩祿以富レ之。爵位以貴レ之。衣冠以文レ之。干戈以威レ之。量ニ之才一。以命ニ之事一。率レ之以レ義。使レ之以レ時。賞罰有レ信。

容。以跋二扈乎朝廷之間一。淫哇殺伐靡嫚之伎。以踊二躍乎廟堂之上一。彼所レ謂淫樂瀆禮。不レ容二於先王之朝一者。公然爲二天下之經一矣。小民生二其間一。而目不レ知二一丁一者。以レ此爲二美觀一。固不レ足レ怪已。若夫稍知二事情一。而與二國家之職一者。宛然見二其如一レ此乎。爲レ恥莫レ甚焉。不レ尙レ文之弊。寧至二于此一哉。且其爲レ尙レ武者。吾又未レ爲レ然也。夫官之分二文武一。以三其不レ可二相兼一也。譬如二牛與一レ馬也。馬能致レ遠。牛能任レ重。性蓋爲レ爾。若使二馬也任レ重。牛也致一レ遠乎。皆其所レ不レ堪也。今夫任レ文者。所レ學詩書禮樂。故其爲レ人也。溫柔敦厚。慣以爲レ德。大レ之則卿相。小レ之則府吏。蓋其能也。假令三其被レ堅執レ銳。在二師旅之間一。亦焉見二賁育之功一哉。若二其任レ武者一。所レ執矛楯鈇鉞。故其爲レ人也。威猛精烈。習以爲レ性。大レ之則將帥。小レ之則騎卒。蓋其當也。假令三其結レ纓垂レ紳。行二俎豆之事一。亦焉見二游夏之容一哉。是其不レ可二相攝一也。可二以見一已。今也天下之爲レ士者。列位已廣。冗員倍多。亦唯便宜執レ事。非レ文非レ武。彼將以レ何爲レ任乎。籩豆之事。則不レ知也。軍旅之事。能出二其謀一者。蓋鮮矣。甚者終身不レ執二一兵一。而手如二柔荑一。顏如二蕣花一。俟レ駕而後行。俟レ茵而後坐。假使三其騎レ駿執レ良。任二折衝之事一。則股已不レ勝レ鞍。而指不レ勝レ弦矣。若二其兵士一。則或取二短長之兵一。歎經二險難之地一者。間亦有レ之。然其爲レ長爲レ正者。素不レ閑二韜鈐之教一。而管轄無レ制。調練無レ法。則鼓焉而不レ進。金焉而不レ退。旗幟之不レ辨。號令之不レ聽。以レ此當レ敵乎。吾知二其適取レ敗之道一也。奚見二夫所レ謂節制者一乎哉。勝國以降。其能不レ然者。僅僅可二指數一已。昔者將門割二據于關東一。純友叛二應于南海一。強二僭尊號一。暴二虐數州一。秀鄉奮然率レ師。則兕賊遁逃。叛臣授

文武第五

柳子曰。政之移ニ于關東一也。鄙人奮ニ其威一。陪臣專ニ其權一。爾來五百有餘年矣。人唯知レ尙レ武。不レ知レ尙レ文。不レ尙レ文之弊。禮樂並壞。士不レ勝ニ其鄙倍一。尙レ武之弊。刑罰孤行。民不レ勝ニ其苛刻一。俗吏乃謂。用レ文之迂。不レ如ニ任レ武之愈一。爲レ禮之難。不レ如ニ爲レ刑之易一。古何足ニ以稽一。道何足ニ以學一也。是特蠻夷之言耳。殊不レ知有ニ文事一者。必有ニ武備一。禮樂之教。强禦無レ當。率ニ古之簡一。而由ニ道之易一也。且夫文武。譬猶ニ權衡一也。一昂一低。治亂乃知。一重一輕。盛衰乃見。奚可ニ以偏廢一哉。是故文武之於ニ天下一也。一張一弛。剛柔迭擧。一動一靜。强弱並行。而後能平ニ均四海一。民樂ニ其樂一。而利ニ其利一。人到ニ于今一。無レ不レ稱レ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之所ニ以爲レ文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武王之所ニ以爲レ武也。若夫有ニ武王之武一。而無ニ文王之文一。則何以見ニ夫郁郁一乎哉。有ニ文王之文一。而無ニ武王之武一。亦何以見ニ夫赫赫一乎哉。文武之不レ可ニ以偏廢一。豈不ニ照照一乎。卽今之人。生而不レ執ニ一經一者。寐思寤思。焉知ニ其然一哉。不レ知而言レ之。非レ妄則狂。固不レ足レ掛ニ齒牙一也。雖レ然天下之民。懵懵不レ勝ニ其鄙一。惘惘不レ勝ニ其刻一者。吾奚忍ニ坐而視レ之哉。殺レ身成レ仁。君子之所レ不レ辭也。今夫文之照照者。莫レ大ニ於禮樂一。而輓近鄙陋之俗。乃謂不レ近ニ人情一也。冠昏喪祭。或不レ知ニ其目一。琴瑟竽笙。或不レ見ニ其器一。國無ニ養老之禮一。鄕無ニ飮酒之法一。綴兆舞佾。且不レ知ニ其爲ニ何物一。則先王衣冠文物。亦曷知ニ其爲レ何設一哉。蒙昧至レ此。再復ニ草莽一。唯人不レ可レ無レ制。亦不レ可レ無レ儀也。則私智妄作。不レ能レ不ニ以レ此易レ彼。而夷禮於レ是乎起矣。橫レ臂脅レ肩。驕傲之

レ不レ行也。損益擇二其可一。然後制作有二可レ觀焉者一。況今之世。承二戰亂之後一。距二制作之時一。千有餘年。世非二其世一。國非二其國一。無二禮可一レ因。無二法可一レ襲者乎。然則其所レ謂故事者。唯是割據之遺俗。戎蠻之餘風。以レ此御二天下之民一。非二其敗レ事蠱一レ物者幾希矣。偶有下知二其不可一而改上レ之。亦唯苟且之輩。見二一時之利一。而不レ圖二後害一。則朝之是而夕之非。昨則得而今則失。飜覆如二波瀾一。變態如二風雨一。群聚議レ事。雜駁亡レ倫。會一事之不レ能レ決。依違久レ之。荏苒過レ時。取二譏群小一者。滔滔皆是。是以從二其事一者。見レ利而進。見レ害而退。唯欲レ免二其罪一。而不レ欲レ致二其身一。讒諛窺二其間一。便嬖乘二其虛一。出レ財成レ事。納レ貨求レ私。賄賂公二行于朝野一矣。故貧者之萬善。不レ能レ勝二富人之一非一。而人不レ勝二其誣罔一矣。且士之志二於青雲一也。亡レ論二才不才一。善賂者得レ之。不二善賂一者失レ之。得失之際。憂懼交至。是以日走二權貴之門一。屑屑乎唯幸之求。甚者至下於破二其產一。傾二其家一。俸祿不レ給。而鬻二妻孥一。罪惡自賈二其禍一者上。何其不智耶。如レ是之輩。固不レ知二經藝之一端一。奚足三以舉二治安之策一哉。縱使二其得一レ居二一官一。所レ志不レ過二財利一。以二財利之人一。執二財利之權一。財利何時已。是皆其害之大且可レ見者。會無下一人知二其非一者上。豈非二愚之甚一耶。董仲舒曰。爲レ政之用。譬二之琴瑟一。不レ調甚者。必解レ絃。而更二張之一。乃可レ鼓也。今也天下之琴瑟不レ調。亦甚矣。是宜二更張一之秋也。機不レ可レ失也。擢レ士爲レ相。拔レ卒爲レ將。固無二不可一也。不レ若下以レ義與レ禮以レ禮制上レ人。舉二賢良之士一。誅二諂諛之徒一。塞二賄賂之途一。開二廉耻之端一。而後始可レ言レ治也。而後始可レ語レ道也。是之謂二天下之大政一。

何謂大利。何謂大害。君仁臣賢。而善人爲政。天下之大利也。君暴臣愚。而小人用事。天下之大害也。大利興則大害止。善人擧則小人伏。古語有之。曰。衡誠懸矣。不可欺以輕重也。繩墨誠陳矣。不可誣以曲直也。規矩誠設矣。不可罔以方圓也。夫聖人之道。權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懸之以正輕重。陳之以正曲直。設之以正方圓。何利不興。何害不除。故舜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矣。湯選於衆擧伊尹。不仁者遠矣。是之謂能治其大者。是之謂能興其利。是之謂能除其害。乃是之謂治國之道也。若夫衰世則不然。見其在位。孰能有其德者。見其在職。孰能有其才者。或叢脞敗事。或倉卒失擧。道將何所從。法將何所由。乃國之不亡者幸已。夫既然。則今之從政者。不能自出其謀。不能自發其慮。率因循先世之事。無問可與不可。輙曰故事爾故事爾。無如事之不可窮何也。夫故事可因者。先王之所立。賢者之所定。而歷試無害於政。數行有益於事者。而後爲可矣。不可則視其意察其情。考之古而無悖。試之今而無戾。方可以施有政。何必拘拘唯故之由哉。假令先世有如桀紂者。猶能不亡其國。而其子其孫。相嗣王于天下也。則亦皆一切因循其事。刑必炮烙。樂必靡嫚。酒池肉林。以開長夜之宴。而後爲能爲政乎。苟有憂民之心者。雖五尺童子。必不爲也。是其害之大且可見故也。以其害之小不可見。而依然居之。豈不闇乎。且事有可行諸古。而不可行諸今者。有可施諸前。而不可施諸後者。故仲尼之言曰。殷因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禹湯古之聖人也。夏殷古之聖世也。猶且一切因之。則有所

今之卿大夫。當祭祀典禮之時。或倘能冠其冠。服其服。而騶從輿隷之屬。褰裳揭衣。臀腰不掩。大掉其手。高踏其足。疾走示威。狂呼裝行。慣爲風。忸爲俗。我見其如此也。夏畦不足愧也。於乎足利氏於天下也。末世已有斷髮之俗。亦唯武人戰士之徒。僅僅隨便耳。至其一變。則官任公卿。職補將相。亦皆斬髮露頂。方髻月額。加以無制之服。則所謂衣冠之風。化成戎蠻之俗矣。醜不亦甚乎。昔者漢高平治天下。登庸賢良。命作朝儀。及始用之。乃知爲皇帝之貴矣。夫人之欲富者。以其有財貨也。人之欲貴者。以其有威儀也。若其財貨之不存。何以爲富哉。其威儀之無有。亦何以爲貴哉。以今之人。著今之服。立今之朝。行今之政。其無威儀固也。亦奚知夫陶鑄天下之道哉。夫如此也。寧以爲治平之術乎。將以爲衰亂之俗乎。寧以爲中國之敎乎。將以爲夷狄之風乎。吾未知其何以處之也。且金元之入冠趙宋也以漸。而天下爲蒙古之有。然猶能不易其俗。而衣冠有法。官職有制。先王之道。未掃地矣。明帝勃興。兇賊伏誅。則一洗盡復其舊矣。兆民到今無左衽被髮者也。即如我邦之俗。縱令有賢聖之君。行古禮奏古樂。官政率舊。衣冠再擧。亦惟斷髮之俗。裸跣之習。非馴致之久。奚能似中土之人哉。士必不勝桎梏。民必不勝窘束矣。是其不可如之何者。噫澆季之弊。一至于此哉。雖欲無長歎息。不可得也。

大體第四

柳子曰。治天下國家者。先治其大者。而小者從之。故大利不可不興也。大害不可不除也。

民一。今夫日月之所レ照。舟車之所レ通。無レ不レ有二斯人一。而唯其風化之所レ及。同二斯文一同二斯章一。而後能承二其制一。能被二其德一也。故衣冠者。非三特拒二其寒一。爲レ恥下裸且跣與二禽獸一無上レ別也。制レ冠以掩二其首一。制レ衣以掩二其身一。裳以掩二其脛一。履以掩二其足一。禮有レ之。曰。不レ涉不レ揭。非レ有二敬事一。不二敢袒裼一。君子死不レ免二其冠一。豈皆非レ爲レ恥二其醜一耶。且夫衣冠者。豈特爲レ恥二其醜一哉。亦豈特文二其身首一哉。位官職事由レ此分焉。禮樂刑罰由レ此行焉。風俗由レ此移焉。政令由レ此布焉。國家由レ此治焉。四夷由レ此服焉。而後謂二之仁一。而後謂二之道一。聖王之陶二鑄天下一。實如レ此耳。故曰。堯舜垂二衣裳一。而天下治矣。不二其然一乎。若夫無道之君。則不レ然。以二衣冠一爲二桎梏一。以二禮樂一爲二虛文一。是以其爲レ政也。唯刑與レ法之任。遂結二構亂階一。豈不二亦異一乎。或承二衰亂之後一。不レ及レ稽レ古。則雖二服之存一乎。制非二其制一。文非二其文一。貴賤無レ等。尊卑無レ分。唯其有無之由耳。故當三其在二道路一也。鹵簿之美。車徒之衆。人見而知二其爲レ富爲一レ貴矣。及二其入レ廷升一レ堂也。其衣其裳。裁制無レ異。文采隨レ意。何以能知三其爲レ公爲レ侯爲レ伯爲レ卿爲二大夫一哉。若乃士庶人所レ服。亦唯有無之由。則富者以レ帛。貧者以レ布。富者常美。貧者常惡。貴賤於レ是乎亂矣。衣二敝縕袍一。與下衣二狐貉一者上立。而不レ恥。後世無レ有乎。爾恥レ之之至。求レ之求レ之不レ止。則祿不レ足。而俸不レ給。士民於レ是乎窮矣。貧富固不レ屬二皮毛一。卽人之辨レ之。唯衣是察。服美則敬レ之。服惡則侮レ之。禦レ侮之意、競求二其美一。驕奢於レ是乎長矣。豈徒爲レ然哉。貴賤失二其等一。而禮俗壞矣。士民患二其貧一。而德義廢矣。驕奢縱二其欲一。而禍亂興矣。凡如レ此之類。其害不レ可二勝計一。是皆衣冠無レ制。而文物不レ足故爾。且也

令行禁止。而後君子在レ位。小人有レ所レ歸也。是之謂ニ得レ一之道一。

人文第三

柳子曰。人生而裸者。天之性也。無レ貴無レ賤。蠢々唯食之求。唯欲之遂。與ニ禽獸一無ニ以異一焉。惟鳥之與レ獸。飛走以異ニ其能一。羽毛以殊ニ其文一。大小以分ニ其類一。乃至ニ鱗介諸蟲一。亦各有ニ其分一。譬如ニ草木之區以別一焉。人則不レ然。無ニ飛走之異一。無ニ毛羽之殊一。鼻口同ニ其體一。手足同ニ其形一。言語同ニ其文一。聲色同ニ其欲一。夫然則無レ等無レ差。貴賤何別。故强凌レ弱。剛侮レ柔。相害相傷。相虐相殺。攘奪劫掠。固親疎之不レ論 亦何少長之問。是以穴居草處。與ニ禽獸一共死。與ニ草木一並朽者。鴻荒之時乃爾。惟人萬物之靈。靈則神。群聚之中。必有ニ傑然者一。能自遂ニ其生一。以及ニ人生一。能自養ニ其身一。以及ニ人身一。作レ食食レ之。作レ衣衣レ之。敎ニ之稼穡一。敎ニ之紡織一。利用厚生。無レ所レ不レ至焉。則人之歸レ之。如ニ衆星之拱ニ北辰一矣。亦猶蚩蚩唯食之謀。唯欲之嚮。則何以知ニ其貴賤與ニ親疎一哉。故名以分レ之。爲ニ君臣一。爲ニ父子一。爲ニ夫婦一。爲ニ長幼一。才以分レ之。爲ニ智愚一。爲ニ賢不肖一。業以分レ之。爲ニ農工商賈一。而後强不レ凌レ弱。剛不レ侮レ柔。而後相害相傷。相虐相殺。攘奪劫畧之俗已矣。因レ制ニ其禮一。而差等分矣。因レ命ニ其職一。而官制立矣。因レ作ニ其服一。而衣冠成矣。作レ之者謂ニ之聖一。述レ之者謂ニ之賢一。率レ之者謂ニ之君一。從レ之者謂ニ之公卿大夫一。由レ之者謂ニ之士一。化レ之者謂ニ之民一。故上自ニ天子一。下至ニ庶人一。無レ不レ有レ冠。無レ不レ有レ衣。而不下與ニ鳥獸一同上レ群。是其天性無レ有レ所レ分。而有下待ニ夫制一者上也。故服者身之章也。冠者首之飾也。身無レ章首無レ飾。謂ニ之蠻夷之俗一。以別ニ聖人之

者從レ彼。好レ利者從レ此。名利不二相屬一。而情欲分矣。即我徒將安依。頒レ富者不レ貴。賣レ貴者不レ富。富貴不二相得一。而威權別矣。即我徒亦將安依。於レ此則爲レ君。於レ彼則爲レ臣。故出レ謀者依違。不レ能レ定二其是非一。臨レ事者首鼠。不レ能レ決二其進退一。茫乎如レ在二中野一。洋乎如レ在二中流一。仁何由乎施。忠何由乎致。公侯皆然。士庶皆然。即我徒亦將安依。苟且之議定。姑息之令出。一以爲レ是。一以爲レ非。民之言曰。令行三日。禁止三日。朝暮相變。旦夕相戾。即我徒亦將何依。夫獸有二比肩一。鳥有二比翼一。則兩相依。飛走始得。若其相離。則病矣。是其爲レ性也。奚若三夫燕雀與二犬羊一哉。且人見二此二物一。則必怪曰。支離矣。人而如レ此。將謂二之何一哉。今如二夫二物一。支離則固矣。然彼自有二相依之性一。飛走得二其處一。以養二其身一。而上無二可レ事之君長一。下無二可レ使之臣民一。是則足三自遂二其生一則已。人之有レ道。奚其能然乎。貳二於事一上。則不義。先王有二常刑一焉。貳二於使一下。則不仁。兆民不レ肯レ從焉。且也今之人。聞三婦有二二心一。則必曰淫矣。臣而有二二心一。其如レ之何。夫誠如レ此耶。婦而貞者。則多矣。士而忠者。吾知二其必無一レ有也。況夫人情無レ不レ有レ義。無レ不レ有レ欲。君子狥二其義一。小人狥二其欲一。故當二衰亂之時一。飄然高擧。避二世於岩穴之中一。縱二意於山林之外一者。君子也。依然自安。屈二志於臺閣之上一。終二身於市朝之間一者。小人也。昔者黃憲之レ齊。見二隱下於漁上者一。携レ手論二當世之事一。乃曰。君子在レ野。齊其久乎。彼唯見二一君子之不一レ得レ志。猶且知二其政之衰一也。若使三其望二此境一乎。必將レ振レ衣而去一。又奚得而蹈二其地一哉。方二此時一也。雖二聖人復起一。無レ若レ之何一耳。爲二國計一者。亦惟不レ如下復二官制一以正二其名一。與二禮樂一以樂上二其實上。君臣無レ貳。權勢歸レ一。

而欸。椎魯無文者。動靜云爲。唯唯是命。勦說雷同。復何條理之有。今夫艸木之有區別也。以物以名。無不有條理者。人事而如此。嗚呼曾謂不如艸木乎。孔夫子嘗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彼衞國如此。其甚矣哉。設使夫子寓目於此間乎。未知其謂之何也。政之未墮于地。蓋二千有餘年。可謂久矣。是以其化之被于海內。可謂廣矣。其德之浹洽于民心。可謂深矣。及其衰也。白龍失水。受制於小魚。跋涉千里。暴露冒雨。亦可謂難矣。當此之時。獲一二忠臣之力。或能復其位。亦且不若小國之君也。雖然如此。尙能保其宗廟。百世不廢。到今四百有餘年矣。權雖下移矣。道其不在于斯乎。先王之大經大法。自有律令可見焉。若能有愛民之心。名其不可正乎。禮樂其不可興乎。刑罰其不可措乎。哀哉天下無有其人也。既不能盡復其古。亦不能盡變其舊。其有所不盡者何也。豈由其知尙物而不知尙名。知爲己而不知爲天下乎。抑亦學政不行。而術智有所不及也。

得一第二

柳子曰。夫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之貞。豈特天地與王侯爲然哉。大夫非得一。則不可以治其家。士非得一。則不可以養其妻孥。庶人非得一。則不可以安其身。父不可以敎其子。子不可以事其父。故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弟子請曰。願聞其詳。曰。今夫衰亂之國。君臣二其志。祿位二其本。故好名

承戰國之弊。苟且之政。荏苒送日。奚知名教所由乎哉。即民之蚩蚩者。將焉守其土。又將焉安其身。今且舉其大者。官制爲特甚焉。夫文以守常。武以處變者。古今通途。而天下達道也。如今官無文武之別。則以處變者守常。固非其所也。且夫諸侯者國君也。各受方土。世襲其爵。有社稷焉。有民人焉。尙且以將校自處。專出無文之令。乃至如計吏宰官之類。終身不與武事者。亦皆以兵士自任。一致苛刻之政。其害乎治道者。一也。且今之諸侯。與士大夫。凡居五品以上者。咸受國守之號。若任八省諸官。亦皆有名無實。至六品以下。則闕乎無之或聞。吾不知其何故也。況承制於彼。從事於此。則雖欲無貳。其可得乎。是其無義無制者。二也。將相爲君。納言爲臣。五品之屬。有四品之貴。非尾大不掉。則冠履倒置。唯權凌之。唯威乘之。是其失尊卑之序。三也。且也古之人。相呼以名字。或稱兄弟之行。輓近以來。卿大夫一稱其官。不問其名。乃至士庶人無職者。亦皆濫冒內外官號。兵衞衞門助丞之類。自農工商賈奚奴輿隷之卑。及戲子雜戶丐兒非人之賤。每每必於是。夫律之有法也。私官犯官者。皆罪無赦。今若以法糾之。天下幾乎無遺民矣。是其淆亂不可如之何者。四也。凡如此之類。成俗成風。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殿樣御侯致仕等之言語別成一家。文字別成一義。乃搢紳諸士之間。日用通意。亦未知其何義。事事皆爾。物物皆爾。豈非可笑可歎之甚耶。雖然今之人生長其間。慣以爲常。則相唱相和。似無不行者。若夫施之實事。則罣礙窒塞。不相通。於是更立一家之法。亦且顚倒侏離之習。薰蕕無別。精粗無分。簡髮而櫛。數米

柳子新論

峽中　柳莊山縣大貳昌貞　著
玄孫　昌臧　校正

正名第一

柳子曰。物無レ形而有レ名者有矣。有レ形而無レ名者。未二之有一也。名之不レ可二以已一也。聖人由レ之。以寓二敎其中一焉。昔者周公正二名百官一。而萬國服二其仁一。仲尼正二名禮樂一。而天下稱二其德一。老聃乃謂。有名萬物之母。莊周亦曰。名實之賓也。儒家之所レ修。法家之所レ習。不二一而足一焉。我東方之爲レ國也。神皇肇レ基。緝熙穆穆。力作二利用厚生之道一。明明其德。光二被于四表一者。一千有餘年。立二衣冠之制一。設二禮樂之敎一。有レ若二周召一。有レ若二伊傅一。民到二于今一。無レ不レ被二其化一矣。自レ此厥後。昭宣忠仁諸公。繼二武于聽王之制一。從二事于大寶之令一。綿綿共祉。日盛月隆。郁郁文物。幾二乎不レ讓二於三代之時一。至二于保平之後一。朝政漸衰。壽治之亂。遂移二東夷一。萬機之事。一切武斷。陪臣專レ權。廢立出二其私一。當二此時一也。先王之禮樂。蔑焉掃レ地矣。室町氏繼興。武威益盛。名稱二將相一。實僭二南面之位一。雖レ然先王之明德。深浹二洽乎民心一。則强暴之臣。尚不レ能レ無二忌憚一。是以神器不レ移。皇統綫存。逮二乎數世之後一。豪傑交起。各據二一方一。龍驤虎奔。相奪相害。無レ有二窮已一。姦賊謀レ事。戎蠻是慕。首無二巾帽一。衣無二領袖一。驕傲稱レ德。暴逆伐レ功。當二此之時一。一二或憂二其民一者。亦惟

柳子新論目次

道書二字。是道家之書也。荀子則爲₂道學之書₁而言。

默識錄終

有二未發者一。限レ於二一時一。拘於二一處一。然其樞在レ我。非レ如下向日在二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之中一立脚上矣。後又益見下得性情之妙。管二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二徹於敬。當二其未發一。仁義禮智之性具焉。此心寂然不レ動之本體上也。及二其已發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形焉。此心感而遂通之妙用也。而戒謹恐懼之功。則周三流貫徹於二動靜之間一。而尤必以二涵養一爲二省察之本一。此所二以未レ發。則鏡明水止。而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不レ中レ節也。凡朱子所レ見。大約歷二三轉一而始定。重固按。三轉之云可レ疑。更詳レ之。又其與二逯確齋一書。所レ言甚切實。其與二張子愼一書。與二尤澹明一書。皆甚善矣。其答二陳似木一書。讀二學而首章一者。宜二合考一。尤切實。有二朱子節要序者一。此書高氏所レ編。與二李退溪所レ集命名一同。未レ見二其書一。又有二朱子性理吟序一。謂其書金川車公名振者受レ於二其祖松坡公一。松坡得二之五河李先生一。李得二之双峰饒氏一。饒氏得二之勉齋黃先生一。朱子嘗取二六經四子中要義一。約爲二韻語一。命曰二性理吟一。以訓二其子一。非二朱子一不レ能レ作。味レ之而愈旨。研レ之而愈深。終身所レ不レ能レ究也。此書亦予未レ見レ之。其他程朱闕里志序所レ言。亦尊二信程朱一至矣深矣。前後闢二王守仁之學一。亦勉レ之苦矣。但其闢レ之。未レ知下切二當其病痛一否上耳。有二賀壽文數通一。謂是漢以後有レ之。人生也周歲。則祝レ之。（生之翌年）用甲則壽レ之。（六十歲）其後每二十年一一稱レ壽。君子曰。是非レ古也。俗之靡也。風之諛也。余謂。亦顧二其人如何一。果有道之士乎。是有レ致焉。事可レ傳也。子弟可レ述也。世可レ式也。（此言亦有レ理、）其同會講語。亦善矣。得下敎二喩小民一之體上也。

世儒以二字同一。概而爲二一義一。如二異端二字一是也。余嘗作二同字異訓之書一。字同而義異者。不レ勝二枚擧一。

唐焦贛字延壽。所レ著易林。凡四本。每卦系レ辭。四言數句。以倣二古之繇辭一。似レ讖似レ謠。有二王兪序一。有二沙隨程向易林紀驗一文一。載二之書首一。推下焦氏系レ辭之所二以未レ見レ所二由來一者上。恐術家者流之言而已。

禮記集說（張氏之所レ作）六十本。集二諸說一。禮記補正。（訥蘭成德作レ之、）此二書。讀二禮記一者。宜二合考一。

形而上謂二之道一。形而下謂二之器一。或云。上者道也。下者器也。中有レ形。道器形凡三。此不レ知二文字一者所レ言也。是猶レ言下形而上謂二之道一。形則謂中之器上也。語勢畧似二先難復獲一。先與レ後語勢對言耳。謂二之後一。豈後計レ之之謂哉。

伊川曰。凡祭必致レ齋。齋之日。思二其居處一。思二其笑語一。此孝子平日思レ親之心。非レ齋也。齊不レ容レ有レ思。有レ思則非レ齋。齋三日。必見下其所二爲齋一者上。此非二聖人之語一。齋者湛然純一。方能與二鬼神一接。然能事二鬼神一。已是上一等人。（按、朱子小學書、收二禮說一、則與二伊川意一不レ同、然以二此語一、方知二伊川心術之嚴今人不一レ可レ及）

若林（新七）所レ錄。絅齋先生假名大學口義。元文元年偶得レ之看過。以レ余見レ之。言語堆。而皆朱子之常談。要義則龐脫。其味短。甚不レ似下先生所二自筆一大學辨之有二意思一精密上。以レ是識下得若林所レ見未上レ至レ于二其微意一矣。宜晚年狼狽焉。

戊午九月。讀二明高氏（名龍攀）閑距集一。（三卷）其君子修レ己以敬章講義。文意通暢。義理精到。性無レ善無二不善一章講義。蓋有レ所レ見而言。更商量。其與二顧涇一論二已發未發之中一。有レ可レ疑。其意謂。朱子初年之見。蓋認レ性爲二未發一。心爲二已發一。後來却見三得渾然全體之在二我。存者存レ此。養者養レ此。非下別

（涇下一本有二凡字一）

語錄解義。（小本一卷）漢人所レ作。筆錄亦引レ之。語類所レ謂小學字訓。恐指二性理字訓一。（語錄解義性理字訓、並今刊二行之一、）以二主宰一曰レ帝。及徹上徹下。皆出レ于二管子一。（管子郊社辨曰、且上帝之稱、非下徒以三其尊レ于二蒼穹之上一而已上、謂下其主二宰六合一、徹上徹下、而無中不レ在也、）

康熙年中人。有二呂晩村先生者一。著二四書語錄一。（十四卷）專闢二萬歷學。（禪儒）王學一。（陰佛）主二程朱之學一。其志固可レ好。而其所レ論。則不三仔二細於朱子集注章句之旨一。可レ惜。

管子曰。夫民。別而聽レ之則愚。合而聽レ之則聖。（此語甚善、）

野澤弘篤（稱二重九郎一、江戶人、）寄レ書來曰。山崎先生點本四書。川二傳本之善者一。讀法則先生自考載レ之。近得二朝鮮本四書一。與二先生本一皆同。（讀法亦載レ之、）

答二方賓王一書曰。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始終。無レ非二己事一。但須三實進二得一等一。方有二立脚處一。做二得後段工夫一。眞有二効驗一爾。非レ謂下前段功夫未レ到。即都不レ照二管後段一。而聽中其自爾上也。此章句所レ謂可二得而誠一矣。可二得而正一矣之意。

唐杜佑通典。佑有レ志レ於二經濟之事業一。而編二集之一。食貨（十二卷）選擧（六卷）職官（二十二卷）禮（百卷）樂（七卷）刑（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邊防。（十六卷）通計凡二百卷。

食貨部所レ載呂東萊葉正則錢穀說。宜レ考。

曾南豐與二王介甫一同時人。名鞏。謚二文定公一。鞏云。楊雄知レ道。此一語可三以見二學術之概一矣。

杜佑曾南豐引二大學八條目一。而論二學術一。皆遺二致知格物一了。（杜說見二通典五十三大學條下一）並可三以見二學術之非一矣。

盖就二八目一遺二了二目一者。此文字難レ曉之故乎。退之亦遺二了之一。皆所レ見下不二通透一之誤上耳。

後按以下、一本爲註脚

徐偉長(三國人)法象論。載續文章規範。論存養持敬之功甚詳。而其所見恐與程朱之意不遠矣。眞西山文章正宗。亦收其論。而載朱子之評。宜考。

我邦朱引法。是丘瓊山之所爲也。文章正宗卷頭載之。(布施某言如此、後問之、書名不分明。)安積(水戸儒官、稱覺兵衛。)所著湖亭涉筆。(凡四卷、室直淸序之、)每看史書。標揭奇事僻語。而品論之。此人恐未爲志道學之人。而其質敦朴正直。故所論亦非世儒博雜之徒矣。其中議許魯齋劉靜修道不行道不尊之說。當矣。其議馮道爲依違兩可者。亦可矣、太郎二郎之稱。起于大業十三年之說。論司馬温公之避諱用之字。官家大家。(皆天子之稱、)居士。復父之讎。漢有蘇不韋。唐有張瑝張琇此五條。亦宜考。但其之字之謂未詳。更問博洽之人去。後按。事文要玄。名字部。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盖當時避諱改爲某字者。變也。如卦變爻曰之之也。明豫章羅萬藻十三經類語。載何兆聖十三經序論選目。以易序爲程頤作。又載瞿景淳十三經註疏說。景淳甚稱漢儒註疏之有功。而惜爲世所貶。曰。九言老變。孔頴達之說也。則二老之變。自孔氏始言。周禮春官卜師方功義弓之四兆。注疏謂未聞其義。語類(卷之十二)魯孔式注曰。方。行事之方。功。可成之功。義當爲之宜。弓取弛張之象。致其墨。明其兆。廣之大小也。(漢儒所未聞、而明人言之亦不可信、)

天木時中曰。讀魯齋集。其立論。比讀書錄有不同者。此人以德行所信于人。其學所見。似有別段氣象。容易看過。有可慮者。(此論有意思、)

謂之死套頭。以是觀之。活套字有自由而不拘滯之意。醫書亦有活套字。似有療病不拘滯之意。或云。蠻國人來於長崎。舟中有筐。題以活套字。筐裏所蓄。或牛羊肉。或乾羅蔔之類。數種。亦不拘一之意乎。又漢人切肉。大小多寡。隨所請賣之　輔外牌子。題以內套。亦是此意乎。

義理二字。出於禮器篇。

故字訓者。孟子集注有之。而蔡虛齋云。是故爲之故。王制亦有示弗故生之語。

古周禮。（明郎兆玉完白注釋）周禮訓雋。（二十卷）此二書。讀周禮者。宜合考。（以下戊申年）

易書。便是天道也。神道也。未達天道者。豈能領會哉。未通鬼神之妙者。何能信得及。所以此書効學難讀也。

元梁孟敬（名寅）周易參義。合承程傳朱義而說去。恐無所發明。

宋呂大圭春秋或問。承朱子之意說去。其論恐得朱子之意。更思。

須字。古來合左右點誦之。左點即與右點一意。合誦者非矣。猶字。語類十九。（論孟綱領集注部）猶者尚是如此。據之則合誦爲佳。爲字。或云。兩點一意。今按。論語克己章爲仁。左點虛而右點有力。蓋有別。

須字。是須要之義。然亦有爲必然之意而使。朱子答吳伯豐書曰。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々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文集五十二）

レ曉。而立字。尤有レ力之故也歟。後復按。文中子云。權義擧而皇極立。事文類聚引二三皇本紀一。爲二立レ極字證一。（後按、王制云、立二四教一、是立レ教字出處、李太白明堂賦、有二立レ極字一、文關子明曰、聖人輔二相天地一、準二繩陰陽一、恢二皇綱一、立二人極一、）

易小過彖曰。飛鳥遺二之音一。傳云。有二飛鳥之象一焉。朱子曰。看二這象一。似レ有二羽蟲之孽之意一。如二賈誼鵩鳥之類一。蓋此卦有二飛鳥之象一。而占二得此卦一者。有二羽蟲之孽一者。何也。此是易之微妙。非二淺知之所一レ可レ知矣。

尙書歷二秦火一。今總存二五十篇一。其說已詳矣。於レ詩則不レ言レ歷二秦火一者。何也。或云。詩是人々所二吟咏傳誦一。故傳レ之無二欠闕一乎。

偶讀二匏菴雜錄一。（村田通信者著レ之）其臆說更皷之數。尤無二義理一。其論二火攻器子母炮一者。文義難レ曉。其他有二可レ取者一。曰。蚯蚓斷レ之。尙蠢。人即死。何也。人之一身。肉攝レ血。血攝レ氣。蚯蚓有レ肉而無レ血。肉全攝レ氣。斷レ之難レ散。草木花無二黑色者一。何也。物死則黑。黑者死色也。火死レ物。水生レ物。何也。陽生陰殺。理之常也。火陽而質陰。內暗而外照。得二其氣一者養。過二其質一者傷。水陰體レ于レ陽。明徹而不レ照。故得二其澤一者榮。感二其氣一則落。家見二白鼠一。其主富。有二此理一歟。本艸黃金精化爲二白鼠一。

關中三輔舊事曰。漢都二長安一。以東有二函谷關一。南有二嶢關武關一。西有二散關一。北有二蕭關一。居二四關之中一。故名二關中一。（性理大全四、集覽、）

無寃錄。（下卷）活套頭。死套頭。注套猶レ縚也。用レ繩體拘。推移緊緩。謂二之活套頭一。結締不レ得二推移一。

以然一。是朱子常談而已。言出來尙矣。理勢字亦言レ之尙矣。文選李蕭遠運命論云。理勢然也。易本卜筮書。古昔世淳。民一不レ知。二亦不レ知。事々而占レ之。後世義理開。民用明。惟大事占レ之。繫辭傳曰。居則觀レ象玩レ辭。動則觀レ變察レ占。此則聖人就二後世義理開明之時一言レ之。蓋觀レ象玩レ辭。則小事不レ占。而其處置之當否可レ知矣。然亦是卜筮也爾。學者不レ識レ於レ此。故有下卜筮非二急務一之說上也。我神知足レ觀二玩象辭一。而知二事之處置一。則不レ待レ問二之天神一。大事所レ疑。而問二之天神一耳。是以平居觀而玩者。變占之本也。其如レ此。故平居觀玩者。亦卜筮也爾。以二道理一決二小事一。亦卜筮也爾。易本卜筮書。謂二之非二急務一。則一部易全是閑言語。

中村惕齋云。張子所レ謂田一方者。宋人以二東西南北各千步一。當二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二一方一。一方方面。當二曲尺十二町四十七間四尺五寸一。其田百九十四町七段二畝餘也。

張子兄弟勿二斷似一之語。近思錄所レ載者作レ斷。小學作レ相。字書斷字無二相訓一。鶴林玉露云。相字音厮。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敎レ不二相離一。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二斷字一者非也。蓋張子從レ俗。而朱子恐レ誤二小子一。故小學改レ斷作レ相乎。（以下享保十一年丙午、）

立レ極字。朱子於二大中序一言レ之。洪範曰建レ極。何以改レ建作レ立。未レ詳立レ極字出レ於二何書一。淮南子覽冥訓。及史記三皇本紀曰。斷二鼇足一。立二四極一。周子曰。立二人極一。柳宗元云。垂レ統立レ極。立レ敎字。亦未レ詳二其所レ據。孔安國尙書序曰。垂レ世立レ敎。禮學記曰。著レ敎。注曰。著猶レ立也。蓋立レ極字本二洪範一。而立字據二周子語一改レ之。立レ敎字本二學記一。而立字據二孔安國語一改レ之。皆欲レ易

爲二其祖母馮氏一行二期年之喪一。方希直引二春秋一。是孝文之所レ爲。甚不レ當。朱子作二綱目一。以レ弑書レ之。其意可レ見矣。盖自二孫譬一レ祖見。則希直之言似矣。自二祖先一見。則萬世必報二之仇一。而孝文爲レ之行二期喪一。祖先豈許レ之乎。爲二孝文一計レ之。詔以廢レ之。置二之一室一。爲レ臣者就レ之可矣。希直之論。徒知二父母之同爲一レ親。而不レ知二父之與レ母。尊卑輕重之相異懸隔一矣。夫勢之重者。母之於レ父。其尊卑輕重大異。而不レ似三卑賤之人父母同二其尊一也。希直不二此之究一而。槩以二私恩一忘二父之憤怒一。曰。母雖二不慈一。子不レ可二以不一レ盡二子道一。父之所レ不レ仇。子却仇レ之。可哉。何其廢レ義之甚哉。

禁復賞孔聖全書云。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レ子。孔子復號二夫子一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二魯國大夫一。故弟子連レ官稱レ之尊レ之。以別二餘人一也。後人尊レ師者。因例曰二夫子。（以上大全標注）朱子答二許順之一書曰。石丈惠書。以二夫子一見レ謂。詳二此二字一。古人用レ之。本非二尊稱一。如下伐二顓臾一之季氏。毀二仲尼一之叔孫上。皆得二以稱一。盖猶レ曰二大夫之人一之比耳。然以二孔門弟子一。稱二仲尼一以レ此。故後之人往々避二其號一。（文集三十九）按。泰誓曰。最哉夫子。（注夫子將士也）恒六五曰。婦人吉夫子凶。夫夫之人。（左傳檀弓上、曾子曰、夫夫也、爲二習レ於レ禮者一）

或云。有神有宋之有。皆尊レ之之詞。字書以レ大訓レ有。今按。韻會無レ訓レ大。更考二他書一。

爾雅。切磋以レ骨。象云。琢磨以二玉石一言。與二朱子一不レ異。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云。異端斯起。是以二異端一爲二邪誕一而言。又云。夫道生二萬物一。則謂二之道一。生而無レ主。謂二之自然一。自然者。物見二其然一。不レ知三所二以然一。說二道字一不レ當。自然字說得當。然與三所二

耳。其論二潮之盈虛應一レ於レ月之理一者。似レ可レ取。更思。

我邦皇后臨二天下一者。皆入二朝代之數一。盖外國爲レ史之例。（司馬遷作二呂后本紀一之類、）而害レ於二名分一之大者矣。我先師所レ作倭鑑目錄。則不レ入二朝代之數一。實據二唐鑑范氏之論一。（見二唐鑑七神龜九年下一、）糊塗與二鶻突一。字義恐不レ同。宋名臣言行錄二一版一以二鶻突一解二糊塗一。不レ知如何。箚記箚錄。箚字字書不二分明一。無寃錄注。箚錄也。正字通曰。牋箚用以奏レ事。

遜志齋方希直正統論曰。賊后曷爲而不レ得レ爲レ主也。聖人之作レ易。其於レ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レ中。陰乘二陽位一。必諄々爲二之戒一。坤陰之純卦也。於二其始一。則戒曰。履レ霜堅氷至。恐二陽之忘一レ備也。於二其終一。恐レ疑レ於レ無レ陽也。曰。龍戰レ于レ野。五恐三其居二尊位一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二其居一レ上。則不レ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二王事一。未三嘗予二其專一也。推二之六十四卦之中一。莫レ不二皆然一。則聖人之意可レ知矣。春秋無二其事一。故不レ書。使レ有レ之。聖人其肯一日主レ之乎。此論可レ謂レ確乎。而其說レ易。亦可レ謂二善讀者一矣。

周禮一書。方遜志齋謂。周史所レ記周之治レ事書也。文武周公之遺法。而秦漢之士。以レ意增二損之一者衆也。（周禮辨疑言レ之）此說得レ之。其讀二夏小正一一文。暗排二擯朱子論語注一。不レ得二朱子之意一。而妄肆立レ說。竊謂希直雖レ尊二信程朱一。然得二程朱之意一未矣。依レ舊明儒一統之學。其讀二曾子問一一篇。使二讀者亦涙滿一レ襟矣。其論二豫讓一恐爲レ當。（朱子收二于小學書一者、自別有二意思一、）馮太后酖二殺其子獻文帝弘一。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

名、係以大象傳而已、次載上下經。（乾坤、首載彖象、次彖曰、云云、次象曰、云云、文言曰、云云、其他卦卦下、次彖辭、次彖曰、云云、次收象辭、次象曰、云云、）而其注。則收王弼注。而其末收互注。（白字、互注、字、）次上下繫辭。（此以下、皆收韓康伯之注、）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收王輔嗣所作周易略例。（有唐四門助教刑璹序、）今世所行十三經之易。載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即所謂疏者、）繫辭以下。亦韓康伯注。孔氏之疏。重固謂。略例似五贊。取畧例。斷以朱子說。則甚有益。

余讀神代卷。因考諸家說。皆信不可信者。而妄立牽强說。勳曰傳授。癸卯歲四月。路歷信濃國。往于江戶。鹽尻洗馬（皆驛名）之間。有歸經原。有牛伏寺。土俗傳言。唐玄宗時。二頭牛負般若經來。一頭死于此。故謂牛伏寺。一頭自此地負經而歸。故曰歸經原。一說此林巖冬雪不蓋。黑色似牛之伏。故曰牛伏。余謂。此原桔梗多生。故名桔梗原。亦未可知。自古傳言者。往往如是。神代事固當不分明。然神學之徒。爭立牽强臆說。可哀哉。

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王守仁以烝烝爲薰烝之義。以格爲格正之義。聞者往往信服其所說親切底意思。朱子何故不取其說。朱子豈不知哉。以其義不通之故不取耳。此等文義偶誤者。他人之賢者倘可言。克諧以孝。是用力處。此中自有薰烝之意。烝烝以下。其效驗處。岳之薦舜也。以化父母之實効證可化天下矣。如王之說。則不說實効。徒說其用功之切耳。况格字史記作至字乎。

體用字。程朱以前言之者多矣。唐孔氏（易係辭疏）元魏關朗子明（洞極經有體用篇、爲用篇、胡氏翼傳言、此事啓蒙筆錄七、七枚先生收之、）並有此言。

天地萬物造化論一卷。宋王魯齋所著。而周顯注之。其書大概說天地萬物陰陽五行配屬之略也

近思錄治體篇一。則治道是治體也。然朱子立二近思錄篇目一。不レ曰二治道一曰二治體一。蓋治體亦程子之語。而有三程子亦曰二治道一。亦有二從レ本而言一。亦有二從レ事而言一。則治道二字。本包二括治體治法二者一底文字。朱子曰。治體治法。而不レ曰二治道治法一者密矣。

朱書抄略一中之所レ載。朱子論三般氏畔心之所二由生一者。所レ謂分金秤上之說。有レ非二後生麁心過レ快之談之所レ可レ比者一焉。謂二之事勢人情之必然一。而未三嘗許レ之以二忠臣忲復等之名一矣。周公之處二三叔一、其心觀レ于二詩之破斧、書之蔡仲之命一而可レ見、語類七十九、同五十二、其小注三氏之說。則以二常理一窺二聖人一者也。若二湯武周公之事一。則是聖人體レ道之大權。非二常人所一レ可レ窺矣。商之忠臣。而不レ可レ謂二之頑一。則微子箕子。是不忠之頑也歟。袁氏以二少康比一レ之者。以二羿浞一視二武周一也。其審二去就一而忘レ親狥レ國之云。則謬妄之說。尤可レ笑。其如レ此。而先生何故收二于レ此也。蓋此論爲三萬世提二撕綱常一而作レ之。與二其說之重一レ於レ變。寧偏レ乎レ常。是先生之意矣。

大學是孔氏之遺書。何故不レ曰レ仁。却曰二明德一。况是萬物一體之仁。便是平天下之絜矩。蓋是有レ意。平天下是知之事。而格物致知。則所三以盡二此心之明一矣。故說二明德一。而說二格物致知一。

余頃日得二一本一。漢本題二易纂圖互法一。不レ見二何人之作一。首載二周子太極圖一。圖下略取二周子說一。次載二楊鼎卿太極圖一。亦略取二楊氏之說一、此說以二一元氣一爲二太極一、次載二河圖一。而其圖則洛書也。次收二洛書一乃河圖也。圖下載二李康伯之說一。曰。伏羲觀二河圖一。而畫レ卦者此也。又謂二之九宮一。故陰陽家一六八爲レ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其本レ於レ此乎。次載二古今易學傳授之圖一。次載二六十四卦大象圖一。無レ圖、特舉二六十四之卦

理氣皆受二之父母一。而在レ我之理氣。則直是眞父母。故身體髮膚不二毀傷一者。保二在レ我之氣父母一也。立レ身行レ道顯二父母一者。敬二在レ我之理父母一也。晨省昏定先後左右者。是事二身外之父母一也。尙以爲レ遠。身也道也。在レ我之父母。可レ謂二近且易一矣。保レ身敬レ道者。固能事二身外之父母一也。此是孝經之大旨矣。以下丙午、

通鑑綱目卷首。載二豫讓之事一。其後面收二胡氏之說一曰。智伯無レ後矣。而讓也不レ忘二國士之遇一。以レ死許レ之。至二再三一。而愈篤。則無レ所レ爲而爲レ之者。其可レ謂二義士一矣。然襄子知二其如レ此。而終殺レ之。何以爲二人臣之勸一哉。重固謂。豫讓欲レ殺二襄子一者。而襄子知二其義士一也。已謹避レ之。可レ謂レ原也爾。後又伏レ於二橋下一。欲レ殺レ之。欲レ殺之心不レ已。襄子於レ是殺レ之。亦不レ爲二不當一焉。胡氏以二其終殺レ之非二責之一。朱子亦收二其說於レ此。則朱子之意。亦是其說也。胡氏之意盖謂。已避レ之者是。而於レ再欲レ殺レ之。亦猶處二置之一。則豈無二不レ殺之術一哉。輕裁レ之終殺レ之者。不レ遂二其初心一。爲レ可レ惜耳。往年淺野家四十餘士殺二吉良一、其時公裁難レ決、普問二之諸官一、終殺二四十餘士一、以二胡氏之論一斷レ之、可レ見二當否一 或謂。殺レ人者。我亦當二自殺一。襄子殺二智伯一。不レ得レ不二自死一。而生。故豫讓欲レ討レ之。襄子終却殺レ之。是所レ謂反討者也。天人所レ不レ赦。故胡氏之論如レ是。余謂。此說是。道理元如レ是。胡氏言レ不レ可レ爲レ赦耳。如二四十餘士一。則與二豫讓一。其事體有二不レ同者一矣。

中月而禫。訓レ中爲レ間。儀禮大射禮中等。注レ中猶レ間也。

壬寅秋適レ于二武藏國江戶一。道携二一卷近思錄一。讀二治體治法二篇一。程子以二治道一對二治法一而言。見二

尋推索。猶ニ進步而行。出師而攻一。故誠正修提撕中之提撕。格致提撕中之進步處。夫五者有ニ五行攻守之分一。而立守者如レ無レ事。行攻者有レ所レ爲。故朱子曰。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レ得レ行時。却只是一句。不レ用レ得ニ許多說話一。只守ニ這一箇禮一。所ニ以爲レ約。

胡五峯云。人有ニ不仁一。心無レ不レ仁。朱子論レ之者四條。見ニ語類百一一 前二條是レ之。後二條不レ是レ之。蓋各有レ說。所レ謂克己復禮爲レ仁。與下求ニ放心一天地生物之心之謂上。胡氏此語爲ニ發明親切一。

或曰。讀書之序。當ニ小學家禮近思錄四書一。或人謂不レ然。小大相承。是聖學不易之定法。何以家禮近思錄。入在レ於ニ其間一哉。余謂。以ニ家禮一是小子所レ學之禮。而近思錄則四子之階梯。則家禮近思錄。置ニ諸小大之間一。亦有レ說焉。然小大之間。不レ容ニ一物一者。聖學之要。確乎不レ可レ拔。則首ニ小學一次ニ四書一。而家禮近思錄。別附ニ其後一。則庶乎可矣。近思錄元來是衰世書。不レ分ニ小大一。一混說了。告以ニ成レ己成レ物之道一耳。若ニ論孟一亦然。

淮南子之書。全老子之見耳。然去レ古未レ遠。故其間有ニ些少可レ取焉。其言云。知誘レ於レ外。不レ能レ反レ己。而天理滅矣。故達レ於レ道者。不ニ以レ人易一レ天。卷之一 又云。機械之心。藏レ於ニ胸中一。則純白不レ粹。同上 又云。鑑レ於ニ止水一。窺レ於ニ明鏡一。卷之四 又云。天地之生レ材也。本不レ過レ五。聖人節ニ五行一。則治不レ荒。卷之十三漢高誘注、五氣常行、故曰ニ五行一 又云。知レ員者無レ不レ知也。行レ方者有レ不レ爲也。卷之十五 又云。求ニ道理一。卷之十七 如レ是語不レ一。皆似レ有レ理。其五行之相克相生之說。見ニ第八卷第十五卷一 朱子皆取レ之。其論ニ人十月而生一馬十二月而生一之類。見ニ第七卷一 其推レ數果有ニ此理一乎。更思。後按、人物之生、或十月、或十二月、見ニ大戴禮易本命篇一

氣一而已。如ㇾ此而欲ㇾ夸ㇾ於ニ湯武之聖一。其亦可ㇾ驚之甚矣。如下日本魂所ㇾ言。合ニ孔孟程朱一爲ニ大凡夫一之見上者。則我却不ㇾ問ニ其是非一。信ニ孔孟程朱一之徒。而爲ニ可ㇾ怪之談一。我恐ヨ其未ㇾ登ニ泰山一矣。

經解

或謂。朱子解ニ論語一。校合改定者。至ニ關雎哀樂章一而止。（大全勉齋黃氏曰、先生晩年再改ニ削集註一、止ㇾ於ニ此章一、）如ㇾ此則第五篇以下。未定說者尙多。況孟子乎。余竊謂。俗儒籍口以ニ勉齋之說一。而妄意詆ニ訶朱子注解一。多不ㇾ識ニ其量一之甚矣。淳熙丁酉。（先生四十八歲）集註成。蓋先生中年見識定後。始執ㇾ筆。未ニ嘗容易出示ㇾ於ㇾ人。再三改削。方始行ㇾ於ㇾ世。至ニ晩年一改削不ㇾ止者。特潤ニ色之一而已。晩再改者。固止ㇾ於ニ此章一。而其嚮ㇾ此改削者幾回。故勉齋狀ニ先生之行一曰。若ニ大學論語一。則更定數四。後學豈得ㇾ容ヨ議於ニ其間一哉。

太極。極字是屋極之義也。然極訓ㇾ棟也。屋脊也。或云。屋上橫木也。皆是我邦屋上橫施木也。然大學蒙引謂。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上棟下宇。棟雖ㇾ曰ㇾ上。實自ㇾ下而上也。宇雖ㇾ在ㇾ下。實自ㇾ上而下也。蓋棟植ㇾ於ㇾ地而向ㇾ乎ㇾ上。宇啓ㇾ於ㇾ極而向ㇾ乎ㇾ下。余謂。極是俗所ㇾ謂心柱者。而上世屋棟竪。而自ㇾ下而上。後世橫以爲ニ屋脊一乎。太極極字。以ㇾ竪者言。比得尤切當。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大學明ニ明德一之方也。要ㇾ之不ㇾ過ニ博文約禮之兩事一矣。而一言以蔽ㇾ之。曰。提撕而已。提撕者。操存之謂也。身則常欲ニ其修而不ㇾ偏。心則常欲ニ其正而不ㇾ動。意則常欲ニ其實而無ㇾ欺。只是常々操持省察。欲ㇾ不ㇾ失ニ其本然一而已。猶ニ拱ㇾ手而立。固ㇾ城而守一。一有ヨ其不ㇾ修不ㇾ正不ㇾ誠。而懲ニ塞之一。便是第二等工夫也爾。至ニ格物致知一。則其所ニ已知一益究ㇾ之。其所ㇾ未ㇾ知推

可ㇾ笑之下一本有二之甚矣三字一、

天下之達尊三。爵齒德是也。我邦以ㇾ爵爲ㇾ尊。而不ㇾ知二其二一。遂以二公家地下一分二尊卑一。道之不ㇾ明也。宜哉。

堯舜以二禪讓一安二天下一。不三敢私二天下一。湯武以二放伐一安二萬民一。不三敢私二萬民一。天下是天下之天下。非二一人之私有一也。

轉二倒尊卑一。反二覆上下一。變革莫ㇾ大ㇾ焉。唯爵命出ㇾ於ㇾ西者。利之所ㇾ有。不ㇾ在ㇾ於ㇾ玆也。其不ㇾ易ㇾ位者。國俗昏愚。信ㇾ神而畏怖也。以ㇾ是罵二湯武一者可ㇾ笑。

在ㇾ上者有二桀紂之惡一。在ㇾ下者有二湯武之德一。而後天命ㇾ之。人應ㇾ之。斯以有二放伐之事可一ㇾ言耳。傳聞室某荻生某等。陰有二革命之說一。大義湮晦。滅二綱常一。其罪莫ㇾ所ㇾ容矣。

堯舜湯武。是善通變者也。秦漢以後。變革之不ㇾ善者也。善變者天也。四時之變遷。寒暑之往來。天地常久之道。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堯舜湯武善通變。而人道立矣。萬物安矣。或曰。堯舜父子之衰。湯武君臣之欠。如ㇾ此而謂二之人道立一者。何也。曰。堯舜不二禪讓一。則任二變於一ㇾ天。人不ㇾ通ㇾ之。則民苦物殄。其終也天變ㇾ之。而其命新。於ㇾ是乎豪傑興。始受ㇾ命。斯君臣正。尊卑明。而人道復立。萬物育。湯武是也。桀紂不ㇾ知二天人變革之理一。而自取二敗亡一。天與二之湯武一。人歸ㇾ之。當此時一。豈可ㇾ得ㇾ已哉。如二泰伯伯夷一。則天未ㇾ與人未ㇾ歸。其所ㇾ居變未ㇾ至。故得ㇾ守ㇾ常而已。今也皇統雖ㇾ未ㇾ絕。天命雖ㇾ未ㇾ變。其間或有下與二先帝一戰。如二出公輒一者上。（嵯峨天皇聞三先帝平城天皇有二重祚之志一、催二官軍一而軍之類、）或有下爲二大臣一所ㇾ要。敬受ㇾ命。如三漢帝於二王奔一者上。上下亂三綱湮。正統既絕。所ㇾ不ㇾ絕者。爲二同

レ可レ行耶。有二可レ行之一路一。攝之大阪。是天下四方。米粟之府。而四方之米價。一據二大坂一而定焉。公家出二置一二十萬金一。均二平高下一。則有二可レ爲者一矣。與下設二置於諸路一者上。其勢之難易。頗大異也。

石王某謂。小學之敎。具二天下之事一。無レ所レ遺。自二天文曆學一。至二井田經界一。自二鹽鐵之利。米粟之穀一。至二宗廟朝廷之禮一。無レ不レ講二習之一。但至レ入二大學一。則致二其知一。知之爲レ物。行未レ至。而知則先至。小學之敎。守レ之之功也。未レ至レ於二樂レ之之地一。則不レ保レ不二其變一。知則至レ於二聖處一。已達レ於二聖人之所一レ安。學者至二聖人之域一。其端在レ於レ此矣。余謂。天下之事。具レ於二小學一。而無レ所レ遺云云。恐謬焉。知行書所レ謂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者。與下或問（論語立レ於レ禮）所レ謂至レ於二成人一。然後及中其大者上。皆可三以見二其失一朱子之旨一矣。但其言二知之先至一。乃是學者至二聖人之地一者。在レ于レ此。當矣。

許衡先世已在レ於二元地一。許衡已生レ於二元地一。以レ是諉二許衡仕レ元之故一。豈可レ諉哉。許衡之祖先若仕レ元。則祖先已過。而許衡亦繼二其不義一者也。朱子答二吳晦叔一書。（文集四十二、十六版表、）兩魏之分。云云。亦以見二此意一矣。

變易不レ止者。天地之常。一陰一陽。一晝一夜。一闔一闢。節拍將去。不レ得レ不二變革一矣。人事亦然。如二堯舜禪讓。湯武放伐一。是其大者也。但其間有下變革得。而善與二不善一之別上耳。我邦神者曰。皇統綿々。萬々歲不レ變。以レ坐二堯舜湯武之上一。殊不レ知其百代間正統既絕焉。以二一姓一革命了、斯知變革。天地之常。自不レ得レ不二變革一矣。若二我國一。若二秦漢以後一。則變得而不レ善者也。（戊午歲、）

時渾下手。顧非襟懷寬大事理明白者。豈能之。爲政之要歸。在化俗美風。化風俗之要歸。又在使人知廉耻。使知廉耻之本。則人君不好利。而好義而已。今天下滔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皆唯利是求。而不知耻。如此而欲治。嗚呼難乎。

近年士風日衰。不知廉耻。有司者欺上欺下。以自利爲心。使是等人在職。隨所在爲害不測。若憂之人君。當自去利心。使天下知義理之貴矣。今也所帥以利。而欠教學之一件。如此而欲有司之直。而無欺上。可得哉。

張先生謂。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此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云云。朱子初信疑於此說。然收之於孟子集註。則其終也。信之者。可知矣。但其術之不傳。爲可憾耳。奪富人之田。似甚難。然實有其術。此法之行。說之者衆。則雖有不悅者。吾何屈乎此。我心不自私。民信於我、則何不行之有、今也農而兼商者有焉。士而兼農工者。固所不許。農之兼商者。何爲許。古者四民各專其業。故志一業精。欲均貧富者。宜先令其民各專其業。

足財之道。大學所謂生財之大道。萬世不易之道也。國無遊民。則爲之者衆。今之釋徒。是遊民之最者也。不絕之。而欲國之富難矣。絕之甚不易。然期以數年必可成。

常平之法。是四民之眞法。而看杜氏通典。諸道所置之米。若干億。我邦所不可行。然則果不

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陳衛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象山此說尤更精透。（以上見鶴林玉露）

余嘗以此意告或人。退謂爲人子言。似勸人以不孝。將不言誤其一生。爲人之父母者。不知有義理。而溺小慈。亦可以比之不慈不孝矣。

學有體用者。成己之學也。用者成物之學也。夫經濟成物之學。出於成己之本。欲成物而不本成己。則固管商之流也耳。雖成己亦無成物之用。則有仁而無義。非合內外之道。

蓋經濟之道。有先求古聖賢立法之意。以斟酌當今之時義矣。專拘泥古法。而不知時義之斟酌者。陋儒之見也。一任時宜。而不本古人立法之意。則徒便目前耳。後世人主之才敏者。以私智制目前。幸天下無相爭之亂。不知復先王之道。可嘆耳。

程子論十事。是所謂講求古人立法之意者也。如周官建官分職之周密。無一事不法天。

（以下乙卯歲、）

天下只是是與非而已。爲政亦是求是去非而已。但其間有先後緩急。明者能盡之。

天下無兩立之理。欲用君子。而不遠小人。不革舊弊。而欲事之美。豈能得所欲哉。然革舊弊與立新法。須一時行之。不立新法。而革舊弊。則就所革生害。故要總天下事。一

以明文可據者。爲證左答之。遽以臆見質言之。甚不遜。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見檀弓上）子游所答。古禮所在。而尚縣子之譏如此。盖不據前禮以答之也。況其不當者歟。

今之爲政者。猶拙工之修破居。柱礎碎而不問。棟梁撓而不知。但塗其榱題繪其茅茨耳。自非剛斷英烈之人。則孰能改築其柱礎。建立其棟梁。此話甚長。方識大學平天下之道。其本之在窮凡天下之理矣。

或曰。吾黨學者。往々固陋不博。文章最拙。故學徂徠之徒。不能相抗。是可嘆。余曰。程朱不博學文章。不及歐蘇。而道之明。德之貴。無有天下抗之者。道德者不系博學文章。呂氏不曰乎、文似相如殆類誹。且欲抗之者。求克之私心。以孟子之德之辨。不能服告子。人之不信。與己何事。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游從蘇公學云。班衣兒啼眞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郎如常在郎罷前。后山曰。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一詩皆用韓意。而后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敎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

去者。辭爵祿不立其朝而已。去則義亦絕。則豈謂之義哉。（重固按、修居此說甚善、）

辛亥十月廿五日。夜夢見絅齋先生。先生曰。予四十年來持一敬字。然此工夫也無標的。則易間斷。因以一器（徑二寸許、香合、其中有以革作如梅花者、）出示曰。此標的也。以此示多田儀八及味池儀平。翌日窃謂此予之心。妄動入于夢者耳。然以意推之。蓋有一意思。香合是保合之意。梅花是渾然溫厚之氣象。平常以此器。如武王之於机杖。顧諟省察。保合渾厚之氣象。持敬之端的。求仁之術。庶乎得之於此云。

壬子六月二十四日。多田篤靜說。季文子三思章曰。聖人稱人之善。有勸而喜之意。質人之惡。有痛而欲已之氣象。其如此。故所質者亦無激怒之意。（以下壬子識）

良心之發。人皆有之。然自氣質人欲之中發出來。故不免有過不及之差矣。異學之徒。尊之如寶珠。以此爲準則。亦殆哉。彼又難我學謂。不克去氣質人欲。而求即物窮其理。其爲理者亦殆哉。朱子不言哉。窮理無先於讀書。聖賢是無氣質人欲之拘蔽者。其人之行與言。則之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豈如彼之所謂良知者哉。彼深難我學之不去人欲。而先求窮理。猶以燭火耿々之明照事物。照彼則此者已昏。此殊不知人心之妙。而言初學即物窮其理。猶乘轎之人遊歷勝境佳景之間。自其窓窺山川。去此到彼時。此者不可觀。而千景萬色自窓入。而積於其人之知。此理甚分明。（以下癸丑識）

禮。先聖王晝出天理。以示天下者也。故以其所制之禮。其德可見。故答人之問禮。必當

宋主雖レ微尙在レ東。而無二桀紂之惡一。元非レ有二湯武之德一。而以レ暴簒二奪之一。豈仁人義士之所レ忍レ于レ仕哉。如二當今武家一。尙知レ尊二奉王命一。而年號官爵。皆受二之王庭一。爲レ士者仕固有レ可レ言。而猶有下如二中村惕齋一者上也。（惕齋嘗與二藤井懶齋一論二武家不レ可レ仕之義一）魯齋仕レ元。與二孟子說二王道一相似矣。故人亦有下援二據孟子一而黨者上也。齊梁非二夷狄一。孟子不レ歎二暴奪一。特欲下以二湯武之仁一。救中天下之塗炭上。非下與二許氏一同日之談上矣。

昨夜夢有レ人語レ余曰。學門之道無レ他。自考二古人已行之迹一。以須レ要二我則如レ此而已一矣。余夢自謂經濟之學固當レ如レ此。此人所レ言。則指二學者日用之切一而言。就二日用事上一。一々如レ此用レ力。庶幾亦有レ進。（辛亥元旦記以下辛亥談）

味池修居曰。三綱雖二一理一。子之於レ父。婦之於レ夫。無二去レ之之理一。而臣之於レ君。獨有二不レ合レ去之義一者。何也。蓋父子以レ分二骨肉之親一。故子之身。直是親之身。爲レ子者不下以二其身一爲中其身上。何去之理之有哉。是以三諫而不レ聽。則號泣而從レ之。妻一齊後。亦無二去レ之之理一。女則從二一字本根一生出來。豈亦有二去レ之理一。夫有二許多無道一。亦婦離而去レ之。從字亡滅。而婦道絕焉。故子之道。妻之道。無二去レ之之理一矣。若夫君臣。則非二骨肉之親一。義一字。是臣之根本生出來之理。其君無道。不レ能レ盡二職守一。則去レ之則亦義也爾。故三諫而不レ聽。則其義可二以去一也。然曰二既去レ之。則君臣之義絕。如レ是則義字豈可レ謂二之根本生出之理一。去之後肥二遯於山林一。退二居於田間一。亦一且君臣固結二分定之義一。則極二天地一無レ絕。所レ謂忠臣之不レ事二二君一者。以二此之故一耳。道不レ合則

使二諸氏不一レ死。必絕レ嗣。不レ盡二人事一。而幸二諸氏之死一。亦不レ窮二理一之過也。余亦曰。王守仁娶二諸氏一。又娶二張氏一。妻之喪期。而小祥十五月而禫。乙酉正月諸氏卒。張氏以二明年十一月一生二王億一。王億亦是所レ謂金魚者也。王氏何故喪中而再娶。可レ疑。

比年米價極賤。上下用レ之。困窮太甚。因或謂レ官置二常平一。則穀價平均。足二以救一レ之。余謂社倉常平法。皆賑給之良法。然常平之主意。在レ憂二價貴民食一レ之。故朱子曰。常平之法。所下以準二備災傷一。廣行中賑給上。民命所レ係。利害非レ輕。文集十七 今以二此法一使二賤者貴一。悖二朱子一甚矣。斗米三錢。適是大平之一大善事。上下用レ之者。非二米價賤之所一レ致。別有二他故一耳。

古者取レ人以レ身。故擇擧必得二其人一。後世人君不レ知二此理一。以レ言試レ人。故無能之徒。得二以レ幸進一。終馴二致科擧之弊一。使二士風日薄一。封建之時。世祿之家多。故取レ士不二必多一而足矣。郡縣之世。擇擧之道隘。則宜レ之レ於レ人。伊川欲三繩留二一百人一者。爲三先息二奔趨流浪之心一耳。其實欲レ改二廢科擧之法一。而難二遽變一。姑爲二此權宜之說一也爾。故朱子答二李敬子一書曰。伊川立レ法。姑以爲二之兆一耳。文集六十二 開元之百人。綱目四十三、玄宗開元十七年、限二明經進士及第一、每歲毋レ過二百人一、書法發明、云云、 則似而無二伊川之意一。書法發明之議。亦宜矣。

至元之罷二科擧一。綱目二十六、元順帝至元元年罷二科擧一、發二明廣義一、云云、 徒泥レ之。而古法終不レ復。則發二明廣義一之議。亦宜矣。

許魯齋之仕レ元。綗齋先生苦口極言二其不義一。然人尙有レ容二議於其間一矣。如二曹氏司馬氏之逆賊一。固顏閔之所レ不レ仕。華夷本末。有二內外之分一。尊卑之別一。而不レ可レ亂。今元將レ主レ於二中國一。爲二君父之讎一。則固而爲二中國人一者。當身之仇也。然則元是讎而讎者。許氏雖レ生レ於二金地一。本是中國之人。況

君之命レ臣。有二不易之定法一。有二臨時之命一。天命亦然。泰伯文王伯夷叔齊守二不易之定命一者也。湯武受二臨時之命一者也。桀紂逆二不易之天命一者。故天有二臨時之命一。以二湯武一代レ之。泰伯文王伯夷叔齊堅守二不易之初命一。而不レ聞二臨時之命一者也。故可三以爲二萬世之法一矣。

朱子曰。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レ容二私意有一レ所二短長一。示二之至情一。則不肖者有三以企而及二之矣。（孟子集註）以レ是觀レ之。則子貢冢上之六年。亦爲二私意一歟。孟子稱レ之者。取二慕レ師之切一耳。後世有下爲二短長之說一者上。何其不仁。然聖人不レ言也。夫禮爲レ可レ傳也。爲レ可レ繼也。故哭踊有レ節。（檀弓）中正之道。君子之所レ行也。

理主レ於レ物。而物有二定體一。有二定用一。（如二刀截レ物扇出一レ風）故即レ物則理可レ見。而謂二之窮理一。則虛而易レ差。是以朱子曰。大學不レ說二窮理一。只說二箇格物一。氣質人欲拘蔽之人。亦即レ物則其理可レ明。而無レ差。異學之徒動曰。良知。而主二其拘蔽之知一。以爲レ天。不レ誤者鮮矣。

朱子曰。敬夫太聰明看。道理不二子細一。（語類六十七廿六版）聰明底人。病痛如レ此。聰明人而子細篤實也如レ此。可レ望二大業一矣。

傅子淵者。陸門高弟。（象山答二陳君擧一書曰、子淵人品甚高、非二餘子比一、象山語錄曰、先生於二門人一最屬二意惟傅子淵一、）朱子譏二傅子淵失レ心去一。全所レ誤レ於二象山之學一。（說見二語類百二十四一）

王守仁年譜王億生之下。門人贊曰。諸氏方以二已酉正月一卒。而王億即以二戊十一月七日一生。天之報二施仁人一。其如何哉。使二諸氏不一レ死。張氏不レ得レ字矣。久米順利議レ之曰。何不レ從二聖人無レ子去之訓一。

畏敬之心一。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レ道。按此說甚當矣。而眞氏不レ潔二去就之義一。爲レ可レ憾耳。山崎先生取二其說一收二于筆錄一。四之三 余往年仕二官阿部正喬君一。知下余可二退去一之志上。一日曰。臣之事レ君。不レ合則去者。似レ非焉。某對曰。不レ合而不レ知レ去者。貪レ祿者也。貪者何能愛レ君。不レ合而去者。知レ義者也。知レ義者必致二其身一以事レ君。世人只知二不レ去之厚一。而不レ知二去就之義一。故世能愛二其君一者甚鮮矣。

狃二治世一久矣。故物失レ度。財無レ節。比年米價賤。上下困極。無レ可二如何一。方二此時一。非二大丈夫一。誰能抑二其奢侈一。奮然成二大計一。諸家宰臣減二士員一。止贈遺之類。唯之務。不レ識二計レ入爲レ出之術一。徒俟二米價沸騰之時一。其謀亦拙。米價何時貴。諸物何時賤。空レ手待二困極一也爾。以レ是難二諸家宰臣一。皆謂學者徒讀レ書未二嘗事一。以レ是自禦不レ信二人言一。以二學者所一レ言。爲二我亦已知一レ之。而終不レ行二其所一レ知。可レ嘆哉。或云。大學生レ財之道。達二古今之常經一。而外レ乎此。則所レ爲皆害二天理一之事。言レ之則往々皆謂此分明無レ可レ疑。無レ可レ疑何不レ爲耶。余謂諸家困極。處レ之有レ術。須下自二學上一理會上。不レ然便是聚斂之術。

勉齋曰。孔孟敎レ人。曰。守レ死善レ道。曰。舍レ生取レ義。夫死生亦大矣。至レ於二道義可一レ樂。則生不レ足レ戀。而死不レ足レ顧。生不レ足レ戀。而死不レ足レ顧。則於二聖賢之道一。如二飢者不レ忘レ食。渴者不レ忘レ飮。行者不レ忘レ歸。病者不レ忘レ起。猶未レ足二以諭一其功一也。學至レ于此。而後可レ謂下能見二大綱一者上矣。

朱子答二范伯崇一書謂。心使二之知一。則人求レ知之心勝。而由レ之不レ安。甚者遂不二復由一。而惟知之爲レ務。其害豈可二勝言一。敎レ人之方在レ于レ此。尤所レ宜レ察焉。

朱子曰。形而上者。指レ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二事物一而言。事々物々。皆有二其理一。事物可レ見。而其理難レ知。即レ事即レ物。便要レ見二此理一。大學之道。不レ曰二窮理一。而曰二格物一。只是使下人就二實處一究竟上。北溪陳氏曰。道非二是外事物一。有二箇空虛底一。其實道不レ離レ乎レ物。若離レ物。則無二所レ謂道一。且如二君臣有レ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レ看二義底道理一。須下就二君臣一要上看。不レ成下脫二了君臣一之外。別有中所レ謂義上。父子有レ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レ看二親底道理一。須下就二父子上一看上。不レ成下脫二了父子一之外。別有中所レ謂親上。即二夫婦一而夫婦在レ所レ別。即二長幼一而長幼在レ所レ序。即二朋友一而朋友在レ所レ信。非下外二夫婦長幼朋友一。而有中所レ謂序與上信。聖門之學無二一不實一。（陳說載二性理大全一）格物之義。朱子之說明確。而陳氏之說得二朱子之旨一。寶永七年庚寅夏余到レ于レ京。見二淺見先生一。淺見先生曰。陳氏之說。山崎先生嘗稱レ之。今考レ之。見二說得善一矣。余亦嘗有二一語一。理是物之理。欲レ窮レ理。豈不レ就レ物而得レ之哉。此理甚明白。

西山眞氏曰。道者正理也。大臣以二正理一事レ君。君之所レ行有下不レ合二正理一者上。必規レ之拂レ之。不二苟從一也。道不レ合則去レ之。不二苟留一也。或曰不レ合則去。母三乃非二愛レ君之意一乎。此所二以爲一レ愛レ君也。君臣之交。蓋以レ義合。非レ利レ之也。道不レ合而不レ去。則有二苟焉徇レ利之意一。是使三君輕二視其臣一。謂レ可三以籠二絡之一也。君而輕二視其臣一。何所レ不レ至。惟大臣能以レ道爲二去就一。則足三以起二其君

明一。則不レ能。豈現在所レ知者而能レ之。欲三力强知明一。非二格物一則不レ能。故聖人敎レ人。以三學習分辨一爲レ先者。經中歷々可レ見。

在二人欲中一而窮レ理。所レ窮亦易レ失。故有二存養之功一。而涵二泳之一。

譬二之紙囊儲一レ物。就二紙囊一空處一。只管實レ物將去。積累久レ之充滿。則紙囊爲レ之破裂。就二人心介然之覺一。是一空處、以レ是照將去。是格物、則用レ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我心之全體大用明。而氣質可二得而克一矣。人欲可二得而去一矣。

他門敎二弟子一。往々不レ防レ見二他師一。謂二寬大一也。故其徒以二余不一レ許レ見二他師一爲二偏僻一。孟子以二陳相爲レ師。死遂倍レ之。而譏二斥之一。見二他師一者。師未レ死。旣懷二二心一。如レ此不純之心。何以施レ敎哉。絅齋先生深不レ許レ見二他師一最嚴。

或曰。水不レ擇二淸濁一。存二潤下之性一。睹二之器中一。莫レ不レ潤。莫レ不レ下。人心之知亦猶レ此。故雖レ在二氣質濁惡人欲深重之中一。莫レ不レ有二思而通者一矣。所三以格物究理之可レ施レ於二人欲未レ去之前一也。此說亦可三以破二異學之說一矣。

周公制レ禮。立二繼父之喪一。子夏傳亦曰。夫死妻穉。與レ子適レ人。所レ適者以二其貨財一爲レ之築二宗廟一。使二之祀一焉。是繼父之道也。程子則娶二孀婦一云云。蓋似二相反一何也。周公之禮。通二天下一處レ民之法。故其廣而寬如レ此。程子之說。君子守レ身之律。故其嚴而密亦如レ此。亦有レ理。絅齋先生往年作二小書一。已述二此意一。

默識錄卷之四

播磨　三宅重固　著

問ニ諸生一

人之有ニ耳目一。皆可ミ以察ニ秋毫之末一。可ミ以辨ニ五音之微一。一有ト爲ニ疾病一所ハ蔽塞上。則雷霆之轟。富士山之大。亦尙不レ見焉不レ聞焉。人心亦猶レ此。萬物備レ於レ我焉。則人々皆可ニ以窮レ理盡レ性而至一レ命也。特爲ニ氣質人欲一所ニ拘蔽一。則菽粟尙不レ能レ辨。况其他。學者須レ要ミ先克ニ去其拘蔽一。今時學者藉ミ口於ニ格物一。而唯知之務。不レ克ニ人欲一。而徒以ニ耿々明一。求ニ事物之理一。此猶ト以ニ一些子火一。逐ニ些子一照去上。照レ于レ此而又照レ于レ彼。照レ于レ彼時。此者已蔽昧。終夜照將去。依レ舊只是一些子火也耳。何不レ求レ爲ニ一大炬火一。以ニ拘蔽不レ去之心一。照ニ事物一。終身雖レ求レ照。亦依然耿々明耳。全體大用。何時得ニ赫然洞徹一哉。異學之徒以レ此難レ之。則諸君何以辨レ之。請詳言レ之。

人心之妙。不レ比レ鏡。介然之覺。本體已洞然。王氏之徒不レ識レ之。故以ニ一些子火照ト物譬レ之。人心有ニ藏レ往知レ來之妙一。提ニ介然之覺一。以爲ニ知レ來之用一。（是所レ謂即レ物窮ニ其理一也）則藏ミ往於ニ本體洞然之中一。故氣質未レ去ニ其拘一。人欲未レ去ニ其蔽一者。亦可ト以得ハ積ニ累於ト中。而豁然貫通上矣。王氏之徒不レ識レ之。妄謂在ニ人欲中一。而何以得レ明ニ全體大用一矣。

良知之學。我固有レ之。以ニ現在所レ知。遷レ善改レ過是也。然氣質之難レ克。人欲之難レ察。非ニ力强知

レ手。王氏不レ知レ于レ此。故其學差了。然今學ニ程朱一者。匆匆看過了。其常談ニ格物一。皆由レ之而不レ知者也。本體未レ息。孰爲レ疑レ之。日用間發見呈露者不レ一。此其驗也。有下未ニ嘗息一者上。故介然之頃。本體已洞然。有ニ本體洞然者一。故雖ニ昏蔽（氣質人欲）之極一。亦可ニ以格レ物而致ニ其知一也。其有レ容レ於レ內也。而其本體之明。（即是智）有下能爲ニ藏レ往知ニ來之妙上。（所レ謂妙ニ衆理一而宰ニ萬事一是也、）則雖ニ昏蔽者一。亦可ニ以得ニ積累終貫通一矣。知未レ明。則何以察ニ天理人欲一。辨ニ王氏一故。渠不レ伏。（古今衡ニ王氏之臟腑一者鮮矣、）

朱子謂明々德。不レ比レ於ニ磨擦之功一。有ニ意思一。余亦謂昏蔽之極。亦不レ比レ於レ揑ニ團子一。

知而後行。知先行後。王氏之辨。亦不レ能レ破。此自然之理也。渠以レ致ニ良知一爲ニ學術之大端一。亦是知先行後也。特渠主ニ自然知一。我主ニ工夫知一。有ニ自然工夫之別一。而以ニ自然之知一言者。我亦有レ之。如ニ小學之教一。則固是導ニ良知一之學。然謂ニ之導一レ之。則已有ニ工夫一了。況大學。渠之徒曰。知上無ニ工夫一。此大差繆。終欺ニ後學一。抵ニ排程朱格物之訓一。其罪大。

然初學者難ニ模放一焉。

格物究理。是大學之始敎。而讀書則格物之先務也。蓋書是衆理之會也。然未レ立下尊ニ奉天理一之志上。則讀書亦不レ干ニ涉己事一。世學者徒知ニ讀書之爲レ學。而不レ知レ有ニ本領工夫一。王氏之徒抵ニ排朱子之學一。亦今學之罪也耳。今之學者。以ニ讀書一爲ニ爲學之入門一。大失ニ聖學之本旨一。

敬一字爲ニ學之基一。爲レ聖之要在レ于レ此。敬只是尊ニ奉天理一。故言語動作。無レ所レ不ニ敬畏一。禪者之工夫。似而不レ然。以レ是爲ニ一種妙底物事一。故與ニ我儒一大不レ同。

朱子曰。天下有ニ多少書一。若半年間。都不レ敎ニ他看ニ一字。幾時讀ニ得天下許多書一。所ニ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一。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ニ大業一。須ニ之如レ此方得一。天下事無下所レ不レ當ニ理會一者上。纔工夫不レ到。業無レ由レ得レ大。少間措ニ諸事業一。便有ニ欠缺一。此便是病。（語類九十五）此說有ニ意思一。今學者不レ識レ之。其學終差ニ於ニ朱子一了。

朱子嘗稱。一富家韋深道者。喜延ニ知名士一。每歲餽餉。不レ下ニ千緡一。（見ニ語類百卅八一）今不レ識レ學者不レ足レ論矣。爲レ學底富家。常愛ニ財産一。不レ知レ賑下知識貧乏不レ能ニ留ニ止于レ京者上。其平日自言レ志レ學。吾不レ知レ之。如ニ朱子一困極之甚。尙能盡ニ力於ニ學校一。爲レ人藏レ書若干。今不レ如レ此。而徒寶藏之惜。非ニ朱子之徒一也。（以下享保己酉）

大學明々德章句曰。本體之明未レ息。云云。或問曰。恍惚之間。一有レ覺焉。則此介然之頃。而其本體已洞然。云云。此朱子晚年義精仁熟之言。此是學問下レ手本領處。不レ如レ此。則全無レ由レ於レ下

說二其不可一。渠終不レ用。儀禮喪服傳嫁レ女。小祥後被レ出。歸レ于レ家。服既除。故不下與二兄弟一更著中三年服上。蓋可三以見二事之既過者。不二復必追一矣。

橫渠先生曰。人耕且學。則能レ之。後人耕且學。則見二奔迫一。反動二其心一。何者古人安レ分。至二一簞食一豆羹。易レ衣而出一。只如レ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レ成。今學者往々貧困。不レ得レ專二志於一レ學。不レ得レ已時。或經二營生業一。然爲レ之止レ于二衣食足則可一矣。朱子所レ謂見レ利入浸多者。往々有焉。張先生此言。可レ愧可レ畏。

享保十三年正月九日。與二嫡男重德久米順利一相伴發二京師一。歷二覽大阪西宮兵庫摩耶山須磨布引瀧明石高砂曾根松石寶殿一到二野尻一。宿レ于二玉田氏一。遂到レ于二箱木竹原鄉一。歸路尋二伊勢能因之墓一。經二十餘日一。二十日歸レ于レ京。遂歷二山林幽谷一。小徑引レ糸。多岐難レ辨。或隨二意所一レ向而迷。或三人相議。而尚不レ知レ所レ行。時適問レ於二芻蕘者一。後得二其路一。因謂。學問之道。效二先覺一爲レ貴。王氏主二良知一之術。則嚮所レ謂隨二意所一レ向者也。其不レ迷也難矣。於二大義明顯者一。則雖レ若レ可レ知。然曲折隱微者。不レ以二師友一。而商量討論之功。則不レ可レ得。（以下享保戊申）

氣質不レ美。故人欲亦來蔽レ之。然氣質根レ於レ內。人欲誘レ於レ外。誘レ於レ外者難レ絕レ之。根レ於レ內者依然昏滯。故人欲固當レ絕レ之。而克二氣質一之功亦不レ可レ缺。所三以朱子並二言氣質人欲一矣。

答二呂子約一書曰。再叨二祠祿一。遂爲二希夷法眷一。冒忝之多。不レ勝二慚懼一。此語可三以見二奉レ祿之不快一。亦是聖人欲レ從二叛人之召一之意。德之廣大。自不三切々乎二如レ此事一。所レ得者大。則小者不二必害一矣。

（奉祿一作二奉祠一）

在下之者、一本作有、

物。以外能運用散在者。統體一理者。知向物於外。則條理始分矣。此可以見內外一。而致知之功在格物也。

玆歲春希賢自武藏來京師。其近權要交右族。自世族見之。可謂得時志者矣。然全是儀秦之術也耳。渠宗王氏守仁之學。果然歟。在京日所爲。可議者不一。而就中擧其大者。招請僧徒於市人宅。僧一乘院門主、市人白木屋者、見於所司。牧氏某、因坊令小濱氏所言見坊令。小濱氏、則其交有素、因小濱氏所言、始見本多氏、所司及坊令。皆非有志人。本多氏好佛學惡儒、往本多氏講說莊子書。以僧徒之請。求令嫡男爲伏見宮女媵臣。是等不待學者。知其可恥。蓋乘勢自不覺其流蕩至于此乎。

不娶同姓。是三王以後事。五帝以前許娶同姓。事見昏義題下疏、我邦地狹人少。擇氏不擇姓。亦恐不害。士民之賤。雖自知其姓。亦傳聞耳。但避近者。則固其所也。遠而不分明者。不必避。

三代忠質文之異尙。歷世之久。文華漸開。上古淳質之風。日移月革。如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儀禮經傳通解二、引家語白虎通晉語、須合考、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明死生之道。則致生之情漸變如此耳。故厚者近愚。知者近薄。於學術亦猶是。如王學者。厚而近愚。如吾黨學者。知日務。而情益近薄。文之至反於忠。知之至反於愚。其勢然也。知之至。則曰萬物一體。同姓不必擇。是反於五帝。死生一理。不必遠殯于東階之上。亦可是反於夏后氏。明而厚。此是聖賢之心學也。

三輪希賢往年自悔。親死時幼弱不知。不服喪。三十餘年後。先忌日百日計爲服喪。余當時爲

夫一。其實誠正修。亦只是收拾格物之功而已。以下丁未識

明ニ天下之理一。而照ニ天下之理一。學之道。何以加レ之。存養。是存ニ養所レ知之理一也。誠正修。是守ニ所知之理一也。齊治平。是推ニ所レ知之理一也。故學之道。一言以蔽レ之。曰格物也。

大學之教。其目雖レ有レ八。亦其要歸在ニ格物之一一。誠正修。行ニ其理於レ己也。齊治平。施ニ其理於レ人也。學者之入ニ大學一。而學齊治平。亦只是無事時窮ニ齊治平之理一耳。小學之教亦然。校中豈有ニ父母一哉。未レ娶。豈有ニ夫婦一哉。未レ仕。豈有ニ君臣一哉。洒掃應對。直就ニ事上一學レ之。其他皆教ニ其理一耳。

大學之教。因ニ其已知之理一。則本ニ良知一者。有レ似ニ王氏一矣。而彼以レ是爲レ準爲ニ權度一。吾則以レ是爲レ端爲ニ牖戶一。即レ此以欲三大開ニ戶牖一。孟子言ニ擴充一亦然。開レ之之功。在ニ格物一耳。

朱子解ニ中庸一曰。微者微事也。蓋一念起頭。事雖レ未レ見。然事既動。可レ見三心事合一無ニ內外一也。

王氏不レ知レ于レ此。妄排ニ程朱格物之訓一爲ニ外馳一。徒謂去ニ人欲一以存ニ天理一。此未三嘗知ニ人欲亦物。天理固物一矣。外物而無ニ天理一無ニ人欲一。察ニ天理如何。人欲如何。已是格物底。天理散三在於ニ萬物一。而其體備レ於ニ吾心一。其理之用與ニ吾心一行。則心理物三者。豈有ニ彼此之間一哉。而知又運ニ用衆理一底物事。知未レ明ニ此理一。則何能運ニ用之一。學者因ニ一線路之明一。以即レ物物則理之形、天理所レ在推去推來。則著三明於ニ天理人欲之間一。而遂可レ得ニ吾心之全體大用之盡一矣。

萬物統三體於ニ吾心一。而只是一理渾然。渾然一理散三在於ニ萬物一。而各有ニ條理一。其一理渾然者體。而只是有ニ養レ之之功一而已。其散在有ニ條理一者用。而察レ之則明。窮レ之則精。知之官。則內能統ニ體萬

レ此者一。熹於レ是竊有レ警焉。余應接繁冗中。一歲遠方往復至二千餘一。故寫二文字一甚不レ謹。讀二此語一深自戒。

杜祐通典五十三。引二大學八目一。止レ於二正心一。曹南豊集中亦遺レ於二致格之二一。皆韓退之之伍也爾。

爲學三

人之一身。有二五臟一有二百骸一。而心之爲レ物。屬二五行之火一。其官則能照二應萬事一。五臟百骸之理。天下萬物之理。皆能備レ於レ此矣。故其體也萬理立。其用也萬理行。惟爲二氣質人欲一所二拘蔽一。則理不レ明。而體不レ立。用不レ行。是以學則在レ明二此理一而已。理明則體立。而用無レ所レ不レ照矣。何以明二此理一。王氏謂去二人欲一而存二天理一。似レ可レ謂二簡約著明一矣。猶言人之目瞎耳聾。告レ之曰目本明。耳本聰。有レ病故失二聰明一。何以明二耳目一。惟在レ去二其病一而已。其療レ之也。或以レ藥或以二鍼灸一。其方固非二一言能所一レ盡也。蓋求二心體之明一。其要在レ即レ物以窮二其理一而已。理散在二萬物一。而其體則不レ外レ於二一心一。理無二形體一。與レ物爲レ體。物之形體。則理之似也。故物雖レ在レ外。然即レ物以推去推來。物與レ知相擊摩。則心體之明。銖分厘別。久レ之以可レ得二全體大用之明一也。猶下金石本皆有二火氣一。而相擊則出來上矣。若二夫禪家一能勤苦者。可レ謂下心存而無二人欲一者上矣。惟於二物理一未レ窮。則只是兀然坐忘而已。聖人之教。先養二之小學中一。而存二其心一。次レ之以二大學一。而其最初教。使下學者必即二凡天下之物一以窮中其理上。則天下之理莫レ不レ明。心體之明莫レ所レ不レ照。而修レ己治レ人之用。無不レ周矣。然其理雖レ明。亦心與レ理不二相會一。所レ明之理。不レ得レ爲二己之有一。是以更有二誠正修之工

則萬理存。其用則萬理照。此是心之體用動靜。中人以下爲二氣質一所レ拘。人欲所レ蔽。則非レ學不レ能レ有レ全二心之本然一。然以二所レ拘之氣質所レ蔽之人欲一也。如二之何一其取二準則於一レ己哉。學之爲レ言效也。法レ於二氣質無レ拘人欲無レ蔽之人之所一レ爲而已。故學之初。在レ於レ讀二聖賢之書一矣。聖賢之書。便是體用純全之人垂二示後世一之敎也。且大學始敎在二格物一。物即是理之形體。亦敎也爾。故曰。糟粕煨燼莫レ非レ敎。蓋心之用則照二萬物一。是也。理無二形體一。即レ物則其理可レ窮。自レ己出者無二準則一。故以レ即レ物爲レ則。王氏以レ即レ物爲二外馳一。殊不レ知金燧以レ石相薄。而後火生之理也。心本備二萬理一。而拘蔽之人不レ能二自明一。與レ物相對。推去推來。則其理於レ是發見。學者理已窮。則須レ要二心與レ理一一。心與レ理一。謂二之德一。誠意正心修身。則存二其理一。以二一レ之之法一也。理不レ明則守不レ失。亦妄而已。理明而不レ一レ之。則非二己之有一矣。理已窮而能存レ之。則心之體則天理。其用則無レ所レ不レ照。學之道豈有レ他哉。

爲レ學之本領。在レ於下本體之明未二嘗息一者上。王氏以レ是爲二良知一。爲二準則一。固是良知也。爲レ所二拘蔽一之良知。終難レ做二準則一。學者須下要因二其不レ息者一。以即レ物致中其精微上。有レ之已矣。

知自是知。行自是行。固兩事。而有二相資之義一。亦自然之勢也爾。然有二知レ之而不レ能レ行レ之者一。有二習而不レ察者一。則知行爲二兩事一何疑。只是兩事。而學者要レ不二相離却一而已。王氏知行合一之說。以レ是說二知行之本然一者誤矣。

朱子謂二敬夫一。嘗言平生所レ見王荊公書。皆如二大忙中寫一。書札細事。而於二人之德性一。其相關。有二如

統下諸門人上。皆是俗習之陋事。實此事然否。重固亦謂。以レ姪爲レ後。固可矣。然勝太郎是兄適子。而爲二父之弟之後一。大可レ疑。繼二學脈一統二門人一。是最可レ疑。後質二之於山本源藏一。（寅壬辰七月二日）渠曰。絅齋先生臨レ絕時。無三一言及二繼子一。反復懇々。唯勝太郎之勤苦繼二學脈一之言而已。書籍並武器附二勝太郎一。家宅及什器寄二道哲一。重固謂。絅齋先生義理精密。固當レ如レ此。外人不レ知二其祥一而議レ之。不レ得二其實一其宜矣　因識山本之言如レ此。庶幾後之議者知レ之。

類聚國史云。延曆二十五年三月辛巳。桓武天皇崩。云云。上曰。初卜二山陵一。筮從。龜不レ從。云云。按我邦龜卜法不レ知二如何一。神道者云。有二此傳一甚妙也。亦不レ知二如何一。或人謂。有二筮從而龜不レ從者一。今只有レ筮無レ龜。專以レ筮決二吉凶一可レ疑。余謂。此義也不レ達二於鬼神之理一者難二與談一。

絅齋先生曰。陸王之學。只是厭二分析一而好二渾合一。故泛然慕二義理一者。

又講下程子凡物有二本末一條上（近思錄第一卷）曰。有レ本而有レ末。則亦有レ末而有レ本。故不レ可レ二二本末一。得レ本而遺レ末。亦斯何可。一事一物。有二其體一。則必有二其理一。故學者二者皆當レ用二其力一矣。

古之學。聖王在レ上。公卿大夫皆有德之人在レ位。故天下之事。無二一不一レ正。尚建レ學立レ師。敎レ之以二禮樂一。導レ之以二孝悌一。故天下人皆得レ成二其德一矣。是皆自二所二見聞一而入レ道可レ見。所レ謂學之爲レ言效也。效二先覺所一レ爲者如レ此。後世異學之徒。動說二良知一。以二所レ蔽之人欲所一レ拘之氣質一爲二準則一。甚者謂二古人之學取一レ吾所レ是。可レ謂レ妄矣。

凡萬物不レ外二陰陽一。則不レ能レ無二動靜之二一。靜謂二之體一。動謂二之用一。心之爲レ物。亦有レ體有レ用。其體

焉。其在㆓鄉閭㆒者。則里中之長老。掌㆓其敎㆒。民在㆑家之時。朝夕出㆓入于左右塾㆒。而受㆓其敎㆒。若㆓夫大學㆒。則唯在㆓王宮國都㆒。則天子之元子衆子。以㆓元子之適子。與㆓國之俊選㆒得㆑入。而其他則不㆑得㆑入。其法則所㆑謂三綱八目。其師則有㆓道德㆒者爲㆓之敎授㆒。其事則講義討論。其可㆑見者。唯格物窮理之一端而已。誠意正心。功在㆓日用之間㆒。豈入㆓于大學㆒。而後有㆘結跏趺坐。如㆓禪和子樣㆒者㆖哉。至㆑於㆓治國平天下之事㆒。則固豫㆓講索㆒議㆓於此㆒耳。且如㆘內則所㆑謂十年出就㆓外傅㆒。居㆓宿於外㆒之類㆖。不㆑由㆓於八歲小學之限㆒者。則意周之盛也。學校之設雖㆑廣。八歲十五之序雖㆑備。然周公制㆑禮之初。紀綱未㆑及㆓於天下㆒。遠境僻地。或有㆓是等之法㆒也爾。

朱子答㆓鄭子上㆒書曰。事無㆓實證㆒。則虛理易㆑差也。大學即㆑物窮㆓其理㆒之敎。爲㆑此之故也。

小大學校。其設地。其敎法。陳祥道禮書。引據詳悉。宜㆑考焉。陳氏字用之、宋人、學校圖並說、見㆓禮書四十九卷五十卷㆒。

絅齋先生沒後。兄道哲居㆑喪二十日許而已。蓋從㆓今法㆒也。道哲之嫡男勝太郎。服㆓麻布㆒一期年。因謂。女子嫁後爲㆑父期者。則爲㆑所㆑壓㆑於㆑夫也。故降㆓服於其所生㆒。如㆑於㆓伯叔父㆒。雖㆓父在㆒亦期而無㆑降㆑服。是父亦爲㆓兄弟㆒期也。今父在爲㆓叔父㆒期。其父亦期則可矣。父二十日。則勢有㆑所㆑壓。有㆓不㆑得㆑期者㆒。如㆘爲㆓父母㆒三年㆖。亦今法服十三月。則亦十三月而已可矣。但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十三月後。以㆓心喪㆒終㆓三年㆒。今之時宜。恐應㆑如㆑此。

絅齋先生無㆑嗣。沒後絅齋先生兄道哲嫡男勝太郎爲㆓喪主㆒。受㆓弔禮㆒。且定爲㆓三年喪㆒。故門人等尙謂。以㆓勝太郎㆒爲㆓養子㆒。直方先生以㆑書質㆑於㆓重固㆒曰。以㆑姪爲㆑後。以㆓若林某㆒佐㆑之。欲㆘繼㆓學脈㆒

山内久作者。（攝津大阪人）著二梧窗客談兩卷一。排二擯伊藤仁齋之學一。上卷所レ說。茫然孟浪。不レ足レ觀レ之。下卷引二佛說一證レ之者。甚快二人意一。

大學批斷一書。斷山崎某（會津人、後藤松軒門人）所レ著。批絅齋先生所レ辨。竊謂此書所レ論的確。仁齋之罪無レ所レ遁。然二子相壓。夸レ己好レ勝。使下讀者如レ觀二相撲一之意上。山崎泉固不レ足レ論。唯爲二絅齋先生一深惜レ之耳。

佐久間某（號二立齋一）云。天有二運轉一之初。於レ是定二二十八宿處一。以立二分野之法一。（澁川某有レ圖）其運轉初時。地下中心當二虛之六度一。以レ是推レ之。蓋可レ知二東西天中一與。

又云。若狹小濱酒井氏之臣。田中某。（源之進）甚密レ于二天文一。有二一家天文一。與二古法一異矣。田中某云。山崎先生所レ刊堯曆者。不レ可レ取。全誤矣。

又云。絅齋赤穗四十餘臣論中。以二曾我時宗一爲二賴朝之臣一。其將レ殺二賴朝一爲二不義一者。非矣。曾我非二賴朝之臣一也。（重固以レ是問二絅齋先生一、先生云、故我亦言二世傳者爲一レ此耳、姑以二世傳言者一論レ之耳）

或謂。古者小學大學敎レ人之法。朱子編二小學書一。大學則爲レ之著二章句一。且大學序大畧論二其年數等一。然今不レ可三考二知其詳一矣。殊不レ可レ知下其入二大學一者。爲二格致誠正之工夫一。如何樣子上。余謂。古者有二小大之二學一。而其入レ學有二八歲十五之別一。朱子之言。皆有レ所レ本。絅齋先生既考錄レ之。（見二大小年數之書一）蓋小學之法。則禮樂射御書數。入則孝弟。出則恭敬。其在二公宮一者。（王制曰、小學在二公宮南之左一）王制云。樂正崇二四術一立二四敎一。順二先王詩書禮樂一。以造レ士。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子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

者常多。而譏二古人一者。不レ及二其半一。則學者用レ力處。緩急甚分明。二子之學。終成二一家一。而大異レ乎二程朱之學一矣。

朱子曰。前世固有二草茅韋布之士獻レ言者一。然皆有レ所レ因。皆有二次第一。未レ有下無レ故忽然犯レ分而言者上。縱言レ之。亦不レ見レ聽。徒取レ辱耳。（語類五十八十七段右）由レ是觀レ之。近歲草野之士。卒爾以レ書授二官府所レ設之器一。亦是不レ知二事體一之甚矣。

朱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爲二乘田一則爲二乘田一。爲二司寇一無二不可者一。聖人則大小方圓。無二不可一也。（此說載二孟子大全十一）蓋人之在レ世。有レ遇有二不遇一。遇則可二飛而上一レ於レ天。不レ遇則可三以蟄二於幽谷中一。好レ名之士。一在二顯地一。則恥五落三魄流四浪於二卑賤之中一。能レ大而不レ能レ小。不レ能レ小者。大亦豈能レ之哉。只是貪而已。

朱子曰。讀レ書。須下是以二自家之心一體中驗聖人之心上。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語類百廿）又曰。默而識レ之者。默不レ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レ說時不レ在。（語類廿四）易曰。多識二前言往行一。以畜二其德一。蓋體二驗聖人之心一。敬以存レ之。則此物常在。而德畜。爲レ學之方盡矣。不レ待二多言一。朱子一生。學不レ外レ於レ此焉。

正德五年乙未季秋。室人喪逝。余隨二俗禮一。疏食二十日。而後食レ肉。助二勞耗一。然期則當レ不レ歸レ寢。此皆以レ意爲レ之耳。後讀二喪大記一。曰。五十不レ成レ喪。又曰。期居レ廬。終レ喪。不レ御レ於レ內者。父在爲レ母爲レ妻。卑意暗合。

レ信則爲レ謗レ己。孔子以二子路一爲二片言可一レ析レ獄。皆是也。父不レ得而子一。君不二得而臣一。然後百事可レ爲而已。故中庸獲レ上有レ道。云云。

事レ君之人。言レ請レ字一。程子非レ之。近年學者請二求講會地於一レ官。亦何心耶。朱子不レ言乎。本レ於二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一。官一向不レ管二此事一。而在レ下之人爲二此設一。亦事體已違了。無二成功一必矣。況入學之徒。缺二撰擧一事一。則學者何故勸而勉哉。今日上無二好レ學人一。下無二知レ道人一。上不レ知二學之邪正一。則建レ學尊レ儒。亦無レ益レ於二此道一。不レ知レ於レ茲。而脅肩奔走。其人亦可レ知也耳。

朱子曰。情者可レ體而易レ見。理者近レ於レ汎而不レ切。然徒徇二夫易レ見之近情一。而不レ要レ之以二至正之公理一。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二準則一。若二之何一其必順レ此。而皆可二以爲一レ直也邪。苟順二其情一。而皆可レ謂二之直一。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二以爲一レ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二其情一。而反陷レ於レ曲矣。而可乎哉。（論語或問十三）近日專悅二人情一之學。不レ知下有二人情之邪正一。不レ可レ不レ要二之至正之公理一。而其弊甚矣。亦不レ考二此意思一之過也爾。

中村某與二藤井某一論二出處之義一。中村所レ言。比二藤井一。固可レ謂二正且忠一矣。然此義也。甚有二子細一。今學者仕二國主一。似二不可一。而無レ害二於義一焉。語類五十八。（十六段、及木之錄）倘可三以見二此意思一矣。

胡氏呂氏之學。專好爲二史論一。亦是孔孟詳論二古人之得失一之意也。然亦抑末也爾。史論甚似下即レ物窮二其理一者上。極覈實。然不レ讀レ史則不レ能矣。書有レ經有レ史。經本也。史末也。緩レ乎レ本而急レ乎レ末。何也。經有二道體一。有二學術一。是究理之所二尤急一者也。遺レ乎レ急而就レ於レ緩。何也。孔孟說レ道說レ學

其義一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二做外面入來一得。必欲下盡捨二詩書一。而別求中道理上。異端之說也。語類百廿一此說尤明白。

執齋宗二王氏之學一。往年爲二紀太守一講二易經一。大意近レ於二程傳一。而文義則多據二本義一。予因謂。聖人設レ卦立レ敎。就二三百八十四之時義一。開二示一一處レ之之方一。推而通レ之。則天下之能事畢矣。執齋之講二此書一。預探二天下事物之理一。非耶。以レ是施レ於二日用之間一者。知先行後。非耶。其不レ得レ出レ於二程朱之訓外一者。如レ此矣。

人心私欲之生。若似三一器白豆中入二在一粒黑豆一。則克二去之一。何待三至明至健之人二而後能レ之。心中纔生二私欲一。猶三一器清水中投二一杯濁水一。私欲生時。此心全體濁了。乃見不レ明。不レ可レ爲レ力。所二以至明至健而能一レ之也。

天下之言レ性也。則故而已矣。大學之即レ物窮二其理一。便是此理。所レ謂故者。便是物也。

大學所レ謂即二凡天下之物一窮二其理一者。便是論語所レ謂博學者也。盖學不レ可レ不レ博。天下之事理萬派。固學之必博之由也。且理無二形影一。即レ物而後可二識取一焉。然物之有レ故也。有レ順有レ逆。順則本然。故孟子曰。言二天下之性一也。則故而已。故以レ利爲レ本。荀楊韓子之徒。認二故之逆者一以爲二本然一。故誤了。學者欲三知二得故之順者一。則就二故之千差萬別者一推去窮來。而後可三以見二是順是逆一矣。然則所レ謂博學者。認二得理之本然一。而不レ誤之術也。王氏之徒。以二自己之知一爲レ準。誤之甚矣。

我之信二孚於一レ人。而後可二以事一レ君矣。可二以爲一レ政矣。可二以獻一レ諫矣。故子夏曰。信而後可二以諫一。未

所レ殺。王裒嵆紹不レ仕二晉室一可也。朱子論二王裒一曰。仕レ晉猶有レ可レ說。而不レ仕過レ於レ厚者。嵆康王儀雖二皆魏臣一。然王儀爲二司馬昭軍師一。則想其勢與二亞事者一同。故朱子與二嵆康魏臣一相對言。以爲レ有レ可レ說耳。

（殺二嵆康一事、見二綱目漢後主景耀五年一、嵆紹王裒事、見二晉武帝泰始十年一、殺二王儀一事、見二通鑑綱目魏嘉平四年一、
昭殺二中散大夫嵆康一、自二東關敗一、後十一年、昭卒、咸熙二年太子炎嗣爲二相國一、晉王炎稱二皇帝一、廢二魏王一、在二康
死後三年一、晉司馬炎泰始十年、以二嵆紹一爲二秘書丞一、自二康死一
十二年、又按、語類百卅六入、傑錄、儀嘗仕レ昭、而昭殺レ之、）

學之爲レ言效也。效二先覺一之謂也。故學取二之於レ人。而不レ取二之於レ己。是以後世讀レ書。取二法於レ古爲二急務一。王氏之學。以二良知一爲レ主。故取二法於レ己。而不レ知二所レ蔽之心難レ爲レ法矣。彼之徒動言二良知一。故稱二楊美質之人一。以爲二聖賢之學在レ于レ此。而不下復知中學之可レ貴。忠信之人不足レ取也。四十不レ惑。五十知二天命一。自二十五志レ學時一。用レ力勞レ心。求索尋討。至レ于二四十五十時一。方始得二其成功一耳。初來一向掉二是等事一了。如何得不レ惑知二天命一哉。王氏之徒。不レ知レ于レ此。一向爲二他日效驗一了。不二敢以求一レ之。徒事レ於二小學底一。而不レ知二大學之道一。亦可レ哀哉。

譬如二堂屋一。四面皆牆壁。就二一空隙處一。以二一箇燈一照レ之。則映二我眼一。而得レ知二戶樞在處一。徐可レ進二步履一。徒坐二暗室一。閉レ眼探レ門尋レ戶。豈能出去耶。

王學者謂。程朱格物之訓。是自二外面一下二種子一。萬物備レ于レ我。豈待レ於レ外哉。此言似矣。然不レ知二內外無レ間之理一而言。此理無二內外一。在レ物者便是在レ我之理。況求レ之格レ之者我也乎。或云。嘗見二人說一。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レ是。朱子答云。喫レ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レ是時。須レ在二肚裏一做レ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二裏面一出來。讀レ書亦然。書固在レ外。讀レ之而通二

又來謁。其不忠之心。非二韓布之比一。則高祖斬二丁公一以徇。亦當焉。所三以綱目高祖五年收二溫公之說一矣。如二語類百卅五、朱書抄畧中收レ之、所一レ言。則韓布陳丁槩說。以責二高祖之言不一レ出レ於二誠心一耳。固非レ謂レ當レ誅二韓信陳平等一也。其所レ謂何待レ反而誅レ之者。是特難詰之辭也爾。

薛方辭謝之言。雖レ有レ似二子雲美新之作一。然子雲仕而不レ去。薛方則遂二其節一。所レ謂行危而言遜者。可二庶幾一矣。行不レ危而言遜。則孫者未レ免レ爲レ諂也。薛方守レ節而全レ身。則班固之論。朱子取三之於二綱目一。亦宜矣。讀史管見所レ論。亦與二班固之意一同。然薛方所レ謂明主方隆二唐虞之德一。此言也。使二伯夷伊川處一レ于レ此。則決所レ不レ言。溫公未レ免レ於レ諂レ之云。亦有レ以矣。至レ於四靖獻遺言收二溫公之說一。則與三小學載二高柴之事一同一意。固當レ不レ取レ于二班固之意一矣。明夷、程傳云、此薛方所三以爲一レ明、而楊雄所二以不一レ獲二其去一也、伊川固稱二薛方一以レ明如レ此、然其明主云云、終爲二已甚一矣、

朱子曰。王儀爲二司馬昭軍帥一。昭殺レ之。雖レ無レ辜。裒仕レ晉。猶有レ可レ說。而裒不レ仕。乃過レ於レ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レ之。紹不レ當レ仕レ晉明矣。語類百三十八、朱書抄畧、小學蒙養集、並載レ之、袁了凡曰。朱子之論レ紹當矣。謂二偉元過一レ於レ厚。似二亦未一レ瑩。魏猶在。而儀豈晉臣耶。即臣レ晉。而以レ非レ辜殺レ裒。毋レ爲二伍員一可也。晃而立レ朝非也。他篇有二問父死非レ罪。子可レ仕乎一。朱子曰。不可也。曾孫何如。曰。世數漸遠。終亦漸輕。亦有二可レ仕之理一。但不レ仕正也。仕者權也。予謂此定論也。歷史綱鑑按。讀史管見亦曰。若二王裒嵇紹一。則終身不レ仕可也。朱子取三此說於論語或問八一 綱目亦載二溫公之說一曰。嵇康王儀死不レ以二其罪一。二子不レ仕二晉室一可也。窃謂爲二魏臣一者。假令レ無二親之故一。亦無下仕二司馬昭文帝司馬炎一武帝之理上。況父無レ辜

行而後得レ於レ心。謂二之德一。固是如レ此。人往往不レ知下義理之得レ於レ心謂二之德一之意思上。易曰。忠信進レ德。又大畜之象傳曰。多識二前言往行一。以畜二其德一。所レ知之義理止レ于レ心。便是德。要レ之亦是行而得レ之者也。

存養之功。只是在二持レ志無一レ暴レ氣。平日心之所レ向急。則氣亦暴。心之所レ向寬平。則氣亦和平。心之所レ向暗昧。則氣亦懈怠。常覺心之所レ向急。而氣爲レ之麁暴。以下丙午歲

讀史管見。以二公羊謂父不レ受レ誅。子報レ讎可也之說一。爲二不是一。朱子則調二停之一。未レ詳二當否一。更思。

朱子嘗曰。世上也自有二初間難レ曉底人一。便把二忠信一說與。又敎二如何理會一。也須二且敎レ讀レ書。漸々壓二伏這箇身心一。敎定。方可二與說一。語類三十四、爲レ學之初。先使二之讀一レ書。世上一種學者。甚爲二不是一。然入レ學劈頭。在レ讀レ書如レ此。

性是學問根著處。故孟子常言二性善一。堯舜之五品。是就二性之實處一而敎レ之。學不レ本レ于レ性。則皆申商之流耳。

朱子曰。聖人書。荀息與二孔父仇牧一同レ辭。何也。聖人也且是要レ存二得箇君臣大義一。語類三十九 又曰。楊氏論。可レ托二六尺之孤一章謂。何以知レ此。君子之未レ仁。即此言一立。其流之弊。將レ有下排二死節一而賤二正直一之意上。非二小失一也。論語或問八 重固因謂。淺野氏之四十餘臣。近年一種議論。亦恐非二小失一也。」

凡敵人之降。無二可レ殺之理一。韓信陳平季布丁公皆可レ赦矣。然丁公短兵接時。以二其私一活二高祖一。後

良知即孝弟之心。不レ察二我心之孝否弟否一。則良知不レ可レ致。天理不レ可レ存。察二我心孝弟否一。即是格物究理矣。况謂二之天理一。則吾心識所レ照。天人事物之理。而察二識之吾心上一。豈得レ謂下之與二記誦洽聞之徒一同一散漫上哉。

仰字。我邦所レ用之意。字書不レ言レ之。或云。正字通云。尊命レ卑之詞。見二周禮大宗伯一。

許衡之出處。薛文靖比二孔子一。過論矣。其出而仕。薛氏取レ之。亦有レ說。然無レ如二丘氏之論何一耳。南軒先生曰。如二今日中原之人一。本吾宋之臣子。虜乃仇讎也。向來不幸。而汚レ於レ虜。若幸而脫歸。則當レ明二復讎之義一。覆二虜之宗一。鞭二虜之尸一。所レ當レ爲也。（南軒集二十六）此說。中國人當二以レ元爲一レ讎之義的切矣。爲二許氏一諉者。往々謂。元取二之於一レ金。非レ取レ於レ宋。况許衡生二于元之地一。而爲二元民一乎。此不レ然。雖レ微亦宋主尙在レ南。金之取固賊。而元之取レ于レ金。則賊之賊者也。許衡之先祖沒レ于レ賊者。勢之然者。而固庶民之卑陋不レ知レ義者也。許衡學二聖人之道一。而不レ知二此義一。可レ嘆矣。假令許衡不三奔歸二于レ南。亦爲二元民一。而止レ給二稅役一。則可レ逃二亂賊之罪一也爾。劉因亦一受二元官一。且其言云云。如レ此則恐不レ足レ賞矣。

旣富矣。而敎レ之者。固其序。而今世君臣。往々以レ是藉口。屑三々於二富レ之間一。而一向捨二敎レ之之法一矣。殊不レ知有二治敎相資以行一。一分治レ之。則一分敎レ之也。太公之治レ齊。專通二工商之業一。便二魚鹽之利一。所レ謂富レ之者也。不レ足レ於レ成下重二禮敎一之俗上。終至レ於下好二田獵一。便捷相稱上。而不三自知二其非一。如二齊之還所一レ言也。朱子詩傳以二其來亦必有下所レ自矣戒二後人一。其意微矣。

廢レ百。無稽疏謬之甚。至レ于レ剗ニ害天下人心。忠義之本根一。可レ畏矣。可レ痛矣。事變雖レ大。亦於レ我則有ニ小者一矣。守レ己之義。雖ニ止一己一。亦於レ我則有ニ大者一矣。朱子議ニ載馳之詩一謂。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ニ父母既終一而不レ得レ歸。則事變之微。於レ是可レ知矣。吾輩宜ニ守レ常正ニ義也。因謂。管仲爲レ立ニ大功一。而失ニ守レ正之義一。召忽雖レ爲ニ匹夫之諒一。亦於レ己則不レ失レ正。

朱子曰。張忠甫不ニ出仕一。嘗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レ佛不レ得。這也如ニ不レ賣不レ經相似。語類三十九學者處レ世行レ己。不レ可レ以ニ一律一如レ此。惟義理末ニ明切一。不レ可レ保レ無ニ過擧一。可レ畏。

朱子答ニ劉子澄一書曰。盖世俗啾喧。自其常態。正使ヨ能致ニ焚坑之禍一。亦何足レ道。却是自家這裡無ニ人接續一。極爲レ可レ憂耳。以ニ焚坑一爲ニ常態一。以ニ接續一爲ニ己之任一。聖賢是何等胸懷。

家語云。定公假ヨ馬於ニ季氏一。孔子曰。君於レ臣有レ取無レ假。此語儀禮經傳通解七亦載レ之。今侯國往往以レ假爲レ名。而終不レ反。大失ニ事體一。

朱子曰。王儀爲ニ司馬昭軍帥一。昭殺レ之。雖レ無レ辜。裒仕レ晉。猶有レ可レ說。而裒不レ仕。乃過レ於レ厚者。稽康魏臣。而晉殺レ之紹不レ當レ仕レ晉明矣。語類百三十八竊謂。王儀是昭之臣也。朱子以ヨ對ニ言稽康魏臣一可レ見矣。若王儀魏臣。而爲ニ昭之屬官一。則裒當ヨ報ニ復父讎一必矣。何爲不レ仕之過レ於レ厚者哉。綱目不レ書ヨ昭殺ニ無辜一。亦是王儀則昭之臣也。一委レ質爲ニ之臣一。無レ辜而見レ殺。亦臣子之常分也。公羊所レ謂父不レ受レ誅。其子復レ讎可也者。又是別。

王氏稱ニ心學一。排ニ擯程朱格物之訓一。以爲ニ外馳散漫一。專言ニ良知一。而動曰去ニ人欲一存ニ天理一。殊不レ知

之忠臣義士一。淺見先生有二辨說一。以破下當時立二異論一者上。直方先生創二造異論一。而其徒雷同。罪二大石等一。其說紛々。余亦既辨二論之一。彼立二異論一者。皆無四考三質於二朱子一。而妄意詆訶焉。其意大抵謂。長矩以二私忿一殺二義英於一レ朝。其罪當レ誅。誅レ之者公也。非二義英一矣。大石等何得レ讎レ於二吉良一。所レ謂讎者。朱子答二李敬子一書曰。不二共戴一レ天。謂二父母見レ殺。而其人不レ死者一。是也。大石之徒殺二吉良一。不レ得レ謂三之復二君父之讎一。况公裁已成。而後有二此擧一。可レ謂下逆二君命一者上矣。其罪莫レ大レ焉。或謂繼二亡君之志一。或謂長矩之見レ誅由レ於二吉良一。或謂臣子不レ忍四徒見三其人於二面前一。是皆非矣。君之妄志固不レ可レ繼。而不レ見二我君之罪一。却推三本之於二吉良一。非二吉良之所一レ知。不レ忍二之心一。不レ當レ義。則君子不レ爲。（以上異論大畧）此說似矣。是以世亦往々爲レ所レ動レ於二其說一。人將欲レ破二其說一。則不レ待二論辨一。示レ之以二一卷通鑑綱目一而足焉。綱目唐玄宗開元十九年。殺二嶲州都督張審素一。（目云）二十三年三月。張瑝張琇殺二殿中侍御史楊汪一。以復二父讎一。敕杖殺レ之。（目云）其事雖レ有二小異一。亦可二以爲一レ斷矣。蓋審素初有二贓汚之罪一。而加レ之以二其黨兵圍一レ汪。汪奏二謀反一。亦有レ可レ言。而其誅レ之。固非レ汪也。公也。公誅レ之。而瑝琇殺レ汪。朱子以レ復二父讎一書レ之者。父之見レ殺。其本在レ於レ汪。擅殺之罪。雖レ不レ可レ辭。復讎之大義。在レ於二二子一而可レ許也。夫忠臣孝子之心。在レ義而不レ可レ已。則公裁之成否。豈問之遑哉。殺二長矩一者公也。非二吉良一。而其本則在レ於二吉良一。一間而已矣。四十餘臣殺二吉良一。當レ書レ復二君讎一。至下代二君命一之論上。則妄之妄者也。如二瑝琇一。公裁成而後殺レ汪。亦可レ謂二之亂臣賊子一哉。如下答二李敬子一書所上レ言。則槩二論其常一者也爾。遂以二此語一爲レ準。不レ知レ通レ乎二其變一。執レ一

卿大夫也。蓋聖人制レ禮。使二一人有レ子。二人喜一。重二繼嗣一息二陰訟一之微意。而男子已與二之異姓一。姪娣與二小君一不レ得二相對一。唯天子邦君之至尊得レ有レ之。而卿以下不レ能レ備。且前所レ謂卑者有二一二三一。有レ見レ於レ此。則其何疑。

享保二年丁酉九月十四日夕。直方先生來レ於二余市中舍一。語次及二湯武放伐之事一。其論卓然精的。發二先儒所レ未レ發。大槩謂。敬義先生主二張文王泰伯一。於二湯武一則有下貶二其德一之意上焉。是神學之餘弊耳。堯舜湯武。其揆一也。放伐非レ所レ欲。所レ遇之時然耳。其謂レ未レ盡レ善者。亦湯武何以有レ所レ未レ盡レ善。特不レ可三以爲二常法一也。譬二諸觀レ花。或有二氣晴日暄。觀レ花而歸一。或有二遇レ雨赤足而歸一。雨中觀レ花。不レ可レ謂二之盡レ善。遇レ雨之故也爾。雨中觀レ花。固不レ可レ爲二常法一。湯之慚レ德。武王知レ之。而不レ得レ不レ伐。文王泰伯。當レ於二湯武之時一。爲二湯武之事一。亦未レ可レ知。朱子於二中庸或問一。以二放伐一爲レ常。其如レ此。何以議二德之優劣一哉。但時之變。通之權。不レ可レ爲二常法一耳。此論發二得孟子之意一。甚端的。

朱子曰。管仲輔二其君一。使下佐二周室一。以令中天下上。俾二諸侯朝聘貢賦一。皆歸レ於二王室一。而盡正二名分一。致二周之命令一。復行レ於二天下一。己乃退。就二藩臣之列一。如レ此乃是。今仲糾二合諸侯一。雖三也是尊二王室一。然朝聘貢法皆是歸レ己。而命令皆由レ己出。我要レ如レ此。便レ如レ此。初不レ稟三命於二天子一。不レ過四只是要三自成二霸業一而已。便是不レ是。（語類四十四）余有二深感一於二此語一。因識。

元祿十五年壬午十二月十五日。淺野氏之四十餘臣。殺二上野介吉良義英一。以復二君讎一。擧世稱揚。謂二

孝孺又云。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行。觀其器。不觀其位。言得是。

方孝孺本集。余未讀之。載明文奇賞者數十篇。其間及于朱子之道學者甚希。而嘗聞廢大學補傳。（其說蓋載本集）以故余深疑此人之學。但其與王修德書。及題朱子手帖文。尊稱朱子者可見。

或問云。王公以下。凡娶女之禮。有九女八妾之數者。蓋慮絕其嗣也。然不容一婦有二夫。一天無有兩地。則取媵買妾。恐非自然之理矣。且婦人之行。有逆德亂族亂家離親。則不可配君子。出之固其所也。既無此行。又無疾病。而絕世也。命也爾。今無子去之。亦可疑。曰。不然。天地陰陽。君臣父子夫婦。其義一矣。天無體。而流行不息。則不可限以方處。地有形。而類乎不易。廣谷大川異制。則可以別立界分。體國經野。陽之數奇。陰之數偶。子無二三之父。父有適庶之子。臣下無二君。君上有庶臣。婦不事二夫。夫可有妻妾。凡陽之屬則尊。陰之屬則卑。尊者必一。而卑者有二三。此天地自然之理。聖人豈得有作為於其間哉。若夫無子。固命也。然則在盡人謀之後。而方可言之耳。不取媵。不買妾。而絕其嗣。豈謂之命哉。無子而去之。聖人立法之意。後人斟酌之宜。顧氏詳論之。（見小學筆錄）或人又問云。禮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蓋恥與禽獸不異也。然姪娣之從之也。其亦不近於同姓耶。曰。傳有之。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兩國媵之。皆以姪娣從之也。備姪娣而從者。為其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有之也。又曰。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

子之時。而孔子而爲レ之。學者當三嚴二守其正一矣。

古人有レ時而爲二祿仕一。非二出處之正一。不レ得レ已也。爲二祿仕一者。不三必待二人之招一。

朱子爲二奉祠官一。如三雲臺祀二老子一。亦是時也。以レ今觀レ之。似レ可レ疑。然宋時以レ是待二賢者一。豈得レ已哉。

周禮三物。六德。心術也。六行。身之交レ人之道也。六藝。身之應レ事之方也。三者具。而學之全也。

陸王之學。只是有二一物一而已。缺二二物一。則一物亦非也爾。

我人常謂。多事忽々。無二讀書之暇一。是甚非矣。事不レ可レ畧。有レ暇無レ暇在レ于レ我耳。諸葛武侯身握二重權一。當二恢復之任一。事之多爲二如何一。方孝孺爲二之贊一曰。成敗紛然。處レ之甚暇。可レ謂三善贊二其性行一矣。處二多事紛冗之間一。寬暇從容。然後可レ成二大業一矣。

方孝孺曰。有二憂世之志一。而無二經世之才一。有二經世之才一。而無二成物之德一。欲二以有三爲レ於二天下一。皆古昔之所レ難也。吾輩非レ無二憂世之志一。而有二其才一有二其德一者。盖少矣。才德皆學可二以成三之。今無二成レ之之驗一者。學術之末レ得二其正一也。吾輩當二省察一焉。

孝孺云。師弟子之義。與二君臣父子一等。古人盖甚重レ之。漢之時猶未レ變。夏侯勝爲二孝昭皇后一授レ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二師傅之恩一。夫以二帝后一而爲二師傅一服。群臣不三以爲二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今我邦子弟子之義。知者甚希。而在レ上之人。尤不レ知二其義一。士氣不レ奮。聖道何以明。可レ哀哉。

物事一。朱子謂。孝悌爲レ仁之本。爲二義禮智之本一。亦在二孝弟一。論語或問言二此意一亦是此意。

余謂。庶子爲二宗子之後一者。爲二本生之父母一殺二其服一。爲二所レ爲レ後宗子一服三年。故孔子不レ許レ入レ于二射圃一。爲二人之後一者。固不レ安。而立レ後者。亦使二人陷一レ于二不安一。但稱二本生之父母一以二父母一。爲服三年。所レ爲レ後之人伯父稱二伯父一。叔父稱二叔父一。以二爲レ後之義一。服重一等。則庶幾爲レ可矣。然聖人立レ法已如レ此。蓋有二意義一。久米順利云。絕二宗子家一。甚爲レ重。故宗人逼レ之。而使レ爲二宗子之後一。則不レ得レ已。而爲二人之後一。雖二自知一レ不レ安。然以二絕レ宗之甚重一之故。往以爲レ後耳。湯武雖レ知レ爲二後世口實一。亦以レ救二天下塗炭之虐一之故也。終有二放伐之事一。亦近焉。

王氏之徒謂。萬物備二於我一矣。但爲二人欲一所レ蔽。故不二發見一耳。能克二人欲一。則天理自明。程朱格物之訓。則是求レ於レ外。而散漫。是不レ然。人之聲音。生レ於レ肺。而發レ於レ口。五音分別。人我通二其情一。是人之聲音如レ此矣。而啞是必聾。自レ外入レ于レ內而後。我音亦爲二條理一。聾外音不レ入。故我音無二條理一。達二此理一。則王學之謬可レ知矣。

朱子鄰鄰之鬪。兄弟在二其中一。有二兵戈殺レ人之事一。只閉レ門不レ管而已之說。語類五十七載レ之。天木時中深疑レ之。一文以辯レ之。恐爲レ當。然語類然事以下。只是泛論二他人之鬪毆一耳。非レ謂二兄弟在二其中一也。上下句勢可レ見。

古人出處之義。近思錄載レ之。而其爲レ行レ道而出者。仕之正也。當レ于レ此者。不二陳二乞恩例一。况其他乎。然孔子之去二父母之邦一。而往二來于陳齊蔡葉之間一。無二招者一而適。或爲二家臣一而求レ通。皆是孔

主三張二乎文王泰伯一。而大三賊二乎商湯周武一。主三張二于朱子本義一。而安三說二乎程子易傳一。皆心之不レ平。而爲二所レ蔽之害一。學者所レ當レ懼之處。

知行有二先後一。有二難易一。先後難易。皆有二兩般一。先見而後行。大學格致。先レ於二誠正修一。是也。然知行相資以進。故行之小者。却先レ於二知之大者一。答二吳晦叔一書言レ之立而後不レ惑。如二天命一是也。見者坐而可レ得。行者不レ步則不レ得。所レ謂非二知之難一。而行斯艱。是也。見者廣而煩。行者只是脚踏レ地而已。煩者艱而簡者易。博文約禮。語類所レ謂讀書多二頭緒一。到二行時一只是一句。是也。

人心常遽然變易。是與二天地之化一不二相似一。遽然變易。故輕薄。聖人朝哭夕不レ歌。可レ謂レ厚矣。

爲學一

學固凡人至二聖人一之道也。然雖二堯舜周孔之聖一。亦不レ學則美質之人也爾。堯舜周孔極美質。而又能好レ學。故謂二之生知之聖一矣。如二陶潛孔明文山之徒一。質雖二拔群一。亦不レ及二于周公孔子一。而又不レ知レ學。其可レ觀者。只是一二端而已、不レ足二尊仰一焉。今人謂二生知安行之聖。全不レ假二學問之功一。曰。安乎。曰。何不レ學。讀二論語一可レ知矣。惟其極美質。故能好レ學耳。凡人亦以レ學至二聖人一。生知安行之資。亦不レ學則不レ得レ至二聖人一。以下甲辰八月後

仁人也。修レ道以レ仁。蓋以二天地生物之心一。生二人之身一。故心也。身也。手也。足也。皆生活底物。是以朱子謂。仁在二人字裡面一。道是公共無情底物事。以レ仁行レ道。則道有二滋潤底意思一出來。直方先生嘗謂。義是斷制宰割底道理。仁是無分辨底物事。今誅二有罪之人一。當二誅時一淚下。看二仁是含糊底

不ㇾ謂二之知之全體大用一。而曰二心之全體大用一。格物或問最初亦曰。心之爲ㇾ物。云々。守ㇾ己是力行。究ㇾ理是致知之方。力行固不ㇾ爲ㇾ易。然守ㇾ己是守ㇾ之而已。只義理無ㇾ窮。且精微。尤覺二究理之難一。

精則察ㇾ於二二者之間一。一則專守ㇾ於二天理一。赤肉團上一念。即是人欲。心々念々。專向二義理上一去時。鼎鑊之其甘如ㇾ飴。心在二身肉上一時。厭ㇾ死貪ㇾ生。無ㇾ所ㇾ不ㇾ至。或在二義理上一。或在二身肉上一。只是心之向背。猶ㇾ反ㇾ手。向ㇾ于ㇾ彼背ㇾ于ㇾ此。此是學。

卷有織田某謂。如二天文曆術一。固非二急務一。然天下無二其人一。必缺二了其事一。故君子之學。不ㇾ可ㇾ廢二是等事一。

卷有翁云。古選二俊秀一入ㇾ學。今擇二天下棄才一入ㇾ學。宜今之學者。無二足ㇾ用者一。

直方深責下朱舜水見二宗家之亡一。逃來中于二我邦一。舜水集有二行實一卷一渠到ㇾ于ㇾ此。似ㇾ有ㇾ可ㇾ議。更考。後按、前條詳言ㇾ之、重出、

伊川爲二經筵一時。諸臣以ㇾ不ㇾ近二人情一譏ㇾ之。近二人情一三字甚謬ㇾ人。以二俗情一爲二人情一。以二人情一爲二話頭一者。王學者流也。

論語以二思無ㇾ邪一言一。爲二守ㇾ要之標的一。如ㇾ此則似下以二徑約一爲上可。然孔子言ㇾ之。而尚存二三百篇一。此一言亦就下讀二三百篇一上言ㇾ之耳。

朱子註二孟子博約之語一謂。不ㇾ可二徒博一。不ㇾ可二徑約一。徒徑二字。是學問之通病。所ㇾ當二省察一矣。

爲ニ王氏之學一者。猶ニ盲人之威儀正一。彼曰。致ニ良知一。然見ニ一箇謹愼底人一。則深許レ之大賞レ之。知之不レ至。何由以能行レ之。或云。如レ此也。知重而行却輕。與下所レ謂非ニ知之艱一。而行是艱者上相反。余云。非ニ知之至一。則不レ能レ行レ之。所ニ以爲ニ行之重而艱一矣。

嚮己亥七月十九日。女兄棄レ世。余以ニ神祇服忌令所一レ定行ニ心喪一。暇二十日。服九十日。八月九日暇終。十日以後。接ニ外事一如ニ平日一。故八月十日以後。朔望忌日之奠。亦如ニ平日一。但暇終之日。方是先妣忌日。古人居レ喪不レ祭。著ニ喪服一行ニ祭事一。固不レ安。然忌日則喪之餘。以ニ輕喪一遺ニ重忌一。亦似ニ不當一。因二思。雖レ居ニ輕喪一。亦或著ニ喪服一。或髭髮轉蓬。不レ可ニ以啓レ櫝見レ神。遂廢ニ今年忌日奠一。後復按、語類八十九、居レ喪廢レ祭之說、凡六條、輕喪廢ニ重忌一者、不ニ甚安一、重喪廢ニ輕忌一、固是可矣、今年廢ニ先妣忌日奠一、恐不當、

考ニ人之長短得失一。亦是格物之一端。然朱子於ニ子貢方レ人注曰。專務則心外馳。格物而專務則外馳。近レ於ニ王氏之說一。何也。蓋即レ物究ニ其理一。雖レ務亦何厭。考ニ較人之長短一。比ニ並人之優劣一。專務則有レ忘ニ己之弊一也。自不レ比ニ讀レ書窮ニ其理一矣。然雖レ讀レ書亦忘レ己。則終至レ于ニ外馳散漫一。故以ニ居敬一爲ニ本領之工夫一。雖ニ參芪之美一。偏用レ之。則必有レ害。

劍術拳術俗謂ニ之ヤハラ一之類。學者所レ不レ事。只是匹夫悍卒之事也爾。若ニ兵法弓禮一。則不レ可レ不レ知。

孟子曰。諫而不レ聽。則易レ位。諫而不レ聽。則去。萬章下篇朱子解レ之曰。大臣之義。親疏不レ同。守レ經行レ權。各有ニ其分一。蓋臣之去者經。而易レ位者權。

王學之徒。動說レ心。以ニ格物一爲ニ外馳一。殊不レ知格物是致ニ心之神明一之方。而即是心法也。故補傳

蓋不レ起二赤肉團上之念一。直截以二義理之當然一。何事難レ處。人患レ於レ難レ處者。只是義理與二利害一相戰之故也。先以二義理一斷レ之。而後以二利害一參二酌之一。如レ此則利害亦義理之精者也耳。（謂二之利害之實一）人只先以二利害一處レ之。所二以顚倒錯亂一。失二義理之當然一矣。

修レ己始レ人。大之事備矣。徒知レ愛二其身一者。庶人耳。王公大人。極二富貴一事二安飽一。則亦是庶人。所レ謂斗筲之人也。

守是止。知是進。止者約而無レ事。進者煩而有レ事。坐而正二威儀一者易。動而中レ禮者難。

方遜志齋論二治要一云。無レ法不レ足二以治二天下一。而天下非レ法所レ能治也。又曰。吾親二殺戮一爲二輕刑一。而數用レ之。彼將下輕二吾之殺戮一。而犯中之矣。吾視二笞罵一爲二大辱一。重而施レ之。彼亦以二笞罵一爲レ足レ輕。而畏二避之一矣。此言皆有レ理。賞亦我輕レ之而施。則民亦輕レ之。自然之應也。非レ法無レ治二國家一。而非二法所一レ能治。則要レ之在二其人之用一二其法一而已。希直又曰。世俗嗤笑。以爲二迂而不一レ適二於用一。不レ知世俗之所レ謂迂者。皆先王之所レ取也。蓋使捷者。小利在二目前一。而人之所レ喜。然見二小利一。則大事不レ成。如レ迂者非レ用二小知一。君子知レ此外無二他術一。俗人則見二小利一。故却爲レ迂。譬二諸療一レ病。痼疾臥床數年。非二參蓍桂木之劑一。如二之何一能治レ之。庸醫以二山稜莪木一攻二其痞一。取二一旦之快一。則病人喜レ之。不レ知レ爲二他日衰耗之助一。相似矣。希直之言可矣。

希直曰。可二以生一。可二以死一。可二以貴一。可二以賤一者。君子也。惡レ死而慕レ生。貪二富貴一而戚二貧賤一者。小人也。此言學者須レ思。

以至一本。曾子之一唯是也。自一本而萬殊明者。聖人之生地也。王守仁之學。欲自一本而萬殊明。是殊不知非萬殊。則不可得一本矣。已成者。一本中有万殊。求其成者。万殊而後一本。譬諸用脚簿。或一金或三金。湊合成百金。成百金。而後一金三金。皆在其中。

絅齋先生曰。大學或問所收程子及謝尹兩氏之說敬語。程子兩語。而內外之功盡矣。謝說是不昏昧之方。而能如此。則所謂內外之功。醒而不昏也。尹說是不放散之意。而能如此。則所謂內外之功。肅而不散也。此四語而持敬之法。無所遺漏矣。此說詳析而有條理。

人者天也爾。故人而爲學。所以全其天也。知崇天也。禮卑地也。知而後行。貞下之元也。存養。主其靜也。省察。審其動也。克己。所以全其春生之德也。敬讓。所以行其夏長之德也。不謀利。所以正其秋收之德也。格物窮理。所以致其冬藏之德也。修己以治人。則至治國家亦然。周六官法天地四時。畫州井地。象洛書。賞所以陽舒而行仁也。罰所以陰慘而制義也。至日閉關。所以養其陽也。

朱子曰。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盖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集註又曰。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須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不可。語類又曰。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文集壬午封事右三條。處事之法。至矣。盡矣。

纔放下。便失二其身一。推レ之至レ于二王公大人一。一日一息。離二此敬一。則無レ存二此心一。而無レ有レ修二其身一矣。聖賢所レ說。只是主二此敬畏之道一而已。從二其工夫熟一。說至レ于二精密處一。有二許多說一耳。已上三條、甚有二意思一精密他人不レ可、レ及者一宜二深思一矣、

米價沸騰。薪炭紙帛之類。亦其賈比レ于二慶長一。或倍蓰。或什佰。在上日驕奢。貧民日困者數年間。壬寅以來。米賈年賤。而庶物則其賈依レ舊。是以穀賈賤。而上下困極。却甚レ於二壬寅以前一。竊聞大樹深憂レ之。旁問レ之。進言者各以レ所レ見獻二其術一。頃日或人來問二重固所レ見如何一。布衣寒士。固不レ知二天下事一。然重固寓二居於市中一。養二三五口一。菽粟薪炭之給レ於レ口。布帛綿線之備レ於レ體者。一日不レ可レ缺。而皆取二之衒賈者一。則以二一身之微一。可レ知二天下之情一。以二一錢之乏一。可レ見二萬金之用一者。豈無二其道一哉。蓋用則貴。舍則賤。是人與レ物皆然。米賈雖レ賤。然物之貴者。天下方今滔々而奢麗之務。物之貴。職由レ于レ此焉。敎化以斬二截華靡之根一。法制以不レ得レ出二質素之域一。則物之賤。可二立而待一也。公家何故不レ有二衣服飮食之制一。是爲レ可レ疑耳。或云。衣服飮食之制。固可三以賤二布帛菽粟之賈一矣。而薪炭紙油之類。何損二其賈一。曰有レ人所レ用。位貴錄厚。必其家人又亦相與貴。布帛菽粟其賈賤。薪炭油紙何獨貴。今不レ出二禁レ奢之令一。數年人必困極。困極之日。人自不レ能レ用二華靡一。而庶物亦賤。方今速出レ令禁二奢靡一。則人不レ窮而物賤。是必然之理也。所レ謂通レ變者是也。

萬物之理。備レ於二我一心一。是心之妙理。雖四散三在於二萬物一。然湊三合於二我心一。湊合者。渾然未レ分。就二湊合處一。分二別萬物一難矣。故即レ物究二其理一。積累久レ之。則萬理湊合而貫通。一本萬殊。就二萬殊一

癸卯九月八日。發二江戶一歸レ于レ京。余此行也。有二三意思一。一在レ京女子。無二母保育一。而歲當レ嫁者二人。今將二往以議一昏。一在二江戶一一息。甚懶惰不レ勤。嚴訶切戒。將レ試二春來勤不レ勤成不レ成之功一。（條下件所二訶禁一之事目上、爲二一書一與レ之、）一壹太守用脚甚乏。而至三減二却諸臣之常祿一。方二此時一。余何爲得レ立レ功。且受二其辜餽一。亦甚不レ安。因辭歸。

絅齋先生謂四時祭。今俗遽行難者。當三早春一二祭四代一。秋新穀成而後祭レ禰。（此說、見二先生所レ著喪祭畧說一、）余謂先生此論出レ於レ不レ得レ已。而今人且如レ是則可矣。

絅齋先生聖學圖講義謂。凡物自二本體一而出來。故即レ物本體亦存。聖賢說レ道說レ學。必先立二本體一以爲二標的一。所レ謂道心。所レ謂降衷。所レ謂明德。所レ謂有レ物有レ則。所レ謂性與二天道一。所レ謂性善。所レ謂天命之性。其餘皆然。人不レ知二其本體一。故見レ理由レ於二其氣質之偏一。異端邪說。至下爲二我學一者上。皆由レ於二己之所一レ見而入レ學。是以其學不レ合二聖人千古一致之規一。故好二大學一而惡二中庸一者有焉。信二論孟一而疑二大學中庸一者有焉。信二堯舜孔孟一而不レ信二程朱一者有焉。又云。本體即日用。日用即本體。論孟說二日用敎學一。以示二君相門人一。性天道之說。自罕矣。而至二晩年一。於二易說本然一。而發二其蘊奧一焉。周程張朱以來。詳說二日用敎學一。性天道。亦發二其精妙一焉。異端邪說之害日盛。故中庸以來。常談二性命本然一。而性命本然日用敎學。一以貫レ之矣。然其說及レ于二性天道一者。近二似釋氏之說一。是以世之學者。或以レ不レ似二論孟一而疑レ之。淺陋甚矣。又云。敬一字。以二其極一。則固精密。然非レ有二別段難レ爲之事一。如二匹夫匹婦之賤一。纔恐懼時。其心約レ於レ身。自覺知。日用間應レ分保二其身一。

實。其來于茲者爲請援兵。似有一義。不與友朋死於邦者。避亂一生不仕也。然舜水明主之族。而爲夷所滅。中國人死其難。的當無所逃。舜水遁于東裔。不知宗國之亡否。援兵不可求。歸于中國。結纓而死可矣。余閱行實所稱。可謂豪邁有才力之人而已。其言曰。學問之道。如治裘。選其粹然者而取之。若曰吾學某氏學。則非所謂博學審問之謂也。以此言可見其學術之不足論矣。而余謂舜水遇値於西山公。專而久。功烈之卑。無可尊者矣。

清江彭綱曰。魯齋許先生爲元一代大儒。遭逢世祖。致身通顯。而其成己成物。用夏變夷之功。自有不可泯者。或者訾其失身元廷。殊非公論。宋之失中原金也。非元也。元取中原於金。非取之宋也。先生之生。元與已四世。宋之失中原。且數百十年。生爲元民。仕爲元臣。亦事之宜者。況當人君以弓失得天下。一時臣士。皆騎射之餘。其勇悍之氣。好殺之心。功利苟且之俗。加被天下。天下之人。駸々然將變于夷。不復知有中國帝王聖賢之道。先生爲之民。亦烏得不乘時起而覺之哉。微先生。而斯人之禍。尚未可知。或者之論。蓋致嚴于夷夏之分。而失之矯者。嗚呼元之爲元。亦烏得而故黜之哉。如或人之論。則西山之徵。殆亦非先生所當食者。右載魯齋全書。此論蓋與敬軒同一意。山崎先生著魯齋考。上篇載丘氏之論。下篇載薛氏之說。二氏之論。是非好惡。互相反。而先生未嘗斷二說之可否。蓋有難斷者也。以重固看。終以丘說爲的當。後按、筆錄有斷、

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掇精神。莫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々地。則不敬莫大乎此。（語類四十四）竊謂此條。說出敬字意。至親至切。卓然公正。無些子計較放慢意思。提掇精神等文字。甚有意思。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見文集。（七十六）其中謂。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是等常人所不知。而學者亦多過了。因謂三輪希賢仕酒井家。不遇而退。歷數十年而後感舊恩。請使其子仕酒井家。亦是常人之見識耳。

朱子曰。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厘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語類七十二、七段）論古人之法。當如此。

若忌日當朔望者。朔望之拜。宜廢之。雖未有見禮經可據。亦恐當如此。

或問云。不知而娶同姓者。數年後知其自誤。則已有子。如是者如之何。予答云。假令有子。亦自知前來所過。當速改之而已。此是正當論也。然不可追改。改亦非人情之得已。我邦同性難避。此是又別段議論。答李繼善書曰。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是等非大義所關。則如是處之亦可。

善相公（三善朝臣）淸行意見封事。（載本朝文粹二）有請加給大學生徒食料文。謂華人之道。以食爲本。又謂天下人曰。大學是究困凍餒之鄉。皆是美言。

朱舜水當宋國將亡時。蹈東海來于我邦。直方先生作一文非之。余讀安積某所作舜水行

如二胡氏之意一。則固其所也。指二體用之學一而言。朱子作下魏甥恪字序。及送二張仲隆一序上。詳言レ之。而其經世之學。亦不レ立二其本一。則無二源之水一。其涸也可レ立而俟。故豐清敏遺事後序。丁寧之戒。可レ見。

四月十二日。余發レ京道歷二季會路一。往レ于二江戶一。初心欲レ携二去幼兒一。而尙未レ決。因筮得二離之坤。以二離六五一占レ之、知二半吉一。余謂筮下携二幼兒一而往上。得二半吉一。不二携去一是常。半吉不レ若レ常。因不二携去一。或疑筮二携去一。得二半吉一。則當二携往一。愚謂余之在二東方一。當二不レ久而歸一。何携去。幼兒在レ京。若有二大不利一。移二之東方一。未レ晩。今不レ移。豈不レ可三他日移二之耶。況死レ于二東方一。非二余之初心一乎。是皆因下得二半吉一之筮上。而後此義決矣。十六日、在二美濃國中津驛一錄レ之、

不レ惑知二天命一。一理無レ不レ通。可レ見其初志レ學時。不レ可レ不レ博。今之學者。果能如レ是乎。

一言之約。而終身可レ行者。恕也。萬理備レ於レ我。而反レ身點檢。其理皆誠。如下惡二惡臭一好中好色上。內外通徹。流行無レ滯。是仁矣。推二在レ我之理一勉行。是所レ謂强恕也。學者之勉行。皆是恕也爾。

直方先生受二酒井家餽一。居二其邸中一。殆三十年。而其言之不レ見レ聞。其道之不レ行。無二一事可レ見者一。直方開濶。處レ于レ此而不レ去。

直方先生顏樂章筆記曰。顏子之死。孔子慟レ之。是有二肉身一之故也。太極無二悲歎一。何慟レ於二顏子之死一哉。太極無レ心也。此言恐不レ瑩。

朱子曰。敬字不レ可下只把做二一箇敬字一說過上。須下於二日用間一體中認是如何上。此心常卓然公正。無レ有二私意一。便是敬有二些子計較一。有二些子放慢意思一。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レ內。要得レ無二些子偏邪一。又

直方先生極頴悟。其學不レ苦而成。其才辯快濶。無二可レ儔人一。故其門人之爲レ學。不レ探二精微一。直方先生讀レ書甚簡。不レ及レ于二六經一。唯談二之四書小學近思錄一而已。故其徒之學甚固陋。絅齋先生質朴强。其學博而極精。故其徒之學亦可レ觀。因謂三千子之傳。曾子而生二子思孟子之學一。我輩須レ慮レ誤二後學一矣。

王氏以二眞知一爲二學之頭腦一。程子以二格物一爲二學之始一。以二讀書一爲二格物之要一。而朱子常以依二本子說二學字一。以レ効二先覺一爲レ學。蓋以所レ拘之氣質。所レ蔽之人欲。應二事物無レ窮之變一。以二其一念之發處一爲二眞知一爲二定則一。我恐所レ謂思而不レ學之殆者。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以下無二寸星一之尺度權衡上。取二之定則一。豈得レ無レ差哉。程朱之敎。則因二其已知之理一。談下無二氣質人欲所一レ蔽之聖言上。以求二其當然一。如レ斯而後可三以庶二幾無二差繆一也矣。

不レ惑レ於二事物當然之理一。則可レ謂二已足一矣。聖人何故更說二五十知二天命一。學不レ到二此地一。則其心爲レ有レ所レ未レ盡。所レ謂豁然貫通。下學上達。皆是此地位。王氏之學。不レ知レ于レ此。

享保八年癸卯正月廿五日。發二江戶一。道經二東海道一。二月七日到レ于二京師一。到レ于二伊勢國一時。（二月三日）謁二見於二長島太守一。（因二縣有二太守招談之約一。）此行也。大雪大風。殘寒尙祁。不レ得二轎窓開一。山水絕景。空經過。只携二一卷文公先生文集一。時々念過。義理之精微。文章之富。無レ所二遺漏一矣。善讀レ之。則何道理之不レ可レ得。何事之不レ可レ制。曰經。曰史。無レ不レ具。則所レ謂博學者。豈待二他求一哉。

余常言。今學者授レ之以二一萬石地一。恐治レ之在二俗吏之下一。蓋雖二讀レ書講一レ學。亦無二經世有用之學一。

論孟大中之所レ言。是皆即レ物示ニ其理一者也。學者讀レ之求ニ聖賢之道一者。是即レ物窮ニ其理一也。王氏之徒。而讀ニ王氏之書一。而知ニ王氏之學術一者。亦非下即ニ物於一レ外以窮中其理上乎。余故曰。王氏排ニ程朱格致之說一。而終不レ能レ出レ於ニ程朱之外一。王氏常言ニ內外之一一。而未レ能レ知ニ物與レ我無一レ間矣。心本虛。而理固無ニ聲臭一。然理散在レ乎ニ萬物一。而其體則備レ於ニ吾心一。吾心未レ即レ物時。此理渾然。只是一理。才即レ物。便是其理已形。蓋理無ニ形體一。而物則可レ見。其可レ見之形體。便是無體之理之體耳。故即レ物窮ニ其理一。此是確乎不レ可レ拔之定論。朱子答ニ江德功一書謂。此義往ニ來於一レ心。餘ニ三十年一。又答ニ胡季隨一書亦謂。一生用レ功。粗有ニ成說一。朱先生而用レ力如レ此。然王氏之徒。恃ニ一時聰明才氣一。略看一過。便謂ニ事了一。謂レ可ニ輕脫自誤之甚一矣。

萬物備レ於レ我。而知則運ニ用其理一以應ニ萬物一者。我心未レ即レ物時。只是一理渾然無ニ聲色一。品彙與レ理為レ形。諸事與レ道分レ趣。故即レ物時。一理始分。無ニ聲色一者。有ニ可レ見之形一。以寸三星於ニ我心一。而權度漸立。

直方先生。始仕レ于ニ日向太守水野某一。（月俸五十口、）辭レ之。而後受ニ雅樂頭酒井某之餽一。中館ニ其邸一。前後歷ニ二十餘年一。酒井某甚志ニ勢利一。無ニ為レ己之心一。以レ故直方之力。無ニ分寸之効一。余竊惜ニ其辭レ餽之不一レ速。幸尚易レ簀前一年。辭レ餽出レ邸。可三少誘ニ他人之譏一。我輩當レ戒。

絅齋先生。易レ簀前數月。附ニ學業姪男某一（號ニ庄太郎一）使三門人若林某（號ニ新七一）為ニ之佐一。遺命曰。勿ニ諸生散一。直方先生聞レ之。甚為ニ不是一。

壬寅八月八日。宿レ于二下諏訪之驛一。會二先妣吉田小君之忌日一。因謂祖先是父母之所レ尊。子孫是父母之所レ愛。自二子孫一視レ之。則所レ尊所レ愛。皆甚遠且疏。爲二子孫一者。以二父母之心一爲二己之心一。能繼二其志一。可レ謂レ孝也矣。宜中庸以二達孝一稱レ之也。

程子以レ乘レ轎爲レ獸レ人而不レ用。朱子使二其子乘一レ轎。皆有レ道。余此行用レ轎。到二嶮巇艱難地一則步行。有二不レ忍者一焉。

朱子答二潘叔昌一書曰。學者先須レ置三身於二法度規矩中一。使三持レ於レ此者。足二以勝下乎レ彼。則自有二進步處一。如下孔子之告二顏淵一以三非禮勿二視聽言動一爲中克己之目上。亦可レ見矣。若自無二措レ足之地一。而欲下搜二羅抉中剔於二思慮隱微之中一。以求二所レ謂人欲之難レ克者一而克上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レ能レ有二以立一矣。重固誦二此語一。知レ切レ於二今時學者之身一焉。身踰二大閑一。而口吐二心術之微一。說二不レ可レ見之地一。而欲三掩二襲他人一者。皆朱先生之罪人也爾。

王氏動謂。去二人欲一。則天理自存。何即二物於下外。以窮二其理一之有。可レ謂レ如レ易矣。譬二諸一器水一。波瀾搖動。查滓溷濁。無二光耀一。波瀾雖レ靜。而查滓未二淘去一。則昏昧無レ所レ照。尋二之戶牖一而開レ之。則相映。以波瀾可レ見。查滓可レ知。置二在之暗室中一。則波動不レ可レ見。滓濁不レ可レ尋。因二已知之一線路一。以即二物於下外。而開二之戶牖一。則相映。放心之動可レ見。人欲之濁可レ尋。其動者濁者浸定。則相映者益明。未レ開二其戶牖一。何以審二善惡之幾一。何以存二其心之天理一。我恐猶レ坐二暗室四面牆壁中一。目無レ所レ見。徒賴二一線容光一。謬二黑白一。終身不レ知三外開二其戶牖一。可レ哀哉。

而、一本作レ百

王學之徒。稱二揚孝弟忠信底人一甚矣。以爲學問之術。無二加レ于レ此者一也。孝弟忠信。固是人道之本。然聖人曰。忠信如レ丘者。而不レ如二丘之好一レ學者。何也。本實立。而無二不惑知命之見一者。皆是小學底事。非二大人之學一。聖人說二許多性命一。如二繫辭象傳文言者一。何爲耶。亦是不レ可レ不レ知。

古之時。君聖レ於レ上。而執事賢レ於レ下。當時人自然趨レ於レ善也輕。故上下其風皆美。此時自有下不レ待二讀書一者上。然猶有二三墳五典之書一。聖門以二讀書一。爲レ學。觀レ於二曾子 答二樂正子春一語 子路 答二孔子一語 之語一而可レ見。然王氏不レ好二讀書一。可レ謂二學之偏考之虧一矣。

程子曰。孔子聞二衞亂一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レ於レ義 此語載二抄畧一 二人並仕レ于レ衞。而子羔以二政不レ及レ己。可レ不レ須レ踐二其難一也。逃去。如二淺野氏之諸士一。四十餘士之死固當。而其他卑細之小臣。不レ與二其事一。亦不レ爲二不義一。

崇安縣學田記 文集七十九載レ之 言。以二浮居之田一。歸二之於一レ學。蓋今世無二學田一。則無二諸生之食一。無レ食則無二可レ學之資一。以二佛徒之田一。歸二之於一レ學。則不レ待レ求二之於經常之外一。而足矣。今日建レ學養レ士之術。最上之策。無レ他。如レ是而已。

壬寅秋八月朔日。重固發二京師一適レ于二江戶一。由二壹大守佐竹君之招一。 道歷二信濃木曾一。大山巖々。松杉欝々。路屈曲。添レ川而行。所レ謂梯者。橫二千仞谿一。驛館外。民居甚希。風俗淡而和。直而無レ詐。然自二繁華之地一而視レ之。實與二禽獸一相去不レ遠。無二敎導之法一也。則如レ是。聖王憂レ之。宜哉。

爲二爲レ己之學一者。而後用二力於誠意一。蓋意是所二獨知一。於レ所二獨知一不レ忽。爲レ人者所レ不レ爲也。

元雪、一本作二玄櫛一、

爲レ可レ憾。

直方先生。氣稟宏闊頴悟。故其學不レ苦。而至二中年一。學不レ勤不レ進。屬纊前十四五年。好レ學之篤。手不レ釋レ卷。與レ人語。非二小近四子一。未二嘗載下於二口舌一。才之頴。辨之敏。終日與レ人談レ學。譬喩百端。殆敎二人踴躍自得一矣。實東方一人耳。所レ憾者。其學止レ於二小學四子近思之間一。不四脗三合於二近思錄致知篇所レ載先賢之說一者多。而其見識之徹。未レ知下能入二精微一否上。其談レ道。所レ謂隔レ壁可レ聞者庶幾矣。發二明其天命本然之妙一者。今不レ存レ于レ世焉。

漢祭祀。用レ獸爲レ牲。未レ見レ用レ禽。蓋土地之所二專用一在レ獸故耳。我邦春日社用レ獸。又用レ禽。朔望當二忌日一。宜レ廢二朔望奠一。忌日是喪之餘。雖二室人子孫之忌日一。廢レ奠。祖先無レ憾。未レ見二禮經所一レ言、更考、

人往々爲三外事不レ副二己之意一。憤悶不レ安。是所レ謂病レ事者。外事皆副レ己。何之處置之有。

學術不レ同。不レ可二相爲謀一。況我所レ惡之學術。自不レ可二相親一。然余於二三輪希賢一。舊交不レ忍レ絕。絅齋先生與二直方先生一。初其交如二兄弟一。後不二相通一。無二相絕之義可レ言者一。亦是氣質之一癖。學問之大疵。甚可レ惜。直方先生後來思二舊交一。有下將二通問一之意上。絅齋先生終執而不レ肯。

敬義先生絕二絅齋先生直方先生一。自ヨ劇二論敬義內外之義一。而漸々如レ是。故二先生不レ會レ于二敬義先生之葬一。藝洲仕士上田元雪者、爲下不二相和一之媒上、

會津中將正之。幼而養レ於二保科家一。故終身稱二保科一。三世而後復二松平一。敬義先生何故當時不レ及二此論一。可レ疑。

豈能信レ之哉。

余常讀二朱子所レ筆。曹立之程端蒙墓表文一。深惜深耻。二子壯年。所レ成大。而其早世。至二涙數行一。」

將軍家令二邦國一。一年在レ于二我國一。一年在レ于二江戶一。室人則常在レ于二江戶一。如レ此則祖考神主當三奉レ之從下於レ身。然國城主立レ廟奉レ祀。當レ在二其國一。今以下室人在二江戶一。則祭當中夫婦自爲上。以二江戶一爲レ重。在レ國之日。委三祭於二室人一。不三奉レ主從下身。亦可矣。

見二鳳一羽一。知二五色具一。見二一事不義一。知二其人之詐妄一。如下伊藤維楨送二道香師一文上。（直方有レ辨）自號二仁齋一。（鈴木貞齋有レ辨）改二源吉一爲二源介一。（避二將軍諱一、却不レ避二天子一、）其子及門人。出三入於二法親王家一。受二釋徒之餽一。三輪希賢悼二直方之死一。有二和歌一。曰。（忘ルナヨ、三輪ノシルシノ、過シ世チ、慕フモ、君ガ教ナラズヤ。）自謝下復レ於二本姓一之恩上。而却以二其子一爲二市民白木屋。（姓大村氏）者養子一。（大村氏京師豪家）初仕レ于二酒井家一。其主受二僧祐天之念佛名一。（俗謂三之授二十念一）希賢甚憤レ之。遂退去。（此時從二直方一、未レ爲二王氏之徒一、）後受二紀伊太守常餽一。甚稱下揚紀守之好二王學一之功上。而紀守以二其子一爲レ僧。人問レ之。希賢謂紀守不レ知レ之。且紀守許下以二其子一爲中酒井家之繼嗣上。（後公家不レ許レ之、令二之求一於二同姓中一、）希賢與二此策一。余謂如レ是而說二道理一。我未レ知二何義理一。以二是等擧動一。察二其眞情一。無レ所レ遁。學術姦詐。不レ俟二論辨一。

絅齋先生。資質豪邁。見識徹レ微。終身勤三苦於二此學一不レ已。所レ著書若干。可三以見二其大概一。時所レ憂者。所レ傷レ於二木强一不レ少。嚴二師道一。待二門人一甚刻。人惡二其嚴刻一。博學精義。所レ謂通儒全才者也。其論二鬼神一之說。見下答二迹部宮內一書上。先生之學。而其說之止レ於レ是者。可レ疑。當時不レ扣レ之。

臣一。可矣。若誅二據城背叛者一。則誅二家臣一。壘二中士以下一。可矣。其家臣與レ君同レ罪之法立也。匡救之職擧矣。驕泰之行止矣。（臣下不匡之壘、見二伊訓一、）

周子曰。主レ靜立二人極一。蓋天地之化。動靜相推。而動常本レ於レ靜。其勢自然如レ此。雞初鳴起。中夜而寢者。是動却侵レ靜。陽勝レ陰。斂レ事之所三以無二間斷一也。深夜無二日出一。而日中有二雨下一者。是靜却勝レ動。陰侵レ陽。生物之所三以立二其本一也。

比干雖レ甘レ乎二剖レ心之誅一。不レ刺二飛廉一。朱子雖レ歷レ乎二粘首之危一。不レ殺二佗胄一。我邦近世如三稻葉某於二堀田某一。爲二其君一殺レ身以刺二其賊一。擧レ世稱二其誠忠一焉。果其忠乎。比干朱子爲二如何一。蓋有レ所二以諫レ君而身死者。臣之分一也。不レ受レ命而殺二姦臣一者。非二臣之分一也。（以下壬寅歲）

專以二宦官一制レ事。不レ任二大臣一。是漢之所二以亂一也。古昔聖人治二天下一。闢二四門一。明二四目一。達二四聽一。猶恐二其所レ用之不一レ廣。今世以二一二近習者一。納二天下之言一。制二天下之事一。執政大臣。徒束レ手守二古法一。却受三指揮於二近習一。如レ此而望二非常大業一遠矣。

雖二體用一源。內外無一レ間。然同レ行異レ情。無二私心一而不レ合レ於二正理一者有焉。故曰。當レ理而無二私心一。雖二前聖後聖其揆一一。然湯武泰伯伯夷叔齊。與二微子箕子比干一。異レ行而同レ心。故有二人之行不レ同而兩是者一焉。其心則一也。

享保六年辛丑。將軍家置レ器以納二天下之言。希有美事一。士君子往往以レ書投二其器中一。以レ余觀レ於レ是。元是爲二丘野市廛人一設レ之。今士君子投三言於二其中一。非二學者進一レ言。君上求レ言之躰一。如レ是而欲レ用。

朱子書二西山李公墓表一曰。龜山每告二學者一曰。唐虞以前。載籍未レ具而當二是之時一。聖賢若レ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二秦漢一。以迄レ于レ今。文字之多。至レ不レ可二以レ數計一。然曠二千百年一。欲レ求下一人如二顏曾一者上。而不レ可レ得。則是道之所二以傳一。固不レ在レ於二文字一。而古之聖賢所三以爲二聖賢一者。其用レ心必有レ在矣。云云。自二秦漢一以來。道學不レ傳。儒者不レ知下反レ己潛上レ心。而一以二記覽誦說一爲レ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レ憂。然亦未下嘗遂以東レ書不レ談。坐談空妙。爲上可三以徼二幸於中有レ聞也。若下龜山之所二以敎一。與丙西山之所乙以學甲。其亦足二以觀一矣。重固謂。此聖賢全體兼備之學。有二少異レ於レ此者一。皆異端偏學也爾。學者所レ當レ察。

近世誅二戮放三置國主城主一者。歷々可レ計。而大小貴賤之仕。以食二祿於上一者。皆散而之二四方一。與下其轉二死溝壑一者上。幾千萬人。或曰。人君有レ罪者。固當レ罰レ之。仕士與二農商一。同在二其地一者。猶三其土產二草木一。當下止三易二置其君一。不上レ與二士民一。余謂家臣（家老用人）居二其位一食二其祿一。失二匡救之職一。則宜三與レ君同二其罪一。而今與二中下之士一。同離散而已。中士以下。則守二其國城一之役士。固不レ任二匡救之責一。與二農商一同。不レ與二其罪一可矣。朱子之說。亦宜二合考一。答二吳晦叔一書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レ於二邦君大夫之喪レ國亡レ家者一。君臣一體。不レ得レ不レ然。如三漢廢二昌邑王賀一。則誅二其群臣一。而本朝太祖下二嶺南一。亦誅二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一是也。（澄樞等實亡二劉氏一、乃飛廉惡來之比、誅レ之自不レ爲レ冤、若二昌邑群臣一、與レ賀同レ惡者、固不レ得レ不レ誅、其餘正可レ當二古者墨刑之坐一耳、乃不レ分二等級一、例二行誅殺一、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四文定論三楚子納二孔儀處一。事雖レ不レ同。意亦類レ此。試參二考之一。則知成湯之制二官刑一。正是奉二行天討一。毫髮不レ差處。何疑之有哉。（文集四十二）喪國君大夫。放肆邪僻。而罰レ之。則罪止二家

瞽瞍殺レ人。既有レ罪。故皐陶亦將レ執レ之。然舜私負而逃。是全私也爾。以レ理顯然論レ之。則如レ此。但臣子於二君父一。不レ可レ忍之私情。便是正當天理也耳。故義理精密。不レ可二概論一。

桑本正固曰。万物備レ於レ我。而衆理有レ於二我心一。則格物是即物以尋二我心之理一也。猶二尚家合符帳一 重固謂。此說尤的要。可三以破二王氏之見一矣。予亦曰。格物是猶三以レ籓正二廩中米一。未レ知二廩米所レ蓄若干一。則不レ得レ用。未レ知二其性之所レ有。則何以得レ全レ之。

朱子與二直卿一言。徙レ家擇レ日。固是朱子不レ立レ異之事。非レ惑二日家所レ言。朱子語見二語類百七一

曹立之死。年方三十七。朱子甚惜二其死一。見二曹立之墓表一 死前四五十日。自知二病之不レ可レ爲矣。猶書二其牖一曰。未レ死之前。不レ可二自棄一。遷レ善改レ過。自レ是愈厚。死之日。起正二衣冠一。危坐如二平日一。語二其弟廷一曰。吾雖二甚病一。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二復纖翳一。如レ是而死。庶其可三以言レ命矣。語訖就レ枕。未レ安而沒。以上墓表語、見二文集九十一 程正思享年四十有九而死。方二疾革時一。手書奉二朱先生一曰。端蒙死不レ恨。恨不レ克三終レ養而卒二業於レ門耳。然已無レ可レ言。願先生自愛。蚤就二群書一。以竢二來哲一。世不二我知一。天豈亦不二我知一哉。朱子書二其墓表一曰。予雅意。正思任レ道勇。而用レ志專。必能卒究二精微之蘊一。以廣二斯道之傳一者。遽讀二其書一。不レ覺失レ聲流涕。既而視二其筆跡一。謹好如二常日一。又知下其間レ於二死生之際一如レ此。爲レ之痛惜。久而不レ能レ平也。二人死生之際如レ此。而皆未レ及二中年一。可レ謂三豪傑之才。能爲二爲レ己之學者一矣。宜朱子惜レ之之深。吾輩可レ愧。

胡子知言有レ言。學欲レ博不レ欲レ雜。欲レ約不レ欲レ陋。此語、朱子亦取レ之曹立之墓表、 此眞學問之要法。

レ及之功。則有レ不レ徧而已。聖人之知。則自貫通。故謂生知不レ思而得矣。猶ニ這火燭光明盛大。然光明所レ及。則有レ限。故古今之事變名物。聖人亦有レ所レ不レ知。而但其豁然貫通。義理則既通明。

蘇老泉辨姦論云。事之不レ近ニ人情一者。鮮レ不レ爲ニ大姦慝一。朱子誦レ之。謂每常嫌ニ此句過當一。今見ニ得亦有ニ此樣人一。朱子又曰。事至レ於ニ過當一。便是僞。信哉此言也。世稱篤實爲レ學者往々如レ此。何其愚昧邪。雲川某稱ニ治平一亦卓越之才。未レ及ニ壯年一死焉。彼晩年不レ剃レ鬚。不レ剪レ爪。與レ人相交。雖ニ朝夕面語底人一。揖遜禮讓大驚レ人。皆是所レ謂姦慝者也。

昊天曰明。及レ爾出王。昊天曰旦。及レ爾游衍。是持敬存心。常思レ誠之實。盖天者理而已。心具ニ天理一。善惡照々不レ可レ欺。

原尙翁云。仇レ於ニ程朱一者。陸氏陽明是也。仇レ於ニ聖人之道一者。我邦所レ謂神道者也。近日與ニ一儒士陰レ神者一扣論。方知ニ尙翁之言的當一。其人曰。邦異則道亦自不レ同。我邦是位レ於ニ東方一。猶ニ日未一レ中。漢則位レ於レ中。而猶ニ日之中將一レ昃。故我邦賢レ於ニ萬國一。而其道亦尊。是以百王不レ易レ姓。自無ニ放伐之事一。湯武放伐。漢則以爲ニ順レ天應一レ人。我邦則不ニ以爲一レ是。三種神器。是常人不レ可レ窺。皇統不レ絕。綿々無レ窮。實在レ于レ此矣。此是我邦神之道。所レ謂所レ勝レ於ニ萬國一也。妙哉妙哉。重固曰。如レ此也。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皆非也爾。神人之道。踰レ於ニ聖人之道一萬々。神道者往々謂ニ主レ神而羽ニ翼儒一。堯舜湯武孔孟皆非也。何以爲ニ羽翼一哉。且世間儒神並學之徒。其學主レ儒而兼レ神。何不ニ主レ神而兼一レ儒。亦是可レ怪耳。

默識錄卷之三

播磨　三宅重固著

爲學一

朱子曰。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旣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語類六十四 知天是豁然貫通。以盡心之地。人之爲學。不至于此。不可謂學矣。

朱子說。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臾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死也。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又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使生意無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

朱子復說博學篤志章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々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痲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以上三條並語類、竊謂。至誠懇切。求這箇道理。知、至誠懇切。守這箇道理。勿間斷。行、如此則生意無間斷。人心不死了。爲己之學如此。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爲務也。堯舜之知。則豁然貫通。堯舜之仁。則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然其所

レ人。亦在二其中一。然則太極亦有レ惡歟。曰。太極者形而上。渾然統體。豈有二精粗美惡一哉。陰陽者形而下。渙然不レ一。或有レ惡。太極中只是有二偏濁一者。凝爲二蛇蝎砒礬一。則害レ人之理。而未三曾有二害レ人者一矣。理只是條理。何有レ惡。有二形色一者易二偏着一。便是可二以レ惡言一。此亦理之必然。其必然之理。即是所レ謂太極者。豈有レ不レ善哉。理之所二必有一。故程子之言如レ此矣。下係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朱子本義云。夫天下之動。其變無レ窮。然順レ理則吉。逆レ理則凶。其所二正而常一者。亦一理而已矣。蓋言二此義一也。曰。惡獸生二惡獸一。毒虫生二毒虫一。千古一轍。猶以二一箇規模一。圓轉溶瀉出。則似レ可レ謂下太極中蟲獸一定之理已具。而從二這裏一生來上如何。曰。此偏惡之氣。凝結不レ變之中。其氣生生亦不レ息。蟲獸之相續生。固其所也。

一者數之原也。万化之本也。十百千萬。皆一之積也。此所三以爲二原本一也。經一圍三。其一則本位之一也。其三則一之舍レ二也。所三以爲二陽之統一レ陰也。故一是太極也。一已生レ二。則自在二其中一。一二（數之父母）已生。則因乘交錯以成レ十。（己未臘）

則專指レ理言、論二氣質之性一、則以二理與一レ氣雜而言レ之、非三以レ氣爲二性命一也、此性命兩字正意。至レ若レ言二相近之性一。則是氣性之性者。而太極之全體。墮二在氣質之中一耳。是故集註云。兼二氣質一而言。是不レ純レ於レ理。而混二合氣質一而言者也。諸儒往往說二集註一。謂レ主二本然之性一。而兼二氣質之性一者。可レ謂二謬認一矣。

性者。物所二固有一之理也。如二藥性一。謂二之人參之性一。則指下其能健二眞元之氣一。補二充五臟一者上而言。未レ言下出レ於二朝鮮一出レ於二漢土一之氣味厚薄之別上。其至レ言下出レ於二朝鮮一者氣味厚。出レ於二漢土一者氣味薄上。則既混二合其氣質一而言。非二純レ乎レ理而言者一也。故朱子曰。氣不レ可レ謂二之性命一。其言三氣味有二厚薄之別一者。亦就下健二補五臟眞氣一之上上言。非下外二健補者一而言上。故朱子曰。太極之全體。墮二在氣質之中一。又曰。兼二氣質一而言。以二此義一推二考之一。則朱子所レ謂氣不レ可レ謂二之性命一者。及兼二氣質一而言レ之云。庶三幾得二其微意一。

凡聖賢之常。言二性命一者。純指レ理言。所レ謂性命者。物所二固有一之理也。偶混二合氣一者。言性相近之類。是也。相近之性。亦兼三氣於二指レ理者一言耳。非二離レ理而言一也。

權有レ小有レ大。小者吾人亦不レ可レ不レ行。大者則聖人之大用。常人豈得レ行レ之哉。若二夫恒禮權禮一。則雖二恒權之所下對。亦自二大權一視レ之。其亦常道焉爾。若二七出一亦然。學者不レ識レ于レ此。故以二七出一非レ權。與下以レ手援レ嫂之權上相比並。疑似レ有二相碍一耳。重固未レ滿レ於二來說一。而味池爲二切當之許一者。不レ爲レ無レ疑如何如何。戊午四月批二矢河篤疑目一

或人曰。程子謂。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矣。謂二之萬象一。則禽獸草木之不レ戴レ天。蛇蝎蚔蠭之害

其終之離一。佛言有二物先ヲ於二天地一。老說二一氣一。神語物之初是水也水止而生ㇾ土。土得ㇾ金而收歛。以上生ㇾ天。中生二人物一。夫無ㇾ端無ㇾ始之動靜陰陽。何處尋二天地之先一。既無ㇾ端無ㇾ始。何處求二一氣未ㇾ分之時一。至二神者之言一。則其先ㇾ地後ㇾ天。生生不ㇾ已者。在ㇾ地而不ㇾ在ㇾ天。其所ㇾ謂元初水未ㇾ凝時。生ㇾ於二何處一。皆無ㇾ說。其流弊恐無二君父一之害將ㇾ起矣。轉倒錯亂。可ㇾ哀學者之惑而信哉。堯舜孔孟何人不ㇾ信。若有二不ㇾ信者一。無二是非之心一者也。豈爲ㇾ人。堯舜孔孟之道。出ㇾ於ㇾ天者也。天命謂二之性一。率ㇾ性謂二之道一。修ㇾ道之謂ㇾ敎。故建二諸天地一而不ㇾ悖。質二諸鬼神一而無ㇾ疑。百世以俟二聖人一而不ㇾ惑。所ㇾ謂大中至正者也。是以舟車所ㇾ至。人力所ㇾ通。天之所ㇾ覆。地之所ㇾ載。日月所ㇾ照。霜露之所ㇾ墜。凡有二血氣一者。莫ㇾ不二尊信一。故曰ㇾ配ㇾ天。世學ㇾ儒者而學ㇾ神。此人我恐殆不ㇾ免ㇾ昏ㇾ於二大中至正之道一者也。神者所ㇾ言。或有二近者一。而大原既不ㇾ同。則皆不ㇾ足ㇾ議ㇾ之。余常不ㇾ貴二其徵末一。

王氏之徒。常言二良知一。謂知上無二工夫一。嘗克ㇾ己乃是致二良知一之功如ㇾ此也。有二勉行利行一。而無二困知學知一。亦是背三馳于二古訓一之遠可ㇾ見。

天只是理與ㇾ氣而已矣。而其氣亦理之質也。要ㇾ之只是一箇理而已。故天之賦二與物一。是命或主ㇾ理而言。或主ㇾ氣而言。物之稟二受天一。是性或主ㇾ理而言。或主ㇾ氣而言。乃是性命之大分也。然天下無二性外之物一。氣亦理之質耳。故仁義禮智。固性之體也。至二其發用一。則雖二食色意欲之私一。亦無ㇾ不ㇾ本ㇾ於ㇾ是焉。朱子曰、正者之欲、固是人性、是以聖賢之言ㇾ性言ㇾ命。純ㇾ於ㇾ理而不ㇾ離ㇾ乎ㇾ氣。答二鄭子上一書、所謂氣不ㇾ可ㇾ謂二之性命一、因ㇾ此而立耳、故論二天地之性一、

始非二二氣所一レ爲。但陽氣盛。則陽爲二之主一。陰爲二之輔一。而爲二正直之鬼神一。陰氣盛。則陰爲二之主一。微陽反爲二之役一。而爲二不正之妖孽一。雖二妖孽是戾氣一。無レ陽亦不レ能レ成。此理至深。要在三精思。而自二得之一。非三言說所二能盡一也。凡妖孽之興。皆由二政教不一レ明。陽日消而莫二之扶一。陰日長而莫二之抑一。此感彼應。猶二影之於一レ形。自有二不レ期レ然而然者一。然則消レ異致レ祥。其道亦豈遠乎哉。按。此說亦善矣。陰氣勝則爲二不正之鬼一。故今邪神之妖。在二夜中及幽邃之地一。日中雨露雷風之起。亦是鬼神。然日中者。多非二不正之鬼一矣。

命之理微。故罕言レ之。然不レ知レ之。不レ可レ爲二君子一。知レ之之要。在二以レ人驗一レ之。命猶レ令也。君意不レ可レ知。黜陟賞罰。惟君之所レ令。禍福壽夭。患難困厄。其所レ命天意。不レ可二測知一。其不レ可レ知而安レ之。謂二之知一レ命矣。君意不レ可レ知。窺二其平日意象。他事上如一レ此。則不レ可レ知之君意。亦庶幾可レ知矣。故聖人論レ命曰。大德必得二其祿位名壽一。可二推識一者如レ此。壬子歲

天地間。只是理與レ氣而已矣。而理則一定不レ可レ易。氣或可レ變。故君子惟理之守。而吉凶禍福。安レ乎レ所レ遇。在レ已者義理。不三差二別所レ遇吉凶一。皆正命也。我眞元之氣。若得二百歲壽一。義可レ死而五十時死。亦是時運耳。然亦是命也。百歲之壽。定レ於二有生之初一。其時運是張子所レ謂遇也。要レ之遇亦定レ於二有生之初一者耳。故程子朱子不レ言レ遇。

天先レ於レ地。君先レ於レ臣。夫先レ於レ妻。父先レ於レ子。其義一也。釋不レ知レ天。老亦不レ知。神亦不レ知。天則陰陽而已。動靜無レ端。陰陽無レ始。推二之於一レ前。不レ見二其始之合一。要二之於一レ後。不レ知二

然之妙、各有レ說、〇重固按、順利據二朱子說一、推觀尤明白、

或云。陽包レ陰者也。木生二於天三一。水生二於天一一。土生二於天五一。故木之仁。水之智。土之信。皆有レ所レ包。（按、此說亦有レ理、）

心之爲レ物。一而不レ二。能照レ物而不三爲レ物所二照。故若三夫佛之觀二心。則猶レ欲三目視二目。而終身不レ可レ得矣。其一而不レ二也。欲動情勝。顚倒錯亂。貳而二レ之。參而三レ之者。亦向レ彼則必忘レ此。一瞬之間交互。而非二兩心並立一也。故佛之反觀。徒躁急而揚レ之。體驗既已廢了。

心者精與レ神也。本然之權度。藏二諸精一而行二諸神一（格物立二權度一於レ精之工夫、）

若二糊濕與レ熱相蒸一。則靈生虫生。可下以見中會二鬼與一レ神之理上也。或糊或魚。蠅來感而生レ虫。神與レ神會。而靈生之理可レ見。（以下壬子歲）

羅整菴曰。孔子敎レ人莫レ非二存レ心養レ性之事一。然未三嘗明言二之也。孟子則明言レ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レ在。謂二之心一。心之所レ有。謂二之性一。不レ可三混而爲二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二心所一レ欲不レ踰レ矩。又曰。其心三月不レ違レ仁。孟子曰。君子所レ性仁義禮智根レ於レ心 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二相離一。而實不レ容二相混一。精之又精。乃見二其眞一。其或認レ心以爲レ性。眞所レ謂差二毫厘一而繆二千里一者矣。（困知記上按。）大學或問曰。人之爲レ學。心與レ理而已。王陽明非二議之一。此羅氏之說。辨得甚的覈。

羅氏又曰。鬼神乃二氣之良能。莫レ非レ正也。其或有二不レ正者一。如二淫昏之鬼。與二夫妖孽之類一。亦未二

盖氣已有㆑形。有㆑形者其凝處必不㆑能㆑無㆑偏。雖㆓堯舜之氣㆒。亦其凝時。旣或有㆑偏。況人與㆑天。貫通無㆑間。雨則一身氣亦濕。暘則氣體亦乾。堯舜之氣。正明純粹。其心純亦不㆑已。故天地濁惡之氣。雖㆑感㆓其身㆒。亦不㆑能㆑害㆓其純心㆒。丹朱商均之氣將㆑凝時。天地濁惡之氣。或襲來。朱子所㆑謂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㆓淸濁㆒。人適逢㆓其會㆒。天地之氣與㆑物相通者。正言㆑之也耳。要㆑之雖㆓堯舜㆒亦其氣之離㆓純心㆒而凝聚。不㆑保㆓純粹㆒。

我邦君臣之義。其明過㆑於㆓萬國㆒。蝦夷夫婦之別。其正亦非㆓他國所㆒㆑及。此皆偏國之所㆑致。孤能使㆓己神㆒。螢能自照。人反不㆑可㆑及。盖失㆓中和㆒者。反一路明。有㆓偏長者㆒。

有㆑理有㆑勢。理常定。而勢則變。有㆑理亦以㆑勢行。則理與㆑勢不㆓相離㆒。勢是氣之爲。氣之動。有㆓時不㆑由㆑於㆑理者㆒。故有㆓理與㆑勢反對說㆒。

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爲㆓之始㆒。水爲㆓之終㆒。而土爲㆓之中㆒。以㆓河圖洛書之數㆒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㆔以更迭爲㆑主。而爲㆓五行之綱㆒。以㆑德言㆑之。則木爲㆓發生之性㆒。水爲㆓貞靜之體㆒。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㆓五行㆒也。以㆓其流通貫徹而無㆒㆑不㆑在也。水之包㆓五行㆒也。以㆓其歸㆑根反㆒㆑本。而藏㆑於㆑此也。若㆓夫土㆒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㆓四方㆒。一體而載㆓萬類㆒者也。故孔子贊㆓乾之四德㆒。而以㆓貞元㆒擧㆓其終始㆒。孟子論㆓人之四端㆒。而不㆘敢以㆓信者㆖列㆔序於㆓其間㆒。盖以㆑無㆓適而非㆒㆑此也。是則宮之統㆓五聲㆒。仁之包㆓五常㆒。盖有㆓並行而不㆑悖者㆒矣。此語載㆓張書抄畧㆒、○久米順利曰、周子太極圖、五行位置、統系之妙、以㆑此朱子說可㆑見、且生之序者、水火木金土、行之序者、木火土金水、聲之序者、土金木火水、水木土更迭爲㆑主如㆑此、造化自

默識錄卷之二

播磨 三宅重固 著

道體二

天地之間。只是陰陽五行而已。五行之中。水火專主㆑氣。金木成㆑質。故五行雖㆑多。亦要㆑之只是水火二物而已。人之五臟。心腎二物。亦統㆓全體㆒。而至妙。心則神也。火也。腎則精也。水也。水火相㆔爲用於㆓天地間㆒。心腎亦相㆔爲妙於㆓一身中㆒。故水火縱㆑於㆓南北㆒。而金木則橫㆑於㆓兩間㆒。心腎上㆔下於㆓一身㆒。而肝介㆑於㆓其間㆒。肺獨上㆑於㆓一身㆒者。又肺是氣之主。而身之天也。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㆓照徹㆒。其形骸雖㆓是人㆒。只是一團天理。學者當㆔察㆑于㆑此。不㆓以須臾怠㆒矣。

某嘗於㆓狼㚟錄㆒。著㆓體用顯微圖說。太極圖說解㆒。是說㆓此義之詳㆒者也。

朱子曰。邵康節以㆓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㆒爲㆓一元㆒。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竊謂一元以㆓一歲㆒可㆑見。一歲以㆓一日㆒可㆑見。所㆑謂能言㆑天者必驗㆑人。亦是此意。邵子言。人是鬼神之影。亦是此意思。

以㆑堯爲㆑父而有㆓丹朱㆒。以㆑鯀爲㆑父而有㆑禹。朱門已疑而問㆑之。朱子有㆓答語㆒。文會筆錄五(廿四段)載㆑之。

不レ足二以避二利害一。無二毛羽以禦二寒暑一。以將二役レ物以爲レ食。任レ智而不下恃レ力。此所二以爲下貴也。（刑法志）此論發二一意思一。亦可二以見二殺レ生食レ肉之出下於二自然一矣。

火體水。其用火。水體火。其用水。故火內暗。水內明。心其體精。其用神。統二精神一者心也。金木質。水火氣。質滯而氣則行。故天地之間爲レ用者。只是水火二物。人身爲レ用者。亦只精與レ神而已。（以下巳酉歲）

宮部自進（後號二藥師寺方正一）云。甲斐國市川某。（稱二內膳一、市川社職、）嘗云。兎居二諸籠中一。晒二于月夜中一。兎無了。非二脫レ籠而去一。亦非二解而消一。俗月中畫レ兎。亦盖有レ故。味池某（號二權兵衛一）云。蒐レ兎月夜不レ可レ縛。三輪希賢云。古書謂。兎看レ雌而無レ雄。見レ月而孕。

絅齋先生曰。以二潁川陽城一爲レ中者。就二漢土一而言。非二天地全體之中一矣。余按。此固然。然以二地球一觀レ之。漢土對二萬國一。其勢自然得二其中一也。

谷重遠（土佐國人、稱二丹三郎一）抄二出師錬元亨釋書一。論下三種神器出レ於二天工一。而不レ由レ乎二人爲一。故君臣大綱不レ亂。且引下春海（深井氏、後稱二澁川氏一）我邦分野當レ于二柳星張一。故無中簒弑之禍上。而著二一書一。絅齋先生以レ書質二重遠之非一。其書中所レ言。尤明備矣。世學者止讀二絅齋華夷說一。則不レ免レ有レ疑。合下與二重遠一書上而通二考之一。則庶幾得二絅齋之意一。

或云。華夷之稱。記レ於二周禮一。余按二舜典一。亦曰。蠻夷猾レ夏。

レ之而已。
顯微固同レ時。而體用亦有二同レ時者一。故朱子曰。胡氏指レ心作二已發一。便是錯了。縱使二已發一。感之體固在。語類七十五、十二段右、

太極生二陰陽一。陰陽生二五行一。五行具而生二萬物一。故太極是陰陽五行萬物之本。然實體非三先有二此理一。則何由而生二二五萬物一。千萬歲無二移動一之有哉。就二人心感應上一觀レ之。尤明白。如二佛氏一則不レ知レ有二太極一。只就二氣上一立二意見一。故說空。以下享保戊申歲

伊川性即理也之謂。出レ于二樂記註理猶レ性之說一。而其所レ見。則固懸隔矣。即理之即有レ意。蓋明道生之謂。則說二性字一穩而當。伊川理也之說。則直截說二出孟子性善之義一。發二揮性之實躰一來。猶レ言二池即水也。池是土凹。而水留處一。然池之所二以爲一レ池者水也。池非レ水。如レ有二一間一。直說以爲レ水也。所三以發二揮池之實體一也。性是人之得レ於レ天而生者。本非レ可レ說レ理。而直說爲レ理。所下以以二即字一言上矣。即字說、布施某所レ見知レ此、恐當、

是非之心。是智之端。而以二虛靈知覺一爲レ心。則似二知專心之德者一。何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智意慮。皆是知也。朱子曰。知心之神明。蓋心則火。而內暗者是水。水是知也。天地只是水火二物。心是人身之主。而心亦只是水火二物。故知之專心。是其理也。朱子曰。知亦包二四者一亦言レ之。

班固曰。夫人宵二天地之貌一。懷二五常之性一。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レ足二以供一二嗜欲一。趨走

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中庸或問）天人一體。貫通無隔如此。故人事之吉凶。即鬼神之所爲。所以扣之鬼神。則告之如響也。猶己不知而人知之之事。問之人而人必告之也。

正德三年癸巳三月四日。會于岩崎修敬之宅。論談及于鬼神來格之義。修敬云。佐藤先生鬼神集說。（序文覈出其所見）淺見先生答迹部某問目書。（有來格說）皆未見其端的直截之意。吾人今日如此應對言談處。即是鬼神來格之著者也。修敬詞氣之間。似有見得者矣。至今深恨當時不扣論其細密。蓋明天於人。驗幽於明。而後可以見其實焉耳。人之精神。與天地流行不已。往者過。來者續。歲月逝。往事已。呼他姓名。談之則應答。便是以理求之。則感而來。其所呼非其名也。雖呼亦不應。可見非禮之祭。神之不享也。祖考精神已散。然亦是天之一氣流行者。雖已散亦以其理呼之。則祖考應來。

絅齋先生。太極圖說口義曰。天是氣。地是質。佛氏說天上有種々事。是不知陰陽之故也。天只是氣而已。何事物形狀可言之有哉。流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時。其氣之剡々者[illegible]。此事張書抄略詳之。

天地如此大。而日月星辰。行度盈縮。亘千萬世。無一毫之差繆。萬物如此多。而飛潛動植。形狀氣味。亘千萬世。無一毫之差繆。非有本原一定之規矩者。何爲能如此。所謂誠。所謂太極。即是指本原一定之規矩者而言。其無一毫之差繆者。其誰尸之。亦造化之妙。知者能知

理之統名。孔門以是爲標的。宜矣。仁對愛而言。則仁體而愛用。體則性也。用則情也。性貫體用動靜。故仁亦貫體用而言有焉。愛有未發之愛。則愛亦有體有用。如仁人仁者之仁。則兼體用者也。心存愛之理。而融會合一。常有慈潤親切底氣象。而發於至誠惻怛者。所謂全體之者也。

天命之性貫動靜。故愛之理。其分則屬未發。而其實貫動靜。蓋仁便是形而上者。而靜固此理之體立。動上亦有形而上者存焉。不明于此。則孔孟之説仁義處。有不可待而通者也。

靜 ─┬─ 形而上者
　　 ├─ 愛之理
　　 └─ 溫厚慈祥底 ── 氣 ─┬─ 形而下者
　　　　　　　　　　　　　 ├─ 靜即氣
　　　　　　　　　　　　　 └─ 形而上者、動靜皆存、

動 ─┬─ 惻隱怵惕底
　　 ├─ 愛之理
　　 └─ 形而上者 ── 氣 ─┬─ 形而上者、亦動靜皆存、
　　　　　　　　　　　　 ├─ 動即氣
　　　　　　　　　　　　 └─ 形而下者

世有澤庵法語者。武藏江戸釋徒所作。其書言理氣陰陽五行。皆蹈襲周子太極書。此僧不知能達佛之意否。其言曰。人中年以後。屬陰屬金水。故身重。木火輕而浮升。金水重而沈降。

明和甲申識

或云。漢書律歷志。亦以太極爲元氣而説了。

朱子曰。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故凡天下之事。雖若

其弋不射宿。遠庖厨。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此聖人仁義並行兩盡之道也。佛氏棄父母去妻子。而設殺生之戒。是亦可謂不知類之甚矣。（天木時中著食肉論亦大意如此、）

形而上者。道之謂也。形而下者。物之謂也。體用則動靜之謂也。物必有動靜。而其動也。形而上者。行於形而下者。其靜也。形而上者。立於形而下者。所謂恭近於禮。信近於義。義也。禮也。就形而下者。以指形而上者言之。用之德也。人往往知性之爲體。情之爲用。而未識得形而上者之貫體用動靜。則説是等文字。（禮義）未明乎上下之間。學者尤當詳察矣。

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巧言令色。身與心爲兩物。豈能與萬物一哉。所以言鮮矣仁也。

性字對情字而言。則性爲體。情爲用。性字專言。則貫體用動靜。仁字對愛字惻隱字而言。則仁爲體。愛惻隱爲用。仁字專言。則貫體用。而指形而上者。如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則仁字是性體之名。如克己復禮之仁。則貫體用動靜而言。如言愛之理。則是未發之愛。性也。體也。以體言。是仁字正面意。有體則有用。體用不二。與體用混合説者。不相異矣。

人是天之所生也。天以生物爲心。則人心之德。亦只生生慈愛底者也而已。全體此生々之心。則我心貫萬物而無間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孔子指示無間之心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謂至親至切至著至明也。特爲此赤肉團。害生生本心。故父子已爲胡越矣。克己所以去其害者也。忠恕所以通其間隔者也。

春生之貫四時。惻隱之貫四端。其理一也。人心發見之首。皆是惻隱之心。故仁包四性。而爲天

知二吉凶一之理有焉。親病若其占凶時。孝子尙稽二顙北辰一。覓二求良藥一。乃孝子之誠心耳。占凶而束レ手俟二其死一。則可レ謂レ薄。豈孝子之心哉。

以二所レ謂平常者一觀レ之。則湯武之放伐亦常也爾。故程子謂權卽經也。以二其變者一言レ之。則天地之陰陽晦明。人事之仁智愛惡。皆相反而變者也。而不レ能二相無一亦如レ此矣。此知二權之不一レ可レ無。而就下其不レ可二相無一者上。而分二別所レ謂平常者一來。分下別所レ謂不二平常一者上來。故朱子謂經與レ權。不レ可レ無レ別也。蓋天地間只是一理而已。無二二道一矣。故合二經權一。而皆平常之理也。分而爲二萬殊一。則其變無レ窮。故有レ經有レ權。聖人隨二其千變萬化之事一。而行二其千差萬別之理一。則其迹或有二不レ同者一焉。然皆根二於一理一。而無二二本一。則自二日用之常一。以至二其變無一レ窮。固莫レ以有二二道一矣。

人之呼吸。其氣生々者也。閉二生々之氣一則死。火之上升者。是亦生々之氣也。蓋レ之而塞則滅矣。天地之間。只是生々不レ息之氣也。所レ謂天地之大德曰レ生。人之受二生レ物之心一爲レ仁。是人之全德。

以下丙午歳、

大凡有レ物必有レ用。無用之物。棄而不レ取焉。故古人取二其才德之可一レ用。則其人雖レ勞。亦爲レ得レ志。而不レ省二其身一。若不レ用二其可一レ用。則上之人爲レ不レ明。而下之人亦不レ慍也鮮矣。如二禽獸草木一。與レ我均生二於天地間一。我取二其可一レ用。亦是於レ我則能爲レ用二其可一レ用。而於レ彼亦見レ取二其可一レ用而無レ憾焉。伐レ木以造レ家作レ器。苅レ草以蓋レ屋充レ食。殺二禽獸一而爲二祭祀賓客之用一。奉養療病之具一。且除二其害一。此皆所レ謂用二其可一レ用者也。然斧斤以レ時入二山林一。數罟不レ入二汙池一。雖レ釣亦不レ綱。

入于我心。我精神依木主。則爲他人之神。皆一體無二之妙矣。仁之理。聖人說之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謂一體無間。然仁者能萬物一體而無間。然以一體無間爲仁者。龜山楊中立陽明王守仁之誤認者也。猶誠者無息。以無息爲誠者非矣。盖仁也者。愛之理。就萬物一體之上。認得其至親至切。痛於己之身者而可矣。故求仁之功。在克己而已。私克則此慈愛之心。流通于彼我之間。無人我之隔。不然强欲一彼我。豈能得之哉。如陽明動曰求萬物一體之仁。如龜山以萬物一體爲仁。皆不曉愛之理之爲仁。而泛然無切己之功夫。此義也仁說問答書。考而可得矣。（以下享保十年乙巳正月）

支子不祭。適在他國者。設紙榜供茶菓而望拜。是朱子之說。窃謂鬼神之在天地間。而往來感通無分處。然適子設主而祭。在他國者。宜供茶菓而望拜。我之神適彼而通。不可設紙榜。設紙榜則彼之神格于此。往來固無間。然我之神適百里外而通。於理爲安。更思。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云々。天理滅矣。註曰。理猶性也。窃謂伊川性即理也之語。盖本於此矣。

或謂以卜筮問親病之安否。無此理。孝子之心。惟不知差劇之間。而一息尚存。止欲其愈而已。卜筮之時。其占若凶。則孝子何以處之。曰。武王疾病。二公欲穆卜。周公求以身代。而後乃卜三龜。知其吉。金縢所言如此。則卜筮死生之間。有理可見矣。凡事端已起。則卜筮以問之。吉凶可決焉。世俗所謂本卦年卦者。則無知妄作也爾。若親之病。端倪已發。占之

法一。却是教二得他各々自私一。與二我新民一似而非。可レ知矣。

中村惕齋天文考要。疑二邵子一元始終之數一。亦可レ謂レ麁矣。又論二天色玄一曰。莊子曰。天之蒼々其正色邪。其遠而無レ所二至極一邪。朱子曰。天明則日月不レ明。天無レ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天玄地黃。是古聖之眞詮。以上說得是。

宋永享所レ著搜采異聞云。二十八宿。宿字音秀。其文義則止。當レ讀如二本義一。說苑辨物篇曰。所レ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レ宿也。其義照然。宋馬永卿所レ著嬾眞子云。二十八宿。謂二之二十八舍一。又謂二二十八次一。次也舍也。皆有二止宿之意一。今乃音誘。此何理。天文考要、載二此二說一

余嘗著二釣弋錄一。論二食肉之義一。搏桑名賢文集載二食肉論一。三宅正賢所レ著其論甚卑陋。但其引二荀子一曰。天地間物。水土有レ氣而無レ生。艸木有レ生有レ氣而無レ識。禽獸有レ氣有レ生有レ識而無レ義。人則有レ氣有レ生有レ識。而亦且有レ義。故艸木必得二水土之養一而不レ辭焉。有レ生也。禽獸必得二水土草木之養一而不レ辭焉。有レ識也。人必得二水土草木禽獸之養一而不レ辭焉。有レ義也。又曰。君之使レ臣。臣之事レ君。亦其義一矣。此言發二萬物有二貴賤之差等一。而賤者常受二貴者之制一之意的實矣。三宅正賢者、余未レ知二其人如何一。

萬物一體。物我無レ間。蓋天地之間。只是陰陽流行。而太極主二於其中一。則萬物之體。只是一陰陽而已。萬物之理。只是一太極而已。一躰無レ間。固的然明白。誰疑レ之。故大學說レ明三明德於二天下一。而朱子又謂。明命赫然。無レ有二內外一。而人之爲レ學。至レ於二德崇業廣一。然後謂三之復二其初一矣。鬼神之道。謝氏嘗曰。祖考之精神。則自家之精神。蓋我精神。能通二於他人之心。他人之神。亦

物無二頓滅頓生之理一。陽中已生レ陰。陰中已生レ陽。所レ謂互根者是也。夜半已生二來日之陽一。日中已生二一陰一。是乃晝夜之無二頓生滅一也。十一月冬至。已起二明年之端一。而今年未レ終之中。已生二來歲之氣一。非二十二月晦。而今年頓滅。正月元日。而明年頓生一也。是乃一歲之無二頓生滅一也。非二父沒而後子生。子沒而後孫生一。天地終始。亦猶如レ此也爾。一元之數。未レ盡之中。已子會生二後天地十二萬年之端一。生滅之間無二斷絕一。故明道先生曰。動靜無レ端。陰陽無レ始。非二識レ道者一孰知レ之。且理則氣之理耳。已無二天地陰陽一。更何處尋二此理一。釋氏不レ知レ于レ此。妄以レ先二天地一言。其高而無レ實者如レ是矣。渠以二忽然念起一言。似レ有レ理。然一念未レ起處。有二此心一耶否。一念未レ起時。心靜而存焉耳。故能生二此念一。心無レ有焉。則念亦何故生。天地未レ闢之前。若俾レ無レ氣。則何故忽然生二此天地一。天地一元之數。十二萬年。前面六萬年屬レ動。後面六萬年屬レ靜。後面靜中。已生二前面之動一。猶二人心動靜之機一耳。吾儒則就二天地万物之有レ形而道存。釋氏以レ道爲レ先二天地一。宜其幻二妄天地一。寄二宿父母一。而有下擊二其親一殺二其子一爲中悟レ道者上矣。

我之學。有二明德新民一。佛有二一箇明明德一。而無二新民一。已無二新民一。合二其明明德一非矣。釋氏動說二慈悲一。謂三化二度衆生一。亦似二新民一。盖聖人之道。合二內外一一二彼此一。而無二自私一。故齊レ家治レ國平二天下一。而后爲下在レ於レ我之明德亦能明上焉。新民亦我分內之事也耳。若二夫釋氏一。則唯求二在レ於レ己者一。而不レ管二他人一。渠無二治敎之法一。可三以見二其意一矣。其事二慈悲一者。亦非三渠以レ是爲二己之當然一。只是欲レ寡二己之罪一也。故程子曰。釋氏本爲レ利。是也。朱子亦曰。得レ度二得天下人一。各成二佛

父子一脉。子之身脉。即父之身脉。子之精神。即父之精神。便是理一也。父之身與二子身一分。父之心與二子之心一別。便是分殊也。祭祀時。我精神依二木主一。木主與レ我一。然我精神而依二木主一。所レ依之神。與レ我對立。亦是理一分殊。

一日余與二二三子一相會。時余極言二佛之非一。坐中一士人曰。天下無二二道一。聖人無二兩心一。子何苦如レ此譊々也。余曰。朱子嘗謂天下無二二道一。聖人無二兩心一。所三以有二我底一。著二他底一不レ得。有二他底一。著二我底一不レ得。儒佛事々相反。何以爲レ不レ異哉。又有二禪者一勵レ色曰。儒者知二道之大原出一レ於天。未レ知二天地未レ生之前。則大本原一矣。宜其近小卑陋。區三々於二事物之中一也。余曰。可レ哀佛之溺二空寂一。而不レ知二實本原一也。佛之言曰。有レ物先二天地一。無レ形本二寂寥一。又有二世界建立之說一。渠蓋以二天地未レ闢。萬物未レ生之前一。爲二道之本原一。以二天地萬物之色相一爲二幻妄一。殊不レ知無レ有二天地未レ有之前一。亦無レ有二無レ氣之理一。凡天下之物。有レ生則有レ死。天地雖レ大。亦物而已。豈無二終始一哉。故邵氏有二元會之說一。已有二其數一。今天地之前。與二後佛所レ謂天地未レ有之前者一似矣。不レ然。其數雖二已定一。亦今天地之前。已有二天地一。今天地之後。亦有二天地一。無二時而不一レ有二天地一焉。以二晝夜一言レ之。晝夜各六時。而今日前有二昨日一。今日後有二明日一。無レ有下無二晝夜一之時上。以二一歲一言レ之。十有二月三百六旬。而今年前去年。今年後亦明年。無レ有二無レ年之時一。以レ人言レ之。人壽率百歲。其人之前有レ祖有レ父。其人之後有レ子有レ孫。至二噓呼語默一。皆無レ不レ然也。無下不レ有二天地一之時上。亦猶レ此也爾。已有二生滅一。則滅與レ生之間。佛所レ謂天地未レ有者似矣。不レ然萬

正二鄭氏之圖一。作二新圖一。愛配レ於レ東。樂配レ於レ南。惡配レ於レ西。而喜置二東南間一。哀置二西南間一。怒置二西北間一。欲置二東北間一。正北一方無二配者一矣。右二說未レ詳二是非一。更思。後按二玉講附錄中卷所レ收朱子說一、謂七情不レ可三分二配四端一、七情自於二四端一、橫貫過了、此是自直明白論

體用一源。體立而後用行。乃是理之先レ於レ氣也。

經與レ權對。經是常道。權是變道。義也時中也。並二兼常變一。而義終是重在二常道一之文字。故繫辭九卦。井以辨レ義。與二巽以行一レ權。並對而言。朱子註二孟子一。權義對言。蓋亦本レ於レ此者也。

程朱氣有二形朕一。而理則無レ可レ見之謂。本レ於二周子無極之說一。而其本則出レ於二中庸費隱無聲無臭之語一。子思又淵二源乎孔子一而言。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二之道一。形而下者謂二之器一。又曰顯レ微闡レ幽。又曰。其事肆而隱。此皆聖人言三理之體無二聲臭一矣。

程朱論二日月之體一相反矣。說見二程書抄畧一。然楚辭天問注。則全從二程說一。蓋兩說似二相異一。而其實不レ害レ乎レ爲レ同矣。

人之品有レ五。而以レ天合者有レ二。以レ人合者却居二其三一。若二君臣之義一。義固根二於吾心一。而其分之定。其初何處在。或云。三生之民。君食レ之之故。臣報レ之以レ死。則以二祿之授受一而君臣之義立。此說非矣。一齊之時。夫婦之分定。贄見之際。朋友之分著。委レ質初。君臣之分立。蓋均是天地間人也爾。但其約之初而上下定。不二相侵一不二相亢一。事之宜。何者如レ之。祿之授受。是第二着耳。

程子謂非下天爲二此人之食一生中禽獸上。非下爲二蝗螂一生中蟬上。非下爲二富貴人一生中貧賤之子上。但力能制レ之者。取以爲レ養。是自然之勢也爾。鳥獸之相食。人之食レ肉。人君之使レ衆。皆一理。

經與レ權。非レ有二氷炭之異一矣。然不レ可レ不二分別一。經與レ權。只爭二些子一。且經與レ權二者。在二目下一。廢レ經隨レ權。如レ是則漢儒反レ經之說。聖人行レ權時。目下只是有二此一途一而耳。不レ見レ有二兩途一。故聖人行レ權時。只見二其當然一。未レ見二是權而不下經也。然孟子擧二常變之二一。告二滕文公一曰。擇二二者一。則學者斟酌裁斷時。二者比並考較有焉。

妻有二七出一。而朱子以爲レ經。一與レ之齊。終身不レ改。是經。七出似レ可レ爲レ權。臣之去。君之棄。夫之去。皆經。經與レ權。非レ如二氷炭相反一。難二分別一如レ是。

以レ仁修レ道。可レ見三仁之包二義禮智一矣。

勾龍爲二后土之神一。事見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一。而武成篇注亦用レ之。盖有二此理一。未レ見二朱子說一。更思。

仁專言則包二四者一。自三仁義爲二體用一言。則義亦於二用上一包二四者一。便是專言之義。不三唯義包二四者一克己復禮之禮。以レ禮包二四者一。信之貫二四者一。智之包二四者一。朱子固已言レ之。

明鄭之雲天命圖說云。人之五性四端。固與二天之四德一相應。而各有レ攸レ屬矣。唯七情之分。似レ爲二參差一。然以レ類推レ之。亦各有レ合焉。若二喜愛之於レ木。樂之於レ火。怒惡之於レ金。哀之於下水。欲之配中于土上。而無レ不レ在焉。是也。按。鄭之雲所レ言如レ此。而所レ圖亦同焉。而朝鮮李退溪改二

自足。謂二之德一。有二條理區別。一定不レ可レ易者一而存。謂二之理一。其實則一而已。二五之精凝。而生二人物之萬殊一。乾道成レ男。坤道成レ女者。氣化也。形交氣感。萬物生生。變化無レ窮者。形化也。形化行。則氣化息。然一氣流通。內外無レ間。則形化亦氣化也爾。觀二濕熱欝蒸頭上生一レ虱、虱已生則形形相交、氣氣相感而生レ虱、此時虱食二頭上欝蒸之氣一、而形氣交感可レ見、人受二天地之氣一以生。則亦陰陽五行而已。其爲レ男爲レ女。生レ形發レ知。爲レ氣爲レ血。是陰陽也。其爲二肝心脾肺腎一。爲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一者。是五行也。亦各必有二當然而不レ可レ易。自然而不レ可レ已者一而存。健順陰陽之性也。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其行レ於二五品之間一。則仁行レ於二父子一。義行レ於二君臣一。禮行レ於二長幼一。智行レ於二夫婦一。信行レ於二朋友一。以二其心之動靜一言。則發行裁處。人心之四時。而仁發之德也。禮行之德也。義裁之德也。智處之德也。以二發行裁處之德一。行二之於二五品之間一。交錯紛綸。各有レ條。天人合一。人則天也。子思所レ謂天命之謂レ性。禮所レ謂人五行之秀氣。董子所レ謂道之大原出レ於レ天是也。聖人則天地合二其德一。亦全二陰陽五行之德一而已。所レ謂大明二終始一。六位時成。時乘二六龍一以御レ天。首出二庶物一。萬國咸寧者。聖人之元亨利貞也。所レ謂自强不レ息。厚德載レ物者。聖人之乾坤也。

天地之間。雖二萬殊一。然要レ之不レ過二理氣之二一。人之有レ生。自二父子君臣之品一。以至二手足百骸一。雖レ不レ一。亦要レ之不レ外二理與レ氣之二一。性者生之謂。亦理氣之合者也耳。然程子以二理也一說レ性。何故遺レ氣而不レ言。蓋天地萬物。雖レ不レ過二理氣之二一。然亦要レ之不レ過レ曰二理也一。氣本レ於レ理而生。亦理之形而已。理固善而氣亦善。

物必有二死生一。無二死生一則非レ物。天地亦物也爾。一元之數。天地之生死也。一元則一歲之大。一歲則一日之大。子之半陽已生。午之中陰方起。一陽復二于今年一。而來歲已始レ于レ此。前天子之會。已闢二後天之端一。（凡萬物無二終而後始之理一）故前日將レ終。今日已始。前年將レ盡。今年已起。前天未レ終。今天已生。程子所レ謂動靜無レ端。陰陽無レ始。朱子所レ謂前瞻無レ端。後推無レ窮者也。亥後子始。事已人定者。一日之混沌也。陽月之後冬至前。草木零落。宇宙蕭索者。一歲之混沌也。亥會復子會始。物盡氣塞。窈冥漠然者。一元之混沌也。張子所レ謂。氣坱二然太虛一。升降飛揚。未二嘗止息一者是也。統躰太極其具レ于レ此歟。程子所レ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之謂也。混沌一氣。謂二之太乙一。太極之躰亦未レ分。渾然一理也耳。太極動而生レ陽。（子之會）靜而生レ陰。（丑之會）太乙於レ是乎分爲レ二。陽則男之道也。陰則女之道也。男女構レ精。生二長男長女一。男女生生。變化無レ窮。（長男是寅之會、長女是卯之會、辰午申戌之會、亦男也、巳未酉亥之會、亦女也、）子丑父母。故老レ於二不用之地一。（一歲之終）而寅卯長男長女。代レ於二父母一執レ事。（在二一歲之始一）

天地之間。只是一氣流行而已。其清明升動者爲レ陽。其昏濁下靜者爲レ陰。就二二氣上一。復分レ之爲二木火金水一。宇宙間二氣五行外。更無二別物一。故日有二晝夜一。歲有二四時一。數之奇偶。星之五行。物之飛揚動植。其他五方五色五味五音十干。無レ適而非二二五一矣。其二者五者。各必有二當然而不レ可レ易。自然而不レ可レ已者一而存。謂二之性一。謂二之理一。謂二之道一。謂二之德一。所レ謂非レ離レ乎二陰陽一。不レ雜レ乎二陰陽一者。而所レ謂各具二太極一者是也。乾坤陰陽之道也。炎上潤下。從革曲直。五行之性也。元亨利貞。四時之德也。由二其理一而流行者。謂二之道一。受二其理一以生。謂二之性一。得二其性一而

無極而太極一。其不レ可レ見者。萬象條々區別。故謂二之理一。學者欲レ見二其不レ可レ見者一。豈淺心之所レ得哉。

均是皆天之民也。肯而在二天下之上一。以勞二其心一。甘而在二其下一。以勞二其力一。事之宜莫レ大焉。義之於二君臣一。其固有者。可二以見一矣。

人心道心並言。則人心出レ於二形氣一。道心本レ於二性命一。而雖二上智一不レ能レ無者。天理人欲亦猶レ如レ此。然欲則不レ可レ有。故孟子曰寡。周子曰無。孟子周子指二有レ所レ向者一而言。是不レ聽レ命之人心。上智不レ能レ無レ之。人心則指下知二飢寒痛痒一者上而言耳。故程子以二人欲一說二人心一者。以二不レ聽レ命之人心一言レ之。

二四火金　生レ於レ天一三者水。而木相生也。
一三水木　生レ於レ地二四者火。而金相尅也。

蓋水而木。則氣之生々長茂者。而陽之主レ生也。火而金。則形之收斂、而陽氣之包レ于レ內。所レ謂保合大和。是陰之主レ殺也。水之潤下、而作二木之曲直一者。是潤下之炎上也。火之炎上。而作二金之從革一者。是炎上之潤下也。（觀二木之長茂、鑛之在二地中一而可レ見）水克レ火。木亦可レ消レ火。土亦可レ消レ火。收斂而勢急。是木也土也作レ水也。

千古一氣。萬物無レ二。故祭レ之而能感二格百世之上一。占レ之而能洞二知數日之後一。王魯齋所レ謂聖人後二天地一而生。知二天地之始一。先二天地一而歿。知二天地之終一者。亦是此意。

臣子後。是人之道也。此外更何事之有。論孟所レ說。皆此事也爾。是合二體用一。兼二日用本然一。道之全躰也。然就二此上一。更有二子細一。所レ謂形器上下之分。體用動靜之別者。論孟之所レ未レ發。而聖人於二大易一言レ之。漢唐以來諸子。不レ知二性命之本體一。而惟日用之說。暗レ於二形器上下之分。性情體用之別一。遂至レ于二荀楊韓子之不レ知レ性。及二宋周程張朱先生之起一。而就二論孟之日用一。以明二大易之本然一。離二合於本然日用理氣顯微之間一。開示明白。於二道之全體一。無二復餘蘊一矣。盖渾合中。條理區別者。是道之全躰。而先區二別條理一。而歸二于渾合一者。學者之工夫也。然區二別條理一者。煩勞而難。故學者往々好二渾合一而憚二煩勞一。朱子憂レ之。常語二學者一。明二白於躰用顯微之間一。而不レ容レ有二少儱侗含糊一焉。後之學者。習レ於二其說一。遂至レ于下日用本然爲二兩途一。躰用動靜爲中二物上。不レ知三所レ謂天命之性。貫二體用動靜一。而以二仁義一爲二未發境之一物。無用之空理一。學者可レ不レ思哉。

體用只是一物。非二判然兩物一。就二一物一其靜爲レ體。其動爲レ用耳。人或見二其一物一。排二體用之云一。不レ知三一物而有二動與レ靜之分一也。顯微亦只是一物。理是氣之模範。而氣之無レ形者。氣是理之形體。而理之可レ見者。人或見二其一物一。排二上下之云一。不レ知三一物而有二精精上下之分一也。

自二萬古之上一至レ于レ今。天高地卑。春溫秋涼。山峙川流。火熱水寒。子愛二其父一。臣敬二其君一。鳶飛魚躍。梅酸桃甜。無下以二一日一變上者。豈無二模範一者。能如レ此哉。而無二形狀可レ見者一。其不レ可レ見者。因二可レ見者一而見。自二其萬古不易無二虛假一而謂二之誠一。自三其不レ可レ見而爲二萬物之根柢一。而謂二之

風一。居レ偏而守レ偏。終不レ知レ求ニ中和之道一。嗚呼可レ歎哉。

岩崎修敬曰。凡盈レ于ニ天地之間一者。莫レ非ニ太極之所ヲ生。而其生々變化。皆太極之流行也。一則太極也。一因レ一而二生。一因レ二而三生。一因レ三而四生。一因レ四而五生。一因レ五而六生。一因レ六而七生。一因レ七而八生。一因レ八而九生。一因レ九而一十成。則一終歸レ于レ一。衆數皆由レ于レ一。而萬物本根レ於ニ太極一。太極之始ニ終於ニ萬物一。其象粲然可レ見矣。此語、正德甲午十月、余會ニ于岩崎氏一時聞レ之、今甲辰年四月十六日修敬沒矣、感慨錄レ之、蓋此語發ニ明一義一、但其曰ニ一因一者、當レ作ニ二因レ一、三因ニ二一、下傚レ之、

就ニ君臣上下之分定之中一。而父子兄弟夫婦之道行焉。父子兄弟夫婦。亦有ニ上下之分一。則上下之名分總ニ五倫一。而治亂之本在レ于レ此矣。猶ト先天八卦。乾坤定ニ上下一。而雷風山澤水火行ニ乎其間一也。不ニ義以爲一レ質。則禮遜亦不レ可レ行。君臣之義。上下之名分不レ明。則人道之大綱亡。而四倫亦滅矣。

聖人不レ言乎。原レ始反レ終。故知ニ死生之說一。又曰。不レ知レ生焉知レ死。前瞻無レ端。則後推何有レ窮。求ニ之於ニ天地之前一者。老釋之妄也。陋也。其如レ此。故曰窮レ理盡レ性至レ命。又曰。天命之謂レ性。又曰。上天之載。無レ聲無レ臭。又曰。上帝降ニ衷於ニ民下一。不レ說ニ到于ニ天以上一者。初無ニ天以上一也。

道之大原出レ於レ天。天只是陰陽五行。而春夏秋冬而已。人在ニ天地間一。則亦只是男女五品。而仁義禮智而已。陰陽相推。而四序行。火炎上。水潤下。是天之道也。男女相從。而五品遜。君父先。

底運動一。我精神依二父木主一。則爲二父之精神一。依二母木主一。則爲二母之精神一。我精神依二木主一。則所レ依之精神與二我精神一相二爲賓主一。神々交之妙無レ窮。

萬物一精神。故有二俗所レ謂生靈死靈者一而相通。然人之精神局レ於レ形。故其通也神速感應之妙鮮矣。我精神依二木主一。則所レ依之精神。不レ局レ於レ形。而感通之妙却速矣。卜筮能告二吉凶一。亦是此理。

直方先生嘗謂。人固萬物之靈。而勝レ於二天地一。如何則天地亦一物而已。人則兼二天地一也。聞二此語一者。往々疑二其言之過當一。間者得二朱子之語一。曰。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二得人一便兼二動靜一。是妙レ於二天地一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語類百）答二黃道夫一書曰。五行謂二水火木金土一耳。各一二其性一。則爲二仁義禮智信之理一。而五行各專二其一一。人則兼二備此性一。而無レ不レ善。（文集）答二嚴時亨一書曰。陰陽五行之爲レ性。各是一氣所レ稟。而性則一也。故自二陰陽五行一而言レ之。則不レ能レ無レ偏。而人稟二其全一。所下以得二其秀一而最靈上也。（文集）

久米順利云。有二理變レ氣。比干是也。（諫是理之當然、若不レ諫必不レ死）有二氣變レ理。盜跖是也。（惡人必當レ死、亦能長生、）此言簡約有レ理。

道之在二天下一。東南西北。無二適而不レ有。但其土地廣狹厚薄之不レ同。而其人之爲レ風亦不レ一。人々所レ見亦不レ覺レ陷二一偏一矣。伏羲以來。所レ開之邦。中レ於二天下一。而其廣濶厚潤。亦非二外國之比一也。而聖人尙恐二其失二中和之氣一也。於レ是樂以通二八風之氣一。而令二天下無二偏風一矣。近世談二神道一者。不レ知二此義一。動必曰。是我邦之道。甚則曰。孔孟所レ言。亦漢土之敎也耳。不レ合二我邦之

謂二之其人爲一レ虫亦可矣。

人食二魚鳥一助二精力一。則是魚鳥爲二其人一。人服二參茋一補二精力一。則是參茋爲二其人一。復二祖考於二我神一。則我爲二祖考一。我爲二祖考一。而依二木主一。則木主爲二祖考一。皆是一氣貫通。無レ間之所レ致。

形形相感者。以二耳目言色一相通。形氣相感者。其通也速。氣氣相感者。其通也尤神速。

天以レ氣交レ於レ上。地以レ質交レ於レ下。故人之交。氣感レ於レ上。而形交レ於レ下。

祖考復三於二我精神一。而其精神依レ於二木主一。則所レ依之精神爲二祖考一。木主無二精神一也。參茋魚鳥食レ之。補二人之精力一。則參茋魚鳥爲二其人一。參茋魚肉無二精神一也。精神與二精神一交者。彼此相合。而爲レ妙者相半。狐依レ于レ人。借二人之口一。而言二己之情一。其間有二人底言動一。有二狐底言動一。有レ理斯有レ氣。有レ氣斯有レ象。有レ象斯有レ數。理氣象數只是一。故言レ理則氣與二象數一在二其中一。言レ數亦理與二氣象一擧レ之。數是氣之分段處。氣是理之著見者。氣根レ於レ理。而生々無レ窮。其生々流行也。必以數。一歲之運。有二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一。一月之運。有二三十日三百六十時一。無レ數則氣不レ行。若二夫擊一レ皷。或以二二拍子一。或以二三四拍子一。亦是氣之以レ數。則不レ死不レ止者可レ見。於乎數之妙至哉。以下甲辰

圖書是數之原。聖人觀レ乎レ此。而啓二其心一者。豈不レ多哉。圖書八卦是象也。象則理也。氣也。善觀者見下圖書八卦以二數與一レ理流行。造化人事涵中其中上矣。

只是一太極。在レ水則爲二潤下一。在レ火則爲二炎上一。只是一精神。在レ人則爲二人底運動一。在レ物則爲二物

前。爲眞如佛性之躰。其說世界建立。見楞嚴經第四。甚無理。老氏不知于茲。以太一爲氣之元。以修養其一爲學。要之二家皆不知天地。

宋永嘉蔡節。字仲覺。所著論語集說。引勉齋黃氏之語曰。仁曰心之德。禮曰天理之節文。義曰心之制。此言其體也。仁曰愛之理。禮曰人事之儀則。義曰事之宜。此言其用也。此恐非黃氏之語矣。或未定之論也爾。黃氏而有此言。甚可疑。以下癸卯識

偏言之仁。即專言之仁。故孟子曰。殺一無罪。非仁也。其下文承來直曰。居安在。仁是也。甚明白。

萬物其分殊。而只是一陰陽而已。一氣流通無所間。我精神入人之胸中。孔子之教。而顏子之悅。是孔子之精神入顏子之胸中也。即是孔子之精神爲顏子之精神。我精神能齋戒。以復已往之父母。而依木主。則我精神爲父母。而木主孕精神。祖考來格。

我心動則舌動而言。他人以耳聽其音通其心。我心動則爲形色。他人以目受之通其心。人我相通之妙如此。

傳言西國平家怨靈爲奇怪。人或卒然死。或含怨而死。其氣不遽散。故古戰場必有奇怪。久則散。然久之猶有不散者。後衆人懼怪。則衆人之心繼將絕也。皆是鬼神之妙。所謂於學上理會。則無不可知。

怨一作怒

人死精神散。血肉猶存。腐爛復生精神爲虫。這箇虫謂之其人復生可矣。謂之其子亦可矣。

必然不レ可レ易者一。而立レ異歷ニ朱子一也。（以下壬寅歲）

凡陽之象圓。而陰之象方。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二而圍四。故陽數奇而陰數偶。

圓

縱橫其徑只是一樣

方

縱橫與レ斜、其徑兩樣、

以レ是觀レ之。一二三四。是陰陽體用之數。而其五則二三一四之合者也。統ニ二三一四一。則亦爲レ十矣。而六七八九十。則一二三四五之合レ於レ五者也。其二三一四之合而爲レ五者。體用之相合也。（二陰之躰數、一陽之躰數、三陽之用數、四陰之用數、）徑一而圍三者陽進。故倍而又倍。徑二而圍四者陰退。故一倍而已。老陽之一而九者。一是陽之體數。九則三之相乘而動者也。老陰之四而六者。四是陰之用數。六則二四之相因而止者也。（相乘之數進、相因之數止、）少陰之二而八者。二是陰之體數。八則二四之相乘而進者也。（少陰陽尙有、故進、）少陽之三而七者。三是陽之用數。七則三四之相因而止者也。（少陽陽尙稺、故相因而止、）啓蒙本ニ參天兩地之語一。而說ニ五數一。與ニ此說一不レ同。亦是一說也爾。數之妙。不レ可下作ニ一定一看上。

壬寅八月。東行。道歷ニ信濃國一。淺間獄今尙見レ烟。因謂往年富士山大燒。山下民多死。其燒者分明是大政之所レ感。而山民何罪。蓋人事能感ニ天地一。而天地本無レ心。故山民罹ニ其災一耳。佛氏不レ知レ于レ茲。以ニ因果一言レ之。佛氏本不レ知ニ天地一也。

今天地之前。是前天地之終。前天地之後。乃是今天地。常以ニ十二萬餘年一相推無レ窮。故無下無ニ天地一之時上。是以聖人說レ道。只是淵ニ源於ニ天地一。未ニ曾語ニ天地之前一。釋氏不レ知レ于レ茲。以ニ天地之

一齊一夫婦之分定。以二贊見一朋友之分定。故委レ質之初。君臣之分已定。蓋天地間人。便是皆天之子耳。今相約以二上下一定。則君臣之義。不レ關二祿之授受一者可レ見。

天以レ一生レ水。地以レ二生レ火。天以レ三生レ木。地以レ四生レ金。天以レ五生レ土。五位皆以レ五而合。而陰陽易レ位。故曰。妃以レ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二天一一爲二火二牡一。木以二天三一爲二土十牡一。土以二天五一爲二水六牡一。火以二天七一爲二金四牡一。金以二天九一爲二木八牡一。陽奇爲レ牡。陰偶爲レ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レ易坎爲レ水爲二中男一。離爲レ火爲二中女一。蓋取二諸此一也。（漢書五行志）師古曰。五行謂二之行一者。言順レ天行レ氣。（五行志註）

繫辭陳二天地之數一。而未三嘗言二水火木金土之配屬一。朱子於二啓蒙本義一。配二五行一言レ之。蓋其說出レ於二漢儒一。而理之必然。甚明白端的。故斷然以レ是言レ之。然或人疑レ之。謂易只是陳二數之自然有一レ十爾。配二五行一者。朱子之從二漢儒一耳。非二聖人之意一矣。天地間。只是有二水火二物一而已。何金木之與二水火一並行之有哉。况土是地也爾。地與レ土如何分二別之一。且五行二字。見二洪範篇一。而除二穀之六府一。行レ於二人間一者也。周子之言二五行一。亦漢儒之說耳。此說本二吳廷翰之意一。以破二朱子一。無稽之妄言。固不レ足レ論。蓋五殊二實。無レ所二往而不一レ有。故天有二五時一。地有二五質一。人有二五倫一。其他若二五味五臭五音五色之類一。未レ有下出二五數一者上。而統レ之則二也爾。父與レ子。君與レ臣。夫與レ婦。皆兩箇相因。而五音五色之類。亦皆可三以配二陰陽之二一矣。而所レ謂數之十。則二二其五行一者。何疑之有。（如二十干一可レ見）其五行字。不レ取二先儒天行之義一。而强以二人事一言。亦未レ見三天行之五。有二

仁是愛之理。理是無情底物事。心是生活底物事。以レ心體二愛之理一。乃意思滋味。親切氣象。仁之理是性。愚不肖亦不レ有二無レ性者一。則無二無レ仁之人一。特此心未レ能レ體レ仁矣。朱子所レ謂全躰而不レ已。是仁者之心。程子亦云。公而以レ人體レ之。有レ旨哉。

合二虛與レ氣有二性名一。故性是理氣渾合者。今立二天命之性。氣質之性之名目一者。於二理氣渾合之中一。分二離二者一而言。如二堯舜一則氣質清明。與レ理不二相背一。理氣渾合。無二不善一者可レ見。故孟子必稱レ之。如二堯舜之性一。則不レ待レ立二天命氣質之名一矣。

吳廷翰漫錄。疑二五行之土爲一レ地。余謂唯土。何得レ謂二之地一歟。擧二水火木金土凡形者一。可レ謂二之地一矣。土只是五行之一物也爾。猶下總二擧日月星辰一。謂中之天上。何得三唯辰謂二之天一哉。然日月星。繫レ於レ辰。水火木金生レ於レ土。則辰稱レ天。土爲レ地。亦何有レ害。故中庸曰。天斯昭々之多。地一撮土之多。然土而廣厚無レ疆。包二括四行一者。得二與レ天相對一。亦猶下言レ人則對レ己之名。言二百姓一則盡上レ乎レ人也。故程子曰。今所レ謂地者。特於二天中一一物爾。如二雲氣之聚一。以二其久而不下散也。故爲レ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レ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レ可レ言レ地。更須レ要レ知二坤元承レ天是地之道一也。遺書 所レ謂坤元承レ天者。大底土也。

心體之妙具二衆理一。然不二識得一者。似レ見二一張白紙一。語類百十三 六段 言レ之。父子兄弟之以レ天合者。不レ用二論說一。君臣夫婦朋友之以レ人合者。何處定。或云。所レ謂三生之道。以二君食上レ之。臣報レ之以レ死。則臣之忠義。生レ於二受祿仰事俯育之恩一。元來以二祿之授受一。君臣之分亦定。此說不レ然。以二

默識録卷之一

播磨　三宅重固著

道體

今日前則昨日。今日後則明日。今年前則去年。今年後則明年。今天地前則前天地。今天地後則後天地。故曰動靜無レ端。陰陽無レ始。談二天地之前一者。老佛之妄説。子思語二道之大原一。但言天命之謂レ性。上天之載。無レ聲無レ臭。非二識レ道者一。孰知レ之。

學有二本然一有二日用一。二者其實一也爾。然一而二。不レ明二乎本然一者漢唐諸子陋也。若二荀楊韓子一不レ知二性善一。則不レ明二乎本然一之甚矣。王守仁之學。知二日用一而不レ察二本然一。彼廢二格物之功一。不レ知二本然一。固其所也。

無極太極。陽動陰靜。五行萬物。只是一時事。周子一片一片節次説排了。文字自不レ能レ不レ如レ此。故下文又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朱子解圖云。之謂矣。有レ旨哉。讀者不レ識二此意一。今作レ圖如レ下。



答二楊子直一書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下太極之後。別生二二五一。而二五之上。先有中太極上也。以至レ於二成レ男成レ女。化二生萬物一。而無極之妙。蓋未二始不一レ在レ是焉。

默識錄序

朱子曰。默而識レ之者。不レ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レ說時不レ在。橫渠有二正蒙之作一。朱子有二偶記之筆一。其他薛氏之讀書錄。胡氏之居業錄。及退溪之自省錄。皆深求詳察。仁義忠信。不レ離二乎心一。而欲下日知二其所一レ亡。月無上レ忘二其所一レ能矣。余自レ幼讀レ書。今殆六十歲。徒與二犬馬一老。而無二自得之效一。所レ謂如レ存如レ亡。不レ說時不レ在之所レ致。亦誰責焉。然此老境。古人知精仁熟之秋也。因日錄レ所レ見。以自察二他日進否一云。

正德五年乙未臘月四日

尙齋識

黃帝堯舜一。尙書亦唯稽下自二堯舜一以下上。而上古俱未二之及一也。蓋聖人不レ語レ怪。不レ傳レ疑。唯筆二其善足レ爲レ法。惡足レ爲レ戒。核而可レ信者一耳。故當下孔子刪二述六經一時上。其於二諸所レ無レ稽之談一。悉削レ之不レ道矣。且則レ圖畫レ卦。洎書契甲歷諸制作。卓爲二萬世文字之祖。帝王治平之源一。此伏羲繼レ天立レ極。開レ物成レ務之功。宜レ爲二振古帝王冠一。則作レ史者。當下自二伏羲一造上レ端。無レ疑也。安正按、綱目之後繼作者、編述取舍、固有二當レ議者一焉、然以二歷年全備、尤可レ資二學者考覈一、幷載如レ此、

秦漢以來。諸經編帙。離合錯亂。初學或莫レ識二其首末一。因纂二其可レ驗者一。以予二童蒙一。讀二經名考一者。幷考可也。癸酉春二月既望。

淺見安正謹識

六經編考

難二檢尋一。妄意就二其事實一。別爲二一書一。表レ歲以首レ年。而因レ年以著レ統。大書以提レ要。而小註以備レ言。至二其是非得失之際一。則又輒用二古史書法一。略示二誡戒一。名曰二資治通鑑綱目一。如蒙二聖慈一。許レ就二閒秩一。即當下繕二寫首篇草本一。先次進呈。恭俟中臨決上。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陳氏曰。此書嘗刊二于溫陵一。別二其綱一。謂二之提要一。今板在二監中一。廬陵所レ刊。則綱目並列。不二復別一也。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二十七卷。明大學士商輅等撰。御製序曰。宋元二代之史。迄無二定本一。雖レ有二長編續編之作一。然采擇不レ精。是非頗謬。概以二朱子書法一。未レ能二盡合一。乃申勅二儒臣一。發二秘閣之載籍一。參二國史之本文一。一遵二朱子凡例一。編二纂二史一。俾下上接二通鑑綱目一。共爲中一書上。始二於宋建隆庚辛一。終二於元至正丁未一。凡四百有八年。總二十有七卷。名曰二續資治通鑑綱目一。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卷。明吏部文選司南軒撰。其所レ著原始曰。司馬文正公作二資治通鑑一。始下於威烈王初命二三晋大夫一爲中諸侯上。蓋悼三王制墮二盡於此一。特用爲二萬世戒一耳。而朱文公則又遵二春秋編年之例一。作二通鑑綱目一。於レ是天統以明。人紀以修。而王覇淑慝之辨。治亂興亡之跡。昭二垂萬世一。此固先哲述作。托レ始之微意也。顧春秋以前。缺而未レ備。仁山金氏則以二尙書一爲レ據。斷下自二唐堯一以下上。接二於通鑑之前一。表レ年係レ事。名曰二通鑑前編一。足レ稱二全史一矣。乃陳氏子桱節二取小司馬三皇本紀。洎劉道原外紀一。溯レ自二盤古一。迄二於高辛一。述爲二通鑑外紀一。以冠二金氏之編一。亦可レ爲二稽レ古者資一也。顧其中多二不經之談一。讀者率歎三其非二傳レ信之書一云。余嘗旁觀二六經一。獨易大傳稱二說伏羲神農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陳樫撰。宋元通鑑五十七卷、明薛應旂集、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序曰。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レ詔編ニ集資治通鑑一。既成。撮ニ其精要之語一。別爲ニ目錄三十卷一。幷上レ之。晚病ニ本書太詳目錄太簡一。更著ニ擧要曆八十卷一。以適ニ厥中一。而未レ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ニ公遺藁一。修ニ成擧要補遺若干卷一。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ニ於其家一。而伏讀レ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レ彊。不レ能レ有下以領ニ其要一。而及中其詳上也。故嘗過不ニ自料一。輙與ニ同志一因ニ兩公四書一。別爲ニ義例一。增損檃括。以就ニ此編一。蓋表レ歲以首レ年。逐年之上、行外書ニ某甲子一、遇ニ甲子字一、則朱書以別之、雖レ無レ事、依ニ擧要一亦備ニ歲年一、而因レ年以著レ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ニ正統一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レ要。凡大書、有ニ正例一、有ニ變例一、正例如ニ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一、變例如下不レ在ニ此例一、而善可レ爲レ法、惡可レ爲レ戒者上、皆特ニ書之一也、而分注以備レ言。凡分注、有下追原ニ其始一者上、有下遂言ニ其終一者上、有下詳陳ニ其事一者上、有下備載ニ其言一者上、有下因ニ始終一而見者上、有下因ニ拜罷一而見者上、有下因ニ事類一而見者上、有下因ニ家世一而見者上、有ニ溫公所レ立之言、所レ取之論一、有ニ胡氏所レ收之說、所レ著之評一、而兩公所レ遺、與ニ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一、今亦頗采、以附ニ於其間一云、使ニ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下指ニ於掌一。名曰ニ資治通鑑綱目一。凡五十九卷。藏ニ之巾笥一。姑以私便ニ檢閱一。自備ニ遺忘一而已。若ニ兩公述作之本意一。則有下非ニ區々所ニ敢及一者上。雖レ然歲周ニ于上一。而天道明矣。統正ニ于下一。而人道定矣。大綱概擧。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ニ致知格物之學一者。亦將ニ慨然有レ感ニ於斯一。而兩公之志。或庶ニ乎其可ニ以默識一矣。因述ニ其指意條例一如レ此。列ニ於篇端一。以俟ニ後之君子一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朱子辭免奏狀曰。臣舊讀ニ資治通鑑一。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ニ稱王號一。而不レ正ニ其名一。漢丞相亮出レ師討レ賊。而反書ニ入寇一。此類不レ一。殊不レ可レ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ニ平文一書寫。雖レ有ニ目錄一。亦

又曰。巽嚴李氏曰。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遍。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書成。

通鑑擧要曆八十卷。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陳氏曰。公患本書浩大難領畧。而目錄無首尾。晩著是書。以絕一累。

資治通鑑外紀十卷。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晁氏曰。皇朝劉恕撰。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恕嘗語光。曷不起上古或堯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續。不敢始於獲麟。恕意謂闕漏。因撰此書。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辛。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八十三年。爲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稱春秋外傳也。

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卷。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李燾進長編奏狀曰。臣嘗盡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傳。不攷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臣發憤討論。使衆說咸會于一。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寮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略。今唐紀取祖禹之六百卷。刪爲八十卷。是也。臣今所纂集。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臣此書。詎可卽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旁采異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略。參求眞是。破巧說僞辨之紛紜。益以昭明祖宗之豐功盛德。區々小惠。或在可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擧要六十八卷。又曰。陳氏曰。李燾撰。大畧皆溫公舊規也。

文合爲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溫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々以爲編年之法。然則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是其爲功大矣。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

又曰。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亦足採。建康實錄以下無譏焉。柳芳唐曆最可喜。唐以來稗官野史。暨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不敢忽也。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有邪。

又曰。致堂胡氏曰。司馬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無可訾者。乃唱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尙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

又曰。張新叟曰。洛陽有資治通鑑草藁。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

隨。給二之祿秩一。不レ責二職業一。臣既無二它事一。得三以研レ精極レ慮。窮二竭所レ有。日力不レ足。繼レ之以レ夜。偏閲二舊史一。旁采二小說一。簡牘盈積。浩如二淵海一。抉二擿幽隱一。挍二計毫釐一。上起二戰國一。下終二五代一。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二成二百九十四卷一。又畧二擧事目一。年經國緯。以備二檢尋一。爲二目錄三十卷一。又參二考群書一。評二其同異一。俾レ歸二一途一。爲二考異三十卷一。合三百五十四卷。自二治平三年一開レ局。迨レ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二敢自保一。罪負之重。固無レ所レ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二離闕庭一十有五年。雖三身處二于外一。區々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レ在二陛下之左右一。顧以二駑蹇一。無二施而可一。是以專事二鉛槧一。用酬二大恩一。庶竭二涓塵一。少禆二海嶽一。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レ幾。神識衰耗。目前所レ爲。旋レ踵遺忘。臣之精力。盡二於此書一。伏望陛下寬二其妄作之誅一。察二其願忠之意一。以二其淸閒之宴一。時賜二省覽一。鑒二前世之興衰一。考二當今之得失一。嘉レ善矜レ惡。取レ是捨レ非。足レ以懋下稽古之盛德上。躋下無前之至治上。俾三四海群生。咸蒙二其福一。則臣雖レ委二骨九泉一。志願永畢矣。謹奉レ表。陳進以聞。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七年十一月日進呈。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　陳氏曰。初光嘗約二戰國一。至二秦二世一。如二左氏體一。爲二通志八卷一以進。英宗悅レ之。遂命論二次歷代君臣事跡一。起二周威烈王一。訖二于五代一。目錄倣二史記年表一。年經國緯。用二劉羲叟長歷氣朔一。而撮三新書精要散二於中一。考異參二諸家異同一。正二其謬誤一。而歸二于一一。

又曰。高氏曰。公與二宋次道一書曰。某自レ至レ洛以來。專以レ修二資治通鑑一爲レ事。於レ今八年。僅了二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一奏御。唐文字尤多。託二范夢得一。將二諸書一依二年月一。編次爲二草卷一。每二四

鄕之所レ在。終不レ免二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一。而其覽二觀古今之變一。將三以措二諸事業一者。恐亦未レ若下仲淹之致二懇惻一。而有中條理上也。是以予於二仲淹一。獨深惜レ之。而有レ所レ未レ暇二於三子一。是亦春秋責二賢者備一之遺意也。可二勝歎一哉。

附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司馬溫公撰。自表曰。臣光言。奉レ勅編二集歷代君臣事跡一。又奉二聖旨一。賜二名資治通鑑一。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二人下一。獨於二前史一。粗嘗竭レ心。自レ幼至レ老。嗜レ之不レ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二布衣之士一。讀不レ徧。況於三人主日有二萬機一。何暇二周覽一。臣常不二自揆一。欲丙削二刪冗長一。擧二撮機要一。專取下關二國家盛衰一。繫二生民休戚一。善可レ爲レ法。惡可レ爲レ戒者上。爲二編年一書一。使乙先後有レ倫。精粗不甲レ雜。私家力薄。無レ由レ可レ成。伏遇英宗皇帝資二睿智之性一。敷二文明之治一。思下歷二覽古事一。用恢中張大猷上。爰詔二下臣一。俾二之編集一。臣夙昔所レ願。一朝獲レ伸。踊躍奉承。惟懼レ不レ稱。先帝仍命。自選二辟官屬一。於二崇文院一置レ局。許二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一。賜以二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府錢一。以供二果餌一。以二內臣一爲二奉承一。眷遇之榮。近臣莫レ及。不幸書未二進御一。先帝遺二棄群臣一。陛下紹二膺大統一。欽二承先志一。寵以二冠序一。賜二之嘉名一。每開二經筵一。常令二進讀一。臣雖二頑愚一。荷二兩朝知待一。如レ此其厚。隕レ身喪レ元。未レ足二報塞一。苟智力所レ及。豈敢有レ遺。會差二知永興軍一。以二衰疾不レ任二治劇一。乞レ就二冗官一。陛下附二從所レ欲。曲二賜容養一。差二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擧西京嵩山崇福宮一。前後六任。仍聽以二書局一自

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終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々平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襃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盖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盖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々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不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邪。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盖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

之後一。其公穀二經所ニ以異一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ニ大義之所一レ繫。故不レ能ニ悉具一。異時有下能倣ニ呂
氏之法一。而爲ニ三經之音訓一者上。倘有ニ以成ニ吾之志一也哉。紹凞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王氏續經說曰。道之在ニ天下一。未ニ嘗亡一。而其明晦通塞之不レ同。則如ニ晝夜寒暑之相反一。故二帝三王
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ニ能及一レ之。盖非ニ功效語言之不一レ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レ侔也。雖レ然維
天之命。於穆不レ已。彼所レ謂道者。則固未ニ嘗亡一矣。而大學之敎。所レ謂明德新民止ニ於至善一者。又
已具有ニ明法一。若レ可ニ階而升一焉。後之讀ニ其書一考ニ其事一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ニ其本一。謹守力行。
以踐ニ其實一。至ニ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一。則古人之不レ可レ及者。固已倐然。而在レ我矣。夫豈
患ニ其終不一レ及哉。苟爲レ不レ然。而但爲ニ模倣假竊之計一。則不ニ惟精粗懸絕一。終無ニ可レ似之理一。政使似
レ之。然於ニ其道一。亦何足ニ以有一レ所ニ發明一。此有レ志爲レ己之士所ニ以不レ屑。而有レ所レ不レ暇レ爲也。王仲
淹生ニ乎百世之下一。讀ニ古聖賢之書一。而粗識ニ其用一。則於下道之未ニ嘗亡一者上。盖有レ意焉。而於ニ明德新
民之學一。亦不レ可レ謂レ無ニ其志一矣。然未下嘗深探ニ其本一。盡ニ力於其實一。以求中必得ニ夫至善者一而止上レ之。
顧乃狹ニ其窺覘想像之彷彿一。而謂乙聖之所ニ以聖一。賢之所ニ以賢一。與下其所ニ以脩一レ身。所ニ以治一レ人。而
及ニ夫天下國家一者上。舉皆不丙レ越ニ乎此一。是以一見ニ隋文一。而陳ニ十二策一。則既不三自量ニ其力之不一レ足ニ以
爲ニ伊周一。又不レ知ニ其君之不一レ可ニ以爲ニ湯武一。且不レ待ニ其招一而往。不レ待ニ其問一而告。則又輕ニ其道一。
以求レ售焉。及ニ其不レ遇而歸一。其年盖亦未レ爲レ晚也。若能於レ此反ニ之於身一。以益求ニ其所一レ未レ至。使下
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中以得ニ其至善一而止上レ之。則異時得レ君行レ道。安知ニ其卒不一レ逮ニ於古人一。政

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擧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々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此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著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閒。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絀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躰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

篇一爲二九篇一。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幷序一篇。合レ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レ傳。遂引レ序以冠二其篇首一。而定爲二五十八篇一。今世所レ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二伏生之書一爲二今文一。而謂二安國之書一爲二古文一。以レ今考レ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下伏生女子口二授鼂錯一時上失レ之。則先秦古書所レ引之文。皆已若レ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レ工。而潤色之雅詞易レ好。則暗誦者不レ應三偏得レ所レ難。而考レ文者反專得二其所下易。是皆有二不レ可レ知者一。至二書序之文一。或頗與レ經不レ合。如二康誥酒誥梓材之類一。而安國之序。又絕不レ類二西京文字一。亦皆可レ疑。獨書序之本不レ先レ經。則賴二安國之序一而可レ見。故今別定二此本一。一以二諸篇本文一爲レ經。而復合二序篇於後一。使下覽者得レ見二聖經之舊一。而不上レ亂二乎諸儒之說一。又論下其所二以不上レ可レ知者如レ此。使四讀者姑務沈下潛反覆乎其所上レ易。而不三必穿二鑿傅會於其所一レ難者上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レ秦而亡。其義則與二衆篇之義一合編。故存。至三毛公爲二詁訓傳一。乃分二衆篇之義一。各置二於其篇端一。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二衆篇之義一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レ義皆出二於先秦一。詩亡而義獨存。至二毛公一。乃分二衆義一。各置二篇端一。則失レ之矣。後漢衞宏傳。明言三宏作二毛詩序一。則序豈得レ爲二與レ經並出一。而分二於毛公之手一哉。然序之本不レ冠二於篇端一。則因二鄭氏此說一而可レ見。熹嘗病。今之讀レ詩者。知レ有レ序。而不レ知レ有レ詩也。故因二其說一。而更定二此本一。以復二

也。煥乎其有ニ文章一。又曰。周監ニ於二代一。郁々乎文哉。吾從レ周。於レ是敍レ書則斷ニ堯典一。稱レ樂則法ニ韶舞一。論レ詩則首ニ周南一。綴ニ周之禮一。因ニ魯春秋一。擧ニ十二公行事一。繩レ之以ニ文武之道一。成ニ一王法一。（師古曰、繩謂ニ治ニ正之一。）至ニ獲麟一而止。蓋晚而好レ易。讀レ之韋編三絕。而爲ニ之傳一。

五經正義。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陳氏曰。序云。十四卷。館閣書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按。本唐貞觀中。穎達與ニ顏師古等一。受レ詔撰ニ五經義贊一。後改爲ニ正義一。博士馬嘉運駁ニ正其失一。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考正增損。書始布下。其實非ニ一手一足之力一。世但稱ニ孔疏一耳。其說專釋ニ一家一。註文爲レ正。

又曰。崇文總目。唐太尉長孫無忌與ニ諸儒一刊定。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レ詔是ニ正其言一。主ニ申ニ正學一云。

朱子書ニ臨漳所レ刊四經後一

書

世傳。孔安國尙書序言。伏生口ニ傳書二十八篇一。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ニ伏生書中四

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蘇林曰、不能見易、則乾坤近於滅息、也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師古曰、更互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為僻碎之義、以避他人之攻難者、故為便辭巧說、以折破文字之形體也、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師古曰、言其煩妄也、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古曰、已所常習、則保安之、未嘗所見者、則妄毀誹、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五經象五行之說、亦出于白虎通、山崎先生曰、此說附會、不足信也、

漢書敘傳曰。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師古曰、謂修春秋定帝王之文、六學既登。遭世罔弘。師古曰、罔無也、無能弘大正道也、群言紛亂。諸子相騰。師古曰、騰馳也、聖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凡九家、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

漢書儒林傳曰。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師古曰、奸音干、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篇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々乎其有成功。

夫國朝會要一。以及中程子張子之言上。顧讀者不二深考一。其間雖下或有中得二於此一者上。而又不レ能レ無レ失二於彼一。是以晦蝕紛拏。無二復定論一。大抵不三拘二攣於習熟見聞之近一。即肆二其胸臆一。妄爲二穿穴一。而無レ所二據依一。季通乃能奮二其獨見一。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攷尋。用二其半生之力一。以至二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一焉。斯亦可レ謂レ勤矣。及二其著一レ論。則又能推二原本根一。比二次條理一。管二括機要一。闡二究精微一。不下爲二浮辭濫說一以汨中亂於其間上。亦庶下幾乎得二書之躰一者上。予謂國家行且平二定中原一。以開二中天之運一。必將三審レ音協レ律。以諧二神人一。當二是之時一。受レ詔典領之臣。能得二此書一而奏レ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レ不下待二公孫述之瞽師一而後備上。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下待二乎後世之子雲一而後知上レ好レ之矣。抑季通之爲二此書一。詞約理明。初非レ難レ讀。而讀レ之者。往往未レ及レ終レ篇。輙已欠伸思レ睡。固無レ由レ了二其歸趣一。獨以二予之頑鈍不敏一。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二旨意之彷彿一。季通以レ此亦許レ予。爲下能知二己志一者上。故屬レ予以二序引一。而予不レ得レ辭焉。季通更欲下均二調節族一。被二之管絃一。別爲二樂書一。以究二其業一。而又以二其餘力一。發二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一。緒二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一。以大備中乎一家之言上。其用レ意亦健矣。予雖二老病一。儻及レ見レ之。則亦豈非二千古之一快一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總論

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レ神。仁之表也。詩以正レ言。義之用也。禮以明レ體。明者著見。故無レ訓也。書以廣レ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レ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二之

引、服餌、無所獻其書。乃周官太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律呂新書序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凡兩卷。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致。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徵變宮之不得爲調。則孔子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

篇一。德刪二其繁重一。爲二八十五篇一。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二三十九篇一始。無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一。有二兩七十四一。蓋因二舊闕一錄レ之。每卷稱二今卷第幾一。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二信都王太傅一。蓋後人誤題。

又曰。禮記二十卷。鄭玄註。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註。即所レ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二共錄一。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レ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二八十五篇一。小戴又刪二四十六篇一。馬融傳二其學一。又附二月令明堂義一。合四十九篇。

又曰。禮記正義七十卷。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レ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レ氏而分レ門。王鄭兩家。同レ經而異レ註。爰從二晉宋一逮二于周隋一。傳二禮業一者。江左尤盛。其爲二義疏一者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二於世一。然皇甫爲レ勝。今据以爲レ本。其有レ不レ備。則以二熊氏一補焉。

朱子曰。上古禮書極多。如三獻王收二拾得五十六篇一。後來藏在二秘府一。鄭玄輩尙及レ見レ之。今疏中有二引援處一。後來遂失不レ傳。可レ惜。儀禮古亦多有。今所レ餘十七篇。但多二士禮一耳。語類

樂

漢書藝文志曰。周衰樂尤微眇。以二音律一爲レ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二音律一、不レ可レ具二於書一、眇亦讀爲レ妙、又爲二鄭衞一所レ亂。故無二遺法一。漢興。制氏以二雅樂聲律一。世在二樂官一。頗能紀二其鏗鏘鼓舞一。而不レ能レ言二其義一。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レ好レ古。孝文時得二其樂人竇公一。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レ之、問曰、何因至レ此、對曰、臣年十三失レ明、父母哀二其不レ及二衆技一、教レ鼓レ琴、臣導

漢書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ニ孝景前二年一立。修レ學好レ古。實レ事求レ是。（師古曰、務レ得ニ事實一、每求ニ眞是一也、）從レ民得ニ善書一。必爲好寫與レ之。留ニ其眞一。（師古曰、眞正也、留ニ其正本一、）加ニ金帛賜一以奏レ之。繇レ是四方道術之人。不レ遠ニ千里一。有下先祖舊書多奉。以奏ニ獻王一者上。（師古曰、奏進也、）故得レ書多。與ニ漢朝一等。是時淮南王亦好レ書。所ニ招致一率多ニ浮辯一。（師古曰、言無ニ實用一耳、）獻王所レ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レ言ニ秦先一、謂ニ未レ焚レ書之前一、）周官尙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レ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レ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ニ藝文志一、）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ニ禮於后倉一。謂ニ大小戴禮一者也。漢初以來。迄ニ於劉向校ニ定中書一。諸家所レ記。殆數百篇。戴德刪ニ其煩重一。爲ニ八十五篇一。聖又刪爲ニ四十九篇一。相傳如レ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ニ於世一。而大戴之卷數。皆與レ今同。而篇第乃自ニ三十九一。而下止ニ於八十一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レ存當ニ四十三一。而於レ中又闕ニ第七十二一。復ニ出一篇一。實存ニ四十篇一。意其闕者。卽聖所レ刪邪。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ニ今禮記文一不レ異。他亦間有ニ同者一。保傳篇世言賈誼書所ニ從出一也。攷ニ禮察篇一。湯武秦定ニ取舍一一段。則盡出ニ誼疏中一。反若下取ニ誼語一勦ニ入其中一者上。公符篇至レ錄ニ漢昭帝冠辭一。則此書殆後人好レ事者。采ニ獲諸書一爲レ之。故駁雜不經。決非ニ戴德本書一也。題ニ九江太守一。廼戴聖所レ歷官。尤非レ是。

又曰。儀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菴之壻。號ニ勉齋一。始晦菴著ニ禮書一。喪祭二禮。未レ及ニ論次一。以屬レ榦。續ニ成之一。（山崎先生曰、朝鮮某人著ニ禮經傳通解一、大不レ及ニ本書一、）

大戴禮十三卷。晁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レ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ニ明堂陰陽記三十三

氏安國所レ得壁中書也、當レ屬二上句一、今按、此即上文五十六卷者、其讀當レ從二劉氏一、與二十七篇文一相似。多三十九篇。今按、與本作レ學、十七本作二七十一、劉歆云、學當レ作レ與、七十當レ作二十七一、五十六卷除二十七一、正多三十九、其說是也、蓋上文經七十篇、本註后氏戴氏又言、高堂生傳二士禮十七篇一、后倉二戴皆其弟子、則彼謂二后戴之禮一、即是傳二此高堂生之所一レ得、而今號レ禮者也、況劉氏所レ考、於下所二增多一篇數上適合、而上文純目、又別無二高堂生十七篇之禮一、其請甚明、賈公彥疏亦云、古文十七篇、與二高堂生所一レ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レ誤也已、故知此誤錯三字、皆當レ從二劉氏說一、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レ見多二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一。雖レ不レ能レ備、猶瘉下倉等推二士禮一而致二諸天子一之說上。今按、諸記自二一百三十一篇一以下、與二經文一本不二相雜一、疑今亦多見二於本編後記、及二戴之記、孔子家語等書一、特不レ可レ考二其所一レ自耳、又張淳云、如二歆所一レ言、則高堂生所レ得、獨爲二士禮一、而今儀禮乃有二天子諸侯大夫之禮一、居二其大半一、疑今儀禮非二高堂生之書一、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三深考二於劉說所一レ計之誤一、又不レ察下其所レ謂士禮者、特略舉二首篇一以名上レ之、葉曰、推而致二於天子一者、蓋專指二冠昏喪祭一而言、若二燕射朝聘一、則士豈有二是禮一而可レ推邪、

漢書儒林傳曰。漢興。魯高堂生傳二士禮十七篇一。而魯徐生善爲レ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二郎一、爲二此頌貌威儀事一、有二徐氏一、後有二張氏一、不レ知レ經、但能盤辟爲二禮容一、天下郡國有二容史一、皆詣レ魯學レ之、師古曰、頌讀與レ容同、孝文時。徐生以レ頌爲二禮官大夫一。傳レ子。至二孫延襄一。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爲レ頌。不レ能レ通レ經。延頗能。未レ善也。襄亦以レ頌爲二大夫一。至二廣陵內史一。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二禮官大夫一。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二桓生及單次一、凡三人、而瑕丘蕭奮以レ禮至二淮陽太守一。諸言レ禮爲レ頌者由二徐氏一。〇孟卿東海人也。事二蕭奮一。以授二后倉魯閭丘卿一。倉說レ禮數萬言。號曰二后氏曲臺記一。服虔曰、在二曲臺一校レ書者記、因以爲レ名、師古曰、曲臺殿在二未央宮一、授二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名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一。孝公爲二東平太傅一。德號二大戴一。爲二信都太傅一。聖號二小戴一。以二博士一論二石渠一。至二中山中尉一。普授二魯夏侯敬一。又傳二族子咸一。爲二豫章太守一。大戴授二琅琊徐良游卿一。爲二博士州牧郡守一。家世傳レ業。小戴授二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一。師古曰、子孫字、仁爲二大鴻臚一。家世傳レ業。榮琅邪太守。由レ是大戴有二徐氏一。小戴有二橋楊氏之學一。

爾。迺便以為經禮。尤為可笑。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据陳邵異同評及沉重義為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儀禮經傳目錄曰。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篇。 后氏戴氏、○今按、此即今儀禮也、十七本作七十、臨江劉敞云、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今從之、永嘉長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也、 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篇。 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 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 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六篇。周官傳四篇。 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 劉歆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今按、禮經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為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莅事、小史讀之以喩衆、而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百、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故此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為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耳、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它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故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尚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詞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若或者專以經禮為常禮、曲禮為變禮、則如冠禮之不禮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於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齋、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 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今按、此即上文、誤作七十篇者、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仲及孔氏。 蘇林曰、淹中里名也、○今按、劉敞云、孔

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〇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案。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言。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正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玄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陳氏曰。其序周禮廢興。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曰。鄭衆以爲書周官。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擧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衆之說。未得爲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館閣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

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組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々。吾甚閔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組千里之地者誤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々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輙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奏其七畧。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傳云。至孝成皇帝。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乖理。則是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

卷一。今併爲二十二卷一。世稱其發二揮鄭學一。最爲二詳明一。

周禮正義。序二周禮廢興一曰。周公制レ禮之日。禮敎興行。後至二幽王一。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二征伐一。十世希レ不レ失。鄭注云云。亦謂二幽王之後一也。故晉趙簡子見レ儀。耆謂二之禮一。孟僖子又不レ識二其儀一也。至二於孔子一。更脩而定レ之。時已不レ具。故儀禮註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レ衛反レ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二其所一。謂二當時在者一。而復重雜亂者一也。惡能存二其亡者一乎。至二孔子卒後一。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レ秦患レ之。乃燔二滅文章一。以愚二黔首一。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二周之衰一。諸侯將レ踰二法度一。惡二其害一レ己。滅二去其籍一。自二孔子時一。而不レ具。至レ秦大壞。漢興至二高堂生一。博士傳二十七篇一。孝宣世后倉最明レ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二于學官一。按。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二禮十七篇一。而魯徐生善爲レ容。孝文時。徐生以レ容爲二禮官大夫一。而瑕丘蕭奮以レ禮至二淮陽大守一。孟卿東海人也。事二蕭奮一。以授二后倉一。后倉說レ禮數萬言。號曰二后氏曲臺記一。授二戴德戴聖一。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戴倉戴德戴聖。是爲レ五也。此所レ傳者。謂二十七篇一。卽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レ傳。周禮後出者。以二其始皇特惡一レ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二孝公一已下。用二商君之法一。其政酷烈。與二周官一相反。故始皇禁二挾書一。特疾惡。欲レ絕二滅之一。搜求焚二燒之一。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二挾書之律一。開二獻書之路一。既出二於山巖屋壁一。復入二于秘府一。五家之儒莫レ得レ見焉。至二孝成帝一。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二理秘書一。始得三列序著二于錄略一。然亡二其

仲舒一。以二公羊一顯二于朝一。又四傳至二何休一。爲二經傳集詁一。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二於讖一爲レ多。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晁氏曰。應劭風俗通。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レ詳也。自二孫卿申公一。至二蔡千秋江翁一。凡五傳。至二漢宣帝一好レ之。遂盛行二於世一。

又曰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敎楊勛撰。皇朝邢昺等奉レ詔是正。令二太學傳授一。

禮

漢書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二博士一。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二其冬官一、以二考工記一充レ之、）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二於國學一。其餘並多散亡。又無二師說一。

又曰。周禮十二卷。晁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二獻レ書之路一。得二周官一。有二五篇一。失二冬官一篇一。乃募以二千金一。不レ得。取二考工記一。以補二其闕一。至二孝成時一。劉歆校二理秘書一。始得レ序列二著于錄一。略爲二群儒一排棄。歆獨以爲周公致二太平一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二其讀一。鄭衆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レ之以參二釋異同一云。

又曰。周禮疏十二卷。晁氏曰。唐賈公彥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仕至二太學博士一。史稱著二此書四十

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虔杜預註。倶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又曰。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爲之注。隋志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詁十三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脩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爲正。蓋公羊傳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逵賈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錯。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隋經籍志皆云、）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爲一。正觀十二年孔穎達承詔脩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意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大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德明爲國士博士、正觀十七年也、）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目。言。考按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趙啖集傳今倶失墜無從審覆耳。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春秋公羊傳十二卷。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纔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八十字。

藝文志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各執所見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旨。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郡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郞。其後賈

又曰。自レ古而有二篇章之名一。與二詩禮一俱興也。故邢序曰。得二商頌十二篇一。東山序曰。一章言二其完一。是也。句則古者謂レ之爲レ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レ之。曰思無レ邪。則以二思無レ邪一句一爲二一言一。左氏曰。臣之業在二楊之水卒章之四言一。謂二第四句一。不二敢告一也。及二趙簡子一稱。子大叔遺レ我以二九言一。皆以二一句一爲二一言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二訓詁一。乃有二句稱一。論語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

春秋

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春秋經一卷。陳氏曰。每事爲二一行一。廣德軍所レ刊古監本。晦菴又刻二於臨漳一。四經之一。其於二春秋一。無レ所二論著一。惟以二左氏經文一刻レ之。李燾仁甫又定二春秋古經一卷一。

又曰。春秋正經十二卷。晁氏曰。以二左氏經一爲レ本。其與二公穀一不レ同者。注二于下一。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正義曰。春秋之名。經無レ所レ見。唯傳記有レ之。昭二年。韓起聘レ魯。稱見二魯春秋一。外傳晉語。司馬侯對二晉悼公一。羊舌肸習二於春秋一。楚語。申叔時論下傳二太子一之法上曰。敎レ之以二春秋一。禮坊記云。魯春秋記二晉喪一曰。殺二其君之子奚齊一。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敎也。凡此諸文所レ說。皆在二孔子之前一。則知三未レ備之時。舊有二春秋之目一。其名起遠。亦難二得而詳一。

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萇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名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摠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註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註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摠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

又曰。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爲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爲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擧兩字。或全取一句。偏擧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緜蠻之貌。草蟲棄喓々之聲。瓜瓞取緜々之形。瓠葉捨番々之狀。天々與桃名而但擧。蚩々從氓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抍擧篇末。其中踏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

又曰。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四句。（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之、）

又曰。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來者、又謝ニ遣之一、不ニ與相見一也、獨王命召レ之。乃往。弟子自ニ遠方一至。受レ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ニ詩經一爲ニ訓故一以敎。亡レ傳。師古曰、說ニ其指一、不レ爲ニ解說之傳一、疑者則闕弗レ傳。

又曰。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ニ博士一。景帝時至ニ常山太傅一。嬰推ニ詩人之意一。而作ニ內外傳數萬言一。其語頗與ニ齊魯間一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レ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間言レ詩者。由ニ韓生一。

又曰。轅固生齊人也。以レ治レ詩。孝景時爲ニ博士一。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隋經籍志曰。漢初有ニ魯人申公一。受ニ詩於浮丘伯一。作ニ詁訓一。是爲ニ魯詩一。齊人轅固生亦傳レ詩。是爲ニ齊詩一。燕人韓嬰亦傳レ詩。是爲ニ韓詩一。齊轅固燕韓生爲ニ之傳一。或取ニ春秋一。采ニ雜說一。咸非ニ其本義一。與不レ得已。魯最爲レ近レ之。漢書師古註曰、與不レ得已者、言皆不レ得也、三家皆不レ得ニ其眞一、而魯最近レ之、三家皆列ニ於學官一。又有ニ趙人毛萇一。善レ詩自云。夏子所レ傳。作ニ古訓傳一。是爲ニ毛詩一。河間獻王好レ之。未レ得レ立。後漢有ニ九江謝曼卿一。善ニ毛詩一。又爲ニ之訓一。東海衞敬仲受ニ學於曼卿一。先儒相承。謂ニ之詩序子夏所レ創。毛公及敬仲又加ニ潤色一。鄭衆賈逵馬融並作ニ毛詩傳一。鄭玄作ニ毛詩箋一。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ニ於西晉一。韓詩雖レ存。無ニ傳レ之者一。唯毛詩鄭箋。至レ今獨立。又有ニ業詩一。宋奉朝請業遵所レ註。立レ義多レ異。世所レ不レ行。

詩疏曰。毛詩國風。毛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レ詩人姓、既有ニ齊魯韓三家一、故題レ姓以別レ之、或云、○小毛公加ニ毛詩二字一、又云、河間獻王所レ加、故大題在レ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ニ三禮一、並大題在レ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

又曰。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レ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レ學。其博士。毛公善說レ詩。

孔安國
篇幷序一篇合二伏生二十八篇一爲二五十九篇一復承レ詔作レ傳以二巫蠱事起一不レ得二奏上一私傳二其書於都尉朝一
都尉朝
孔壁書出安國以二隷書一存二古文一故謂二之古文尚書一蓋古文者科斗之書也隋開皇三年求二遺書一得二舜典一二五十八篇方備唐天寶三載詔二衛衡一改二古文一從二今文一
膠東庸生
已上皆謂二古文之學一
杜林
後漢扶風人傳二古文尚書一
賈逵
作レ訓
馬融
作レ傳
鄭玄
作レ註
姚方與
齊武建中於二大桁頭一得二舜典一比二馬鄭註一多二十八字
陸氏唐孔氏蔡氏幷曰如二秦誓一篇一凡二十九篇秦誓武帝時始出而得レ行史因以入二於伏生書一

詩

漢書藝文志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二魯詩一、后倉作二齊詩一、韓嬰作二韓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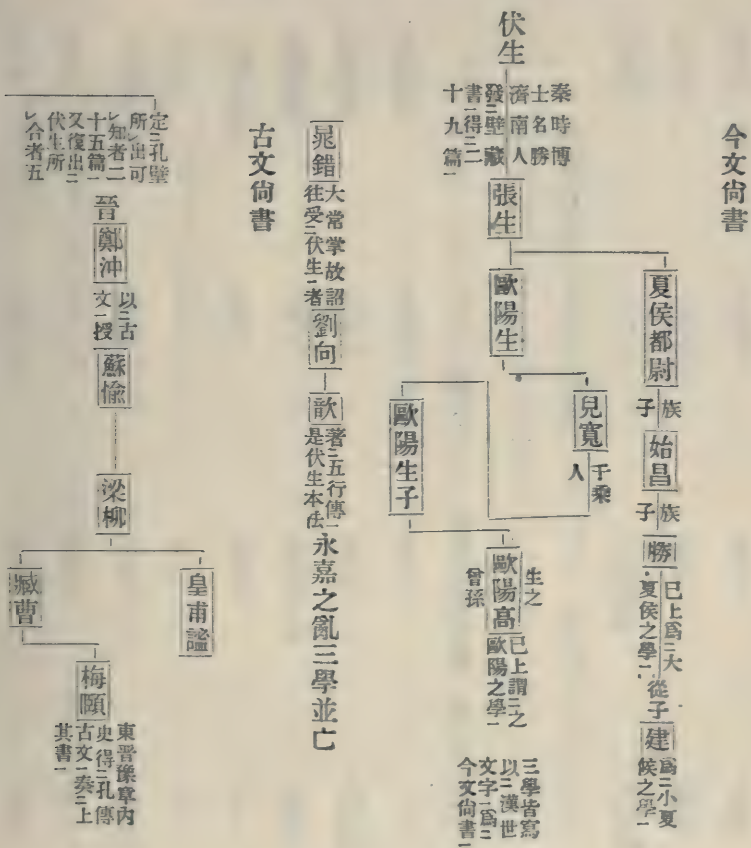
又曰。毛詩二十九卷。

漢書儒林傳曰。毛公趙人也。治レ詩爲二河間獻王博士一。授二同國貫長卿一。長卿授二解延年一。延年爲二阿武令一。授二徐敖一。敖授二九江陳俠一。爲二王莽講學大夫一。由レ是言二毛詩一者。本二之徐敖一。

又曰。申公魯人也。少與二楚元王交一。俱事二齊人浮丘伯一受レ詩。漢興高祖過レ魯。申公以二弟子一從レ師。入見二于魯南宮一。呂太后時。浮丘伯在二長安一。楚元王遣二子郢一。與二申公一俱卒レ學。師古曰、郢即郢容也、元王薨。郢嗣立爲二楚王一。令三申公傅二太子戊一。戊不レ好レ學。病二申公一。師古曰、患苦也、及二戊立爲一レ王。胥二靡申公一。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レ役、解具在二楚元王傳一也、申公愧レ之。歸レ魯。退二居家一。敎授。終身不レ出レ門。復謝二賓客一。師古曰、身既不レ出レ門、非二受レ業弟子一、其宅賓客

舜典　益稷　盤庚二篇　康王之誥

諸儒家法傳授之圖



汨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明居　肆命　徂后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高宗之命　分器
旅巢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愼之命　亳姑

右四十二篇。書亡。即書序謂。其餘錯亂磨滅。弗レ可ニ復知一者也。通ニ前今古文一。合ニ百篇之數一。

漢張霸僞書。凡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益稷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

張霸復出ニ伏生書五篇一。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逸　君奭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伏生所ㇾ授者。漢武時又入ニ僞秦誓一篇一。爲ニ二十九篇一。

孔安國古文尙書。增ニ多伏生ニ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大甲　咸有一德
說命　秦誓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命　冏命

安國復出ニ尙書凡五篇一。

舜典（今文合ニ堯典一）　益稷（今文合ニ皐陶謨一）　盤庚（三篇今文一篇）　康王之誥（今文合ニ顧命一）

古今古文通五十八篇。又百篇之序一篇。即今所ㇾ行五十八篇。而以ㇾ序冠ニ篇目一者也。

逸書

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書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敎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敎。

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離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叙爲作首尾百二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

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初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皆出於寬。

又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蕑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書經通考。

伏生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

堯典　皐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傳訓一者、皆與レ經別行、三傳之文、不三與レ經連一、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二經文一、而藝文志所レ載毛詩故訓傳、亦與レ經別、及三馬融爲二周禮注一、乃云、欲レ省二學者兩讀一、故具載二本文一、而就レ經爲レ注、據レ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二一書一、故高貴鄕公所レ謂彖象不レ連二經文一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レ謂注連レ之者、鄭氏之注、具載二本經一、而附以二彖象一、如二馬融之周禮一也、晁氏於レ此固不レ如二呂氏之有一レ據、然呂氏於二乾卦經傳之次第一、所下以與二他卦一不上レ同者、則無レ說焉、愚恐晁氏所レ謂初亂二古制一時、猶若二今之乾卦一、而卒大亂二於一王弼一者、似二亦未一レ可二盡廢一也、因竊記二于此一、云云、〇文集、

書

漢書藝文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二五十七篇一、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二四十六卷一、承レ詔作レ傳、引レ序、各冠二其篇首一、定二五十八篇一、鄭玄敍贊云、後又亡二其一篇一、故五十七、經二十九卷。大小夏候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又曰。易曰。河出レ圖。洛出レ書。聖人則レ之。故書之所レ起遠矣。至二孔子一纂焉。孟康曰、纂音撰、上斷二於堯一。下訖二於秦一。凡百篇。而爲二之序一。言二其作意一。秦燔レ書禁レ學。濟南伏生獨壁二藏之一。漢興亡失。求二得二十九篇一。以敎二齊魯之間一。訖二孝宣世一。有二歐陽大小夏侯氏一。立二於學官一。古文尙書出二孔子壁中一。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二秦法峻急一、藏二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一、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レ藏、二說不レ同、不レ知二孰是一、武帝末魯共王壞二孔子宅一。欲三以廣二其宮一。而得二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一。皆古字也。共王往入二其宅一。聞下鼓二瑟琴鐘磬一之音上。於レ是懼乃止不レ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二其書一。以考二二十九篇一。得二多十六篇一。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二見行レ世二十九篇一之外、更得二十六篇一、安國獻レ之。遭二巫蠱事一。未レ列二于學官一。劉向以二中古文一。校二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一。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師古曰、召讀爲レ邵、率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故爲二秦博士一。孝文時求下能治二尙書一者上。天下亡レ有。聞二伏生治一レ之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レ能レ行。於レ是詔二太常使掌故鼂錯一。往受レ之。師古曰、衞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レ能二正言一、

古文易經一。按二施孟梁丘經一。或脫二去無咎悔亡一。惟費氏經與二古文一同。然則眞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爲二費氏學一。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レ立王弼易。雖レ宗二莊老一。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二漢諸家中一。最近レ古。最見二排擯一。千載之後。巋然獨在。豈非レ天哉。自二康成輔嗣合二彖象文言於經一。學者遂不レ見二古本一。近世嵩山晁氏編二古周易一。將三以復二於其舊一。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レ未レ安。某謹因二晁氏書一。參二考傳記一。復次爲二十二篇一。篇目卷帙。一以レ古爲レ斷。其說具二於音訓一。東萊全集、朱子記二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一曰。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二卦爻一。而傳二於漢一歟。先儒謂。費直專以二彖象文言一。參二解易爻一。以二彖象文言一。雜二入卦中一者。自二費氏一始。其初費氏不レ列二學官一。惟行二民間一。至二漢末一。陳元鄭康成之徒學二費氏一。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下輔嗣之意。象本釋レ經。宜二相附近一。分二爻之象辭一。各附中當爻上。則費氏始變二亂古制一時。猶若三今乾卦彖象繫二卦之末一歟。古經始變二於費氏一。而卒大亂二於王弼一。惜哉。熹按、正義曰、夫子所レ作象辭、元在二六爻經辭之後一、以自卑退、不三敢于二犯先聖正經之辭一、及下王輔嗣之意、以爲中象者本釋二經文一、宜二相附近一、其義易レ了、故分二爻之象辭一、各附二其當爻下一、言レ之、此晁氏所レ引以證三王弼分二合經傳一者、然其言下夫子作二象辭一、元在中六爻經辭之後上、則孔氏亦初不レ見二十二篇之易一矣、又在二於彖及大象一發レ之、似二亦有レ所レ未レ盡、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レ之。杜預分二左氏傳於經一。宋衷范望輩。散二大玄贊與レ測於八十一首之下一。是其明比也。揆二觀其初一。乃如二古文尙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一云レ爾。今民間法言。列二序篇於其篇首一。與二學官書一不レ同。槩可レ見也。唐李鼎祚又取二序卷一冠二之卦首一。則又效二小王之過一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レ系二于爻辭一。尊レ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二彖象於六爻之前一。小象係二逐爻之下一。惟乾悉屬二之於后一者讓也。嗚呼。他人尙何責哉。熹按、詩疏云、漢初爲二

六經編考

淺見安正纂

易

漢書藝文志曰。孔氏爲二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一。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二三聖一。韋昭曰、伏羲文王孔子、世歷二三古一。孟康曰、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二中古一乎、然則、伏羲爲二上古一、文王爲二中古一、孔子爲二下古一、及二秦燔レ書。而易爲二筮卜之事一。傳者不レ絕。漢興田何傳レ之。訖二于宣元一。有二施孟梁丘京氏一。列二於學官一。而民間有二費高二家之說一。劉向以二中古文易經一。校二施孟梁丘經一。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レ中以別二於外一耳、或脫二去無咎悔亡一。唯費氏經與二古文一同。

儒林傳曰。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レ易。長二於卦筮一。亡二章句一。徒以二彖象系辭十篇文言一解二說上下經一。

文獻通考曰。晁以道古易十二卷。晁氏曰。從父詹事公諱說之撰。以二諸家易及許愼說文等凡十五書一。是二正其文字一。且依二漢田何本一。分二易經上下幷十翼一。通爲二十二卷一。以矯二費氏王弼之失一。謂劉向嘗以二中古文易經一。挍二施孟梁丘經一。至二蜀李譔一。又嘗註二古文易一。遂名レ之曰二古易一。

又曰。呂伯恭古易及音訓共十四卷。陳氏曰。伯恭所レ定篇次。與二呂微仲一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辛叟筆受。晦庵刻二之臨漳會稽一。益以二程子是正文字。及晁氏說一。所レ著本義。據二此本一也。

呂伯恭書二所レ定古周易十二篇後一曰。漢興言レ易者六家。獨費氏傳二古文易一。而不レ立二於學官一。劉向以二中

ものに問てみれば。皆筋目がたゝず、これもよしあれもよし、程朱の說の中にも善きは取り惡しきは取らぬのなどゝ、吾が眼もすわらぬなりて權度を主張することを云やうになるぞ。貳はそへまじへ疑て、かうでもあるまいか、又さうでもあらうかと、まぜこぜにすることぞ。扨此を聖學圖と名づくるは、此を捨て聖門に入る方なし、周子の通書に聖學の章あり、其れに本づくぞ。學は聖人に至るの道ゆゑ聖學と云。これも聖學圖と上に大書する筈なれとも、天文圖かなにぞの樣にて、體に似合ぬゆゑにさうせぬぞ。系をしさうなものじやといへとも、それもいらぬこと、惟能くつら〳〵ながめ玩べば、自然と分明にわけ、それ〳〵にかたつきて見ゆるぞ。此後いづれも相應に進脩して學術固まり、往往人を引き敎るも、此通りに相違なくんば、拙者の本意ぞ。さなければ拙者死後までもなく其人の學術の誤まりぞ。夫れ人と生れて人たる本原彝倫之實を不レ明、學術進脩之正を不レ差こと不レ能。此豈に大に警省講治すべき所に非ず哉。其克念諸。

右絅齋先生爲二諸生一說二喩所レ書聖學圖意一。遠近同門之士。不レ得レ與二其席一者。甚欲二再傳一。因錄レ所レ聞。以爲二一編一相共講以質レ焉。

寶永己丑十月十四日　　門人等謹錄

うになりて、上け句には仁義禮智は古から中にて持合の道の樣に思ひ、天命の本體に根ざして一なることを得察せず、輕く議論を立て、妄に見聞を主として、誤レ己錯レ人に至る。往々皆是也。孔朱異レ趣は、論語は平易簡省にみえて、朱子一生の所レ明所レ說、精粗本末、內外體用、天道の本然、人道の大用、學術の至備全體なると似よらざるより、論語の論語たる所、根本蘊奧、徹上徹下、一貫の實旨を得識徹せず。それと云が正術に昧く、多方に眩ふから、自分の見識に習熟して、妄に宗旨を主張する故ぞ。一軌は車の輪だち天下一なるものぞ。成法は古今定まり成就した法を云。總して具はるやうにとするとあたくどうなる。簡要にすれば事がのこりたがる。そのやうにないやうに圖するほとに、簡要具備と云ぞ。標は目當、揭は掛て見るやうにすると、觀省はながめかへりみることぞ。大學を讀ものは大學の圖と云てよし。中庸を讀ものは中庸の圖と云てよし。いづれの聖賢の學も、皆此圖に歸することを知らさうと思ふことぞ。それでも大學論孟中庸周程張朱、どふしても一樣に思はれぬと思ふから、此圖に違ひがあると云てあらう。そこでそれをすぐに見處にせぬがよい。得合點せずば問たがよい。問てゆかずは何迄も反復熟玩して、本書々々の旨を一通りづゝ精く究め、漸々にさう〳〵とゆりあはせ、融通するやうにしてほつごんと蒂落て、誰がどふ云てもまぎらかしても、變ずることないまでを俟ちて、中ごろにうつりうろたえぬがよいぞ。されども學をしまふて後に學術を得ると云ことではない。聖賢の本書成說に二色あるまいと思ひこんで、篤信し深熟すれば、紛れなく自から合點ゆくと云ことぞ。泛はばいとひろふしまりないことを云。ゑては四書もなにも濟したと云

ざも天命の本躰なり。學もか様にせねばならぬが、學の天命の本躰なり。此なりの無瑕なるを、聖の全と云。此なりを無瑕なるやうに失ざるを、守るの賢と云。此なりのをほはれてくらきを衆人と云。此なりをなきものにして亡ほすを惡人と云。此なりをかたづり、そてなきなりにふみちがへるを、偏則差と云、此なりと大根をかえて道を害するを、異則邪と云。其他百家衆技の流あれとも、此なりて推して可知。扨徹古今と云は、天地開闢以來、千萬世前へに推しても、此より外なく、千萬世後へ逆へても、此より外ない、徹はとをりぬけること、通遠近と云は、唐でもさう日本でもさう、此説に合へば皆誤まらず、此説に違へば皆謬まる、萬國全躰皆然り。通と云は、どこまでもゆきわたること天命本體、人道當然、爲學實功、此三が徹古今通遠近、いつからいつまでも、どこへどふしても、違がふことなし。兎角此かねをはづれねば、萬國何方より説ても皆一理也。其撰一也と云は、定規を持てあてゝみて其旨のちがふことなく一色なきを云ぞ。扨旁の細字に書たる意は、此圖只今なにも新しう取立て創たことはない。それじやに此圖を爲たるは、皆右段々と云とほり、初學者色々と惑ことあるゆゑ、古今學術一致の本末を明に見せん爲めばかりぞ。正術は則ち聖賢正脉、只今段々說く通り也。此が明になさに樣々のことに紛れ、かうといへばかうかと思、そてないといへばそてないかと思ひ、學術さだかにならず、昧はわけ分明にみえぬを云、眩はどぎまぎとうろつくことを云。色々のことを聞ほど、さもあらうかとうろ／＼と目の暈やうに、程朱の書を讀ても面白と云ひ、傳習錄を見ても尤らしく思ひ、甚ければ老莊の書釋氏の論も明辨すると不能、醉漢を扶くるや

即ち亂也。其人のなりは指當ては家、其次は國、其十分一盃をいへば天下ぞ。さて家國天下と立たるなりにて、其實は家より外ない。國も天下も家の大なるなりぞ。其家は則人のなり。人と云は人倫より外なし。それゆゑ家から始て國天下の根となるゆゑ、一段あげ上の己と相屬して、己が道より外、家の道なく、家の道より外、國天下の道なきことを圖せり。大學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と說き、又引付て其所ㇾ厚者薄而所ㇾ薄者厚未ㇾ之有ㇾ也と說れたるも、このわけぞ。これも始は齋家治國平天下と圖したれとも、又初學が大學の圖とばかり思へばわしきゆゑ、如ㇾ此にして治の一字て、凡そ政務の學、何にこともこれに盡ることを圖せり。扨から擧て此天命本體、人道當然、爲學實功と、上三段を引しめて見するぞ。仁義禮智信は天命の本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は人道の當然、脩ㇾ己治人は爲學の實功ぞ。大根本の上からいへば天命の本躰、人のせてかなはぬからいへば人道の當然、其人道を盡して本體を全するは爲學の實功ぞ。三段ともに一致ぞ。扨當然と云は、ひつしりとのつびきない、いやてもおうても、口は食を食ねばならず、食へば食ひ樣の道あり、身は衣を着ねばならず、着れば着樣の道あり、さしむきなりにさうせて叶はぬ當まへのしやうぞ。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五倫皆然り。此當然の字は、薛文淸よく朱子の旨を得られたるぞ　實功と云は、まじりなし、浮たとなし、いらて叶はぬ、今云て今の用に立つ、正味の功夫ゆゑ、實功と云。程子の中庸を皆實學也と云、大學の序に異端之敎無ㇾ實と云もこゝのことぞ。扨から云て上へたたんてみれば、實功は當然を盡す爲めの實功、其當然が仁義禮智信本躰、人のなりは天命の本躰なりに生付たるものゆゑ、するわ

根本要領となる。是れ固より心法の血脈、唐虞三代孔曾思孟周程張朱、平生衣服飲食の如に示の方也。それゆゑ此一字を一段あげ、眞中に立て、己の一字に引付け、知行の二字を維ぎ、凡そ本躰日用己一字にきわまりて、己を脩むるの道知行に在て、其維持本領は全く此敬の一字に歸することを示せり。これも拙者の存じよりてはない。本躰自然の實、聖學相傳の旨が是れぞ。是又聖賢强て人に宗旨を立て引入るるにてなし。それゆゑ其至りになりては、自から精密の工夫なれども、はだちて別にあることも一點もなし。やすいこと土民の淺陋なるものも、纔に恐れ戒むると、其心必身にしまり覺て。其日用身相應に失はず。纔になぐりあなどると、置もなをさずすぐに身を失ふ。是を推して貴賤高下天子國主に至て、一日一息も此敬を離して心の存することない。心の存せざるに身の脩まることなく、其なり〳〵の失ふ所の實效を可レ知。聖賢縦横十文字、まづこの心の敬畏を主とする道を説くより外に工夫なし。其工夫の熟するに從て、其上々の精密の敬の吟味を説くゆゑ、種々の説あり。別に高上に難レ知難レ行ことなく、又してもせいでもと云こと、全くならざるわけ、こゝにて知るべし。すればこれをばづれた學問は、唐でも日本でも、妄言邪說ぞ。次の治レ人と云は、人は人どし立ているゆゑ、我が既に善くなると向きを善くするが、自然當然のもちまへぞ。一人より天下を盡すに至て皆然り。其人と云も別はない。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ぞ。其父子のそこねたを善くしてやり、君臣のそこねたを善くしてやる。餘皆然り。其善くする道の全躰を治と云。凡そ亂れたるをおさむるを治と云。至極亂世に及ぶ時、始て亂と云に非ず。直父子君臣凡そ人倫それ〳〵の本法の道を失へば、

にしてゆくが行ぞ。知は己が身にする義理を知り、行は己が身にする義理を行ふぞ。これも始は致知力行としたれども、早やどれぞの書にかたづくやうに思ふべきゆゑ、知と云てをけば書では精になり、大學では致知になり、論語では博文になり、孟子では知言になり、中庸では明善になる。餘皆同じ。知らねば見えぬゆゑ、凡そ知りやうのことが云てあるは皆此なり。行は其身になるやうにすることゆゑ、書では一になり、大學では誠意以下になり、論語では約禮になり、孟子では集義になり、中庸では誠身になる。餘皆然り。小學近思錄、凡孔孟周程張朱學術を說る所、これを以て推し盡すべし。言がかわらうと詳畧があらうと、此二より外ない。大抵行はずして知るがよいと云は、實用なくして知ること、本法の知に非ず。知るを棄て行ひさへすればよいと云は、行ふところ實理に合ずして、本法の行に非ず。どちらへどふしても、此二をはづさう樣もなく、一にかたづらう樣もない。されども知んとする我心なければ知らず。行んとする我心なければ行はぬ。何でも心でせざることなし。それで身をはなれて實知實行なければ、心をはなれて身もなし。さあれば其心が常住身に放れて存せざれば、知らう樣も行なはう樣もなし。故に平生此心の己に失はぬ樣に守り養て、知行の根本主宰とするを敬と云。凡そ知んとして理を吟味し、行んとして理を踐ゑるも、心の身を離れて覺へなければ、知るともうかとし行ふとも身につかず。庶人より天子に至まて、人倫日用の義理知行の身に有るか無きかは、惟ゝ心の存亡にあることなれば、根本の守、一心の死生、一身の得失、一息の間より萬事に應ずるに至り、敬にはなるることなし。それゆゑ心の守を敬として、知るも行ふも是一に

相合ざるとなし。是亦本躰自然の理なり。それゆゑ一常に一倫づゝ各〻わりつけかたづけて、相通ぜさるにてなし。先儒それ〴〵のわりつけの說あり。詳に文會筆錄にあり。是又一筋て合點して、其主意々々より合點すれば、まぎれもせず、又かたづきもせず、通融無ㇾ間して條理分明なり。それゆゑ此圖上に仁義禮智信と並び、下に父子有ㇾ親君臣有ㇾ義夫婦有ㇾ別長幼有ㇾ序朋友有ㇾ信と並びたるは一つ〳〵上へ分付けて圖したるにてはなし。五常五倫平生誦する次第如ㇾ此ゆゑ、自から其なりに並びたる也。其分付けに拘らざる可し扨人の身の任は、我身を脩ると人を治ると二つにきわまる其我身と云ふ己が、父子と云ふ己、君臣と云ふ己、夫婦と云ふ己、長幼と云ふ己、朋友と云ふ己、己の一字が五倫の身ぞ。どちらへどふしても、己と云字がはづるるとなし。己がさうなれば人もさうあるぞ。常人は本躰あれども、生質のくるひと生れて後のそこねと、是れ二つて父子と云ふ己が親を失ひ、君臣と云ふ己が義を失ひ、夫婦と云ふ己が別を失ひ、長幼と云ふ己が序を失ひ、朋友と云ふ己が信を失ひ、己が身は離れずしてそでない己になるゆゑ、それを己が本法の人のなりの樣にしなをすを脩と云。しなをさねば本躰の人倫の己にてなし。水は流れ火は燃るが、水火のもちまへなれども、塞り熛ぼれば、其塞りを浚へ熛ぼりを疏すが水火の本法のもちまへにしなをすと云ものぞ。それと同事也。其脩めやうを學と云。どふ學ぶぞといへば、敬と知と行との三が脩むる學のしやうぞ。學は此三より外ない。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のどふするがよい、かうするがよいと、其本然の義理、是非善惡、邪正得失、差はざる樣明むるが知る。其知るなりに身のならざるを直して、本法の身

子をどこまでもかわゆく、子は父をどこまでもいとをしむ。それが聖人が作るとも強るともなし。それて有と云ふは、根から持て出てさふ立てあるを云ぞ。天下の上下のなりは君臣より外ない。天下の君天下の民と相對するも君臣、命レ官受レ祿使レ之事レ之も君臣、人一人つかふも君臣ぞ。それで自から上は下をみはなさず、下は上をはなれず、一體不レ貳を義と云。男女相結ぶなりを夫婦と云て、男は男のなり、女は女のなりに生付て、一男一女相結て子孫相屬する、是自然の理なり。それを別と云。それが別じやによつて、夫婦どしじだらくになく、みだりにない躰を又別と云。畢竟一意也。長幼有レ序は、兄弟より始て、伯父從子にもせよ、凡そ年かさなるとは、皆長幼と云もの。其年かさなるは上としうやひ、年ひくなるは下とししたしむ。これを序と云。總躰泛い付合は、同役にもせよ、交接にもせよ、賓客の體までも、皆朋友ぞ。就レ中人倫總躰の義理をみがきあふが至極ゆゑ、道を學ぶの交りを別とし朋友と云ぞ。其互に相交るに實心を以て實義を立て、相疎んぜず相欺ざるが信ぞ。どちらのへどふしても、人のなりは此五より外ないぞ。此を離れて身のなりをすると、父子のなりは有て父子でなし。君臣のなりは有て君臣でなし。餘皆然り。水を熱き物とすれば水でなく、火を寒き物とすれば火でなきと同事也。されば天地さらへて人のな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より外なければ、其相行の道天地さらへて仁義禮智信より外ないぞ。それて親疎貴賤大小遠近、禮樂政事、居家衣服飲食、田を耕し井を汲むまで、千種萬樣のとあれども、皆此五の事業より外ないものぞ。其故五常五倫どれを主としどれをかたりても、適くとして相通ぜざるとなく

をしはめてゆくになる。是は無い理ぞ。これで凡日用本躰內外無レ二のとを可レ知。大躰論孟は日用敎學の說を主として、門人君相に其の當然々々に說き示さるゝゆゑ、性與ニ天道一の說自から罕にて、晩年易に於て其本躰本然の說、其蘊奧を發せり。周程張朱以來、日用敎學は勿論、性與ニ天道一の本然まで明に說るゝゆゑ、釋氏の說にまぎるゝの、論孟の樣にないのと云て、かはりある樣に疑ふ。是淺陋なると也。孔子沒して以後は、異端邪說盛にして、性命の說ともに本然まぎるゝゆゑ、周程張朱までもなく、中庸孟子以來、次第々々に本然性命の說自から平生說き示して、日用學術の本躰一以貫レ之て、學者に示す。つまるところ下學上達の敎は、始より毫髮も易ると自からなし。性與ニ天道一は全躰の道の根なるゆゑ、平生學者へ說れず。中人以下不レ可ニ以語一レ上也と云も、其等故のとぞ。若し性與ニ天道一が淺きとか無用のもので語らねば、天地人物の本躰は無て、似せ傳授を作ていはずにおくやうなもののゆゑ、孔子は虛誕の人と云もの、又孔孟もそれだけなれば大疎陋と云ものにて、論孟の書も道全躰を貫かず、只一通り淺はかなる書にて、天地本然の學は孔孟にさしあひ、俗儒異端と五十步百步の違にて、何の道を傳る書ではないと云ものぞ。性與ニ天道一のわけは、其わけでないと云ものあれども、畢竟本然の暗きよりおこると、一々辯ずるに不レ及。それゆゑ仁義禮智を第一に本躰と標し、凡人道爲學の根本とするぞ。次に父子有レ親、君臣有レ義、夫婦有レ別、長幼有レ序、朋友有レ信と云は、人の天地に生れて相立ち相屬するなり。此五より外天地さらへてない。生むは父、生るは子、人の天地に生ずる根本也。其道を親と云ふは、一身骨肉の相離れざる自然の實なりに、父は

ない。常人は意を用て名付るゆへ本躰に合ぬぞ。流るゝなりを水と名づけ、炎るなりを火と名づくると同事ゆへ、聖人の敎とは云。孔子の朱子のと云からがどふと云ことはないぞ。其故此五が人道全躰の根となり則となると合點せよ。然とも聖人の學を說き日月を示には、父子は父子でとき、君臣は君臣でとき、政は政でとき、學は學で說るに因て、本原本躰を每々指し見はして平生說るゝと罕なり。仁義禮智を說るゝも、日用人道を主として說れて、本躰自然の大根をぬいては平生に說れぬぞ。其を知らずして、中から色々に云ゆゑ、面々云がちになり、皆そでないぞ。韓退之の原道も、道を明し異端を闢くの志は切なれとも、博愛を仁と云、行宜を義と云て、根本を知らず。人の上べのなりを中から見立て云。凡後世の儒者本躰を知ざる皆然り。上句には仁義禮智は日用道德の名て人の性てないと云。加樣なる踈妄なことはないぞ。さあれば論孟に仁義禮智を日用を主として說を見て、道德は聖人が見立て編出して日用の法と爲し、古より生民の中間に總もちに持ていて、何にゝ根ざすともなく、中にぶらりと浮あると云ものぞ。やすいこと今眼前端的火の燃るが火の道て、湯をわかさうと燈をともさうと、火の日用は燃るが日用ぞ。それが即ち火の生付なりて、燃るを即ち火の日用の道と云。これが聖人が捨ても、水火の外にぶらりとして有るてもなし。子と生るゝからは、親のいとをしい樣に生付たなりぞ。それぢやに因て、親をいとをしむ日用の道かすぐに本躰のなりぞ。それが親をいとをしむ樣に生付てなければ、親をいとをしむ道は別に有て、聖人が敎て其中へ子をしはめると云ものになる。それなれば火の燃る日用も、火には生付く本躰でなく、燃ると云道へ火

れにても面々の見立て存じよりからして學に入て、全く天下後世の學古聖賢一致の定規に畢竟合ぬぞ。其故大學を好んで中庸を惡ものもあり。論孟を信して大學中庸を疑ものもあり。堯舜孔子を信して程朱を信ぜぬものもありて、孔孟のわざでも、程朱のわざでもなく、天地も日用も學術も本躰より外にないと云。根があかぬから自然一致の實へ得見到らぬゆへぞ。其故第一に首に指標するは、これより學で人倫爲學を後にせよと云には非ず。即人道學術の根本を標的とすると、聖賢の所ゝ示皆然り。それゆゑ人と立てあるなり。日用の事業をさしあたりて看よ。凡父子兄弟を始て、互に相親相愛するは即仁と云の本體、其それ〳〵に善惡取捨の宜をさばくは義と云の本體、其互に相恭敬相辭讓するは禮と云の本體、其物體善惡是非をそれ〳〵に分別するは智と云の本體、凡仁義禮智即日用眞實にて少の虛假なることなきは信と云の本體、五常の全體、精粗本末、淺深巨細、四海万世、縱横十文字、人あらんかぎり此五より外ない。治まるは此治まるなり。亂るゝはこの亂るゝなり。天地の物を生ずるなりは四時より外なければ、人どしのなりは五常より外ない。それゆゑそれ〳〵に父子の道の、君臣の道の、夫婦の道の、世を治るの道の、出處進退の道のと、それ〳〵に場ごとの道の名はちがへども、どちらへどふしても此五の實より外ない。それゆゑ此をはなれて道を說と邪術になる。そこを此五と名付て。人道日用の實名を指ゝ示し、仁義禮智信と名付られしは、聖人の言也。其言が道なり。自然に聖人の口より出ると云ものにて、聖人の發明心得にて編立てたたる名にてなし。尺の本躰を尺ときわめて出すが聖人のわざ。其わざが聖人の意てこしらへるとて

目の躰あり、鼻は鼻の躰あり、手は手足は足とそれ〳〵の骨がらみの立たなりのかたちを云。其かたちは形なれとも、すぐに其形の躰をはなれずして、其理本然の本躰ぞ。◦かやうの天地となり、かやうの陰陽となり、かやうの萬物となり、かやうの人となり、日用と立てあるも、其根があればこそ、どこからどこまでも、千萬世歷ても、千萬里隔ても、一毫の易るとなく、一息の斷るとなく立て有れ。これが後世出來たの聖人か發明したのと云ふとてなし。理の開に隨ひ、明になりてくると云ふとはあり。此に益しての損してのと云とは、自から始よりないぞ。其全躰根本だヽいのなり故、これを本躰と云。まづしつかりと大根をかう合點をすゑよ。それゆゑ古より聖賢道を說き學を說く、必本躰を立て標的とする。道心と云、降㆑衷と云、明德と云、有㆑物有㆑則と云、性與㆓天道㆒と云、性善と云、天命之性と云、餘皆然り。不㆑暇㆓悉擧㆒して、小學題辭に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と最初に擧て、近思錄道體の一部は、則ち此の本躰全躰の吟味を盡して、第一卷に立て示し、凡學者一生の標的とする。皆一致の本旨ぞ。凡そ古より聖人の繼㆑天立㆑極と云も、此の本躰なりに立て、天下萬世の標儀とならせらるヽとぞ。さあるによつて脩㆑己治㆑人の學をするも、人の生のまヽの本躰人道にしたつる外に、聖人の爲るとは無にきわまりたるぞ。然に氣禀に清濁偏正の變りあるゆゑ、善あると惡あり。正あると邪あり。明あると暗あり。是亦陰陽自然の理にて、其なりに本躰の實は少しもかはりはない。燻りても火は燃る本躰、濁りても水は淸む本躰、皆本然不易自然の實ぞ。古より其本躰を知らざるゆゑ、我が氣の偏から理が見えて、異端邪說は勿論、何

灰もつかず、どちらへどふしても尺が大工の尺も箱屋の尺も衣服する尺も、何をさすも角をさすも、此尺より外に尺なふて、何を一色と名付けう様ないと同じヿにて、さて其尺の本法の用ひ樣を取ちかへぬが學術正脉の旨ぞ。其れ故兎角これにすわらねば、本法の學でない。凡そ學者の此圖を見て、是れは知れた通りのことゝ云ふべけれとも、其知れたと云ものゝ學術、皆實に學術明に定まりてちがひなければ、一段珍重のヿ也。只うか〳〵として定らず、俗儒異學の中に馳鶩流浪して、得と合點なく、學は知りたる樣にて、又異說邪辭に惑ひ轉ずれば、そこが眞實に學術を知りをゝせぬと云ふもの也。兎角とつくりと始終落付までに合點せぬさきに、色々と面々の云分を云ひ、疑議するなりからすぐに見識を立る故、我も意智も捨て、耳にうつり說にまぎれて、いつまでも本法の定規にゆきとゞきすわらず。斯を憂て先づ最切入學より篤信純一にて、漸々に其旨を得心ある樣にと思ふ故、如此するなり。扨此圖の第一番に仁義禮智信を本躰と擧て指標するは、大凡物理の自然大根本より出ざるヿなし。それゆゑ大根本より出るなりに一物々々又其本躰のなり立てあり。物を生する總躰の形となるものは天地なりに本躰立てあり。物を照し晝夜を照すの形となるものは日月なりに本躰立てあり。物を潤すの燃すのと云は水火なりに本躰立てあり。一年萬物を生するのなりは四時なりに本躰立てありて、天道流行萬化此に外なるヿなし。人と生るゝと五常なりに本躰立てありて、人倫日用萬事此に遣るヿなし。されば元亨利貞は天地なりの本躰、仁義禮智は人なりの本躰ぞ。なぜに本躰と云ぞなれば、だたいのかたちと云ヿぞ。さしあたりていへば、顏は顏の躰あり、目は

聖學圖講義

淺見絅齋著

大凡聖賢相傳る學術の正脉、いづれも二色はない。大學は別して餘事をいはず。其學術はかりを首尾始終そなへたるものぞ。論孟も中庸もそれ、周子も程子もそれ、張子もそれ。朱子は其巨細本末全備明盡の至極ぞ。是固より平生朝夕衣服飲食の如く、毎々說こと故、今更別に云ふことはなけれども、どふしても初學は大學を說ときは大學なりに思ひ、中庸を說ときは中庸なりに思ひ、惟精惟一、文行忠信、博文約禮等をとけば簡易に聞え、大學八目、中庸二十章でとけば詳密に聞え、かやうに二書ごとに二面がわりが有て、却てばら〳〵になり、本法一軌の定規をしらぬぞ。朱子に至て白鹿洞の掲示をなされて、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の旨を具へられ殘所ない。それゆゑ白鹿洞掲示を圖に爲て初學者に見せんと思けれども、又掲示の圖とばかり意得て、全躰他經へ融通することを得爲まじきと思ひ、今度いづれの圖とも一色と名付ること無て、さていづれに合せても此圖に合ぬことなく、此圖に歸せぬことなき樣に合點さすべきため、隨分簡易明備に圖せり。勿論拙者の學術を見立て拵て、新しく我門流を一派に云樣なることなし。それは拵られもせず、又今拵ることいらず。水の流れ樣今拵こといらず、火の燃え樣今拵こといらぬと同じことぞ。只其本法の流れ樣、本法の燃え樣をたがへず、本法の學び樣をたがへず、聖賢說くなりをすゝの定規に明めさせたきまで。拙者の圖と云ことてはない。塵も

れぬ。其人欲にくらむ人がある故に、それをなをそうために、古の聖賢が學問と云ものを拵らへて、人に合點させたもの也。朱子大學の序を讀で可知。

士農工商ともに、年の暮には、一夜明けたらば、どこもかもよからうよからうと思ふて、行水して身の垢を落す樣に思もの也。さる故に元日からむせうに目出度目出度春じや春じやと云。をかしきこと也。何が目出度やら、愚と云べし。學者は心得あるべきこと也。今年も去年の樣に暮すであらふかと恐れ謹む筈也。孝子愛日の語は、親切なと云べし。古歌に「何をして、身の徒に、老ぬらん、年の思はん、ともやさしき」、「こぞ今年、同じ心に、暮にけり、又來る春も、同じ身ならん」、「こぞもあれ、今年もさぞな、あしからむ、同じ心に、老をそふれば」、「徒に、つもる齡も、限あれば、風に落葉の、殘る身もなし」。予嘗曰、學者知レ耻ニ於人一、而未レ知レ耻ニ乎理一、則何至レ道之望哉、不レ耻ニ於屋漏一、不レ耻ニ所生一、仰不レ愧ニ於天一、俯不レ怍ニ於人一、是乃學之所ニ嘗耻一也、孔子曰、士志ニ於道一而耻ニ惡衣惡食一者、未レ足ニ與議一也。吾友思レ之。

學者は自己の理を信ずるでなければ、本のことではない。聖賢を信ずるは、善いは善いけれども、我理を信ずるには及ばぬ。曾子子夏にて見るべし。程子曰、信レ人而不レ信レ理。神道者の神明を信じて、あそこへ取付くは、本を失ふたもの也。人々有下尊ニ於己一者上、天理也、其尊無レ對。我心より外に賴み力にすることはない。明明德の三字、章句の自字、宜レ味レ之。

學談雜錄 終

をとくと知た人は、とほうもないと合點すれども、文字の力なき人は、はきと知りかぬる。今誰でも紛れず合點することあり。兒女のもつ團扇にはんじものと云あり。其筋々を知らぬものは、一向に合點ゆかぬ。其筋を知た人は、大方譯の聞ゆる樣に云ほどく也。事物に至るのいやと云はれぬを、見るべし。良知と云てはすまぬ。それ〳〵になれたことには、其知開けるもの也。物猶ㇾ事也の切なるを看べし。淺見安正嘗語ニ鈴木正義ニ曰、學問せば兎角格物致知して、知ることを主とし精出すべし、行と云は知たことを行也、知ぬことは行ふことならぬ、行は知より一歩も出ざるもの也と。呼誠に然り。王陽明が妄論は、孩兒をあざむくの術也。知らずに行ふは、俗に所謂胡椒丸呑也。陽明も天地自然に知と云ものを生れついてをるに、それを使ふまいとはどうしたことぞ。心も目も、口も、手足も、一身にあるものは、皆使はぬと云ことはない。陽明も口で言ひ目で見、手足をはたらかすは、使ふたものではないか。なぜに心計りつかはずに、良知にまかせて置ぞ。或曰、陽明も知を使ぬではない。良知と云は知を使ふたもの也。曰、良知は自然にそなはりたるもので、手足のある樣なもの也。それを人が使ふのではたらきはあり。備りてあると云て、心をつけて使ふことなくば、手足もあれがてに働くと云はねばならぬ。其良知を働かしさまに、心が理にくらければ、とほうもないことをする。良知がわるいことをせぬと云はゞ、世上のうそつき盜人は何でするぞ。あれらには良知は備らぬか。或曰、人に良知のないと云ことはない。うそつき盜人は、人欲にくらみて理に違ふたもの也。良知のとがてはない。曰、それなれば、朱子の究理誠意の功夫がいやと云は

とゞくもの也。聖賢君子悪人小人色々有り。生知安行は良知良能と云てすむべし。其外は其分ではすまぬ。どうすれば聖賢になるぞと云へば、成様がある筈也。其仕形かうすると云ことを知らずに、なんと工夫が下さるゝぞ。其仕形を知るが知也。其知る所が詰らねば、悪いと知つても拂ふことならぬ故に、致るの工夫か入る也。譬へば火事は消すものと知ても、消様があり。父母はいとしがる筈と知ても、いとしがり様あり。それ〳〵の仕形は、知らねばならぬは、いやと云れぬ也。譬へば祿仕を願は學者の道てないと云ことを知た學者が、すぢめもない祿仕を願ふを見よ。わるいと知ても行には出ぬ所あり。夫を致知のないとは云也。あたまから願を悪いと知らぬは俗人也。我弟や甥を出家にするをば、學者たるものゝ善いとは思ぬけれども、人欲がある。歷々の學者が子弟を出家にするを見よ。行と知とは別也。此あやを知らずに、人皆可㆓以爲㆒㆓聖人㆒と云はたわけ也。致格ともにきわむると訓ども、致は心知をきわむること、格は事物をきわむること也。易の窮理と云も結構なことなれども、大學の格物程にはないと云は、物は事也、事を直につかまへてきわむる故に親切也。尤理の外に事なければ、窮理と云ても、事をはなれはせぬけれども、理は形なき故に、空にながれる病あり。佛は事物を棄る故に空理也。儒者の學を實學實理と云は是也。知之非㆑難、行之惟難とは、知行の大抵を云。功夫の實を詰れば、行より知が難ぞ。大學知止の難きを見よ。老業でも行の上は聖賢の心にも耻ぬ。道理を知ることは俗人也。爰のあやを知る學者希也。兼好法師が徒然艸に、萬づに其道を知るものはやんごとなきもの也と云。王陽明にはまさりたる也。王陽明が妄論を、文字

が事期ないに成る也。

我に知がなければ、人の知を取ことはならぬ。人がよいことを云を聞て、夫をまねてするはよけれども、其人がよからぬことを云を、惡いと選ぶ知がなければ、惡いことを善と聞てする。舜を大知と云は、人の善を取故也。人の長を取て短を取ぬと云てなければ益はない。故に我に見知がなふては、老僧大儀になる也。

學者の格物致知せぬは、河豚汁を食ふ樣なもの也。決斷がない人の言に、うろつく千人に一人あたろうと中るもの也。鬼神の意也。偖事々物々をきわめいでも、道を知ると云ことあり。是を合點する學者は大抵のことではない。

或曰、儒佛そろはねば偏也、どちも捨られぬ。曰、偏と云は全に對して云。太極一理が陰陽となる。是て全也。獨陽獨陰なれば偏也。人の兩足の樣なもの、儒と佛とは本違ふたものなれば、一理てなし。人の足と我足との樣なるもの也。へつらはぬとへつらふと二つならば、偏なと云てはすまぬ。狼狽の意になる。理一分殊を合點すべし。

王陽が格知の工夫は入ぬ、良知あれば自然に人欲は知るゝ故に、心のわるいをば、其良知でたゞし、まろくにする、是が人欲を去て天理に純と云もの也と云。何のこともない、安いなれども、そうはならねばこそ、古聖賢の色々の敎あり。人欲と知れば其儘それが去らるゝなれば、大學の功夫は入ぬ。まさしふ惡いと知ても、人欲を得はらはぬは、知ることのつまらぬ故也。能知たことは、行も

出る水一まいの如し。然れども祭祀感格は、其筋々でなければ感ぜず。人の一身も一つゞきなれども、筋々條理あり。其筋々でなければ、灸も通ぜず。人間一人、頭上から脚下迄、一枚と云て條理なきは佛見也。理一分殊を見よ。其筋々で感ずること、いやと云はれず。天子祭＝天子＝、諸侯の無〻後をば諸侯が祭れば、其筋で感ずる。孔子を學者の祭るは、學文で通ずる。條理をいやがるは異端也。

道理を見付て信ずるは大きなこと、朱子の説がかうあると夫を力にして今日の持守にするも餘程のこと也。子夏篤信＝聖人＝の方也。貧は士の常と云語を一つきつと守ても大きなこと也。孔孟程朱の語を杖について、たをれぬ程に學問をすれば、本望なること也。今時の學者は、盲者の杖なき様なるもの也。無〻所〻不〻至矣。延平の艱難にあつたとき、古人の艱難にあふたを思ひくらべて、それを杖にするの言可〻考。得＝一兩句＝喜と云は大きなこと也。

老ぬれば、目もかすみ齒もぬけ、手足も不自由、耳も聞えず、段々衰るは眼前也。心計が衰まいと思ふは、愚なること也。目のかすむは眼鏡でたすけ、耳の聞えぬは高聲、或は文字に書て見するたすけあり。心には眼鏡もなし。是を考て存養主靜、心を放失せぬべきこと也。

四十六人を上杉殿が人數を出して討ろゝ筈と人々云。是で能知れたこと也。上杉殿が四十六人を殘らず討れても、公儀より上杉へたゝりはない筈也。是で考見よ。主の讐でないと云ふはしれたこと也。復讐の義に定たことなれば、四十六人に上杉殿より手をさすことはならぬ筈也。君父の讐討

やるかと、つかみつく。餘り聲高になる故に、鄰人來て取さへあつかふて、兩方の云分を聞く。段々を聞て、隣人笑曰、兩方共に如在はない、是は料簡違也。最前魚を看られた時は、眼鏡を掛て見られた故に、魚が大きに見えたもの也、後に眼鏡をはづして居れた所へ魚を持て來て見せた故に、前方より小く見えたもの也、魚賣も取易はせず亭主の取易たと云はるゝを、無躰に云掛をしたてもない、あやまちは眼鏡にあり、惣じて眼鏡と云ものは、大事のもの也、つかひ塲がわるければ、にがくしきことになる、亭主の本商にも、買に來た所へやるは、落丁も見ずそこねも見ず、麁相にしてやらるゝ、其代物を取時には、金がよいか惡いか重いか輕いかと、眼鏡を掛て吟味せらるゝ、兩替商をするものが、人に掛てやる銀は輕くやり、我方へ取は重く取と同こと也、こなたも他へ書物をやる時は、隨分念を入て、惡いをばやらぬ樣にと眼鏡を掛られてよし。是について國家の政をする役人衆の仕形を見るに、皆眼鏡の掛塲がわるいと存ずる。上から下へ被ㇾ下時は麁相に吟味なし。眼鏡掛ずに被ㇾ下、下から上へ上る物は、偖々吟味をかけ、眼鏡を掛て看らるゝ。百姓からの米を納るも同じ。何事も下へのしかけは薄く、上へ取る方は厚し。哀むべきかな。上下ともに眼鏡の掛塲を明むべこと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の交りも是也。學問は爲ㇾ己にするがよし、政事は爲ㇾ人にするがよいと云も。此意也。愼むべし。吾嘗戲に云、古之爲ㇾ政者爲ㇾ人、今之爲ㇾ政者爲ㇾ己、明ㇾ明德ㇾ爲ㇾ己也、新ㇾ民爲ㇾ人也、本末前後也。後世は何事も古人とうらおもてになる。哀むべし。致ㇾ中和ㇾ、天地位焉、万物育焉なれば、天地人の氣流通して無ㇾ間隔ㇾ。湖水の中の衆魚のあぎとより

士の上にはないこと也。中間小者には、請人人主取逊欠落、彼是の證文あり。孔門以來に聖賢の學にしるしをやることはないにてあるべし。日本の神道にも誓紙手形あるは、後世の失ならん。日月の運行に隱すことはない。論語曰、二三子以レ我爲レ隱乎。吾無レ隱乎爾。見るべし。金銀をかりるにも、證文手形あり。朋友道義の交で金銀を用に立ときに、手形證文はせぬ筈也。妾を置き、或は遊女の交りには、誓紙手形あり。媒者あつて雙方禮で交る夫婦には、手形證文はない。軍法にも手形證文のあるは、だまし隱すからしてのこと也。曲藝の弟子の證文、父母の恩と同じ。兎角はをかしきこと也。養由稈弓の上手に生立られたと云て、それが父母の恩と同じことにてあるべきや。耻しらずと云べし。偖釋氏の拂子も後世の謬りなるべし。釋迦が拈花微笑の筈也。是から考て見よ。誓紙をさせて人にものを敎るは、上品の人のせぬ筈のこと也。

眼鏡の掛所が違ふては、盲目にはをとりたるものと云に付いて、書肆に語て曰、人々利害損得の方は、蚤とり眼になつて細に看れども、不義を吟味する方は、目がねをはづしておほやうに看るは、口惜きこと也。譬へば一商人魚を買ふ時に、あまりしわい男故に、魚を吟味するとて、眼鏡を掛て見て、代何程と云。魚賣まけすに外へ出て、しばらくして歸て、最前の魚まけませふと云。彼しわき男其魚を見て、是は今見た魚ではない、最前の大なるは他人に賣て、小きを持て來て身どもをだます、沙汰の限りと云て呵る。魚賣大にはらを立て、偖々こなたは人を盜人にさつしやるゝかと云。亭主猶怒りて、大を小に取易るは盜にあるまいかと云。魚賣以の外腹を立て、此男を盜人と云

搆なるを可ㇾ見。曰、なる程眞實の行あれば、其誠に人が感ずる筈也。そこに譯のあること、王學のたらぬはそこにあり。本其商人が知見あつて了簡がよい故に、諸人皆尤と同じたもの也。いかに眞實に踏込でしても、わけもない火事のためによからぬことをしては、人の感はなき筈也。其端的を見やれ。知見が第一也。勿論よい了簡がついても、踏込ねば用に不ㇾ立。踏込でもよい了簡なければ、たわけの名を取る。どちらでも偏ては用に不ㇾ立。うちに知見が先ではあるまいか。或人不ㇾ答。

學者見所のないうちは、本知は開けぬ。譬へば本分の開たのは、箱根の關所を越た樣なもの也。長崎迄行にも手形は入ぬ。見所のないは關所を越ぬなれば、江戸と箱根との間わづか二十里計の內であちこちする樣なもの也。二十里の內で五里七里箱根へ近遠の別はあれども、五十步百步也。今天下の學者に政をさせたらば、箱根を越てする人あらんや。一學者が出て堯舜の御代にしやうと思ふても、何の事功もなし。下手碁打の會合に强弱はあれども、手をなをすに至らぬうちは、五十步百步也。學者が爰に目がつかぬ。孔門の歷々をさへ、曾點の見所から見ては、子供の樣に思ふ也。京の名所を圖て見たは役に立ぬ。

諸侯の上ても、馬弓鎗兵法などの師をば、師と云て尊ぶことあれども、學問の方てはそうないは、異なこと也。弟子とは父兄の方から云こと門人とは一家一門の意なれば、情義重きこと也。惣じて手形證文で交るは、曲藝の上のこと也。道學の上に誓紙證文はない。佛氏の拂子も證文也。我さへ道を合點すれば、人の知不知には構ぬ。惣じて請狀手形は皆下部たこと也。奉公人もしかとした

切の意、退溪の九の吾の字に意を付たも、此所を見付たもの也。夫故朱註も、父に事る孝を以て事レ天の道理を明したもの也。爰の意になつては、漢唐以來の學者の知らぬこと也。然ば義朝が父を殺し、信玄が父を追放するは、至極の不仁也。申生其恭也を引も親切也。我をかまはず一味に父に從ふ意は申生也。仕形は舜と違ふて父の非をあらはすになる。故に舜に比して及ばぬの論あれども、夫は事上で云たもの、張子の西銘へ引れたは、孝心は申生を至極としたもの也。父に少も背ぬ、東西南北、唯令之從と云に、申生の樣なは類はない。それが舜のならぬではなけれども、父の我を殺そうとした時に、あちこち才覺でのがれたを見よ。事上は殘る所もなうて、父の惡をあらはさぬ所は勿論なれども、父の令に從ふた處はない。朱註の天之申生也を見るべし。偖つめて云へば、舜の才覺で逃れたるは孝に歸し、申生の逃れずに死したるは、父の惡をあらはして不孝になる所あり。夫れを知らぬ張子ではない。然れば意味あり。申生のを肉身の父にして見れば、不孝に歸するの疑あり。天理にとりかへて見れば、申生の樣に從ふでなければ、天理に合とは云はれぬ。殺レ身成レ仁にひしとあたる也。朝聞レ道の意可レ見。かう濟しておいて朱子の註を看よ。偖も〳〵也。かうした朱子のしてをかれた四書の解註を、大全蒙求などの類があちこちと云は、猫のからざけ也。況又此方不レ通レ於二文字一愚儒乎。

或人一商人火事の時火を消す働を稱し曰、信實の力行あれば人が感服する。あれが蹈込でした故に、大勢も感動して屋根へのぼる。たゞ知のあると云分では、人が感動せぬ。これらでも力行の結

佛者曰、我道は功徳甚大也、寶篋印陀羅尼、千手陀羅尼、廣大の功徳ありと。予曰、佛道は手近く調法なことなり。我儒道は何程のけつかふな書を讀でも、とかく其人が踏込てせねば役に立ぬ。四書六經を何千遍讀でも、其功徳はない。兎角其人が實に心力を用ひて勤めねば驗はない。譬へば臆病ものが正宗の刀を持た樣なもの也。神道の秡の樣に、たかまの原を讀と惡事災難をのがるゝの、佛道の念佛を唱へるといか樣な惡心な人でも成佛するなどゝ云あたゝかなことは、儒道にはない。故に儒神佛道異也とは云ぞ。いか樣な惡心な人でも、念佛を唱へると成佛するなれば、結構なたやすき敎也。儒敎は中々大抵の事ではならぬ。血を吐く程精力を用ひねば、賢人君子にはなられぬ。夫で世上の人がなりやすい佛道をすると見えたり。

西銘、以レ孝明レ仁、以レ仁非レ明レ孝。訂頑は不仁を正したもの也。不仁は天理に背たもの也。然ば一編の主意仁に在る知るべし。天理に背かぬを孝と云。如何と云へば、今微賤の下人でも、盗をし人を殺し、不義無道をし、天理を思ひ出さぬものも、父母を滅多に押付て搆はぬと云ことはない。親なれば無理のことを云ても、まづはきにしたがふ。親に先だつて路をあゆみ食物をくらふと云意もなし。況や少し物の合點した人は、父母へ對しては何事もまづ從ふ意あり。天理に違ふて何とも思はぬは、學者さへ夫なれば、況や無學の人は云に及ばず。天地と云へば形躰で云、ひろくばつとする故に、人々うつかりと思ふ。乾坤の性情は、意思て眞劍に近き故に、人々の心に肉身の父母とうつる方へ近し。故に子が親に孝をする意なれば、天理に違ふて不仁はないはと示したもの也。爰に親

弓を取れぬと云、雑兵の手にかゝらぬのと云、意皆同じこと也。忠信が芳野山にて義經の鎧を着、毛受莊助が芝田が鎧を着るは、理のあること也。太公望が渭濱に釣をすると、今のはぜ釣とが同じことてはない。太公望のは漁者の生業也。今のはぜ釣は樂みの慰みなれば、心中は天地の異也。今の漁人の釣りをするは、はぜ釣を羨やむ。太公望は羨やみはせぬ。語類に薗雖ㇾ佳、而人心荒と云も是也。仙人の碁を打は、たわけをすると云もの也。舜の耕は、骨は折れどもほへ煩ではない。爰のあやを知らぬうちは、經學はうつらぬ。

平井氏曰、頼朝鶴岡八幡を馳走せられて何の應護あるや。一つもしるしはない。もとより王位を蔑にし、惣追捕使になりたるは、僭の至極也。其罪で子孫滅却する筈也。天子を微々にしたは、八幡の神靈に合ぬ筈也。鶴岡八幡は、頼義の阿部貞任宗任を亡した後に勸請して、後義家の武衛家衡を亡した時より段々馳走して、源氏の神とあふぐ。頼義義家は朝家を守りたる人なれば、神靈の感ある筈也。其後爲義義朝天子に弓を引た故に、爲義は子供八人迄殺され、義朝は臣に殺され、惣領惡源太は縛り首をうたれ、朝長をば義朝殺し、蒲範頼、九郎義經及び木曾父子も頼朝に殺され、たま〳〵頼朝がよい樣なれども、相模川で落馬して死すと云ひ、或は結城七郎に殺されたりとも云。皆々身を全ふすることなし。頼朝惣追捕使の非義故にや。頼家實朝も人に殺され、實朝は八幡の神前にて殺され、遂に國家を北條に奪れたるさまを見よ。神罰恐るべし恐るべし。平井氏之言可ㇾ謂二格言一矣。

有ニ古今一は、是を云はれた也。中庸、首に道躰自然を發明して、三の中に欽を入れたは、自然でないものを入れた樣なが、此欽が品節なれば、すぐに道之自然也。そこを克己復禮の脩爲て云はるゝが、朱子でなければならぬ。朱門にも二三人の外は、此あやはしらぬ。近時の俗儒、夢にも知らぬこと也。山崎先生有レ感焉、則日本之一人也。是につけても可レ惜可レ惜。正德丙申正月十日、偶有レ所レ感而記レ之。時有ニ楊子雲夫一。

士農工商ともに人參不ニ自由一、故に死に及ぶ時、一家親族の合力にてもたらぬ時は、遺恨なる筈也。養レ生喪レ死而無レ憾、王道之始也とあるを看よ。人參下直ならば、仁政の一端ならん。下直になる仕方あるべきこと也。此等についても、知を開くことを務むべし。學者の書を讀むは、知を開く爲めなれども、書を讀ても知の開ぬは、勞而無レ功也。語類、問、學者講ニ明義理一之外、亦須ニ理ニ會時政一、凡事當ニ一々講明、使ニ先有ニ一定之說一、庶ニ它日臨レ事不レ至レ墻レ面、曰、學者若得ニ胸中義理明一、從レ此去量ニ度事物一、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ニ堯舜許多聰明一、自做ニ得堯舜許多事業一、若要ニ一々理會一、則事變無レ究、難ニ以逆料一、隨レ機應レ變、不レ可ニ預定一、今世文人才子、開レ口便說ニ國家利害一、把レ筆便述ニ時政得失一、終濟ニ得甚事一、只是講ニ明義理一、以淑ニ人心一、使下世間識ニ義理一之人多上、則何患ニ政治之不レ擧耶。

實盛が錦のひたゝれを着て討死するは何の爲ぞ。己が官位にない衣を着るは非禮也。曾子の易簀の意から見れば、偖も愚なこと也。故鄉へ錦を着るとは何たる義理ぞ。惣じて此筋の取違多し。義經の

心と事と一なるを可レ見。此意から見れば、王學は一向妄也。人の心に具る理を外事と云てすてるは淺猿し。人之爲レ學、心與レ理而已矣とは、いやと云はれぬこと也。周子の物則不レ通、神妙萬物と云も、是を云也。朱子の註に有レ形則滯ニ於ニ一偏一を可レ見。無聲無臭是也。

金が餘ると云て、無用に費はせぬ筈也。多とて滅多に人にやろう樣もない。金のない人が道具を買は、人の金をぬすむになる。金が多ければ志がそこねると云も、合點のない人のこと也。少し合點した人は、志のそこねるきづかいはない。志がそこねぬからは、無いより有るがよい。洪範に食貨を主とし、大學生レ財有ニ大道一など見るべし。刀を差して居るとて、めつたに人を伐ることはせぬ。人はいなことに惑ひて居る也。士の命を滅多にすてう樣はなし。又惜みて棄まいと云こともない。惜めば敵に降參する。惜まねば喧嘩腕立して犬死をする。こゝて當然の理を知ねばならぬとは云也。義理をみがけば外に馳せると王氏が云も、爰を知ぬ故也。磨て外へ馳せぬが朱子派也。磨ずに妄をするが王氏派也。或人曰、聖賢の語も悪う心得ると悪いと云。予曰、わるう心得ずに、聖賢の正意に心得るが學也。食もくひ過ると食傷する。くわねば死する。此あやは知れよいことなれども、見所ない學者は、此所が明白にない。佛氏の五戒を立るも、爰を知ぬ故也。夫故に脩レ道之謂レ教ことがいる也。中和集説に、脩道教を朱子の克己復禮て云はれたるに、山崎先生の感あるも爰也。佛氏は脩爲をからずになり合にする故に、邪正一如善惡不二と云。吾儒は脩爲せねば自然の道に合ぬ故に、眞與レ妄を知り取レ善去レ惡也。裁成輔相も爰にあり。陸王が此あやを知ぬ故に妄を云也。不レ信人間

萬物それ〲の自然の理に從ふて治めたらば、天地感化ある筈也。龍が雲を興し、蜥蜴の雹をふらす類、畜生さへ同氣の感あり。況や人間をや。人間の道理を盡した人が天下に立て治たらば、いかにも人物は云に及ず、山川艸木も感ある筈也。去に依て致二中和一た聖賢でも、上に位することなければ、廣位育はなし。惡人が上に立ば、天下萬物わけもなふなるを見よ。後世のありさまでも見えたり。文言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とあるを考よ。明君のなき故に、天下の風俗あしき、眼前也。或曰、何でも人間の知でならぬことはないに、あほふてくらすは淺猿し。予曰、人の知慧でならぬことはないに、今の大夫のうろつくさま、にが〱しき事也。

人の一心に萬理具ると云は、明なこと也。天地日月、其他何でも其なすわざ〱がありて、天が地のすることを得せず、地が天のすることもならず、陰が陽の態ならず、火が水のわざならず、數々皆然り。人はなんでもならぬことはない。致二中和一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倫明也。火か入用なれば火を用、水が入用なれば水をつかふ。木は木の用に使ひ、土は土の用につかふ。何でもならぬと云ことなし。其なすものは心也。其心に形あるかと云へば形なし。方寸虛也。太極躰段也。邵子の心爲二太極一も、爰を云也。太極は理也。理は形なし。夫て万變の働きはなる也。心に形なき故に、万物をさばく也。妙二衆理一と云は是を云也。聖人之心一理渾然是也。日月でもはや形あるだけ、心の樣に万變に應ずることならず。於レ此人尊きを可レ見。日月を人より尊と云は俗見也。然るに人も又欲に蔽るれば、其理のはたらきなき故に、妙二衆理一にすることならず。人者天地之心と云是也。

耻之甚也。人の命程大切なものはない。何にも替へるものないに、義理には一命をかゆるなれば、偖義理は尊いもの也。天即理而已。其尊無レ對。宜レ味レ之。すれば出處の理に違ひ、元の許魯齋が如きは不レ足レ論矣。許魯齋を學者が信ずるは淺間しきこと也。

或曰、天地の間のことには、色々變りたる推れぬことあり。曰、夫れが氣の變也。星隕爲レ石は、譯は合點せねども、あれを不審はせぬ。雀大水に入て蛤となる。蜥蜴の雹をふらす。譯を知らぬは、其理がすまぬと云もの也。此類はすまねばすまぬでよい。伊川の雷の起る處を知ぬ說で看べし。日用五倫はすまねばならぬ。變は濟まいでも害はない。常が主也。武士のひけを取ては堪忍せぬは常理也。面をはられてだまつてをる人あり。夫は變也。變を立てたがる人は、はられても大事ないと云はんか。事物之變は程子の此亦一種の道理也と云へるですんでをる。天地の中にあるなれば、ある筈也。折節あることは常ではない。常であるまいとあればある也。凡人の云ことにはうそが多し。實にあるはある筈とすます。其變があるとて、常理をつぶすことはならぬ。愚者は常理より變を尊ぶ。佛氏は變を尊びて常理を賤しむ。平常でないことを嗜しがつて臂を張る。淺猿し。變つた話を聞たがるは、知にくらき所あると知べし。

或人曰、致二中和一、天地位焉、万物育焉の道理は、きこえて今端的にかうと見ゆることなし。一氣なればとて、天と人と違ふてをれば、細引を動す樣には思はれぬ。曰、近きことを以て譬へて云べし。三味線の上手鞁笛の上手なれば其音がよし。名馬でも下手が乘ると得あゆまぬ。聖人の上に位して、

心と云もの、大切なと云に付て、道理を知ねばならぬ端的あり。今義理に感じて發する心は、道理から出る也。利害に感じて發するは利心也。義理に感ずることは衆人にもあり。自然の理也。然ども君父朋友の恩に感ずるは、凡心では十に八九は利心也。義理に感ずるは道心なれば、凡人には希也。平生に義理の講習にそめば、理義の心出る也。平生に義理の講習なければ、理義の發少き筈也。破れた太鼓は不ㇾ響。習與ㇾ性成なれば、義理の學に踈き人は、日々汙下に沈む筈也。愚益愚の筈也。横渠曰、書維ニ持此心一、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ㇾ懈と。學者宜ニ深思一ㇾ之。

一商人曰、火事に逢て迷惑せつなけれども、死なずに生て居ので堪忍がなると云。予云、それ迄が俗情十分也。其上は俗人の知ぬことも也。學者は其上を知ねばならぬ。商人曰、命を棄るより上のことが何かあろふぞ。予云、學者のは命はすてゝも義理があるので堪忍がなると覺悟して居筈也。孟子の所ㇾ欲有ニ甚ㇾ於ㇾ生者一と云てをかれた也。理に違へども是があると云かえ物はない。人は死でも理は潰れぬ。形なきゆゑ也。佛は人を不生不滅と云。有ㇾ形もの、滅せぬことはなし。理こそ不生不滅なるものなれ。聖賢の世に在るは、どうなりともなる筋に安じて居る。桂馬が飛れねば飛ずに居る。ならぬことを無理にせうとは不ㇾ思。學者もかう合點すれば、貧賤憂戚に心を動すことはなし。朝聞ㇾ道、知而信ずるが此所也。學至ㇾ不ㇾ尤ㇾ人、學之至也と云は、親切なること也。是から見れば、學者厭ニ貧賤一求ニ富貴一、愚なること也。朱子曰、學者不ㇾ於ニ富貴貧賤上一立定一、則是入門便差了也と。立定の二字可ㇾ味、商人嘆じて曰、學者衆はたふといものかな。予云、斯言切中ニ吾人之病一焉。可ㇾ

也。孔子顏子魯に在り。孔子致仕でも吉月に朝すとあれば、平常登城して役人衆も知りて居れども、孔子を用ゆることなし。孟子もそれ也。然れば下に隱れて居る賢者を聞出して召用ると云は、目のあいたこと也。世の庸君が人を用ぬは其害也。目がつぶれたる也。

或曰、究理と云、理無レ究と云は、矛盾する如何。對曰、究理は學者の功夫、一事の上無ニ過不及一中の塲を知るを云。事理當然の極と云が是也。理の的中へ極到るを云。理無レ究は、天地生々の理の無レ窮が、理の妙用の盡ぬを云。其味無レ究も、つまりのないを云也。根レ于レ理而生者、浩然無レ究も是也。香車のどこ迄も行く意也。形あれば盡る期あり。夫れて無聲無臭也。元亨利貞、循環而不レ已、誠之實也。又云、理無レ究者、體之本然、究レ理學者之用レ力也。きわまりときわむるとの見分つべし。

或人曰、語類、問、有ニ此理一便有ニ是氣一、似レ不レ可レ分ニ先後一。曰、要レ之也先有レ理と。此也先有レ理とは如何。對曰理の氣に先きだつはよく知れたこと也。今其許は座敷を建らるゝに、あの座敷の建たぬ前は、何もない廣野ではないか。其時に座敷と云ものはなし。今度建られたればこそ座舖はあり。形氣はあとで見ゆる。理は形なけれども、座舖のなき以前より座敷の理はあり。冲漠無レ朕、萬象森然也。既に形あると理をうけねばならぬ。理は形なき故に、受所はない。座舖建た後に理のないと云てはない。理は有益合一なるものぞ。故言ニ有無一諸子之陋也とは云へり。さばきを知らぬうちは、性理の論はならぬ。

になる故也。扨惡人には荷擔するもの多し。善人にはくみが少い。どうしても正不ㇾ能ㇾ勝ㇾ邪になる。哀哉。易で君子小人に屬する宜也。理計りで云へば、惡は本然でない故に立ぬ筈なれども、氣上にあらはれた所では、惡が勝つ也。故に大抵のことでは道に進むことなし。有ㇾ志之士宜ㇾ思ㇾ之。人は勝負事をすくもの也。碁にもかけ碁をすく。かけ的同じ。其中に負るはいやがり勝をすく也。大名の出頭人も、皆主人よりかしかふない樣に諛ふ。知が君にまされば、君がいやがる。御尤々々とほむるで、君がよろこぶ。夫故に大名の伽をする人は、かしかふてもばかをつくる。是も君が勝をとる心から也。爰で舜の大知がしれる。我をよいと思ふ君は、明君ではない。可ㇾ愼。

名言格言を云とて、稱美するは至極でない。道理の全躰を知た人は、名言格言を平生云也。德成就せぬ人の間によいことを云たを、名言格言と云也。孔孟の語に名言格言と取出すはない。夫人不ㇾ言、言必有ㇾ中也。古今以爲二名言一と云は、莊子などの云た言を云。我等式の云言には、名言と云てほむるあり。其代りに妄言妄說あり。

今志あつて仁政をするに、學者相應に其效ある筈也。聖賢の政は人を愛するに極れば、何も紛れてしにくいことはない。伯者の政は拵らゆる故に、其程が知ず。人もだますかと思ふ。聖學の筋にはむつかしいことはない。ずか〳〵する也。後世の政は、上の損をせぬを根にして、下をだます手段ある故に、どれ程の寸尺か知れぬ。どうしても實がなければ、下から上をつもる所あれば、令も行なはれぬ。是れて見れば、目前明かに知れたこと也。扨其器ある人を用ひぬは、君の目があかぬ故

盲目と將棊を指して、蠟燭の消た時、目あきがしばらくさゝずに居たれば、座頭が目明きは不自由なものと云たと同こと也。鼠はくらがりに目が見えて、物を嚙やぶる。小人のかたち也。王陽明が事理を外にするは、鼠の性を得たるか。

一儒士富士の燒たるを論じて云、古昔もあつたこと、別に凶事でないと云。是が物知の物不ㇾ知と云もの也。古昔君父を殺したこともあつたほどに、今殺してもくるしからぬと云れうか。愚な人は、偖は古昔もあつたことかと云て、めづらしからぬことに思ふてをる。此類世人に多也。

或人政を論じて曰、こちの家に先代からないことじや程に、せまいのなるまいのと云。先規先例を引筋也。難ㇾ之曰、軍陣の時に、こちの先祖に一番乘をした例がないと云て、人あとにはいかゞしてをるか、可ㇾ笑。

世上を見れば、陰のはびこりは强て害をなす。陽のはびこりは少く弱ふて害をなすことはなし。人の上でも善人は少く惡人は多し。善人は盛になりかたく、惡人はひたとふゑる。惡人は人の害をなし、善人を害ふ。善人は人の助けをなし、人を毀ふことなし。惡人は善人をにくみいやがる、己が人欲を立るため也。善人が惡人をこらしいためるは、人の爲になる也。美女は惡女のかたきといへども、惡女を美女が敵にすることはなし。家中でも善人を惡人がさきすつる樣に疾めども、善人が惡人を裂捨る心はない。笑止なと思ひ、どうぞ善道に進めかしとこそ思へ。惡人は善人の根をたやしたい程に思ふ。聖人の四夷に逬けるは、國家の妨をする故也。一分の私ではない。大勢の人の害

ぬ様にと、ひたと自省る也。大抵のことでは浪人もさせず、又加増もやらず、其中に人才によつて役儀を云付ることとはあり。少よいことあればほめることとて、上の威は輕くなり、下の欲心は長ずる、しかることは大のことでも、筋の餘りたがはぬ不調法過ちの罪は輕く訶り、少なことでも、私意から出る罪は重くしかる。奥方よりの訶りほめ褒美のある家風ては、正しき仕置は決してならぬ。此さへ合點すれば、大方に仕置もなる筈也。但此器量にあたる主君希矣。是を聞てそうと合點して勤めらるゝ君なれば賴あり。倖出頭人ある家中は、一向正政のたのみはなし。

祭てくれよかしと思ふ鬼神はなけれども、本を重ずる人が親切の意で祭れば、自然に其感應あり。こちに誠があれば、あちにも感ずる理あり。此所儒佛のまぎれあり。餒鬼をしとふて祭ると云は佛意也。我身は祖考から來たと思ふて祭るは儒也。總腦の所ないとも云あるとも云は爰也。須可二深考一。此意を知ぬからして、儒學をつとむる人も、鬼神が淋しふて待て居ると云意になる。そうてないと云へば、又程子の內感の樣に、あちにはないこちにはあると云て、在二帝左右一の語を得すまさず。鬼神の吟味は爰一つ也。可レ味々々。

ひだるいをすく者はなけれども、面白いことにはひだるいを忘るゝ。忘二寢食一三月、不レ知二肉味一也。死をすくものはなけれども、勇者の義にあたつては、死することを忘れてをる。一番首を取る時に、をづ〳〵さし足してゆきはせぬ。鹿を逐ふ者不レ見レ山之意也。

道のなき時は、君子は引込て働ぬ。それを小人から見ては、ぐづ〳〵して埒の明ぬと云。目あきと

もをかし。鬼宿天社、日本國中の人に皆よいか。吉凶は天にあり。其人各々にあり。同日に嫁して一人は死し一人は榮る類、孰れの方へ向て小便せぬ類可ㇾ笑。灸をするにさへ日を見る。急な時はかまわぬの義を云もをかし。味噌を煮るにも煤拂ひにも日を見る。なにたるたわけが仕出した事ぞ。事はじめ事をさめとて、いかきを竹に貫し類、擧てかぞへがたし。神道の一つ火とぼさぬ事のもとなりの類、くちをし。日月蝕を知ひでもすむ。明道先生は、易の加倍の事さへ忘れたと云はれた。雷の起る處を知たとて、五倫の用には立ぬ。知て用に立ぬ事をするたわけ學者多し。

史書の類に書置きたる事、聖賢君子の事は格別、其外の事に嗚呼と感ずる事はすくない。東鑑太平記等に、なにが一つ感ずることあるや。太平記に小山田が馬を義貞にかしたを、青麥の報じやとて、殊勝なとに書た。あれがなんの殊勝なることとぞ。青麥のことなくとも、主君大將の難に及ぶを見て、しらぬ顔してをられうか。聖賢の筋はそうではない。昔時我にあしくあたられた君でも、其場に望ては、主君の命にかはるが義理也。此筋で太平記を見よ。胸のわるき計也。世俗見知のあさ間敷不便なるかな。朱子の言に、左傳一部の書に、正ニ其義一不ㇾ計ニ其利一の語程のことがないと云てあり。

君より臣下に念比に懇意を云て辱ながらするは、暗君の仕形也。家臣は大小ともに悪しきことあれば、きつと制禁し訶る計也。善事は家臣の仕うちなり。よいことをしてほめられう褒美を取ふと思ふは日雇取也。家中が其風になつては、士風日々に衰る也。そうするからは、上君の方に無理をせ

小人は至て愚なる者也。我身馳走する爲に、君父をも殺す。身に非義をさせ僞を云はするは、至極我身を害ふ事なるに、夫を我身の馳走になると覺えて居る。君子は身に非義をさせまいと思ふからこそ、大切の一命をも棄つるに、小人は小しの利欲に大切の一命をも失ふ。とかく愚な者也。其愚を改めて明にならうと思へば、學問でなければならぬ。其學問と云ふものに色々が有て、愚をなほす學問は世に希也。何をするやら、うろ〳〵として一生を暮らす。其樣に學問をしても、聖賢を學ぶと思ふは大愚也。一君子曰、爰の男は何をするぞ。學問をすると云へども、日々たわけになるは、どうした事ぞ、はきと志を立て、かしこふなる合點をせよ。男曰、偖も〳〵うつかりとした事かな。學問をたへず務めながら、賢ふならふ〳〵とは思はずに、知らぬ事を知る事と計り思ふて、かしこさは誰にも讓らぬ合點て、我はたわけじやとは思はず、人に優つたと計り思て居るは、偖も〳〵大たわけかな、是てはならぬ、一思案いたそふと云。口の上計て云にもせよ、此程に合點するは、うつかりとした男てはない。

世俗の暦の日を見る事甚愚也。日によいわるいと云ふ事はない。する筈の事なれば、いつてもする。せぬ筈の事なれば、天赦鬼宿てもせぬ。婦取婦入花の緣もをかしき事也。周禮にあるは、世俗のを用た事あり。かゝわりはせぬ。獨較健て可レ見、陰を惡、陽を善と云は、易て象を云たもの也。天地自然の理にはない事也。令月吉辰と云とも、祝したことば也。田苅の樣なたわけた事はない筈也。旅行出立の日を見る事、國主城主の歷々へも、佛者から日を書てやる。をかしき事也。天子のつかひ日

に當て人欲が出ると、非義をもするぞ。人欲のなき時は、盗をし僞を言ふ心はなけれども、其時々の出來もの也。慥なとゆるして、大きなだましに逢ふこともあり。凡人は何時如何樣な心が出樣もしれぬ。こゝをゆるさぬが自守也。賢人君子の目利て、慥な人を取出されたらば、大なる違はあるまじ。大抵の人の目利ては、請取られぬ。世々の大名士大夫が主君にうらがへるを見よ。貧の盗に戀の歌なれば、去りとてはたのまれぬは凡人也。自己をも頼れぬと思ふて謹むべし。あの人は何たる事にも爰は慥なと云程めつたな事はない。我心さへ頼れぬ。爰は兼好がよく云て置た。何時如何樣なる心が出來樣やらん知れぬ。偖も口惜き事かなと自痛め戒むる心ある人は頼もし。他人をさへ慥なと定むる目利なれば、我身のことは至極慥に思ふらん。をかしき事也。古歌に「いくたびか、思ひ定めて、かはるらん、頼まじきは、心なりけり」。能くこゝろみたるなり。朱子曰、本領分明、義理明白、閑時都如ㇾ此、説及ㇾ至ㇾ臨二小利害一、便靠不ㇾ得、此則尤可ㇾ慮。

學者吾若き時の昔を思出して、した事は、かいしきな事也。學問で進があれば、若き時のわけもなき事は、身ぶるひしていやな筈也。年寄て若き時の淫樂の遊を思出す、志ある人に非ず。昔舟游山にたわけをした事をなつかしふ思ふ人は不ㇾ足ㇾ論矣。老ても少にても進があらば、其進を悦ぶ筈也。舊友を慕ふも、學の進だ人をばしたふたるがよし。學不ㇾ進人は慕ふ事はない。道を求むる人は、少にても進む方計りを思ふ筈也。孔子不ㇾ知二老之將一ㇾ至爾。可ㇾ味也。甲午季冬十二日、有ㇾ所ㇾ感而書ㇾ之。

字、今日學者の二字符也。右の處に志の立ぬ學者は、太平記讀も同じ事也。偖孟子の二章でと〳〵と考ひ見よ。我に備つた仁義禮智の外は、何でも大切に是非とはせぬぞ。玆に依て此四德をば、是非〳〵しやりむりに求る也。爰へ目の付た人が學者と云ふ者也。吾人深く心得べし。偖志を立て道に赴く事が、人を賴み世上を見合せてする事ではなし。一念せうと思ひ立てば、どこに障りもなくなる事也。己心次第になせばならるゝと也。何の憚る事もなけれども、凡夫の哀さは、うぢついて居る也。いざかへりなんもとの都へと云ふ句に、「思ひ立心の外に道もなし」と付た意は親切也。偖如ㇾ此道理をはきとすまして置て見よ。武運長久を祈り、神佛の加護を賴み、惡事災難を拂ひ、富貴萬福を祝し、鬼神に求め冥加を願の類、淺間敷事に見ゆる也。我一心志の外に何も賴む事はなし。君子の鬼神に祈るも、我身を祈る事はない。臣子迫切の情、天地山川五祀も人の爲也。民を新にする事はあり。人に新にしてもらう事は、聖賢の書になし。新民の使の字見るべし。自新の自の字は民の力也。軍陣には蹈込計り也。殺されぬ樣にして、人に首を貰ふの矢よけのと云ふ事はない。一商人曰、妻のしき金で身を立んと思ふは腰ぬけ也。自分にかせぎ出すてなければ用に立ぬ。人を賴んで商ひしてはのだつ事はない。云々。奇特なと也。偖學者が聖賢になり樣は知ても、志が立ねば、君父の敵と見付て得討ぬ樣なもの也。何程知ても、行ねば役に立ぬ。然れば志の立た人が、仕樣をしらぬは又殘念也。

世上凡て云事に、あの人は慥な人ぢや、非義をする人てはない、と云はをかしき事也。凡人は其時

見るべし。千万の書を讀でも、此樣な綾を知らずに、只書がすんだ文字がすんだと思ふ人は、俗人と趣を同する學者なれば、齒牙に掛るに足らざる也。我友深察レ之。

俗人は戰場で拾い首をした樣なるもの也。自分の手柄はなく幸ばかり也。富貴にして妻子病氣なし、仕官首尾がよい、火事に逢ぬ、終身氣の毒な事に逢ぬ、御目出度あやかりたい、子孫繁昌、子供衆皆有付かれた、逆な憂に逢れぬなどゝ云類、皆仕合幸也。自分に克己して人欲を去り道理を明にしたと云こそ、高名手柄とは云べし。凡人のは人欲のはゞを爲るを結構な事にする淺間し。老子が功成名遂身退くと云は、人欲のはゞを云たものなり。學者も爰の窟を免れねば、孔孟程朱の徒ではなし。吾人はきと志を引向くべき事也。孟子の三樂を云はれた所を考べし。我一分が人の道を盡しての上にあの三樂ある事也。朝聞レ道の事なしには、根が腐つたものなれば、樂の詮鑿はない。父母兄弟息災でも、我一分がへぼくたなるには論はない。故に君子有二三樂一とは云はれた。小人三樂ありとは云はぬ。其身が君子でなければ、何程目出度事あつても、隣の寶を數ゆると云もの也。偖孟子の三樂を考へて見よ。君子有二三樂一、而王二天下一不二與存一焉とあり。君子なればあの筈なり。凡夫は天下國家をとるなれば、何も憂ひ氣の毒はなし。只己れが長命を願ふて、不義淫亂を永くしたいと思ふ外には望みはない。秦の始皇が長生不死の藥を求めたも夫也。君子は我身の外の事は、何でも是非かうしたいと望みはせぬ。君子素二其位一而行、不レ願二乎其外一。三樂の註に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レ於レ天、一係レ於レ人、其可二以自致一者、惟不レ愧不レ怍而已、學者可レ不レ勉哉。偖々旨哉。自致の二

雨祈ㇾ晴、或は周公の武王に代を祈るは如何。曰、それは我身の爲を祈るに非ず。人の爲を祈つたもの也。我身をよくして呉れよと云ふ祈は理に非ず。傍輩の爲に君に願を云てやる事あると同じ。我身の事を祈るは乞食也。伯夷叔齊の乞食せぬを見るべし。或曰、爰に人あり、貧困甚しく、旦夕の艱苦ある時、朋友の中より財祿ある朋友へ合力せよと心をつけて、合力あらば受んや。曰、それは他人よりの志なれば、なる程受べけれども、心付た人が我に告て、こなたの貧苦笑止に思て、某の所へ告知せて合力あると云はゞ、夫は受ぬ筈也。それは我口からもらはねども、貰ふたと同意也。初不ㇾ請ㇾ於二病者一而後禱也とは夫れを云也。我に知らせずにあちで心付けたてはないかと云は、人外な事也。朋友相周の義あれば、受る筈也。從ㇾ隗始めよと云は戯言同前也。記覽の徒は、此樣な事をまがほになつて尤がるはをかしき事也。明道の伊川横渠を一番に書付られたは違ふた事也。惣じて我身の艱苦を自ら悔み嘆くは、有ㇾ志人に非ず。他人の艱苦不幸を見ては、笑止となげくは天理也。火事に逢ふたる者の艱難なる躰を見て、偖々不憫と涙を流して憐むは、聖賢の仁心也。譬今度の類燒天命也と安じて、少しも嘆かぬ者在ても、聖賢の難きを聞て鈍な事、類燒に逢たとて、夫がほへつらかく事かとは思はぬ。上君の難きを聞ては、御仁心と感ずる也。夫ならば我困苦を嘆くかと云へば、夫は嘆かぬ。是て他人の爲には祈る。我身の爲めをば祈る事なきを見るべし。人の上の難義を見て嘆くは、本心の發也。我身の憂苦に堪ずに、己れは如何なる事ぞと世を怨み身をかこつは乞食也。所ㇾ謂人不ㇾ堪二其憂一也。人のよきを褒るは義也。我身を褒るは自負也。天理人欲の分を

師へ祈るの類、笑ふべきの甚しき也。偖聖賢君子祈には感あるならば、何事も皆祈を以てすべき事なるに、祈る事もあり、祈らざる事もあつて、まづは祈を用ゆる事希なるは何ぞや。聖賢君子は人事の當然を盡すのみにして、天に祈るは希也。凡俗は人事私意に任せて憚る所なく、めつたな事をして天神鬼神へ取付攫み付樣に祈は、あさましき事也。獲二罪於一レ天、無レ所レ禱也。聖賢君子の祈は、其心に私なき故に、必其應あり。凡俗の利欲で祈は感應なし。卜筮の感不感も同じ。聖賢君子の占は、必其應ある筈也。左傳の占の樣に、利欲の證據にしては、決して應はなき筈也。後世の祈禱、其感應もなき事に、無用の骨折と云べし。偖凡人にても、私心なく一筋なれば、感應ある筈也。父母に鯉を進ぜたきと切實に思ふて取りに出たるに、其應あるは其筈也。是もあればよいなどゝあやぶむ心あつては、感應はなき筈也。有物を取てくる樣に其誠がつまれば、必其感應ある筈也。祭祀の感格もこれと一意也。學者此味を知る人希矣。論語子之所レ愼の註、齊之爲レ言齊也、將レ祭而齊二其思慮之不一レ齊者一、以交二於神明一也、誠之至與レ不レ至、神之饗與レ不レ饗、皆決二於此一も、爰を云たもの也。吾不レ與レ祭、如レ不レ祭の章も、此意で考ふべし。小學の愾然必有レ聞レ乎二其歎息之聲一も、是にて知るべし。俗儒のたふとがる筋とは違ふた事也。可二明辨一也。今日の學者、日用之間、心中の實不實に目をつけて、其力を用ゆる人なれば、慥に德に入る筈也。數千卷の書を讀ても、我に省みて實不實を看るてなければ、君子の徒と云はれず。吾輩宜二深思一之。偖主君に願て加祿立身させてくだされと云士はなし。況や鬼神に祈て福祿を求むる理あらんや。或曰、古の賢人君子天に向て祈レ

論語、苟志レ於レ仁矣、無レ惡也の章、極て曰へば、孟子の仰不レ愧レ於レ天、俯不レ怍レ於レ人の章と同じ。學者天に對して愧ざると云は、大なる事也。鼷鼠の日をいやがる樣に、天に對して恐れかゝむ事あれば、人の人たる所はなき也。聖賢に至らざる内は、氣質の蔽すきと去る事なければ、しそこないをする事はあるべし。けれども心中より作り出す惡事なく、苟に志レ於レ仁矣さへすれば、天の咎には非ざる筈也。矣の字也の字の意を見るべし。今日凡夫の上にても、主君に事るにしそこない不調法は赦るゝが。心中より君を蔑にするは赦されず。何程の軍功事功あつても、心中に君を侮る意ある惡くき事也。爲二人臣一止レ於レ敬は、至極したる事也。然れば學者天に對して遁げ隱るゝ意なき程に、一分の守あれば、天地人の人にて、不レ失レ於二令名一の人數に入べし。古人學問の成功を天へ禱り賴む意あるは大なる事也。程書抄略に管子の語を引て天の助けある事を云。讀書錄にも此意あり。親切なる事也。心中に私有ては、天の助を賴む意はなき筈也。舜の天へ歎き、周公の天に禱り、孔子の匡人如二予何一、朱子の雨を祈り晴を禱る類、皆心中微塵の私なく、天と一なる所を看るべし。其より下庾黔婁が父の病に禱り、王祥氷を剖て雙鯉出るの類も、私意なしに一味に出たる也。其德の大小厚薄はあれども、天を相手にして私意なきは同事也。夫故其感應あり。世俗の富貴を禱るは全く私意なれば、決して感應なき筈也。この綾を知らずに、私なき人の禱りて感應あるを見て、我もくと禱るはをかしき事也。聖賢君子の公の意より祈るは、同氣相求の感ある筈也。心中の實不實にはかまはず、祈れば必ず其效あると思て、災を除き福を求め、禰宜山伏などを賴み、元三大

可ㇾ見。異端は理がなき故に、氣の妨をいやがるから、捨身出家する也。皆氣の方ばかり也。仙人の術も氣を保つ計也。吾儒の道は五倫の中色々の苦勞なる事ありても、夫をのがれうとはせず、其事の當然の理の様にする也。苦勞を免んとはせざる也。世上の理をかまはぬ人を氣隨とはよく云たり。己が一身の心よい様にとしたもの也。人事は人がする筈に定めたものなれば、逃れるとはせぬ筈也。釋迦が生老病死の苦を厭ひて雪山に遁れたは、理を知らぬ故也。夫から万々世の毒を流したもの也。今病人の夜伽をするは、氣のつまる事なれども、伽をする筈の人なれば、するとをいやとは思はぬ筈也。理を慥に知らぬ人はいやがる也。唯四書の文字の上で理と云事を知つた分では、用には立たず。己が心に得ぬ人は、理を實に知たとは云ぬ也。うはつらを知た知り様は、しらぬと少しも違はぬ也。近時の大儒が、論孟に理の字なし、理の字は聖賢の主とする事に非ず、宋儒の見の違ゐ也と云。可ㇾ笑の甚也。夫でも文章にひたと何の理、かの理と書は、をかしきと也。理の字でなければ一日も立ぬと云事を知らぬは、論孟を知らぬの甚と云べし。王陽明か妄說可ㇾ見。今學者が祿を求め身を心よくしたきとて、出家をたのみて祿仕するは、理を知らぬの甚しき也。學者は獨立特行、何をも賴むとはなし。人を杖につくは腰ぬけ也。神を賴み佛に願をするはうろたへ者と云べし。右段々の說を合點して、自由に取まはし、心意にのつた人が、見處ある學者也。をず／＼さし足して書を讀み、聖賢の說を其地頭に就て捌く事のならぬ學者は、終身書を看ても眼の開ける事はなし。今日の生產にする計也。孔孟程朱の本意に差ふと云べし。學者深思ㇾ之。

天地の間理氣の二なれば、常と變とある筈也。常は理也。變は氣也。冬寒夏暑は常也。時在て寒暑の不レ明は變也。吉凶禍福壽夭貧富の異も皆同じ。常理で云へば、人は皆聖賢の筈也。偖其氣がなければ人物も生ぜず。其氣に清濁ある故に、賢知愚不肖の別あり。平生云樣に不の字が氣の變也。父母に孝をするは定理也。不孝なるは氣の變也。性善は定理也。不善は變也。士の逃ぬは理也。逃るは變也。其變がある故に、學問がなければならぬ。朱子所レ謂反二其同一而變二其異一也とは、爰を言。其同とは定理の事也。其變とは氣變也。聖人も氣を離れはせねども、理が主と爲てある故に、不の字の變はなし。氣を理からさしつかふ故に、氣に狂られず。凡人は理か立ぬ故に氣に狂らるゝ。人心道心の義も爰にあり。聖人上に立てば、理から收むる故に、下の風俗も夫れに化して皆善也。聖人の御代にも惡い人あるは、彼の變氣がある故に惡人もあり。凡人が上に位すると、理がなき故に、下がわるうなつて、善はひたと減少して、世上一同に不の字になる也。夫れが禽獸になつたと云ものの也。故に衰世には常理の人が希にして、不の字多し。百人の中九十八九人腰ぬけなれば、一二人が武邊者と云て調法がる也。比屋可レ封なれば珍からぬ也。世に化物うそつきもあれども、聖人定理が立てあれば、惣躰でおしてゆく故に、化者あつてもまぜず、妖怪もなき筈也。學者の見所あると云は、此常理を確に知る事也。朝聞レ道の章可レ考。異端俗人理を外にして氣の變を有難がり、神明と云て忝ながるは、皆氣にまかれたもの也。故に學問は變二化氣質一でなければ用に立たぬ。漢唐の學者に此變化の學がないぞ。十室の邑忠信如レ丘云々も、爰を云たもの也。無聲無臭の理につまるを

も、名言あれば調法する。論孟の注に東坡が説を載たり。人品がよくても、妄言を云へば誹るにて合點すべし。王學者は此意を識らざる故に、妄言計り云者をも、忠信底なれば調法がる。人の忠信が我進徳の爲にはならず。忠信の人と語り、忠信の人の樣子を聞ば、其れに化して、我身心が道に進む益ありと云ども、毎日論孟の書を讀ても、我志が無れば、少しも化する事はなし。況や論孟に及ばず、俗人の少ばかりの律義など云分で、何として我進む益あるべきや。此樣なる味を知る人でなければ、道學はかたられず。阿彌陀が我を十万億土へ迎とらうと誓願を立たとて、難レ有厚い御佛樣じやと云は、どうしたわけもなき事ぞ。我志が立ねば、何程佛が思てもならぬと云事を知らぬ。佛も人々の志の立と立ぬをも辨ずに、我名を唱へたらば、決定極樂に往生させう迎へとらうと云は、楚忽の至り也。願ふものも卑怯な事也。我を極樂へやらうと云をうれしがるは、今國君でも貨福人ても、何の事もなきに、我に金を十万圓やらうと云をうれしがる樣なもの也。志ある人が我務もなく、大分の金を人に受る筈はなし。是て考見よ。今日師弟と爲つて講習するに、師が我を君子にして呉れる事が成るに極まれば、孔門三千人、皆顏曾の樣にならるゝ筈也。兎角弟子の方からならねば成就せず。ならうと思ふ人の勤の上に、師が差引の差圖をする也。師頼みをする學者は、頼みはない。兎に角にも己が自立でなければならず。故に學は自己の立志が第一也。大學の傳皆自明也の意、中庸末章愼獨可レ考。吾嘗言、師に聞は十にして二三也、七八は皆弟子の力量にあると也、小學に夫指引師之功也、決レ意而往、則須レ用二己力一、難レ仰二他人一矣と。學者思レ之。

知もうわばしりて根に入らぬ。尊ニ德性一而道ニ問學一とは爰を云也。伊藤源助が持敬の事をすきと云はずに實行と云を看よ。俗學也。一見處はなき筈也。

道理を知らぬ人は、死だ人を調法がるうばかゝの佛を尊信し、本邦の禰宜の神社を尊信するに同じ。生た人こそ調法なれ。死だ後は何の調法はなし。聖賢を尊信するは、其言行を尊信したもの也。孔子程の聖人ても、言行が一つも殘らねば調法はなし。異端の徒が佛神の力を恃み、病を除き、貨福を求るは、かいしき愚なること也。生た人は妙藥ても覺て、云て聞かする事もあるべし。死だ人が何とするものぞ。我死後に、我子孫を人が討殺すことわりても、何とも仕方はなし。死て後に子孫を守るべき事可レ笑。生て居る善人知者を尋ね出し、求るの合點はなくて、用にも立ぬ死だ人を馳走するはをかしきこと也。古の聖賢を看よ。死だ人を尊奉する事はなし。我先祖を祭るは、一氣の親しみ故なれば、是は各別の事也。それとても、調法にして、我人欲の資けにはせず、あなたへ計の尊敬也。日本で神を尊敬するは、皆我一分の冥加を求たもの也。佛徒の佛を馳走する意と同じ。程子信レ人而不レ信レ理と云はれたも、此意也。今孔孟の眞跡を持ても金銀にはなる。我心身の德、學問の益にはならず。楠が帶したる劍を持ば武邊がなると思ひ、四十六人の鑓を所望する樣なとは淺間敷こと也。歷代聖賢の眞跡を好む人に賣て、相應に生業をし、知音懇意の貧苦を救ふ迄の事也。弓矢の守り神の談可レ笑。盛久が千手觀音に助けられたを見て尊信する武士は、道理の場の用には立ぬ。爰をぬける人は、學者にさへ希なれば、況や無學の人は、論ずるに足らぬ事也。人品がわるうて

のもしきの、ひざをなをされぬの、能あやつりを見やらぬの、人をしからぬの、人を咎むる事ないの、衣服飲食の好みがないのと云て、聖學の人と思ふは、かいしきなき事也。司馬溫公の通鑑を書立らるゝに、草稿に一字も畧字を書ぬと云て、甚稱美するの類、世儒の云事也。孔孟の書を讀んで、孟子の德を知らぬ知なれば、聖學に取る所あらんや。退之が學でさへ、求レ觀ニ聖人之道一者、必自ニ孟子一始と云た。返す〳〵とても聖賢の書を讀ならば、爰を大切に考べし。中庸語類曰、大知之人無レ待レ乎レ守、只是安行と。此義知レ之者希矣。

天地の大德謂レ生、生々謂レ易なれば、人は生たもの也。近思錄の道躰、皆いきて流行する也。人欲は死物也。天地の流行に非ず。曾點の章の注。曾點之學、人欲盡處、天理流行、見るべし。故に敬は人の心を生かす也。放心は死也。一陰一陽無ニ間斷一も生たもの也。死敬活敬可レ見。易に君子終日乾々不レ息レ於レ誠、天行健、一息の間斷なし。川上の歎も爰也。漢以來儒者皆不レ識ニ此義一、純亦不レ已也。是から見れば、未發已發の工夫に間斷はなき筈也。中庸二十六章、至誠無息より文王の所ニ以爲レ文也迄、生々積累の意、誠は死物てなき所看べし。仁を動てかたる親切を考べし。周子の一者無欲の親切可レ味。佛者は心を死なしたもの也。うつとりして居る人は放心也。何程行儀がよくても、此心が生ねば役に立たぬ。世の實學者と稱する人は、爰がすきと合點ゆかぬ故に、心法と云事を知らず。今泉五郞右衞門は李初平とは違ふたもの也。五郞右衞門に覺悟した事はないから見れば、敬が始終の要聖學の基本也とは云也。敬からゆかねば、仁も間斷あつて私欲あり。勇もとどかぬ。

なくば成り難き事なるべし。曰、太極万理備てあれば、其太極と合一の聖人なれば、萬理皆知る筈也。天理と人と二つなれば知られぬ筈也。天理即聖人、聖人即天理なれば、萬理を皆知る筈也。孟子に舜明㆑於㆓庶物㆒、察㆑於㆓人倫㆒と云へる是也。凡人も道理は同じものなれども、氣質に蔽はれて居る故に、蔽はれたる程理がくらむ也。其蔽はれをのけるが學問の功なり。故曰、學は究㆑理變㆓氣質㆒を貴とする。さる故に天地自然にある道理は、聖人は自ら知る筈也。禮式作法官職楽器等の事は、其時其時なれば、聖人でも知らぬ事あれば、老子に問ふ筈の事也。大本の道理が明かな故に、何てもちよつと聞くと其儘通ずる也。耳順也。舜の如㆑決㆓江河㆒は其筈也。今我人學問の道理の遷りかいなきは不幸な事也。就㆑中甚不通に遷らぬは悲しき事也。世上に遷らぬ學者多し。氣質の蔽深と云べし。それが何程力行したればとて、足なへの途を往様なもの也。爰で知の重きを見べし。道を聞性天道を聞などの大切を知るべし。老莊子をば學問の上では貴とせず。王學謹厚の學者のかいしき知らぬ事也。知の開けぬ學者からは、見識ある學者を禪意と思は、我長けに及ばぬ故也。吾黨の學者於㆑此はきと合點して聖學を務むべし。五十年書を讀ても俗知を放れず。ぐづ〱とりちぎに孝悌忠信を務と思ふて居は、あさましき様也。我邦儒學をする人、爰に見所ある人幾人ぞ。吾友此意を得て、孔孟程朱の書を看たらば、意思別なるべし。此意を得ねば、萬巻の書を讀ても、用に立ぬ俗學の徒は固より不㆑足㆑論也。王子が朱子を知づりな人と思ふ筈也。學者が爰を知らずして、あの人は實底なの、人柄がよいの、孝心なの、無欲なの、色欲の心がうすいの、誰々へも懇意なの、た

た假りものなれば、根本の足の樣に働かれず、不自由也。爰が理の似せもの也。儒の方に不自由なる事はなし。そこを順と云。如ㇾ右に理氣二つにて、其々の道の立を、一理とくゝつて太極と云。理の尊號也。そこを太極は本然の妙也と云。其理は順て惡はなし。そこを性善と云。周子誠無爲幾善惡と云。陰陽から善惡は有也。如ㇾ此濟してをけば、異端が何事を云ても惑ふ事なし。退之などは爰が暗き故に惑ふたり。異端は條理を惡んで、めつたに一つじやと云て、善惡不二邪正一如と云。究理をいやがるも爰也。王學を禪意と云も、いやと云はれぬ事也。偖見所なき儒者は、條理分殊の方は心得て、かの一理を知らぬ故に、事物に纒はれて居る。程門の衆禪意に流られたと云も、俗儒にてなき故也。世上の實學者には、異端へ流るゝ氣遣はなき事也。故に朱子の今の儒者は異端の見處に劣りたると云はれたり。程子の一理の方をひたと說て、分殊の方はあまり說れぬと云も爰也。玆は儀式學問の徒の知る事に非ず。扨理氣の二つのもめ合の綾で道理はすむ。天理人情のあやを知ぬ人は、合點ゆかぬ筈也。語類に先生笑曰の、默の、良久曰のとあるも爰の意也。學者はとかく見所のなきは用に立ぬ。朝聞ㇾ道夕死可の章可二並考一。李初平二年覺悟の意を知人希也。程子所ㇾ謂讀二論語孟子一而不ㇾ知ㇾ道、所ㇾ謂雖ㇾ多亦奚以爲の語可ㇾ見。世上のものしり學者無用の長物也。理しり學者でなければ孔孟の徒に非ず。可ㇾ思。

或曰、生知安行とは云へども、舜の農民の時より天地の間の道理を明にしらるゝと云は合點ゆかぬ事也。孝悌等の人倫はさもあらるべき事也。山川草木迄の理を明細に知り辨ふるとは、學問の功で

形にても其意を知べし。此志のある長臣一人てもあれば、はきとした事也。况や二三人も同心の長臣あれば、君を引立、諸士をはげまし、下民の風俗を美にする事は、なるべき也。君も善、其子孫下民も善なれば、天下國家の幸是に過ぐる事なし。天下太平國土安穩とは、斯かる事をこそ云べけれ。或人感歎再拜して歸る。

天命之謂ㇾ性云々。何でも天を外れる事なし。無ㇾ性外之物ㇾと云是也。其天は理と氣とにして、形而上下の異あり。儒者の道は、其の理の方を主として、氣其中にあり、氣を棄ると云に非ず。爰に色々の綾あり。異端は氣を專として理を知らず、然れば天地の全に非ず、偏なり。天地の間、理氣共に棄る事ならず。異端氣ばかり云てつかゆる所ある故に、色々とまぜかへして、空と云ふ字て蓋たもの也。理は分派條理あつて、究屈にて自由に働れぬ故に、理障なりとして逃れたもの也。其氣計でゆかぬ時に、かのまぜるすじから高上な事を云事あり。そこが儒者の無極の眞に紛れるよ有。故に彌ㇾ近ㇾ理而大亂ㇾ眞と云也。本方の理には非れども、理に紛るゝ所あり。理氣の二つなければならぬ故に、異端が理を抛ても、其理に似た物を杖につかねば働かれぬ故に、師弟を云て父子の如くにするは、假ものなれどあれがなければ立たれぬ故也。儒者のは理氣と立て、其々の捌が在てつかゆるよなし。鬼神の說も、氣ですむ所は氣ですまし、氣ですまぬ所は理で云。我儘の樣なれども、すぐに天地自然の理也。譬ば人の路を行に、左の足計にても右の足計にても行れず、異端は片足で行と云たもの也。然れども行れぬ故に、一方の足の代りに、木か竹かにて足を拵へたれとも、後に附

先祖へ對しても不孝也。論語に愛レ之能勿レ勞乎、忠能勿レ誨乎とは、そこを云たる也。家中の幼兒どもをも。其合點て其父兄共が養ひ立れば、成長の後はきと君の用に立程になる筈也。艸花を植て、冬の中に手入をし、霜をいとひなどをすれば、春に至て花容甚盛也。況や人に於てをや。家中の諸士子共は我子とばかり思ゆゑに、養育に心をつけぬ也。我子も君の臣也。子を用にも立ぬ樣に仕立おいて、家督相違なく下されて有難きと云ふは、耻を知た士とは云がたし。義理をよく考ふれば、其子共をそだつるは、至て大切な事也。扨君の爲なれば、我子をさへ一器量ある樣にそだてる筈なるに、深く意をつくべき事也。我子ながら君の物をあづかりた同事なれば、人の父たるもの、其身一分不才不行なるは甚不忠也。實に君に事へんと思ふ人は、うかと日を送る筈はなし。別して其家の長臣は、なべての諸士とは違ふて、はきと君上の爲になる志なくてかなはぬ事也。天下國家の長臣を家相執權と云。相は助るとよみて、君の政をなさるゝを助る任職也。君臣合躰と云も、さしあたり長臣を云也。長臣がはきと志立てば、諸士はそれに從つて進むものなり。君の志立た上に、長臣が助をすれば、愈々君の志も進む。政事もすら〳〵と整筈也。長臣に進みがなければ、下へ及ぶ所が甲斐なし。さあれば次第に衰へ、君の志すさみて、あとかたもない樣になるは、のこり多い事也。然れば天下國家の長臣たる人は、其任甚重し。君の志のたるむ所を引立るは長臣也。外の人のならぬ事也。論語に大臣以レ道事レ君、不可則止は是也。我身の利害にかまはず、一筋に國の爲を思ふ臣を忠臣と云。俗人の忠臣と云は、仕形の上計りて云、心上て云事を知らず。忠の字中の心と書た字

れば、實に天下の游民と云もの也。朱子大學の講釋を天子の前にてしられた經筵講義、偖は天子へあげられた行宮便殿の奏劄、此二書を看て學問せねばならぬと云所を考知べし。其學問が後世の樣な學問でなきも明白也。學者は究して下に居ても、治國平天下の事業は、合點してをらねばならぬ事也。只今でも上君より召れて、政事をたづねさせらるゝ時に、かね〴〵知てをらねば對る事ならず。軍を見て矢をはぐと云ものにては、用に立ぬ事也。論語先進に、孔子の弟子衆へ居則曰不㆓吾知㆒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と仰られたるを看よ。家老になつたらば、見習ていたそうと思てはならぬ事也。志ある學者なれば、我仕形を人に見習せる也。小學嘉言に云々可㆓爲㆑政不㆑在㆓人後㆒矣を看べし。時の遇不遇は天命也。何時でも我を用ゆる人あらばと、其具を身に持て居るが、學者の當然也。其許の感發を遂げて、君子の大道に進まれよかし。孔明臥龍の意也。俗學者の意得では臥猫にもなられぬ也。偖又上君の人を用らるゝも、此合點でなければ、家中に人才は出來ぬ筈也。四書の講釋をきかるるも、信長の穴山梅雪を朝夕の咄し伽にし、秀吉のそろりと云者を出頭させて、世上の事をきかるゝ樣なる意なれば、慰み一通り也。道理を合點する爲にはならず。漢の劉備の孔明を尋ねてよばれたるが、人を知たと云もの也。劉備の古き臣下に關羽張飛趙雲などの歷々の臣あるに、三十歲にも足らぬ孔明を聞出して、遙々遠き處へ迎に往て、蜀の長臣にしられたるは、一器量ある人也。劉備の樣なる志ある君なれば、今一事をなすにも、凡人の手ぎわとは違ふ也。子供を養立るにも、たゞかわゆいふびんと計思ふて、成長の後一器量ある樣にそだてねば、用に不㆑立。又

する事一つとして聖賢の氣象少しもなし。是では萬巻の書を看ても、皆無用の事也。向後終身の事業はきと志を引立べし。曰、考へ付らるゝをもむき至極親切也。其志たるまずつとめらるゝに於ては、日新あるべし。見處のあると云も、其筋を確に知る事也。子貢の性天道を聞れたと云も、其知見の成熟したるものならん。予年來嘆く事あり。學問を一藝として、儒者醫者佛者天文者軍法者歌者俳諧師陰陽師碁所の類ど、一同に思ふは、口惜き事也。上天子より下庶人に至迄、學者でなければならぬ。人と云ふ者は、學がなければ天地人の三才にならぬ也。藝でなきを知るべし。大學に自二天子一至二庶人一、壹是以レ脩レ身爲レ本。これにて明白也。脩身は學でなければならず、其學と云は、古は一つでまぎるゝ事なし。聖賢所說の學是れ也。後世に至て學の品多くありて、それ〲に一家を主とし、流派ありて、聖學を務むる人世に希也。其聖學を務めぬ學者を俗儒と云て、程朱のいやしまるゝ也。其上祿仕の儒者十に七八は俗儒也。故に國政の事には一向用に立たず。其許に云立らるゝ類の事ばかりにて仕官し、實は醫者にはをとり、人の用に立つ事なし。夫故に其國の家老用人をはじめ、儒者は政事の用に立つものに非ずと思ふ故に、仕官の儒者があつても、夫へ政事の相談する事なし。若し偶々相談しても、道理を知らぬ俗儒なれば、はきとした論說を云出す事もならず。時勢人情に遠くして、今日の適用に叶ふ事をゑ云はぬゆゑに、愈々儒者は用に立ものに非ずと思ふも、惜からぬ事也。顏子の一簞食、一瓢飲、自らかしいてくらす身にても、天下を治むるの道を問はれたは、學者の任なる故也。後世の學者は書を讀む事ばかりにて、知見働きは俗人にも及ばぬ程な

る人の志立より外に政治の根本はなし。上君にさへ其志あると、下には次第に其人が出來る也。近思錄治體を考ふべし。此勢に乘じては、學者も道理を識る樣につとめて、聖賢道學の意を合點し、孔孟周程張朱の門牆をうかゞふ樣になるべし。或人聞て甚感悅し曰、云はれをきけば面白とは、かやうな事にてあるべし。孟子の性善の章、數年來見ても、唯うかと思ふて心にこたゆるとなし、今日の論說を承り、性善の章が心にのつた樣に存ずるなり、まことに實にふみたつ意があれば、人が人の道をするにならぬ筈はなし、世の中には成りにくい人欲をさへ、いてなそうと實に思ひこんですれば、よろしからぬ事なれ共、願を整るとあり、况や道は天地自然、どこにつかへさはるとなきに、唯自己一心の思立つ處が甲斐なき故也、向後讀書をするにも、はきと目をさましてつとむべし。曰、それ程に聞受らるゝは驚入たると也。其心の勢のたるまぬ樣に、日々に工夫を用らるべし。孟子性善の章を其心のあたゝかみのひえぬうちに熟復して、一章の大旨を識得あるべし。珍重〳〵。或人曰、ふと政事の義を問ひ、學者用力の方をも承り、本望不ㇾ過ㇾ之也。吾等なども年來學に志あり、聖賢の道も結構なる事とは思ながら、實に其道に至りたいと思ふ事なし。今日孟子性善の章へ引附て教をされたるに依て、心にこたへて目のさめたる意地あり。吾人讀書學問をすると云を見るに、心身の垢をはらひ棄る意はなし。皆慰み事の樣にて、學者と云へば、詩文章を作り、古事來歷を記し、鐘の銘を書き、諸家の系圖を書き、甚しきは、名乘の文字を反して、吉凶を云、歲旦の詩を作らざれば、學者の一分のたゝぬ樣に思ひ、其外俗人のもてはやすとを同じ樣にすきこのみ、終身の

なき事なるや。對曰、これもよき不審也。そこにこそ深き味あり。語りても聞きうけらるゝ意の親切にうつるべきは計り難けれども、我思ふあらましを述べし。志の字は古は之心と書て、ゆく心と云ヿ也。後世に志の字に書きかへたもの也。人の心のどれへなりとゆきをもむくは、其事を必すべしと思ふなり。必すべしとは思はず、たゞうわのそらにふと心のそれへうつるは、志とは云はれぬ。小人の人欲におもむきゆく心の實なるを考へて、君子の義理に赴きゆくの深切なるを知べし。君子喩ㇾ於ㇾ義小人喩ㇾ於ㇾ利の語は、愛のあやを仰られたり。今上君の下民を愛し、困苦をいたましく不便に思召心の親切あれば、何とぞ仕形はあるまいかと至切にたづねらるゝ筈也。如ㇾ保㆓赤子㆒、未ㇾ有㆓學ㇾ養ㇾ子而后嫁者㆒の語にて可ㇾ味。此志さへ實に立てば、自然に其感應ある筈也。とうぞ〳〵と思ふ心で大學を看れば、うわのそらに見るとは各別也。それから疑もつき、そろ〳〵すじも見へ、文字にも心付あり、人の學談を聞ても、心にこたへ身にしたしくこたへる意あり。そこが善端發見、千里の行一歩の本也。これからは漸々に擴充に至る筈也。此志が上君にすこしにてもあると、下へは其儘うつるもの也。俗に上一人より下万民と云。周子曰、天下之衆、本在㆓一人㆒、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とはこれ也。同氣相求同聲相應と云もこれ也。極て云へば、堯の舜を得、湯王の伊尹を得、高宗の傅説を得、文王の太公望を得の類、大小淺深の異あれども、皆此意也。上君の志立た上には、自然に下に其人出來る筈也。牡丹菊花のはやる時は、いろ〳〵の花の品多く出來るにて見るべし。無情の物さへ感應あれば、人は同く性善なれば、必定其感應ある筈也。然れば天下國家の君た

學談雜錄

佐藤直方著

一儒士來て曰、大學或問に、或勢匹夫の賤も、堯ニ舜其君民ニするは學者分內當然の事也と云へり。然れば學者の事業は大なる事にて、中國聖賢出生の國でも、其人は指を折て數ふるなれば、甚難き事也。況や我邦にては、往古より其任にあたる學者は勿論、其譯を知りたる學者も聞及ず。今國君民を治るに志ありても、治る仕形を知らずしては、下手の碁を打樣にて、善き政あるまじければ、志ばかりにて下民恩澤を蒙る事はなき筈也。然れば志のある國君大夫は、其治道を學者に聞てなさるゝがよけれども、治道を心得たる學者世になき時は如何すべきや。對曰、是的實なる論談也。夫れ聖賢國家天下を治るの道、四書六經に詳也。それを知るは固り學者のあたりまへなれども、それに眼をつけて書を看る人世に希也。記問詞章の學者は論ずるに足らず。道學を務ると稱する學者も、孔孟程朱の意を知らず。文字の味を理會する事なければ、俗學に流れて、詞章の學者と五十步百步也。然ればたま〱政治に志ある國君ありても、其志を遂る術なければ、只自己の細工にて、つまりは私意に歸するなれば、のこり多きこと也。何事にても其術に達した人てなければ、仕形のよきと云事はなし。曲藝に至る迄、皆それ〴〵の達人あれば、自分の細工にはならぬ事也。兼好が水車を宇治の里人につくらせたるの事見るべし。或人曰、それなれば、國君に志ありても何の益も

之教。自二其小學之時一。已有二白直分明訓說一。而未レ有二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一。故其學者亦曉然知二得如レ此名字一。但是如レ此道理。不レ可レ不二着實踐履一。所二以聖門學者皆以レ求レ仁爲一務。蓋皆已略曉二其名義一。而求三實造二其地位一也。若似二今人茫然理會不一得。則其所二汲汲以求一者。乃其平生所レ不レ識之物。復何所二向望愛說一。而知レ所三以用二其力一邪。故今日之言。比二之古人一。誠爲二淺露一。然有二所レ不レ得レ已者一。其實亦只是祖二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一。但剔二得名義一。稍分二界分脈絡一。有二條理一。免下得學者枉費二心神一。胡亂揣摸。喚レ東作上西爾。若不三實下二恭敬存養克レ己復レ禮之功一。則此說雖レ精。亦與レ彼有二何干涉一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三以爲二學者向望之標準一。而初未三嘗侵二過學者用レ功地步一。明者試一思レ之。以爲二如何一。似レ不二必深以爲一疑也。

答二呂伯恭一

所レ論。克己之功。切中二學者空言遙度之病一。然向來所レ論。且是大綱。要下識二仁之名義氣味一。令上有二下落一耳。初不レ謂丁只用二力於一此。便可丙廢乙置克己之功甲。然亦不レ可下便將二克己功夫一占中過講習地位上也。中間有下一書。論三古人小學。已有二如レ此訓釋一一段上。其詳。幸更考レ之。然克己之誨。則尤不三敢不二敬承一也。

仁說問答 終

識二其名義一。又不レ論二其實下レ功處一。而欲三驟語二其精神一。此所下以立レ意愈高。爲レ說愈妙。而反二之於下身。愈無中根本可レ據之地上也。所レ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レ此爾。實未三嘗到二此地位一也。愚見如レ此。不レ識高明以爲二如何一。

又論二仁說一

來敎云。夫其所下以與二天地萬物一一體上者。以三夫天地之心之所レ有。是乃生々之蘊。人與レ物所二公共一。所レ謂愛之理也。熹詳二此數句一。似二頗未一レ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レ之。然人或不レ公則於二其所レ當レ愛者一。又有レ所レ不レ愛。惟公。則視二天地萬物一。皆爲二一體一。而無レ所レ不レ愛矣。若二愛之理一。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三必爲二天地萬物同體一而後有一也。熹向所二呈似一仁說。其間不レ免三尙有二此意一。方欲レ改レ之而未レ暇。來敎以爲レ不レ如二克齋之云一。是也。然於レ此却有レ所レ未レ察。竊謂莫レ若下將三公字與二仁字一。且各作二一字一。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二中間兩字相近處一之爲中親切上也。若遽混而言レ之。乃是程子所三以謂二以レ公便爲レ仁之失一。此毫釐閒。正當二子細一也。又看二仁字一。當下幷二義禮智字一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上。今舍二彼三者一。而獨論二仁字一。所二以多說而易一レ差也。又謂三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二仁之妙一。此亦未レ安。蓋義之有二羞惡一。禮之有二恭敬一。智之有二是非一。皆內外一致。非二獨仁爲一レ然也。不レ審。高明以爲二如何一。

答二呂伯恭一

仁說近再改定。比レ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焉。此說固太淺。少二含蓄一。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

蔽將レ使下學者終日言レ仁。而實未三嘗識二其名義一。且又幷レ與二天地之心。性情之德一。而昧上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レ如レ此。是以敢詳陳レ之。伏惟采察。

又論二仁說一

熹再讀二別紙所レ示三條一。竊意。高明雖三已灼知二舊說之非一。而此所レ論者。差二之毫忽之間一。或亦未二必深察一也。謹復論レ之。伏幸裁聽。廣仲引二孟子先知先覺一。以明下上蔡心有二知覺一之說上。已自不レ倫。其謂二知レ此覺此。亦未レ知レ指二何爲說。要レ之大本既差。勿レ論可也。今觀レ所レ示。乃直以レ此爲レ仁。則是以二知レ此覺此。爲二知レ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三誰使二知レ之而覺之耶。若據二孟子本文一。則程子釋レ之已詳矣。曰。知是知二此事一。（知二此事當レ如レ此也、）覺是覺二此理一。（知下此事之所二以當如レ此之理上也、）意已分明。不三必更求二玄妙一。且其意。與二上蔡之意一。亦初無二干涉一也。上蔡所レ謂知覺。正謂下知二寒暖飽飢一之類上爾。推而至レ於二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二別物一也。但所レ用有二大小一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二能兼之。故謂三仁者心有二知覺一。則可。謂下心有二知覺一謂中之仁上。則不レ可。蓋仁者心有二知覺一。乃以下仁包二四者一之用上而言。猶レ云二仁者知所二羞惡辭讓一云レ爾。若曰下心有二知覺一謂中之仁上。則仁之所二以得名。初不レ爲レ此也。今不レ究下其所二以得名之故上。乃指二其所レ兼者一。便爲二仁體一。正如レ言二仁者必有レ勇。有レ德者必有言。豈可二遂以レ勇爲レ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二以レ覺爲仁。尊兄既非レ之矣。至レ於レ論二知覺之淺深一。又未レ免三證二成其說一。則非三熹之所二敢知一也。至レ於下伯逢。又謂中上蔡之意。自有二精神一。得二其精神一。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上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三嘗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去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敎矣。再領書誨。亦已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躰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盖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喩、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躰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躰、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躰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躰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

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爲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敎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喩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畧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盖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畧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爲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爲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爲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爲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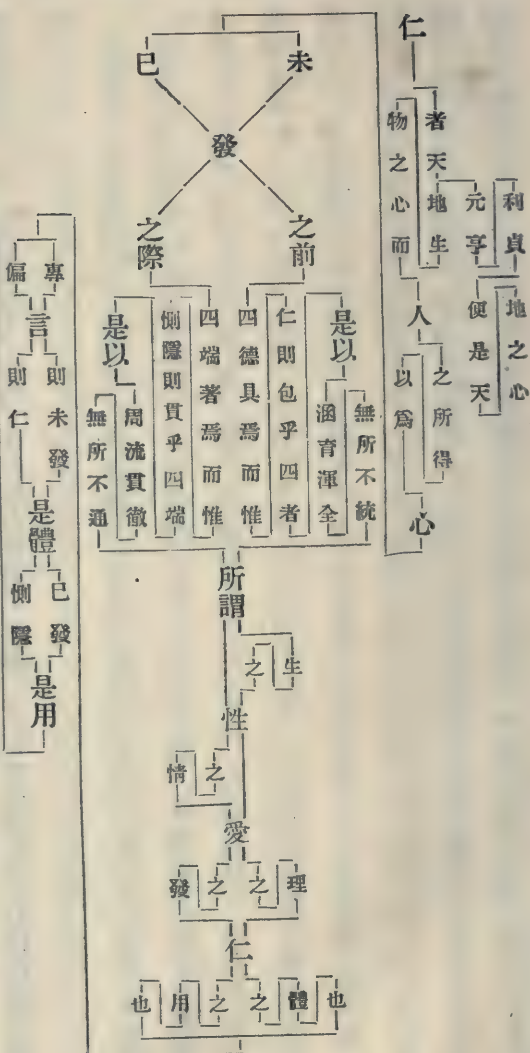
無レ所レ爲。只以レ生レ物爲レ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レ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レ生爲レ道。其說復見ニ天地之心一。又以ニ動之端一言レ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レ謂以レ生爲レ道者。亦非レ謂ニ將レ生來做レ道也。凡若レ此類。恐當下且認ニ正意一。而不中以レ文害上レ詞焉。則辨詰不レ煩。而所レ論之本指得矣。

　不レ忍之心。可三以包ニ四者一乎。

熹謂。孟子論ニ四端一。自ニ首章一。至ニ孺子入レ井。皆只是發ニ明不レ忍之心一端一而已。初無ニ義禮智之心一也。至ニ其下文一乃云。無ニ四者之心一非レ人也。此可レ見下不忍之心足三以包ニ夫四端一矣。蓋仁包ニ四德一。故其用亦如レ此。前說之失。但不三曾分ニ得體用一。若謂ニ不レ忍之心不下足三以包ニ四端一。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レ不レ善而已。對ニ義禮智一而言。其發見則爲ニ不レ忍之心一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レ之。故謂ニ之仁一。仁之爲レ道。無ニ一物之不下體。故其愛無レ所レ不レ周焉。

熹詳味ニ此言一。恐說ニ仁字一不レ着。而以三義禮智與ニ不レ忍之心一。均爲ニ發見一。恐亦未レ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レ於レ心而未レ發。所レ謂理也。性之德也。及ニ其發見一。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ニ其體一以見ニ其本一。所レ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ニ以爲下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レ物之心。而在レ人者。故特爲ニ衆善之長一。雖レ列ニ於四者之目一。而四者不レ能レ外焉。易傳所レ謂專言レ之則包ニ四者一。亦是正指ニ生レ物之心一而言。非丙別有下包ニ四者一之仁上。而又別有乙主ニ一事一之仁甲也。惟是即ニ此一事一便包ニ四者一。此則仁之所ニ以爲下妙也。今欲三極言ニ仁字一。



答張欽天論仁說〇（已下皆文集）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盖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

心。包二四德一而貫二四端一者也。或曰。若二子之言一。則程子所レ謂愛情。仁性。不レ可三以レ愛爲ト仁者。非歟。曰。不レ然。程子之所レ訶。以二愛之發一而名レ仁者也。吾之所レ論。以二愛之理一而名レ仁者也。盖所レ謂情性者。雖二其分域之不ト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二攸レ屬者一。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二相管一哉。吾方病下夫學者。誦二程子之言一。而不レ求二其意一。遂至ル於二判然離レ愛而言ト仁。故特論レ此以發二明其遺意一。而子顧以爲レ異ト乎二程子之說一。不二亦誤一哉。或曰。程氏之徒言レ仁多矣。盖有下謂二愛非ト仁。而以二萬物與レ我爲ト一爲二仁之體一者上矣。亦有下謂二愛非ト仁。而以三心有二知覺一釋二仁之名一者上矣。今子之言若レ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二物我爲ト一者。可三以見二仁之無ト不レ愛矣。而非下仁之所二以爲ト體之眞上也。彼謂三心有二知覺一者。可三以見二仁之包ト乎レ智矣。而非下仁之所二以得ト名之實上也。觀下孔子答三子貢博施濟衆之問一。與中程子所レ謂。覺不レ可二以訓ト仁者上。則可レ見矣。予尙安得二復以レ此而論ト仁哉。抑泛言二同體一者。使三人含糊昏緩而無二警切之功一。其弊或至レ於二認レ物爲レ己者有ト之矣。專言二知覺一者。使三人張皇迫躁而無二沈潛之味一。其弊或至レ於二認レ欲爲レ理者有ト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盖胥失レ之。而知覺之云者。於二聖門所レ云。樂レ山能守之氣象一。尤不二相似一。予尙安得二復以レ此而論ト仁哉。因幷記二其語一。作二仁說一。

仁說圖按、仁說登レ於二朱子文集一、圖載レ于二語類一、圖蓋先生答問之際、指畫示レ之爾、夫書三愛於二性仁之間一、而自レ性直系レ于レ愛、自二性之情一亦系レ于レ愛、以二愛之理與ト發、爲二仁之體用一、非下知二未發之愛之爲ト仁者上、不レ能レ曉二此圖意一、

仁說問答

仁說

山崎　嘉　篇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擧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敎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

仁說問答序

玉山講義云。孔門說ニ仁字ー。則是列聖相傳。到ㇾ此方漸次說ニ親切處ー爾。夫子所ニ以賢ㇾ於ニ堯舜ー。於ㇾ此亦可ㇾ見ニ其一端ー也。然則宗ニ孔子ー者。可ㇾ不ㇾ知ㇾ求ㇾ仁哉。蓋求ㇾ之也。先理ニ會其名義ー。體ニ認其意味ー。然後致ニ敬恕之功ー。用ニ克復之力ー。則其庶ニ乎得ㇾ之矣。此乃朱先生敎ニ人求ㇾ仁之意也。竊嘗合下先生之仁說並圖。及與ニ南軒東萊ー論ㇾ此者上。以爲ニ一卷ー。題號ニ仁說問答ー。誠能從ニ事於ニ論孟之間ー。熟ニ復于是卷之中ー。則自有ニ仁之意思滋味親切處ー。子曰仁遠乎哉。我欲ㇾ仁斯仁至矣。嗚呼旨哉。

寛文戊申仲夏上澣　　山崎嘉序

焉。可二勝嘆一哉。漢唐立二五經博士一。漢以二書詩禮易春秋一。唐以二易書詩左氏春秋禮記一。廢二周禮儀禮一、而獨存二禮記一、斯失始二于茲一。其間儒者言二六藝一者。往往有レ之。蓋以二古名一而言レ之也。宋之濂洛關閩之言二六經一也。猶二漢唐之言上レ之乎。其言二五經一。則有下無二定經一者上。周子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此除二六經之易一言レ之。漢藝文志、學二樂詩禮書春秋一而曰、五者、五常之道、而易爲二之原一、故周子云然、程子曰。五經之有二春秋一。猶三法律之有二斷例一也。楊龜山云。孔子於二五經中一言二其理一。於二春秋一著二其行事一。是除二六經之春秋一言レ之也。張子六經循環之訓。載二于小學一。而解者或謂。六經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也。此廢二儀禮一而存二禮記一。與下彼纂二五經大全一者上同受二王安石之誤一。而背二朱先生之說一者也。朱子語類。有下門人借二先生所レ點六經一之云上。惜乎其點本不レ傳二於世一也。又按。朱門稱二易書詩春秋一。謂二之四經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謂二之四書一。亦謂二之四子一。而先生有二四經四子之跋文一矣。抑先生編二小學近思錄一。註二四書一。而六經。則易爲二啓蒙本義一。詩爲二集傳一。禮著二儀禮經傳通解一。而令二黃直卿續下之。樂以二蔡季通之律呂新書一爲レ得二其正一。書令三蔡仲默成二集傳一。親秉二春秋之筆一。修二通鑑綱目一。且作二王氏續經說一。以詔二天下一。文中子曰、書以辯レ事、詩以正レ性、禮以制レ行、樂以和レ德、春秋以學レ往、易以知レ來、王氏此言得レ之、而庶四乎閑三易爲二卜筮之書一、先生實孔子以來一人而已矣。嘗有レ言。曰。修レ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レ之。又曰。先讀二大學一。以定二其規模一。次讀二論語一。以立二其根本一。次讀二孟子一。以觀二其發越一。次讀二中庸一。以求二古人之微妙處一。又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學者當レ遵二先生之敎一也。

經名考 終

經名考

山崎嘉著

六經之名。始見于莊周之書也。史記世家曰。六藝折中於夫子。論語。子曰。述而不作。集註云。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竊謂。聖經之名。見於孔氏之書者。不出乎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外。則孔門當時宜稱之六經矣。而莊周傳聞之。遂造孔老之言。以薄之也。然其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則是名言也。其亦聞諸孔氏歟。史記列傳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此亦孔氏遺言耳。[大史公自序、用此語、神作道、以文勢觀之、道爲是、]禮記之經解。非孔子之言也無疑矣。然其曰溫柔敦厚詩敎也。疏通知遠書敎也。廣博易良樂敎也。絜靜精微易敎也。恭儉莊敬禮敎也。屬辭比事春秋敎也。乃是格論也。夫六者。謂之經者。以其道也。謂之藝者。以其文也。謂之籍者。以其編也。謂之學者。以其業也。樂亡而後有五經之名焉。白虎通。孔子定五經象五常之謂。附會之論。不足信也。讀史管見曰。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二。與四經爲六歟。抑合禮樂爲一。與四經爲五歟。胡氏斯言。亦考焉不詳也。其言孔子刪定繫作易詩書春秋成。而遺禮樂者何耶。六籍之名旣歷歷焉。王制亦以詩書禮樂爲四術矣。未嘗聞合禮樂爲一也。趙臺卿謂孟子通五經。則樂之亡也尙矣。至秦火。六學從此缺

氏詹氏有レ論焉。參考而知レ之哉。

山崎嘉識

闢異終

深悔三吾之不二早辨一。又懼三人之可二終惑一。故此篇之述不レ得レ已也。或曰。異端之學。亦不レ攻レ之。安知二彼之非一レ道。而致二闢レ之之功一。然則冠レ首之章。與二名レ篇之意一。毋二乃相礙一乎。又洞規以下數章。非二闢レ異之說一而述レ之。何也。曰。竊有レ意焉。盖道者綱常而已矣。彼既廢レ之。則其學之非レ道。可二不レ攻而知一矣。但綱常道昧。而人不レ知レ所二以不一レ可レ廢レ之。世之所レ謂儒者。形體識趣。不レ異二乎親鸞之徒一。務二記覽一。而寄二于聖賢博學之言一。爲二詞章一。而託二于詩書載レ道之文一。是以綱常之道遂不レ明。而不レ化二于佛氏之敎一者。未二之有一也。故取二夫子之言一冠レ首。以使三人先知二攻レ之之爲一レ害也。洞規以下數章。所三以明二綱常一也。苟能守二夫子之言一。而通二一篇之說一。則知下廢三綱常一之非上道。而闢レ之之功。可二坐致一也。曰。夫子之時。佛氏未レ出二于中國一矣。而如二子之言一。則所レ謂異端。似レ指二佛氏一也。曰。固哉言也。以二昔時夫子之言一。爲二今日學者之戒一。尙何怪哉。抑以レ不レ出二于夫子之時一。以爲レ不レ可下以二異端一闢上之乎。朱子曰。異端之害レ道。如二釋氏一者極矣。然則使三彼出二于夫子之時一。則豈免二春秋之誅一哉。如二近世蠻學天主之敎一。春秋之所二必誅一也。亦以レ不レ出二于夫子之時一。以爲レ不レ可下以二異端一誅上之。而可哉。國法若不二禁而誅一レ之。儒者必可二辭以闢一焉者也。曰。智顗記二佛之言一曰。我遣二三聖一。化二彼眞丹一。列禦寇記二孔子之言一曰。西方有二聖者一。史記世家曰。孔子問二禮老子一。二氏之徒。引レ此以謂。孔子吾師之弟子。盍レ述二闢レ之之說一。曰。此皆不レ足二述而闢一也。智顗之記。劉謐護レ佛者。猶頗知二其誕一。況他人乎。列氏之記。黃氏日抄。方氏千一錄之中。論レ之詳矣。問レ禮之事。張子朱子有レ說焉。王

程朱亦學二佛老一。而以三其身爲二儒者一。陰用レ之陽闢レ之。而輕信述レ之也。或以告。吾謂レ之曰。程朱之門。千言萬語。只欲レ使下學者守二正道一闢中異端上而已矣。竊歷二考之一。未レ有下若二迹斷之言一要而的者上也。未レ有下若二宇宙之章一明而備者上也。彼能三復致レ思。則亦可二以感悟興起一也。惜乎不レ能レ然也。今且辨レ之。夫天下之道。有レ經有レ權。經萬世之常。人皆可二以守一也。權一時之用。非二聖賢一不レ能レ用也。朱子曰。如三湯放レ桀。武王伐レ紂。伊尹放二太甲一。此是權也。若日日時時用レ之。則成二甚世界一了。泰伯之逃。亦是權也。故無二伊尹之志一。而放二其君一。是無レ君者也。無二泰伯之心一。而逃二其父一。是無レ父者也。無レ父無レ君。春秋之所二必誅一也。孟子之所二必闢一也。夫理障之說。程子答二人問一レ此曰。釋氏有二此說一。謂既明二此理一。而又執二持是理一。故爲レ障。此錯看二了理字一也。天下只有二一箇理一。既明二此理一。夫復何障。若以レ理爲レ障。則是已與レ理爲レ二。朱子答二李宗思一書曰。來書云。以レ理爲レ障者。特欲レ去二其私意小智一。熹謂認二私意小智一作二理字一。正是不レ知二理字一。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二肯就一レ理者爲レ非。熹謂若不レ識二理字一。則此亦未レ易下以二口舌一爭上也。他日解レ此。乃知二所レ言之可一レ笑耳。夫程朱之學。始未レ得二其要一。是以出二入於佛老一。及三其反求而得二諸六經一。豈用二佛老一哉。其闢レ之也。有下廢二綱常一之罪上也。若有二可レ用之實一。無二可レ闢之罪一。而陰用陽闢。則何以爲二程朱一矣。朱子嘗譏二溫公吾排レ佛欲レ扶レ教之言一。則可三以觀二其不一レ欺レ我也。吾幼年讀二四書一。成童爲二佛徒一。二十二三本二於空谷之書一。作二三教一致之胡論一。二十五讀二朱子之書一。覺二佛學之非一レ道。則逃焉歸二於儒一矣。今三十而未レ能レ立。

レ有レ學。而自二天子之元子一以至二於士庶人之子一。莫レ不レ入焉。則其士之廩二於學官一者。宜下數二十倍上於今日一。而考二之禮典一。未レ有下言二其費出之所一自者上。豈當時爲レ士者。其家各已受レ田。而其入レ學也有レ時。故得三以自食二其食一。而不レ仰二給於縣官一也歟。至二漢元成間一。乃謂三孔子布衣養二徒三千一。而增二學官弟子一。至レ不レ復。限以二員數一。其後遂以三用度不レ足。無二以給一レ之。而至二於罷一。夫謂三三千人者聚而食二於孔子之家一。則已妄矣。然養レ士之需。至下以二天下之力一奉レ之而不上レ足。則亦豈可レ不レ謂レ難哉。蓋自二周衰一。田不三井授一。人無二常產一。而爲レ士者。尤厄二於貧一。反不レ得乙與下爲二農工商一者上齒甲。上之人乃欲二聚而敎一レ之。則彼又安能終レ歲裹レ飯。而學二於我一。是以其費雖レ多。而或取二之經常之外一。勢固有レ所レ不レ得レ已也。况今浮屠氏之說。亂二君臣之禮一。絕二父子之親一。淫誣鄙詐。以歐二誘一世之人一。而納二之於禽獸之域一。固先王之法之所二必誅一而不二以聽一者也。顧乃肆然蔓二衍於中國一。豊レ屋連レ甍。良疇接レ畛。以安且飽。而莫二之或禁一。是雖丙盡逐二其人一。奪二其所一レ據。而悉歸二之學一。使丁吾徒之學レ爲二忠孝一者。得丙以無レ營二於外一。而益進乙其業甲。猶恐レ未レ足三以勝二其邪說一。况其荒墜無絕。偶自至レ此。又欲三封植而永二久之一乎。趙侯取レ之。可レ謂二務レ一而兩得一矣。故特爲レ之記三其本末與二其指意所一レ出者一如レ此。以示二後之君子一。且以警三夫學之諸生一。使三益用二力乎予之所レ謂忠且孝者一。職二其事一者。又當下謹二其出內一。於二簿書之外一。而無中爚合之私上焉。則庶下其無レ負二乎趙侯之敎一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レ訟理レ財。皆辨二其課一。又有二餘力一。以及レ此。諸使者方上二其治一。行二於朝一云。

予既述二此篇一。佛氏引二泰伯之迹一。以難二程子迹斷之言一。有二理障之說一。以難二朱子宇宙之章一。而謂

僞以陷二愚民之不知一如レ此邪。嗚呼哀哉。○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二下根之人一設レ此。怖令レ爲レ善。程子曰。至誠貫二天地一。人尚有レ不レ化。豈有下立二僞敎一而人可上レ化乎。○滕璘問。人生即是氣聚。死則氣散。浮屠氏不レ足レ信。然世間人爲レ惡死。若無二地獄治一レ之。彼何所レ懲。朱子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二浮屠氏一。乃比屋可レ封。天下太平。及三其後有二浮屠一。而爲レ惡者滿二天下一。若爲レ惡者必待レ死然後治レ之。則生人立レ君。又焉用。云。嘗記前輩說。除二却浮屠祠廟一。天下便知レ向レ善。莫二是此意一。曰。自三浮屠氏入二中國一。善之名便錯了。渠把レ奉レ佛爲レ善。如下修二橋道一造上レ路。猶有レ益二於人一。以二齋レ僧立一レ寺爲レ善。善安在。所レ謂除二浮屠祠廟一。便向レ善者。天下之人。既不レ溺二於彼一。自然孝二父母一。悌二長上一。做二一好人一。便是善。○朱子崇安縣學田記曰。崇安縣故有レ學而無レ田。遭下大夫之賢而有レ意二於敎事一者上。乃能縮二取他費之贏一。以供二養レ士之費一。其或有レ故而不レ能レ繼。則諸生無レ所レ仰レ食。而往往散去。以レ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二十數年一。乃一聞二絃誦之聲一。然又不二一二歲一。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レ志焉。既葺二其宮廬之廢壞一。而一新レ之。則又圖下所三以爲二飲食久遠之計一者上。而未レ知レ所レ出也。一日視二境內浮屠之籍一。其絕不レ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レ耕者。以レ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レ所二以處一レ之矣。於レ是悉取而歸二之於學一。蓋歲入二租米二百二十斛一。而士之肆レ業焉者。得二以優游卒一レ歲。而無二乏絕之慮一。既而學之群士十餘人。相與走二予所レ居之山間一。請三文以記二其事一。曰レ不則懼下夫後之君子莫レ知二其所一レ始。而或至中於廢壞上也。予惟三代盛時。自レ家以達二於天子諸侯之國一。莫レ不

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旣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敎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淸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詹艮卿曰。天堂地獄之事。唯是浮屠設以誘愚民。爲善去惡之意。而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尤見浮屠之僞也。盖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皆掘地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如南宋主子業囚其諸王爲地牢。亦此類耳。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也。閻羅則後世之刑官也。金剛則後世之衞士也。皆其蕃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者。則世相傳流。本非佛氏眞敎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西方土名。其地去中國旣遠。風化不及。故其所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謂狗國羅施鬼國者。可考也。此唯其初學佛者不察。本非中國之所有者。而流傳之久。後之異敎者。亦以爲眞。愚民亦不覺其爲僞。而水陸道場。寫經造像。修建塔廟者。皆懼此苦楚之禍。以求快樂之福。何異敎中之僞

之流行。無ニ所レ適而不一レ在。若ニ其消息盈虛循環不一レ已。則自下未ニ始有一レ物之前上。以至ニ人消物盡之後一。終則復始。始復有レ終。又未三嘗有ニ頃刻之或停一也。儒者於レ此既有三以得ニ於心之本然一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レ容レ有ニ纖毫之間一。而其所ニ以修レ己治レ人垂レ世立一レ敎者。亦不レ容三其有ニ纖毫造作輕重之私一焉。是以因ニ其自然之理一。而成ニ自然之功一。則有下以參ニ天地一贊中化育上。而幽明巨細。無ニ一物之遺一也。若ニ夫釋氏一。則自ニ其因地之初一。而與ニ此理一已背馳矣。乃欲ニ其所レ見之不レ差。所レ行之不一レ繆。則豈可レ得哉。蓋其所ニ以爲一レ學之本心。正爲戊惡四此理之充塞無レ間。而使三己不ニ得下一席無レ理之地上以自安一。厭丁此理之流行不レ息。而使丙己不乙得下一息無レ理之時上以自肆甲也。是以叛ニ君親一棄ニ妻子一。入ニ山林一捐ニ軀命一。以求ニ其所レ謂空無寂滅之地一。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ニ其立レ心之堅苦。用レ力之精專一。亦有ニ以大過レ人者一。故能卒如レ所レ欲。而實有レ見焉。但以ニ其言行一求レ之。則其所レ見雖丁自以爲丙至玄極妙。有乙不レ可下以ニ思慮言語一到上者甲。而於下吾之所レ謂窮ニ天地一亘ニ古今一。本然不レ可レ易之實理上。則反豈然。其一無レ所レ覩也。雖四自以爲三直指ニ人心一。而實不レ識レ心。雖三自以爲ニ見性成佛一。而實不レ識レ性。是以殄ニ滅彝倫一。墮ニ於禽獸之域一。而猶不三自知ニ其有一レ罪。蓋其實見之差。有ニ以陷一レ之。非三其心之不レ然。而故欲ニ爲レ是以惑レ世而罔一レ人也。至ニ其爲レ說之窮一。然後乃有下不レ舍ニ一法一之論上。則似下始有中爲ニ是遁詞一以蓋ニ前失一之意上。然亦其秉彝之善。有下終不レ可ニ得而殄滅一者上。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ニ此之僅存一。又以レ牽ニ於實見之差一。是以有ニ其意一而無ニ其理一。能言レ之。而卒不レ能レ有三以踐ニ其言一也。凡釋氏之所三以爲ニ釋氏一者。始終本末不レ過レ如レ此。蓋亦無レ足レ言矣。然以下其有ニ空

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程子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詹艮卿曰。天地間。其生々不窮者。理也。其氣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理亦寓於此。故人之形體。爲精氣所寄之具也。精氣聚則屬陽。而爲人。魂游魄降。精氣散則屬陰。而爲鬼。形躰既亡。則精氣亦散。豈精氣既散。而復聚爲人哉。推而極之。氣化眞實一往遂盡。其來者方生之氣。自十一月一陽生而爲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爲純陽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生。至五月成一陰而爲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爲純陰之坤。則已往之陽遂盡。而方來之陽已生。至十一月成一陽。而又爲復。以是見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盡。而來者方息而無窮。初非已往之氣又爲方來之氣也。釋氏謂人死而爲鬼。鬼復爲人。是不明天地陰陽之氣。造化人鬼之理也。朱子嘗喩。月影在盆水裏。除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又飛上天去歸月裏邪。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這花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枝上哉。此辨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妄尤爲明快。嗚呼釋氏又謂死而精魂不散。復借父精母血以生其形體。如此則父母之名皆假托之具。以啓天下後世不慈不孝之心。其忍心害理之言。亦何其繆妄哉。○朱子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

裕。尙可レ言レ隨二其國俗一。至レ若二人道一。豈容レ有レ異。又曰。舊嘗問二學佛者一。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二一人達者一。果有下一人見中得聖人朝聞レ道夕死可矣。無二曾子易ル簀之理上。臨レ死須下尋二一尺布帛一。裹レ頭而死上。必不二肯削髮胡服而終一。是誠無二一人達者一。禪者曰。此迹也。何不レ論二其心一。曰。心迹一也。豈有二迹非而心是者一也。正如下兩脚方行。指二其心一曰中我本不レ欲レ行。他兩脚自行上。豈有二此理一。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二方之內一。遊二方之外一者。方何嘗有二內外一。如レ此則是道有二隔斷一。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則是一處。豈有二此理一。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下生二息於春夏一。及レ至二秋冬一。便却變壞上。便以爲レ幻。故亦以二人生一爲レ幻。何不レ付二與他物一。生死成壞、自有二此理一。何者爲レ幻。○朱子答二李宗思一書云。來書云。釋氏本二死生一。悟者須二徹底悟去一。故祖師以來由レ此得レ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レ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二致一。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レ之。無レ所レ不レ了。不レ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二得堯舜禹稷一。幾人做二得文武周孔一。須レ有二徵驗處一。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二理一。其設レ敎何異也。蓋儒敎本二人事一。釋敎本二死生一。本二人事一故緩二於見ル性。本二死生一故急二於見ル性。熹謂。既謂二之本一。則此上無二復有ル物矣。今既二レ本。不レ知所レ同者何事。而所レ謂儒本二人事一。緩レ見レ性者。亦殊無レ理。三聖作レ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二中庸一。首曰。天命之謂レ性。孔子言三性與二天道一。而孟子道二性善一。此爲レ本二於人事一乎。本二於天道一乎。緩二於性一乎。急二於性一乎。然着二急字一亦不レ得、俗儒正坐レ不レ知二天理之大一。故爲二異說一所レ迷。反謂下聖學知二人事一。而不上知二死生一。豈不レ誤哉。聖賢敎レ人。盡レ心以知

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喩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顚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大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程子曰。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鄕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己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又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敎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又曰。昔謂異敎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

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眞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邪。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邪。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邪。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邪。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答廖德明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

其別有レ三。如二語類一。則門人之所レ記也。如二書翰一。則一時之所レ發也。如二論著一。則平生之所二審定一也。語類之所レ記。或遺二其本旨一。則有二書翰之詳說在一。書翰之所レ說。或異二於平日一。則有二著述之定說在一。又曰。門人所レ記。或主二靜坐一。或以二靜坐一爲レ非。或主二博覽一。或以二博覽一爲レ雜。均一朱子之言。而相反類如レ此。蓋隨二其人之病一。而藥レ之耳。要レ之靜而可レ施二之動一。博而必求二其要一。此中二持其衡一之說。觀者謹毋下執二其一一爲上レ據。其間亦有二門人記錄之太過者一。又當下參以二朱子平日自著之言一。○蔡虛齋曰。大抵萬世學者。讀レ書解レ義之法。不レ出下孟子所レ謂不二以レ文害一レ辭。不二以レ辭害一レ意。以レ意逆レ志。是爲レ得レ之之說上矣。不レ然鮮レ有レ不下泥二其辭一。而病中於理上。又曰。大抵聖賢所レ說。多有レ不レ同。而其指同。或其指異。而其歸同者。蓋萬古一理。千聖一學。自有二不レ容レ不レ同者一。若不レ同。則異端矣。○問。昔有二一禪僧一。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二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一。不レ知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地步闊二於身心事物上一。皆有二工夫一。若如二禪者所一レ見。只看二得箇主人翁一便了。其動而不レ中レ理者。都不レ管矣。且如二父子一天性也。父被二他人無禮一。子須當二去救一。他却不レ然。子若有二救レ之之心一。便是被二愛牽一動二了心一。便是昏二了主人翁一處。若如レ此惺惺。成二甚道理一。向曾覽二四家錄一。有二些說話一極好笑。亦可レ駭說。若父母爲二人所一レ殺。無二一擧レ心動レ念。方始名爲二初發心菩薩一。他所三以喚二主人翁惺々著一。正要レ如レ此。惺々字則同。所レ作工夫則異。豈可二同レ日而語一。○謝上蔡曰。吾嘗歷二擧佛說一。與二吾儒一同處上。問二伊川先生一。先生曰。恁地同處雖レ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朱子答二吳人傑一書曰。佛學之與二吾儒一。雖レ有二略相似處一。然正所レ謂貌

者上。故程子之教。未二遽及一之。豈不四又以爲三論孟既通。然後可二以及一此乎。蓋不レ先二乎大學一。無下以提二挈綱領一。而盡中論孟之精微上。不レ參二之論孟一。無三以融貫會通。而極二中庸之歸趣一。然不レ會二其極於中庸一。則又何以建二立大本一。經二綸大經一。而讀二天下之書一。論二天下之事一哉。以レ是觀レ之。則務二講學一者。固不レ可レ不レ急二於四書一。而讀二四書一者。又不レ可レ不レ先二於大學一。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レ此不レ務。而反以二他說一先焉。其不下溺二於虛空一。流二於功利一。而得中罪於聖門上者。幾希矣。○薛敬軒曰。四書當下先以二集註章句一爲レ主。參中之於或問上。如二輯釋諸書一。固多有二發明處一。但語錄。或因二人淺深一而發。或有二未定之論一。諸儒又或各持レ所レ見。間有下與二朱子一異者上。若經文集註章句未レ通。而汎觀レ此。則本義反爲レ所レ隔。使三人將有二望洋之嘆一。若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既已通貫。在レ己之權度既定。然後兼考二諸書一。則知レ所レ擇矣。又曰。四書集註下小註脚。程朱外諸家。固有下發二明集註一者上。而穿鑿者尤多。許魯齋所レ謂彌近レ理而大亂レ眞者。不二獨異端爲一然。又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二群賢之言議一。而折衷以二義理之權衡一。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二揮先聖賢之心一。殆無二餘蘊一。學者但當下依二朱子精思熟讀。循レ序漸進之法一。潛心體認。而力中行之上。自有レ所レ得。切恠後人之於二朱子之書一之意。尙不レ能二遍觀而盡識一。或輒逞二己見一。妄有二疵議一。或勦二拾成說一。寓以二新名一。衒二新奇一。而掠二著述之功一。多見二其不レ知レ量也。又曰。朱子語錄雜論散二見於諸書一者甚多。當時門人從レ傍記錄。豈無二一二之誤一。況傳寫之久乎。嘗竊謂。讀二朱子語錄雜論一。不レ若下讀二朱子手筆之書一爲上無レ疑。然語錄雜論中。有下義理精確明白。發二手筆之未レ發者上。則不レ可レ不レ考也。○黃東發曰。讀二朱子之書一者。

不レ能下無レ賴二乎此一以爲上レ終者。可三以一以貫レ之而無二疑矣。蓋此心既立。由レ是格レ物致レ知。以盡二事物之理一。則所レ謂尊二德性一而道二問學一。由レ是誠レ意正レ心。以修二其身一。即所レ謂先立二其大者一。則小者不レ能レ奪。由レ是齊レ家治レ國。以及二乎天下一。則所レ謂修レ己以安二百姓一。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三始一日而離二乎敬一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二聖學始終之要一也哉。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レ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レ之。何以知二其然一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二聖人一不レ能レ及也。然以三其無二他左驗一。且意三其或出二於古昔先民之言一也。故疑レ之而不二敢質一。至二於傳文一。或引二曾子之言一。而又多與二中庸孟子者一合。則知三其成二於曾氏門人之手一。而子思以授二孟子一無レ疑也。蓋中庸之所レ謂明レ善。即格レ物致レ知之功。其曰レ誠レ身。即誠レ意正レ心修身之効也。孟子之所レ謂知レ性者。物格也。盡レ心者。知至也。存レ心養レ性修レ身者。誠レ意正レ心修レ身也。其他如二謹獨之云。不レ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一。亦無下不二脗合一焉者上。故程子以爲二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一。而論孟猶處二其次一焉。亦可レ見矣。曰。程子之先二是書一。而後二論孟一。又且不レ及二乎中庸一。何也。曰。是書垂レ世立レ敎之大典。通爲二天下後世一而言者也。論孟應レ機接レ物之微言。或因二一時一事一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レ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レ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レ序。無レ非レ切二於學者之日用一。論孟之爲レ人雖レ切。然而問者非二一人一。記者非二一手一。或先後淺深之無レ序。或抑揚進退之不レ齊。其間蓋有下非二初學日用之所二及者上。此程子所下以先二是書一後中論孟上。蓋以二其難易緩急一言レ之。而非下以二聖人之言一爲中有二優劣一也。至二於中庸一。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下後學之所レ易二得而聞一

進一。以免二於躐レ等陵レ節之病一。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レ及二乎此一者。欲三反從二事於小學一。則恐其不レ免二於扞格不レ勝。勤苦難レ成之患一。欲三直從二事於大學一。則又恐其失レ序無レ本。而不レ能二以自達一也。則如レ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レ可二得而復追一矣。若二其工夫之次第條目一。則豈遂不レ可二得而復補一邪。蓋吾聞レ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二以成レ始而成下終者也。爲二小學一者。不レ由二乎此一。固無丁以涵二養本原一。而謹丙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乙夫六藝之敎甲。爲二大學一者。不レ由二乎此一。亦無下以開二發聰明一。進レ德修レ業。而致中夫明德新民之功上也。是以程子發二明格物之道一。而必以レ是爲レ說焉。不幸過レ時而後學者。誠能用二力於此一。以進二乎大一。而不レ害三兼補二乎其小一。即其所二以進一者。將不レ患下於無レ本而不上レ能二以自達一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レ足二以有一レ所レ兼。則其所下以固二其飢膚之會。筋骸之束一。而養中其良知良能之本上者。亦可三以得二之於此一。而不レ患三其失二之於前一也。顧以二七年之病一。而求二三年之艾一。非三百二倍其功一。不レ足二以致一レ之。若徒歸二咎於既往一。而所三以補二之於後一者。又不レ能二以自力一。則吾見下其扞格勸苦。日有レ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中以爲二致知力行一之地上矣。況欲レ有三以及二乎天下國家一也哉。曰。然則所レ謂敬者。又若何而用レ力邪。曰。程子於レ此。嘗以二主一無適一言レ之矣。嘗以二整齊嚴肅一言レ之矣。至二其門人謝氏之說一。則又有二所レ謂常惺々法者一焉。尹氏之說。則又有下所レ謂其心收斂不レ容二一物一者上焉。觀二是數說一。足三以見二其用レ力之方一矣。曰。敬之所三以爲二學之始一者然矣。其所三以爲二學之終一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下其所二以用一レ力之方上。即知二小學之不一レ能下無レ賴二於此一以爲上レ始。知二小學之賴レ此以始一。則夫大學之

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尙。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謂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々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々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敎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鄕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朱子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旣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

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擧。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敎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人彊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黄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論語課會說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群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

聖賢所二以敎一レ人之法。具存二於經一。有志之士。固當三熟讀深思。而問二辨之一。苟知二其理之當一レ然。而責二其身一以二必然一。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二他人設一レ之。而後有レ所二持循一哉。近世於レ學有レ規。其待二學者一。爲二已淺一矣。而其爲レ法。又未レ必二古人之意一也。故今不三復以施二於此堂一。而特取下凡聖賢所二以敎一レ人爲一レ學之大端上。條列如レ右。而揭二之楣間一。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二之於身一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二以戒謹而恐懼一者。必有下嚴二於彼一者上矣。其有レ不レ然。而或出二於此言之所一レ棄。一作二禁防之外一。則彼所レ謂規者。必將レ取レ之。固不二得而畧一也。諸君其亦念レ之哉。

○朱子跋二黃仲本朋友說一曰。人之大倫。其別有レ五。自レ昔聖賢。皆以爲四天之所レ敍。而非三人之所二能爲一也。然以レ今考レ之。則惟父子兄弟爲二天屬一。而以二人合一者。居二其三一焉。是則若レ有二可レ疑者一。然夫婦者。天屬之所二由以續一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二賴以全一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二賴以正一者也。是則所下以紀二綱人道一。建中立人極上。不レ可二一日而偏廢一。雖二或以レ人而合一。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二不レ得レ不レ合者一。此其所丁以爲二天之所一レ敍。而非丙人之所乙能爲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レ人。或能具二其形一矣。而不レ能レ保二其生一。或能保二其生一矣。而不レ能レ存二其理一。必欲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二其道一而無レ悖焉。非レ有下朋友以責二其善一輔中其仁上。其孰能使二之然一哉。故朋友之於二人倫一。其勢若レ輕。而所レ繫爲二甚重一。其分若レ疏。而所レ關爲二至親一。其名若レ小。而所レ職爲二甚大一。此古之聖人。修レ道立レ敎。所下以必重二乎此一。而不中敢忽上也。然自二世敎不一レ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レ有下盡二其道一者上。而朋友之倫。廢闕爲二尤甚一。世之

右五敎之目。堯舜使下契爲二司徒一。敬敷中五敎上。即此是也。學者學ㇾ此而已。而其所二以學ブ之之序。亦有ㇾ五焉。其別如ㇾ左。

博學ㇾ之。　審問ㇾ之。　謹思ㇾ之。　明辨ㇾ之。　篤行ㇾ之。

右爲ㇾ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二以窮ム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ㇾ修ㇾ身以至二于處ㇾ事接ス物。亦各有ㇾ要。其別如ㇾ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ㇾ忿窒ㇾ慾。遷ㇾ善改ㇾ過。

右修ㇾ身之要。

正二其義一。不ㇾ謀二其利一。

明二其道一。不ㇾ計二其功一。

右處ㇾ事之要。

己所ㇾ不ㇾ欲。勿ㇾ施二於人一。

行有ㇾ不ㇾ得。反求二諸己一。

右接ㇾ物之要。

熹竊觀下古昔聖賢所二以敎ㇾ人爲中學之意上。莫ㇾ非ㇾ使下之講二明義理一。以修二其身一。然後推以及上ㇾ人。非乙徒欲下其務二記覽一爲中詞章上。以釣二聲名一取中利祿上而已甲也。今人之爲ㇾ學者。則既反ㇾ是矣。然

爲レ敎立矣。有三以別二其貴賤之等一。而使三之各盡二其分一。則義之爲レ敎行矣。爲二之制度文爲一。使下之有二以守一而不上レ失。則禮之爲レ敎得矣。爲二之開導禁止一。使三之有二以別而不一レ差。則智之爲レ敎明矣。夫如レ是。是以人無二知愚一。事無二大小一。皆得下有レ所二持循據守一。以去二其人欲之私一。而復中乎天理之正上。推而至二於天下之物一。則亦順二其所一レ欲。違二其所一レ惡。因二其材質之宜一。以致二其用一。制二其取用之節一。以遂二其生一。皆有二政事之施一焉。此則聖人所下以財二成天地之道一。而致中其彌縫輔贊之功上。然亦未乙始外下乎人之所レ受二乎天一者上。而強爲甲レ之也。子思以二是三言一著二於篇首一。雖レ曰三姑以釋二夫三者之名義一。然學者能因二其所一レ指。而反レ身以驗レ之。則其所レ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レ得二乎天命之說一。則知下天之所二以與一レ我者。無二一理之不一レ備。而釋氏所レ謂空者非レ性矣。有三以得二乎率レ性之說一。則知下我之所レ得二乎天一者。無二一物之不一レ該。而老子所レ謂無者非レ道矣。有三以得二乎修レ道之說一。則知戊聖人之所二以敎一レ我者。莫レ非丁因三其所二固有一。而去三其所二本無一。背三其所二至難一。而從丙其所乙甚易甲。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淸淨寂滅。與二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一。皆非天レ所二以爲一レ敎矣。由レ是以往。因下其所二固有一之不レ可レ昧者上。而益致二其學問思辨之功一。因下其所二甚易一之不レ能レ已者上。而益致二其持守推行之力一。則夫天命之性。率レ性之道。豈不レ昭二然日用之間一。而修レ道之敎。又將二由レ我而後立一矣。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レ親。　君臣有レ義。　夫婦有レ別。　長幼有レ序。　朋友有レ信。

不㆘同。此吾之性。所㆓以純粹至善㆒。而非㆑若㆓荀楊韓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㆓乎天㆒以生㆖者㆙。則事々物々。莫㆑不㆓自然㆒。各有㆓當㆑行之路㆒。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㆓其仁之性㆒。則自㆓父子之親㆒。以至㆓於仁㆑民愛㆑物㆒。皆道也。循㆓其義之性㆒。則自㆓君臣之分㆒。以至㆓於敬㆑長尊㆑賢㆒。亦道也。循㆓其禮之性㆒。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㆓其智之性㆒。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㆓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㆓外求㆒。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㆓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㆓人爲㆒。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㆓形氣之偏㆒。而不㆖能㆑有㆔以通㆓貫乎全體㆒。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㆓其性㆒。而各有㆓自然之理㆒焉。至㆓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形氣之所㆑偏。又反有㆔以存㆓其義理之所㆒㆑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㆓間隔㆒。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㆓於人爲㆒。而亦豈人之所㆓得爲㆒哉。修㆑道之謂㆑敎。言聖人因㆓是道㆒而品㆓節之㆒。以立㆑法。垂㆓訓於天下㆒。是則所㆑謂敎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㆓同得㆒者也。人雖㆑得㆓其形氣之正㆒。然其淸濁厚薄之稟。亦有㆓不㆑能㆑不㆑異者㆒。是以賢知者或失㆓之過㆒。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㆓於此㆒者。亦或不㆑能㆑無㆑失㆓於彼㆒。是以私意人欲或生㆓其間㆒。而於㆓所㆑謂性者㆒。不㆑免㆑有㆑所㆓昏蔽錯雜㆒。而無㆔以全㆓其所㆑受之正㆒。性有㆑不㆑全。則於㆓所㆑謂道者㆒。因㆓亦有㆑所㆓乖戾舛逆㆒。而無㆔以適㆓乎所㆑行之宜㆒。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㆓虧闕㆒。故能因㆓其道之所㆘在。而爲㆓之品節防範㆒。以立㆓敎於天下㆒。使㆔夫過不及者。有㆓以取㆘中焉。蓋有㆔以辨㆓其親疏之殺㆒。而使㆔之各盡㆓其情㆒。則仁之

闢異

山崎嘉篇

子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弊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或問。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也。朱子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胡雲峰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或問。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朱子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盖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盖在人在天。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

所レ謂慈悲也。佛法王法於レ是乎判然矣。

或曰。佛法盛。曰。何曾盛也。唯圓頂而方袍者衆耳。王者輿レ于レ上。必世而仁焉。則不レ除而自寡矣。曰。可二盡無一乎。曰。決無二是理一。

寬以濟レ猛。猛以濟レ寬。爲レ政之則也。子產死而仲尼涕。非下爲二子產一涕上也。爲二鄭國一涕也。爲二天下一涕也。聖人之愛レ人也。至レ此乎哉。

强健之人。夏則愛二日之長一。冬則愛二夜之長一。所レ愛常在二其身一。若夫疾病尫羸之人者。夏亦苦。冬亦苦。晝亦苦。夜亦苦。無レ所二往而不一レ苦。君子之處レ世也。其猶三健人之於二四時一乎。富貴貧賤安榮憂患。無レ所二往而不一レ樂。雖レ有二少不レ快者一。如下室之有二蚊蠅一。軀之有中蚤虱上。驅二逐之一而已矣。蓋心無レ所レ累也。余已老耄。雖レ無二君子之樂一。亦無二小民之累一。從レ今以後。縱有二一二年之壽一。目可二以讀一レ書。耳可二以辨一レ音。而手可二以寫一レ字。如レ此而一旦無レ病。溘焉以死。則眞可レ謂二全幸之人一也。脚之疼。齒之毀何傷。未レ知可二得而如一レ願邪否邪。

余與二同志者一讀二左傳一。至下穆叔曰中趙孟年未レ盈二五十一。而諄諄焉如二八九十者一弗上レ能レ久矣。謂レ之曰。余正八十。言レ之諄諄。請毋レ怪焉。哄堂。

或曰吾子不下敢以二道德一自尊上焉。可乎。曰。道德可二以自尊一乎哉。

凡言離二於口一。未レ免二一偏之患一。不レ如二默默一。

橘窓茶話卷下 終

觀瀾鳩巢東涯徂徠何如。曰。之數人也。盛名雷轟。何待二乎曹丘生一也。

揚二言於衆一曰。我東人。其智也稺而小。或喜焉或怒焉。喜者固是。怒者未二必不是一。第喜而養レ之。怒而檢レ之。其庶幾乎。

取二辨於口一者。世謂二之聰明一。

孟信子曰。禮人之幹也。無レ禮無二以立一。立字須レ要二著實體認一。

或問。思レ之又思レ之、有レ神而通レ之。非二神之通一也。思之至也。曰。人性本靈。豈有二不レ通之理一哉。但嗜欲遮蔽。天機藏匿。譬如二鑒之蒙レ塵。水之涵レ泥。所二以不レ通也。思レ之又思レ之。念レ茲在レ茲。一旦心竅清澄。天機發露。頓覺忽然開悟。此乃從二性靈中一流出者。多在二睡夢中得レ之。是其驗也。有二一造レ曆者一、諸算明白、未レ得レ減二一法一、夢有レ人來指點、從レ此豁然、又有二一人一學レ書、躓二於勾畫一、夢有レ人甚レ之、乃筆下无レ礙、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文清最愛二此語一。有レ味哉。

君子於二父子兄弟之間一。以二和睦一爲レ主。箴規次レ之。夫子曰。兄弟怡怡。孟子曰。古者易レ子而敎レ之。可レ謂二人情之極一矣。

夫身心之外。事之不レ關二於天下國家一者。其理之不レ窮。未レ足レ爲レ歉也。昔有二一君一。曰。吾欲レ學二天官一。一儒言曰。君上之所レ當レ務者天下也。非二天上一也。雖レ似二詼諧一。又有二意思一。

有二一佛者一。曰。儒學可レ廢也。曰。子所レ謂儒者。君子儒耶。小人儒耶。曰。一切可レ廢也。曰。果爾則所レ謂王法者。誰憑誰倚。佛法雖レ有二殺レ人放レ火之賊一。逃二入寺中一。必解レ衣以蔽レ之。乃其

或問。今若創建學校。則敎以何書耶。曰。四書小學五經之內一經。從顧少徵。通鑒考其大槩。此則可以通行於域內矣。

勸善懲惡。凡國之主政者。莫不皆然。然不明之賞。無據之懲。雖有若無矣。

天下事本不難爲也。惟人不會做耳。唐陸象山曰。國家元無事。惟庸人擾之耳。此是一說。

孔子於緊要處。必擧天以爲言。孟子亦然。著眼。

尸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皈。列子曰。死人爲皈。則生人爲行人矣。又見於一書。曰。禹言生者寄也。死者皈也。余謂聖人只說死生如晝夜也。生者寄也四字。恐或不說。

余天禀庸劣。輕浮粗躁。一生學業。爲此四字所祟。頃病老相尋。委頓牀席。因在字眼上。開悟透徹。差爲不少。方覺古人主靜之說極爲深切。但於修齊治平上。工夫仍舊懵然。終皈於不濟耳。

或曰。忍一字。處己處無。最爲要緊。古云。買而欲贏。而惡嚣乎。眞善喩也。

初學之士。毀佛心重。遂至慢神。可謂懲羮吹虀者矣。

無疑世之誤

祭會之日。遠親故舊。互相延請。京師風俗。振古乃然。余少歲時揚言曰。殊覺其煩也。柳川三省正色曰。一年一次。團欒敘濶。人情於是乎華矣。何謂煩乎。余爲之面赬。

天下人心。唯我國爲淳厚。近古以今日視之。唐之與韓。有所不如。豈非神聖之遺澤也哉。

或問。吾子嘗曰。東方穉陽之國。又曰。唐之與韓。有所不如。如何。曰。非相悖也。

極大之權。希世一有。如二湯武之征伐一。是也。至小之權。朝夕時有。觀二于孟子援溺之章一。可レ知矣。夫子所レ謂未レ可二與權一。專就二其大者一而言也。然雖レ云二細事一。苟非二其人一則差。不レ可レ不レ愼也。

曰。神代一卷。不レ可三以不二尊重一。其爲レ言也。遼濶奧顚。弗レ究可也。人欲レ求二其的確一。可レ謂レ無二識一矣。

神學家以爲。齊國之書來。而純朴之風散。此乃莊周所レ謂絕レ聖棄レ智之說。可レ謂二大有一レ所レ見矣。飯生後動在二細處一生レ論。故不レ知二斯言之爲一レ大也。然矯枉過直。未レ免者弊。要レ之齊國典籍不レ可レ廢也。夫天下之事。有下天焉而非二人力一者上。天者自然也。倘違二其自然一。而强爲レ之。有レ所レ益二于此一。則必有レ所レ損二於彼一。昔者有下獻二策於官一者上。曰。近江太湖。鑿二渠宇治一而洩レ之。墾闢可二數十萬畝一。朝議以爲。果如レ此。則河內攝津之民。化爲レ魚矣。遂止。蓋裁成輔相之大功。必有二聖人之德之才一。然後可レ望二其成一。固非二尋常君子之所一レ能與一也。齊書之來二我國一。釋老之在二世間一。皆自然也。非二人爲一也。必欲レ除レ之而後爲レ快者。不レ知レ天者也。

有二一等神學家一。牽合之說最多。如二吐普加美一。分明是五行之目。反爲二三寶之稱一。紫宸殿螭頭。俗名二高鹿狗一。解爲二波伊登不一。殊無二意義一。大黑天乃西域廚神。引以爲二大已貴尊一。庚申三猿。皆爲二神家之物一。如レ此等類。不レ可二枚數一。必也有二藤森其人者一。而後神學大明二於天下一矣。

神學家偏欲二人之淳朴一。無二外慕一。其志至矣。然不レ喜レ讀レ書。動或以二己之不一レ通。亦欲レ令二人之不一レ通。大乖下於皇朝取二法齊國一之本意上。豈知下樂レ取二人以爲一レ善者。乃學レ道之大公上哉。

爲レ官擇レ人。漢土取二之特起一。我國取二之世家一。累代尊貴。自然寬裕。世俗庶幾。但不レ免レ有二驕昏之失一。備嘗二險難一。能知二下情一者。特起爲レ是。然或時有二刻薄之患一。世族未二必好一。未二必不一レ好。特起亦未二必好一。未二必不一レ好。然則取レ人之道如何。曰。爲レ君者自修以レ正。則百官無レ不レ正矣。

事不レ中レ法曰レ邪。事皆中レ法曰レ正。正之中又有二雅俗之別一。偏執謂二之俗一。超脫謂二之雅一。學者不レ以不一レ知。

寗嬴有レ言。曰。華而不レ實。怨之所レ聚也。夫慈弱篤厚。使四才氣不三敢彰二露於外一。謂二之愚一。子曰其愚不レ可レ及也。二甯俱其人乎。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無レ非二孝悌一也。孝悌之中。自有二階級一。觀二諸志學章一前知矣。外二孝悌一而爲レ說者。異端也。天道也。以二孝悌一而爲レ說者。聖人也。人道也。異端之說。在二天道之中一。繫立二階級一。故茫然不レ可二捉摸一矣。

或問。佛未三嘗說二天道一。曰。彼所レ謂本如來藏者。非二天道一而何。

或曰。子喜言二佛說一。所レ謂髣髴然入二于其中一者乎。笑曰非也。

或問レ權。曰。人子方二寒夜一。不レ知三遽被二其親一。而先以二其身一而溫レ之。雖レ學二黃香一。而其親則恚臭。此之謂レ不レ達二時宜一。

嫡死子幼。立レ庶爲レ嗣。而以二其室一妻レ之。此之謂レ亂。

知レ經而不レ知レ權則窒。知レ權而不レ知レ經則濫。君子小人於レ是乎分矣。

焉得而不レ尊レ之。曰何不レ謂二之君子一。曰不レ可二以君一レ國。不レ可二以子一レ民。安得レ謂二之君子一。人每レ遇二快治時一。即自以爲是禍之萠。殃之兆。戒愼恐懼。不二敢放縱一。則自無二逆道之擧一。壽命延長。家國安泰。不レ求而自至矣。如二貪レ財好レ色。喫レ酒厭レ肉。居レ官處レ室。上寵下威一。總是一般。此乃消長盈虛之機。禍福倚伏之權。易之爲レ道。不レ外二于此一。可レ見天下之一理也。

賞罰者。善レ善而惡レ惡也。所レ謂賞者。非二獨賜與一也。罰者。非二獨劓刵一也。

惟須二寡欲一。天下國家可二得而治一矣。

一家承二意於尊長一。一國受二命於君上一。若不孝之子。不忠之臣。動有二專擅之心者一。何耶。

大藏一部。汗牛充棟。彼惡僧賊禿。未三嘗得二一字之力一。可レ見言之爲レ物也。不レ可二以無一レ之。亦不レ可二以有一レ之也。儒門亦然。不二亦非一乎。

好二老莊一者。品格穎敏。則變爲二慘刻之人一。資質篤厚。則漸爲二疎懶之士一。以二其無一レ義也。

學二老莊一者。胸中空空洞洞。無二些拘礙一。自以爲レ得レ力。不レ知二夫去レ道之遠一矣。

莊子曰。能見子乎。孟子曰。大人者。不レ失二其赤子之心一者也。同以二小見一爲レ言。然莊子之言則虛無。孟子之言則倫理。

事有二輕重一。勢有二緊慢一。人非レ不レ知也。然君子之所レ志。小人之所レ尙。常自相反。有レ若二薰蕕一。政治之所レ不レ成也。

地位高則所レ見遠。否則反レ之。君子小人之所二以殊一者。其在二於遠近之間一乎。

要㆑之君明臣良。則上下平和。區々法制非㆑所㆑用也。書生之論。徒爲㆓强聒㆒。不㆑究㆓其本㆒。言雖㆑剴而未㆑中。意似㆑密而實疎。故孟子有㆑言。曰。格㆓君心之非㆒。一格㆑君而國定。

李陵謂㆓蘇武㆒曰。庶㆓幾乎曹柯之盟㆒。司馬遷審㆓察其志㆒。而言㆑之如㆑此。然非㆓人臣之道㆒。其有㆑愧㆓於豫讓㆒也多矣。

大學治㆓天下㆒章末說㆓義利㆒。與㆔孟子開卷首章說㆓義利之辨㆒同㆑意。可㆑見㆔孟子之學出㆓于曾子㆒也。」

古人云。通經有㆓行義㆒。通經則有㆑之矣。未㆑見㆘有㆓行義㆒者㆖也。

僕不肖。竊立㆓三家斷案㆒曰。天惟一通。理無㆓二致㆒。立㆑敎有㆑異。自修不㆑一。一生所㆑得。惟有㆓此十六字㆒耳。未㆑知㆓果然耶否耶㆒。

或問㆓修齊治平㆒。曰。修是補修葺之修。屋不㆑得㆓時修㆒。則必至㆓大敗㆒。時時刻刻。不㆓須臾忘㆒。隨破隨補。務使㆑無㆓朽腐之失㆒。人之於㆑身。亦莫㆑不㆑然。齊有㆓均一齊整之意㆒。不㆓均一㆒則親戚忿恚。不㆓齊整㆒則閨闥紛亂。凡言㆑治者。護㆑善除㆑惡之意。猶如㆓醫者治㆒㆑病。必也除㆓刪腹胃之汚穢㆒。亭㆓毒滿腔之精魂㆒。然後可㆕以望㆔其不㆓中道天㆒焉。即賞罰之謂也。平者寬廠坦夷。無㆓阻險艱難之患㆒。敎養之成也。

佛書有㆓王法佛法之言㆒。盖王法者伏㆓憑時王㆒。佛則專修㆓其獨善之敎㆒。故凡經典所㆑言者。擧皆㢈㆓庇其子弟㆒之言。衆生則附學也。

或曰。子若㆘以㆓異端之人㆒爲㆑可㆑尊者㆖。如何。彼以㆓索㆑隱行㆒㆑怪。見㆑絕㆓於聖人之門㆒。其人則善人也。

有二未レ可レ謂レ非而實非者一。有二未レ可レ謂レ是而實是者一。遽而言レ之。不二但自失下心。將レ誤レ人。宜乎君子之愼二於言一也。

視二於下一而有レ餘。則起二驕慢之心一。視二於上一而無レ窮。則生二謙虚之意一。世之自滿自大者。皆視レ下而不二自覺一也。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或講二論語千乘章一曰。朱子前言二主一無適一者。全體之敬也。後言レ敬二其事一者。一事之敬也。聽レ之者以爲二兩件一。夫敬有レ大有レ小。有下指二全體一而言者上。有下指二一事一而言者上。其爲レ敬也。無三往而不二主一無適一。豈有二差別一乎。

異端固有二說得著處一。但不下在二綱常上一說上。君子之所二以不下屑レ爲也。朱子嘗云。

富貴榮耀者。君子之所二以不レ得レ已而處下之者也。貧賤幽潛者。君子之所二以甘而樂下之者也。惟聖人則無レ意二於榮耀一。亦无レ意二於幽潛一。遭レ所レ遇而循二其命一而已。

小廉小節。衆皆勉强而爲レ之。至二於大廉大節一。顧疑觀望。嗟咿嚅倪。无レ所レ不レ至。故曰。偷二取猫兒一。舊性復發。又曰。猢猻君子。未レ免二毛病不下改。

夫尾大者不レ掉。固爲二理勢之自然一。然天下之治亂。國祚之久短。未三必專在二藩國之大一也。漢賈誼立二削國之說一。鼂錯主父偃祠尋慕傚。至二於武帝一。行二其推恩之令一。當時藩屛非レ不二微小一。至二於末流一。王莽奪レ國。而同宗諸侯俛レ首服從。而國遂亡矣。蓋我國侯伯如レ此强大。何曾有二逆節搆亂之人一乎。

能知レ之。學者於三聖人之所二能知一而雅言者。信而從レ之。從而行レ之。則人道於レ是乎足矣。過レ此則索レ隱。索レ隱則行レ恠。

大可者。不三小可一。

或曰。道家衣冠肉食。則似三乎在二世。說レ虛說レ無。則似三乎出二世。諺所レ謂不レ上不レ下者也。（道士无二妻子一者曰、全眞素食、有二妻子一者曰、火居肉食、唐山道釋兩家如二仇讐一、然我國則誦經念佛、兩家合爲二一家一也、）

運用者。謂二之氣一。統二陰陽一之名也。運用之變化不レ測者。謂二之神一。氣者猶レ名也。神猶レ字也。

神氣也。精質也。血之所レ成者也。氣不レ可レ見。而精可レ見。譬如二火可レ見。而煖不レ可レ見。水可レ見。而寒不レ可レ見也。

莊子耳目鼻口心知。佛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儒書耳目鼻口之欲。佛之所レ謂意者。莊子所レ謂知也。

天下之可レ畏者。莫レ甚二於民一。末世徒知二瓦解之禍一。而未レ知二土崩之慘一。其於二瓦解一萬萬矣。悲哉其於レ民也。有二迫脇之心一。而無二愛育之政一。其不レ畏二其所一レ畏。豈非二顯然一乎。

曰。堂屋之奧。巖穴之下。固有二闇昧黑魆所一レ在。然言二大陽之光一。則曰無二一處而不一レ照。未三嘗曰二微有二闇昧一。亦無可。大陽者一光也。萬物者一理也。故言二窮理之功一。則曰雖二一草一木之微一。無レ不三洞二徹其理一。然以二勤力之方一論レ之。則有二大小緩急之別一。故曰物有二本末一。事有二終始一。知レ所二先後一。則近レ道矣。

橘窓茶話卷下

藺相如完レ璧。楊時所レ言。乃大王去レ邠之心。然非レ所三以施二於秦一也。王世貞所レ言。似二乎戰國說客之辨一。可レ言而不レ可レ用也。要レ之藺相如非二孟浪作レ事者一。朱子之言可レ玩。

周赧王之亡也。舊史書以二周倍一レ秦。秦怒攻レ之。綱目特書二秦入寇一。所下以扶二三綱一。垂二聲敎一。立中萬世之分上者。其旨嚴矣。玄慧太平記。以二醍皇征討一。書爲二御謀叛一。彼乃方外之人。不レ知二名分一。固宜。天下縉紳之士。平生熟二讀春秋一。未レ見レ有三慨然筆削如二朱文公一者一。噫。

古人云。讀二諸葛亮出師表一。而不レ流レ涙者。其人必不レ忠。余於下樂毅答二燕王一書上亦云。

曰。所レ謂煩腦即菩提。即心即佛。自是至道之言。然聖人則無レ之矣。學者於二罕言雅言之間一。瑩然有二自得一焉。則儒釋之辨自分矣。

曰。聖人之敎。惟治二天下一也。非二天上一也。大學者。學之始也。故曰。欲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中庸者。學之終也。故曰。篤恭而天下平。終章言二无レ聲无レ臭者。子思非二性急一。蓋不レ得レ已也。

曰。聖人之所三以切二々於心一者。其志在レ修レ身也。故曰。欲レ修レ身者。先正二其心一。又曰。自二天子一以至二於庶人一。壹是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古學翁有レ見二於此一。可レ謂卓矣。然山崎諸賢之學。最又不レ可レ廢也。

理有下所二以當一レ然者上。平常而易レ見。衆人亦或知レ之。有下所二以當一然之故上者。幽微而難レ見。唯聖人

以二功利一誘レ之。則人皆喜。以二道德一責レ之。則人皆沮。君子不下以二其沮一而廢中其道德之責上。蓋誘レ之以二功利一。則人慾日熾。而禍必隨レ之。以二道德一。則善心日興。而禍或有レ歸。豈非二自然一耶。君子勸レ君以二恭儉一。欲三其益二於國一也。不肖者誘レ君以二驕奢一。欲三其利二於己一也。禮曰。國無二九年之蓄一。曰二不足一。無二六年之蓄一。曰レ急。無二三年之蓄一。曰三國非二其國一也。三年耕。必有二一年之食一。九年耕。必有二三年之食一。以二三十年之通一。雖レ有二凶旱水溢一。民無二菜色一。然後天子食日擧以レ樂。蓋有二三十年之通一。然後天子食日擧以レ樂者。不レ忘レ蓄也。

橘窓茶話卷中 終

然一也。韓李二人。以二同門之契一。不レ免二互相殘害一。亦可レ見三其非二仁義之人一也。多二僥倖之心一者。必有二不レ救之敗一。是以商人傳家之短。不レ如二農民奕世之久一。故曰。農民僥倖有レ限。商人僥倖無レ窮。

未レ有二茹レ毒而不レ死者一也。亦未レ有下好二酒色一而不レ亡者上也。

或問二俗儒記誦詞章一。曰。俗儒言二世俗之儒一。非二三代之儒一也。記誦詞章。即科擧之學也。三代以下。凡仕宦之人。莫下不中由二科擧一而進上。科擧莫レ不下以二記誦詞章一爲上業。其所三以勤レ力不二已者。專在二於仕宦一。而不レ在レ道。能レ是之謂二俗儒記誦詞章一。儒則謂二之俗儒一。文則謂二之時文一。皆非レ古也。

或問二虛無寂滅一。曰。皆指レ心而言。形而上之事也。蓋老佛之學。極二其高一。則髣二髴乎無聲無臭無思無慮之說一。而無二綱常之實一也。孟子曰。仁之實。事レ親是也。義之實。從レ兄是也。智之實。知二斯二者一弗レ去是也。禮之實。節二文斯二者一是也。樂之實。樂二斯二者一。云云。當下以二孟子所レ謂實字一爲二此序一解上。大學乃下二學人事一之事。異端之說。所三以其高過二於大學一也。

或問二術數一。曰。術數者。法術知數也。一切以就二功名一之說。即指二權謀術數二者一言也。二字出二于漢書鼂錯傳一。非下併二讖緯一言中之術數上也。按、漢書鼂錯傳注、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二法制治國之術一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二殺生之力一、通二壅塞之途一、權二輕重之數一、論二等失之道一、使三遠近情僞必見二于上一、謂二之術一、此與二錯所一レ言同耳

或問二朝聞レ道。曰。如二易牙善聞レ味。及聞二木犀香一。凡聞字不二獨耳聞而已一。曰。人之於レ物也。不レ信不レ疑。則自無二迷惑之病一。寧可レ信。其有レ不レ可レ信。其無レ此。亦是一理。

儒者之於ニ老釋一。如ニ周家之禦ニ獫狁一可也。可レ嘆レ在ニ老釋一。可レ憐レ在ニ僧道一。何憎怒之有哉。身者外也。輕也。心者內也。重也。外ニ乎身一。而求ニ安於心一者。君子也。切ニ切於身一。而不レ求ニ心之安一者。小人也。

天下不祥者。莫ニ王侯若一也。傳世幾十。累葉榮顯。非レ不レ高矣。然必有ニ子孫相殺。擧家族滅之禍一。視ニ諸漢唐宋一。可レ知矣。豈能如下般盧一島窮民。自ニ開闢一至ニ無窮一。繩繩而不上絕哉。宜乎古之賢者。不下以ニ天下一爲上願也。

讀書到ニ忠義決烈處一。但作ニ一場話說一看過者。是不ニ曾讀一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レ性也。則故而已矣。故則以レ利爲レ本。夫老佛之言レ性。不レ以レ故。或ニ以レ故不一レ以レ利。所ニ以異ニ于聖學一也。

子貢贖レ人。不レ取ニ金於府一。孔子曰。聖人擧レ事。可ニ以移レ風易レ俗而敎導一。可ニ以施ニ於百姓一。非ニ獨適ニ身之行一也。莊子曰。君子不ニ懷レ人以自成一。以レ此參レ彼。可ニ以見ニ君子之公一矣。

聖人憂ニ百世一如ニ一日一。蓋智愈大則慮愈遠也。小人反レ是。

三代而降。世祚之長。莫レ如ニ漢唐宋一。論ニ其風俗一。則宋爲レ上。漢次レ之。唐爲ニ最下一。蓋漢則王霸雜用。唐則閨閤不レ修。所ニ以不レ及レ宋也。就ニ其大者一而觀レ之。可レ知矣。如ニ司馬晉一者。無ニ一可レ觀。以ニ老莊行一故也。夫人主之崇尙。輿情之趨赴。綱紀風俗。逈然不レ同。不レ可ニ以不レ愼也。

韓非李斯俱事ニ荀卿一。而非爲ニ刑名法術之學一。李斯建ニ焚書坑儒之策一。末ニ必不下爲ニ其師論道之弊使ニ之

則宦官。及ニ其移ト鼎也。專由ニ外戚一。於ニ宗室一乎何有矣。如レ是則向之所ニ以深謀遠慮一者。果有ニ何益一。然所ニ以致ト此者。未ニ必非ニ宗室之罪一也。

有ニ一才子一焉。自言曰。以レ予屈ニ于下僚一。可レ惜。余曰。子以ニ異才一而屈。自以爲レ可レ惜。宜也。然以ニ子之才一。鳴ニ不平於詩章一。百世之下。誰不ニ嘆慕一。儻一旦貴顯。廁ニ於俗士之間一。隨レ行逐レ隊。可レ不ニ亦減ト價乎。其惜也甚矣。

釋子生ニ於西域一。雖レ窮ニ一生之力一。所レ言不レ出ニ於中國聖人之說一。余有ニ十六字以爲ニ儒釋之斷案一。曰。天惟一道。理無ニ二致一。立敎有レ異。自修不レ一。

宋朝濂洛諸賢。只要ニ鑄ニ出箇端正忠厚的人一。末世儒者。只要レ做ニ箇伶俐乖巧的人一。非乎。

楊子云。老子之言ニ道德一。吾有レ取焉爾。及下槌ニ提仁義一。絕中滅禮樂上。吾無レ取焉爾。吾於ニ佛敎一亦云。

逼ニ死人命一。或以ニ言語一。或以ニ形勢一。其事雖レ異。與ニ刃傷一無レ殊。故抵償不レ宥。齊國之法然也。我東人心大槩良善。又有ニ弄刀反噬之慮一。雖レ有ニ逼迫一。不レ如ニ齊人之忒毒一。彼其自栽。多出ニ於不レ忍ニ小耻一。未ニ必由ニ于言勢之逼迫一。故無ニ逼死抵償之律一。此亦出ニ于自然一者也。夫立法輕重。必須下審ニ國俗一而後可上。蓋齊國律書。不レ可ニ遽用ニ于我東一。此其一端也。

孝子不レ疑ニ其父一。舜居ニ于頑嚚之下一。責レ己以自怨者。以ニ其不レ疑ニ於父一也。嘗觀下諸世疑ニ其父與ニ祖者上。多是不良之人也。何得而望ニ其忠孝一乎。

學不㆑厭者。皆所㆔以極㆓盡乎此心無究之量㆒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足㆘盡㆓得固極大無極之量㆒。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直能盡㆓得心㆒。然孟子於㆓諸侯之禮㆒未㆓之學㆒。豈非㆔爵祿法制之未㆓詳聞㆒。畢竟是於㆓此心無㆑究之量㆒。終有㆘所㆓欠缺未㆑盡處㆖。余以爲。夫子曰。知爲㆑知。不㆑知爲㆑不㆑知。中庸曰。及㆓其至㆒也。雖㆓聖人㆒亦有㆑所㆑不㆑知焉。孟子諸侯之禮未㆓之學㆒。爵祿法制之未㆓詳聞㆒。何嘗有㆘所㆔欠㆓缺於盡㆑心㆒處㆖。北溪此言。恐或致㆓支離之譏㆒。盖亦未㆓之深思㆒也歟。沛公之不㆑怕㆓項羽㆒者。以㆑恃㆓項伯㆒也。謝安之不㆑怕㆓苻堅㆒者。以㆑恃㆓朱序㆒也。

朱子以㆓修㆑佛者㆒。爲㆓槁木死灰㆒。盖迹上斷也。

龍樹菩薩理趣。釋經不空三藏譯。別有㆓摩訶釋論議者㆒。以爲㆑非㆓眞經㆒也。弘法立宗。專依㆓釋論㆒。故鳳潭罵㆓弘法㆒爲㆓椙子㆒。而潭新立㆓華嚴宗㆒。有㆑寺在㆓松尾南㆒。潭同胞三人。或以㆓傳奇㆒。或以㆓諧詞㆒。倶有㆑名㆓于世㆒。

或曰。觀㆓我人之處㆑事。如㆓小兒集而成㆑戲也。觀㆓齊國人之慮患㆒。如㆓剪綹聚而相謀㆒也。此非㆓君子之言㆒。然默而思㆑之。亦非㆓綮言㆒矣。

余每㆑讀㆓中山靖王聞㆑樂對㆒。未㆔嘗不㆓掩㆑卷而嘆㆒。曰。甚矣哉齊國人之多㆓嫌忌㆒。使㆔人不㆓相保㆒之暴也。歷㆓觀古今㆒。凡其離㆓間骨肉㆒。疑㆓忌功臣㆒。弄㆑小成㆑大。激㆑變生㆑釁。多出㆓於書生之口㆒。盖賈誼治安策。防㆓骨肉㆒如㆓寇讐㆒。至㆘于晁錯激㆓七國㆒起㆖㆑兵。大抵齊國人。三代以上則尙矣。及㆑至㆓季世㆒。質實少而華飾多。良心薄而機智深。所㆔以有㆓此失㆒也。漢至㆓中葉㆒。其所㆔以濁㆓亂王室㆒者。非㆓權臣㆒

或致二疑於格物之學一。曰。今世學者不レ知二格物之義一。而泥二於一草一木之說一。動或流二於支離一。子之致二疑於此一。固宜也。章句有レ云。物猶レ事也。詳味二此句一。以レ格レ物爲レ格レ事。以下學二人事一。先務爲レ急之言。參而考レ之。則其爲レ疑也。渙然自釋矣。盖所レ謂事者。人事也。人事者。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而人事中亦有二緩急大小之序一。故先務之爲レ急。天下無二理外之物一。雖二一草一木之微一。至下其所二以然一之故上。則固已罔レ攸二遺漏一。然此乃格物之極功。在二貫通之後一。日積月累之效。有二自然而得レ之者一。非一レ所三以責二望於方學之人一也。嘗閱二閩書一。陳北溪學二於朱文公一。無二書不一レ讀。無二物不一レ格。凡經傳史之所レ載。紀綱制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機。與二夫異端邪說。似レ是之非。淺深疎密。難レ明之辨一。周匝究勘。徹レ上徹レ下。而於三文公所二以敎一。無二復遺恨一。由レ是觀レ之。則朱先生之所レ敎。陳北溪之所レ學。何曾汲二汲於一草一木之微一哉。

程子曰。伯有爲レ厲。別是一理。盖遊魂滯魄。爲レ祟爲レ妖。亦是尋常所レ有之事。然非レ如二因果之說一。

敬二鬼神一而遠レ之。不レ敬則或至二於褻慢一。非也。不レ遠則或至二於諂媚一。亦非也。

均是義也。徇レ常而行。謂二之經一。時措之宜。謂二之權一。小權者。近而易レ知。至二於大權一。如二湯武放伐一。則非二義精理明一不レ能。故曰。未レ可二與權一。盖權者。所三以濟二經之所レ不レ及者一。故柳宗元謂。權者所二以達一レ經者也。

陳北溪曰。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レ所レ不レ包。萬事無レ所レ不レ統。古人每言。學必欲二其轉一。孔子所二以

曰。思慮高人一等。便爲一等之人。等而上之。至於聖人。高人不知其幾何。所以爲萬世之敎主也。

在昔人皇御世也。自衣冠服御。至於一切儀制。靡不取法於齊國。大哉聖人之量也。夫君子樂取乎人以爲善。何必事出於己。而後爲貴乎。但其中未必無季世之陋規。此亦不可不察也。

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何等放肆。何等驕傲。又何等無智。小人之所以爲小人。亂世之所以爲亂世。擧在于此。淮南子原道訓云。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改也。莊子云。蘧伯玉六十。而知五十九年非。此則本於淮南子也。

明察者流于僞。質朴者近于闇。

宋儒之學。務欲令人近於迂腐。天下事有不從乖滑處壞者耶。

敬一字。宋人以來。專就心上說。固當如此。然春秋一時士大夫言敬者多。學者逐一抄出體認周悉。庶乎用工著實。

宋時以道學自任。不習擧子業。如陳北溪（名淳字安卿）者不少。觀于宋史道學傳可見矣。此乃前史所未有也。盖非夫絕意仕進者。孰能與此。淳嘗歎。張陸王學問無源。余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學。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究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云云。

朱子嘗謂陳淳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

營搆末必華麗。雖有進收之財。累多贏少。不能贍給。不得已而至於借債那移。救急目前。此謂眞貧者也。若夫一歲所入。固足以養親眷。而家有餘妾剩僕。門有雜賓閑侶。居末必漏也。事營饍食。末必乏也。而求膏腴。會則飲酣歌笑。出則艶服誇耀。如此而至逋欠日積。催逼塡門。此謂無病而招災。非眞貧者。此理也。天下國家。雖有大小之別。無往而非一致。安得有以此而說於今之王侯者乎。盖食祿之家。一百石以上。至于王侯。苟能量入爲出。則各自充足。何患乎匱乏。大凡不論多寡。使費之出於分劑之外者。謂之奢侈。以下爲準。不敢僭上。此其法也。

或問。唐貨可得而禁耶。曰。衣服之制立。然後可也。曰。如今官有衣服之禁。如何。曰。彼哉彼哉。曰。何其難也。曰。有三難。三難之中。細而言之。千端萬緒。

曰。變風移俗。利澤後世。非無一愚策焉。不能大陳其義。行將齎志以沒。可惜。

中庸云。詩曰。尙不愧于屋漏。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余甚重斯言。銘心刻骨。自初學。至千年將八十。未嘗一霎而忘也。但未得其髣髴耳。昔有一法華宗。善說法。既而有犯戒之聞。聽衆日退。寺門闃寂。一日陞座颺言曰。檀越未見夫蓮華乎。雖生於汚泥。而人必賞之者。以其有香。我固汚泥也。然所說者蓮華。諸君既有愛於其香。亦何論乎汚泥。斯僧也。以汚泥自居。欲勸人以蓮華。可謂不知內愧者矣。然吾儕之講道也。亦猶是乎。

放恣。玩レ歲愒レ日。使下其心茫茫然無中所レ依托上。比レ至二十七八歲一。情竇漸開。則彈絲品竹之嗜是急。飮酒宿娼之好隨興。祖宗所レ遺。隨レ手烊化。至二於破家蕩產一而後已。欲レ華二其家一。而不レ知二護家之法一。欲レ愛二其子一。而昧二乎成子之道一。故俗語曰。富家無二三世一。洵不レ虛矣。有下一爲レ余言者上。曰。京師有二一人一。姓某房號某屋。奕世傳家。累葉豪富。其敎二子弟一。務誦二四書一。親戚相賙。哀二恤窮民一。家畜二奇書異籍一。有下人願レ見レ之者上。洒二掃一室一。饔飧供給。卒レ業乃止。使三人無二閱市之煩一。寧爲二鑿壁之傭一乎。衆稱レ之爲二義門一。凡操觚磔流之徒過レ之。餞以二鍋巴一。輒曰。今日又幸得二一姓某一也。其平素好レ施。從可レ知焉。余曰。此正合二杜聯意一。夫貴官搢紳之家。其爲二子弟一圖謀者。往往輕忽。而莫二之講一。彼以二市井之人。多餘之贏一。所レ見迥然。高出二尋常之上一。勤下於爲二兒孫一遠慮上。可レ謂レ難レ得矣。異日有二良有司一。安知下其無中旌表薦達。扶二持風化一之典上耶。感慕之餘。援レ筆謹錄。以藏レ之云。

士大夫而與二細民一爭レ利。猶且不可。何況天子乎。漢武好レ大喜レ功。國用匱乏。而興レ利之臣。如二桑弘羊之屬一。紛々輩出。雖レ有二闢レ地拓レ疆之名一。而天下已壞矣。盖國家本無二匱乏之理一。而至二于匱乏一者。未レ知二先王量レ入爲レ出之道一也。此理也上下同然。今不レ探二其本一。而唯利之圖。利終不レ可レ得。而禍殃隨生。悲夫。盖好レ色縱レ飮者。殃亡之兆也。然未二必剗一。即殃亡或之二昏昧一。或之二僥倖一。日玩歲愒。而不レ知二自敬一。終至二於殃亡一。其於レ利也亦然。可レ謂レ愚矣。

或問。今日王侯匱乏日至。是何故也。曰。人有二兄弟妻子一。同二捿一處一。食未二必魚肉一。衣未二必細絹一。

凡結二師弟之契一者。雖レ在二千里之外一。每年歲首一遭。務致二拜年之賀詞一。則可三以知二其安否一。可三以知二其住處一。又可三以知二其讀書不レ廢。何喜如レ之。有レ書必有レ幣。古禮也。或團扇一柄。或扇子一把。伴レ械亦足矣。儻或連年累歲。音問負絕。時有二想及一。不レ無二憂愁之念一。令二尊長有一レ所二憂愁一。恐非二子第所一レ宜矣。

團扇伴レ械。恐或太輕。曰不レ然。余少年時。與二文人墨客一。結爲二詩社一。每月一遭。輪流接待。設レ饌果品。極盡二豐盛一。一遭甚二於一遭一。不二數年一便廢。又與二同學寒士一。聚讀二通鑑綱目一。夜深腹枵。必奉二夜消一。不レ過二冷飯醬渣外一。有二豆腐羹一而已。其內一人。一夜徒設二燒團一外無二一物一。坐客欣欣然笑曰。從レ今以後。儉嗇過レ此者有レ罰。然年年相續。長久不レ絕。因知儉者長。而奢者短也。凡人欲レ送二書信一。先揀二幣物一。因致三遷二延年月一。併二書信一都無。故幣輕者長久之徵。情義兼盡。莫レ過二於此一矣。

嘗作二杜聯記事一。曰。人有下求レ書二杜聯一者上。俗語有レ之。曰。欲レ高レ門。第須レ爲レ善。要レ好レ兒。該レ在レ讀レ書。余乃取而書レ之。以與焉。既而言曰。凡人心不レ能レ無レ好。不レ在レ此則在レ彼。不レ在レ善則在レ惡。爲二人之父兄一者。教二其子弟一。以二一藝半技一。便其心有レ所二依托一。則邪僻之路。自無二由入一。故曰。游二於藝一。又曰。不レ有二博奕者一乎。爲レ之猶賢二於已一。博奕猶可。何況讀レ書乎。小則識レ字。大則知レ學。向後勉レ爲二善人一之望。亦在二其中一矣。余觀二世之宦者一。其於二子弟一也。所三以謀二其長久一者深。堆レ金積レ玉。非レ不二真且大一也。然所レ爲不レ得二其道一。始レ之以二嬌養一。次レ之以二奢靡一。游惰

菴者。姓石河。男玄徹之婦翁也。延享乙丑十月日。七十八歲記。

平田左仲謂レ余曰。我家以レ使レ力進レ秩。得レ爲二馬廻官一。所レ願以レ業傳レ家。世得二其人一。庶乎可三以報二君恩萬分之一一。亡親故師。在レ天之靈。亦得三忻二喜於冥冥之中一。故日夜孜孜。未二嘗懈惰一。勿レ論二子孫卽疎遠之人一。有レ志二來學一者。未三嘗不二竭レ力敎授。望二其成レ材焉。余曰。人有二五重一。曰君。曰親。曰師。曰天。曰地。今子存レ心如レ此。可三以感二動天地一。家門榮耀。從可レ卜矣。余家亦與レ子相類。故平生諄諭。非レ不二切至一。未レ知二他日果是如何一。斯爲レ憂耳。

吾欲レ使三爾曹爲二儒醫一焉。儒而爲二醫之事一者。謂二之儒醫一。在レ上也。醫而有二儒之心一者。亦謂二之儒醫一。在レ下者也。在レ上者有レ命。不レ可二以希而圖一レ之。在レ下者有レ志。可二以勉而爲一レ之。古曰。上醫醫レ國。其次醫レ人。勉乎。芳洲七十八歲。書示二阿平古脇四賢一。

夫聖賢之道存二乎書一。書之意在レ言。言之義在レ字。字學不レ可二以不一レ明。然字學不レ可二以徒得一。必也既能博學。又兼能レ詩能レ文。擅二名域內一。如二先生門下鳩巢等諸人一者。可三以當二中華人百分之一一。又難矣。今世所レ謂經生家者。僅讀二四書小學等書一。討論講說。畧覺三超二出庸衆一則抗顏爲レ師。以二明經一自負。彼其字且不レ識。意何由而通。意且不レ通。聖賢之道何由而明。此乃所レ口者窮理。而窮理之學未二曾講一也。故其爲レ學也固陋偏執。見識皆窊。終不レ過二是斗筲之器一耳。豈非下吾人之所レ當二戒勵一者上哉。余少歲時。以二明經一爲レ志。如二中村米川諸儒一。固不レ可下以二博學一名上レ之。然其立身卓偉。自修謹嚴。亦可三以爲二篤行鄕先生一。今則無二斯人一矣。

吾自二飲食衣服一。以至二宮室爵位一。絕無二偏好一。故闔厨寂然。家門無レ事。此即可下以質二諸鬼神一而無上レ愧。縱不レ及二老莊一。關尹以下蔑如。唯平生最不レ堪者有レ四。一曰詩惡。二曰碁輸。三曰身疼。四曰錢無耳。

曰。余庸拙不肖。素無二片善之寸稱一。但世人所レ患疝氣痰火頭痛痔瘡等症。一無レ所レ有。禀質健康。年將二八十一。又早托二侯家一。身無二凍餒之憂一。長子雖レ亡。次男三男可二以保一レ家。女子女孫。早已出レ閣。孫兒非レ無二箕裘之望一。不二亦人生大快事一哉。王侯之貴。素封之富。非レ不レ盛也。然非二吾所一レ慕也。此皆祖宗遺德父母養育所レ致。平日祠堂香火。唯有二拜謝一。不三敢爲二祈禱之言一。蓋器小量窄。願欲易レ足故也。

余十六七歲時。與二又新菴一同詣二高雄山一。賞レ楓。就二寺裡簷下柱子上一。各書二二人姓名一。曰。某某某年某月某日遊レ此。厥後常營懷抱不レ忘。時又新菴在二東武一。我客二海涯一。相隔三千里。不二獨會面難一レ屢。音信亦已疎濶。歷二三十年一。一日又新菴寄レ書云。近登二高尾一。二人親筆現在。墨跡鮮明。宛如二日昨一。余追二憶當年遊從之樂一。不レ覺二淚之樸樕下一也。又新菴曾宦二陸奧一。顚頓幾載。既而歸レ洛。逍二遙林皐一。六十有餘。遽爲二泉下之鬼一。余蟹魚爲レ鄉。升斗絆レ身。兼レ之風燭臨レ壙。奄奄待レ斃。壯骨盛骸。化爲二耄朽一。一生一死。事同二幻塵一。何可レ言哉。因念京師人。積レ金堆レ玉。少長輦轂。一家團欒。三明盍簪。終不レ知二驪歌之爲二酸鼻一者。自二我輩一視レ之。猶如二十八層中。蠢々亡靈。垂レ涎瞧レ唾。遙望二天堂於芒芴之間一。顧乃徒知二貪淫一。醉生夢死。不三自悟二帝鄉之樂即蓮臺一也。惜哉。又新

質焉。嗚呼。無得而間然也。問山崎嘉右衛門。曰。甞爲沙彌於妙心寺。廿歳左右著闢異一篇。貼於寺門。還俗蓄髮。可謂丈夫。惜乎。其未知佛意也。然則程朱非歟。曰否。問伊藤源助。曰。余少歳時觀望儀刑。至今宛在心目。君子也。問荻茂卿。曰。余故人也。博覽文章。域内無比。第於大綱上有差。心實慊焉。問木下先生。曰。愷悌愛書。敎育英才則見之。其他非吾所得而知也。

余童丱時。米川儀兵衛中村迪齊藤井懶齋。俱以經學敎授京師。信從者衆。

邊人到京言語。京人笑之。莫不羞澁。京人到邊言語。邊人笑之。亦莫不羞澁。在邊則不羞。到京則羞。在京則不羞。到邊則羞。此之謂無定見。若夫君子。則擧世譽之。而不加勸。擧世非之。而不加沮。見定故也。

或曰。今人貪博學之名。不論何書。涉獵多者爲優。徐而扣之。不過記得書名。甚者大學一篇。亦不能暗誦。可笑之甚也。余爲之赧然。

有一士人。自出招牌云。惡札惡詩。學問不熟。可謂乖巧矣。然與其誇張也寧乖巧。君子則誠而已矣。

頃聞。近日有一才儒。頗有重名。喜立異論。引誘後世。彼其私淑吠虛之徒。相與慕傚。固不好程朱之說。如小學近思錄等書。束置高閣。而莫之省。吾恐京師之學從此而大壞矣。

或問子多戲劇。何故。曰。余素慕東方朔之爲人。不敢願爲大先生故也。

不レ爲。孔子所レ能。佛子不レ能。古學翁能知二聖人一。亦能知二佛子一。故其言皆着實。曰。子學二古學翁一耶。曰。吾學二程朱一。

或曰。我國無二聖人一。曰。前有二七聖一。後有二五聖一。何謂レ無二聖人一乎。曰。其敎如何。曰。其仁明武乎。何謂二惟一一。曰。允執二厥中一。何謂二清淨一。曰。祓而能祓レ之。祓レ之而不レ已。則汙穢除。汙穢除則清淨復。清淨者本原澄徹心能之明也。正直者功効之著也。

神道者三。一曰神璽。仁也。二曰寳劍。武也。三曰鏡。明也。我東尙レ質。未レ有二以文レ之者一。雖レ然深信篤行。而有レ得焉。則何必言語文章之爲哉。或不レ得レ已。而欲レ求二其說一。則求二之孔門六藝之學一可也。所レ謂三器者本經也。鄒魯之所レ述者。我註脚也。人或有下雜以二釋老異端之說一者上。其去二神道一也遠矣。

或問。古今當下以二何人一爲中第一上。曰。其菅丞相乎。觀二其制作一。皆非二衆人所一レ能。

曰。源義經智勇之人也。不三敢抗二厥兄一。所レ從咸義士非常也。天下至レ今憐レ之。蓋以レ此夫。

曰。辯慶之於二義經一也。間關周旋。及二其逃一也。殺レ身以杜二追躡一。豈特智也哉。

或問二楠中將一。曰。忠肝義膽。雖レ曰下與二日月一爭上レ光可也。曰。彼不レ知下皇之不上レ可二與有一レ爲。不レ俟二三顧一而出。所レ出與二諸葛亮一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レ己。公乃草莽之臣。勤レ王靖レ難。安可レ緩乎。皇之不レ足二與有一レ爲也。彼知レ之素矣。

或問二中江與右衞門一。曰。賢人也。隱二居近江一。隣里鄕黨稱爲二佛子一。有レ所二交爭一。必聚二於其庭一以

橘窓茶話卷中

或問。佛法冥ニ助政敎一。曰。文王之治レ政也。先恤ニ鰥寡孤獨之民一。佛子與ニ其弟子一。立ニ萬世衣食之法一。雖レ非レ公ニ于天下一。然其所レ謂冥ニ助政敎一者。實在ニ于此一也耶。

或問ニ佛法一。曰。今世災孽。償ニ前生債一。不ニ敢怨レ天尤ヒ人。即今良善結ニ來世因一。愼當レ懲レ惡。自又豈非ニ一椿保全愚蠢之訣竅一耶。雖ニ是賺哄一。實出ニ愛憫一。視ニ慈母勅レ兒嚇ヒ鬼。可レ知。

佛家建ニ明因果之說一。救ニ濟天下萬世。無數無量。窮困無告之民一。可レ謂奇矣。後世君子見下其門徒妄費ニ土木一。或因爲中奸詐上。必欲ニ滅レ法毀レ像。以逞ニ一時之快一。決非ニ至理一也。陳繼儒大養濟院之言。可レ謂レ得矣。

佛家所レ謂方便二字。余嘗註レ之云。彼其有ニ天堂地獄之說一。猶下慈母之於ニ頑兒一。說レ鬼以嚇上レ之。方ニ斯時一。唯此爲ニ便宜一。故曰ニ方便一。方便者。猶レ言レ權也。此說雖レ創ニ于我一。實似ニ的當一。古人譯ニ爲料簡固好一。然此乃方便之意。非ニ字義一也。方便和尙、元是梵語、古人註ニ和尙二字ニ曰、以レ和爲レ尙、亦是此意、

一部藏經。一言以蔽レ之。曰。本來無一物。

或曰。六祖之悟。同ニ於擊竹一。非レ謂下明ニ詞義一纔悟上也。曰。甚善甚善。已而曰。其然豈其然。

鐵牛棒殺四十餘衆。曰僣。

或問ニ儒釋之別一。曰。天惟一道。理無ニ二致一。立敎有レ異。自修不レ一。又從而言曰。佛子所レ爲。孔子

家之乾二老舌一。華宗之災二枯梨一。一筆勾レ之故爾。

曰。佛者在二世界內一。別開二一世界一。命レ人曰二快樂之國一。其俗无二君臣一无二父子一无二夫婦一。無レ士無レ農無レ工無レ商。食則米穀蔬菜。不レ御二葷肉一。不レ飲レ酒。衣則壞帛。髡二其頭一而方二其袍一。凡衣食之需。宮室之制。咸仰二給於十方一。以二看經念佛一爲レ業。以二明心見性一爲レ志。清淨默靜。優游自逸。以二其散二處四方一。人不レ知二其爲二一國一也。

橘窓茶話卷上終

專ニ于主數一者。不レ得レ不ニ精ニ辨皂白一。毫分縷析。以爲ニ人衆趨避之地一。其他莫レ如ニ衆流交合通融爲一レ心。亦處世之一樂也。長澤純甞謂レ余曰。子乃玩世肆志之士也。可レ謂ニ眞中ニ膏盲一矣。

將ニ聖賢的言語一。看ニ做敎レ人的話一。滔滔皆是看ニ做自敎的語一。兎角龜毛。這箇病症。儒釋總是一般。譬如下郎中們只知レ醫レ人。不上レ知ニ自醫一。那不レ知ニ自醫一的。醫レ人也不ニ大好一了。

曰。如ニ億萬斯年一。以爲ニ頌禱之辭一。著ニ於文字一。無レ所レ不レ可。而以爲レ實則非也。比屋可レ封。以爲ニ贊美之辭一。資ニ於言語一。無レ所レ不レ可。而爲レ實則非也。孟子曰。盡信レ書。不レ知レ無レ書。自斯道之不レ明也。世之儒者或盡信。而流ニ于腐一。或不ニ盡信一。而失ニ于肆一。不ニ獨此一也。悲夫。曰。何以救ニ其病一。曰。正レ心以明レ理。

曰。陳同甫論ニ莊子一云。天下不レ可レ無ニ此人一。亦不レ可レ無ニ此書一。得矣。然則程子以ニ淫聲美色一爲レ喩。不可乎。曰。明レ敎以誘レ人。不レ得レ不レ爾。

老子之言。未レ可レ非也。釋子之言。亦未レ可レ非也。所ニ以爲ニ異端一者。事業差耳。故程子曰。即就ニ迹上一斷便了。

老釋之於ニ我道一也。立レ敎有レ異。自修不レ一。余嘗言三聖一致。而未ニ敢言ニ三敎一法一也。然爲ニ斯言一也。自知ニ其爲ニ洛閩之罪人一也。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無無也者。釋老之說盡ニ於此一矣。

或問。佛書難レ看。曰。予之於レ經也。猶如ニ坐レ轎而行ニ于東海道中一。平坦明白。不レ覺ニ艱險一。彼其台

或問。忠臣義士。貞女烈婦。事非ニ中行一者。十有ニ八九一。古人勤勤撰述。欲レ傳ニ後世一。其故何也。曰。靈菌異芝。不レ可三以當ニ菜蔬一。然珍襲重笥。以爲ニ聖世之瑞一者。以ニ其天地之正義一也。中不レ中。何假ニ比較一。

孝子家產レ芝。因レ何有ニ此祥瑞一。曰。一家和則一家之氣正。一國和則一國之氣正。區內和則區內之氣正。家國區內同在ニ天地之中一。而有ニ分別一者何。曰。鄕各殊レ音。家自異レ風。造化之妙。非三人所ニ能知一也。

凡事在ニ于老成練達一焉耳矣。

信レ手而著。望而知ニ其拙一也。

讀ニ大學一。立ニ入德之門一。讀ニ論語孟一。觸レ類旁通ニ曉天下之故一。讀ニ中庸一。識ニ透根柢一。知三道之大原出ニ於天一。只此四書勾矣。

天下妙理。不レ論ニ巨細一。各有ニ極到處一。字到ニ王羲之一極。詩到ニ盛唐一極。文章到ニ韓蘇一極。學問到ニ四書一極。演說到ニ程朱一極。吾知雖レ歷ニ萬世一。莫ニ之能變一也。但不レ知下醫道當三以何者一爲上極。辨駁紛論。有レ如ニ聚訟一。至ニ於明季一。雜以ニ異端之說一。倥侗無レ據。遂令ニ病者無ニ回春之望一。往往死ニ於非命一。可レ嘆。

曰。若欲ニ深知ニ事理一。必須レ要ニ言語風俗識レ唐認レ韓。然後无レ所ニ窒滯一。非ニ徒讀レ書而可レ得也。如東者。非下无ニ其具一而未レ成者上也。故識レ理也。不レ及レ人者多矣。

倘レ德者君子之皈也。倘才者小人之漸也。

曰。小目者。以二大目一爲レ無レ目。小智者。以二大智一爲レ無レ智。夫蟭螟之所レ視。人莫二得而見一。蟭螟則以爲人無レ目也。智之於レ人也亦然。

曰。拙者之於レ碁也。惟見二其盤之大一。巧者則不レ然。譬如下鵾鵬之冲レ天。扶搖九萬。半歲一息上。惟尺鷃蜉蝣。見二其久且遠一。而鵾鵬不二自覺一也。人之於レ學也亦然。

曰。天下之事。皆有二直捷之道一。彼未レ經二練達一者。徒事二迂濶一。曠日持久。及レ至二老邁一。方能開悟。已不レ及矣。可レ恨。

曰。柳宗元云。樂之來。由二人情一出者也。聖人飾二乎樂一。其始非二聖人作一也。吾亦嘗言レ之矣。雖レ然觀二乎二東之俗一。乃知樂之移レ風易レ俗。果信而不レ謬矣。

曰。所レ謂聖人者。即英雄之極也。遇下於可二與有一レ爲之君上。則天下可レ運二諸掌一。若下有二英雄一。上非二其人一。則不レ能也。英雄而不レ遇二其主一。悲哉。

曰。知二其所一レ及。知二其所一レ不レ及。庶乎無二陵節之失一。而有二自修之功一也。異端高妙之說。固非二衆人之所二能與一也。故聖人不レ言。非二絕不一レ言也。罕而已矣。

或曰。悟道難二一決一。予仰レ天大笑曰。悟道乎悟道乎。何難乎哉。千典萬論。一覽即知。唯有下未三曾說出二底話上。略費二工夫一。這也瞞二不レ得三聰明人一。說出底話。即是說不レ出底話。說不レ出底話。即是說出底話。

洙泗之後。唯閩洛之學。可三以垂二於不朽一。本末巨細。靡レ不二悉備一。諸家紛紛之說。如二陸象山之頓悟。陳同甫之事功。王陽明之良知一。皆在二其範圍之中一。彼其務爲二一偏之說一者。卒然見レ之。非レ不二竦動一。究竟去二聖人一也遠矣。

天下之至理。有二奧而深。奇而妙者一。能知能行於一。一藝之上者。凡人亦可二以與一焉。如二庖丁之刄。車扁之輪一。是也。若能施二之於心身家國之間一。唯聖人能レ之。以二顏回之賢一。猶不レ免二乎一間之差一。子貢以下。知レ之亦不レ能。何況行レ之乎。故曰。賜也非二汝所一レ及也。蓋聖人之道。以二彝倫一爲レ重。故絕高至妙。而常人之所レ不レ能レ與者。罕而言レ之。而弟子以爲レ隱也。非レ隱也。言レ之無レ益而有レ損也。至二於釋老之徒一。斷斷焉言レ之不レ已。以二彝倫一爲二妄想一故也。

夫至理之所レ在。見識明而本心正。則天下無二可レ廢之學一。亦無二可レ退之術一。兼容幷包。統會融通。咸可三以爲二正修治平之資一。今夫芫靑斑猫。殺レ人之物也。醫官猶收二之於藥笥一。彼其惡而斥レ之。固是也。然收而藏レ之。亦未二必非一也。或曰。如二子之所一レ言。似下乎不レ置二皂白於胸中一者上。孟子曰。能言而闢二楊墨一者。聖人之徒也。韓子曰。不レ塞不レ流。不レ止不レ行。孟之與レ韓。猶未レ盡耶。曰。何爲乎其然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然斯道也。以二孔孟一爲レ標。程朱爲レ準。愼獨自省。無レ愧二於天地鬼神一。而後可二得而行一矣。豈容レ易也耶。

天下有レ二。曰レ才曰レ德。尙レ德者似レ乎二迂腐一。尙レ才者似レ乎二聰敏一。

亦無不可也。

聖人不言處變之術。處變之術。惟可與權者。臨時自知。非所以預敎人也。故不得已而言之。則道其常而已矣。瞽瞍殺人。孟子所答明白。然使瞽瞍果有此事。舜與皐陶。所處未必如此。是亦道其常而已。況周禮有八議之說乎。蓋有斯心。而後其處變也必當。所謂斯心者何。其臣不以天子枉法。其君不以富貴易親。是也。孟子又言焚廩浚井事。不言其事有無。唯言聖人友愛之切至。蓋亦大賢之語也。

明儒以爲。宋儒迂腐。故有假道學頭巾氣之說。夫三代以降。經學經濟岐爲兩途。蓋專主理學。而不知處變用權之道。則或未免乎用舟於陸。故一旦臨于經濟。則或有枘鑿之病焉。然宋朝諸賢自甘迂腐。卓爲一世之敎主。其旨深矣。明儒之於學也。動或雜用申韓老莊之說。駸駸乎將流於詭譎。如此而不已。則聖人之道不幾於熄乎。故宋儒之學如迂如腐者。實聖人之意。而明儒之以爲不迂不腐者。乃異端之說。非聖人之意也。如薛文清公者。粹然一出於正。可謂賢矣。

宋儒之學。明人目之爲迂腐。固有似於迂腐者。蓋弗思之甚也。彼其迂腐宋儒者。使之見於孔子。亦必以迂腐目之矣。齊景公欲封孔子。晏嬰不可。季康子欲召孔子。其臣止之。叔孫武叔毀之於朝。皆以迂腐見之。而如子路者。以十哲之一人。直以爲有是哉子之迂也。故余嘗言曰。明儒大抵可與言異端。不可與言聖學。

讀也可。又從而言曰。不レ如レ不レ讀。其意儻或以二一足無毛一爲レ未レ足也。必欲三以成二眞人一耶。只看二論語一。便終レ身有レ餘。廣求二道德君子一。專レ心致レ志。何必剪剪然惟古紙之是鑽乎。

中庸所レ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乃程朱所レ謂究レ理之事。學レ道之要。除レ此別無二他法一。而篤行爲レ本。其中博字。人或錯認。至二於篤字一。則泛然看過。蓋博者非二博雜之謂一也。學者以二專門一爲レ務。不二特漢代一。故後世設レ科。能通二九經一者、謂二之博學一。然此乃記誦之學。若三眞學二經書一。則九經並皆熟讀詳味。深得二其趣一爲レ重。不三必章章句句、琅然背誦。如二擧子家一。亦有二何妨一哉。其他如二稗官小說一之書。無レ暇レ及レ此。有二何不可一。彼其讀二怪僻之書一。誇二宏博之名一者。非二眞學者一也。篤字爾雅固也。疏云厚也。物厚者守固也。禮記儒篤レ行而不レ倦。註猶レ純也。純壹之行。然則篤字有二厚固純粹之意一。論語曰。君子不レ重則不レ威。學則不レ固。非下直爲二篤行一之說上。然篤行之意彷彿可レ知矣。」所レ謂究レ理者。就二綱常上一窮レ之也。看二大學八條目一自明矣。朱子言二一草一木一者。併二罕言者一而爲レ言也。蓋說二其極功一。則不レ得レ不レ爾。非レ謂下責二望學者一。使中之捨レ急而趨レ緩。汲汲然求上之也。」孟子曰。仁之實。事レ親是也。義之實。從レ兄是也。智之實。知二斯二者一弗レ去是也。禮之實。節二文斯二者一是也。樂之實。樂二斯二者一。樂則生矣。云云。朱子大學序文云。其高過二於大學一。而無レ實。此實字當下將二孟子所レ謂實字一作上解。非下指二方便一言上也。記誦詞章。指二科擧之學一而言也。其所三以爲二無用一者。薛文清公讀書錄中言レ之諄諄矣。或者誤二讀序文一。以爲詩文非二儒者事一。竟不レ丁想丙到風雅列二於五經一。大儒程朱之輩。作レ詩著レ文。何嘗斥爲乙禁忌甲。可レ謂二癡人說下夢矣。然非レ謂三玩レ物喪レ志

鄉人或有誹之者。曰。叟將近八十。讀書不倦。是不自知其學之竟不能成也。可謂愚矣。曰。活一日。讀一日。務欲上前。乃吾黨之志也。學之莫能成也。吾知之久矣。

曰。余素愛讀書。有如性命。少時孤身孑立。乏於衣食。日夜奔忙。竟無佔畢之暇。常念祿於王侯之家。奉公餘暇。恣意讀書。何快如之。雖在窮遠邊僻之邦。亦所不辭。既而筮仕本州。衣食稍足。左圖右史。手不釋卷。宿願於是乎愜矣。又得往遊異邦。親覽風俗。一切書義禮節。固有忽然省悟者。此非別處人所能。然則埋沒邊落。終老海國。非不幸也。况於主恩隆重。闔家安堵者乎。

一日誡諸生曰。老身叨據函丈之尊。動輒恣爲責讓。曰。賢等不敏。此非自敏老身。而獨不敏賢等也。老身之於賢契。一同不敏中輩行。但讀書日久。坐位較差耳。所謂聰敏者。必至程朱韓蘇乃極。然程朱韓蘇。未嘗不以不敏自嘆也。等而上之。聖人亦未嘗無不敏之嘆也。故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蓋義理無窮故也。賢等於不敏言。莫自怒。莫自沮。而亦莫自滿也。徂徠教人以盛氣。此一術也。然不知者。激厲未至。遽自許與。故不能如徂徠之精細。此亦不可不思也。一義之上又有一義。同是理也。理於此而不理於彼。因事隨時。不可偏執。猶如棊法之變化不測。此之謂義理無究。

或問。學者何書當讀。曰。子欲爲掌故文學耶。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左國史漢通鑑李杜詩集韓蘇文集。其他蒙求書言故事事類捷錄成語考。平生把玩。如此足矣。如朱明王李等家集。讀也可。不

也。善欲二事事必自爲一。則非二明君一也。

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盡二其分一而已。無二侵瀆之患一。則天下治矣。

人有二四等一。曰。士農工商。士以上勞レ心。農以下勞レ力。勞レ心者在レ上。勞レ力者在レ下。勞レ心者心廣志大而慮遠。農以下勞レ力自保而已。顚倒則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亂矣。

位一分高。則心一分勞。彼優游安佚者。不レ知二在レ位之道一也。

在レ朝者。有レ意二於廢居一。則士而商賈也。在レ坊者。有レ喜二於弓馬一。即商賈而士也。此之謂二顚倒一。儒家而好立二奇詭之論一。僧家而致レ爲二華麗之飾一。此而可レ忍。孰不レ可レ忍也。

勤二勤於小能一者。或必慢二慢於大德一。孶二孶於大能一者。時或簡二簡於小德一。子夏之言。蓋有レ所レ爲而發也。可レ謂レ通二透人情一。然宋儒救レ弊之說。亦不レ可レ廢也。

明レ刑弼レ敎。國有二常法一。此乃公二於天下一之所レ立。故曰天討二有罪一。五刑五用。亦曰天工人其代レ之。蓋天意非二人意一也。彼魯愚不知者。見三其出二於君上一。以爲其自家之和レ物。可三以隨レ意而更二換之一。不二亦謬一乎。季世之法。固有下出二於君上之好一。而非中公二於天下一者上。私意也。非レ法也。未レ有二不レ亂者一。

松平伊豆侯曰。義氣不レ可レ無。偏私不レ可レ爲。曰。抑レ强扶レ弱爲レ心。路見二不平一。拔レ刀相助者。義俠之風也。雖レ非二中道一。志士取焉。近世所レ謂俠士者。非レ撞レ禍則惹レ禍。不レ足レ取矣。

或問レ法。曰。據レ理審レ勢。可三以經二久。可二以通行一。而後法立焉。否則反矣。

庶。下天子一等。其尊豈有外乎。此乃出于時勢之自然。而不得已者也。三王以仁義。五霸以詐力。故韓子有尊王賤霸之說。其所賤者在詐力。而不在霸號。故桓文人稱之以霸而不却。項羽以霸自稱而爲貴。向使五霸以仁義自居。則與文王之爲西伯。同援而不二。惟見其德之盛。何可賤之有乎。由是觀之。以霸爲可諱之號者。可謂謬矣。

或問。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曰。賞罰者。其猶言行乎。天下之人。莫不言也。莫不行也。然言而不中。行而無善。非言行也。今夫天下之從政者。無華夷。無大小。端委趨朝。夙參而晚退。無非賞罰之事也。然賞或失濫。罰或失潛。何足以沮勸乎。國之不治。正在于此。此之謂無章。章者明也。輕重大小。巨細疎密。粲然如綺縠之文整而不亂也。此之謂有章。古曰。無賞罰。則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也。又曰。賞罰者。政之鞭轡也。有味哉其言之也。

或問擇交。曰。不必擇也。操守堅固。則不必擇而自正。

曰。子之於父母。臣之於君上。猶僕妾之事主。故曰。善事父母。謂之孝。善事君上。謂之忠。事者言爲其所使也。凡人只知事君上。而不知事父母。蓋臣之不肯所使者。即時罷職奪祿。其勢不得不所使也。父母則不然。故欲事則事之。不欲事則不事。是之謂恃愛。然則其事君也爲利也。非爲忠也。

夫燕之營壘。蠶之抽繭。與夫蜘蛛之結網。豕彘之置艽。非人所能。惟人則能收而用之。所以爲靈也。君之於臣也亦然。衆職所爲。明主不能。惟君則知而擧之。任而用之。所以爲明

數ニ者。千中難レ得ニ一人一。然則虛過ニ歲月一。實無ニ一年工夫一。與ニ孟子所レ謂專レ心致レ心者一殊矣。夫工夫之於レ業也。頃刻有レ所ニ休歇一。則不レ能ニ以養ニ活家口一。是故寅而作。酉而輟。不ニ少釋レ手。疾病則强レ之。事故則避レ之。如ニ看レ花請レ酒。皆辭不レ赴。彼攻レ學者。若能如レ此。則可レ謂ニ眞用ニ工夫一矣。

說苑卷三、建本篇曰、甯越中牟鄙人也、苦ニ耕之勞一、謂ニ其友一曰、何爲而可三以免ニ此苦一也、友曰、莫レ如レ學、學二十年、則可ニ以達一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レ休、吾將レ不レ休、人將レ臥、吾不ニ敢臥一、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レ之、夫走者之速也、不レ過ニ二里一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レ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レ止、其爲ニ諸侯師一、豈不レ宜哉、

或問ニ大學敖惰一。曰。敖惰本非ニ好字一。然此則不レ過ニ是姑且失レ敬。姑且失レ嚴之意一。須レ要ニ鬆鬆看一。此章就ニ修身上一。先言ニ居家事一。蓋尊長之於ニ卑幼一也。何嘗似レ接ニ貴客一。亦何嘗似レ對ニ外人一。自有ニ敖惰之時一。此家庭之間必所レ不レ免。惟太過則辟矣。曲禮云。敖不レ可レ長。敖字同意。若解作ニ矜レ己慢レ物而已一。則何必待レ長。子產見ニ蔡侯不敬一曰。敖惰以爲ニ己心一。將得レ死乎。別是一意。

吾友陶山庄右衞門。對馬州人也。爲ニ郡奉行一。政有ニ異蹟一。常謂レ人曰。聞ニ人譽レ己則無レ益。聞ニ人謗レ己則有レ益。可レ謂レ不レ愧ニ子產一矣。

吾友大町正淳。京師人也。看レ書不レ讀則已。讀則自レ始至レ終不レ遺ニ一字一。以レ之未レ至ニ一半一而廢去。相去何遠哉。

韓子有ニ尊レ王賤レ霸之說一。我人不レ知ニ文義一。遂謂霸是可レ諱之號。最爲レ可レ笑。夫莫レ尊ニ於天子一。其次曰ニ公侯伯子男一。皆有ニ土地人民一而傳レ世者也。王室無レ人。國步艱難。當ニ斯之時一。有レ人焉。脩レ道行レ義。而有ニ富强之國一者。天下推レ之。尊爲ニ盟主一。名レ之曰レ霸。上以維ニ持王室一。下以定ニ集衆

或謂。道德之士。當今無レ有。曰。何其誣レ世之甚也。凡其持レ心端正。操行堅固者。皆有レ道有レ能之士也。雖三或不レ及二子思孟軻一。亦可三以充二其次一焉。何況天下之大。人衆之多。安保三其無二出レ類拔レ萃者一乎。要レ之頓牟掇レ芥。磁石引レ針。使三我眞有二尙レ德之心一。將三必有二同氣相感一矣。君之於レ臣亦然。

或問。何以致二道德之士一。曰。子能好レ學。則道德之士自至矣。古人云。請從レ隗始。眞有用之言也。」學レ做レ詩學レ做レ賦。以爲二成名之資一者。蓋下由レ此而識レ字。由レ此而明レ義。由レ此而知中聖賢之道上。此可レ謂下善二字學一者上矣。齋國諸賢。皆以二明經一爲レ最。而文學末レ之。余今以二字學一爲レ勸。不レ幾二於顚倒不レ知レ道者一耶。蓋東方言語異二於齊國一。若不レ明二字義一。則聖賢旨義。深奧之所レ在。焉得而知レ之。是不レ得レ已也。

天下之事。是中必有レ非。非中必有レ是。無二全是一焉。無二全非一焉。人之於レ人也。先是二彼之所一レ是。非二彼之所一レ非。然後徐而是二我之所一レ是。非二我之所一レ非。爭論庶乎息矣。有二爭氣一者。遽非二彼之所一レ是。而欲レ厭レ之。是二彼之所一レ非。而欲レ張レ之。終朝竟夕。相壓相張。呶呶然不レ能レ歸二於一一。豈非レ惑乎。

年少攻レ學者。能如二甯越之用一レ力。則十年工夫。可三以爲二域內之雄一矣。蓋每日作レ詩一首。每月做レ文三篇。讀レ書除二四書五經一外。一日讀二半卷一。積至二十年一。當レ得二詩三千六百首。文三百六十篇。書一千八百卷一。如レ是而學不レ成レ緖者。未二之有一也。今年少者。名爲レ攻レ學。而十年之內。能勾二此

明二其情一也。

天下之言レ道者。發二諸口一。而入二之弟子之耳一。弟子得二諸耳一。而又入二之其弟子之耳一。口耳相傳。而心無レ與焉。何益。故曰。教レ之以レ言。不レ如三教レ之以二身一。

讀二天下書一未レ遍。不レ可三妄下二雌黄一。古語

凡讀レ書者。視二聖賢之言一。輙有二喜悅恐怖自省自警之心一者。庶乎可三以成二君子之學一矣。若泛然而視レ之。居然而誦レ之。如レ聽二越人之說一レ越。則雖二或據レ案手一レ卷。終日唔咿。竟二於无一レ成焉耳。況據未レ必レ案。手未レ必レ卷者乎。

天下字何可二盡識一。惟十三經所レ有未二之識一者。儒家之耻也。

天下藝事太多。讀レ書爲二最難一。以二我國言語一讀二漢人之書一。其難百二倍於漢人一焉。漢人且不レ善レ讀。何況日本人乎。

學而至三于擅二名域內一。纔當二齊國人百分之一一。不則自二齊國人一視レ之。與下夫不レ識二一丁一者上相等爾。

或問。作レ詩作レ文。可三以謂二儒家一乎。曰否。講二明經書一。可三以謂二儒家一乎。曰否。然則若何。曰。詩文明經固儒者之事也。然單單會二詩或文一。叫二做文學之士一。單單講二明經書一。叫二做口耳之學一。必也有レ道有レ德。叫二他治一レ國。自然治得來。叫レ平二天下一。自然平得來。纔叫二做直正大儒一。其本在二於正心修身一。

夫書不レ可二以不一レ讀。所二以師レ聖而友一レ賢者。於レ是乎得。何可二以廢一焉。人不下以二聖人一爲レ師賢人爲上レ友。則平生如レ膠如レ漆者。皆是庸夫俗子。幾何而不レ染レ爲二庸俗之人一乎。人生雖レ得。百歲易レ過。惛憧鶻突。不レ明二道理一。大則爲二狗彘一。小則爲二蟲蛭一。歐陽公所レ謂立レ德立レ功立レ言。三者一無レ所レ得。草木禽獸同歸二澌盡一者。豈非二可レ慙之甚者一哉。

元亨利貞者始中終也。始一中二終一。天一周而地居レ中。此其象也。以レ歲而言。則春居レ始。夏秋居レ中。而冬居レ終。以レ性而言。則仁居レ始。禮義居レ中。智居レ終。以レ人而言。則少居レ始。壯强居レ中而老居レ終。即元亨利貞也。以二一一一而夾レ二。一者微而眇。二者顯而明。萬物莫レ不二皆然一。故聲之聞二于耳一者。聲之中。而始之與レ終。不レ可二得而聞一。色之現二于目一者。色之中。而始之與レ終。亦不レ可二得而視一。夫冬者屬レ陰。然一陽生二于十一月一。則冬亦陽。而天包二其地一之義也。此理甚明。無二可レ疑者一。古人豈無二斯言一乎。但余固陋寡聞。未四嘗見三其出二於何書一。

仁義之中。固有二自然之利一。義與レ利。元非レ二也。然告レ人以二如レ此則利如レ此則不利一。莫レ不二傾レ耳而聽一。若告レ之以二如レ此則義如レ此則不義一。莫レ不三面有二忤色一。君子不下以三面有二忤色一而以レ義自嫌上。不下以二傾レ耳而聽一而誘レ之以上レ利。

或問レ敬。曰。程子曰。主一謂二之敬一。無適謂二之一一。朱子曰。無適者不二走作一也。唯此三言。至矣盡矣。昔者吾友嘗以二御馬一爲レ喩。曰。磬控適宜。緩急得レ中。太急則闔扼矣。非二深體レ之者一。不レ能レ言レ此。余亦曰。敬者肆之反。不レ肆謂二之敬一。整齊嚴肅者。所三以著二其形一也。常惺惺法者。所三以

同。蓋天唯一道。理無二致故也。其言形而下也。則差矣。孔子後釋迦殆將四百年。以孔子之智能知防風氏之骨。肅愼氏之砮。豈不知西方有佛者之敎乎。其所謂西方之強君子居之者。直指佛也。列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而未識其眞也。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未必以孔子並稱也。

天惟一道理無二致。惟立敎有異。故自修不一。釋子之法乾燥。儒門之敎滋潤。彼以爲與其滋潤也寧乾燥。此以爲與其乾燥也寧滋潤。

或問儒釋之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老以爲敎。所謂第一義。佛法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吾儒以爲敎。所謂第二義。王法也。

聖賢千言萬論。無非存天理而遏人欲。大藏一部。止是修菩提而祛煩惱。其他學皆封皮帶紐耳。

殺人不貶眼底漢。一天霹靂。令人竦動。儒門却無這等語。曰。儒門如何說。曰。剛毅木訥近仁。

老子云。知與之爲取。國之寶也。善碁者云。碁法亦如此。

既有老子。則有老子事。既有釋子。則有釋子事。既有矣。安得無。既實矣。安得空。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即有即實。今日之事也。

老子曰虛無。釋子曰無一物。聖人曰無聲無臭。皆推本之言也。非今日之事矣。

到之緣不得已。與己相類。而實有不同。故列敘其說。而加之以斷詞。至於老子。則其所尊尚。故以博大眞人以贊之。但言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則似乎尙有容心者。恐開固執之源。故別立一家。附以己見。爲老子之斷詞也。

養生主老聃死一章。分明把老子貶剝。深味此章之意。似言我之所悅者比老子更高一等。莊子之學。本出於老子。而所言云云者。亦戲劇之意也。

又曰。莊子稱老子爲博大眞人者。以其所言虛無與己相合故也。然老子以常無有爲宗。以太一爲主。此猶有可指者存焉。其言曰別有所聞而悅之。則自成一家可知矣。况光耀無有一章。有我能無有矣而不能無無之說乎。古今以老莊連言。竟與孔孟並稱者不同。

曰。莊子之貶剝老子。乃禪家之罵佛呵祖也。

性一箇字。孔孟既沒。經漢歷唐。千五百年。未有識之者。至宋濂洛君子相繼輩出。然後披霧覩日。可謂奇矣。在佛經則元自分明。所謂本如來藏者命也。圓成自性者本然之性也。緣起自性者氣質之性也。妄想自性者人慾之私也。以其異名。儒釋莫之覺。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者無形也。無臭者無躰也。佛家謂之虛空。道家謂之自然。儒道謂之理。曰。然則三家同門乎。曰。立敎有異。自修不一。五官四肢謂之形。湊而名之謂之躰。

老聃者虛無之聖者也。釋迦者慈悲之聖者也。孔子者聖之聖者也。三聖人之言形而上也。不謀而

橘窻茶話卷上

對馬　芳洲雨森東伯陽甫著
浪華　筱應道安道　挍

余平素揭示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自以爲一生所得只有此一句。頃閱丘瓊山學的。有云。此乃尹侍講之語。朱子以爲至要。乃知原出於古人。私心忻喜。如獲至寶。吾十四五歲時讀學的一過。盖久而忘之。誤認以爲出於自己也。可見奧妙之言。古人未嘗不說耳。

或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此意人人知之。何得謂之奧妙。曰。是是。人人知之。而人人未必知耳。

或問際不際。曰。莊子言一切所有本生於無。際者有也。不際者無也。這無現有。謂之不際之際。這有本無。謂之際之不際。盖聖賢之書。只將善惡看。則其理不差。老莊之書。只將有無看。則其意分明。（知北遊、際之不際、不際之際、）

曰。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嘗言。莊子深得夫子罕言之意。故曰。其卓見過於惠子等。豈不萬倍哉。

又曰。就此一段而觀之。莊子可謂能知孔子者矣。東坡云。於天下篇見之。抑亦末矣。

曰。莊子於天下篇。列爲五家。實有意在焉。墨翟禽滑釐之倫同。宋鈃尹文之別宥。彭蒙田駢愼

爾。

天明六年夏五月朔

浪華篠應道序

芳洲先生橘窻茶話序

無言乎可矣。苟有言者必爭。爭者必有私。有私者必有門。有門而無爭氣。其言能敎誨人者與有幾。今之講道也。以建己之言。加諸有爭之人。人之嵬瑣。己則使然。豈惟儒士哉。士大夫之處世也。亦擧類於是。古人有言。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辨。知言哉。芳洲雨森先生。夙脩濂洛之學。遂以儒術筮仕於對馬。進至原任用人。身居於醫無閭南。以通異邦之志。壽過八十。幺麼尙無有敗事。蓋學之博。德之美。於修飾之潤色之乎何有。且其所歷履。聲明文物。有足以徵箕聖之遺風。則游觀廣覽之資。所以鑄成一大眼孔。即世搢紳先生之所不可企及。其在斯已。而猶蠕而動。端而言。言雖環瑋。而連犿無傷。證攝今古。搩捷內外。常寬容於物。不壞人以自成。以彼參此。此則敎之所以傳。而有益於人者也。退食之暇。與諸子弟論著者。輯錄成卷。自命曰橘窻茶話。其言曰。天惟一道。理無二致。立敎有異。自脩不一。是可以槩一編之趣操也。釋與李莊。尙且視之。猶同胞。况乃其他乎。如此則公平而無爭氣者。可謂敎之所存也已。又所以得能勝其任。而無有敗事也。而今所傳書。謄寫轉譌。世恨無善本焉。書肆某請余校閱之。鉛槧數四。蕩乎不可理。孿孿子孑。胥易技係。而後卒業。於乎茶話之成。已四十年矣。今乃與國字雜著。併上梨棗。末路之難。未如之何。如索善本於俟河之淸。故於疑並皆闕如。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其此之謂乎。余應請贅卷首

ら玉の春の初とて、人は皆己が志身の福を萬代といはふ中に、我はたゞ五常の道に心をよせて、いつもかはらず目出たき物は此道なりとて、かくなん筆をこゝろむるならし。

此春も、かはらでゆかむ、七十に、あまる五つの、道をたづねて、

此筆記は、去年辛亥のとし春より冬に至る迄諸生と語りし雜話を書集むとて、ことし壬子の春より筆を起して、秋に至て稿を脱しぬ。もとよりいやしき蜑のもくづながら、もし朽ずして吾黨にながく傳りなば、後學の身を省る万一の助にもならんかし。よりてことし試毫の言葉を末に附して、終りて復始まり、無窮におよぶの意をしめしけるとぞ。

享保壬子のとし冬十月鳩巣しるす

駿臺雜話卷五 畢

學ぶとにはあらねども、此三とせ春の園を窺ふ事もかなはねば、閨の中ながら梢につたふ鶯の音に殘りの夢をさまし、枕にかほる梅が香に過しむかしをしのぶばかりになんありける。しかはあれど幸にわかゝりし時より學びの窓に年を經る甲斐ありて、程朱の道にしたがひて、鄒魯の風をたづね、韓歐が文をこのみて邯鄲の歩を學ぶにぞ、老のね覺も慰ぬべし。さても多くの年月を經て、世のうつりかはる有樣を考ふるに、盛衰榮枯互に行かふをば、夢とやいはん、現とやいはん。誠に富貴は浮べる雲のごとく、禍福は糾る繩のごとしといへるになにかたがふ事あるべき。中にたゞ吾聖人の建給へる三綱五常の道のみ、天地と並ひ傳へ古今のへだてなく、是ばかりはかはることあるべからず。人として仰ぎ崇ぶべきは此道ぞかし。然れども儒教世に行はれざりしより、人々義理にうとく利欲にさとくなる程に、五常の道すたれて、風俗日に下りゆくこそなげかしけれ。もとよりいやしき身にて、一代の風教を維持せんとすとも、わが力およぶべきにあらねば、ひとへに蚍蜉の樹を撼かし、精衞が海を塡むに似たるべし。さはいへど世を憂へ民を新にするも吾儒分内の事なれば、是を度外に置べきにもあらず。いかなれば世に老師宿儒と稱する人の、好て異說を肆にし、又は他道を維へて、仁義五常の沙汰をばよそにすることそうけられね。たゞ務て新奇を競て、俗耳を悅ばしめ、時好に投ずるなるべし。いと口惜き事なり。古人のいはゆる阿レ世曲學とは是等をいふなるべし。よし人はさもあらばあれ、縱風俗は昔にあらずなりぬとも、わか身ひとつはもとのごとく仁義の道を守りつゝ、前修の摸範を失はじと思ふこそ、責て儒となりししるしともいふべけれ。しかるにあ

の時、道中茶具を持して、逆旅にても釜をかけ炭をおきて樂としけるを、同行の人見て、いかにすけばとて道中にてはやめよかしといへば、其人いふは、道中の日とて一生の外にあらばこそ、是も一生の日かずの内なれば、わが茶湯をする日にあらずといふ事なし、家にあると何ぞ異ならんとて、其後もやめざりき。學者の道に志すも、此人の茶湯をこのむがごとくなるべし。もとより道は須臾も離るべからざれば、一生の間道を行ふ日にあらざるはなく、あふさきるさ道のある所にあらざるはなし。しかるを急迫にしてもとめば、たとひ僅々として有レ得とも、皮膚の間にてやみなん。いかでか其蔵を嚌て滋味に飫ことあるべき。况や急迫なれば、久しきにたへぬ物ぞかし。いまだ日至の時に及ばずして、やがて倦怠するに至りなん。翁おもへらく、學問は勉勵を要とす。たゞ急にして切迫なるをおそる。義理は涵泳を貴ぶ。緩にして懈弛なるを戒む。迫切ならず、懈弛ならず、學者進修の道において緩急相得て背かざるに近かるべし。程子のいはく、志レ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レ中レ理、則反爲ニ不誠一。又曰、人謂要ニ力行一、亦只是淺近語、這一點意氣、能得ニ幾時一了。諸君程子の言を見よ。翁が説あたらずといふとも遠からじ。

附　壬子試筆の詞

日月迭に移て、白駒の隙過やすく、衰病日に侵して、黄金の術成がたし。されば犬馬のよはひ是まてあるべしともおもはざりしが、いつしか老の波より來て、ことしは七十あまり五つの春にもなりぬ。あまつさへ近きころより身に痿疾を得て、手足もあがらず、起居もなやめるまゝ、昔の董生を

たらず。たゞ孳々汲々として勉て不ㇾ息におりぬべし。もし悠々として日を渉り、一旦年老齢傾て後、日ごろの懈を思ひいてゝ、いかに悔ゆともなにの益かあるべき。即今翁が身の上にて候。されば古詩にも、少壯不ニ努力一、老大徒傷悲すといひ、陶淵明も、盛年不ニ重來一、一日難ニ再晨一、及ㇾ時當ニ勉勵一、歳月不ㇾ待ㇾ人といへば、古人も此感懷を同うすとぞ見えし。是等の詩句時々吟詠して、勇進の志を振起すべし。又世に傳る朱文公の勸學の文に、

勿ㇾ謂今日不ㇾ學而有ニ來日一、勿ㇾ謂今年不ㇾ學而有ニ來年一、日月逝矣歳不ニ我延一、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此文本集に見えず。朱子家訓不自棄の文などの類にて朱子の少作か、又は後人の擬作にて、名を朱子に託するにてもあらんか。よし誰の作にもせよ、言簡にして意も明白なり。折ふし打ずんじて自警むるによかるべし。それよりも翁が常に愛するは陶侃が語なり。大禹聖人、乃惜ニ寸陰一、至ニ於衆人一、當ㇾ惜ニ分陰一、豈可ㇾ佚遊荒廢、生無ㇾ益ニ於時一、死無ㇾ聞ニ於後一、是自棄也といへるこそ、學者立ㇾ志の法とすべし。前にいふ淵明が詩も、曩祖以來の家法にこそと思ひ侍る。およそ人と生れて學に志ありといふきはの、生て時に益なく死して後に聞ゆる事なく、草木と同じく朽果ば、いと口惜かるべき事なり。されば諸君も此陶侃が語をもて自から激昂して、日夜勸勉せらるべし。但學は勇進をよろこぶといへども、又急迫なるをきらひ侍る。とかく一生こゝを離れぬ事にて候へば、急迫にして求べきにあらず。たゞ懈惰を戒て常に聖賢の書に優遊涵泳せられば、久うしておのづから進益あるべし。翁むかし加賀に在し時、士族の中に紹鷗利休が風流を慕て、茶湯を好むものあり。江戸へ行役

も、今に呉下の阿蒙にて、むかしにかはりたる事もなく、多年の御教育をむなしういたし候事、材質の庸下なる故とは申ながら。學文のつとめざるによれば、翁のおしはかりもはづかしく、汗顔にたへぬ事にて候、されども御善誘によりて、此一兩年はすこし道に見つけたる所も出來たるやうに候得ば、此後は相ともに勉强して、日夜進益をもとめんとこそ存候へ、しからば道においてなどか尺寸の効を得ざるべき、いよ〳〵翁の策勵を仰き候といへば、翁聞て、それは奇特なる御覺悟ながら、さもあるべき事にて候。さて翁が先各へ申謝すべきは、衛の武公の事をもて、翁をいましめらるゝこそ、ながく佩服して忘れがたく覺え侍れ。もとより武公の賢、などか企及べきにあらねども、其老て自儆られしはおよそ年老たる人の師法とすべき事にて候。翁かねて春秋列國の人物を論じておもへらく、春秋の時衛において二人の大賢あり。諸侯には衛の武公、大夫には蘧伯玉、此二賢は、道を見る事眞に、學を好むこと篤し、皆聖人の徒なり。伯玉が寡レ過を欲すれども未レ能とし、五十にして四十九年の非をしり、六十にして六十化すといへるも、武公の自儆て我過を聞む事を求ると前後相比して、自治誠切なる事一に出るがごとし。孔門七十子の中に求とも、顏曾の外には多く得やすからざるべし。たゞに列國太夫の賢といふのみにあらず。さればにやその成德の篤實光輝、ここに至て今も猶人をして千載の下に興起せしむるぞかし。翁老たりといへども、今より謹て諸君の視規を奉じて、殘生を終むとこそおもひ侍れ。諸君のごときは、春秋にとみ材力にたる。もし懈らずして日に學に進まば、何ぞ古人に及ばざるべき。然ども歲月は恃むにたらず。材力は多とするに

暮下二駿臺一雪滿蹊。漫々平白失二東西一。一條正路依然在。知我同行醉不レ迷。

かく自詠しけるをかたへより吟賞して、此詩有レ心かなやといふこゑして、各己が家路にまかりぬ。

年にはづかし

朔風颷發として日夜に列しく、寒氣もいやましなりしかば、講會もしばらくやみて、後日を期せんといふ程こそあれ、今年もおぼえずはや暮にけり。例の人々翁が起居を問むとて來りしに、翁むかひて、このころは年の暮とて世上はさぞいそがはしくこそ候はめ、しかるに市朝に住ながら翁が草堂ほどしづかなる事は侍らじ、蕭然たる環堵の中に、いつとなく病に臥して日をおくり侍れば、月のすぎ年の暮るゝをも覺え侍らず、されど歳月の逝はおしむにたらず、たゞ悲しむべきは、年ごろ學びし甲斐もなく、むなしく不德にて身老年積て、此まゝ朽果むこそ、今更悔てもあまりある事にて候へとて、

なにをして、身のいたづらに、老ぬらん、としのおもはん、こともはづかし。

といふ古歌を打ずんじて、年にこそはぢかはしく候へといへば、諸客聞て、むかし衞武公行年九十五にて、猶箴二儆於國一ていはく、苟在レ朝者無下謂二我老耄一而舍上レ我、必恭二恪於朝夕一以交戒レ我とて、抑戒の詩を作て自儆られしとなり。今翁高年なりといへども、いまだ武公の年に及ばず、今より期頤のよはひを享て、日に德にすゝまれ候やうにとこそ祝し候へ　諸弟子久しく師門に遊び候へど

人をして虚文にはせ、實用を忘しむ。道に害なしといふべからず。翁老泉が高祖を論ずる意を取て文章を論じておもへらく、學者の詩賦文章における は、醫者の毒藥を用るがごとくなるべし、其毒をして治〻病にたりて、人を殺すに至らざらしむ。されば詩懐にたり、文章は辭達に取て、ふかく好まざるをよしとす。もしふかく好まば、必其毒に中るべし。それに詩賦文章も一難事也。今不逮の材をもてくはしうせんとせば、必歳月を費して、學問の功を妨ぐべし。韓愈が文を學びし事を自から叙るを見るに、處若〻忘、行若〻遺、儼乎其若〻思、茫乎其若〻迷といへり。翁こゝにおいて嘆息して、ふかく韓愈が爲におしまざる事をえず。嗚呼韓愈が材をもて、心を道學に用る事かくのごとくせば、聖賢に至るも難かるべきにあらず。たゞその學一生文辭の間にとゞまりて、已に實得の驗を見ざりし程に、居恒飲博過從の樂に日を曠うし、潮州に流されし時は、大顚に動かされしぞかし。是其根源をたづぬるに、文章の爲に誤まらるゝ故にて侍る。それにつけても程朱の學者の詩文を好むをいましめられしも、あながちに詩文を禁絶せよとにもあらず、詩文の移〻人ことをおそれよとなり。是にて程朱道の爲に慮る事の遠きを諸君よく思ひ知給へといへば、諸客けふは終日觴詠のあそびに陪從し、又翁の訓戒を承れば、誠に樂みて淫せずとも申べし、詩にいはく好〻樂無〻荒、良士瞿瞿、今日の謂にてこそ候へ、我等ども此儘にて學問いたし候はゞ、庶幾は宴安の鴆毒を懐ふには至るまじく候、是みな翁の賜にて候とて、各恭謝の體に見えしが、冬日の習にて程なくたそがれ時になりしかば、諸ともに翁にいとまこひてまかりけるが、一人門を出るとて、

伯夷が淸のごとく、柳下惠が和のごとし。天地の間の尤物なり。こゝをもて伯夷が風をきく者は、頑夫も廉に懦夫も志を立る事あり。柳下惠が風をきくものは、鄙夫も寛に薄夫も敦し。人を移すにあらずや。其極をいはゞ、舜の韶、孔子の聖、天地の間の大尤物也。孔子韶をきゝ給て三月肉味を忘るゝに至り。七十子終ㇾ身まで親炙して去ざるに至る。又人を移すの甚しきといふべし。其外忠臣孝子高潔義烈の行の人を感慕せしむるも皆其類なり。およそ德義の類は、大に移せは大によし、少しき移せば小しきよし。何の禍かあらん。もし德義の類にあらずして人を移すは、儀狄が酒、南威が色はいふに及ばず、其外錦繡珠玉珍禽奇獸に至るまで、人を移すにたるものはみな尤物也。その爲に移さるれば、大なるは必身をころし國を滅ぼし、小なるは必名を辱しめ咎を招く。古今歷々として考べし。詩文書札に至ては、儒者の事において近うして又闕べからず。然ども李杜摩詰が詩、韓歐東坡が文、二王の書のごときは、是も又古今の尤物といふべし。各一種の人を移すにたるものあり。しかも亦外物にして德義の類にあらず。この故に古より詩賦を好み文章を好むの人、多く一心を投じ外事をすてゝこゝに寢處せざるはなし。やゝ實に近きは、言論の雄偉を尙ぶに過ず。其文に馳るは雕鏤の美巧を衒ふるに至る。身において何の益かあらん。道においてなにの得ることかあらん。いづれも玩ㇾ物喪ㇾ志といふべし。かの好ㇾ書ものは最下れり。しかるに唐の太宗の明をもて、遺命して蘭亭の本を棺にいれて自隨るを觀るに、其移ㇾ人こと詩賦文章よりも甚し。これによれば詩賦文章文字の類も、尤物の移ㇾ人ものなり。聲色の移ㇾ人とはちがひ、必しも有ㇾ禍といふにはあらねども、

世間の詩を作申者、一兩句を得ては韻になづみ、其韻をさがし候てしひてもちひ候故、さながら韻に苦み候としれて見ぐるしく候。其韻に相應の字なくば、其一句をすきとかへ申候か、又は其韻をすてゝ、他韻にて作るべき事にて候。唐詩の韻の用やうをよく考て見るべし。是唐詩を學ぶ簡要のことなり。思過レ半とも申べし。さて詩の僉議は是までにて候。今日の會こそめづらしく覺え侍る。むかし子貢大蜡の祭に會飮せられしを孔子樂しきかと問給ひしに、一鄕の人酒に醉て狂するがごとし、これを見てなにのたのしき事をしらずと申されしを、百日の蜡、一日の澤、爾が所レ知にあらずと仰られしと家語に見えたり。民ども四時稼穡を勤めて、歲終に一日飮酒宴樂して百日の勞を忘る。是先王の遺澤なり。民のながく勤勞に服して相ともに君澤に樂しむを觀ては、君子も同じく樂む心あるべきを、子貢のそこに心づかれぬをかくの給ふなるべし。しかれば翁も諸君も諸ともに飮酒宴樂して、一日の餘暇を樂むは、太平の餘澤なり。幸に時も蜡のころにあたれば、今日の會をばいはゆる一日の澤とも申べし。我等ごときは、民のごとく稼穡を勤る事はなくとも、各學問をつとめ、忠信を修め、仁義の道を世に明にして、風敎を助ることを忘るべからず。是太平の澤に答揚して、不報の報と申べし。何必しも官にをり職に仕するをのみ國家に報ずといはんや。

尤物人を移す

翁弱冠のころにかはらん左傳を讀て、叔向が母の夫有二尤物一足三以移二人、苟非二德義一則必有レ禍といふに至て、竦然として戒懼の心にたへざりき。誠に龜鑑の名言といふべし。されば德義の移レ人は

高堂幽僻地。積雪暗㆓長流㆒。歸騎迷㆓來路㆒。漁人滯㆓去舟㆒。行藏論㆓古道㆒。經濟問㆓嘉猷㆒。寄㆑語世間客。誰知塵外遊。

それより迭に唱和しける。かくて酒酣になる程に、翁も今すこしたうべんとてのまんとしけるが、座中に世に行はるゝ散樂の謠によき人ありしに、翁其人に一曲とすゝめしかば、肩上の笠には無影の月をかたぶけ、擔頭のしばには不香の花を手折つゝとうたひ出しけるを、外の客もつけてうたひける。翁打きゝて、折からよくこそ思ひよられ候へ、山家雪中の景氣を見るやうに覺え侍るとて、硯引よせて、

六出花埋三徑平。忽聞白雪入㆓歌聲㆒。市中賒㆑酒酒家近。堂上開㆑書書帙淸。玉樹玲瓏四隣合。銀沙的皪一川明。幽棲何減山陰興。莫㆑厭留談到㆓日傾㆒

翁諸客にいひけるは、律詩は文字のもちひやうこそ簡要にて候へ。たとひきこえ候ても、相應すると相應せぬとあり。又一字にて景趣を生ずると意味なきとあり。自作の詩にて申候はいかゞに候へども、しばらく愚意を申候べし。此詩第一句の平字加ふべからず。雪深くして三徑のきはもなく、ひとつにふり埋みし躰にて候。第二句の入字字眼とも申べし。諸君の謠を白雪の曲に比し。けふの雪の聲に入と申所に意趣あるにて候。第五句の合字は、雪にて四隣の樹のひとつになるを申にて候。第六句の明字は、上に雪を銀沙に比し候故、的皪には明字的實にて力あるやうに覺え候。いづれも心をつけたる字にて候。惣じて律詩は韻字の取やうにて作者の品は其まゝ知れ申ものにて候。

覺えず、されどけふの御尋忘れがたく侍るまゝ、いかさまにも申てこそ見めとて、しばし打案じて、

家住駿臺下。門臨萬里流。隱レ雲平野樹。棹レ雪遠江舟。吾老愧二安道一。客來皆子猷。草堂偏闃寂。喜共二故人一遊。

もとより翁が家は地高く長流に俯し候へども。門はながれに臨まず候。然るに今の詩に門臨萬里流といへるは、そらごとにちかく候得ども、言葉つゞきよく句勢あるやうにと思よりかく申にて候。韋蘇州が野渡無レ人舟自横といひし類にて候。されば詩は詞に泥て心ならず不實になり候故に、古より篤實なる人は多くは、詩を好まぬも理にて候。たゞし是程の事は、詩にはゆるし申にてもあるべく候。常の言語に比くせ出申さぬやう意得べき事にて候。さらば各も一首賦せられ候へとて、筆硯を授ければ、一人

冬天衝レ雪到二君家一。此日倚レ欄眺望賒。兩岸水寒如レ夾レ鏡。千林樹合似レ開レ花。

又ひとり

天從二雪後一海寰新。積レ素凝レ華先入レ春。清白由來誰相似。草堂高臥是何人。

又ひとり

欲レ問駿臺臥レ雪時。行吟招隱太冲詩。古人高義今何在。此地無レ君誰與期。

又ひとり前の翁が詩の韻を和して

侍る、いかゞ見給ふやらん、さては此雪に御起ふしも覺束なくおもひ侍るとなんかきけるにつけて、かの兼好が雪のいとおもしろう降たりしあした、人のかりいふべき事ありて文やるとて、雪の事なにともいはざりしに、此雪いかゞ見ると一筆いはぬとて口惜き事といひこせし事をふと思ひいでて是はあなたよりかく氣をつけていひこせしをこなたより返事なくば、うらみやせんとおもひしまゝに、使しばしまたせて返事かきて奥に、

空にふる、雪はこずゑの花なれや、ちるかさくかと、あやまたれける。

とかきて、さてけふはひとへにさびしくくらし侍る、思ふどちいひあはせてこられよかし、それこそ誠の志と思ふべけれといひやりけり。かくてやゝ日たくる程になりて門をたゝく音しけり、人してあけさすれば、かの文こせし人、例の人々伴ひて來にけり。形のごとく主設けして翁うれしくさむさ忘れてにじり出、かたみに語りあひしが、酒煖めて出しけるに、衆客もみな酔を勸めて、淸談いとこゝろよく見えし。翁

あるじする、心ばかりは、こゆるぎの、いそぎありくに、おとらめや君。

われら事、足たち侍らねば、御爲にさかなもとめてありくことは、かなひ侍らねども、心ばかりはそれにもおとり候まじと、戲ごとなどいひて程を經けるに、衆客けふの雪には、翁のから歌なくてやはあるべきとて、翁に簡を授けしに、翁いやとよむかしは雪月花の折にあへば、はや詩の思ひよりも候しが、今は老ぼれて其心もさぶらはず、詩も久しくすてゝ作らねば、口澁りていひ出べき事も

べしとしれたり。しかれば憶病の唐名ときこゆべし。侍講のとき文廟へも中上げけるとて語りし。尤道理ある事なり。されば士は一言の上にも心をつけて、利欲臆病好色等の筋の事をいはず、口に無ニ擇言一をこそまたなく見事なるともいふべけれ。かの世儒のいふ文雅風流もこゝにもとめば、道に中らずといふとも遠からじ。今身の言行をすてゝ徒に文辭の末にもとめて、聖賢の道こゝにありとす。これその所レ好に僻して、自から道に背く事をしらざるなり。しかしながら正學をみだり、後生を誤ることそなげかしけれ。詩にいはく、誰生ニ厲階一至レ今爲レ梗。この謂なり。

一日の澤

冬もやうやうふかくなりけるに、暮行空のけしきすさまじく、雪もちらちら打ちりしが、とかくする程に、日もすでにくれはてゝ、烏羽玉の闇さへいとゞうとまし。かくて夜もふけ行まゝに夜さむ身にしみわたり、しばしもいねやらで、丑みつばかりになりぬるに、鐘のこゑもきこえず、雞の音もせで、なにとなくしづかになるやうに覺えしが、いつあくるともなく、窓のしらみあひける程に家にありしわらはよびおこして、閨の戶あけさすれば、夜のまに雪いとおもしろうふりつみて、庭の草木も花さき、にはかに春來るこゝちし、四方の山の端もみな白妙になりて、人間世界、さながら天上の白玉京かとあやまたるる折しも、あたり近き池の水鳥の聲々になくも、程なければきこゆ。さこそ波のうきねのさむからめと、それさへ哀を添て、さても心あらん友もがなと人ゆかしう思ひし折ふし、いつも問かはす人のもとよりとて文もて來ぬ。いそぎ開て見ればめづらしき雪にて

らくありて人をよびて、さきにもらひし鯛を三枚におろして、其骨をたゞ今吸物にして出せといふを兩人聞て心に不足しけるに、酒をはりて三好銀を取出して返しゝかば、如水最初よりかしぬる心にてはなし、合力する心なりとて再三しひてかへせども受取すしてやみぬ。飲食の事にはもらひし鯛をもみだりにもちひず。しかも客のまへにていうて、いふまじき事とも思ひよらず。さて朋友急用の爲には銀百枚をおしむべしともおもはず。是等の事にても其時代の士の風俗儉素質直にしてしかも義を忘ず、心事潔白なることをしるべし。翁わかき時の事を思ふに、其頃までも年若き人などは物の直段の事をば、かりにも口にいはず、女色の咄をきゝて赤面する人もありけり。大かたは古戰軍術の事を聞てよろこび、君父への奉公武士の覺悟などを僉議せしぞかし。當代わかき人の出合をきくに、多くは勝手損得のはなし、又は女色遊興の事を互に語りあひて一座の慰とせざるはなし。此五六十年以前とは格別の風にこそ成行けれ。又其ころ加賀に青地釆女といひし士あり。其子藏人といひし者は翁が亡友なり。其父釆女が子弟にいひしとて、人と物をかへて與とする事、世にある事なれども、汝等必すべからず、かへまけて彼に得あるはよし、もしかへ勝て我に得ある時、碁象戲に勝たるとはちがひ心すみせぬものなりと語りしこそ心にくゝ覺えしか。當世は人と物をかへてかへかちたりとよろこび、又はたかき物をいやしく買得て、ほり出したるなどといふは、商賈のわざにして士たる者のすまじくいふまじきことなり。又先年新井筑後守がいひしを覺え侍る。人の噂をいふとてしはき人とはいふまじき事なり。金銀にさへしはければ、命にはいよ〳〵しはかる

思ふは皆利欲なり。されば命は金銀より大切なる物にあらずや。勝手をもていはゞ、命をいくるばかり勝手によき事はなけれども、義に臨ては塵芥よりも輕んずるは士の道なり。いはんや金銀にをいてをや。もとより大切のものなれば、常に身の養生をつゝしみ、金銀もあらく費し用ひざるはさもあるべき事也。さればとて命おし金銀たつとしと心におもひ口にもいふは、商賈などには似合たるべし、士にはあるまじき事なり。むかし小說の書にて見侍る。唐の柳公權が家に久しく召仕し婢ありしが、柳家をいでゝ楊巨源が家に仕へしに、夫人絹を買とて自から牙儈と價の高下を議せしを見て、俄に驚疾を得て楊家を謝し去けり。其後人にむかひて、われ多年柳家にありしに、終に內子の自から物をかひ物の價を問れし事をきかず、しかるに夫人牙儈と價を議せられしを見ければ、きもけぬやうに覺えて驚疾を得たりといひしとなり。柳氏はさすが唐の世族にて、家風いさぎよく、新進の家とは格別の事なんありける。されば中唐のころにはめづらしき事なればこそ、かく記し置けるならし。我朝は君子國と稱せらるゝしるしにや、中古迄は風俗淳素にして、貨利にひすかしからず。義理を堅く守るとにはなけれども、おのづから廉恥の風もほろびずなんありける。武家の世になりて、風俗大きに變ずといへども、士たる者は金銀の事をば常にいろはずして、しかも儉素質直にていさゝか驕なかりき。近き頃までもしかなり。ある老人の物がたりに、朝鮮陣の時日根野備中守朝鮮へ使に行しが、家貧して支度なりがたかりければ、三好新右衞門をもて黑田如水より銀百枚をかりける。歸朝して後新右衞門同道して如水のかり行て一禮をいひしに、如水對面してしば

ず、身に取て文章のおもきは言語にあり、文辭はその餘事なる事をしらず。古より愼ㇾ言の訓一にしてたらず。孔子も言行は君子の樞機、榮辱の主との給ひ、子貢も君子は一言もて知とし、一言もて不知とすといひ、南容は日に白圭を三復しけり。是によりていふに、身の文章は言語よりおもきはなし。介之推が言は身之文也といひしをぞ、ふかく其理にあたりたるといふべし。世の儒者と稱する人、多くは出㆓辭氣㆒して鄙倍を遠ざくる事をしらず。或は大言を恣にし、戲謔を好み、或は女色を論じ、貨利を議し、其言をきくに、委巷の談のごとく、奴隸の語に似たり。文雅風流安にかある。それにたゞ詩を賦し文を著はし、琴を鼓し笙を吹て古人の文雅風流とす。いはゆる買ㇾ櫝還ㇾ珠の類なるべし。たとひ文雅風流古人に似たりとも、優孟が孫叔敖を學ぶがごとし。况や大きに似ざるものをや。誰か眞の孫叔敖とすべき。座客の中にいふは、兵家山鹿の何がしが、世に士の金銀の事を口に沙汰するはいやしき事といふは、大きなる僻ことなり、金銀はなくて叶はずして至て大切なる物なり。それをいやしめ輕んずべきにあらずとて、諸侯より金銀を贈れば、取て戴きてさしおきけるとぞ。翁はいかゞ思ひ給へるといへば、翁それは兵家利害の僉議よりいふにやあらん、士の道はさにはあらず。いかにとなれば、士は義理より大切なるはなし。其次には命を大切とし、金銀は又その次なり。此二つも大切なる物故に、やゝもすれば、生死の場、金銀の事に臨ては、かの義理といふおもき物を取違るぞかし。よりて貪ㇾ生貪ㇾ利の事をば、心にとゞめじ口にもいはじと心づかひするは、士は仮りにも利欲に近づかじとなり。惣じて利欲といふは、金銀の欲にかぎらず、身の勝手を

るを見るべし。右の四法をもてよめば汎然とよむにあらず。加之歳月の功をつまば、おのづから得る所あらん。筆を下し文を作るに、用字に誤らず、造語にいやしからず、鋪叙備り、體裁正しく、言をたて道を論ずるの助けとするにたらんかし。もし徒に文字をもてあそび、觀美をつとめ、これをもて學問の事とせば、浮虛無實の甚しきといふべし。かの文雅風流を道とするものとなにをもて異なるべき。しからば今かく云々するも、人を邪に納るにして、翁も其罪なしとせず。今世の學者、多くは輕俊にして實行を心とせず。たゞ文辭に馳騁して虛譽を求めざるはなし。然るに師儒たる者、たとひ痛く懲すとも猶たへざるべし。况や道は文雅風流にあるの說をもていざなはんには誰かあひ率てしたがはざるべき。且いへ、道は道德にあるか、文章にあるか。道德にあるといはゞ、文辭はもとより道德にあらず。文章にあるといはゞ、いはゆる夫子の文章は、道德の美の威儀文辭にあらはるゝをいふなり。今たゞに文辭をさして道とするは、玉帛をもて禮とし、鐘鼓をもて樂とするに同じ。されば孔子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との給し。翁も聖言を眞似て文といひ章といふ文辭をしもいはんや、といはましとぞ思ひ侍る。

言は身の文

翁かねて思ふに、口を發する上にていへば言とし、言の連續をする上にていへば語とし、語の模樣をなす。上にていへば辭とし、それを文字に寫す上にていへば文辭とす。しかれば言語文辭同じもの也。たゞし後世文字の辭を文辭といふよりて起て、文辭に限り文章といふは、古意を失ふのみなら

しかば、數過を待ずして事々精覈なるとぞ。虞邵庵是をもて人に敎て讀書の良法としけり。今此法にしたがひて、五經左傳遷固が史をも文章の爲とよまんには、義理事實に貪着せず、たゞ文章の一筋を主としてよむべし。志慮分るゝ所ありて專一ならねば意を精しうすることをえがたし。それにつきて翁日ごろ四法を定め侍る。その一に字例。文字を用ふるの例なり。たとへば藥の能あるがごとし。參芪同じく補なれども、其用異なり。芩連同じく瀉なれども、その用異なり。文字も亦しかなり。勉字務字同じくつとむるなれども、其もちひ異なり。愼字敬字同じくつゝしむなれども其用ひ異なり。すべて我朝同訓の字皆其同異を辨ずべし。もし同訓にまよひて其同異を辨ぜずしては、こまのゆきをしらずして象棋をさすがごとし。必用ひ誤まる事多かるべし。其外の文字も一字あれば一字の能あり。焉矣乎哉等の助字に至るまで、同異しりやすきもあれど、少しのたがひにて、疑似するもあれば、とかく古人の用ひし例をひろく考へ、彼此を通はして見るにしくはなし。其二に語類。字かさなりて成語をなす、其類一ならす。政治に係る語あり、兵戰にかゝる語あり、人の性行に係る語あり、事の措置に係る語あり、古訓の語あり比諭の語あり、其外あげていふべからず。必しも其語をすぐに取にはあらねども、古の成語を多く記して、其中より轉化し出せば自ら雅にして俗ならず、直にして迂ならず。其三には鋪敍。語を鋪て章段をなすをいふなり。群分類聚の所あり、交互錯綜の所あり、意を設るの廣く、言を布くの嫺はしきを見るべし。其四には體裁。鋪敍によりて首尾をなすをいふ也。起端あり、承接あり、轉折あり、收結あり、文勢の抑揚頓挫條貫の滯らざ

は二王に變ず。義理の學は陽明に變じ、文章の學は鳳州に變ず。但良知の說は内省存心の工夫に係て、儒者分内の事を離れず。鳳州に至ては、名撿をいとひ規矩を破り、たゞ文雅風流をもて學とすれば、その害晉の淸談に似てなほ甚しきものといふべし。今世師儒と稱して法を孔子に誦すといへど、實は名聞をつとめて、つゆ道に志なければ、二百載の下鳳州が聲威をかりて、世好に投じ時望を收んとするは、いとさがしき謀ならし。今其師といひ弟子といふもの、群居して文談するをきくに、口にまかせて大言し、道を語れば程朱を排し、文を論ずれば韓歐を貶し、自から牛耳を執て一世人なきやうにいへるこそ、むかしの攀龍世貞が會に髣髴しけれ。よく其傳を繼たるといふべし。

寸鐵人をころす

後數日ありて諸客來會せしが、翁に前日文章のために讀べき書御示敎ありて承りて候、それにつき請し益たき事の候。右御差圖の書は、我等とも日ごろ讀候て常に取あつかひ申物にて候。今改て文章のために讀候には、よみやうの意得もあるべく候や承たく候といへば、翁それは尤なる心づきにて候。大凡書は多讀をよしといたし候へども、たとひ千卷万卷の書讀候ても、その書に意を精しうせず、たゞうはべにてひと通りに讀過しては、何の益をか得べく候。寸鐵人を殺すとて、一寸の鐵にてもよく鍛へば人を殺すにたり、長道具たりといへどもなまりては用にたへざるがごとし。昔東坡自から西漢書をよみしことをいふに、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戰貨財の類一過ごとに、專ら一事をもとめ

たらざるをしらんかし。滄溟鳳州等が文是なり。翁かねて二子の爲レ人を考るに、狂率輕佻にして、夢にも義理しりたる人とは見えず。なにによりてか文章の義理に本づくべき事をしらん。今その大概をかたり侍るべし。二子莫逆の交をなし、日夜徴逐して詞賦をもて相誇り、中原二子をもて自から許すに至る。その顚狂恣睢いふばかりなし。いく程なくして、鳳州が父王忬、怨家のために誣られて、下レ獄論死せられしかば、鳳州弟世懋と同じく棄レ官て長安に走り、父の死に代らんとこひしかどもかなはざりしかば、號泣徒跣して柩を負て歸葬しける。これはさすが本心を失はぬ所もあるかと見えしが、それより身の不幸をかなしみけるにや、又は滄溟も心病にて暴卒せしかば、謔浪笑敖の友もなくなりし程に、志氣沮喪しけるや、忽に故態を變じて釋氏に歸依し伽藍を建立し、又弇州の園をつくりて、日夜賓客と其中に宴游し、歳月を玩愒しける。なほそれよりもあやしむべきは、社友王錫爵が女比丘尼となりて、恬澹教門を立しを鳳州これが弟子となりつゝ、其尼を尊て曇陽大師と號し、錫爵と同じく結廬戒食し、それより賓客を謝し、筆硯をやき、朝夕梵誦をのみ勤めけるこそ、希有なるわざなれ。しかもそれにもたへず。やゝ久しうして宿好を忘るゝ事あたはず。又出て詩人酒客の間に遊びけるが、程なく身まかりにけり。各是にて鳳州が爲レ人を考へ給へ。病レ狂喪レ心の人に似たり。然ども博聞宏詞の名を竊むにたり、同俗合レ汚、衆を收るにたりしかば、其時に當て地望の高き、游道の廣き、海内の人物を鼓動せしかば、王守仁が良知の說をもて天下を傾けし後はきかざる所なりとて、世の論者陽明を並べ稱して一代の盛事としき。翁はおもへらく明朝の學

所にあらず。

曇陽大師

今更こと新しき中事にて候へども、人は第一義理の大筋をしりたきものにて候。かやうの事をいふを今世の儒者きゝては、たれ義理しらぬものやある、初心なる事をいふとて、さこそ嘲笑ふにてあるべく候へども、世に鉅儒と稱する人にも、義理の筋くらき人も見ぇ侍る。孔子も君子は義以爲レ質と仰られて候、是は君子言行の上にて仰られ候へども、すべてよろづの事義理を質とせざるはなし。いはんや文章は質ありての文なれば、義理にもとづかずしては、浮靡亂雜にして文章とはいふべからず。されば韓柳歐蘇の四人いづれも文章科中の人なれば、道の深きをしりたる人とは許しがたけれども、義理の筋しらぬ人にはあらず。但韓歐は道のあらましをもうかゞひ、一代の正人たりしぞかし。柳蘇はふたりながら釋氏に浸淫し、それに柳は叔文が黨にいり、蘇は洛學の仇となる。これをもて正人君子のために貶議せらる。それは學術の正しからぬによれば、今更是非するにたらず。その文を見るに必義理に根據して識遠く思ひ永し。中に柳が文は精深雅健にて、氣格ことに雄抜しける。蘇が文は、議論振發し、理致明鬯にして、確乎として抜べからず。こゝをもて韓歐に配して愧ざるにあらずや。明朝に至ても、弘治正德のころまでは、文章といへば義理を主とせざるはなかりき。もし己が博聞に傲て、たゞに文辭に馳騁して、義理を主とせるの文は、しひてその辭を矯飾して、文彩目を驚かし、變幻百出すといふとも、明眼の人一たび觀ば、その猥淺にして見るに

宗たり。古今文章においては一人も非議するものあるをきかず。されば明朝に至て、詞臣文士多く出て、文章世に盛なりしが、劉基、宋濂、李夢陽、何景明が徒、名を一時に擅にし、大家と稱せしかども、韓柳歐蘇が文においては、一言も雌黃を下すとなし。おもふにふかく慕尚して欽服しけらし。其外文章をもてきこゆるもの、唐順之、王愼中が徒、各一家の言を立つといへども、いづれか韓柳が遺流をくみ、歐蘇が餘波を揚げざる者ある。然るに文章は時運と盛衰する物なれば、明の中葉より以後稍々衰へゆく程に、平易なるは鄙俚となり、簡古なるは剽竊となり、それより天下の文章、科擧帖括の習に落て、是を時文と稱せしかば、古文は見るべからざることになりにたり。此時に當て古文に志ある人世に擢出して、復古矯俗に急なりしも、韓柳歐蘇が文をこそ赤幟とせしか。篇每に揄揚し、句每に品藻せざるはなし。しかあれど材識高からず、蘊畜深からざるによりて、その所作の文を見るに、古に似て古にあらず、雅に似て雅にあらず、最後に李攀龍、王世貞出て、その平易にて膚俗にちかきを厭て、相與に奇怪の文を造作し、狂蕩の論を譸張し、洸洋自恣にし、一世を鼓動せしかば、四方の文士靡然として歸依せし程に、號して文章の主盟と稱しき。されば滄溟鳳州も常に韓柳歐蘇が文をば褒稱して、終に非議する事をきかず。鳳州は晩節に及て文友と文を論じてやゝ後悔して、平正にかへる志ありしかども及ばざりけるよし、錢謙益が列朝詩集に見えしと覺え侍る。しかるに今文章をもて自から許す人の王氏が棄餘を拾て、彼が四部稿を師祖とすと見れば、又鳳州が心にたがひて、反て韓歐を毀ることそ、いと意得がたけれ。定めてふかき意もあるにかあらん。翁などが小見にてしるべき

まだ文辭を解せぬなりと語るをきゝておかしかりしが、むかし韓退之文を作りて人に見せて、人笑へばよろこびとし、人譽ればわが文いまだ俗人のよろぶ所あるとしりてうれひとすといへり。老子にも下士聞レ道大笑レ之、不レ笑不レ足ニ以爲一レ道とこそ見え侍れ。此等の人に笑はるゝにて、いよ〳〵韓歐が文の高きをしる。もし此等の人に譽られば韓歐とするにたらず。是も程朱を譏ると同じ意にて、もとよりいふにたらぬ事なれども己が量をしらざるの甚しきといふべし。古人を笑ふとすれど、みづから笑を後世に貽さんこそなげかしく覺え侍れ。

文章の盛衰

しばらくありて、翁古今の文章を論ずるに、西漢の文章は奏疏制策の外、賈誼が過秦論、司馬遷が答ニ任安一書、司馬相如が諭ニ巴蜀一檄、楊雄が解嘲。此類猶多し。其文大抵雄偉高邁、後人の及ぶところにあらず。東漢以後、文章衰弊して振はず。六朝に至て、四六俳偶をもて工とせしがば、規模蕩盡し、氣象萎薾して、觀にたるものなし。唐に至てその餘習いまだ除かざりしに、韓退之、柳子厚の二子、いづれも超絕の材をもて、一生の力を盡し、古今の言を陶鎔して自から機杼を出したれば、其文上追ニ西漢一て殆過たりもといふべし。東坡が韓文公の碑に文起ニ八代之衰一、道濟ニ天下之溺一といひしが、道濟ニ天下之溺一はしらず、文起ニ八代之衰一といへるは異論なき事也。誰かしからずといふべき。其後五代を歷て漸く衰へしを、歐陽東坡の二子相繼て出て振起せしかば、文章ふたゝびいにしへに復しぬ。其文光明正大、又追ニ配韓柳一て羞ぢざるべし。是をもていふに韓柳歐蘇は文章家の大

陳無己に伯夷傳を與へてよませけるに、無己それより文法をさとるとなり。古人多はかくのごとし。今伯夷傳をよまざる人はなし。しらずよく文法を悟んや否や。ちかき頃歸化の人舜水の朱之瑜が物がたりに、東坡潁濱わかきころ、父老泉なにやらん常に一書を枕中より取出てよみけるが、かたく秘して見せざりしを、父あらぬ時にひそかに取出して見れば孟子なりけるとぞ。此事なにの書にも見えず。おなたにてたゞ世にいひ傳へし事ときこえし。老泉が批點の孟とて世に傳ふるも眞僞はしらねども、是をもていへばさもありぬべし。老泉も日ごろ先秦兩漢の書を見たればこそ、孟子を讀て悟入しける程に、かく愛玩はしつらめ。されば多錢善賈、長袖善舞といふごとく、文章も多讀にしくはなかるべし。但先秦兩漢の書とても、卷帙浩繁にして、吾徒の材力にてはあまねく精讀し難かるべし。是によりて翁は其中を取て、五經論孟の類は勿論にて、老莊屈宋が作、淮南荀卿が書、さて丘明が國語左傳、司馬遷が史記、班固が西漢書に極めたく候。其外は唐宋大家の文を熟讀すべし。是も全集をよむにはおよばず。幸に明の茅鹿門が抄錄したるあれば、是にてことたりぬべし。八大家の文をよみて自得する所あらば、明朝諸家の文は遙に其下に出る事を知るべし。體製迭に出て呈ㇾ新とも珍とするにたらず。奇怪相競て獻ㇾ異とも驚にたらず。いはゆる觀二於海一者難ㇾ爲ㇾ水とは是等の謂なり。されば義理は濂洛關閩に至り、文章は韓柳歐蘇に至りてもはや加ふべからず。後世作者ありともこれを易る事なかるべし。しかるに世の宿儒と稱する人、己が麁淺猥瑣の文をもて、みだりに韓歐が文を非毀するよし聞え侍る。ちかき頃も其徒のいひしとて、韓はなほ取にたる、歐陽はい

し。大匠といふともいかゞ修補すべきや。たゞ穹を窒ぎ、傾を支る迄にしてやみなまし。今後生の文字を指摘するも亦かくのごとし。爾においてなにの益かあらん。この故に翁かねて後生にいへらく、先筆を下さず、その作の功を讀にもちひて、古文辭に覃〻思せよ。久しうして必古人の口氣になれ、古人の作意を得て、我心に悦懌する思あるべし。しからば時々擧揚するも工夫のひとつなりと先儒もいへば、著作を一向に廢せよとにもあらず。但十に七八の力を讀にもちひ、二三の力を作るもちゆべし。かくして月を經年を經ば、韓柳歐蘇がやうにこそなくとも、相應に悟入する所ありて、文字を作るに手熟し筆活して、用るに隨てたりぬべし。是晩うしてはやく、遠うして近きの道也。

多錢善賈

座中の諸客、文章の學は讀書を要とする事くはしく承り候、しからば文章の爲によむべき書はなになにと承たく候といへば、翁きゝて、韓退之が進學解に、規をとり作を擬するの書をいふに、上姚姒より下大史所〻錄子雲相如に至り、柳子厚が韋中立に答る書にいふにも、詩書を首として太史公に至る、二子いづれも班固以下は取所にあらずと見えて候。されど韓退之が答二李翊一書に、三代兩漢の書にあらざれば敢てよまずとあれば、西漢書をばすてざりしにや。歐陽東坡などはことに韓學の人にてあれば、古今の書によまざるはなかるべし。歐陽が韓文を學び、東坡が孟子を學ぶといふは、多讀の功つもりて、こゝに至て性のちかきより悟入する所あるによりていふなるべし。曾南豐

し、或時乘レ間じて文字をもて問しに、歐公のいはく、作文無ニ他術一唯讀レ書多則爲レ之自工、世人之患在レ懶レ讀レ書、又作ニ文字一少、每ニ一篇出一即求レ過レ人、如レ此少レ有ニ至者一疵病不ニ必待ニ人指摘一、多作自能見レ之。翁おもへらく、歐陽公の言平實にして味あり。文章を學ぶにこれより近きはなかるべし。翁數年文章に心を用て、何とぞ捷徑もあらんかといろ〳〵尋求しが、後に文を學ふに別に悟入の法なし、たゞ讀書にあり、歐陽公の言我を欺かざることをしりぬ。歐陽公古今文章の大家として其言かのごとく、其上古人の爲にいへるに、心底をのこさゝるとあるべからず。しかるにその言是に過ざれば、此外に餘法なきと明らけし。又韓退之答ニ李翊一書、柳子厚答ニ韋中立一書、幷に蘇老泉が上ニ歐陽内翰一書を見て知給ふべし。三子いづれも初より著作を事とせずして、積年の力を讀書にもちひしかば、讀書に勞して著作に逸せしと、はからざるに符節をあはせたるがごとし。されば韓柳歐蘇が文章におけるは天授の材といへど、それさへ讀書より得ざるはなし。今吾黨の學は、文辭を專にせねば、必しも文章家を學んとにはあらねど、常に用るに辭達して事のかけぬ程にとならば、それも古文辭をよむにつとむべし。今の後生多くは躁進にして、久しく潛ニ思讀書一にたへず。常に鋭ニ志著作一してたゞ自から文を作りて、師友の指摘を求るをのみよしと思へり。しらずや指摘の益は大體文字程に中りて中に一二所の疵病を改め、又は彼善ニ於此一とするをいふなり。今卒易にして不レ成レ體の文字をもて是正を求るは、たとへば室屋のごとし、結構次第を失ひ、材木等倫を失ひ、或は堂を後にし室を前にし、或は棟を椽とし椽を棟とせば、一向に住居をなさずといふべ

ても、からにおとるべきにもあらず。さる程に宋明諸儒の説をもこゝにて是非し、その及ばざる所をも發明するにて候はずや。たゞ此文辭ばかり、こゝにて常に取あつかはぬ事にて候へば、書をも國語をもて訓じ、顚倒してよみ來り候程に、老師宿儒といふとも、よく辭に得て意に通ずる事難かりなん。況や多くは涉獵をつとめて、書をよむ事も雜駁なれば、いかでか文辭のふかき味をしるべき。是によりて自ら作れる文章も、辭なづみ意塞り、或は奇險を務め、或は怪僻に涉り、自ら古文辭と稱して世に傲れども、大かた見るにたらぬ事にて候。たとへば富商大賈の己が貨財多きに誇りて、簪纓家の風流を眞似するがごとし。珍器名物などのかざりにて紛らかしぬれば、はし〴〵似たるやうにもあれど、かのやすらかにしておのづから風流なるに比すれば、なにとなくいやしきさまありて、更に同じ物にあらず。又口吃する人のものがたりするがごとし。さながらわけ聞えぬにてもなけれど、言葉つかへていひとりえざる事おほし。今此弊を矯めむとならば、漢唐以來明理の文を讀て、其中より文法をさとるにしくはなし。其鉅作をもていはゞ、賈誼が治安の疏、董仲舒が對策の文、韓退之が原道、歐陽永叔が本論等の篇を最とすべし。其外柳子厚、三蘇、王曾に至て、古今大家と稱する人の文章を見給へ。平易條暢ならざるはなし。いづれか今人の好める弇州滄溟が文のごとく詭異難澁なる事やある。文に韓柳歐蘇あるは、詩に李杜王孟あるがごとし。されば宋明諸家の文章を論ずるにも、韓柳歐蘇を宗とせざるはなし。然ども諸家の文章を論ずる、皆過高にして初學に益なし。章法句法抑揚頓挫などやうの沙汰は、粗熟して後の事なるべし。むかし孫莘老、歐陽公と相識ること久

汰するこそ、明達の論とはいふべけれ。

作文は讀書にあり

後數日ありて、諸客來會せしが、翁にむかひて、前日倭歌唐詩の事くはしく承り異聞を得侍る。但倭歌は、我等ごときのかねて學ばぬ事に候へば、必しも自らよむには及ばず。詩も必しも自ら作らずとも、古詩を吟詠しても襟懷をきようするに足ぬべし。たゞ文章はそれとはたがひ侍るべし。たゞ今聖賢の書をよみ候も、文辭によりて求る事にて候へば、文辭の法にくらくしては、其道に通ぜざるのみならず、其義を誤る事もあるべく候。其上孔子も辭は達するのみと語られ候。自身に文辭をもて書を解し義理を論じ候にも其法をしらずしては、道理をいひ達する事も成がたく侍るべし。今我等ごときの晩進後生文章を學び候には、いかゞ意得てよくあるべく候や、承たくこそといふに、翁笑て、むかし漁獵をこのむ人のいふをきゝしに、魚をとるよりは、鳥をとるは、おもしろく、とりを捕よりは、しゝ狩は又おもしろき物也とぞ。其相手にする事がらの大きなるにしたがひて、おもしろさもまさるにて候。翁いとけなかりし比、小倉の百首をよみ習しより、和歌のおかしきふしをもかたはし承りしり、其後學に就候てより又詩文を好み候て、是には多くの年月を費し候ひし。今はくやしき事におもひながら、はや七十にあまり候へども、さすが日ごろのすきはいまだやみがたくこそ候へ。それにつきておもひ候に、和歌よりは詩はおもしろく、詩よりは文章は又おもしろく思ひ侍る。翁かねて申事にて候、義理はふかき物にて候へども、義理の工夫は、我邦の人と

　おほあらぎの、森の下草、おいぬれば、駒もすさめず、かる人もなし。

とよめる、みな外のものをもて比して、始終本意をあらはさず。この類の歌は、詩にていへば比の體にかなへり。人丸が夜のながうしてあかしかねたるを、

　足曳の、山鳥の尾の、しだり尾の、ながながし夜を、ひとりかもねむ。

とよめる、此類の歌は、詩にていへば興なるべし。いかんとなれば上の句に山鳥の尾をもていひ起して、本意は下の句にあり。其外世の人口にある歌に、自ら痛く老にけるをなげきて、

　おしてるや、難波のみつに、やくしほの、からくも我は、老にけるかな。

とよみ、うき身の世にすみがたきといふ意を、

　あし鳧の、さはぐ入江の、水の江の、世にすみがたき、我身なりけり。

とよめる、皆上の句に外のものをもていひおこして、下の句にて本意をいふ。いづれも興の體にかなへり。さはいへど和歌はもとより風雅頌のわかちもなく、賦比興の體もさだかならず。貫之がいへる六くさは、詩の六義を深く考へずして、たゞ歌のさまを六くさにわけて、詩の六義とかずをあはせて、かくいふなるべし。されば詩の六義は詩の六義、歌の六義は歌の六義と、格別に見て、あはせ論ずべからず。倭歌に限らず、官職律令等の事にても見給へ。我朝にて漢唐をまなびて建たる事に、取誤りて名實齟齬したる事多し。しかるを倭書をとく人、多は強て牽合して、其誤を信にせんとす。恐らくは公道にあらず。たゞ信以傳レ信、疑以傳レ疑といふにしたがひて、是非のまゝに沙

ごとし。本意すぐに比する物にありて、別に本意をいふに及ばず。興は他物をもてその本意をいひ興す。關雎の詩の關々たる雎鳩をもて、窈窕たる淑女を興し、樛木の詩の樛木の葛藟をもて、君子の福履をいひ起すがごとし。上はいひ起す迄にて、下に本意をいふ也。今詩の六義をもて倭歌を論ずるに、万葉集にのする國々の歌は、風ともいふべけれど、其外古今以下代々の歌、多くは輦轂のもとの作なり。是を雅といへば、閨秀桑門の作、又は懸釋敎等の歌まじれり。雅といふべからず。神祇慶賀の歌などは、其意やゝ頌に近しともいふべけれども、是又宗廟樂歌のこと葉にあらず。其體又別なり、しかれば風雅頌の三は、倭歌にはきはめてあはぬ事也。いかでか是をもて、倭歌の部立を定むべき。賦比興の三は、倭歌の體をわかたば、是はわかれもし侍らんか。されど廿一代集の歌、大かたはすぐに風景をうつし、情事をのべて、比興するは稀なれば、十に八九は賦といふべし。中に比興の體もたまく〲は見え侍る。

仁德帝の御即位をすゝめて、

難波津に、さくやこの花、ふゆごもり、いまは春べと、さくやこのはな。

とよみ、齋宮の御子のさはり出來て、齋宮にたゝずなりなんとしけるに、其事はれて、つひに初に復せし事をよろこびて、

大空を、てりゆく月の、きよければ、雲かくせども、ひかりけなくに。

とよみ、わが身の老朽て世にもちゆるかたのなきを打なげきて、

の衰へゆくまゝに、浮靡にながれて、實をとり失ひぬるこそ、なげかしき事なれ。詩歌のみに限るべからず。

六義の沙汰

座中ひとり、紀貫之が古今集の序に、歌のさまを六くさにわけて、からの歌にもかくぞあるべきといへば、詩の六義に其意かよひ侍るにや承たくこそ候へといふに、翁、倭歌の事はしらず候へども、詩の六義は、古今集の序にいひける六くさの趣とは、大きにかはりたる事になん侍る。詩は風雅頌賦比興をもて六義とす。風は諸國にあらゆる男女、各己が情を詠するの詩也。國々にて其風體かはるにて風といふなり。雅は朝廷の公卿大夫以下、己が情を詠ずる詩也。聲正しく體いやしからぬにて雅といふなり。頌は宗廟において、祖考を尊び、福祚を禱るの詩なれば頌といふなり。この三にて詩の全體をすべたれば、いはゞ織物のたてあるがごとくなるゆゑに、是を三經とす。さて賦比興の三は右の三經を横に貫くにありて、風雅頌の詩いづれも賦比興の三の體にはづるゝはなく、いはゞ織物のぬきあるがごとくなるゆゑに、是れを三緯とす。三經三緯を合せて六義とす。三經は前にいふごとく、詩の部立なれば格別の事也。三緯は毎章詩の仕立にてわかつ事也。賦は葛覃卷耳などの詩のごとく情事をすぐに詠ずるをいふなり。比興のふたつはすこし紛はしき體ともいはんかし。此は他物をもてその本意に比喩す。宮人螽斯を賦して、螽斯の多子なるをもて、后妃の子孫多きに比し、婦人栢舟を賦して、栢舟の漂流するをもて、己が夫にすてられてよるべなきに比するが

いひかなへたると見ゆるよりは、感ふかうしてすてがたく覺え侍る。今思ひ出したる數首をもて例していはゞ、

久かたの、光のどけき、春の日に、しづ心なく、花のちるらむ。
朝日かげ、にほへる山の、さくら花、つれなくきえぬ、雪かとぞみる。
うちしめり、あやめぞかほる、ほとゝぎす、鳴やさつきの、雨の夕暮。
庭の面は、まだかはかぬに、夕立の、空さりげなく、出る月かな。
夕されば、門田のいなば、おとづれて、あしのまろ屋に、秋風ぞ吹。
秋風に、たなびく雲の、たえまより、もれいづる月の、影のさやけさ。
津の國の、難波の春は、夢なれや、あしの枯葉に、風渡るなり。
駒とめて、袖うちはらふ、かげもなし、佐野のわたりの、雪の夕暮。

是等の歌、不盡の景氣をうつして、さながら目に見るがごとく覺え侍る。折にふれて是を吟詠せば、襟懷を淸くし、塵想もけぬべし。西行がわが佛法は倭歌によりてすゝむといひし、さもありなんかし。わがともがらも、吟詠をたすけ、性情を養ふにはたよりなきにあらず。されば倭歌のすてがたきはこゝにあるべし。但此ころの歌は、あたらしくいひいてゝ、一ふしおかしくきこゆるはあれど、こと葉の外にけしき覺えて、あはれふかきはなし。いかてか人の心を感興するの益あるべき。是も晩唐以後の詩のごとく詞にのみもとめて情に本づくといふ事をしらぬなるべし。なに事も風俗

もゝ千鳥、さへづる春は、ものごとに、あらたまれども、我ぞふりゆく。
此歌を吟ずれば、老人の懷舊の情を感ずべし。
春の夜の、やみはあやなし、梅のはな、色こそみえね、香やはかくるゝ。
此歌を吟ずれば、有德の不可ㇾ揜の誠を感ずべし。
世の中に、さらぬわかれの、なくもがな、千世もといのる、人の子のため。
此歌を吟ずれば、孝子の愛ㇾ親の情を感ずべし。
風ふけば、奧津白波、たつた山、夜半にや君が、ひとり行らん。
此歌を吟ずれば、貞婦の思ㇾ夫の情を感ずべし。
忘れては、夢かとぞ思ふ、おもひきや、雪ふみ分て、君を見むとは。
此歌を吟ずれば、君子不ㇾ忘二故舊一の情を感ずべし。此類外にもなほ多かるべし。古今集以後八代集に至ては、あげて數ふべからず。中に翁が常に好て吟ずる歌一首あり。鎌倉三代實朝の歌に、
武士の、矢なみつくろふ、籠手の上に、あられたばしる、奈須のしの原。
此歌を定家卿評して、鬼をとりひしぐ體といはれしとぞ。誠に勇壯をもてすぐれたる歌なり。外に此體の歌おほく見え侍らず。武士たる人常に此歌を吟ぜば、その金革をしきねにするの志を感じて、勇氣のすゝむべきとこそ思ひ侍れ。さて春秋のあはれをいひ、月花などを詠めし歌も、たゞ其まゝに寫しとりて、さながらみるやうにあるは、なにのおかしきふしもなけれど、かの詞つゞきたくみによく

は我朝の人これをもて性情を吟詠すれば、からやまと詞はかはれども、その所はかはるべからず。詩は一首にて詞理ともに具足して、曲盡二人情一たれば、もとより三十一文字の及べきにあらず。翁わかき時より盛唐の詩を好て讀て、賈至が早朝二大明宮一の詩に、千條弱柳垂二青瑣一百囀流鶯遶二建章一劍佩聲隨二玉墀步一衣冠身惹二御爐香一と賦し、それを和して、王維が九天閶闔開二宮殿一萬國衣冠拜二冕旒一、日色纔臨二仙掌一動、香煙欲レ傍二袞龍一浮と賦し、岑參が金闕曉鐘開二萬戶一玉階仙仗擁二千官一花迎二劍佩一星初落、柳拂二旌旗一露未レ乾と賦し、杜甫が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レ袖、詩成珠玉在レ揮レ毫と賦するを見るに、文彩の烜赫たるのみにあらず、開元泰平の氣象目中にあるがごとし。かやうの所に至て、倭歌の風情は、殆螢燭の日におけるやうに覺え侍る。たゞその情に發する一ふしは、おのづから詩にかなふ所ありて、人心を起す益なきにあらず。國風芣苢の詩に、采二々芣苢一薄言采レ之、采二々芣苢一薄言有レ之といふがごとし。是は婦人のおほばこを採て日をおくるを自から賦したるなり。なにのおかしきふしもなけれど、其時代泰平にして、婦人までも無事をたのしむの情、言外にあらはる。それにはからずしてかなひたるは

もゝしきの、大宮人は、いとまあれや、さくらかざして、けふもくらしつ。

とよめるにぞ。我朝も延喜天暦のころは、朝廷和平、群臣閑暇なりし事、おもひやられていと感ふかし。芣苢の詩によくかなひ侍る。其外古今集の歌は、詞すなほに餘情ありて、おほくは一唱三歎するにたへたり。

の辭を剽掠して高古に倣り、己が家流の外一代に詩なしとおもへり。然れども其詩をよむに、猥碎流麗一向に文理をなさず、浮萍のごとく斷梗のごとし。文字の怪といふべし。しかるに其黨の人は相師祖して是を文雅風流とし、あまつさへ聖人の道は文雅風流なる物といひしよしをきゝ侍る。文雅風流はよしそれにもせよ、道は文雅風流なる物といへるは、いかなるいはれにかあらん。さいつころ人ありて翁にかくと告ける程に、さては道は仁義にはあらずして、詩歌管絃にあるよな、しからば孔孟よりは世の騷客伶人こそ道に近かりけめ、今までしらざりしは、いと口惜かりける事よといひしが、是は翁が戯なり。もとより詩文を好み、華飾を事とするは、道に益なきといふばかりにてもなく、人の心術を害するなれば、學者の專につとむべき事には侍らず。但一向に詩歌をたちて風雅の趣をしらざらんは、質勝て野なる方とや申侍らん。

倭歌に感興の益あり

されば我朝に歌あるは、もろこしに詩あるがごとし。よりて詩歌とて同じやうに取はやし候へども、我朝はむかしよりもろこしの文辭にうとく、李杜諸名家の詩をよむ人まれなり。たとへ讀てもその旨に通じがたし。たまく白居易の詩和かにて倭歌の風にもかなひ、平易にして通じやすき程に、是を唐詩の上等として、このみて長慶集をのみ學びけらし。この故に其詩みな膚淺粗俗にして見るにたらず。懐風藻、本朝文粹など考て知給へかし。反て近來五山老禪の賦する絶句の體の、一種澹泊の味ありて取べきにはしかず。しかれば我朝の詩は、すてゝ論ずる事なかるべし。さて倭歌に至て

るにたらず。其餘の作者も、大かた聲律に拘り、窩臼に落て、詩は性情を吟詠すといふことをしらざるなるべし。鄭谷が雪を賦して、江上晩來堪レ畫處、漁人披二得一簑一歸と作れるを東坡が許して、是は村學中の詩なりとて、柳子厚が作りし千山鳥飛絶、萬逕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といふ詩を引て、別格の事といへり。鄭谷が詩は、巧にして、俗耳には諧ふべけれども、子厚が詩をもて見れば、その鄙俗あらはれておほふべからず。東坡が眼力のたかきを知べし。それにつきて思ふに、細雨濕レ衣看不レ見、閑花落レ地聽無レ聲といへるは、盧綸が詩なり。人口に膾炙して佳句となん稱し侍れど、よくいひおふせたるばかりにて、吟詠するに餘味なし。宋の僧志南が、霑レ衣欲レ濕杏花雨、吹レ面不レ寒楊柳風といへるは淸麗閑暇、咀嚼して味あり。盧が詩にはまさりぬべし。されば志南が詩を、朱文公の稱し給ひしを、げにさることとおもひしが、其後擊壤集をよみて、梧桐月向二懷中一照、楊柳風來二面上一吹といへるを見るに、又一等從容の氣象ありて、有道の言とこそ覺え侍れ。誠に風流人豪と申べし。此三人の作、句調景趣とも相似て、おのづから三段にきこえ侍る。盧は辭を主とし、志南康節は情を主として、情に高下あり。是にてしり給へ詩は辭に拘れば、理屈に落て味なく、情に發すれば、意思を含で味あり。しかいへばとて、初學の人、辭の雅俗をしらずして、にはかに情の沙汰には及がたし。今世好く詩を賦する人を見るに、多は日ごろ唐詩をくはしくよまずして、たゞ主意を先だてゝ、己が俗腸よりたゞちにいひ出す程に、巧なるは詼諧をきくに似たり。拙きは禪錄をよむに似たり。又世に一種偏曲無實の人あり。なにの主意もなく、樂府古詩

木深といへば人なき事しるべし、花鳥は平時娯むべき物にして、それを見てなき、聞て悲しめば、當時流離の情いはずしてしれたり。又明の王鏊が唐詩を論ずとて、國風綠衣燕々、碩人黍離等の篇、いづれも言外無窮の感あり、後世たゞ唐人の詩のみ此意あり、溪水悠々春自來といへば、懷レ友をいはねども懷レ友の意言外に溢る、潮打ニ空城一寂寞回といへば、興亡をいはねども、興亡の感言外に溢れ、風人の體を得たりといひし。此二子の論深く其理を得たりと覺え侍る。是にて唐詩の妙をしるべし。李白が大原早秋を賦して、霜威出レ塞早、雲色渡レ河秋、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樓といへる、此類の詩は雄壯の氣をもて勝れたり。杜甫が江亭を賦して、水流心不レ競、雲在意倶遲、寂々春將レ晩、欣々物自私といへる、此類の詩は深遠の思をもて勝れたり。其外王維が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といひ、杜甫が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といひ、孟浩然が微雲澹ニ河漢一疎雨滴ニ梧桐一といひ、柳宗元が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といふ。みな馴雅の詞をもて不群の思を發せり。誠に宋人のいはゆる難レ狀の景を寫して目前にあるがごとく、不レ盡の意を含て言外にあらはるとは、是等の作をやいふべき。其餘の詩も是に例して知べし。杜甫が秋興の八首、王昌齡が宮詞の諸篇は、其體はかはりたれども、各其能を縱まゝにして、ことに傑然たるものならんか。しかるに中唐より晩唐に至て、韋蘇州、柳儀曹が外は、昌黎が文章古今に卓絕すといへども、其詩風雅には少し遠かりき。まいて孟郊賈島が寒瘦、元稹が輕浮、白居易が淺俗、李商隱が僻澁、溫庭筠が媚艷、いづれも詩の厄といふべし。其作たま〳〵盛唐に出入するもあれども、其大概を論ずるに、意趣部しく、品格下りて、見

ぞあるらめと、なにとなく空のみながめられて、

宇宙依然百代流。道喪文弊思悠々。誰知天上孤輪月。長照人間萬古愁。

詩書道廢共誰陳。邪說紛々日競新。明月似知千載恨。慇懃來照白頭人。

翁自から此詩を賦して口すさびければ、諸客も傳へ誦しけるが、月落河傾て、夜も既にあけゝる程に、各いとま申してまかりぬ。

詩文の評品

他日繼て諸客來會せしが、各疑問事訖て、詩文の談におよぶ。いづれも翁に向ひて、詩文は學問の餘事なれば急務には候はねど是も藝に游ぶの類とや申べき。されば翁の詩文の論を聞たく候といへば、翁先詩の事を論じて、詩は三百篇はとかう議するに及ばず、漢魏以後の詩も、文理悠暢、意思淵永にして、風雅の趣を失はざりしなり。蕭統が文選にのする古詩十九首、もろ〳〵樂府歌行の詩をよみて知べし。しかるに六朝に至て、綺靡をきそひ、浮華をつとめしかば、風雅の體はほろびにたり。唐興て李杜王猛が徒いでゝ、六朝の餘習を一洗し、大に古風を振興せしより、今に至て詩を手習ふ人は、唐詩を學ばざるはなし。盛唐の詩は古をさる事遠しといへど、風景を寫し人情を述るに、なほ風雅の殘膏剩馥ありて、おのづから人心を感ずるの妙あれば、學者の性情を吟詠するには、唐詩も捨がたきものに侍り。宋の司馬溫公、杜甫が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といふ詩を論じて、古人の詩は意在言外を貴ぶ、山河在といへば餘物なき事しるべし、草

けむとおもふは、世をば捨れども其心は君にかへ父にかへて其身をばすてぬにてありけり。身を捨ずしては、世をすつともいふべからず。世にありて名利をねがふも、世をすてて極樂をねがふも、清濁はかはれど身の樂を思ふは同じかるべし。もとより佛の敎は人倫を假と見れば、君父をすつるはよしさもあらばあれ。たゞとても捨るとならば、第一に身の樂をおもふ心をもすてゝ、扨名利にはなれて見よかし。世をのがるゝにも及ばず、名敎中に自然の樂地あるべし。何ぞ必しも人倫をすて、事物を離るべき。人倫をすて事物を離れて、たゞ己が往生極樂をねがふは、世をすつるといへど、いまだ身をすてえぬより起りて、樂欲はなはだしともいふべし。むかし或人語りしは、わが鄕里にひとりの婦人ありしが、夫におくれて日夜哀慕し、玉の緒も絶ぬるばかりに見えしを、其子ふかく憂て、いろ〳〵いさむれどもきかざりしに、日ごろ佛法をときさかする僧のありしが、婦人にいひけるは、夫をしたふはさる事にて、それは佛法に妨げとならず、たゞし夫にわかれて、男女の道もたえ、身もさびしく賴なくなりたるにつけて、我身のためにかゝりて、かなしむ心の少しもまじりなば、これ私欲のまよひにて、大に罪障を增長すべし、その所以をよく〳〵分別してなげきてよといひしかば、婦人忽に心をひるがへして、それよりなげかずなりにけるとぞ。翁おもふに、此僧、婦人を敎誨せしは、誠にかしこく聞ゆれども、其身も同じことなるをばしらず。されば昔より佛に歸する人貴賤男女をいはず、いづれも身の苦樂をおもふより起らぬはなし。明智の人といへど、此婦人の覺悟にも及ばぬなるべし。あたら人材をむなしうして、既にいく世をか經たる。末の代とてもさ

ちす葉の、にごりにしまぬ、心もて、なにかは露を、玉とあさむく」、直きを崇ふの心たかし。さて遍照が後には、西行にてこそあなれ。東國へ行脚の序に鎌倉を過しに、鶴岡にて群集の中に紛れゐたりしを、其人がらの拔群なるにて、賴朝やがて見とがめて、營中に請し、弓馬倭歌の事などとはれしに、かの巍々然たる物にすこしもかゝはらず、思ふまゝに物語うちして、營中に候ける三浦、畠山をはじめ其外の群傑をも人なきごとく思ひけり。賴朝もさこそとゞめたく思はれけめども拘留せらるべうもなく、まいて引出物などは、中々沙汰にも及ばず、前にありし銀の猫を賜りしをば、其まゝ受て、出る時道の邊にあそびゐたる兒にとらせてさりぬ。其後跡をけちて、ふたゝび音もせざりけり。其ころ高雄の文覺といひし豪猛至極の惡僧、鎌倉の權をかゝて釋門に威を振ひしが、西行が人となりをにくみて、おのれもし西行にあひなば、まのあたり辱しめんといひしに、或時西行高雄わたりにて行くらしける程に、文覺に宿をぞかりける。文覺幸とよろこびて、其徒弟にいひけるは、汝ら見よ、西行見えば、かならず打んとて、拳を握りて待ける程に、弟子ども事出來んとて、うとましく思ひしに、文覺西行を一目見て、氣を奪はれ、しほ〳〵と屆伏しけり。後日に弟子ども、何とて言葉には似給はざりけるといひければ、文覺彼がつらたましゐを見よ、我をうつべきものなりといひける。是等にて其人がら高潔にして氣魄精神たゞうどにあらざるとを知べし。たゞ惜むべきは儒道世に行はれざる故に、かやうの人あれども、眞の道をしらず、其質の高明なるまゝに、大かた世をいとひて浮屠に歸するこそ歎かしけれ。但君をすて親をすてゝ佛に歸して、我身ひとつをたす

やあらん。それはもと佛說に惑ひて天理に盲すれば、今更なにとさは告べきやうなし。責ていはゞかくなん、

たらちねを、思ふ心は、世をすつる、身にもすてえぬ、ものとかはしる。

いつぞや源平盛衰記をよませきゝ侍りしに、賴朝敵におはれて、ふし木の穴に隱れおはせしが、敵にさがされて、すでに自殺に及んとする時、髻の中に佛の小像をゆひ添しを首を敵に渡さん時、大將軍の所爲にあらずといはれんとて、かたへのくらき所にかくしおかれしとなり。いつか正しく公なる事の、人にはづかしき事あるや。佛をたのみて後生をたすからんとおもふは、丈夫のしはざにはあらず。はづかしと思はるればこそ、さしもたふとしとしける佛をばすつれども、この心をばすてえぬにてこそあなれ。是をもて人皆羞惡の心を固有すといふことをしるべし。されば遍照は父母を思ひいでて、本意なしとしりながら、かしらをおろし。賴朝は敵にしらせて、はづかしとしりながら、佛にへつらふ。いづれも本心を失ふといふべし。

世をすてゝ身をすてず

さはいへど、遍照が世をすつるとて、たらちねを思ひ出るこそ、孝心言葉にあらはれて、殊勝に覺え侍る。古より簪纓家の出家する多けれども、父母の事など思ひ出るはなほ俗習のまよひとする程に、かかる心ある人をきかず。その外遍照の歌どもは、さすが天理の殘り香ありてきこゆるにや。「皆人は、花のころもに、なりぬなり、苔の袂よ、かはきだにせよ」。君をしたふなさけふかし。「は

果し、我より父母の恥を貽さん事をおそれては惡を遠ざく。ここをもて孝を百行の本ともするぞかし。されば屈子讒にあひて父祖をおもふにて、その君に忠あるの根ざしふかきを知べし。むかし良岑の宗貞、深草の帝におくれ奉りて、俄に出家し、僧正遍照となんいひし、その遍照かしらおろすとて、父母を思ひいてゝ、

たらちねは、かかれとてしも、うば玉のわがくろかみは、なでずやありけん。

すでに佛に歸して世を捨れども、そのきはになりて父母をおもひ出るにて、天性に父母を忘るゝに忍びざる物のあるとはしらる。しかるに親をすて子をすてゝ出家するを、眞の道に入とすることそかなしけれ。孟子の人の性を戕賊するといへるも、此たぐひなるべし。屈子は古今の賢人、宗貞は一代の寵臣、其人物もとより同日の談にはあらねども、いづれも名卿世祿の家に生れぬれば、その父母の心、わが子のながく國につかへ、身をはづかしめざるやうにとこそ期しつらめ。今身窮して、ひとりは離騷を作りて父祖をよび、ひとりは倭歌を詠じて父母をよぶ。それは似たれども、屈子は身をもて國に報じて、死して家聲を墜さねば、我父のつけし名をはづかしめずとなんいふべき。宗貞は家をすて世をのがれて、抖擻の身となり下りぬれば、たらちねのなでし髮をあらぬものにすといふべし。翁さいつころ遍照が歌を見て、返しの意につかうまつりし、

たらちねの、かくはなでずと、しりながら、などおろすらん、その黑かみを。

彼が徒もしきかば、出家の功德にて父母も成佛する程に、髮をおろすを父母への報恩とすといふに

の我を大事の物とおふしたてゝ、嘉名を名づけ、脩能を授く、かく教育する心を、かりにもあだになさじとなり。こゝをもて見るに、君を愛し國を憂るの志、もと祖孝を思ふ仁孝の心より生じて、其根ふく源遠し。むべも其誠始終一のごとくにて、死に至てかはらざりけり。孝弟を爲レ仁の本とするも是にてこそあなれ。それは其說ながければしばらくさしおく。たゞ屈子忠藎の本はこゝにありとしるべし。然るに屈子死して二千載に及びぬれども、離騷をよむ人其辭をのみ玩て、一篇の見どころ此數句にとゞまるといふ事をしらず。翁久しく離騷をよみてひとり此意を得しより、身みづから屈子が知己として、いとゞあはれを添る中にも、又うれしくもなんありける。されば秘事といひしは是をふかくかくして人にしらせじとにもあらず。たゞ多年工夫して得たる事を淺はかにいはゞ、きく人さへ等閑にきゝて過なましとおもふ程に、秘事とは申つるぞかし。諸君此意を得て、容易なる事となきゝ給ひそといへば、諸客、翁のいひ給ふごとく、古より離騷をよむ人おほけれど、先儒の論も終にこゝに及ばねば、我等ごとき淺見にて中々おもひよらぬ事なるを、こよひ翁の御物がたりにてこそ承候へ、共レ君一夜話、勝レ讀二十年書一とはかやうの事をや申べきとて、各よろこびあへりき。

遍照が黑かみ

翁又いふは、父母は人のもとなり。人窮しては父母をよぶ。是人の天性にして自然の誠なり。古より仁人孝子は、常に父母を思ふ心を失はず。我より父母の名をあらはさんことをおもひては善を

上に奉ぜんと思ひしより、一國の賢をしたしみつゝ、群に抜てゝ志をたてし事を、衆芳を佩て奇服を好むになん言葉を託しけり。かゝりし程に、はからず讒にあひて、君の心にはかにかはりしかば、さしもと思ひし人々も、時俗にしたがひて心かはりゆくを、蘭蕙をはじめもろ〳〵の芳草にはかにあらぬものになん變じたるといへり。さて今こゝに有て、讒臣國を危うするを見聞も心うければ、いづこの國へもさらましとおもへど、それはわが本意ならねばするに忍びず。又國に人なければ、故都に思ひものこらず。よしさらば湘水にみづから投じなむといふにて篇をおへり。誠に惓々の心匪躬の節言外に溢れて、これを讀人袖をしぼらぬはなかるべし。されど是はしれたる事なれば今更いふに及ばず。但離騷のおこりをいはゞ水の源あるがごとく木の根あるがごとく、大切のところひとつあり。是をしるを離騷の秘事とす。其秘事といふは外にあるにあらず。たゞ篇端の數語にあり。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㆓伯庸㆒といひ出せるを、いかにと尋ねべし。是たゞに身を思ひあがるにはあらず。又六朝の士太夫の門地にほこり、日本の武士の王孫を名乘とは、其心大にちがひたる事にてあめれ。それ人は先祖をおもはず、親を忘るゝ心より、身もちも輕々しく、人からも崩るるぞかし。屈子さすが先祖たゞしく名たかき家に生れ、父のおもきあとをうけながら、いかに身をもちさげ、先祖をはづかしむべきと思ひつめてこそ、かくいひ出すらめといとあはれなり。其次に皇覽揆㆓余于初度㆒兮、肇錫㆑余以㆓嘉名㆒、名㆑余曰㆓正則㆒兮、字㆑余曰㆓靈均㆒といひ、又次て紛吾既有㆓此內美㆒兮、又重㆑之以㆓脩能㆒とくり返し自贊するにて、屈子が心いよ〳〵しるし。其自贊の本意は、父

て、古人は誠にわが心を得たれば、あはれ二度あひて語らんとおもへど、其世に及ばねばかなはず、又末の世にさる人こそありて我と心を同しうすらめとおもへど、其人をきかねば、誰とかしらんとぞ。是なん屈子に限らず、古今心あるきはは、大かた此恨なきにしもあらず。翁も此心にして月を見るにや、いとゞ感ふかく覺ゆる也。もとより今は末の世の昔なれば、いづれの代にか、又わがごとく月に對して今を忍ふ人もやあらん。月はさこそ其世をも照らすらめ。もしあつらへ告らるゝものならば、月にさは一言をものこさましとおもひ侍る。そのこゝろを、

月見れば、末の代までも忍ばれて、見ぬいにしへのいとゞゆかしき。

こゝをもて翁が月に無窮の感ありといへるを、諸君考へ見給へ、いはれなきにはあらず。

離騷の秘事

諸客聞て、屈子の心をもて月を見る人、世にあることをきかず、今の世に翁ある事を、屈子にきかせぬころ遺恨にて候へ、されば來者は吾不ㇾ聞といはれけるもこゝにて候といへば、翁とてもこよひは月にあかさん、さらば屈子のむかしをかたりて、離騷の意をくはしく說き申さん、きゝ給はんやといへば、諸客是は大なる幸にこそとて、耳をすまし居ける。さて翁、楚辭は離騷を第一とす。屈子三閭の家に生れて、楚王の爲にいろ〳〵心力を竭しけるを、懷王不明にして、小人の讒を信じ其忠を察せず。終に遠ざけられしかども、君を露怨る心なく、國をうれへ俗をなげくのあまり、此篇を作れり。一篇の大意をいはゞ、屈子國と同族にて、世卿の家に生れしかば、身を潔し行を修めて、

るにいろ〳〵あり。今思ひ出し侍る。童子の時、家にて八月十五夜の宴に、ひとり隅にむかひて居たりしに、さる武士の一丁字知らぬが、月をつく〳〵と見て、月は徑りいく尺かあるべき、各考て見給へといふ。又同じやうの人かたへより、あれはものゝ切口とみゆ、奥へ長さいかほどかあらんとて、たがひに詮議しけるをきく人〳〵皆舌を喰けり。翁もおさな心におかしかりし。今おもへば世俗月を賞して、光のあかきをほこり影のきよきにめでゝ、夏夜とてたゞ打より、物喰酒のみなどして歌ひのゝしるを樂とするは、かの寸尺を語るにひとしかりぬべし。又騷人墨客の月を詠て字ごとに金玉を雕、句ごとに錦繡を裁するも、風雅には聞ゆれど、其もたゞ景氣のうへを玩ぶばかりにて、月にふかき感ある事をしらぬなるべし。翁が千載無窮の感と申は、我儕古人をしたひて、其書をよみ其心をしりつゝ、常に世をへたる恨あるに、月ばかりこそ世々の人を照し來て、今にあれば、古人の形見ともいふべし。されば月に對して昔を忍びては、さながら古人の面影もうつるやうに覺え、月はものいはねども語るやうにもおぼえ、忘れてはむかしの事をとはまほしくも、おもふぞかし。今李白が詩、月の景氣をすてゝ、一氣に古今を洞觀して、靑天有ㇾ月來幾時といひ出すより、氣象の高き抜群に聞えて、詩の豪蕩超逸なるも、外の詩人の及べき事がらにあらず。むかしより李杜とて杜甫が上に稱するも理にてこそ侍れ。然れども李白が詩も、古今流水ごときを感ずる迄にて、後代を待の心は見えず。翁むかし楚辭をよみて、往者余弗ㇾ及、來者吾不ㇾ聞といふに至て、屈子が心をおしはかりつゝ、感にたへずなんおぼえき。此二句の意をいふに、屈子一代に知己なきをかなしみ

駿臺雜話卷五

月は世々の形見

今年もはや半過ぬれば、いつしか秋のけしきたちて、荻吹かぜも身にしむころなり。久しく翁のかり行ねば、此ほどの老のねざめも覺束なし、いざたづね問むとて、ある夕暮に、例の人々打つれて來しが、又もまいらんとて歸らんとせしを、翁とゞめて、今宵は月もよし、薄酒すゝめら奉ん、しひてとまり給へといへば、翁の心をいかでそむくべき、さあらばとて各座をしめて、淸談の露やうやう繁き程に、家人やがて心得て、取あへぬまでにあるじまふけし、さかな取そへて、盃出しけり。諸客皆醉て興に入とぞ見へし。其中に一人盃を停て、靑天有レ月來幾時、我今停レ盃一問レ之と、李白が詩を高らかに打吟じけるを、又ふたり脇よりつけて、人攀二明月一不レ可レ得、月行却與レ人相隨とうたふ。又外の人々迭に唱和して其次を皎如三飛鏡臨二丹闕一、綠煙滅盡淸輝發とうたふ。又其次を但見宵從二海上一來、寧知曉向二雲間一沒、白兎擣レ藥秋復春、姮娥孤棲與レ誰鄰とうたふ。其次よりは翁も助言して、今人不レ見古時月、今月曾經レ照二古人一、古人今人若二流水一、共看二明月一皆如レ此、惟願當レ歌對レ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とうたひおさめけり。其後數獻におよびて、玉山倒るゝばかりに見えけり。さて翁いふやう、大かたは月をめでじとはよみたれども、老の心も月みるにぞなぐさみ侍る。されど其につきて千載無窮の感もおこりぬれば、むべ月を人の老となるともいふべかめり。但月を見

朱子學派上

駿臺雜話卷五目錄

信集

に僉議がちにて、事實常に隱れ、下情常に塞りぬれば、政弊民瘼も是より起るぞかし。是によりていふに、兵に限らず治世の政も拙速をよしとして、巧遲を得たりとせず。むかし諸葛武侯の蜀につかふる、出將入相として内外の任を兼しが、高世の材をもて自から用ずして、つとめて衆思の益をあつめ、僚佐の諫を求む。自から至拙の地に處るといふべし。然るに其魏をうつ、毎レ戰必勝しかば司馬懿畏るゝ事虎のごとし。其益州を討ずる七縱七禽にせしかば、孟獲心服して天威とす。その神速なる事想ひ見るべし。其後出師表にいへらずや。劉繇王朗各據ニ州郡一、論レ安言レ計、動引ニ聖人一、群疑滿レ腹、衆難塞レ胸、今歳不レ戰、明年不レ征、使ニ孫策坐大、遂幷ニ江東一。これ巧遲の害を論ずる事明白なり。武侯の度量規模、もとより孫武が及ぶ所にあらず。今其言によりて、孫武が拙速巧久の語、最軍國の龜鑑として、武侯といへどもかふる事あたはざるをしるべし。孫武も亦人傑なるかな。

駿臺雜話卷四 畢

おほきぞかし。掃部頭は常に油斷を禁じて身に近づけぬ心から、眞實に此事の簡要たるをしらるゝ故に、この諺を大切の事として、信濃守にも傳へられしなり。拔群の識あるに非してはいかでかかくあるべき。其上あからさまにいはれず、前に日を定め其人に盛服させて、おもく傳授せられしも、かの太公望の丹書を武王に授けし面影あり。かくあらねば其事輕し。そのこと輕々ければ其信深からず。其信深からねば、其人の益に成がたし。亦誠意懇到見るべし。掃部頭學術のありし沙汰もきかねども、おのづから聖賢の教に叶へるこそ、極めて殊勝の事といふべし。我朝武家の代になりて五百年以來、世に是等の人あり、是等の事あるをきかず。しかしながら祖宗德澤仁厚なるが所レ致なり。これによりて謹で考るに、御當家天下をしろしめして、仁政四海に廣被せしより、歷代殘殺の風變じて、太平禮義の俗となりしが、寬永明曆の間に至て、在廷の諸公運に應じて出て、承レ化輔レ治しかば其澤日に隆洽なりしぞかし。今其人がらを聞に、いづれも篤實簡重寬厚の長者也。其政を謀るには虛文を抑へ事實をつとめ、人を取には材辨を退け實行をすゝむ。近世智巧を尙ぶ風より見れば、其拙きに似たれども、凡百の有司いづれも廉靜寡欲なりしかば、各守レ身恭レ職して、時勢に附ず、身計をなさゞりき。是によりて庶政あがり、百事煕まり、たゞ此時を別して盛なりとす。勿論時運のしからしむるといひながら、其いはれなきにあらず。然るに篤實の士は、謹厚にして用にうとく、材智の士は、敏捷にして事にさとし。この故に古今人材をもちゆるに、多くは德行をすてゝ材智の士を取ぞかし。さし當りよく職を辨じ、しば〳〵近効をたつる程に、敏速の功あると見ゆれども、事おほ

故、端的に其驗を見せ申にて候。學術なく候へば理に當らぬ事もあるべく候へども、其得たる所おのづから聖賢の教にもかなひ候。いはゆる拙而速なるに候はずや。右の監物が事にて思ひ知給ふべし。それに付てこゝに殊勝なる事こそ候へ。寛永のころにかあらん。永井信濃守尚政しきりに昇進して寵任せられけるが、其比井伊掃部頭直孝一代の元老にておはせしに、或時邂逅して、我等事弱年の身にて、特恩を蒙りて、重職をつとめ候事誠に至極と申べく候、そこもとには老功の御事にて候へば、我等心得にも成べき事おぼし召よりも候はゞ、仰きかされ候へとあれば、掃部頭先感じて、奇特なる御心得にてこそ候へ、いかにも一ッ存じよりたる事候まゝ傳授し候べし、されども大切なることをあからさまには申がたし、いよ〳〵御聞あり度候はゞ、宅へ御越候へといはれしかば、日を定て禮服を着し、彼宅へ往れしに、掃部頭出て對面の後、世話に油斷大敵といふ事定て御覺えあるべし、某が傳授外にはなく候、此一言にて候ぞ、必御忘れあるなといはれしとぞ。むかし周武王即位のはじめ、大公望を召て、簡約にして行ふて恒とし、万世に傳ふべき道ありやと問給ひしかば、太公望まをさく、其言丹書にあり、王もし聞むと欲せば齋戒し給へとありしかば、武王齋戒端冕して東西して立給へり。其時太公望西面して丹書の言を武王にさづけていはく、敬勝レ怠者吉、怠勝レ敬者滅、義勝レ欲者從、欲勝レ義者凶。今油斷大敵の語、鄙諺なれども丹書の戒に叶へり。然るに君につかへ事を務るに油斷のあしきとは誰もしりたる事にて、しかも眞實にしらぬ故に、右の諺をも等閑に聞すぐして、此に心を留むる人なし。よりて毎々油斷して、過失を生じ、禍咎を招て、ともすれば臍を噬こと

存候へ。此後も各は殿の御供を勤らるゝ事にて候へば、向後御心得にもなるべく候まゝ、今迄は人に申さぬ事に候へども傳受いたし候べし。惣じて君の御前に伺候し御後に供奉し候時は、假にも脇へ目をやらず、初中終君に目をはなさずしてをるを簡要の法といたし候、左候へば君の動靜針程の事も見つけずといふ事なし、よりて不慮の事ある時も、我しらず手にあふ事速なる物にて候。此某が一言を必忘れ給ふべからずといひしとなり。是は武の心懸より覺悟したる事にてあるべけれども聖賢の心にもかなひ侍るべし。翁日頃論語鄕黨篇を讀に、君在ときは與々如たりとあるを、朱子の註に威儀中適之貌といふて、又張子の說を引て與々不㆑忘㆑向㆑君也とも釋しをけり。威儀中適にてよく聞えたる上に張子の說を引るゝは、不㆑忘㆑向㆑君といふに一種の義理もあるにや。いかやうの意味にかあらんと思ひしが、其後此事をきゝて、橫渠の說緊要なる事をさとりぬ。かの監物が始終君に目をはなさぬといふは、是則不㆑忘㆑向㆑君に非ずや。君に扈從し君に侍坐する時の第一の意得たるべき事也。監物もとより橫渠與々の說を見て、其にて心付たるにてもなけれど、其意をのづから相叶へり。奇特なる事といふべし。

大敵外になし

翁かねておもふ事にて候。今の學者、聖賢の書を讀て、なまじひに義理の僉議をいたし候へども、大かたは僉議に日を暮し、何にてもひとつ取とめて身に得たる事は侍らず。是も巧にして久しきと申べし。然るに武臣たる人は、不學にして一己の見付たる所によりて覺悟を決して直に行ひ出し候

らず大かたは何事も不調法にして速なるがよく候、然るをあまり思案過候て、仕方のよきやうにとこしらへ候へば、多くは文に拘り實を失ひ候故、やゝもすれば機會におくれ候て、後悔する事も出來候、是巧にして久しきの害にて候といへば、翁きゝて、さにこそ候へ。但其速なるに本源あり、たゞ常に心ゆるまず、氣たるまざるを本源とす、心ゆるまず氣たるまざれば、事物に奪はれぬ程に、おのづから落着候て緩やかなる物にて候。さればすみやかなるは緩やかなるより生ずると思ひ給ふべし。もし速なるがよしとて俄にすみやかにすれば、心せき氣さはがしく候程に、事に當て狼狽して、たゞおそきのみならず、却て不慮の害をも招ぞかし。近代諸侯の家にある宿老の武臣を見るに、そのかみ兵戰の世を經ておのづから心ゆるまず氣たるまぬ故に、緩急の場に臨て其速なる事他人の及ぶべき所にあらず。翁加賀にありし時、其先祖越後の堀の家に仕へし者ありて語りしは、越後守の家老に堀監物とて名ある者あり（監物二代あり、二代監物は慶長十五年弟丹後守直寄と爭訟して、最上に謫せらる、監物はこの父監物直政なるへし）主人越後守伏見の邸にて日暮に客を送り出けるに、越後守に怨ある者ありしが、かくれ居て急にきり懸しを、越後守も拔あはせし所に、監物はるかのうしろより一番に來て彼者をきり倒しけるを、左右に供したる士共諸ともに打とめけり。後日に右の士ども監物に逢て其日の事をいひ出て、日暮といひ不慮の事といひ、我等ども心ならず少しをくれ候ひしを、御身にははるかの跡に御渡り候つるに、いかなれば一番に手に御あひ候にや、不審なる事にこそ存候へといへば、いや各とて武邊の某におとるべきにてはなく候へども、某はかねてひとつの覺悟ありての事に候、各は此覺悟なき故に某を先をさせらるるとこそ

り勝ことを制するの謀にありといふ事をしらず。其中ことに理にくらき人は、兵に荷擔して、國家を治るの道も是に外ならずといふめる。先年人のいひしは、ある兵家の説とて、孫子の兵者詭道也とあるを、兵は詭るも道なりとよむべし、兵は詭道なりとはよむべからずとぞ、翁きゝて一笑を發しき。是は兵を詭道といふを嫌て、兵はもと正道なれども、時としてはいつはるも道なりといふにやあらん。詭字は詐僞の二字と倭訓同じけれども、字義に差別あり。たゞ眞手になく、常格をたがへたる道を詭道とはいふなり。されば孫子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といはずや。よくしてよくすと見せ、用て用ると見せては、いかで敵を料り勝ことを制すべき。よりて兵は眞手になく、常法に引ちがへて行ふ道なりといふべし。すぐに詐僞の道とはいふべからず。然共此筋を今日の常に出せば、詭遇して獲禽の心になりて、やがて詐僞に陷るべし。そこを孫武さすがの明者と慥に見つけし程に、十三篇の初におゐて兵は詭道なりとはいひしぞかし。詭道なれば常道にあらずして、いかで國家を治るの道とすべき。况や當代の兵家に相傳ふるは、皆兵の末事なるをや。或は城とり、或は軍のそなへ、又は古戰の説を僉議する迄にて、孫子の書をよむ人稀なり。たま／＼よむ人ありても、文字にくらき故に詭道二字の義にさへ通ぜず。何とて孫子のふかき意を得べきや。さるによりて其説を聞に、多くは臆見に出て相違したる事也。無知妄作といふべし。

不忘向君

後數日ありて諸客來會せしが、前日兵の拙速を貴ぶ事を承候てより、自分にも考へ見候に、兵に限

意にいて、或は險阻に遁る。とかくに敵を制して敵に制せられず、敵をいたして敵に致されざるやうに謀るは兵の法なり。昔趙宋の時、いづれの戰にか、ある一將城守して敵に圍れしに、炎天の事にて有けり、敵しきりに戰をいどみしかども、堅く城を閉て兵を出さず。一人に冑をきせて庭中にたゝせ置けるが、時を移して冑火のごとくなりて、其人堪がたかりける時に、敵もさこそ困まんと量りて、急にきりて出ければ、敵一こらへもこらへずして敗軍しけるとなり。此事を朱子兵を論ずるとていひ出て、兵はかくあるべき事なりと仰られし。語類に見えしと覺へ侍る。されば孔子も三軍を行はゞ臨レ事而懼、好レ謀而成者にくみせんとの給へり。異國の事は遠ければ姑さし置、我朝武家の世になりしより、天下攻伐をつとめて、戰爭やむ事なかりし。建武以來宮方武家がたとて、諸國にたて分れて、日夜合戰に及しかども、いづれも諸國假合の卒をあつめて、衆の多寡をくらべ兵の强弱を爭ひ、なにの成策もなく、兩軍よせ合せて相撲角力の場のごとく、一時に勝負を決する外はなし。或は勝時もあり、或は負る時もあり、勝も負も一旦の事にて、むなしく士卒を多くころしてやみぬ。なにの兵法か論ずべき。いはゆる齊の技擊、魏の勇卒ともいふべし。足利氏の季世に至て、英雄蜂起し、四方に割據して、兵を磨き士を養ひ、日ごろ拊循して用ひしかば、其兵勇鋭にして百戰して挫けず。秦の鋭士ともいふべきや。中にも武田上杉などの兵は、號令修り。約束明かに、師出るに律をもてすれば、桓文の節制にも近かるべし。されば本朝の兵は、こゝに至て始めて兵法をも論ずべかめり。然れども當代兵家者流と號する人、多くはかの兵律を傳るのみにて、兵法のもとは敵を料

へ侍るはいかゞといふに、翁聞て、それはよき不審にて候。兵は聖人の常道にあらず、いはゞ權道ともいふべし。身づから義を制する權度なくしてはにはかに用ひがたき道にて候。とかく兵は別段の事にて、常には用ひざる道と意得給ふべし。さらば古今兵の異同ある事を語り侍るべし。戰國以來料レ敵制レ勝の術を兵と申候へども、元來甲冑の士を兵といへば、兵は士卒の事にて候。むかし荀況古今の兵を論じて五とす。湯武の仁義、桓文の節制、秦の鋭士、魏の勇卒、齊の技擊是なり。王者の兵は、道德に本づき、仁義を崇ぶ故に、三軍心を同うし力を戮せて、君上の難に赴く事、子弟の父兄を衞り、手臂の頭目を捍ぐがごとし。是を仁義の兵といふ。桓文の兵は、信義を守り、律令にしたがふ故に、三軍畏レ威て一人も節義を踰る事なし。是を節制の兵といふ。嬴秦の兵は、たゞ賞罰を嚴にし、首級を尙ぶ。嘗て兵に節制ある事をしらず。然ども士卒を淬勵して勇敢を倡ふが故に、敵に赴て戰死する事をたのしむ。其強き事魏齊の兵に比するに甚優れり。魏の兵は勇力の卒を募り、齊の兵は技擊の材を選び、一朝かりあつめて敵と鬪しむ。其兵たゞ利を要して、あへて死レ敵の念なし。是によりていふに、秦の鋭士より以下は、やゝ優劣ありといへど、一切に武力をもて取レ勝のみ。すべて兵法ある事をきかず。兵法は節制の兵より以上にあるべし。仁義の兵といへども、僅に兵といへばば形勢智謀をすてぬ事にて候。是を捨てはいかで敵を料り、勝ことを制し候べき。もとより仁義の兵に、後世の兵のごとく詐僞を尙び、反間を用るやうのむづかしく巧なる事はあるまじく候へども、たゞ敵と對したる正面におゐて、或は敵の鋭氣を挫き、或は敵の惰氣をうち、或は不

ふべし。つゐに兵疲意沮て、陸遜が爲に破られたり。我朝にても、近代上杉武田の兩虎爭ㇾ雄しが、いづれも征法疎かなるにあらず。軍令精しからざるにあらず。然ども先爲ㇾ不ㇾ可ㇾ勝て敵の可ㇾ勝を待事をしらず。互に一戰の間に勝とをつとめて、しばしば相攻る事年を經てやまず。是又巧而久といふべし。遂になにの成功なくして、僅に其の身を終て國滅にき。たゞ豐臣秀吉は、もとより不仁にして、誅ㇾ暴止ㇾ亂の兵にてはなけれども、勝敗の大數に明なりしかば、出ㇾ師になにの造作もなく、行ㇾ兵になにの巧計もなく、戰となれば必功を一擧に收む。遂に兵を頓て曠ㇾ日することをきかず。いはゆる拙而速なるものに近し。其將略恐らくは謙信信玄の及所にあらじ。然共慓輕猾賊の人にして、禮樂慈愛は夢にもしらざりし程に、晩節無名の師を起して、朝鮮を征伐し、久しく師旅を暴露し、多く人民を魚肉せしかば、天下の人心離叛きけり。亦兵久して收めざるの禍なり。孫武が一言、兵の要旨を得たりといふべし。

兵は詭道

他日纔て諸客來會せしが、前日兵家形勢の說くはしく承り感服し侍る、世に兵法を傳る人も一ならず候へ共、大かた上杉武田家の流にて、兵の故實器數には精しく候へども、中々形勢などの沙汰には及ばず。是にて敵を料り勝ことを制するは、なりがたかるべきやうにかねて思ひ侍りしに、翁の論を承り、いよいよ世に傳るは皆兵の末事にて、兵法とするにたらずとこそ思ひ侍る。但形勢を審にし、智謀をもちゐ候事、仁義の兵にもあるべきにや。聖賢の道にはすこしたがひたるやうに覺

形勢に熟し合戰に長じたるは韓信ならし。むべ自から將ㇾ兵の能を論じて、多ければ多くして益善とはいひけり。げにさもと覺へし。然るに孫臏韓信が兵法をもて孫武が書に考るに、符節を合せたるがごとし。こゝをもて兵法はいよ〳〵形勢にある事をしるべし。孫子にいへらずや、先爲ㇾ不ㇾ可ㇾ勝以待ニ敵之可一ㇾ勝。勝とは、先不ㇾ可ㇾ勝は我にあり、万全不ㇾ敗の形也。敵之可ㇾ勝は敵にあり、必勝不ㇾ失の勢なり。其機を形にこめ其戰を勢に決す。其機を形にこむるに當ては、淵のごとくふかく、龍のごとく潜まる、いはゆる藏ニ於九地之下一もの也。其戰を勢に決するに當ては、鷹のごとくをこり、雷のごとく撃、いはゆる動ニ於九天之上一もの也。忽かくれ忽あらはれ、寄正相生じ、虚實相形る。環の無ㇾ端かごとし。兵術の妙、こゝに至てもはや加ふべき事なし。但其簡要をいはゞ、兵は神速なるにあり。もし神速ならねば、其計策多くは敵にはかられ、又は長陣すれば、將軍も退屈する程に、軍形兵勢もいづれの處にか用べき。孫子にも兵聞ニ拙速一未ㇾ覩ニ巧之久一也といへり。善將ㇾ兵者は、たゞ形勢に明かにして、其餘勝敗の數にあづからぬ事は多くは不調なれども、反て是をもて勝利を得る事速也。是を拙而速也といふ。兵家の貴ぶ所也。若勝敗の數に暗くして、たゞ屯營を周備にし、號令を煩瀆にして、すきて持久の計をすれば、軍法調熟して、すきまもなく見ゆれども、兵久しければ、變生ずる程に、はては敗軍に及ぶぞかし。是を巧而久しといふ。兵家の忌所也。况や兵久してやまねば、其間多く財を糜し人を殺し、ながく國家に害を貽すことすくなからず。むかし蜀の先主自將として呉を攻る時、七百營を連ね、三十屯をたて、呉と相拒こと半年に及ぶ。巧而久しとい

減じてみせ、樹をしらけて見せける、ひとつとして敵を形にはめざるはなし。かまどを減じて見すれば、敵必道を倍してゆき、樹をしらけて見すれば、敵必火を擧て見る。火を擧れば万弩俱に發す。万弩俱に發すれば敵自刎て死す。一として敵を勢にのせざるはなし。よく敵を料りて兵の形勢に熟せずんば、いかでかかくあるべき。孫武が後一人といふべし。炎漢の初に至て、高祖の諸將の中に、韓信ころは兵術に精しく、合戰の上手にてありし。其趙王歇を攻し時、背水の陣にて勝しは、今にあまねく世に稱する事也。兵法に右ニ倍山陵ー前ニ左水澤ーといへるは軍形の常なり。然れ共兵に常勢なし。敵に因て變化すれば、軍にも常形なかるべし。此時趙兵二十万と號す。漢兵數万にたらず。其上皆あつまり勢にて決戰の心なし。韓信これによりて水にそむきて陣せしめたり。水に背きて陣するは死地なり。一足跡へひけば水に逐はめられて死する故に、おのづから面々にかせぎて殊死して戰はざる事を得ず。趙軍漢の軍の死地に陷るを見ては、心なにの用意もなく輕々しくすゝみたゝかふべし。我死戰の衆をもて輕進の兵を擊なば、必一戰に勝利を得べしとはかりしが、はたしてその謀はづれざりけり。然ども水に背て陣せしをば、當時諸將も口には諾せしかども心には服せず。敵もこれを望見て大に笑しぞかし。これ敵もみかたも形にはめられ勢にのせられて、みづからおぼへず。敵を戰勝ても其勝ける故をしらざりけらし。その外佯りて旗鼓を捨て走て、敵をして空レ壁逐レ利しめ、趙旗を拔て漢の赤幟たてゝ、趙軍の氣を奪ひしなど、いづれも敵を形におとして、自然の勢をもて驅しかば、みかたはいよ〳〵勇戰し、敵はみづから死を救ふにいとまあらざりけり。孫臏が後兵の

その勢のまゝに態と利導して、己が思ふ圖に引付るぞかし。兵法に百里而趣レ利者蹶ニ上將一といへり。さらばいよ／＼魏を驕らしめて、百里にして利に趣かしめんとて、齊の師魏の境に入て、始て一舍する日は十万竈をなし、その明日は五万竈、又明日は三万竈と、日々にかまどの數を減じて、軍行の跡に遺しけり。さる程に龐涓齊師の後を追てをしけるが、是をみて大によろこびていひけるは、我もとより齊の師怯き事をしる。いかにとなれば吾地に入事三日にして、士卒のにぐるもの既に過半に及べり。いざ急に追つめんとて、其日歩軍をすてゝ騎兵ばかりにて、二日の道を一日にうちけり。孫臏其行を度るに、暮に馬陵に至るべし、馬陵は傍に阻險多くして兵を伏すべし。こゝに龐涓を討取べしと思ひつゝ、大樹を斫り白けて、龐涓此樹下に死なんと大書したり。さて善射るものをすぐり、万弩をそろへて道を夾て伏さしめ、それ等と約して、暮に火の高く擧るを見て、万弩一度におこれと、其期を待けるに、龐涓果して夜に成てこの斫れる木の下に至しが、白書を見て不審におもひ、急に火を高く擧て燭しけるに、其書をよみて未レ畢に万弩倶におこりしかば、魏師大に破れて、龐涓自剄て、遂に豎子が名をなしつといひて死にけり。龐涓が前に孫臏を足たちし時、人の足をきるは則わが首をきるといふ事をしらず。曾子の戒レ之戒レ之、出ニ乎爾一者反ニ乎爾一者也との給ひしこそ思ひあたりしか、聖賢の言いつかたがひ侍るべき。是は小人の戒とすべし。

ながく世に、たてじとてこそ、あしきらめ、足はたゝねど、首はとりけり。

是は翁がたはとなり。足のかはりに首を得たれば、孫臏はかへとくしたりといふべし。しかるに竈を

りにてなむありけり。孫臏は孫武が子孫なりしが、先祖の兵法を傳へて、齊の威王の師となる。此時魏より齊の與國趙を圍しを、威王將田忌に孫臏をさし副て趙を救しむ。孫臏は其前に魏將龐涓とともに兵法を學びしが、龐涓その能を嫉て、陰に臏を召て至れば其兩足を斷し程に、此度もたゞ車中に坐て軍の指圖をしけり。田忌すぐに趙へゆかむといひしを、孫臏とゞめて、魏趙久しく相攻ぬれば、魏の輕兵鋭卒必外に竭し、老弱運漕して內に罷るゝを謀ていふやう、趙に至らんよりは、速に魏都大梁に赴て其虛を衝んにはしかじ、かれ我國の危きをきかば、必趙をすてゝ歸て自救む、しからばわれ一擧して、趙の圍をとくのみならずその獘を魏に收るなりとて、直に大梁に向ひしかば、魏師果して趙を捨て還りけるを、迎へ擊て大に勝利を得たり。これ趙を救ひながら趙を救ふとは見せずして、魏を攻る形をもてしめし虛に乘ずる急迫の勢をもて逼りしかば、魏師などが趙をすてゝ歸らざる事を得べき。これによりて見れば前にいひしよく形にはめ、きをひにのすれば、わが士卒のみにもあらず、敵を制する事も掌握にあるがごとし。孫臏が魏を伐て趙の國をとくにて、その形勢に熟するをしるべし。さればこそ孫臏も形格勢禁ずれば、をのづから解ることをすといへり。形にはむれば、敵必形にさゝへられ、勢にのすれば、敵必勢にせかれて自由を得ぬ程に、をのづから我計中に墮るぞかし。後十五年ありて、魏より韓を攻し時、韓告₂急於齊₁しかば、田忌又將₂兵として、前に趙を救しごとくすぐに大梁に赴きけり。魏將龐涓是を聞て韓を捨て歸る程に、齊師とくに行過て先にあり。孫臏田忌にいふやう、三晉の兵素より悍勇にして齊を怯とす。善戰しは敵の勢によりて、

もきを漂はすに至るは、岩にあたるはづみのつよければなり　安流する水の水さき弱きが石をたゝよはす事をきかず。鷹鷲て鳥の翅をとりひしぐに至りしは、禽にせまる折めのきびしければ也。ながのしする鷹の羽づかひゆるきが毀折する事をきかず。よりて善戰者は其勢必險しく其節必短し。一足も所レ向をしりぞけばきる。一毫も軍法を敗ればきる。かく險しからねば其勢弛ぶものなり。日を刻して急にすゝみて兵を駐めず。戰勝ては早く引て長追せず。かく短からねば其節のぶるもの也。其勢弛び其節延れば、士卒倦怠て、必勝利を失ふべし。されば勢は如レ彍レ弩とは、必はりつめて少しも手をゆるさず、節如レ發レ機とは、忽急にはなちてしばしもゆとりせず。この故に良將の下に怯卒なし。愚將の下に强兵なし。孫子に是を論じて善戰者求ニ之於勢一、不レ責ニ於人一、故能擇レ人而任レ勢、任レ勢者、其用レ人也、如レ轉ニ木石一、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レ人之勢、如レ轉ニ圓石於千仞之山一者勢也。孫武が此語一字一句も兵の肯綮にあたらざるはなし。孫武は誠に兵家の祖なるかな。

孫臏韓信が兵法

されど孫武が兵法、其書ありといへども、自から兵を用て敵を料り勝ことを制するをきかず。そのかみ吳王闔閭に用られ、十三篇をも吳王に傳授せし事、史記孫子が傳に見えたり。闔閭西のかた强楚を破て郢に入、兵威諸國に振しは、定めて孫武が謀より出たる事にてあらんかし。その事實世に傳らねばしるべきやうなし。孫武が後孫武が兵法をもちゐて、其功天下に著れしは、孫臏韓信のふた

はげしくあらくつかふて、其きをひに乘じてすゝめば、おのづから調子めいらずして、勝利を得べし。兵の勇怯は調子によりて生ずる物也。されば孫子に勇怯は勢也、强弱は形也とこそ見えて侍れ。譬ば猛虎深山にありて百獸震恐せしが、陷穽の中に在に及では、尾を搖かして食を求るがごとし。猛虎にはかに弱くなるにはあらず。又おかしきたとへなれ共、世にいふ女の丑時參りといふ事あり。常には闇がりをさへおそるゝ物が、嫉妬の怒に乘じては丑時參りして、少しもおそれやらず。其女にはかにつよくなるにはあらず。是にて勇怯の勢にあり、强弱の形にある事をしるべし。但軍形は本なり。兵勢は軍形よりしてこそ出來にけれ。もし軍形亂れなば、士卒勇なりといふとも必敗軍すべし。この故に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といへり。先勝は軍形にあり。まだ戰はぬ先に、必勝べき手だて定まる故に先勝とはいふ也。先勝て戰へば、兵鈍らず、戰とゞこほらず、敵を破る事破竹のごとくなるべし。よりて孫子に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となん。是は必勝の形先定まりて、其勢に乘じて戰へば、なにの手もなく勝事をいへり。然るに合戰の場に臨てはゆるやかなるを嫌ふて、はげしきをいとはず。おそきを嫌て、はやきをいとはず。もしゆるやかにおそければ、士卒の心たるみて、其勢を失ふものなり。信繁の人數をあらくつかへといひしはこ となり。是則兵勢なり。孫子に是を論じて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といへり。すべて物には鼓の拍子あるごとく、はり合てはづみのあるは勢なり。竹のふしあるごとく、きはだちて折めのあるは節也。水激して石のお

や。

兵法の大事

後日諸客來會しけるに、例の講はて〻、翁いひけるは各日比武田流の兵法を講ぜらる〻よしき〻侍る。前日申せし信繁公の敵近くならば人數をあらくつかふべしといはれしは、いかく輕き事のやうなれ共、尤用レ兵の要を得たり。信繁も是にて毎度利を得て簡要の事と思はるればこそかく子息へもいひ傳へられけめ。此序に兵法の事をあら〱語り侍るべし。翁日ごろ兵書を考へ見るに、兵術の要は孫武が十三篇にあり。十三篇の要は軍形兵勢の二篇にあり。おほよそ用レ兵の法は、形勢のふたつに過べからず。しばらく常語にていはゞ、軍形は軍のかた、又は軍のもやうといはんかし。兵勢は兵のきをひ、又は兵の調子といはんかし。軍形は行レ師の法にして、兵勢は合戰の法なり。軍形は行レ師の法といふは、今僅百ばかりの人數とても廻して見給へ。それさへ末々迄は下知とゞかぬ物ぞかし。まいて三軍の師をまはすに、時に當ての下知ばかりにしては、いかで自由に廻るべき。たゞ將帥たる人成算より割出して、軍伍を定め、手分を定め、約束を定め、其外の事迄分段を明かにして、人數を一定の形にはめて師をやれば、三軍ひとつもやうになりて、なにの造作もなく廻るべし。軍の强弱はもやうによりて生ずる物也。又兵勢は合戰の法といふは、常の輕き事にて考へ給へ。急節に臨ては、すこし手延なれば、度を失ふ物ぞかし。まいて合戰の勝負は呼吸の間にあり。それに鎗先に向ては、士卒の勇怯ひとしからねば、とかく猶豫しやすし。たゞ將帥たる人、こ〻に至ては人數を

謹にして、上を奉じ身を全して終られしをば、前史にも褒稱して記置しぞかし。されどそれは明帝孝友なればつかへやすかるべし。信繁はそれとはちがひ、殘忍至極の兄につかへて朝夕國に惓々として、人臣の節を失はず。信玄といへども常に親任して疑忌の心なく、始終一のごとし。その忠信誠實人を感孚するにあらずしていかでかくのごとくなるべき。さて川中島にて討死せられしこそ、忠義にあたりて覺え侍る。信玄一生の危き折なれば、此時死せずしていつの爲に命をおしむべき。されば主辱かしめらるれば臣死するの義を守て、こゝろよく討死せられしは、誠に見レ危授レ命といふべし。其子を誡られし條子がきの物を見侍るに、一として恭敬篤實のことにあらざるはなし。其中一條に、たとひ海は野となり野は海となるとも、盡未來際御屋かたに對して二心あるべからずといひ、又一條にたとひいかやうの御懇意にても、後庭へ出入すべからずといひ、又一條に、諸人同座する時、もし好色の語に及ばゞ、目にたゝぬやうにして其座を立べしといふにてしりぬ。信繁人がら恭謹なる物から、しかも身を守ること嚴正にて、かり初にも汚俗に同せず、其高風淸養古人に耻ざるべし。又一條に、合戰に赴く時、敵ちかくならば、人數を急にあらくつかふべしとあり。是にて信繁戰陣に勇ありて、兵をまはすに熟しぬる事をしれり、しかれば勇威武畧さへ兼備りけらし。易にいはゆる知レ剛知レ柔、萬夫之望とは、此人のたぐひをいふべし。嚮に信玄社稷の慮ありて、はやく此人をたてゝ世子とし、監國の任にをらしめば、甲州ながく滅ざらまし。しかるに昏昧剛腹の勝頼に傳へしかば、信玄死していく程なく織田氏のためにほろぼされにき。なげかしき事にあらず

あらず。其をもむき同じやうにてしかもちがひありとしるべし。されど其僉議はしばらくさし置、此事歌にのみあらず、敵も味方も、死したるもいきたるも、とり〳〵いさぎよく、優にやさしき事といふべし。

武田信繁

爰に足利氏の季世、天文永祿の間に至て、賢と稱すべき人あり。甲州武田信玄の弟左典廐武田信繁是なり。然るに近代武功をのみ尙びて、德行をば稱せざる故に、信玄の名は高けれども信繁の賢はかくれて世にしる人なし。今翁があらはさずしては誰かいひ出る者あらん。信玄の父信虎、信繁を愛して信玄を廢する心あり。それ故信玄父子不和なりしに、群臣いづれも信玄の武略に長じたるを見て、信虎をすてゝ信玄に思ひ附しかば、信玄群臣と謀て、信虎をすかし出して是を距ぎし程に、信虎甲州へ歸る事かなはず、今川氏眞が外祖父たるによりて、駿河に出奔して今川家の寄公となりて、年を經けれども、信玄つゐに父をむかへて國に入ることなし。信虎後に京都に流落して一生をなん終たり。信繁信虎の愛子として、信玄を廢して信繁をたてんとするをば、かねて信玄も知たる事なれば、必忌惡むべし。それに國にのこりて信玄につかふるは、危難の塲なり。父を追出す程の人なれば、露友愛の心あるべきにもあらず。しかるに信繁嫌疑の間に處ながら信玄につかへて、兄弟の間少しも違言ある事をきかず。むかし後漢の東海王强は光武の太子たりしが、廢せられて諸侯王に下れり。明帝母寵によりて、弟をもて立て太子となり給ひけるが、其後明帝の代に至て東海王恭

されども味方の武威つよくして、かたき北條憲定のぬしつゐに自腹して、餘兵をのがしむなしうなり、あるはあだにあたりてかたみに死するも侍る時、藤澤のかたへの松原のむれにてたゝかふ男あるに、味方は中村治部少輔藤原の重頼とて、京家の人の世にしづみて、屋形に扶持せられて侍りしになん、敵の男は栗毛なる駒に乘て、二つ引りやうに昇り龍の紋付たるさしものなりけり、遠目ながらよろひの毛もいかめしうぞ見へける、しばしたゝかふて鎗をあはせしに、目の前に敵の男つきとめられ、やがて中村手づから首を收て我陣に來りて、かう〳〵となん語りけるに、いまだ壯年にもたらぬ男の色しろうしてたけたかゝるべき心地したり、鬢のあたりたゞならずたきしめつゝ、あはれもいやまし、あだながらにくからぬおもかげなり、中村重頼この心ばへのやさしきに歌ひとつものして手向にとすゝめ侍りければ、その首にむかひて、

かゝるとき、さこそ命のおしからめ、かねてなき身と、おもひしらずば。

重頼返し

なき身とは、誰もしれども、諸ともに、いまはにおもふ、ことをしぞおもふ。

此道灌の歌は、孔子の給へる勇士不〻忘〻喪〻元といふ心にもかなひ侍らんかし。されど古の勇士の不〻忘〻喪〻元といふは、其志朝夕に義をおもんずるにあり。首を刎らるとも義を失はじとなり。必しも戰場に死を輕んずるに限るべからず。我朝の武士のかねてなき身と思ふといふは、其志戰場に死を輕んずるにあり。首をとらるゝともうしろをみせじとなり。あながち朝夕に義を重んずるによるに

宗の時に至て、其頃君上の廢立、多くは人臣の手に出しかば、揚復恭が昭宗を己がたてたるとて、負心門生天子といひしをこそ、古今になき事なれと、あまりの事におかしかりしが、其後我朝近代の野史にて、新參の主人譜代の家人に背くやうやあるといひし事あるを見て、さても亂世の風俗、からもやまともよく似たる事よと思ひ侍りし。されば應仁の後足利家の代を終るまで、前後百年の間、其名將勇士、寒浞飛廉が徒にあらざれば、賁育黝舍が類なり。中々賢愚得失を論ずるに及ばず。但鎌倉兩上杉の時、太田道灌こそ、名將の譽ありし。然ども翁おもへらく、上杉氏山內扇谷兩黨たりといへども山內を宗室とす。此時越後の上杉房顯山內の家を繼て、其子顯定に及べり。道灌は其父道眞より扇谷の上杉定正が家老たれば、定正をたすけて、顯定と嫡庶の義を講じ、親族の好を篤して、扇谷の家を安んじてこそ、身の輔相たりし甲斐もあるべきを、反て謀をもて山內の權を奪ひしかば、兩上杉不和になりける程に、終に兵難を招て、定正と同じく顯定が爲にころされたり。恐らくは其材主を庇し身を保つにたらざるに似たり。しかいへど武畧すぐれたるのみにあらず、文學に志ざし倭歌をこのみて、かゝる亂世には得がたき人ともいふべし。翁いつも思ひいでゝ感明するは、世に傳る「かゝる時さこそ命の」とよめる歌にて侍る。此歌を世には道灌敵にころさるゝ時臨終によみしといへど、さにてはあらず。慕景集とて彼が自からかきあつめし藻鹽草あり。其中に此歌をのせて其詞書に、

康正元年の冬藤澤の役に、かたきも味方も入まじり、三日をかさねていどみあらそふ事になりぬ、

韓信が兵は利欲の私にいでゝ、一身のためにし、正成が兵は忠義の公にいでゝ、國家のためにす。其底績の心おのづから同じからず。むかし河内の人の語りしとて或人翁にいひしは、金剛山のあたりに南北の明神と號する祠あり、その中堂を正成とす、左右は孫子吳子なり、正成常にわれ天下に武功を立る事は孫吳のかげなりといひしによりて、是を祔祭するとぞ。是にて今に正成が遺愛の民にある事をしるべし。但正成かくのごとく絕倫の材をもて、聖賢の道を學びずして、孫吳が術をのみ崇びしは、遺恨といふべし。湊川にて自殺するとて、弟正季と最後の一念を語る事はなはだ陋し。

足利家の亂れ

足利一統の後、幕下の人物にては、細川賴之をこそ世に良相と稱し侍れ。先君の遺命をうけ幼主を輔け、上を奉じ下を御するをみるに、やゝ老成の材といふべし。然れども小術を用て君威を强する事をしりて、曾て陳ㇾ善閉ㇾ邪ことをしらず。されば義滿昏弱の君にあらず。其輔佐よろしからば、いかやう成英主ともなるべき人ぞかし。その驕泰をきはめ潛逆を肆にするに至るは、賴之といへども其罪をのがるべからず。是をもていふに其人稱するにたらず。其外足利家の名門右族、いづれも跋扈將軍にあらざるはなし。應仁文明の頃京都には細川畠山黨を分ち、鎌倉には足利上杉雄を爭ひ、日夜合戰して虛き月なし。しかのみならず君臣相害し、親族相殺し、その毒鬼蜮のごとく、其暴虎狼のごとし。天下に人倫の道絕はてゝ、たゞ日月地に墜ざる迄にぞありける。是をぞ古今亂世の極といふべし。もろこしにていはゞ、李唐の季、五代の初に似たり。いつぞや唐書を讀侍しに、僖宗、昭

する人、推尊て諸葛孔明に比するは、兩人いづれも兵略をつとめ、興復を謀り、父子國事に死するも同じければなり。それはさる事なれども、孔明は臥龍なり。道德を懷抱し、功名を遺外し、草廬にて一生を終んとせしに、はからざるに蜀の先主の三顧に遇て、不ㇾ得ㇾ已して出仕へしが、一朝關趙が上に立て、君臣魚水のごとく成し。されはその出處、伊尹呂望に近しとなん古人の論もあるぞかし。正成はもと功名科中の人なり。後醍醐帝笠置に臨幸の時、近國の名士を徵れし間、正成も召に應じて參じけり。是その出處孔明とは大きに異なる上、恢復の後も尊氏義貞の下に列して、專に任用せらるゝ事をきかず。孔明をもて擬せば恐らくは其倫にあらじ、其兵を用るも、孔明は正大にして奇計をもちいず。節制の兵といふべし。翁かねて論ずらく、正成が敵を料り兵を用るは韓信に似たり。韓信楚に寄食する時より、既に項王の易ㇾ制をしり。正成河內に家居する時より、既に鎌倉の易ㇾ弱をしる。よりて韓信高祖を見て、盛に項王の勇を稱して、其勇は恐るゝにたらざる事をいひ、正成後醍醐帝に謁して、盛に鎌倉の强きを稱して其强きは恃にたらざる事をいふ。其後兩人共に多くは籌策を用て取ㇾ勝しと掌握にあるがごとし。韓信は囊沙背水敵を破り、正成は鉤屏木偶敵を鏖するを見給へ。兩人の兵を用ること一轍に出ざるかは。何れも摧ㇾ堅拉ㇾ鋭といへど、韓信が材は敏速に長じてよく攻、いまだその守るをきかず。正成が材は持重にたへてよく守る、いまだその攻るを見ず。韓信に城を守らしめば、よく正成がごとくならんか。正成に敵を攻しめば、よく韓信がごとくならんか。古人も攻守勢殊なりといへばいかゞあるべき。翁がいまだ決せざる所也。しかいへど

さすがに他よりは一きはいさぎよく見えしぞかし。こゝに至て時政義時が惡、天道にさかひ人望に背く。其罪誅しても餘りあり。もし泰時なかりせば、北條家の滅びむこと、高時が時を待侍らじ。ひとり田樂入道をのみ罪すべからず。

楠正成

建武中興の人物にては、縉紳家に藤藤房、韜鈐家に楠正成、もとより輿論の歸する所にて候。もし其人品をいはゞ、藤房は公卿輔弼の臣たり、正成は將帥禦侮の臣たり。其材の大小をいはゞ、正成の材、藤房の及ぶ所にあらず。藤房の龍馬の諫は、直言極諫朝廷を聳動す。まことに朝陽の鳳鳴といふべし。然れど正成恢復の功とは並論じがたし。其上藤房は一諫の後國をさり世をのがれしが、正成は其身國難に死するのみにあらず、忠義代々家に傳へ、天下にあらはる。當時誰か正成に比する人あるべき。たゞし正成も外の言行世に傳はらざれば、その爲人くはしき事はしれ侍らず。世に楠家の遺書とて、きれ〴〵流布する物あれど、おほくは後人の僞作と見え侍る。しかれども其しるき事は、爭亂の始、一城をもて天下を引受て、始終少しも挫屈せざるにて、其材量のたくましきを思ひはかるべし。誠に仰慕すべきは、天下一盛一衰の間、名將勇士といへども、時勢に附て反側を常とし、朝夕をたもたざる中に、獨楠家のみ子孫累葉かたく遺訓をまもり、一門闔族心を一にし力を戮せ、名身をもて國に報い、三代の間一人も二心ある事をきかず。古今比類なかるべし。正成德澤深厚にして、ながく人心を結ぶ事なからんには、いかてかかくのごとくなるべき。然るに世の倘論

其後考へもし侍らず。此一事にても、泰時の公明にして、無〻情者は其辭を盡す事を得ず、又恩威ふたつながら正しき事もしられたり。其孫謀のよき後嗣に及て、時賴時宗いづれも遺訓を守り、成法に依てよく政を勤られしかば、四方の人心鎌倉に歸嚮せざるはなし。北條氏皇朝の陪臣をもて天下の權を執て、數代の安きを得たるは、泰時の功といふべし。世に時賴を泰時より賢明なるやうに稱しぬるは、意得がたく思ひ侍る。たゞ早く高位を脫屣して浮居に歸し、微行をこのみ下情を察せられしを、奇特の事とこそいふらめ。それは道理をしらぬ人のいふ事也。其身宗廟社稷の重きを承て、自から佛寺に逃れ、微行を樂とする事やあるべき。君德を穢し、治體を失へり。人主の法とすべからず。是にて見れば、其治規模近小にして、遠大に味かりけらし。中々に泰時に及ぶべき人にあらず。其外鎌倉の人物を考るに、上下ともにすべて取にたる人なかるべし。但建國のはじめ、あまたの人材幕下に群集すといへども、血氣勇悍の人迄にて、いづれも粗暴無識皆絳灌が下にて候。其中に畠山重忠は、勇力世にすぐれ古今の壯士といふばかりにてもなく、志操潔白にして、きはめて正直の人也。世に和田と並稱するはその倫に非ず。梶原が讒にあひし時、誓文をもて陳謝せよといひしを、重忠一生僞をいはねば、今更誓文に及べきやうなしとてうけざりしかども、賴朝も疑をのこさず、梶原も怒を加へず。是にてもとより忠信の上下に感孚する事をしるべし。其上己が善に伐らず、人の功を蔽はず、おのづから寬厚長者の氣象なんありける。當時諸將の中に求るに、少しき似たる人もなし。不幸にして三浦と同じく前後北條が爲にころさるゝこそいと口惜き事なれ。其最後も、

治め、爭をやめ侍るべきとはれしに、明慧たゞ無欲に成給へといはれしを、泰時かさねて某ひとり無欲に成候共、群下なにとて無欲に成候べきといはれけるに、明慧下に目をつけずして御身先無欲に成て見給へといはれしを、泰時ふかく信じて父義時死去の時、所領財寶大かた諸弟に配分して、其身はわづかにたるばかりとられけるを、二位の尼泰時に自分のとられやうあまりすくなき事といはれしに、某は家督をうけ候へば、なにの乏しき事もなく候、只弟どものゆたかなるやうにとこそおもひ候へといはれしかば、二位の尼感涙に及ばれしが、其後年を逐て親族肅穆し、鎌倉の武臣も感服しけり。明慧浮屠なれども、孔子の季康子にの給ひし苟子之不レ欲、雖レ賞レ之不レ竊といふにかなへり。泰時の明慧の一言を信用して鎌倉よく治まりしにて、聖人の言誣べからざる事をしるべし。明慧もたゞうどにはあらざりけらし。さて泰時家督以後、日ごとにつとめて公廳へ出て、ひねもす蹇々として庶務を治められしに、群長を待事恭謹にして、爭を分ち訟を聽るゝ事明恕なりしと、東鑑を見てしるべし。昔ある老儒の語るをきゝし。泰時ある時訟をきかれしに、雙方對決しけるが、半に成て一方の相手忽に理に服して、只今迄己が申所をよしと思て候へばこそ爭訟に及び候へども、今日始て手前の非を覺悟いたして候、此上はもはや一言中にも及ばずとてやみぬ。泰時感じて、此爭は汝がまけ也、理非によりて決斷すべし。但某今迄多くの訟をきゝしかども、即座に汝がごとく理に服するものを見ず、是を賞せずしてなにをか賞すべきとて、別に恩賞を行はれしが、後は爭訟もやうやく稀に成て、訟廷も閑になりしとぞ。此事何やらん古き物語にて見しといひしが忘にき。

て、鐘を撞て我衆を誤る事もあらむかと、撞木を取よせて我側に置けるが、又おもふには、必撞木にも限るべからず、鐵砲やうのものにても撞まじきにもあらずと鐘を地へおろさせ、こもにて巻て置せたり。然る所に賊徒挑戰て、思ひよらず俄に手合せありければ、さらば鐘を撞べしといふに、上へ釣あげこもをとく程に、つるにまにあはずして、たゞかゝりに懸りて攻潰しけり。其時かのいつぞや申されし方士蓬萊宮の物語はかやうの事にこそと、そこの事を思ひ出せしとありしと也。これ戯れに近き物語なれども、伊豆守理にさとく、人の言をすてず、それにたゞ今馬おりより御前へ出て、天草の首尾を申上らるゝ折ふし、常人ならば中々おもひもつけじ、たとひ思ひつくとも、此節はさてやむべき事なるを、只常の氣色にて、稠人廣座の中ともいはず、我あやまちたりし事をも有のまゝに語られしにぞ、伊豆守の心公にして、器量の大きなるもしられける。世に古今の良相とするも、げに理りと覺ゆるぞかし。是をもて見るに、世の權威にほこり、邊幅を修る人は、誠に馬援がいはゆる井底の蛙也。嗚呼いやしいかな。

泰時の無欲

他日繼ての會に、諸客前日平家の人物をば御評論承りて候、鎌倉以來の人物は多き事に候へばあまねく承るに及ばず、其中に翁の取給へる人は誰々にて候や、承度候といへば、翁鎌倉治世の後に至て北條泰時こそ、漢の丙魏唐の姚宋にもはづかしからぬ人にて候へ、わが國にはあまり比類なかるべし。此人栂尾の明慧にあひて、某不肖の身をもて重任に當り、群下に臨み侍る、いかゞして衆を

に、伊豆守聞て笑ひつゝ、氣色をりて、とかく物に念のいらぬ故にて候、なに事も念をいるゝにしくはなしといはれしを、新左衛門各樣には御念のいり候がよく候、我等ごとき輕き者は、あまり念をいれ候へば、却てあしき事もある物にて候といふを、伊豆守なにか念をいれてあしきやうあるべきといはれければ、其事に候、昔唐の玄宗方士に命じて楊貴妃のありかを尋られしが、方士蓬萊宮に到て貴妃にあひし程に、歸て此よしを奏聞せんとて、しるしを乞しかば、玉の簪をたまはりけり、然るをあまり念通て、是は世にたぐひあるべき物なりとて、かさねて玄宗貴妃との密語を聞て還報しければ一旦首尾はよかりしが、玄宗方士を疑ひそめられしより思はるゝは、此密語は貴妃とわれふたりより外他人しるべき事にあらず、然るを方士しりてかくいふは、兼て貴妃と通じたるにやと、つひに方士を誅し給ひしとなり。前の玉の簪ばかりにて能候を、あまり念をいれたる故にかくのごとしといひければ、又新左が例のそゞろごとをいふとて一座興に入てやみける。其後天草の事出來て伊豆守奉レ命てゆかれしが、不日に賊みな伏レ誅て江戸へ歸着せられしに、旅裝のまゝ直に登城ありしかば、折ふし本城の面々殘らず迎勞しけり。新左衛門も衆中にありけるを、伊豆守はやく見つけて、そこに語る事こそあれ、今御前より罷りてとて、御前へ出られ、さてやゝしばらくありて、御前より退かれ、衆中にていはれしは、此たび天草にて、諸侯一度に賊壘へ向ふべしと約束定りて、さておしよする時は、某が本陣にて鐘を撞べし、それを相圖に諸手の衆あつまるべしといひ合せて、僉議の間日を經けるが、某おもふには、今夜にても賊方の者か又は馬鹿ものあつて忍び入

されば伊豆守善政多き中に、始て上聞して天下の殉死を禁じ、諸國の人質をやめ、大佛を錢に鑄られし、此三をば世にも大器量の事にいひ傳しなり。殉死を禁ぜられしは、ながく後世の害を除き、人質をやめられしは、あまねく諸國の患をすくひ、大佛を錢に鑄られしは、大きに古今の惑をとく。天下後世において大功德ありといふべし。但此時伊豆守に限らず、諸執政はいづれも至公至明にして、諸侯諸役人に對して私のもとめなく、私の怒なく、只正道をもて下知せられし程に其威令下に行はれしかば、諸侯諸役人も各おそれ愼みて、身持も正しかりしぞかし。しかも己が材智をもて人をふさがず、己が權柄をもて下をあなどらねば、諸役人も執政の威勢にはゞからず、上の御爲又は官守の事に付ては、必面爭て言を盡さゞるなし。昔魯公伯禽魯に入封の時、周公いましめて、平易近レ民、民必歸レ之との給へり。かの諸執政、この周公の語に本づかるゝにてもなけれども、其心公にして治道に明なれば、をのづから聖人の心にもかなへり。されば其餘澤今に至て太平の化日に盛なる事、上の御盛德とは申ながら、かの諸執政の力なきにもあらず。中に就て伊豆守の平易にて無造作なりしは、世にたぐひなき事にてありけり。其頃井上新左衞門といふ人は、執政府の從事たりしが、疎直に文飾なきをもて伊豆守のために愛せらる。新左衞門常に詼諧を好みて、其爲レ人東方朔ににたり。ある時いづかたよりか鱈を獻上しけるを、御前に披露するとて伊豆守見屆られしに、鱈に塵つきてありしかば、伊豆守氣色損じて、取次ぐ人をしかられしを、新左衞門傍にありしが、いや鱈には塵ある筈にて候といふを、伊豆守いかにととへば、三番三にちりやたらりと申候はずやといふ時

嬖幸の臣にゆかりを求めて命をたすかるをさへ屑とせず。いはんや貞能が如く仇を忘れ勢に附て苟免るを幸とせんや。孔子も行〻己有〻耻をもて士との給へり。番がごとき誠の士といふべし。

大佛の錢

されども忠清貞能がごときは、もとより容悅の具臣なればふかくは論ずるにたらず。翁が日ごろうたてしくおもふは重衡の事にて侍る。其身不幸にして生捕れしは、さして耻辱にあらず。然るに鎌倉に囚れし時は、宴遊の席に臨て艶女に欵語し。奈良へ渡されし時は、警衛の士にねがひて愛妾に邂逅す。すべて丈夫のすべき事にあらず。いとみぐるしき事也。しかるにそれをばいさゝか耻ずして父命によりて奈良の大佛を燬し事を自からも大きなる罪惡とてやみおそれて、鎌倉にて賴朝の前にても陳謝し、京師にて法然に邂逅しても此事をいひ出してふかくくやみしは、罪障懺悔の爲とこそ思はれけめ、その愚暗是非もなき事也。近世松永彈正がふたゝび奈良の大佛をやきしを、信長の猛惡にてさへ、是をば大罪と思はるればこそ、松永が主君三好義長を弑し、光源院殿をころし奉りし大逆罪にならべて、三の人のならぬ事をしたるとて、彈正をはぢしめられしぞかし。嗚呼佛法の人心を蠱惑すると何ぞこゝに至るや。然るに寛文の頃とかよ、松平故伊豆守信綱執政の時、千年以來金仙を尊て、かく成たる風俗の後に出て、京の大佛を鑄て錢とし、天下を利益せられしこそ、先にも跡にもきかざる事なれ。其卓識誠に古今に傑出すともいふべし。御當家創業以後文明日に開きし故に、かくのごとき人も出るぞかし。重衡などをしてきかしめば、ほとんど驚死にも至りつべし。

めとりけり。相具して關東に下向しけるが、遠景此上は彼御氣色においては、いかにもし申ゆるすべし、若御承引なくば、遠景申あづかるべしといひければ、番が親類郎等さりとも今は右馬殿の召籠はゆるされなんと悦あへり。さて遠景關東に下り着て、いつしか使を番がもとへつかはしていひけるは、思ひかけずかくゆかりに成まいらせて候へば、ひとへに親ともたのみ奉るべし、内外に付て疎略を存ずべからずといひやりたりけり。番多年の召人にて、今日きらるべしあすきらるべしといひて、十餘年に及びければども、かたうど一人もなければ、申なだむる者なし。たま〳〵かゝるたより出來けるは、いかばかりかうれしかるべきに、番がいひけるは、弓箭とる身のかゝるめにあふ事恥にてあらず、さこそたよりなき身なれども、あながちにそのぬしこひねがふべきむこにあらずとて、返事にいひけるは、したしくならせ給ふのよし存知がたく候、番は獨身の者にて候へば、御ゆかりに成まいらすべき事覺え候はずとあらゝかにいひやりければ、遠景大きにいきどほり、やすからぬ事に思ひて、ともすれば大將にあしざまに申ければ、いよ〳〵罪おもくなりまさりにけり。かゝる程に大將奥州泰衡を伐し時、番をめしていはされ共番は少もいたまず、物ともせざりけり。かゝる程に大將奥州泰衡を伐し時、番をめしていはれけるは、汝をとくに身のいとまとらすべかりしに、思ふ子細ありてけふまではいけおきたるなり、身の安否は此たびの合戰によるべしとて、鎧馬鞍など給りければ、番かしこまり悦てむかひけるが、身命を惜まずゆゝしかりければ、其科をゆるされて本領返し給り、二たび舊里に歸しとなん。番いかなる人とはしらねど、始終死を守て志をかへざりしにて、其操の廉潔なる事思ひやるべし。當時

し事を見るに、材識暗弱恐らくはいふにたらず。其子維盛浮島が原にて水鳥の羽音におどろきて都へにげ歸り、天下の人口に係りしも、家法嚴ならずして、子弟驕泰にそだつが故なり。燈籠の念佛崇をなすなるべし。其餘平家の君臣やゝ勇壯なるもあれども、それも優柔不斷にして材力弱ければ、將率は運籌決勝の略なく、士卒は先登陷陳の勇なし。されば上總介忠清が士大將としていかめしく振舞しも、維盛と同じくにげ歸りしをば、其時の人、ころもたゝきよと嘲弄せしぞかし。又筑後守貞能は淸盛第一の寵臣にて、平家全盛の時は、意氣揚々たりしが、壽永年中平家安德帝を奉じて西海に赴し折しも、貞能出征して凱旋せしが、途中にて車駕に出合しに、ひとり引ちがへて都へ歸しかども、身の置所なきまゝに、平家の跡を追て西國へ行しが、平家の勢日に蹙りて日に危亡に瀕きを見て、又逃去て釋門に入つゝ、肥後入道と稱しける。其後無レ程源氏の世となりしかば、鎌倉に至り、宇都宮朝綱と舊識のよしみあるによりて、朝綱に因て乞レ降し故に、一命を助けられ、抖擻行脚して、あなたこなたと餬ひつゝ、一生を終るときこえし。恥をしらざるの甚しきもの也。是につきて渡部右馬允番が事を感じ侍る。義經西國へ落し時、渡部にて番がもとへよりて事のよしをいひければ、番あはれみて見送りけり。後に其事聞えて、關東にめされて、梶原にあづけられ、十二年を經たりし程に、鎭西の追討使に天野藤內遠景むかひけり、大將家のきりものにて、十世の宥を得る程の事なりけり。（加賀の國に天野何がしといひし一人の浪士ありしが、遠景が子孫也、それが家に賴朝より遠景に下し給し御敎書一通あり、天野藤內遠景は奉公他に異なるの間、賴朝十代遠景十代所領相違あるべからずとかけるよし、それをみたる人の語りし、いとめづらしき事におぼゆるまゝ、今十世の宥とはいふなり、）其時鎭西の任はてゝ歸りしが、上洛の時渡部を通りて、番が妹を

ば、水底に沈てながく失ぬべし、五十文の錢は、商人の手に渉りてながくうせず、彼と我となにの差別かあるべき、彼此六十文の錢をうしなはず、豈天下の利にあらずやといひしとぞ。五十文の錢を費して十文の錢を求るは、常人の思案にていはゞ、勝手にはきはめてせぬをよしとする事なれども、道理にをいてすべき所を考てかくするにこそ。いはゞ輕き事のやうなれども、抜群の見識なくてはなるまじき事ぞかし。商人と我となにの差別かあるべきといへるは、楚王失レ弓、楚人得レ之といふにかなひて、天下の利にあらずやといへるは、楚人得レ之といふよりも其識量一かさ大きなる事也。青砥左衛門たゞうどにはあらず。其言行世に傳らざるこそ遺恨なる事なれ。

渡部番

ある時諸客來會せしに、翁いひけるは、ちかき頃我國の書をよませて承るに、古より茂材懿行の人もあるべけれど、ふるき物語などは、少も道理のさたに及ぶ事なく、記錄の類も、國史をはじめ時政事實の略をしるす迄とて、當時の人物、又は人の言行をば、しるすべき事ともおもひよらねば、しるし置べきやうもなし。よりて忠臣義士の事も世に湮沒して傳らず。是も我國の一欠事といふべし。其後武家の世に成て、勇將烈士君のため國のため死を潔うする事、歷擧するにいとまあらず。貴て是はすこし風教の助けともなりなんかし。もし上にたち下を治る人とていはゞ、平家治世のはじめ、小松の重盛をこそ世に賢人とは稱すれ。父清盛暴逆にして君に背しを、重盛その間にゐて、忠孝ふたつながら闕ず。誠に後世臣子たる者の法とすべし。されど燈籠の大臣といはれ、異國へ金を渡せ

てくやむぞかし。喰てあたるとしれたる物は、誰もくはぬ物なり。喰てもよしくはでもよしとおもふ物を喰て、やゝもすれば跡にてくやむぞかし。兼好も身に覺えありてこそかくはいひつらめ。よのつねの人の省になる語なり。但兼好は老莊の無爲を尙ぶ人なれば、なに事も必しもいはんとせず、必しもなさんとせぬ心にてかくいふなるべし。今翁が此語をもちゆるはさにてはなし。孟子に可二以取一、可二以無一レ取、取傷レ廉といへる、其意此語と相似たり。可二以取一は、はじめかくと見て、可二以無一レ取は、かさねて料簡をくはふる意なり。されば兼好が此語もかくいへばとて、一概にたゞいはぬがよし、せぬがよしとは意得べからず。其いはずやあらまし、せずやあらましと思ふ所に意をつくべし。道理にて思ふと、勝手にておもふとのちがひあるべし。道理においていふべき事なるを思ひよらずして、勝手にいはぬがよしと思ふていはでやみ、道理においてすべき事なるを思ひよらずして、勝手にせぬがよしとおもふてせずしてやみなば、ひかへがちにて後の悔みこそなかるべけれども、それにはいつか善にすゝみ、義にいさむべき。さればまそほのすゝきますほのすゝきといふ事は、なに事かはしらねども、雨中に簑笠着て尋にゆきしをば兼好もよしとおもへばこそ、是をもしるしをきけめ。さいつころ太平記を見輩のよむを聞侍るに、北野通夜物がたりに、むかし青砥左衞門夜に入て出仕しけるに、いつも燧袋に入て持たる錢を、十文誤て滑川へ落したりけるを、よしさてもあれかしとてこそ行過ぎべかりしを、其邊の人家へ人を走らかし、錢五十文を出して續松を十把買て是を燃しつゝ、川を浚て終に十文の錢を求め得たりける。さていひける十文の錢は、たゞ今求めず

思はず、朝には夕ある事を思はず、たゞ今の一念の上においてたゞちにすゝむべしといひ、貝をおほふたとへを引て、萬の事外にむきて求むべからず、たゞこゝもとを正しくして、前程をとふ事なかれといひ、松下禪尼のあかりしやうじをはられし事を引て、世を治る道儉約をもとゝする事をいひ、高名の木のぼりがいひし事を引て、あやまちは危き程はなくして、安き所になりてある事をいふ。外にもかやうのたぐひ多かり。いづれも簡要の旨にて、聖賢の敎にもかなひぬべし。さすが人物怜悧なる故に、其いふ所時として道理にあたる事もあるにこそ。鐵中錚々傭中佼々といへる類也。管中より豹を窺て一斑を見るともいふべし。たゞし是ほど穎悟なる人もおほく得がたし。もし聖賢の道を學しめば、中々釋門に陷るには至らじ、おしき事也。それに釋門に入にし甲斐さへなくて、女色に溺れ一生を誤り、今に至て汚名を殘しつるこそ、なげきても餘あることなれ。是につけても人欲の險しきをしるべし。

青砥が續松

しかはいへど君子は人をもて言をすてずと聖人もの給へり。翁も徒然草にて一の益を得たる事こそ侍れ。それはかの卷中の一條に、いひやせましいはずやあらましとおもふ事は、おほやうはいはぬがよきなりとあり。又一言芳談とやらんいふ物語を引く、しやせましせずやあらましと思ふ事は、おほやうはせぬがよきなりともあり。翁いつも言語飮食につけて此語を思ひ出し侍る。いふてあしきとしれたる事は、誰もいはぬもの也。いひてもよしいはてもよしとおもふ事をいふて、やゝもすれば跡

源氏物語を我國の寶といへるは、いかなる故ともしらず。定て倭語の妙を得たるに心酔しての事にやあらむ。いはゆる庶子の春花を採て、家丞の秋實を忘るゝ也。それに近世此物語を注釋し講説して、毛詩に淫奔の詩を擧て勸懲をしめすごとく、人の戒世の教とするといへるは、俗話にいふ杓子定木なるべし。いかにとなれば、二南は修〻身齊〻家の本也。雅頌は論〻道述〻德の辭也。國風はもとより里巷の男女各言〻情の詩なれば、正もあり邪もあれども、其邪といふも、媒妁によらずして淫奔するといふばかりにて、いづれか后妃を盗み繼母寡嫂に淫するやうの事やある。又伊勢源氏のごとく、邪淫の事のみを始終いひ盡してやむにはあらず。よりて正を見てはみづから勸み、邪を見てはみづからこらすぞかし。伊勢源氏はいはゞ長恨歌西廂記などの品にて、其冗長にして醜惡なる物ぞかし。然るを聖人垂〻教の書に比していふは、誠に氷炭薫蕕をひとしうするなるべし。昔より我國釋教世に行はれて、佛につかふるより重しとするはなく、荒淫俗をなして、色に耽るより樂しとするはなし。それ故に當時あらはしぬる物語も、この二端をしるすを高致とするならし。さて自餘の記しおく事も、多くは奇怪妄誕の談ならねば、俳諧鄙陋の説也。ひとつとして義理にわたる事なし。責て此徒然草ほどの物も見當らず候。世に賞翫するも理にて侍る。其載る所、佛法のさた好色の事を除て、風景をのべ人情をかたり、又は世にあらゆる種々の事をしるしおきけるも、尤おろかに聞ゆる事もあれども、大かたは理趣ある事になん覺え侍る。中にも雜念をいましめて、我心に主あらましかば、そこばくの事は入來らじといひ、懈怠をいましめて、道を學する人、夕には朝ある事を

たにちかければ、諸客皆いとま申てまかりぬ。

つれ〴〵草

ある時諸客來り會してけるに、翁が傍に兼好が徒然草あるを見て、一人の客いひけるは、兼好は倭語に長じたる者にて、風景人情をよくいひとり、人に順を解しめ候。翁も好みて見給へるや。翁いやとよ病中臥しがちにて日をくらしかね候故、かやうの書を兒輩によませて承るにて候。これをとさして好むといふにも侍らずといへば、外の一人兼好はやゝ見識ある人のやうに世にも申習はし候、翁はいかゞ思給にや。翁世に一種の誑人ありて兼好をしたひ侍る。それは彼が名利をいとひ、閑寂を樂しむに同心するゆゑにて候。翁はそれもたしかには思ひ侍らず。太平記に高師直が爲に艶書をかきし事見へたり。其後伊賀守橘成忠が招に仍て伊賀の國に赴きしが、そこにて成忠が娘に通ぜし事園太暦に載て、其時の歌なども見へたり。是にてしるべし世に諂らひ色にふけり、隱逸をこのみ名利をいとふといへど、もとより隱者の操ある人にあらず。されば徒然草も佛法に朶頤し、諄々として出離をとくかと見れば、女色に垂涎して淫奔を語る。なにの見識かあるべき。されど徒然草に限らず、此程我國の物がたり草子をよませて承るに、事實を記し候書、三鏡榮華物語などの外は、いづれも取にたらぬものにて候。大かたはあまり佛ばなしにておきはて侍れど、それは世の流弊なればいかゞせん。其外ともすれば好色のさたにて、閨に忍びざる事おほく、中にも伊勢源氏物がたりなどは、年弱なる男女には、禁じて見すまじき物也。淫亂を導く媒とも成ぬべし。しかるに薦紳家に、

やすらかにして事ゆきぬるを、よろしき仕かたこそあれとてあたらしく仕出しぬれば、ことおほくむつかしくなりつゝ、かねてのようとはちがふ物也。中にも國家の政にはもつとも此意得あるべき事也。古より新進の人、己が材智をあらはさんとて、好て新意を出し、舊政を改る事、いづれの代にもなきにあらず。其内十に二三は益ある事もあれど、大かたは近効をのみ見て遠慮を忘れ、事の易きをのみ見て難きをしらず。さる程に思の外にさはる事おほく出來て、貨財を費し人力を耗しながら、何の甲斐なき事になるぞかし。しかのみならず毛を吹て疵を求め、風なうして波を生じ、忠厚の風日に敗れ、奔競の習日に長ずる程に、たとひ小利を得る共、ながく國家の害を貽す事輕きにあらず。いはんや祖宗の、良法成策、先代より用ひ來て、天下の耳熟し目馴し事久し。かやうの類は輕々しくいろふ事あるべからず。宋の熙寧中にしば〳〵法を變じければ、唐庚存舊の論をあらはしけるが、國家の舊物は常に民の耳目に習はすべし、不ㇾ得ㇾ已に非ざるよりは、改易變置して民心を失ふべからずと論じけるこそ、尤其理ある事に覺え侍れ。但それも一概にはいひがたし。たとへば祖宗の代に、時宜にしたがひ假に建置て、ながく用ゆべからざる事あり。いまだ首尾備はらざる事あり。さやうの類は、後嗣の代に至て、或は改革し或は斟酌してこそ、祖宗の志をなすともいふべけれ。もし祖宗の法とてそれに泥て、世のわづらひ、治のさまたげとも成事を、其まゝさし置なば、何をもて舊弊を改むべき。何をもて善政を行ふべき。又なにをもて孝子慈孫ある事を望むべき。定めて祖宗の心にもかなふべからずとて、翁古を援き今を證して語りけるに、夏のみじか夜はやあけが

には意得べからず。

鴟鵂のふみ

たゞし國家の事は、大小によらず國弊民瘼ば改め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其外はおほやう舊貫によりて改めざるをよしとす。木の匠のつくれる器も、舊制を改て新しく仕出したるは、一旦勝手に能やうなれども、其すがた下りていやしきのみならず、其用手せばくして廣からず、小まはしにてやすからず。さるまゝにいろ〳〵たくみ出してわづらはしくなりゆく程に、やがてもちひずなりぬるぞかし。こゝにおかしき物がたり侍る。ある人鴟鵂を畜て、それを囮にして鳥を捕けるに、同じく殺生する友達のもとよりみゝづくをかりに越けるが、其ふみにみゝづくを畧しづくとかきて、其末にづくとはみゝづくの事にて候、みゝづくとかき候へば。文字かず多くことと長に成故に、づくとかき候となが〴〵とことはりけり。それならば始よりみゝづくとかけかしと片腹いたし。文字をつゞめんとて、多くの文字をそへ、詞を短くせんとて、かへりてながくなる事をしらず。翁世間の事をみるに此たぐひおほし。たとへばものをいふにも、常にいひつけたるやうにいへばよきを、我しりがほにからことばなどにて舌短にいひつれば、人きゝとらぬ程に、亦いひなをしなんどしていとむつかし。事をなすにも今までなし來るやうにすればよきを、我かしこげに理窟をもて手廻しにしつればことつかゆる程に、又てなをしなんどして跡へもどる事おほし。かやうの事は物馴ぬ人のある事也。いづれもみゝづくのふみにたぐふべし。其外なに事によらず、たゞありふりたるやうにすれば、

し。然るに民は可ニ與樂一成、不レ可ニ與謀一始とて、民はおろかにして國家の利病をしらず、たゞ私の利害をのみ先とする故に、其事の始には、己が勝手にあしきを見て、衆謗競起て、異議もまち〳〵なる物ぞかし。古より明智の人は、それに少しも拘らずして、其功を成就しぬれば、畢竟天下の利となる故に、つゐには上下安堵して、もろともによろこぶもの也。是かの晦きをもちひ、遠きを照すの明ならずしては成がたし。小智短慮の人の及べき所にあらず。むかし鄭の子産鄭國の政をせしに、舊俗の弊を改て、いときびしく車服の驕を禁じ、田廬の制を定めしかば、富人おそれて、美服をば褐に入てかくしけり。豪民の兼並する田をばこと〳〵く取上て部伍に歸せしむ。さる程に輿人これが爲に稱していはく、取ニ我衣冠一而褚レ之、取ニ我田疇一而伍レ之、孰殺ニ子産一。吾其與レ之とまで怨望せしかども、三年に及て、驕奢の風やみ、侵暴の害除きしかば、亦稱していはく、我有ニ子弟一、子産誨レ之、我有ニ田疇一、子産殖レ之、子産而死、誰其嗣レ之とて、たがひによろこびけるとぞ。子産は惠人なりと孔子もの給ひて、其政民を愛養する事ふかゝりしかども、ひとへに寛を貴ぶにあらず、猛なるべき時はかくありしぞかし。其後政を子大叔に授けし時、子大叔が寛に過む事を兼てさとりて、火は烈くして民望て畏るゝが故に、火に入て死するものはすくなし、水は懦弱にして民狎て翫ぶ故に、多く溺れて死すといへり。此水火のたとへゝ前にいひし江河溝渠の意と同じかるべし。然れば古の明王賢相は寛を本とすといへど、時によりて猛をも用ひけらし。この故に寛則民慢、慢則糾レ之以レ猛、猛則民殘、殘則施レ之以レ寛、寛以濟レ猛、猛以濟レ寛、政是以和と孔子もの給へり。一偏

此贊よく仁宗の朝を推論してその理を盡せり。是をもて見るに、仁宗の時君臣ともに聰明をつくさず、寛容をたつとぶとしれたり。誠に三驅失前禽の遺風といふべし。

法は江河のごとし

されば古人も人君は貴〻明不〻貴〻察といへり。明と察とは似て似ぬ事也。明は燭臺にて座を照すがごとし。其光たかく其本おぐらけれども、座中をあまねく照すべし。察は紙燭にて物を照すがごとし。手もとあかるくして物を見とむる事いちはやけれども、遠きを照すことあたはず。この故に人君の明は燭臺のごとくなるべし。紙燭のごとくなるべからず。天下の法は、寛大にして江河のごとく成べし。瑣細にして溝渠のごとくなるべからず。江河は大きにしていちじるければよけやすし。しかも深廣にしてあなどりがたき故に犯しがたし。溝渠は小さくしてしげゝればよけがたし。しかも淺狹にして近づきやすき故に犯しやすし。さるによりて昔より江河を踏あやまりてはまるものあるをきかず。溝渠にはやゝもすればはまるもの多し。これをもて後漢の郎顗が安帝に上つる書に、王者の法は江河のごとし、易〻避して難〻犯といへり。古今不易の名言といふべし。されどしかあればとて、政は一向に寛大なるをよしとするといふにもあらず。是は科條を繁くして法令煩苛なるを惡むといふ事也〻もとより寛大なるをよしとすれども。時により事によりては嚴急にするを貴ぶべし。大かた泰平の世は、民俗遊惰に流れ、驕奢を好むぞかし。今是を治るに、もし無事を專にし、簡易をつとめては、舊弊除くべきやうなし。必政事を革め、法令を嚴にして、民の耳目を新にすべ

して急に行とゞくやうにとするときは、終に行とゞかざるのみならず、外にさはり出來て騷動にも及ぶぞかし。易に王用三驅失ニ前禽一といへるも、天子の獵は不ニ合圍一とて、網の三面ばかり張て一面をあけ、禽のにげみちを殘す也。其ごとく政事のおほやうにて、たゞ七八分程にして二三分を殘すにたとへていふなるべし。詩にいはく彼有ニ不レ穫穉一、此有ニ不レ歛穧一、彼有ニ遺秉一、此有ニ滯穗一伊寡婦之利。これ田畝の事ながら、周時上に寛政あり下に遺利ある事をしるべし。又十分に盡さずして、前禽を失ふの心也。翁嘗て歷史を考るに、漢は文帝に至り、宋は仁宗に至て最盛なりと稱す。然に二君いづれも寛大にして、政事はかどる事なく。行たらぬやうなりしが、天下穩かにして、おのづから治り安かりき。文帝の後武帝に至りて、張湯桑弘羊等をもちひて、威怒を十分にきはめ、貨利は一毫も遺さず。是より生靈荼毒し、民心離叛て、漢家の危事殆累卵のごとし。仁宗の後神宗に至て、王安石呂惠卿等を用て、新法を造り、功利に趨る。是より朝野騷擾し、民心愁苦し、宋朝の禍こゝに濫觴しけらし。二君みな英明の主にてありしが、いかゞしてこゝに至るといへば、たゞ材力に驕り、諸欲を盡さんとして、持滿の道にくらく、三驅の法をしらざれば也。宋史に史臣仁宗を贊していはく、

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ニ偸惰一。而任レ事蔑ニ殘刻之人一。刑法似ニ縱弛一。而決獄多ニ平允之士一。國未ニ嘗無ニ嬖倖一。而不レ足ニ以累ニ治世之體一。朝未ニ嘗無ニ小人一。而不レ足ニ以勝ニ善類之氣一。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ニ以培ニ植國基一者厚矣。

佛を作るには耳鼻をば先大きにすべし、もし耳鼻を十分能程に斷れば、後に小さく見ゆる時に、大きにしたてゝもかなはず、口目をば先小さくすべし、もし口目を十分よき程にあくれば、後にもし大きに見ゆる時に、小さくしたくてもかなはず、されば耳鼻を大きにし、口目を小さくするを第一の口傳とするとぞ。是はもと韓非子に出て、宋の蘇頌がいひし事也。此木偶人を作る意得は何事にもあるべし。しばらく思ひつけたる事にていふに、曲禮に君子不レ盡二人之歡一、不レ竭二人之忠一、以全レ交也といへり。是等にてもしるべし。人の我爲に杯酒を催しなどして歡愛を篤うするを人の歡といふ。人の歡を十分にきはむる故に、あまりしたしくなれば、反て無禮にもなり、あまり興あらむとすれば、反て無興にも成もの也。陳の公子完齊の桓公のために親愛せられしが、桓公其家に就て飮れしに、晝迄にてはあきたらずとて、火をもてつけといはれしを、臣卜二其晝一未レ卜二其夜一とて夜飯を辭せしは、人の歡をつくさじと也。人の我爲に音問をかゝさずなどして心のまめやかなるを人の忠といふ。人の忠を十分に頼む故に、すこしとゞかねば、必とがむるもの也。聖人易の恒卦にゐて、初六の九四に求望の心ふかきをいましめて、浚恒貞凶といへるは、人の忠をつくさじとなり。こゝをもて君子はかねて人の歡を盡さず、人の忠を竭さずして、人と始終交を全うするぞかし。もし國家の政にていふとも其理同じかるべし。いやしき諺にいふごとく、國の仕置は、すり木にて升の底をまはすかごとくすべし、すみ／＼すり木の行とゞかぬところあり、其行とゞかぬ所、かへりて人のくつろぎ事のよけいともなる程に、久しうしておのづから行とゞく物也。然るを法令を嚴に

是はたしかに某が聽あやまりたるなり、いと殘念なれども、もはや年久しき事なれば、今更すべきやうなし、其配分ほどを某償て我過を謝すべしとて、自分の金錢を出して其者へとらせられしとぞ。是にてしるべし周防守己が威勢をつのらず。己が過失をかくさず、我は常に晦に處て明を衒はず、我は常に愚に處て智を先だてず、其心公にして私なし。誠に古今に有がたき明智といふべし。今是等をもて此諺を考るに、燭臺はながくしてもとのくらきにて、其明おのづから遠きにおよぶ。君子の道は闇然として日にあきらかなるがごとし。もし短うしてもとわかるければ、其明わづかに近うしてやみぬ。小人の道は的然として日にほろぶるかごとし。此理をしめして、明かなるものは必もとをくらうすといふ心にて、燈臺もとくらしといふにもあらむかし。但此諺の正意は各のいへるごとく成べし。翁がいへるをば姑く一說にそなへ給へかし。さても根もなき事に、あまりくはしき僉議かなとて翁微笑しければ、諸客かやうの事にも、翁の心のつけられやうこそ別段の事にて候へとて、各感じあへり。

運慶が口傳

さて翁いひけるは、月は盈れば虧、花は盛なればちる。家語に子路持滿の道を孔子に問ければ、聰明睿智守レ之以レ愚とのたまへり。翁が前にいへる明を晦に養ふも、聰明を十分に盡さじとなり。すべて物は十分につくすを嫌ふ也。なに事をするも七八分にして前をのこして盡さぬをよしとす。もし心ゆくまゝに一旦に殘さず盡しぬれば、必後に悔みある物也。或人佛師運慶が口傳とて語しは、

板倉周防守京師に留守たりし時、訴訟をきかれしに、己が材智のはやきり、聲色のうごきなば、我もそれに氣乘じ、彼もそれに氣奪はれ、兩造の辭を審かにせず、雙方の情を盡さゞる事あらんとて、必障子をへだてゝわざと手づから茶をひきなどし、たゞ心のちらぬやうにしてきかれしとなり。さすが近代の名人とはいひながら、おのづから聖人の心にもかなへり。それ故曲直理を盡し、聽斷神に通じ、人々畏服せざるはなし。いはゆる用」晦而明なるにあらずや。今に至て世の談者傳へ誦して口實とする事、枚擧するにいとまあらず。中にも翁が最感じおもふ事あり。周防守ある時京の在家を通られしに、さる家に幼少の子出てあそびしが、あれ周防こそ通らるれといひしを、周防守馬上にて聞とがめて、我不肖といへど、上の御代官としてこゝにあれば、京中村閭に住する者、男女老弱をいはず。我をかくおしくだしていふ事あるべからず、しかるに此家の見輩かくいふは、常に家人の我をうらみてかくいふを聞馴し故なるべし、是は定めて子細あるべしとて、其家主の名をきかせて通られしが、翌日其家主を召よせて、汝先年何にても訴訟したる事やある、今尋ぬるは少しもきづかひなる事にてはなし、ありしやうに申べしといはれしかば、始はなにかと辭退しけるが、再三とはれて、此上はかくさず申上候、それのとしそれの月の事にて候、父の配分の事に就て、一類の者と爭ひ候て訴へ候しが、其者無實の事を申かけ候へども、證人どもを多くこしらへ候て申出候故、御聽斷の上相手の勝に定まり候、其次第かやう〳〵とくはしく語るを、下役人に命じて、其年にあたりし簿案をくらせけるに、すこしもたがひなかりしかば、其上にていよ〳〵尋きはめて、

まいて稠人廣座をいかゞして照し申べしや。しかればもとをあかるくしては遠きをてらし難し。遠きをてらすは必もとくらきものとしるべし。翁いつの比か關尹子を見侍りしに、吾道は處﹅暗がごとし、よく明中の事を區畫すといへり。關尹子は關令尹喜が書なり。尹喜は老子の弟子とて、道德經五千言も此人の爲にあらはせるとなり。今世に傳る關尹子の書は、大かた後人の作にて、尹喜に名を託したる物にてもあらむかし。されど老子の道はたしかに處﹅暗を宗とすることにて侍る。但老子の道にも限るべからず。吾儒にも簡要とする事也。たとへばわが身くらがりにゐて、くらがりよりあかりを見れば、あかりの事のこりなく見ゆるものなり。わが身あかりにゐて、あかりよりくらがりを見ては、くらがりの事一切見えぬものぞかし。さればくらがりにゐてあかりをみるやうに、己が智をふかくひろめ養て、くらきより明らかなるを生ずるやうにすれば、其明悠長寬大にて自然に遠きにおよびなん。それこそ眞の明といふべけれ。もし己が材智にほこり、聰明を盡して、たゞ手もとのあかるきを專にせば、あかりにゐてくらがりを見るがごとし。其明淺近短慮にて遠きに及ばざるのみならず。たゞ手もとの事のみ見えて、下手の碁をうつがごとし。末の手は見えざる程に、每々是非をあやまる事も多かるべし。こゝをもて聖人易におゐて、明入二地中一明夷、君子以莅レ衆用レ晦而明との給へり。古の聖王冕旒目を蔽ひ、黈纊耳を塞ぐも、聰明の刄はやきをきらふて、晦きをもちひて養はんとなり。古より倭漢ともに大智遠識の人の、己が材智に傲て、好で自から用るをきかず。老子の良賈深藏若レ虛、君子盛德若レ愚といへるも、げにさる事ぞかし。ちかきころ故

是も道のちかきに在て遠きに求るたとへなり。ひめもそ山野に春を尋くらして、春はとくにわが宿の梅にある事をしらずといへるも、燈臺もとくらきの意にもよくかなひて、いとゞおもしろくこそ候へ。又ひとり道のさたばかりにも限らず、外の事にもあるべし。たとへば東晉の時、桓温三秦に打入しに當て、王猛來見しけるに、三秦の豪傑なにとていまだ一人も見へ來らぬと問しにぞ、桓温が眼のくらきもしられけり。三秦の豪傑王猛に通たるものやあるべき。眼前に豪傑あるをしらずして、豪傑にむかふて豪傑を問しは、燈臺もとくらきにて候はずや。又ひとり、古より倭漢共に、英主の遠畧をつとむるが、其威望遠く敵國に及べとも、まぢかく蕭牆のもとに敵ある事をしらざるも、燈臺もと暗きにたとふべし。近代日本にていはゞ、織田信長關東關西の諸國迄手をのばし討したかへられしかども、手本にくらうして明智にころされし、燈臺もとくらきにあらずやといふを、翁きゝて、すべて比喩の語は義理のとりやうにて色〳〵に申さるゝ物にて候。此諺も各たがひに其義をつくされしにて、もはや此外はあるまじく覺え侍る。但各の中さるゝは、いづれも燈臺もと暗しをあしきかたにたとへらるゝにて候。翁は又此諺をよろしき方に取なしてきゝ度こそ侍れ。又一種の道理もあるべきにや。韓退之が短檠の歌に、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と作れるごとく、燭臺も長きは燭のもとくらく、短きは燭のもとあかるし。夜中に書をよみ字を寫すやうの事には、手もとを明らかにして其用をかなふる故に、短きを貴ぶにて候へども、さりとて一二尺の手燭にては、燭のもとこそあかるくあるべけれ、此座上にてもくま〳〵のくらきを照しぬる事は難かるべし。

駿臺雜話卷四

燈臺もと暗し

三伏の夏もはや半過行しころ、人々すゞみがてらに駿臺の庵にとぶらひ來けり。折ふし積雨新に霽て、夕日梢にのこれるに、庭の竹樹露すゞしく、池の芙蓉風かほり、なにとなく見すぐしがたき折からなり。諸客はしゐしつゝ勾欄によりて、詩歌を朗詠しけるが、今やものゝあやめも見えぬばかりに暮ゆけば、やがて内に入て翁にいとま申さんといふを、今しばしとあれば、さらば宵の間過る程こゝにありて、御物語承らんとて、各座につきけり。しばらくありて燭もて至りぬるに、翁ふとおもひよりしまゝ燭臺をさして、世俗の諺に燈臺もと暗しといふはいかやうの事にたとへていふにやあらん、をの〱いふて見給へとあれば、座客の中ひとりいひけるは、世に何事にてもあれ、外にはかくれなき事を、其もとにてきけば却て分明ならぬやうの事にかく申ならし候、但我等が愚見にて是に道理をつけて申候はゞ、孟子の道在レ邇而求ニ諸遠一といふ意にもたとへばたとへつべし、人ごとに本を忘れて末をつとめ、近きをすてゝ遠きに求るは常の事にて候、是を射る者の的にのみ志して、あたりの手前にある事をしらぬにたとへたれば、燈臺のもとくらきにたとへても同じこゝろならんかし。亦ひとり聞て、されば其事にて候。羅大經が鶴林玉露に悟道といふ尼の作とて

盡日尋レ春不レ見レ春。芒鞵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ニ梅花一嗅。春在ニ枝頭一已十分。

駿臺雜話卷四目錄

に、こゝに至るといひしに語意相似て、おもしろく覺へ侍る。此乞食辭令にもよかりなん。言簡にて意足といふべし。たゞいつもくり事のやうなる事なれども、古も今も、からもやまとも、節義の守りある人あれど、凍餒にさへ免ずして、溝壑に斃れて其名も世にしられぬこそかなしけれ。もとより幽隱の行を甄揚するは、吾徒の任なり。今物語せし結解の何がし、乞食八兵衛が類世になを多かるべし。翁がきかぬはいかゞせん。きゝてはいはざるに忍びず。昔我朝勅撰の和歌集を見るに、いやしき野僧妓女の類も天子公卿に名を列するは、倭歌に尊卑の差別なし、是を倭歌の德といへり。今翁が節義を語るとて、良家名族の士に、乞食など是を並べ擧てひとつに稱するも、其心亦しかなり。節義に貴賤のへだてなし。是節義の德といふべし。各にもきかれ候て、翁が議論不倫也と思ひ給ふべからず。

駿臺雜話卷三畢

來て、かの家の役人に始終語りしとて、翁にきかする人ありき。世に是に似たるやうの事ありと、折ふし人のはなしにきくといへど、是程たしかなる事はきかず。よりてきゝたる通りを少しものこさず各にも語り侍る。おもふに八兵衞たゞ人にあらず。いかなれば乞食の黨には入にけん。定めてもとはいやしからぬものにありしが、孤貧きはまりて、家もなく乞食してありく程に、外の乞食と一例になりて、是非なく善七が手下に屬しけるにもあらむ。さればながらへて甲斐なき事とおもひしが、幸に金を得て酒肉をもとめ、火伴と歡會しける程に、是を限りとおもひて、自から喉などしめて死けるにもあらん、はかりがたし。この八兵衞を士とし、又は人の上におくとも、權柄をもて人の物を乞求るやうの事は、決してすまじき者なり。されば世には名は歴々の士大夫とよばれて、實は乞食なる人もあり。此八兵衞は、名は乞食なれども、實は士太夫といふべし。又加賀の國に野田山とてあり。前田家先祖以來代々こゝに葬る故に、家中の諸士も、死すれば其麓に葬らざるはすくなし。さる間中元には家々より墓前に燈籠を具ふ。每歲の事なり。厚祿の家にそ、假屋を造り、人をつけ置て守りもすれ。其外は大かた夜ふくればともし捨て歸りぬるに、下部の惡黨ども來て火を打けし、蠟燭を奪取けり。側に乞食とおぼしき者、こもをかぶりて臥し居たりけるが、それを見て、人の祖考のためとて墓にすゝめける物を、さやうに狼藉する事あるべからずと制しけるに、惡黨どももろともに罵て、こもをかぶる身として、いらぬ事をいふ奴かなといひしに、その乞食ききて、各が今するやうなる事をせぬ故にこもをかぶるといひしとぞ。齊の餓者の、嗟來の食を食せざる故

らば、さぞ難儀に及ばるべし、他人に拾はせなば、其落せし人にはふたゝび返るまじ、さらば我等拾置て、其人に返さまく思て、拾置たるにてこそ候へ、そこもとへ渡し候へば、我等が志通りて候、さらばいとま申候はんとて、其まゝそこをさりて、見かへりもせて行けるを、市十郎跡をしたひて、取あへず懐中より金一星取出し、けふは寒氣もつよく候　歸られ候はゞ、是にて酒をもとめてたべられ候へとてあたへければ、是は御志にて候まゝ申受候て、是にて御酒給申べきとて、それをば受て立わかれける。名を尋ければ、名は八兵衞とて、車善七が手下の乞食のよし申候。市十郎宅に歸りて、主人吉兵衞にくはしく語りしかば、吉兵衞聞て感涙にたへず、なにとぞ右の五兩を八兵衞につかはしたく、明朝早く善七が宅迄持參し、善七にも申きかせ、八兵衞に合點いたさせとかく受候やうにはからひ候へとて、市十郎に手代頭をさしそへつかはしける。さて善七がもとへ行て尋ければ、其八兵衞と申候乞食は、昨夕いづくにてやらん、金一きれもらひ候とて、善七へも見せ候ひしが、なかまの乞食どもよびあつめ候て、その金をもて酒肴もとめ、人にも給させ、其身もたべ候しが、たべつけぬものを多くたべ候て、食傷いたし候か、今曉急死いたし候といふを聞て、市十郎おどろき、死骸を見とゞけ、善七に此死骸もらひたく候、かまへて粗忽に外へ移すべからずと堅くいひ合せ、さて家に歸り其よしを吉兵衞にいひきかせければ、早々人をつかはし死骸をうけ取、右の五兩のかねをもて、本庄無縁寺にて厚く葬りしとなん。吉兵衞も義に感ずる事商買には奇特といふべし。日ごろ加賀侯家の用をきゝて出入する故に、手代市十郎その月の廿日に加賀の邸へ

二人の乞兒

近世是ほど風俗衰へて、利欲にさかしけれども、人の性もと善なる程に、族姓にもよらず、ならはしにもよらず、乞食鉢の者にも、はからざるに義理をしるの心あるぞかし。朱子小學の書に、幸玆秉レ彝、極レ天罔レ墜といへるは、位にして誣ざる事とこそおもひ侍れ。此十年以前、享保癸卯の歳の十二月十七日、江戸室町の商人、越後屋吉兵衞といふ者の手代市十郎諸方の買掛の金請取て歸りしが、金三拾兩入たる袋ひとつ見えざる故、さだめて途にておとしたるものにてあらん、もはやあるまじきとはおもひながら、もと來し路を段々に尋ねありく程に、ある所に乞食一人ありしが、見とがめてなにを尋候や、もし金をおとさるゝにては候はずやといふをきゝて、市十郎うれしくて有のまゝに語りければ、さればとよ我等拾ひ置て候、其主のたずね來ぬ事はあらじと、それを待てこそさき程より此所におるにて候、いよ〳〵慥なる事承りとゞけて、たがひなくば渡し候べしといふ。市十郎金の員數、又は中にある證文などのやう、一々いひきかせしに、さては疑なしとて取出し、袋のまゝにて渡しけり。市十郎餘の事に、さてやみがたくて、内五兩取出して、是は責てそこの得分にせられよとてあたへけれども、中〳〵受るけしきなし。市十郎いひけるは、此かねはなき物にきはめ置しに、そこの志ゆゑにこそ、ふたゝび手にも入たれ、然るをのこらず我物にすべきにあらず、達て受てくれ候へといへば、よく考へて見給へ、其五兩をとらふ意得ならば、三拾兩を返し申べきや、もとより自分のよくにて拾ひ置たるにてなく候、定ておとしたる人主人のかねなどな

も、不食の病とて、それを辭してうけず、戸をさして人の入來らぬやうにせし間、家主自戸外より病を尋けるに、始はいらへもしけるが、後はいらへもなかりし故に、近鄕のものなど召つれ戸を破り、內へ入て見れば、具足櫃によりかゝり、膝の上に大小を横たへて、すのこの上にこも一枚敷たるに座して終りけり。傍に遺書一通あり。披て見れば、年來家主の恩を忘れぬよしをしるしおき、寺へのつかはし物幷に家主へ宿代のいまだすまずして殘りしを、此金にて引取給り候へとて、遺書に金を添て殘しおきけり。さて具足櫃の中には已の刻ばかりにかゞやきける鎧一領皆具のまゝにて、黃金三枚いれ置けり。大小のしたても、ふるくこそあれ皆金こしらへのまゝなり。さて衣服は着せし物のみにて、其外鍋釜等のものひとつもなし。百日にも食物をしたゝめたる氣色とは見へざりき。此事私にて決しがたく、時の町奉行所へ申出ければ、其者の遺書のごとく沙汰いたし候へとの事にてありける。後日に忠秋もきかれて、さては餓死しけるよな、不便の事なりと申されしとなり。世に申傳る佐野源左衞門常世が事、なにゝ出ける事にかさだかならず。或人是は太平記北野通夜物がたりの段に見えし攝津の國難波の浦の老尼の事を取直して、造り出したる物なりといひし、さもあらんかし。それはそれにもせよ、餓死しける浪士などこそ、今の世の常世ともいふべけれ。上に御大事あらば、一番に馳參るべき事疑なし。されど昔の常世は、ふたゝび世に出しが、此人はむなしく餓死して果けるこそ、其身もさぞ無念に思ふらめ。かやうの人世にうづもれて語り侍る人もなし。なげかしき事なり。

行倒るゝまでと覺悟いたし候つるに、存知もよらず寺の御恩になり候。今はたゞ此御恩をこそ報じがたく候へとて、九戸合戰の時、其外にも氏鄕より給りし感狀、其後蒲生滅びて方々諸侯より招きし書狀ども取出て、座中の人に見せて、もはや是も無用のものに候とて、火にて燒すてけり。かくて年月を經し程に、明曆丁酉のとし、江戶中大火にて天德寺も延燒しけり。結解たゞ某にまかせられ候へとて、和尙をはじめ衆僧をも立のかせ、わが身ひとり跡に殘りてかけ回りつゝ、佛像佛經其外諸道具ひとつものこらずのけさせて後、もはや思ひのこす事もなし、汝等ものき候へとて、下邊男までをもことごとくのかせけり。さて火燒通りてのち、堂間の燒あとに一人凝然として手を拱し、結跏趺坐して焚死してありけるを見れば、かの結解なりけり。寺中の上下、淚をながしおしみあひしとぞ。結解いつまで寺のわづらひとなりて存命せんと、ほいなき事におもひしかども、久しく寺の恩を受ける故、なにとぞ今一たび恩を報じてともかくもならばやと思ひしに、幸火災に付て、寺の爲に身をすてゝ、一かどの奉公せし程に、もはや是までと思ひてこそ、自からは焚死ぬらめ。其心を思ひやるに、いさぎよく覺え侍る。又ちかきころ、一人の獨行の士あり。翁わかき時世に沙汰せし事なり。阿部故豐後守忠秋の家にて、物頭をつとめし者のよし、姓名をば今忘れたり。何とぞ子細ありけるにや、忠秋へいとまを取て、江戶八丁堀にて町の裏屋をかりて住居せしが、年を經るにしたがひ貧困して糧も絕る程に、家主見かねて、朝夕のたべ物つゞけ候しが、病氣づきけるとて、打臥して外へも出ずなりぬるゆゑ、家主人をつかはし粥などやうのものもたせ贈りけれど

み給へといへば、其人いふは、御寺の念佛の聲いと殊勝に覺え候程に、こゝに時を移して居るにて候、御茶ひとつ給らんとて内へ入ぬ。住持いづかたよりいづかたへ參られ候ふやと問ければ、某は奥州邊より出たる者にて候、江戸にむかし知たる者の候て、遙々尋參り候へども、年久しき事にて候故、其人の行衛も今はしれ申さず候、是よりいづかたへなりとも身をよせ候はんとこそ存じ候へといふを、住持きゝて、はや日も暮て候まゝ、こよひは是に一宿いたされ候へとてとめけり。翌日住持いひけるは、御身の落つき所もいまだ定まらぬと聞えて候、其間はいつ迄も御宿いたし申べし、ゆる／＼と寺に御逗留候へといへば、忝たじけなく候とてとゞまりけり。さてなにくれと物がたりするに、ふるき事など覺えて、たゞ人とは見えざる程に、天德寺の和尚きゝて、後は本房へまねきて、ねんごろに扶持し置つゝ、寺中の事をまかせしが、殘る所もなくよく取さばき、衆僧のしまりにもなりしかば、簡要の人とてたつとびあひけり。其ころある國主の、退休して居らるゝ人ありしが、世に年たかく、ふるき事をも覺えて、常に傍にゐて伽になる人あらば、俸祿も厚く、國賓のあしらひにて召抱へむとて、尋求られしに、此寺の檀越、この人にしくはあるまじ、幸の事とて、この人に告げれば、御志は忝たじけなく候へども、某事奉公の望はなく候、今までは申さず候へども、かく御懇意の上につゝみ申べきにても候はずとて、そこにて始て名乘ける。それ迄は寺にてなにとか名をつけてをりけん、それはしらず。某は蒲生氏鄕の家にて、結解の何がしと申者にて候。蒲生の家ほろび候てより、他家に腕くびをにぎる心なく、乞食候てなりとも一生をおへつゝ

を退るにしかずとて、いづちともなく逐電し、行方はしれざりけり。其後台廟の御時に及て、ある人駿遠あたりの地にてかありけん、其所はたしかに聞ず、一人の仙人とおぼしきに行あひしに、其仙人は誰の代ぞととふ。今の君は權現樣の御子御代を繼せ給ふといふ。權現樣とはたが事ぞと問ける程に、くはしくいひきかせければ、その時よく合點して土井甚三郎といふものありしが、いまはいかゞなりぬると問けるとぞ。甚三郎は大炊頭の事なり。此事世に沙汰ありて、其仙人は大かた天野三郎兵衞にてあらんといひけるが、康景駿河にありし時甚三郎すでに大炊頭といひしに、かの仙人甚三郎といふを見れば康景にてはあるまじといふ人もあれど、古人は眞率にて、いつもよびつけたる名をいふほどに、大炊頭のわか名をよく覺えて、かくいひたるにもあらんかし。よし其仙人は誰にもせよ。嗚呼康景潔白の士なるかな。無レ辜をころして、己が身を立るは、非義なり。ころさねば上意にそむくに似たり。とにかくに世にありては、身の一分たゝずと思ひきりて、三萬石の祿を棄て、跡をけちぬるこそ、世にたぐひなき事といふべし。

結解の何がし

されど潔白なる武士も、世にたえずあるものなり。寛永正保のころにかありけん。江戸芝の天德寺境内のわき寺に、常念佛とて常にたえず念佛を唱る所ありしが、ある夕暮に、住僧外へ出るとて見れば、旅人と見えて油桐つゝみ頭にかけて、其さまいやしからぬ人の、門前にたゝずみてありしが、やゝ久しくして歸るまでもとの所にありし故、住持あやしみて、何人にて候や、內へ入てやす

を、人々感服し奉りしとなり。高力本多が人がらの事は、くはしくしらず。天野三郎兵衞は、慶長年中、駿州興國寺の城主として、三万石を領しけり。領地の竹をきらせて、營作の爲に積置て、足輕三人をして守らせけるに、御領田原の鄕民、此竹を盜取しかば、番をせし足輕見付て、盜一人をきり殺す。殘黨逃有て、代官井手某に訴ふ。井手鄕民の手前を吟味せざる事はあるまじきが、竹を盜む事たしかならぬにやありけん、人を康景がもとへつかはし、御領の民を、こなたへ斷なくして卒爾に殺す事重罪なり、速に其足輕を誅ずべきのよしをいひやりければ、康景盜を殺すは古今の法なり、なにをもて罪とせん、其上かの足輕私に殺すにあらず、康景下知してころさしむ、もし此事誤にならば、康景罪に行はるべしとて、少も許容の氣色なし、井手其まゝにてはやみがたき故、鄕民實は竹をぬすまず、無實の罪にてころさるゝを、康景己が足輕に荷擔して、誅せざるのよし言上しければ、康景がもとへ下手人出すべきのよし仰出されけれども、前のごとくいひて御うけ申上ず。東照宮きこしめして、康景においては、不義の所爲あるべからず、もしくは人のいふに欺かるるにやあらん、後日に御糺問ありて、實否を定めらるべきのよし仰出されしが、本多上野介正純を康景がもとへつかはされて、たとひ此事理なりとも、一たび仰出されたる上にて其通に仰付られねば、御威光も輕きやうに聞ゆる間、三人に鬮をとらせ、其内一人とりあたりたる者を誅ししかるべきのよし正純申されしかば、御威光輕くなるとある上にはとかう申上るに及ばずとて、御うけ申上にける。さて申けるは、理をまげて罪なきものを殺し我身を立るは、勇士の本意にあらず、所詮身

れ候。もし平居無事の時にていはゞ、廉潔耿介の士ほど世に貴ぶべき物は候はず。官職に任ずれば必成績をいたし、事變にあへば必節義をあらはす。常變ともに國家の用に立ものにて候。すべて智勇ある士は、一人一職に任じては、一かど用にたち候へども、諸司の職を命ずるには、人がらの廉潔なる士を撰ぶべし。いかにとなれば、諸司には必同寮あり。其心廉潔ならざるは、權威を貪り又は名聞をつとむる程に、相そねまねば必相おもねるものなり。さる程に外はしひて相和すれども、內は互に相ふせぐ。それ故智も勇も相さへられて、剛も剛をなさず、柔も柔をなさず、たゞ僉議かちにて、先格をおひ後難を招かぬやうに裁斷する迄にて候。いかでか國家において推たちたる驗を見るべき。よりて諸事はかどらず、ゆきとゞかぬ事もおほきぞかし。永祿のころ、東照宮參河に御座なされし時、御制法を定められき、高力與左衞門淸長、本多作左衞門重次、天野三郎兵衞康景を三奉行に仰付らる。其ころ輿人の諺に、佛高力鬼作左どちへんなしの天野三郎兵衞といひしとぞ。どちへんなしは、左右遷就して一決せぬの俗語なり。此諺をもて考るに、高力はたゞ寬仁にして、本多があらきにかまはず、本多はたゞ勇決にして、高力が慈悲にかまはず、天野は高力か本多か裁斷をそねむ心なく、たゞ道理次第にして、少しも己をたてぬと見え候。これは三人ともに、人がら廉潔にして、奔競の心なき故に、同職にあはせんともせず、又同職をおさへんともせず、互に面々の心のまゝにふるまふと見えし。そこを御覽なされ、同職に仰付られしが、始は思ひ〳〵にて、一致せぬやうに見えしに、此三人にて國政たゞしく、諸事治りし程に、御目がねのつよき事

ある事にて候へば、彼家より、毎歳助成の金幷に入用のもの承り候て、永代島へさしこし候やうに公命下り候はゞ、限なき御恩澤にて候べし、しからば母もよろこび申すにてあるべく候、某母への孝行このひとつにて候、外に願ひ奉るべき事はなく候よし申上ければ、其事下りて朝議ありけるに、是はくるしかるまじき事なり、されど金も員數多くはなりがたし、其外の物も、品によりてならぬものもあるべし、所詮僉議して、其員數其物品をきはめて、前田家へ申渡候やうにとの事にて、今に至るまで、毎歳加賀の家より、定めのごとくしたゝめて官へ付し、官にて其物件を點検し、島へ送り屆くる事になりたり。此事四方へきこえしかば、列侯の家より爭て徵辟せしかども、兵太夫我此後仕官の所存なし、但加賀の家は、舊君の事なれば、是は辭すべからずとて、加賀へ歸參しけるが、程なく病死し、子なくして家絶にける。翁古今を考るに、母子たがひに忠孝の道を盡したる事、是に類すべきはなし。一奇事といふべし。況や匹夫をもて萬乘の尊を動かし奉りし事、至誠の致す所とも申べし。然るに是程の事を、加賀にてさへ、今は沙汰する人も稀なれば、其名世にあらはれずして埋るゝこそ口惜候へ。さて上の御仁政は勿論の事ぞかし。よく下情を御察し、卑賤の義を御そだてなされしけ、誠に有がたき御事なり。御祖訓のごとく、國家の元氣を養はるゝの思しめしにてもあらんかし。淺智短慮の及べきにあらず。

天野三郎兵衞

他日繼て諸客來會せしに、翁いふやうは、前日節義の事を申候つる、但節義は、事變によりてあらは

あり。さてもと前田肥前守家來のよし申によりて、前田大和守、御上洛の御供にてありしに御預ありて、後程なく江戸へ還御ありしかば、大和守召具して江戸へ下りぬ。其訴狀の趣は、某三歲の時、母にて候もの、主家の爲に、八丈が島へ罷越て候、母を島にさし置、其子として跡に殘り居候ては、いきてあるべうも覺えず候、御慈悲に母と一所に島へつかはされ下され候へとの事になんありける。官吏上の御旨を奉りて、思ひとまるやうに再三寬喩ありけれども、御うけ合申さず所詮思ひ切たる容色なり。上にも其志を不便におぼしめさるゝにや、かさねて仰出さるは、島へつかはさるゝ事は、御大法においてならせられぬ事なり、島より母をめし返さるべし、島より歸るやうに、文にて申こし候へとありければ、兵太夫申やう、ありがたき御事に候、たとひ申こし候ても、母中々承引仕まじく候、されども仰出されにて候まゝ申こし候はんとて、文かきてつかはしけるが、兵太夫申ごとく、母島にて其ふみを見て、大きに腹だち、我汝が三歲の時、御主の先途を見とゞけんとて、上へ奉願て、一度こゝへ來りしものが、今汝を見んとて、御主をすてふたゝび歸るべきやうやある、いと口惜き事を聞ものかな、かさねて申こし候はゞ、返答にも及まじといひこしける。官吏兵太夫を公廳へめしよせ、是程に仰出されてかなはねば、上にもなさるべきやうなし、其かはりには、外に願ひ奉りたき事あらば、御かなへ下さるべきよしいひ渡しければ、兵太夫かしこまりて、卑賤の身として、上をはゞかり奉らず所存を申上候に、重く御取あげありて、是程にまで仰出され候に、此上に私の所存をたて申べきにも候はず、たゞしひとつ願ひ奉り度事候へ、前田家は、浮田と由緒

議しけるは、此女房を目前にて見ころしなば、後に上にきこえん時、不便におぼしめして、など窺ざりしともし御とがめもありなんか、只窺ひ奉りて、御旨にまかするにしくはなしとて、窺ひければ、女なればくるしかるまじ、島へつかはし候へと、命下りしかば、女房限なくよろこびて、秀家父子につれて島へ赴きけり。其時三歳になりし子を抱き、浮田家の夫人のもとへ來て、自は八郎御曹子の御事、餘りいたはしく候へば、御供申候て島へ參り候、此御奉公を忘れおはしまさずば、此子を御側の人へ仰付られ御そだてさせ、人になして給り候へといひすてゝさりぬ。夫人其子を常に膝下に置て撫育し、此子が母は身をすてゝ我子八郎が先途を見屆し者なれば、此子をばわが子とおもふべしとて、所生のごとくせられしとなり。其子の父はいかなる者にかありけんしらず。氏は澤橋にてありける。夫人後には加賀に到り、前田家に依ておはせしが、秀家備前の國守たりしによりて、加賀國人夫人を稱して備前君とす。今に其墓加賀にあり。夫人在世の時、澤橋氏が子成長して、仕べき程になりしかば、前田家へ召仕はるゝやうにふかく付託せられしかば、彼家にて所領給り、澤橋兵太夫何がしと名乘けるが、たゞ明暮母の事をのみ思ひて涙をおとしけり。いく程なく遁世の願あるよしにて國をさり、形をかへて僧となり、いづかたにありとも行衞しれざりけるに、元和のころにかありけん、將軍家御上洛ありて、二條の御城へ入せらるゝ時、ひとりの僧御駕輿ちかく、訴狀を捧げけるを、御供の中より抑へけれども、きかざりける程に、討てすてんとしけるを、御輿の內より御覽ありて、沙門を聊爾なる事いたし候な、訴狀うけ取候て御跡より召連て參り候へと、御直に上意

せず、程へて都に歸りつゝ一生世に出ず、身を隱して終りけり、かの草も木もなびきし威に惕れず、勢に屈せず、始終志をたてゝ、義經に負かざりし事、高館にて殉死せし輩とも幷稱すべし、ちかきころ京師の醇儒中村惕齋が撰びしとかやいふ、倭漢貞烈の女を載し姫鏡と題せし書に、是をいひ殘しけるこそ遺憾なれ、是は靜娼家に生れて、出所たゞしからざる故なるべし、それはさる事なれども、名教を裨くるためには、是等をもすつまじき事と、翁はかねて思ひし程に、今各へも申つるぞかし、詩にいはく、采レ葑采レ菲、無レ以二下體一この謂なり。

澤橋が母

加賀の前田家より、毎年八丈島浮田家子孫のもとへ、資用のために、小金幾星、丹藥幾包、其外瑣細の物件、定數ありて目錄のごとく、公けの官吏に付して、八丈が島へ達せしむ。翁加賀にありし時、其いはれを故老に問に、澤橋兵太夫といふ者より起りたる事なり。豐臣太閤の時、前田家の先祖、大納言利家の女を、太閤養女とし、浮田秀家に嫁す。是秀家の夫人なり。然るに慶長年中、關原師散じて後、秀家は石田方の渠魁たれば、死罪に處せらるべかりしを、島津家の乞レ哀によりて、死一等を減じて、秀家幷に其子八郞、八丈が島へ竄逐せらる。八郞に乳母ありけるに、是はとくに逃去ぬ。其介の女房、（俗にさしといふ）八郞が幼少にして、乳母に離れて、遙々島に赴くを、ふかく泣悲しみ、徒跣にて官廳に詣り、しきりに八郞につきて島に到らんと願ひけれども、制禁ありし程に、是をゆるさず。女房此上はなにの爲にいきてあらむとて、すでに自殺せんとするを、官吏おさへて、さて

戚にもよるべからずといふを、翁打感じて、是こそ正當の論にて候へ、翁が申は、人類の種あるを知て、天性の種あるをしらざるにて候、但それにつき候ては、婦女又は卑賤に節義の行ある は甄揚して、本然天性の種あるを證し、又は下賤のつたなき婦女等にさへかく節義あれば、士丈夫をもてそれにおとるべきやはと思ひ候はゞ、人の義心を興起するにもなり候べし、こゝにその人がらにも似ず、寄特に覺へ侍るは、源義經の妾靜が事にて候、靜は京師にて名を得たる舞妓なりしが、材色をもて義經に寵せられけり、義經都を落し時、靜も吉野までつきまとひしが、それより都へ歸り居しを、頼朝鎌倉へめしよせて、義經の行衞をとはれけれども、吉野より末はしらぬよしを申す程に、さて放ちかへさるべかりしを、義經の子を懷孕してありける程に、誕生する迄とて、しばらくとめられしが、かねて舞曲の藝、世に隱れなかりければ、頼朝その藝を見ばやとて、鶴が岡の祠にてまはせられける、靜心うき事に思ひて、再三辭しけれども、しゐて命ぜられしかば、いなみがたくて舞けり、頼朝時といひ所がらといひ、靜必祝歌をこそ唱ふらめと思はれけるに、さはなくて、

しづやしづ、しづのをだまき、くり返し、昔を今に、なすよしもがな。

又をしかへして、

吉野山、峰の白雪ふみわけて、入にし人の、あとぞ戀しき。

とかなでければ、頼朝怒て、今日の事なれば、時世をぞ祝すべきに、叛逆の義經をしたふ事奇怪なりとて、すでに罪にも處せらるべかりしを、夫人政子のわび言にて事解にけり、靜それを蔕芥とも

こに又丈夫にもまさりて貞節世にすぐれたるは、倭漢よく似たる事あり。漢の平帝の皇后は、王莽が女なり。父莽漢の臣として、天下を奪ひ、平帝を弑せしが、いく程なく漢兵起て、莽を攻滅してけり。皇后宮闕に火の懸るを見て、我なにの面目ありて漢兵に見えんやといひて、自から火に投じてほろび給ひけり。我朝にては、長岡越中守忠興の夫人明智光秀が女なりしが、父光秀織田信長の臣として、信長父子を弑しけるを、羽柴秀吉、西國より軍を還して、光秀を滅しぬ。其後關原の亂に、忠興大軍に從て關東に下られける。其跡に石田が兵忠興の館に來て、夫人をとらへてゆかんとしけるに、夫人われ一命を惜て、夫家の辱を貽さじ、敵のこみいらぬ先にとて、自殺して果られければ、其義にすゝめられて、留守の士、小笠原勝齋、河北石見、館に火をかけて、おしならびて腹をきる、何の局といふ女房、其外三四人、手に手を取、火中にとび入て死にき。今に至て世にめづらしくいさぎよき事にぞいひ傳へ侍る。かゝる大逆臣の女に、かゝる貞烈の人ありける事、上千載をへだてゝ、孝平皇后にならぶべし。其外には倭漢ともに、たへて類なき事なり。されば名將に種なしと申侍るが、翁は烈女にも種なしとこそ思ひ候へといへば、ひとりの客、いやその種なきがたねあるにて候べし、此節義の心は、仁義の性を種として生じ候、此性なくして氣習よりしからしむる物にて候はゞ、或は膂力のごとく、丈夫にはありて、婦女にはなく、或は威儀のごとく、良家には餘ありて、卑族にはたらざるにもあらむかし、今本性を種として生ずる故に、父祖にもよらず、世類にもかゝらず、善人の子にも惡人あり、惡人の子にも善人あり、男女貴賤にもよるべからず、父祖親

郎をもて御長柄鎗奉行に仰付られける。其時内膳が勝頼に對して忠義ありし事をくはしく仰立られ誠に武士の手本とおぼしめす、又七郎いまだ弱年なれども、兄内膳が忠義を感じ思召によりて、重き職を命ぜらるゝよし上意ありけるとぞ。誠に死後のめいぼく、忠義の驗と申べし

烈女種なし

翁むかし加賀にありし時、ある人のいひしは、およそ人の諸惡、大小によらず、改めぬれば、世にいひわけあり、舊惡は少しも疵にてなし、たゞ改めてもいひわけのたちがたき事ふたつあり、士の死ぬべき場をはづしたると、ぬすみしたると、此ふたつは、一たび其事ありては、一生の疵となりて、其人ながくすたりぬべし、しかれば士の家に生るゝ者には、男女ともに幼少より節義の事を常にいひきかせて、忘れさすまじき事也と、尤なる事なり。然るにすべて婦人は柔順を專にして剛健をつとめずとはいひながら、士の婦女としては、此一ふしを忘るべからず。もし不慮の變にあはん時に、心よはくして節義を缺なば、日ころの婦行もいふにたらず、古より衛の共姜を始として、歴代貞節の女世に絶せず。漢の陳孝婦、魏の令女が事を朱子の小學の書にも載たまひしは、ふかき心あるべし。それにつきて衛侯の夫人南子が、忠臣不下爲二昭々一信上節、不下爲二冥々一惰上行といひ、令女が仁者不下以二盛衰一改上節、義者不下以二存亡一易上心といひしこそ、婦人の言にも似ず、耳をおどろかしぬ。聖賢の訓といふとも是には過まじく覺ゆ。されど令女は言にはぢず、其行相叶ひたれば、元よりいふべきやうなし。南子は是ほどの見識ありながら、淫行あるこそ、いとゞ罪おもく覺ゆれ。こ

ひこさるゝとも、北の方は我かたさまの名を失はじと思はれば、かたく是を距かるべし、只似たるを友とするうたてさよと、一度はうらみ一度は怒り彼使の見る前にて、其文を刀に挙り加へて、腹かき切て死にける。嗚呼聖秀いかなる人ぞや。義氣の勇壯、志操の潔白、是に過たる事やあるべき。さて近代にては、武田勝頼の臣、小宮山内膳が節義こそ、最感嘆するに餘りあれ。内膳は勝頼近習の臣たりしが、天正年中の事にや、内膳人と爭訟しける事ありつるに、勝頼讒人の言をもちひて、内膳が不直に決せしかば、内膳罪なくしてながく逐しりぞけらるゝ程に、是非なく家に蟄居して數月を經けるが、織田の兵甲州に亂入して、勝頼敗北し、故府をすてゝ、溫井常陸介を先とし纔四十二人の兵と、天目山中に奔るときこえしかば、内膳身をもて赴ゝ急しが、道にて追付けり。さきの内膳と爭ひし者、並に讒せし者を問けるに、何れもとくに逃去ぬといへば、内膳慷慨としてかたへの人にいひけるは、君我をもちひずして棄給ふに、今出て其難に死せば、君の明を損するに似たり、又死せねば臣の義をやぶる、よし君の明を損するとも、臣の義をば傷らじとて、四十二人と同じく國難に殉ひけり。此難に甲州の士、皆勝頼を叛て逃去しに、四十二人ばかり傾覆流離の間につきまとひて、いさゝか二心なく國難に殉ひしは、いづれも節義の士と申べし。中に内膳は、讒をもて冤枉にあひしをも怨ず、從者の列にもあらぬ、蟄居の身として、外より來て赴ゝ死し事、其忠烈はるかに溫井等が上にあるべし。武田滅亡の後、東照宮内膳が忠義をふかく感じ給ひ、其子なくして祭祀の絶るを哀み給て、内膳が弟小宮山又七郎をめし出されしが、其後小田原陣の前、武職の人をきわめられしに、又七

平家に歸すべしといふに、さればとて我を救ひし者を殺すべきやうなしとて、ゆるして放ちやりけり。祐淸それよりすぐに京師に奔りて平家に屬し、後篠原の合戰につひに討死をとげけり。此三人時代も大かた同じく、志節も相似たり。その淸風高義、源平の間に求るに、其類すくなくおぼへ侍る。さて元弘建武の亂に至て、天下板蕩の間、死レ難死レ節の士、限なく相見え候中に、翁かねて安藤左衛門聖秀が事を感じて落涙しける。聖秀は北條高時が臣なり。新田義貞の妻の爲には伯父なりしかば、鎌倉すでに陷る時、彼女房義貞の文に我文を添て、ひそかに聖秀がもとへつかはしける。聖秀は高時が將として新田の兵と戰しが、郎等大かた討死し、聖秀も薄手あまた負て引かへしけるが、高時すでに屋形に火をかけて、東勝寺へ落ちけるといへば、御屋形の燒跡には、討死のもの多く見ゆるかと問けるに、一人も見えずといふを聞て、口惜しき事かな、いざ殿ばら、とても死なん命を御やかたの跡にて心靜に自害せんとて、百餘騎を相從へて、やかたのあとへ赴しが、今朝まで甍をならべて、さしも奇麗なりし大厦高牆、忽に灰燼となりぬるを見て、聖秀感慨にたへず、涙をおさへ悯然として立たる所へ、彼文をもて來りぬ。是を披き見れば、鎌倉の有さま、今はさてとこそ承り候へ、いかにもしてこなたへ御出候へ、身にかへもて申宥むべしとあり。聖秀是を見て、大きに色を損じて申けるは、われ今まで主恩に浴して人にしらるゝ身が、今事の急なるに臨て、降人になりて出なば、豈耻をしりたる者といはんや、されば女性心にてたとひかやうの事をいはるゝとも、義貞勇士の義をしられば、さる事や有べきと制せらるべし、又義貞こなたの許否を試むためにい

しをいはせける程に、頼盛獨一門に叛て都にとゞまりける。其後平家いまだ亡びずして西海にありし時、頼朝舊恩の謝せんために頼盛を鎌倉に招きしが、宗清をも必召具せらるべきよしをいひおこされければ、頼盛關東に赴くとて、宗清にいざつれて下らんといひしに、宗清いひけるは、頼朝某に下れと候は、定て昔のなじみを思ひいでゝ、所領引出物などして、そのかみ扶助せし勞を報ぜんとの事にてあるべく候。今更源氏に諂ひて、其蔭により候はんは、西海にある朋友どもの承る所も口惜こそ候へ。君はかくて都に御安堵しおはしまし候へども、御一門はいづれも西海に流落し給ひ、日夜やすき御心もあるまじく候。こゝにて思ひやり奉るも痛はしくこそ候へ。鎌倉に御越候て頼朝某が事を尋ねられ候はゞ、折ふしいたはることあるよしを仰せられて給り候へとて、鎌倉へは行かざりけり。其後西海へ下りけるにや、其終をしらず。伊藤祐清は伊藤祐親が第二子なり。頼朝伊豆に流謫の時、祐親に依ておはせしが、祐親禁衞の役に當て京師に赴し間に、祐親が女と通じて一男を產す。祐親瓜期に至て京師より歸し後、是を聞て大に怒りつゝ、其男を殺しけり。頼朝をも害せんとするを、祐清かなしみ、頼朝をふかく愛護し、ひそかにのがれ去らしむ。其後頼朝兵を起して伊豆より相模へ赴し時、祐親平家のみかたとして、大庭景親等と石橋山にいたりて頼朝を追襲けり。其後頼朝すでに東國を平定し、自から大兵を率て駿河に至られし時、祐親を生捕て至しを、其罪を決する迄、祐親をば祐親が婿三浦義澄に預られ、祐清をめし出して、勸賞を行はれんとありしに、祐清、たゞ御恩にははやく殺され候へ、父囚はれ、其子勸賞せらるゝ法や候、もし我を殺し給はずば、

〻めて兵を起せし時、京師を急に發して、倉皇として三井寺へ赴しが、打忘てやありけん競にかくとしらせざりし程に、競しばらく猶豫して家にありしを、平宗盛聞て、日ごろ競が魁偉なるを見て、己が所從にせまほしく思ひしが、頼政が親臣なれば、請べきやうもなかりしに、このたび競ひとり都に殘りしときゝて、六波羅に參れと人していはせければ參りけり。宗盛對面して、汝今より我につかへば、入道の恩にはまさるべしとて、小糟毛といふ馬に貝鞍おき、乘かへの料とて、遠山といふ馬を引そへ、黑いとおどしのよろひ胄まで皆具してたびけり。競かしこまり給りて、ほくそ笑ひして罷歸りぬ。一族家人打よりて、入道殿是程の大事を思ひたち給ふに、ひとり取のこされしは、眞實に遺恨なり、大將のかくうちたへかたらひ給ふはいなみがたし、時の花をかざしにせよといふ事もあれば、たゞ此まゝにてあれかしといふを、競いやとよ勇士の義さはあらずとて、宗盛よりたびける鎧着て、小かす毛にのり、郎等七騎打つれて、三井寺へとて打出しが六波羅の門前を通りし時、馬にのりながら門の內へのぞきつゝ、高聲にいひいれけるは、競こそ只今下し賜りし馬にのり、三井寺へ罷越候、御眷顧を蒙り候へども、三位入道の恩忘れがたく候へば、此度死をともにいたすにて候、此門前をむなしく打ち過きんはほいなく候へば、御いとまを申候とて、三井寺にいたり、頼政と一所になりしが、其後宇治橋の合戰に、いさぎよく討死してけり。彌平兵衞宗淸は平頼盛の士なり。平治の亂に頼朝幼少にて頼盛の家に囚れしを、頼盛の母老尼、淸盛に乞て死を救ひけり。其時宗淸頼朝を朝夕にいたはりしが、平家西國へ落し時、頼朝かねて頼盛に通問して、疎意なきよ

手折手にふく春風

日かず經て纔て講會ありしに、講はてゝ翁、前日節義の事を語り候しが、跡にておもひ候へば、いまだ申のこして候、前日申つる事どもにて考て見給へ、盛衰榮枯は世の常なり、それによりて志をかへぬは、是又士の常なり、もし時のもやうにつきて覺悟を變じ、世話にいふえりもとにつくやうにては、なにをもて士と申侍るべき。

水邊楊柳綠煙絲。立レ馬煩レ君折二一枝一。唯有二春風最相惜一。慇懃更向二手中一吹。

これ唐の楊巨源が楊柳の詩なり。此三四の句意婉にしておもしろく覺侍る。よりて其意を翁がよめる歌に。

なれてふく、名殘やおしき、青柳の、手折し技を、したふ春風。

楊柳の人にをられて、はや木を離れたるとて、春風のそれをよそにしてふきなば、いかに情なかるべきを、なを其手折手をさりやらでおしみがほに吹こそ、いとやさしく覺え侍る。古より忠臣義士の盛衰存亡をもて心をかへぬにたとへつべく候。翁むかし源平盛衰記をよみて、源氏の士には渡邊瀧口競、平家の士には彌平兵衞宗清が事を感ぜしが、又東鑑にて伊藤九郎祐清（祐清事東鑑兩所に見えて、前には祐泰とす、今考るに伊藤九郎が兄河津三郎を祐泰といふ、九郎を祐泰といふは誤なり、）が事を見て感じけるまゝ、三烈士の傳を半撰び置しが、いまだ稿を脫せざる内に、池魚の災にかゝり其後ふたゝび草を起す事もなく打過し程に、今は其文をば跡もなく忘侍る。渡邊競は、源三位入道賴政が所從の士には第一のものなり。然るに治承年中、賴政高倉宮をす

をいへり。其中一首覺へ侍る。

牢落西南四十秋。蕭々白髮已盈レ頭。乾坤有レ恨家何在。江漢無レ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々綠。野老呑レ聲哭未レ休。

是を吟ずるに人をして千載の恨あらしむ。帝長命にて、成祖仁宗の兩朝を歷て、英宗正統五年に至て、粤西におはせしに、帝と同宿の僧ありしが、今において帝いでば、朝廷におはれまれん事をはかりて、帝の詩を竊て、自ら建文帝と稱して出ければ、藩司其僧並に帝を械繫して、京師に送りしに、程濟徒跣にてしたがひけり。御史鞫問の上に、其僧は詐罔をもて論死せし程に、帝はさてやむべかりしを、帝南歸の思ひあるによりて、自から其實を白狀せられければ、朝廷舊宮人に命じて探求めしむるに、建文帝たる事無レ疑に決定せしかば、詔ありて帝をむかへて西内にいれしむ。程濟これを聞て、今日始て臣が職を終ぬとて、終に迹をくらましてのがれさりぬ。その帝に從ふて出亡してより、こゝに至て三十九年の間、艱楚をなめて、始終つきまとひ、ふたゝび帝を宮中にいれし事、其貞節の堅きをいふに、古今いまだきかざるところなり。狐趙が文公にしたがひ、甯俞が成公に從ひしにははるかにまさりぬべし。是をもていはゞ、一時殉難はやすく、程濟たる事は難し。孔子のいはゆる其知には及べく、其愚には及べからずとは、是等の事をや申べき。帝すでに宮中に入しかば、宮中の人老佛といひける。つゐに壽をもて終られけるとぞ。これも古今にためしなくいとめづらしき事なり。

朱書して、應文は鬼門よりいて、其餘は水關の御溝よりいでゝ、薄暮に神樂觀に會すとあり。三人の名ひとりは應文、是は建文帝たるべし。ひとりは應能、是は楊應能應し、ひとりは應賢、是は葉希賢應ず。程濟急に帝の髮を祝しければ、兩人も同じく髮をおろし、衣を易て袈裟を着しぬ。帝は殿中にありあひける士九人をしたがへて、丑寅の門よりいでけるに、神樂觀の道士王昇舟を艤して待うけつゝ、帝を導て觀に到りしが、程なく應能希賢を始としてすべて、二十二人來會する時は、すでに薄暮になりき。かの紅篋の識すこしもたがふ事なきはいとあやしといふべし。それより二十二人の者、妻子をふり捨て、帝にしたがひ、いづくともなく出亡しけり。應能希賢は比丘となり、程濟は道人と號し、此三人は左右をはなれず。外の十九人は東西に聚散し、道路に往來して、衣食を給し、應援をなし、相與に壹ゝ心戮ゝ力て、始終一のごとし。京城陷りし時、成祖宮人に帝のあり所を詰問れしに、馬后の屍をさししめしければ、さては自から焚死しけるとて、其屍を煨燼の中よりとり出て、禮葬せられしが、其後世に建文帝いまだ薨せずと沙汰しけるを聞て、ひそかに天下を捜してやまず。胡濙に命じて仙人張三丰を訪求めさせられしも、實は帝の蹤迹をたづねんがためと聞えし。よりて人に物色せられん事をおそれて、一所に留居するもかなはねば、君臣ともに影をかくし、迹をけちて、四方に漂泊す。其後從亡の人皆うせはてゝ、兩比丘も相繼て身まかりければ、程濟一人ばかりのこりて、帝を奉護しけるが、或は履空にして出て糧を募り、或は侍ゝ病て出て藥を乞。その崎嶇艱難思ひやるべし。帝詩をよくす。名勝を遊歷して、多くは詩を賦して、懷舊の情

武名をしらるゝ程の者、燕王を迎奉せしかど、此諸臣ばかり國難に殉ひし事は、誠に歳寒して松柏を志るとも申べし。孝孺が弟孝友が就レ戮しを孝孺みて、それまでは九族門生ころされて、尸を前に積を見ても、一たび顧る事なかりしが、さすが兄弟の愛忍びがたくやありけん、おぼえず落涙しければ、孝友詩を口づから占て、兄の孝孺に訣れける。其詩に

阿兄何必涙潸々。取レ義成レ仁在二此間一。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レ舊到二家山一。

いとあはれなりし事なり。百世の下までもきく人袂を志ぼるべし。されど殉難の諸臣は、赫著する事にて侍れば、今更申にも及ばず。こゝに其列にはあらで、殉死よりもまさりて覺ゆるは、建文帝に從て出亡せし二十二人にて候。中にも翰林脩選程濟が貞節は古今比類なき事といふべし。それにつきて建文帝の始末を各はくはしく考へ置給へるや。翁たゞ今は記憶うせて、たしかに覺しと思ふ事もおほくはたがひぬれば、只あらましを物語し侍るべし。太祖の時懿文太子薨して、建文常嫡孫をもて皇統を繼れしが、帝年わかく材弱くおはせしに、叔父の燕王雄才ありて、倔强難レ制見へし程に、百歲の後國家の變あらむ事を太祖かねて慮り給るにや、其時誠意伯劉基博學にて、讖緯の事をも奏進せしと聞へしが、劉基などが所爲にもあるにや、ひとつの紅篋を密緘して殘しをかれけり。大難に臨て是を開けといふ事にぞありける。然るに燕兵すでに大内に迫て京城守らず、今はかうよと見えし時、命じて大内に火をかけさせ、帝自ら焚死するやうに物して、其紛れに程濟かの紅篋を打碎きて見れば、度牒三張、三人の名にそへて、袈裟帽子剃刀の類まで内に備りてあり。又篋内に

は中々まさるべし。萬一光秀本望を遂し、永く世にあらば、內藏介いきてをるべきや。いきてをらば、前にいひたる事はいつはりなり。よしまた其時自殺するにもせよ、賊黨の名はのがれ得ず。世話にいはゆる犬死といふべし。畢竟義理の筋にくらき故に。小節に拘り、時勢に逼られて、つひに賊黨に陷り、極罪に處せられけるは、なげかはしき事ならずや。

歲寒知二松柏一

座中ひとり、宋の文天祥謝枋得が事をいひて嘆美するに、又ひとり明の方孝孺が事をいひ出て、孝孺成祖に對して始終少しも屈せず、あくまで成祖を罵て口をさかれ、まのあたり赤族せらるるを見て悔ざりし、古今義烈の士といふべしといふを、翁聞て、文山が衣帶にのこれる贊、疊山が却聘の書を見給へ、二子の心事明白なる事をしるべし。文山が元の博羅と問答するを見るに其氣象凛々として犯すべからず、しかも其從容たる事は、方孝孺等が忼慨して就レ死にもまさりて殊勝とぞ覺え侍る。但文山は宋の丞相にて、もとより國と休戚を同うする身なり、疊山は宋の臣たりといへど、顯仕にも登らず國事に預る程の身にもあらねは、宋亡ひて、元に仕へずして、隱れ居てもさてやみなん。然るに八十歲におよべる老母ある故に、しばらくながらへてありしが、後に元人の聘を却けて、つひに食を絕て死しけり。其淸節文山と抗衡すべし。趙子昻留夢炎等是を見て、恬然として元に仕へしこそ、いかで羞惡の心を失ひけるにや、無レ恥の甚しきものなり。さて明朝靖難の亂に、殉國の諸臣、その勇壯義烈いづれも孝孺におとるべからず、古今義氣の集るところとや申べき。此時先朝の文

畠親房の神皇正統紀の論正しうして、最理に當れり。此事の斷案ともいふべし。正統紀にいへるは、義朝父のくびをきらせたりし事、大きなるとがなり。古今にもきかず、倭漢にも例なし、勳功の賞に申替るとも自ら退くとも、などか父を申たすくる道なかるべき。名行かけはてにければ、いかでかつひに其身をまたくすべき、程なく滅びぬる事は天理なり。およそかゝる事は、其身のとがはさる事にて、朝家の御あやまりなり、よく朝議あるべかりけるに、其頃名臣もあまたありしが、などか諫め申さゞりける。大義には滅〻親といふ事のあるは、石䃮といふ人其子をころしたる事なり。不忠の子を殺すは理なり、父不忠なりとも、子としてころすの道理なし。保元平治よりこのかた、天下亂れて武威さかりに、王位かろくなりぬ、いまだ太平の世にかへらざるは、名行のやぶれぞかしとぞ。此時代是程正しき議論あるをきかず。さすが親房、南朝の耆老とて、此見識ある程に此議論もあるぞかし。ちかきころ明智光秀が、織田信長を弑せんとて、丹波路より引返す時、途中にて旗下の將士へ陰謀の企ある事を始ていひきかせ、さて一黨同心せんといふ一紙の誓文を出しけるに、軍士たがひに驚き視て、とかうの事に及ばざりしに、齋藤内藏介申けるは、此御企千にひとつも御利運あるべき事にて候はゞ、同意いたすまじく候得ども、御敗亡は見えたる事にて候、それに只今辭退いたし候はゞ、命をおしみて其塲をはづし申にて候、それは士の義にあらずとて、一番に血判しければ、殘りの人々も一言に及ばず、みな同じけるとなり。孟子に非義之義、大人弗〻爲といへり。内藏介が義は、大人のせざる所なり。此時光秀をつよく諫てきかれず、光秀が手にかゝりて死なん

には不ㇾ從と仰られて候、少し志あるきはの人の、君父を弑するに同意する事あるべきや、二子は孔門の高弟にあらずや、それにかく仰らるゝ事たゞ季氏が不臣をいましめ給ふといふばかりにはあらず、是はいはれある事にて候。たゞ今刀を取て君父を殺す者ありて、我に同意せよといはむには、誰か從ひ申べきにて候。然るに時移り勢變じて、君父たる人を殺しても、其跡あらはれず、人もさしてとがめぬやうに成行時は、己が利害にひかれて、覺悟を失ふものにて候。楊雄は王莽が平帝を弑せしに仕へて、反て莽が功德を頌し。沈約は蕭衍をすゝめて、和帝を弑し、その謀臣となる。さては明の靖難の時にて見給へ。燕王は建文帝を殺せしかども、在朝の名臣蹇義夏原吉楊溥楊榮を始とし、いづれも燕王を奉じて、是に臣とし仕へざるはなし。其外歷代不學無識の徒は論ずるにたらず。是等は皆一代の文儒として、世に名をあらはす人ぞかし。是にて志るべし。季路冉有を弑ニ父與ㇾ君には不ㇾ從との給ふは、二子大義においては、見る事明かにして、慥に覺悟のたがはぬ所を、聖人見屆給てかくの給ひけることを、實に容易の事とはいふべからず。我朝にても、源義朝が父爲義を殺すにて見給へ。其身も大惡とあらぬにてはなけれども、君命はおもし。父ながら朝敵となりたる人なれば、是を救ふ事叶ひがたし。それに鎌田正淸などいふ無慙の輩、いろ／＼拵へていひけるまゝ、あへなく是を殺してけり。彼二子はかやうの場に至ては、たとひ身命を果しても覺悟をたがふる事あるまじきなり。義朝さしも源家の名將と聞ゆれども、勇氣ばかりにて、義理にくらく、志節なき故に、是ほどの理非にまよひたり。いかゞして長田忠宗がおのれをころすをとがむべき。但此事は北

勢が子の鎧の着初に掃部を招て子のためにとて武功の物がたりを望みし、いづれもさしたる事にてはなけれども、其ころの士風武をたしなみし事しられ侍る。たゞ今人家に子をそだて候に、食の喰ぞめ袴の着初などゝていはひ候へども、鎧の着初と申事は、大祿の家は存ぜず、我等ごときのいやしき武士の家には承らず候。是も人々武の心懸うすき故にて候。よりて大小兩刀又は甲冑等のこしらへの華美を専にし、たゞ武を道具と迄意得る體にて候、我朝は武家の治世になりしより、五百年以來、天下武をもて風をなし候故、外の事はしらず、武の一筋は人々つねに忘れず、假初の一言にも臆したる事をばいはず、しばらくたつにも脇指をはなさず、文道より見候はゞ、かたくなにいやしき方にもあるべく候へども、是程に心懸ず候ては、武の一筋はとをり申さず候。翁かねて學者に申候は、學者の道に志ざす事、武士の行住座臥に武を忘れぬやうにさへ候はゞ、聖賢の域に至らん事も難かるべきにあらず、もとより武も義氣の發する所にて候、古來我朝の武士を見るに、多くは不學にて文道の僉議はうとく候へども、義にあたりては、一命を輕んじ、廉恥の心を失はぬは、武義のいたす所にて候、されば鎌倉以來敎化は世に行はれず候へども、責て此武義ひとつにて士風をも維持し、國家も治平なる事に候つるに、近來はその武義さへかやうにおとろへ行候事は、所詮風俗の日に遊惰になり候故と、いとなげかしくこそおもひ侍れ。

士の節義

ある時の會に、古今節義の事に及けるに、翁いひけるは、孔子季路冉有の二子を父と君とを弑する

ましゝ、鎗をあらひ候て御相手になり候はんとて、余吾の湖に鎗を打ひたし、二三遍あらひつゝ、さらばとて突あひしが、久しく勝負なかりし程に、日も暮はてゝものゝあやめも見えずなりぬ。其時あなたより又詞をかけ、もはや鎗先も見へず候、御殘多くは候へども是までにて候、御いとま申候べし、御名こそ承たく候、某は青木新兵衛と申者にて候とて、某が名をも承り候て、此後又陣頭にて出合候はゞ、たがひに人手にはかゝり申まじく候、もし又味方にて候はゞわりなく入魂いたし候べし、さらばとて立わかれしが、是程見事なる武士はつひに見侍らず、いかゞなりはて候にやと語りけるに、其頃伊勢がもとへ、心安く出入する青木方齋といふ浪士あり。其日も來て勝手に居たりしが、此物語をきゝて勝手よりにじりいでつゝ、掃部にむかひて、さても只今の御物がたり承り、今更昔を思ひ涙をおとしてこそ候へ、其時の御相手になり候青木新兵衛は、はづかしながら我等にて候、かく申ばかりにてはうきたる事におぼすべく候とて、其時雙方のよろひのおどし馬の毛いろを一一いひけるが、ひとつもちがはざりければ、掃部おどろきつゝ、さて〱久々にてあひ候て本望に候とて、手前にありし盃を方齋にさし、是をしるしにとて、腰のわきざしを抜てひきける。それより方齋が名、國にたかくなりし程に、秀康卿の耳へも達せしかば、掃部と同じ祿にてめし出されけるとぞ。其後一伯殿筑紫へ左遷の時、掃部はいかゞなりけんかしらず。方齋は先祿にて加賀へ招かれ、それよりすぐに仕へて、子孫相續して今にあり。翁加賀に有し時、ある人此事を語るをきゝしが、青木が武者ぶりの見事なるはさる事にて、阿閉が彼が事をいひ出て、名のり合てよろこびし、又伊

弓矢のつよきにあり。御弓矢のつよかりしは、諸士の義氣を御そだてなされしにあり。志かれば下の義氣を御そだてありしは大切の事にて、御孫謀を貽したまへるひとつともいふべし。志かるをたゞ御武運のつよきとばかり意得るは、いと淺き事なるべし。

阿閉掃部

前に申つる杉田壹岐が事につけて思ひ出し候。是も越前の士にて候。さして忠義に係る事にては侍らねども、其ころの士風を語り申べし。秀康卿越前に封ぜられ給ひし後、阿閉掃部とて、武功の譽ありし者を厚祿にて召抱られけり。又狛伊勢とて是も國にて、世祿の歷々なりしが、嫡子に鎧の着初させけるに、かの掃部を招待しつゝ、子に鎧きする事をたのみけり。さて饗膳すみ、いはひの盃に及びし時、伊勢、今日は愚息が鎧の着初にて候まゝ、御身の御武功の事御物語候て彼に御きかせ候へといひしに、掃部いや某が身の上に、御はなし申べき程の武功は覺え申さず候、されど御望も默しがたく候まゝ、某一生の内に武者振の見事なる士を一人見申て候、その事をはなし申べし。江州志津嶽の戰に幕方に某一騎余吾の湖のわたりを引候ひしに、（阿閉掃部が父は阿閉淡路守とて、明智にくみしけるとなん、然れば志津嶽合戰の時掃部は柴田方にてあるべし、）敵とおぼしくてうしろより詞をかけし故、馬を引返し候へば、其人申候は、今朝よりかせぎ候へども、よき敵にあひ申さず候、御人體を見うけ幸とこそ存候へ、御不祥ながら御相手になり申べきとてすゝみより候故、それこそこなたも望む所にて候へとて、たがひに馬をのりはなし、すぐに鎗をあはせんとしけるに、其人志ばし御待候へ、今朝より雜兵をおほく突崩し候故鎗よごれて候

世にわれらが前へいでゝさきのやうなる事をいふべき者は、外には覺へず。武藏守はよき人をもちたると上意ありしとなり。そも〳〵大膳が匹夫をもて天下の御威光に對し、主君の爲に一命を抛て、國の宿寃を明かにしけるは、世にたぐひなかるべし。さればこそ上聽を回し、御氣色も霽るのみならず。ふかく御感を蒙りしは、大かたなるべき事かは。しかしながら上の御盛德と申侍るべし。されば是に限らず。鈴木久三郎が池籞の鯉をとりしをば、手討になされんとおぼしめすほどの事なりしかども、直言を申上ければ、其まゝ御怒をやめられ、反て御感じあそばしけり。初鹿傳右衞門が御朱印に墨をぬりて惡口申せしをば、一往放棄せられしかども、長湫の戰に傳右衞門ひそかにかくれて御供して首級を得たりしかば、即時に其塲にて御直に前の罪を御免し、戰功を御感じありける。其外にも常に御威光を屈せられ、下の義氣を御取たてなされしかば、群士も勇氣を折かれ奉らざる程に、御ために命をすつる事を露いとふ心なかりき。かの織田北條武田上杉の主將も、智謀勇畧は世にすぐれけめども、專に己が威力にほこり、下の勇氣をひしぐをもて手柄とせし程に、一旦豐盛なるやうなれ共、上一人の威勢ばかりにて、下の義氣おとろへては、久敷はつゞかぬもの也。さればこそいづれもつひに亡びしぞかし。是をもて東照宮御思慮のふかきをしるべし。其比御弓矢のつよかりし事、天下にならびなかりしは、いはれなきにあらず。然れども今世の人、大かたは御武運つよかりしとばかりいふめり。もとより御仁德ふかゝりし故に天命にかなひ給ひしは、自然の道理にして、それはせんぎの及ぶところにあらず。せんぎの上にていはゞ、御武運のつよかりしは、御

なり。大坂と一たび御和睦の後、京二條の御城にて、此事御僉議ありしに、武藏守の家臣に、伴大膳といふ者は、上にもよく御存知ある者なりしが、御前において段々申わけいたしけれども、御憤いまだとけず、今においてとやかく申候ても、眼前に味方の兵うたるゝを見ころせし事、武藏守心底いぶかしく思しめさるゝよし仰られ、其まゝ御座をたゝせらるゝを見奉り、脇指を拔てうしろへなげすて、御側へ匍匐より、御小袖の裳にすがり、是は御なさけもなき上意にて候、いかに御姫さまの御腹より生れ候はずとて、武藏守も御孫とは思しめされず候や、たゞ今此申わけ仕らずしては、いつ申わけ仕るべくやとて、はらはらと涙をながしつゝ申上ければ、其誠を感じおぼしめさるるにや、よし今はきゝわけたるぞ、いそぎ歸りて武藏守に申きかせて安堵させよと上意ありしかば、大膳手を合せ平伏して御禮を申上てまかり出けり。其後にて御前伺候の衆へ仰られしは、あの大膳が父をも大膳といひて、武藏守が父三左衞門いまだ弱年にて庄三郎といひし時の馬卒なりしが、長湫の戰に庄三郎が父勝入兄庄九郎討死したると聞て、同じく討死せんとて、乘つけゆかむとするを、彼が父大膳、其時は何がし男とかいひて、馬の口を取しが、しひて馬を引返してつれてのきけるを、庄三郎怒てはなせ〳〵といひて、馬上より鐙にて頭を續けさまに二三町が間蹴つけし程に、面より血の瀑のごとくながるゝをもかまはずして、つひにのかせけり。其時討死せばむなしく死して家も絕なまし。しかるに播州一國の主となりしは、かの大膳が其時の働にて存命したる故ぞかし。さすが親の子ほどありて、あの大膳も、主のために身をかばふ事なきは、ういやつとおもふなり。今の

そとおもひて登城しけるに、すぐに寢所へめし入、其方が書いひし事心にかゝりて寢られぬ間、夜陰なれどもよびつるなり、わがあやまりたる事はとかくいふに及ばず、其方が心ざしをふかく感じ思ふて滿足するとの事にて、直に腰の物を賜りしかば、壹岐思ひも寄らぬ事にて、おぼえず落涙に咽びつゝ、拜賜してまかり出けるとぞ。此事は翁加賀にありし時、越前の人ありて語りしが、今おもへば此杉田などこそ東照宮の仰られし世に有がたき家老といふべし。誠に一番鎗よりも難き事にあらんかし。

伴大膳

されば巧佞なる臣は、人君の心にかなひて、常に任用せらるれども、大切の事には、剛直なる人ならでは用にたちがたし。それに付て右の杉田事とはちがひたる事なれども、序ながらかたり侍るべし。大坂冬御陣の前に、片桐市正攝州茨木の城に據て御味方いたせしに、柴山小兵衛が泉州堺に有て急難なりと聞て、間近く味方の急難を見捨ては、御味方申たる甲斐なき事とおもひ、茨木の城へ引とり一所にならんとて、手下の兵少し引わけてつかはしけるに、其兵攝州尼崎を過て堺にいたらんとしけるを、大坂より兵をつかはし、茨木の兵を取卷て攻ける程に、尼崎の城へ援兵を乞しかども、城より救はざりしかば、茨木の兵のこらず討死しけり。此時尼崎の城主建部三十郎幼少なりし故、播州池田武藏守より池田越前宮城大藏などいふ宿將に、士卒を添てつかはし置けるが、此者ども片桐を疑て、茨木の兵を救はざるにてありける。世には武藏守大坂と內通あるやうにも沙汰せし

てかけ廻るを御奉公とす、此壹岐が奉公はさにてはなし、いらざる事申候なとて、其まゝ脇指を抜てうしろへなげすて伊豫守殿のそばへ進みより、たゞ御手討にあそばされ下され候へ、むなしくながらへ候て、御運のおとろへさせ給ふを見候はんよりは、只今御手にかゝり候はゞ、責て御恩の報じ奉る志のしるしと存じ候はんといひて、頭をのべ平伏しけるを見給て、なにともいはで奥へいられけり。其跡にて外の家老どもも壹岐にむかひて、御爲をおもひて申されしは尤にて候へども、折もあるべき事にて候、今日御鷹野より御機嫌にて御歸りありしに、御氣さきをおられ候事は、遠慮もあるべき事にこそと云しを、壹岐、君へ諫を申上候に、御機嫌を考候ては、よき折とてはなき物にて候、今日はよき序とこそ存候へ、其上某事は、御取立のものにて候へば、各とはわけのちがひたる者にて候、御手討にあひ候ても其分の事にて候といひければ、諸家老各感じあひける。さて家に歸りつゝ、切腹の用意して君命の下るを待けるが、日ころ糟糠の妻のありけるにむかふて、そこにいひおく事たゞひとつ侍り、御身は女の身なれば、直に御恩をうけたるにてはなけれども、我御厚恩を荷ふ故に、足輕の妻といはれし身が、今歷歷の妻とて、大勢の所從に圍繞せられしは、かぎりなき御恩にあらずや、しかればわれ生害仰付らるゝ後にても、たゞ朝夕今迄御恩の有がたかりし事を忘れずして、かりにも上を怨み奉る心あるべからず、もし女心にて、我身のものうきにつけて、上を怨み奉るやうなる事を、言葉の末にもつゆをきなば、黃泉の下までもふかく怨と思ふべしといひける。さてこさて今やと待けるに、夜ふくる程に人來て門をたゝきしが、召あるまゝ登城すべしとなり。さてこ

されば君たり臣たる人いづれも東照宮の上意を忘るまじき事なり。寛永のころ越前故伊豫守殿の家老に、杉田壹岐といふ者あり。もとは足輕なりしが、其身の材をもて微賤より登庸せられ、厚祿をうけ國老に列しけり。伊豫守殿參覲にて、一年在江戸の內、費用過分なりしを、常に前年より支度して、用度たる樣にしけるは、ひとへに壹岐が功なりしとかや。それはさる事にて、常に犯ㇾ顏直言して、君の過を匡救する事を忘れず。ある時伊豫守殿在國にて鷹狩し、晡時に及て歸城あり。家老どもいづれも出迎しに、伊豫守殿ことの外氣色よろしく、家老どもに對して、今日わか者どものはたらきいつにすぐれて見えし、あれにては萬一の事もありて出陣すとも、上の御用にもたつべしと覺ゆるぞかし、其方どももいづれもよろこび候へとありしかば、家老どももいづれも、御家のためなにより目出度御事にて候といひしに、壹岐一人末座にありけるが、默々として居たりしを、何とぞいふかとしばらく見あはせられしが、こらへかねられ、壹岐は何とおもふとありしに、其時壹岐只今の御意承り候に、はゞかりながら歎かしき御事に存じ候、當時士共御鷹野などの御供に出候とては、さきにて御手討になり候はんもはかりがたく候とて、妻子といとま乞して立わかれ候と承り候、かやうに上をうとみ候て思ひつき奉らず候ては、萬一の時御用に立べきとは不ㇾ存候。それを御存知なく、賴もしく思しめさるゝとの御意こそ、おろかなる御事にて候へといひしかば、伊豫守殿大きに氣色損じければ、何がしとかやいひし者、伊豫守殿の刀もちて側に居たりしが、壹岐に座を立候へといひしを、壹岐聞て、其人をはたとにらみ、いづれもは御鷹野の御供してしゝさるを逐

戰場にて一番鎗をするよりも遙にまさりたる心ばせといふべし。其子細は、敵に向て勝負をするも、身命をかばひてはならぬ事なれども、必敵にうたるべきにもあらず、たとひ討死しても、世に名をのこし、主君にもおしまれぬれば、死しても本望なる事なり、又敵を討取ぬれば、主君の感にあづかり、恩賞を得て子孫にも傳れば、戰場のはたらきは、生死ともに心にいさみあるべし、それとはちがふて、主君の無道なるをなげきて、志ば〳〵直諫すれば、忠言耳に逆ふ習にて、主君の心にあはぬ程に、常にいとひ嫌はれて、たゞ禮貌にてあひしらはれ、日に疎遠になるものなり、それに新進容悦の諂ひもの共、件の家老を事にふれて譏する程に、日を逐て主君の目見せあしくなりて、何をいふても用られず、其時はいかなる忠臣も退屈する故に、或は病氣と稱し、或は致仕をねがふて、身を引退く分別するぞかし、然るに主君の氣に背くにもかまはず、いくたびもすゝみいてゝ極諫しなば、主君怒を積て手討にするか、又は押こめて出さぬやうにするにてあるべし、それを露も心にかけず、たゞわが報國の志をつくして終るは、世にありがたき忠臣といふべし、是に比すれば、戰場の一番鎗は反てやすき道理なりと仰られしとなん。誠に萬世御子孫の御事は申に及ばず、すべて人君たる人の永き鑑戒となすべき御言葉どもなり。

杉田壹岐

是によりて思ふに、陷レ陣先登するは、難きやうにて易く、犯レ顏直言するは、易きやうにて難し。然るに古今君も臣も、陷レ陣先登の功を貴ぶ事をば志れども、犯レ顏直言の忠を重んずる事をば志らず。

我等に見せんとおもふ志は、なによりも奇特なる事ぞかし、其いひ上る事、用にたてばとり、用にたゝねばとらぬ迄にてこそあれ、卒爾なるしかたなどゝいふべき事にはあらず、惣じて上も下も、我身のあやまちはしらぬものなり、されど小身なる者は、心安き友達傍輩などあれば、たがひに身の上の惡き事をいふて吟味もする程に、意付て改る事おほし、是は小身の益なり、大身なるものは、友達傍輩と出合て心安く語るといふ事もなければ、常に出合ものとては、家臣所從ばかりなり、それらは大かたの事をば御尤とならではいはぬ程に、我過をしるべきやうなし、しらねば改る心もつかずして打過るのみなり、是は大身の損といふべし、古より富貴なるものゝ、國を失ひ家を亡すは、大かた我過をいひきかするものなくて、自身にする事をよきとばかりおもふ故なり、しかればわが惡事を告知する者は、大切に思ふべきにあらずやと仰られしを、佐渡守うけ給りて覺え居けるが、あるとき嫡子上野介に語りきかせ、上の御思慮のふかきにそへて御仁厚なる事をいふて、落涙におよびしに、上野介きゝて、其人は誰にて候つる、其申上候事はいかやうの事にて候やと尋られければ、佐渡守上野介をしかりて、たゞ上の思召の結構なる事を思ふべし、其人の名も、その申上し事も汝きゝて何にせんとおもふぞとて、いひきかせざりしとぞ。上野介年わかにて、其人を嘲ける心にておかしく思ふて、名をきゝ其事をきかんといはれしを、佐渡守合點して、おさへられしなるべし。其後駿府の御城に御座なされし時、御側に侍座の衆へ上意ありしは、人君はよき家老を持べき事なり、我常におもふに、主君の惡事あるを見て、主君の怒をもかへりみず、諫言をいるゝ家老は、

すゝみやすし。よりて上に過擧あれども改めず、國に闕政あれども擧せず。是古今の通患なりき。いはんや我朝武家の代になりて、上は專に武威をもて下を制し、下はたゞ勇力をもて上につかふ、言語塞りやすく、下情通しがたく、國事日に非なる事、もとゝしてこのよしなり。しかるに上下ともにこれを簡要の事と思ひよる人あるはまれなり。こゝに東照宮、兵亂搶攘の間に御出ましくて、常に、言路をひらき、下情を通ずるを御心とし給ふをぞ、古今にすぐれたまひたる御事と申べし。遠州濱松の御城に御座なされし時、ある夜本多佐渡守、幷に外樣の者三人、御用の事ありて御前に召出さる。御用すみて三人の者は退出しけるが、中に一人御前にて鼻かみ袋より筆記の物一通取出し、自身に御前へ持てさしあげけり。それはなにぞと御尋あれば、日ごろ私の存じよりに候事ども書付をき申候、はゞかりながら萬にひとつも御意得にも成べきかと存知候て、さし上候よしを申ければ、それは奇特なる心入かなと御感なされ、佐渡守はきゝてもくるしからず、それにてよみてきかせよと仰らるゝ程に、數箇條ありしを段々讀みけるに、一箇條をよみおはる度ごとに、尤なる事と御あいさつありて、其筆記の物是へとて御取あそばし、さて仰られけるは、是に限らず此後も存じよりたる事あらば、少しも遠慮なくいひきかせよとありしかば、御聞とゞけあそばされ、かたじけなく存じ奉ると申て、御前を立けり。其跡に佐渡守殘り居けるが、さても彼者卒爾なる仕かたにて候、それに一箇條も御用に立申べきと存ずる事は、きこえ申さず候と申上ければ、御手をふらせ給ふて、いやとよさして用にたつほどの事はなけれども、其身相應の思案をつくし、內々書付置て

と兩人申上けるに、各申通大佛殿は末の世迄も殘り、太閤の名も傳るべし、されど我は一方の名を殘す事をおもはず、たゞ天下のためになるべき事を工夫して後嗣に貽す外はなし、是大佛殿いくつ建立したるよりも增るべしとおもふと上意ありしとぞ、さて兩人をば、愚かに淺はかなる事を申すとこそおぼしめしけめと、恐れながらもおしはかり奉られ。かの朝鮮を征伐して、おほくの人を殺し、大佛を建立して多くの財を費しぬるは、天下の害にてこそあれ、國家のためになにか絲毫の益になる事ある。たゞ愚人の耳目をおどろかすばかりにて、少し心ある人は、いまの世までも眉をしはむるぞかし。しかれば末の世に名をのこすとはいへど、ながき譏を招くなるべし。しらずや今日光の御廟屹として泰山のごとく、國々までも奉祀して、仰ぎ奉らざるはなし。是こそ永代不朽の御名譽とはいふべけれ。それに別してひとつ感じ奉るべきは、かくばかり古今に傑出し給ふ御事にて、御在世の內、御自身の聰明に傲り給はず、常に下の直言を納めさせ給ふこそ、眞の御聰明とも申奉るべけれ。古より人君の德を論ずるに、諫をいるゝを本とす。およそ人聖人にあらざれば必過失あり。たとひあしき事ありても、諫をいるれば虛損の疾の補藥を受るがごとし。虛損おもしといへど、よく治するの賴あり。いかほどよき事ありても、諫をふせげば、虛損の病の補藥を受ざるがごとし。虛損輕しといへど、不治のおそれあり。しかれども英明の君のくせとして、好て自から用る程に、下の直言をふかく忌にくめり。もろこしにては、いづれの代にも、諫議正言などの官をたておきて、求レ諫を要とすれども、多くは其名ばかりにて、直言する人は退きやすく、阿諛する人は

御命をもて天下に代らんと仰られし御一言の誠は、天人に感通すべし。それ故にこそ天命人心に御かなひありて、天下をたもち給ひしぞかし。されば明の太祖は、命をかけて功臣の死を救はんと禱り給ひ、東照宮は、御命をかけて天下の難を濟はんとおもひ給ふ。御器量の大きにしていはゆる寶に心なきは同じ事なれども、御仁心の深厚なるは、恐らくは太祖のおよび給ふ所にあらじ。いつの比にかありけむ、ある人の家にて、東照宮の御軍功の事など語りあひしが、其序に主人この事語りいでゝ、其忝けなさを思ひとり、賓主ともにおぼえず落涙におよびにき。しかるに兵家者流、又は世の智謀を好む者、是等の事を聞ては、主將人心を攬のかしこき謀とおもへり。常に權詐を尙ぶ心より見れば、さいふも似合たる評議といひながら、是非もなき事なり。さやうの人のためには語るべからず。

直諫は一番鎗より難し

されば古より倭漢ともに、創業の君おほくは天下を一人の天下とおもふ故に、天下を得ては、榮華をきはめ名聞をつとめぬはなし。しかるに天下を御一人の私物とおぼしめさぬ故に、御治世の後も、いさゝか御身の御榮華をばおぼしよらず。たゞ天下の爲に御思慮を勞して、長く燕翼の謀を貽しおかれしかば、重暉累洽、御代を逐て昇平なるぞかし。關ヶ原御陣以後、いつの比にかありけん。山岡道阿彌前羽半入など御前に伺候し、御閑話ありしに、天下をしろしめさるゝ御身にては、なにゝても世にまれなる事をあそばしおかれ候はゞ、永く御名も遺るべく候、それ故太閤も大佛を建立にて候

なさず人にとられんかときづかひするやうにては、たとひ天下を得ても、やがて失ふべし。秦の始皇、楚の項羽、我朝にてもちかき比、信長秀吉をもてしるべし。いづれも不仁にして天下を失ふはさる事にて、しかしながら天下をたもつ器量に非ず。されば古人も深山有レ寶、無二心於寶一者得レ之とはいへるぞかし。天正十四年の事かとよ。長湫合戰の後、東照宮すでに豊臣秀吉と御和睦ありしが、秀吉使を遠州濱松へつかはし、上洛と號して大阪へ御來會をすゝめられしかども、御同心なかりしかば、頻に使來る事數度に及てやまず。それにてもなを御同心なかりしかば、秀吉母氏大政所を質として、御出駕を請れしに、御思案ありて御上洛あるべきのよし仰出されしを、群臣危き事におもひて、いづれも一同に申上けるは、もし御上洛なきを秀吉いかられ、鉾楯に及候とも、もとより御弓矢のつよきは申に及ばず、それに臣等一命をすてゝ禦ぎ候はゞ、秀吉百萬の兵といふとも、心やすくは敗れ候まじ、それに只々危き所へ御越まします事あるべからずとて、達てとゞめ奉りしかば、その時、いづれも申通にて候、秀吉の威勢におそれて上洛せんといふにはあらず、よくおもふて見よ天下の兵亂久しく打續て此頃までも干戈おさまらず、都鄙安堵せざるにあらずや、此一兩年の間漸く天下靜謐にむかひつるに、某秀吉と鉾楯におよびなば、又爭亂始りて天下の大難になりぬべし、もし上洛して不慮の變もあらば、其時は天下のために一命をすてんと覺悟したるぞと仰られしかば群臣みな肝に銘じて、とかう申上るに及ばざりしとぞ。岡崎を御首途の時、井伊本多に御身後の事まで仰おかれたれば、自身にも危しとおぼしめさゞるにもあらず。それにおもき御身といひ、おしき

めに語り侍るべし。天下は天下の天下、一人の天下にあらずといふ事は、六韜の書にいでゝ、天下の君たる人は、常に忘るまじき事にて候。最萬世不刊の名言と申べし。されど中國にても、三代を除ては、およそ創業の君大かた天下を得るを我一人の樂として、天下の天下とするはなし。むかし明の太祖創業のはじめ、中山王徐達、軍中にて疾を得ると聞給ひて、いそぎ召かへし、諸醫を召ていろ〳〵療治せられしかども、終にかなはざりしかば、太祖自から山川社稷に禱て、今數年徐達が命をあたへ給へ、さるにおいては、達が死せん時、朕が命も一度にとり給へと神に告給へり。太祖の諸將徐達を第一とす。天下を平定するの功、徐達にしくはなし。此時天下甫めて定まりて、達先死しわれひとり殘りて泰平の樂を享るの本意なき事をかなしみて、せめて數年天下の安きを共にして死なば諸ともに死なんと、わが命をかけて神にちかへるなるべし。翁明の史錄を讀てこゝに至て歎息しておもへり、古より眞主は別の事なり、馬援が光武を見て、帝王有ㇾ眞といひし、むべさもあらんかし。もとより徐達が死する時、天下すでに明に歸して、冢嗣も定まり、社稷も固く、たとひ太祖崩じ給ひても、そこに危き事なき程に、かくは給しぞかし。されど天下を得ては、ながく存命して、わが身の樂をきはめむとこそ思ひ給べきに、功臣の死をかなしみて、死を同うせんと禱り給ひしにてしりぬ、あながちに天下を得るをもて樂とせず。なにとて天下を得るを樂とせざるといへば、其心はじめより天下を天下の天下として、一人の天下とせねばなり、漢の高祖光武なども同じ規模なるべし。此大器量なくては天下を得がたし。もし小兒のめづらしき玩物を得ていつも身をは

駿臺雜話卷三

天下は天下の天下

春過夏來て日もやう〳〵ながきころ、天氣も折から清和にて、庭の綠樹もしげりあひつゝ、花にまさるといひしもさる事とおもはる。翁が身のわづらはしさも、やゝこゝろよく覺へしかば、ひとり明窓のもとに卷をひろげて、古今の事を歷觀し、いと感慨ふかゝりしに、いつも見馴し心しりの人さへあまた問來て、かたみに書を講じ文を論じて、日をくらしけるが、座中の人々いかゞ思ひけん於戲前王不ㇾ忘といひしを、翁きゝとがめて、各申さるゝ如く、只々天下泰平なる故に、世にある有德有位の人は、もとより親を親とし賢を賢とし、我等ごとき德もなく位もなきいやしき身までも樂を樂しみ利を利として優游して卒ㇾ歲は、これ皆泰平の餘澤にあらずや。歐陽永叔豐樂亭記を著して、宋の太祖四海の亂を定めて、天下の人をしてゐながら百年泰平の樂みに安んぜしむ、たれか其恩のふかきをしらむといへり。翁も亦おもへらく、東照宮風に櫛り雨に沐し御一生の力を盡し、撥亂反正し給ひてより、今百有餘年に及て干戈動かず、四海浪靜かにして、天下泰平の化に浴しぬ。又誰か御恩のふかきを戴かざる。然るに我等如きいやしき身にて申すは恐れあれども、上の御盛德をのべて世に傳へ廣るは、儒臣の事なれば、さしてふかく憚るべきにもあらず。それにつきて、御盛德の事おほき中に、日ごろふかく奉ㇾ感て、あまねく世にしらせ度とおもひ侍る事あり。今各のた

駿臺雜話卷三目錄

禮集

行をつゝしむ心も出來て、急に感服する事はなくとも、面革には至りなん。かくして時月を經なば、風俗も漸く改りぬべし。たゞ官長たる人、大かた公事を專にし、姑息を安んじ、其下を治るに、公法をさへ犯さねば、見ゆるしきゝのがすをよしとす。それにては風俗の改まるべき期もなかるべし。もし一旦の料簡にていはゞ、風俗の僉議は、迂遠なるやうに聞ゆれども、翁はふかく恐れて、國政を妨げ士風を敗るのもとは、こゝにありとおもへり。腐儒迂濶の故態とやいはん。しかしながら杞國憂ゝ天の愚人ともいふべし。

駿臺雜話卷之二畢

する事ありて官へ訴へんとしても、大かたは口上拙く、禮義をしらねば、にはかに府廳の晴なる所へいでゝは、事の子細をくはしく陳ずる事あたはず。それに下吏いさゝか推恕の心なく、威勢を募る程に、少しにても無調法なる事あれば嚴譴せられ、一言にても口上相違する事あれば詰問せらる。よりて我に十分の理ありても、府廳へ訴るをはなはだ難事とす。その上府廳はたゞ一所にて、四方の訴は日々にかなさりて山のごとし。中々手およびがたく、たとひ輕き事にても、滯りて多くの日かずを經る程に、其間比隣什伍相與にたびく廳へ召出さるゝまゝ、一閭のわづらひとなり、費用もかゝる故に、それにこりて、大かたは下にて無爲にすますをよしとす。かくては姦賊惡黨いかでか國にたえぬべき。所詮府廳に手遠く又は訴る事たやすからず。むづかしき故ぞかし。今姦惡を浚治せんとならば、方々にあまた小廳をたて、囹圄を設け、人を擇て其長とし、その手寄く〳〵に幾街と各受取の限を定め、すべて府廳に屬せしむべし。さて什伍の法をいよ〳〵嚴にし、比隣互に相いましめて、善をすゝめ惡をこらし、もし凶狠にして人の言を用ひず、衆目にあまる程の惡ある者をば、たとひ其人國家の法をおかす事はなくとも、すみやかにその手寄の監司へ告しらするやうにし、其場にて僉議の上、輕科ならば當座にすまし、重科ならば禁獄もいたさせ、追て僉議の趣を委細に具狀し、其人を并せて府廳に遣して、廳主の處決を仰ぐべし。しかあらば府下の人家なに事にても官に達するに府廳に至るの勞なく、府廳も小廳の成獄を受て聽斷せば、日々應對簡易にして、下より訴る事も、壅滯するの患なかるべし、それのみならず下の惡黨鄕曲の間に隱るべきやうなく、人々庸

てゝとびさりぬ。かの官醫見て不審におもひ、久しく御手馴し鳥とて又立歸り候ふやといへば、豊州いやさにてはなし、今日より殘らず放ちやるにて侍る、さて序ながら申す、某ごとき上の御威光にて人に執しおもはるゝ身にて物はすくまじき事にて侍る、某このころふと鶉をすき候へば、はやさやうにきこゆる人もおはし候、向後はふつと鶉すきをやめ侍るべしといはれしかば、かの官醫も手持なくみえしとぞ。わが數寄たる事はやめがたく、人の志とてたま〳〵贈る物は、もらひてもさてあるべきを、上の御爲を忘ぬよりしてかり初の事にも、世の風俗へも移りわが權威にもなるやうの事はかたくつゝしまるゝ程にかくありけり。其外同じころ執權の衆は、いづれもつゆ身に驕なく權にほこらず、なに事もおほやけに沙汰せられし程に、其風下に移りて、末々の役人までも廉潔質直なる人ありて風俗を維持せしぞかし。たとへば上より下へ移るは、水の源すめば下流すみ、源濁れば下流より上へも移るにてありけり。されど翁おもふに風俗の上より下へ移るはさる事にて、又下濁るがごとし、下より上へ移るは、下流泥塞すれば其泥を上へ推のぼせて、漸く上流に及ぶがごとし。今富商大賈の子弟、武人俗吏の惡黨、其外市井無賴の徒日夜娼家戲場をもて家とし、酒色博奕をもて事とす。其風上へ移りて、列侯郡守の身にて、ひそかに娼家の遊を好むもあり。士大夫といはるゝ身にて、きそふて戲場の風を學ぶもあり。是皆下より上へ移るにあらずや。今此流俗を正さんとならば、いよ〳〵上にたつ官長を沙汰して、源を澄すともとよりの事にて、又下にある惡黨を搜抉して、下流の泥を浚ふべし。しかるに今比屋の賤民ども、日ごろ府廳へ手遠き程に、たとひ寃告

善に移るは難き習なれば、今風俗を改んとならば、たゞあしきかたへゆかぬやうにつなぎたもつにあるべし。是を風俗を維持すといふなり。風俗を維持する事は、君一人の力にては及がたし。時の執權をはじめ、もろ〳〵官長として群下の上にをる人、各君の意をうけて身をおさめ行を愼て、人の手本となるやうにだにあらば其下にたつ人おのづから恐るゝ事あり恥る事ありて、法令もきくべき程に、風俗も改りてゆくべし。今の御代上には儉素を尊びおはしまし、毛頭も御榮耀なき事天下のしりたる事なれども、末々の驕奢はいまだやまず。されば上の御盛德は、翁づれが數ならぬ身にさへ常に仰ぎ奉れども、末々の淫佚はいまだやまず。常に聲色を遠ざけられ、晝夜御政事に御心を盡さる事なれば、まいて歷々諸役人として、たれか上の御旨をうけざる人あるべき。さこそ各油斷はあるまじけれども、久しく衰へ來りたる風俗なれば、かくあるにてやあらんかし。萬治寬文のころかとよ。世に鶉はやりて、貴富の家互によき鶉を購りもとめし程に、其價しきりに踊貴しけり。阿部豐後守忠秋も其ころ鶉をすかれて、常に籠を座側に置てなかせてきかれけり。それをさる列侯なる人ききて、其ころ世にかくれなき鶉を厚價にてもとめて、ある官醫をもて、ちかきころめづらしき鶉をもとめ得て候、御慰に進じたきよしをいはせけり。その官醫豐州のもとへ來て其旨を達して、御もらひ候はゞさぞよろこびにてあるべく候といひければ、豐州きかれて、先へよく意得てとばかりにてとかくの返事なし。しばらくありて近習のものを呼て鶉籠の口をみな庭のかたへむけよとある程に、みな外へむけゝれば、其口をのこりなくあけよとある程に、皆あけゝれば、鶉殘らず籠をい

末事にすぎず。吏部たる人も身銓衡の職にありといへど、簿書期會さし當りたる事をのみつとめて、第一の本職を取失ひし事、代々もてしかなり。况や本朝において、鎌倉より以來君相たる人、此さたに及ぶ事をきかず。しかるに此嚴命をきゝては、そのかみの老臣たる人、たれか恐懼諫動して、上の盛意に承順ざる者あらん。むべも御治世以後、人材輩出し庶政脩擧し、文明日に開けて、天下泰平の化に浴せざるはなし。是皆東照宮の御遺澤にあらずや。日夜奉仰も餘りあるべき事なり。

風俗は政の田地

しかるに天下國家には、風俗といふ物ばかり大切なるはなし。君上の威は天のごとく、其恐るべき事は雷のごとし。たれか背くべきなれども、世話に大勢に手なしといふやうに、一世の風俗には勝がたし。さる程に號令法度も、それにて一過は改るやうなれども、つひに風俗にけをされて、あまねく下へ達しがたく、ながく末まで遂ざる程に、たゞ局面ばかり取傳て、はては風俗のなりになりてやむぞかし。たとへば風俗は田地なり。政は穀種のごとし。たとひ嘉穀の種にても、地ごしらへあしくしては、そだちがたし。そのごとく善政良法といへども、風俗とゝのはずしては行れがたし。穀種のそだゝん事を欲せば、地ごしらへするにしくはなく、政令の行はれん事を欲せば、風俗をとゝのふるにしくはなし。されば風俗のもとは人君の身にあり。人君たる人、身をおさめて下を化するといふは、古今不易の道なり。人君の身おさまらずしては、下なにを目當にすべき。しかれども古より善惡ともに久しく堅まりて、世の風俗となりて急には改まらぬ物ぞかし。中に惡に移るはやすく、

し、さやうなる中によき人あるべし、その埋れぬやうにとづねに氣をつけ心にかけてたづねもとめてこそ、君の爲を思ふとはいふべけれ、刀脇ざし茶湯道具の類に名物埋れてあると聞ては、なにとぞとり出してわれに見せんと思ふべし、それはいかやうの名物にてもあれ國家の用にたゝず、なくても事缺ぬものなり、たゞ寶の中の寶といふは人にとゞめたるなり、これはわれ常に口くせのやうにいふ事なれども、それをよその事にしてうかときく心から、唯今のやうなる返答をばするぞかし、さて汝等がもとへ出入するものばかり立身する事とおもはゞ、諸士の心だてあしくなりて、權家にこび諂ふをよしとせん、されば麾下の士恥をしり義を守るは、國家の元氣なり、それに諸士の心きたなくなりて恥をしらず、身は曲りても息さへいてなばと思ふやうになりゆきなば、なに事をするも苟偸にして、義を守る心なかるべし、しからば人の元氣うせて死するごとく國家の元氣衰へて、やがて敗亡に至るも難かるべきにあらず、向後汝等こゝに心をつけて、大切の事と覺悟いたし候へと仰ありけるとぞ。竊に此仰によりて考るに、人材を至寶とし給ひ、四維を國の元氣とし給ふ事は、誠に國家の龜鑑、宗廟の基本たるべし。我朝の人主に、つひに此御面影に似たるもきかず。古今にすぐれさせ給ふ御事といふべし。中に老臣を御しかりありし事、とかう申に及ばず。周禮に冢宰あり。歷代に吏部あり。常に六卿の上に居て、ために人材を撰ぶを己が職とす。其外閥閱の家も、所識の材を保任して、朝廷に登進むるを奉公としけり。しかあれど後世に至て古道日に衰へ、君相ともに是を急務とせず、常に人の賢否をしるに心なければ、選擧の道ありといへど、洽聞宏詞身言書判の

に膠して瑟を鼓し、舟に刻て劍を求るなり。いかで變にあひ宜きにかなふべき。たゞ其人を得て、法を人にゆだねて行はしむれば、操縦進退時により事によりて變通する程に、法を用て法に用られず、法華を轉じて法華に轉ぜられず、さやうの人多く官にあり事に任せば、國政なにの滯る事かあらん。法も行はれ衆も服して、日に治平ならむかし。されば天下の寶、なにか人材に過たる物あるべき。この故に楚は白珩を寶とせずして賢を寶とすと王孫圉がいひし事、楚語に見えたり。梁惠王吾國に徑寸の珠ありて、車の前後十二乘を照すとて、齊の威王に誇られしかば、威王寡人四臣ありて千里を照す、何ぞ十二乘のみならんやといはれしには、惠王も慚る色ありしとぞ。それに付て申も恐れなれど、ひそかに感じ奉るは東照宮の御事なり。ある時一役人闕たる事ありしに、ある老臣に何がしを代りに仰付らるべきと思しめす、其人がらいかなるぞと御尋ありしに、其人はかねて臣がもとへ出入いたし候はねば、いかやうの人物にて候や存知し候はぬよしを御いらへ申せば、御氣色かはりて、麾下の多き諸士をのこらず其人がらをしれといはゞわが誤なり、又は汝諸士の善惡を必しもしるべき職にもあらぬに問てしらぬをとがめば、わがひが事たるべし、件のものは麾下人多き中にも、日ごろ祿もなみにこえて、人にしられぬ程の身にもあらず、それに汝は第一群臣の善惡を見聞置て、わが今のごとく尋る時はいひ聞するを職とするものなり、いづれに付ても存知せずといふてさてやむべき事かは、さやうの事とはしらで、おもき職をいひつけ置しは、わが目がねちがひたるにてこそあれ、よく思ふて見候へ、すべて武道に志ふかき士は、家老又は權柄の人に諂ひ追從せぬ物ぞか

されど古より太平百年に及び候へば大かたは奢侈風をなし候。今奢侈を抑へ、儉素を崇んとならば、節儉廉直の士を撰んで官に有しむるにあり。號令科條の及べきにあらず。第五倫いへらずや、以レ身敎者從、以レ言敎者訟。官長身正しければ、一官の畏愼ておのづからしたがひ、官長正しからねば言語をもて敎といへど、其下爭訟て心服せず。法令屢下れどもいよ〳〵多事になりて治まりがたし。所詮官長その人にあらざればなり。もとより國政は、法令を闕くべからずといへど、法は人をもて行はる。人なければ法虛しく行はれず。孔子も爲レ政在レ人、其人存則政擧、其人亡則政息とのたまへり。翁昔ある故人の家に會して二典の文を論ぜしが、曆數の事に及べり。翁いふは、步歷の法始て虞書に見ゆるといへど、後世を經て元に至て精しくなりし。そのかみ此法だに具りなば、羲和に命じて候せしむるにも及ばざらまし。主人聞て、いやさはいふべからず、天は運動の物なり、運動の人をもて候せずしては其きざしの忽微なるを覺えず、曆法は一定の物なり。曆法にのみゆだねて、人の自力をもて審にせざるは、聖人敬天の心にあらずといふを聞て、心に銘してふかく感服しき。天度は萬古不易にて、遲速盈縮常ある物なり。それさへ動物なれば、定法の及ばざる所あるぞかし。況や人心變動常なく、是非互に見え情僞紛ひいづ。一定の法をもて盡すべきにあらず。この故に材は取べけれども、嗇夫の利口は張釋之これを黜く。贓は罪すべけれども、掾吏の自首は吳祐これを賞す。麑を放つをもて託國の仁をとり、卵を盜めども干城の將をすてず。公孫弘が布被は、儉に似て矯情の姦をしるべく、郭子儀が奢欲は奢に似て汚行の譏を貽さず。もし一定の格に泥んで、萬變の事を制せんとならば、いはゆる柱

其に付て翁が愚案にて考候に、只今市井無類の徒、多く府下に介居て國の害をなし侍る。第一人家に火をつけて大害を貽し候。是大方は郡縣の流浪にて候。郡縣困窮して流離に及び身の置所なきまゝに、なにの心當もなく府下に出候へども、生活すべきやうなく、又故里へ歸りてもよる方なく候故、盗賊をして身命をつぎ申外はなく候。もし郡縣困窮せず、父兄親族土著してあらば、それにも勘當せられて立のく程のものは格別にて候。其外はたとひ府下にいでゝ手振すとも、かなはずば故里へ歸り候べし。身のより處あるに眼前極刑に陷るを見ながら、身をすてゝ惡事をいたす事はあるまじく候。又諸國より追放せられて流浪する者も、郡縣賑ひ候はゞ、しるべにつきてたよる所もあるべく候へども、それ右に申通にて候故、諸方の惡黨と〲く府下に萃るにて候。されば郡縣やゝゆたかになり申さず候ては、府下の盗賊やみがたかるべく候歟。それに無用の華奢を專にする風俗に候故、貴族厚祿の家より、すこし時めく者に至るまで、下人を召抱るに今様のはさら男の異形に作れるをえらぶになんありける。下部にても謹厚なる者に、さやうなるはなし。よりて世上に濫れものども、宅内の側屋にあつまりゐて飲酒博奕し、はては醉臥して、多くは失火するをもしらず。又其最惡性なる者は、貨をぬすみ難をのがれんとしては、みづから主人の宅にわざと火をつくるもあるやうにきこえ侍る。是は主人たる者の意得あしきに起り候へども、畢竟華奢をこのむの流弊にて候。とにかくに市朝の奢侈を抑へ、郡縣の困窮を賑はすにしくはなかるべし。

天下の寶

にもたらざるべし。それさへ市朝の風盛なれば、郡縣へも移るぞかし。況や四方の郡縣、各安堵して阜厚になりなば、其風天下へ移りて、樸實日に勝、華靡日に減じなん。しからば驕奢の風やうやく變じて儉素に復せん事、うたがひなかるべし。

富士のすそ野

たゞ思ふべし、民は邦の本、郡國は邦の藩屏なり。もし郡縣の民憔悴流離しなば、天下の勢もこれより薄くなるべし。古より民窮しては亂を思ふといへば、郡縣危ければ國も危く、郡縣安ければ國も安し。さきに郡縣は治亂のかゝる所と申つるは是にて候。ひとり風俗のもとゝいふばかりにては候はず。むかし憲廟の御時、ある士人の好ゞ學ありけり。其人按察使に命ぜられて、畿内の郡縣を巡りしが、首途に臨て學問の師に贈言を乞しに、其師此たび道中にて富士山の下を通り給ん時、よくすそのを見てゆかれ候へ、あれ程の山は、あれ程のすそのなくてはたもつべからず、すべて山は上より土下りて下の埠厚なるにてこそ持候へ、もし上かさありて下ほそく、上大きにして下小さくば、忽に崩れつべし、此度上の御爲をおぼさば、たゞ下を厚うする御意得候へ、此外に申べき事は候はずといひしとなん。是易の剝卦の意にていへるなるべし。剝卦上を艮にす。艮は山なり。下を坤にす。坤は地なり。これ地上に山ある象なり。山は高く上に位すれども、下は地に附てはなれず。是山は地を基本とするなり。人の上たる人、上を剝落して下を厚うすれば、邦安うして山の地上に安置するがごとし。もし下を剝落して上にませば、山在ニ地上一の象にそむく程に、やがて危かるべしとなり。

好むの俗はありながら、儉素を尙ぶの人もおほくありき。それをいかにといふに、其比は前代の故老あまた國にのこりしが、いづれも其父祖わかゝりし時より、晝夜草野に起臥して、汗馬野戰にいとまなければ、華奢風流の事は夢にもしらず、其子孫も家風に習て、いはゞ今いふ田舍風なりしかども、おのづから文ならうして質にあまり、かりにも虛ならうして實にあつし。甲斐〳〵しく賴もしく、しかもまめやかに情ありし。いつしかさやうの人もうせはてゝ、在朝の士太夫世祿に浴し、泰平なるまゝに、うき事をしらねば、宴安をのみ懷て、其鴆毒なる事をさとらず。驕奢淫佚こゝに至るものあやしむにたらず。まいて貨殖の家遊俠の徒は、論ずる事なかるべし。されば其弊郡縣にも移るといへど、今とても田舍にはさすが古風のこりて、市朝とは同じ物にもあらず。もとより民はおろかにして麁暴なるまゝに、大惡をする人もあり、又は一概にて分別なき程に、難儀に臨ては、己が怒にたへず、上にたてあふ事もあれども、大やう市朝の人の邪智をもて人をたばかるやうの事はなき程に、おのづからすなほなる方もありて、惠に感じやすく、理におるゝもすみやかなり。己がなりはひだにあれば、みづからたる事をしる事ぞかし。たゞ郡長たる人民を天とするの心を忘れず。歲の豐凶にしたがひて賦稅を上下し、飢寒の患なく、父母を養ひ妻子を畜ふにたるやうに相計らひなば、民安堵してながく流離の愁なからまし。さる上にて條法を設けて威刑をしめし、遊惰をいましめ、紛奢を禁じなば、一郡感服して、好風俗となるべし。もろ〳〵の郡縣一統にかくありなば、其風おのづから市朝にも移りなん。今市朝にあらゆる人數夥しといふとも、天下の郡縣に比せば、十分の一

しかも私智を逞うして己が惡を隱し、上を欺き人を誣るをかしこき謀とす。其會をきくに、食膳美をつくし、歌舞艶を競ひ、一日の費數十百金に及べども、互に是を風流とし、おしとも思はず、少しも儉素正直なる人をみては、これをそねみにくみて、世をしらぬ田舍人なりとて、群り聚りて、これを嘲笑ふ程に、ひとりの齊語衆楚の咻しきにたへねば、つひに一統の風となりて、田舍までも見および聞およびて、華美をつとめ、詐僞を習ふこそ、いとなげかしき事なれ。されば世こぞりて驕奢を貴びぬれば、その費用過分なるにつけて、己が諸欲を快うするに、金銀なければかなひ難き程に、おしなべて金銀を貪りもとめざるはなし。よりて天下の金銀常に有力の人のために兼幷せられて、おのづから流行も滯るぞかし。それに金銀は世を歷て減し、米穀は年を逐て生ずる物なれば、金銀は日に貴く、米穀は日に賤し。食祿の士は、いやしき米穀をもて貴き金銀に易る程に、家貲いよ〳〵たらず。貨殖の家は、貴き金銀をもていやしき米穀を買程に、家貲いよ〳〵餘りあり。しかるに有數の金銀をもて無レ限の驕をきはめ、有用の金銀をもて無用の物に費しぬる故に、金銀日に虛耗してあまねく民間に流行せず。よりて粒米狼戾して極めて價廉なれども、閭里の貧民はそれさへもとむる力なければ、富民は常に膏粱に厭けども、かたへには菜色ある人あり。富民は常に肥甘に飽ども、かたへには餓死する人あり。中に惡性なる者は、自から死を救んとては法禁をも犯し、盜賊をもするぞかし。こゝをもて見るに、世の困窮なに故にこゝに及ぶなれば、その本源風俗の驕奢より起りて、一朝一夕の事にあらず。されど此六七十年以前迄は、世間今よりも猶繁華なりしが、もとより驕奢を

たして作らしめ給へば、民は食を仰戴て天とすべしと。かりにも耕作を粗畧にすべからず。是風俗の本、治亂の係る所にて候。今其有增を申侍るべし。むかし三代の時は、上に民をもて天とするの心ある故に、租稅を薄うし凶歉を拯ひ、困厄流離する事なからしむ。よりて郡縣の民土著に安じ、農業をつとめ、米穀を出して君上に奉じ、食をもて天とせざるはなかりし。其風おのづから市朝にも移りしかば、士太夫をはじめ、商賈等に至迄、大概勤儉にして華奢をいましめ、遊惰の俗ある事をきかず。暴秦に至て民を天とするの心なかりし程に、頭會箕歛民に虐取してやまざりしかば、はては郡國離叛き、四方土のごとく崩れて、天下の亂民間より起りしぞかし。炎漢起りて天下泰平無事になりしかども、逐〻末射〻利の徒日に出來て、富商大賈封侯にひとしく、食貨の權を恣にせしかば、村閭の民もそれに化して、豪奢にながれ、游俠を事とす。賈誼が治安の疏を見てしるべし。然れども上に民を天とするの心なを殘りて、しば〳〵詔を下しつゝ、農は天下の本といふ事を郡國に告諭し、租を免し復を賜ひ、郡吏の貪欲をいましめ、其上孝弟力田をもて下を率ゐ、たゞ務て本を崇び末を抑へし事、くはしく漢史に見へ侍る。さればこそかの文景の時、君臣恭儉にして阜厚を致せし事は、三代以後の治世とも申べし。是によりてつら〳〵古今を考るに、上代は格別にて候。後世に至ては、郡縣の風市朝に移るはよく、市朝の風郡縣に移るはあしゝ。其故は市朝の風は奢侈を貴び、郡縣の風は樸素を失はず。しかるに近來市朝の事を承るに、國に貪墨の吏あり。鄕に貨殖の家あり。いづれも公には法禁を守り、貨賂を遠ざくとみゆれども、私には利欲をつとめ、宴樂を好まざるはなし。

するといふべし。たゞ行ざるのみにあらず。反て馬の邪氣をさそひて、後にはのりすまひなどして、いろ〳〵くせづくものぞかし。いはゆる非ニ徒無一レ益、而又害レ之にあらずや。されば磬控中を得、緩急程にかなへば、おのづから進退疾徐たゞ我心にしたがひて、自由ならずといふ事なし。是をもて持敬の法をしるべしといひしが、はや四十年にちかき事なり。其問し人も、今は昔語りになりたりとて、翁感愴いとふかく見えし。

民は王者の天

ある時論語郷黨篇の講訖りて、その式ニ負版者一とあるにつけて、翁偖客に對して王者以レ民爲レ天、民以レ食爲レ天、この意いかん、各いふて見給へといへば、座中ひとり、民はこれ邦の本なり、民歸すれば邦存し、民叛ば邦亡ぶ、邦の存亡は民にあり、故に王者は常に民を尊て天とす、食は民の命なり、食を得れば民いき、食を失へば民死す、民の死生は食にあり、故に民は食を尊て天とすといふ意にてあるべく候。翁さやうにとき候ては、上下兩意にきこえ侍る。是は二句ともに、所詮農を重んずるを主意にしていへる事にて候。天より人を生ずれば、又五穀を生じて人の食とす。人あれば食あり。食なければ人なし。天下豈食よりおもき物あらんや。民は天下の爲に食を生ずるもの也。それを天より王者にあづけ給へば、王者は民を仰尊て天とすべし。一夫をも輕慢るべからず。されば昔は諸國の民數をしるす籍を王に献ずれば、王も拜して受給ひ、孔子も民數の籍を負たるものには、式し給しとなり。又民としては思ふべし、天より我人命を續なる天下の大切なる物を、我等にわ

いはれしやうに、心は一炬の火にたとふ。其本を堅く引束て火をともすときは、光つよくして、風にもたえず雨にもきへず。もし本のつかねほどけてゆるまらんには、たとひ火をともすとも、光よはく打ちりて、滅ぬべし。翁が本をたばねて末のちらぬやうにとはこゝをいふなり。ひとりある時は、身のある所に心ありて、常に身をまもるを敬と云。是身の番人なり。事にむかふ時は、事のある所に心ありて、常に事を察するを敬とす。是事の目付なり。今敬の事を翁に申せとならば、大かた是にたがひたる事はあるまじく覺え侍る。然るに是等の工夫は、いはゞ病氣に的中したる良藥なり。この上にいふべきならば、藥の用やうひとつにて候。其用ひやうは前に申ごとく孟子養氣の法に外ならず。翁かねて孟子をよみておもへらく、養氣持敬ともに必有ㇾ事焉といふ一言にて、もはやその理盡たる事なり。いかにとなれば、養氣持敬何の替りたる事かあらん。いづれも本來の面目なれば、鳶のとび魚のおどると同じく、現在わが當然の事ありとして、つねにそこを離れずして居るまでの事にて候。此外毫髮もかはる事はなかるべし。しかるに忘るれば、その有ㇾ事所をうち忘る。助長すれば氣力を用ゐてしひて作爲す。忘れもせず、强て作爲もせず、其間にて自然の天機を自得して、持敬の法とすべし。昔加賀にありし時、ある士人持敬の法を問しに、翁持敬の說をあらはして是にあたへき。其大畧おもへらく、たとへば心は悍馬のごとし。持敬は悍馬を御するがごとし。我氣たるみ、て、鞍よはく轡ゆるめば、馬駈出して泛駕の患あり。是忘るゝなり。さればとて力をもて馬を制しつゝ轡をつよく引はりて、馬の口を痛むれば、馬なつみ苦みて、こゝろよくゆかずなりぬ。是助長

かぬやうに、心のもとをたばねて、末のちらぬやうに身の番人となるやうに、事の目つけとなるやうに、是にて敬はのこりなくこそ候へ。此翁が語、至て淺きやうに候へども、淺うして反てふかく、至てやすきやうに候へども、易くして反て難し。各是を身に驗て見給はゞ、主一無適も、常惺々法も、此外になき事としり給ふべし。事新しき申樣に候へども、天下に至極大切にて又至極たもち難きものは、此心にて候。孔子も出入無ㇾ時、莫ㇾ知二其鄕一との給へり。然るに其至極大切なる物を粗略にいたし、至極難ㇾ持ものを安く存知候程に、此心放逸するよりして諸惡も起り、萬事もやぶるるぞかし。しかれば敬はその大切にしてあぶなき物をたもつ時の心にて候。古人の執ㇾ玉捧ㇾ盈にたとへしも、げにさる事ぞかし。今もし寶玉をとり、盤水の盈るを捧げば、少しも手をゆるさず、氣をゆるめざるにてあらん。其心にて心をたもつを持敬といふなり。されど玉もとらばとらなん。盈るも捧げばさゝげなん。此心の執がたく捧げがたきは、中々それにたとへてやむべきにもあらず。いつも申ごとく心は神妙靈活なる物にて候故、たゞむなしく無爲にしてはあらぬものにて候。あるは人に接り、あるは事にしたがひ、さなくして隙にものする時は、不用の事を引出して、彼へ移りこれへ移り、水のつとふがごとし。無根の根をきざして、とさまにおもひこうさまにおもひ、麻のみだるゝがごとし。荀子は是を偷心といひ、釋氏はこれを流注想と名づく。是我人ある心の持病なり。今翁が心のむきを眞直にして、わきへゆかぬやうにといふは、是を療する主方とすべし。さて心火として心は火に屬する物なり。心のむき正しからざる時は、心のほさき亂れて用るにたへず。黄勉齋の

定一事あるなり。必の字最力あり。心の一定する所なり。しかるにおよそ世間の人、忘ねば助長す。助長せねば忘る。勿レ忘勿ニ助長一といふて、ふたつの間をしらするなり。忘れもせず助長しもせずして心のきれを用ゆれば、おのづからにぶらず、又はそこねずして、浩然の氣もこれより生ずべし。先儒をもて持敬の法を論ずれば、持敬もまたこゝに同じかるべし。いかにとなれば、敬はたゞ儼然としてなにぞ事あるがごとしとしかいふべし。さればとて敬に執泥して此心をしひて拘定すれば、他病を生じてその害忘るゝよりも甚し。朝鮮の李晦齋がいひしやうに、たとへば鷄卵の手にあるがごとし。勿レ忘は手にとる事を忘ぬなり。忘るれば取おとすべし。勿ニ助長一は力をいれて握りかためぬなり。握りかたむれば握り潰すべし。ふたつの間を體認して、持敬の法をしるべし。もとより存心集義二致なければ、持敬養氣二法あるべからず。是等は簡要深切の事なり。たゞ一場の說話とき給ふべからず。

敬の工夫

座中ひとり、敬字の義は、程朱の說最詳明親切にして、なにの疑もなきやうには候へども、敬の工夫は、學者第一の事にて候へば、もし翁の思ひよられたる事も候はゞ、承たくこそ候へといへば、翁いやとよ程朱のとき給へる外に、翁が今更申べき事は侍らず、但程朱の說あまり反復切要なる故に、吾黨の學者ふかく取過て、いとむつかしくなりぬるこそ、反て程朱の心にもかのふまじと覺へ侍れ。翁はたゞ常人の心にあてゝ、俗語に引さげて申たく候。敬は心のむきを眞直にして、わきへゆ

一時一事のきれにてきほひを取て、浩然の氣を生ずべきとにはあらず。其工夫日用の間、事の大小輕重によらず。道理に當りては、いさゝか狐疑せず。たゞ平等に心のきれを用ひて一劍兩斷して宜きに合にあり。これかれたび〳〵かくのごとくにしてやまねば、此氣常にたるまずして、丈夫になる程に、後には氣より心のきれを助けつゝ、義と合體して、おのづから浩然たるにも至るべし。但氣にて心のきれを助くるといふ事、よく體認してしるべき事にや。たとへばこゝに二人あり。極寒の時に當て、拂曉にふたりながらいひあはせつゝ、同じく起出るに、ひとりは寒さを痛ておくるにものうく、ひとりはさむさを事ともせず速におく。其故をいかにと問に、稟賦の强弱によるにもあらず。そのすみやかに起る者は、上戸にて酒氣あればなり。是氣にて心のきれを助くるの左驗とすべし。然るに浩然の氣は義より生じて、其生じたる氣が又義を助くるこそ、いと奇妙に覺へ侍る。前年韓文をよみて、其雜說の中に神龍の事をいふにてしりぬ。龍は誠に靈異なる物かな。氣を噓て雲を生じ、又わが生じたる雲に乘て、日月に薄り陵谷を汨く。是雲は龍より生じて、また龍の變化をたすくるにあらずや。今浩然の氣は心のきれより生じて、又心のきれを助くるにたとふるに、一理なるべし。しかいへばとてしひて氣力をもちひて、よはきを强しとし、むなしきを盈りとするは、いはゆる助長するにて、かの宋人の苗を抽て長するの類なり。此氣自然の生路を妨げて、大きに集義の害を貽すべし。たゞなにの作爲もなく集義を事とするにあり。孟子に必有﹅事焉といふは、たとへば人なにぞさし當て緊要の事あれば、朝夕そこに心をとゞめてすておかぬ物なり。そのごとく集義するは必

意正心に先んず。是にてしりぬ、道は仁義にすぎずといへども、禮智をすてゝ仁義に至るの理なし。易にも聖人の德を論じて、知崇禮卑といへり。知崇は天なり、禮卑は地なり。いよ〳〵崇ければ、いよ〳〵卑し。これ成〻始成〻終の道なり。この故に橫渠の張夫子、知禮をもて敎をたてゝ、知禮成性の說あり。されどそれは橫渠に限らざるべし。濂洛關閩の學は、すべて格物に本づきて、知を致し、持敬によりて禮をはなれず。誠に孔門以來學者不易の法とすべし。

浩然の氣

翁幼少にして手習せし時、世にもてはやす今川のふみをよみ習て、仁義禮智ひとつも闕ては諸道成就しがたしといへるを、今におぼへ侍る。了俊さしたる學者とも聞へねども、此一言は不思議にいひあてられし。名言ともいふべし。さて仁義禮智いづれも大切なる中に、仁に次て義の大切なる事は孟子浩然の氣にていよ〳〵しるく侍る。浩然の氣は至大至剛天地の間に塞るといふにはあらずや。各考て見給へ。かくばかり盛大なる物がいかなれば義より生ずるといふにやあらん。人は天地の正氣を得て、もと浩然たる物にて候へども、私欲ありて心のきれをなづまする程に、其氣いつとなくちゞれて小さくなる事にて候。されば浩然の氣は、心のきれより生ずる物としるべし。しかるに心にきれなき人のくせとして、世話に牛の一さんといふやうに、やゝもすれば機嫌にまかせ、調子に乘じなどして、一槩に物を決斷して快しとす。是は眞のきれにあらず。反て大に氣をそこなひ心の刄もこぼれつべし。いよ〳〵きれぬ物になりなんこそうたてけれ。孟子に義を集めて生ずとあれば、

も、苟且因循して、行に敏とわたはねば、過を改るに吝にして、善に遷る事速ならず。又なにをもて德にすゝむべきや。よりて百行すべて心のきれあるを下地とするにあり。孔子も君子の行を論じ給て、義以爲レ質とはの給はずや。又坤の六二を論し給て、敬以直レ內、義以方レ外との給ひ、又聞達を論じ給て、質直にして好レ義ともの給へり。是をもて義の簡要なる事をしるべし。たゞ人心の害をなし、仁義の仇となる物は、私欲にて侍る。私欲あるが故に、邪智に誘れ、外物に引れて、かの仁の情あり哀をしりてすなをなる物も、忽にひすかしくこは〳〵しくなりぬれば、天理のかよひたえ〳〵しく、人欲日に熾になるぞかし。たとへば木を蟲の蠹めるがごとく、其生氣絶ぬれば、喬木も枯槁に同じ。それよりして心のきれも鈍くなりゆく程に、義もつひにうせはてぬるぞ悲しき。たとへば刀にさびの生ずるがごとし。其はがね腐ぬれば、利刀も頑鐵に同じ。是仁亡ぶれば義も一時にほろびて、我心あらぬ物になるぞかし。この故に孔門の學、仁をもとむるを要として、仁をもとむるには私に勝を本とす。されば顏子仁をとへるに、孔子克己復禮をもて告給へり。禮は天理の節文人事の儀則とあれば、身を撿するの防閑にして、私に勝の機栝なり。一日私に勝て禮に復しなば、枯たる木のふたゝび榮に向ふがごとくさびにし刀の新に硎を出るがごとく、天理流行して本心の德全かるべし。但顏子はもとより天理人欲の分において判然として疑なきが故に、すぐに進修の目を問給へり。其餘の學者は、念慮行事の上において、天理人欲の分を眞に不レ知しては、しひて私に勝むとするもいと難かるべし。さる故に孔門の敎は、博文を約禮に先んじ、大學の法は、致知を誠

なをもてしるべし。されば忠孝も禮義も、文道も武道も、內より油然として潤ひわたりて發するにあらざれば眞のものにあらず。是則前にいひし人に情あり物の哀をしるの心なり。すべてもろ〳〵の言行ともに、義理に當てはこと〴〵く忍びざるの心より出て、天德寺が涙をこぼすやうにだにあらば、是心德の全きなり仁者といはんになにの疑かあるべき。

義は心のきれ

座中ひとり、仁は心の德にして愛の理たる事はくはしく命をきゝ訖ぬ。今承るごときは、仁は心の全德にて四性を包侍るに、四性の中にひとり義ばかりを掲出して、仁に對して仁義と申候は、義も仁にさし次て大切なるものとみえて候。此序に義字の意をも承りたくこそ候へといへば、翁、人に仁義あるは天に陰陽あるがごとし。この故に易にも、立ニ天之道一曰ニ陰與ト陽、立ニ人之道一曰ニ仁與ト義といへり。されば乾元は春に居て四時を統べずといふ事なけれども、秋の肅殺するにて發生の功をなすにあらずや。人道もまたしかなり。仁の四者を包るといふは、一向に自愛するといふにはあらず。もし義の裁制なくば、心の生道を損して、仁も亡びぬべし。翁かねて初學の人に申侍るは、義は心のきれなり。朱子も心之制、事之宜と註し給へり。心の制は、心のきれなり。事之宜は事のきれめなり。事によき程にきれめあるは、すぐに心のきれになる物にて候。仁之德、愛之理とあるも、愛の理すぐに心の德にして二つにあらず。それと同じ例なるべし。されば日用行事のうへより、取與去就の間に至る迄、含糊不斷の心を持しては、いかにてか道理に當るべき。此心にては、たとひ學問して

とつ意得ぬ事こそ候へ、前後二曲ともに、勇烈なる事にて、あはれなるかたはすこしも候はぬに、君には御感涙に咽ばれて候、是はいかゞの事にて候にや、今に不審なる事にいづれも申あひ候といへば、天徳寺おどろきて、只今迄は各を頼もしく思ひ候しが、今の一言にてさて〳〵力をおとして候、先佐々木が先陣をよく合點して見られ候へ、賴朝舍弟の蒲冠者にも賜らず、寵臣の梶原にもたまはらぬ生唼を、高綱に賜るにあらずや。されば其甲斐もなく、此馬にて宇治川を先陣せずして、人に先をこされなば、必討死してふたゝび歸るまじきと、賴朝にいとま乞して出ける其志を察して見られよ、あはれならぬ事かはとて、しば〳〵涙を拭ひつゝ、しばしありていひけるは、又那須與市も大勢の中より撰ばれて、只一騎陣頭に出しより、馬を海中に乘入て的にむかふに至る迄、源平兩家鳴をしづめて是を見物するに、もし射損じなば、みかたの名おりたるべし、馬上にて腹かき切て海に入むと覺悟したる、心を察してみられ候へ、武士の道程あはれなる物は候はず、某は每に戰場に臨ては、高綱宗高が心にて鎗を取候故、右の平家を聞時も兩人の心を思ひやりて、落涙にたへざりし、しかるに各にはあはれになかりしと申さるゝにつけて思ふに、各の武邊はたゞ、一旦の勇氣にまかせて、眞實より出るにてはなきにやと思はれ候、それにては賴もしからずこそ候へと、云しかば、諸臣皆迷惑して辭なかりしとなり。是天德寺が武邊は涙より出れば、もとより仁者にはあらねど、武の一筋は仁に根ざして惻隱の心より發するにあらずや。然るに武は殺獲の事にて、手あらき道なればいはゞ仁とは黑白のたがひあるやうなれども、仁より出ざるは眞の武にあらず。況や其餘の事は

心の元氣は愛にあらはる。脉のかよひ絕れば人死するごとく、愛の理ほろぶれば心死する程に、仁は心のいのちとも申べし。夫心は活物なるにより、人に情あり物の哀をしりて、常にいきたる物ぞかし。よりて父母を見ては自然に親愛し、親愛せざるに忍びず。君長をみては自然に尊敬し、尊敬せざるに忍ず。齒德を見ては自然に遜讓し、遜讓せざるに忍びず。義を聞ては必感ずる事をしり、不義を聞ては必耻ることをしる。もし情なく哀をしらずば、其心頑然として鬼畜木石のごとく、痛さ痒さもしらずなりなん。何をもて自愛し、なにをもて恭敬せん。義を聞て感ずる事なく、不義を聞ても耻る事なかるべし。是をもていふに、仁義禮智いづれも心の德にして、各其理わかるれども、其本源は仁に外ならず。人として不仁なれば、義も禮も智も其さまあり其用ありといへど、所詮内より生ぜねば眞の德にあらず、公の理にあらず。この故に仁に心の德といふて外に德をいはず。仁に愛の理といふて外に理をいはず。そのいはざる所にふかき意ありとしるべし。其につきてひとつの物語こそ候へ。相州北條の幕下、佐野の城主天德寺、豪健の勇將なりしが、ある時琵琶法師を招て、平家を語らせて聞けるに、いまだ語らぬ先に琵琶法師にいひけるは、某はたゞあはれなる事をきゝ度こそあれ、其意得して語り候へといへば、法師心得候とて、佐々木四郎高綱が宇治川の先陣を語けるに、天德寺あはれがりて雨雫と泣ける。さて今一曲前のごとくあはれなる事をきゝ度といへば、那須與市宗高が扇の的を語りけるに、平家半より天德寺また落淚數行に及べり。後日に家臣の輩に、過し日の平家はいかゞきゝつるといふに、家臣ども、尤おもしろき事にて候、但我等どもひ

りての事也。今の世に鉅儒と稱する人はそれにもあらず。道においてなにの見付たる事もなく、自から高ぶる心より、むなしく大言を吐て、たゞ人の上にたゝんとのみする程に、後は世にもてはされて自身にも聖賢のやうに思ひなすこそ、身の程をしらざるの甚しきなれ。たゞし是等の人は、論ずるにもたらざるべし。

仁は心のいのち

ある時例の人々とぶらひ來て講習しけるが、仁義の說に及べり。中にひとりいひけるは、人は天地の心を得て心とす。天地は萬物を生ずるをもて心とする故に、それを得て心とすれば、人は人を愛するをもて心の德とする事勿論なり。よりて仁は心之德愛之理といへり。心の德とあれば、仁義禮智諸ともに仁にもるゝ事なき程に、仁は四者を包て、義も禮智も仁によりて立なり。是は翁の講說にてかねて承りし事にて侍る。但仁は人を愛する心にあらずや。それを衆善の長とする事、たれも知たるやうに候へども、大かたは人はたゞ慈悲を第一とするをもて、仁を衆善の長とするとばかり意得侍る。それは慈悲の重き事をいはゞ、しかいふてもやみなまし。今仁を心の德とするは、さやうの一通りの淺き事にてはあるまじく候。いかなれば慈悲の心ひとつが心の德となりて、義も禮も智も仁なければうせほろぶるにやあらんと工夫すべき事にて侍る。此ところを今少し承たくこそ候へ。翁聞て只今申さるゝ所すこしもちがひなく聞え侍る。されば日ごろ申たる外に改て申べき事もなく候へども、猶更くはしく申候はゞ、心の仁あるは人の元氣あるがごとし。人の元氣は脉にあらはれ。

はゞ、佛になるにたよりあるべしと語りしを承りて。是は尤なる事にこそ、彼刀もすぐに正宗の鍔にせんと刪程に、反て正宗にならざるにてあらん、それよりちかき志津にして見ばやと存じ候て、志津の鍔をこゝろざして刪候へば、やがて正宗に似より候程に、さてこそと存じ、いよ〳〵心にいれてとぎあげ候へば、今はたしかに正宗になりて候といひしとなり。正宗の鍔には目をつけずして、其刀の身に應じたる志津を心ざして刪し程に、つゐに正宗になりたり。翁此物がたりを聞ておもしろき事に思ひしが、其後さる酒もりの座にて、二人盃の先後をたがひに辭退しけるに、ひとりのわかき士御年にあやかり候やうに御盃を給り候へといふに、其相手の人われらが年もそことあまりちがひ候まじ御あやかりありたき程の年にてもなく候といふに、其時わかき士其事にて候、大きにちがひ候ては急にあやかり申べき思ひよりもなく候、先すこしの御年だかにあやかりまいらせて、それよりよはひをかさねばやとこそねがひ候へといふにぞ、相手道理にまけて盃をさしけり。彼老人の佛のねがひやうと、此わか士の年のねがひやうと同じ事なり。いづれも高遠に目をかけず身の程をしりて卑近なる所より漸々に至る意得なるべし。いへば當座のはかなき物がたりのやうなれども、よくおもへばまことに秘事は睫にてこそ侍れ。もとより學は聖人を目あてにする事にては侍れども、たゞ目ばかりたかあがりして身の程を省ずしては、道理といよ〳〵遠くなりつゝ、一生自得する事なくしてやみなん。右の老人わか士の覺悟には大きに、おとりたるといふべし。古今高明の人の行過るは、大かたこゝにあやまらるゝにて候。されどそれは虚見にてこそあれ。道に少し見付たる所あ

つけてふかき御心も有なんと覺え侍る。たゞ假初の事とは思ふべからず。

佛になるやう

座中ひとり、是を聞て上を見ずして身の程をしるは、わがともがら道藝を學び候にも要訣たるべく候。身の程をしらず思ひあがりて高慢なる人の成就したる事は承らず候。たゞ引さげて身の程をかんがへて進脩するにてあるべく候といへば、翁はよくも心づき給へり。なる程さにて侍る。其につきて物語こそ候へ。ある大藩の主に刀物の目利に長じたるありしが、或時無銘のふるき刀を見て、是は相州の正宗なりとて、本阿彌にみせられけるに、本阿彌うけがはず。是は志津と見えて候。中中正宗にてはなく候といへばいやとよ正宗なるぞ、汝に預けおくなり、よりよ〳〵硎て見よ、いつにても正宗になりたる時に返し候へとありし程に、意得かたき事に覺えけれど、取て家に歸りてしばしば硎てみるに、志津に似たる鍔は見ゆれども正宗とは見えず、かくて年ふる程に、右の主君もうせられしが、二代になりて本阿彌右の刀を持參して、御預けの刀はたして正宗になりて候、人今更先君御目利のつよきにいづれも驚て候といへば、家老ども其子細を問けるに、本阿彌これは不思議にさる男の後生ばなしにて正宗になりて候。日ごろ某が家に心易く出入いたし候老人あり。常に念誦打して後生をねがひ候しが、ある時に來て我等此程は後生のねがひやうをかへ侍る、只今迄のねがひやうこそあしく覺え候へ、このあら凡夫の身として、俄に佛にならんとねがへばとて、佛になられ候べきか、佛にならんとならば、先よき人にならむとねがふべし、よき人になりて後佛をねが

づの程に風俗かく驕奢になりぬるや。馬具武具は軍裝にかゝる物なればいかゞはせん。それも華麗を專にし、その數奇を事とするは、何の用をなす事にやあらん。ほめられぬ事なり。古き人のかたりしは、大坂夏御陣に、將軍家惣陣を御巡見の時、本多佐渡守溢帷子を着して、冑ばかりにて御供せられしとなり。又加賀の家臣に山崎長門守といひし名高き武功の者あり。後は祝髮して閑齋とぞいひし。翁其子孫なにがしとしば〳〵參會せしが、閑齋大坂在陣の時着せし物とて、紙子羽織に銃丸のあたりたるあとあるを其家に藏めけり。是等にて其頃軍裝の輕き事をしるべし。況や平日の衣服飮食家作等に善美をつくし、無用の事に金銀を費すこそ、なげかしき事なれ。古より太平の弊かくあるとはいひながら、これを改ずしては風俗日に敗れ、國事も日に非なるべし。但其本源をいへば、私欲にひかれて、上に目をつけ、身の程を忘るゝより起る事也。東照宮そこをかねて思しめして、かくは仰ありけるならし。但この驕といふ病は、上下ともある事にて、わが一身の奉に限らず。古より戰國の時主將たる人、自から驕て力を恃み敵を慢るは、必國を失ひ身を滅す。その例和漢ともにあげて數ふべからず。永祿天正のころにていはゞ、今川氏眞武田勝頼にてしるべし。いづれも上にばかり目をつけて身の程にくらく、たゞ一旦の强きにほこる故に、まのあたり滅亡しけるを、かの高き御目にて御覽ありて御料簡の上にての給ひし事にもあらんかし。されば參河より起らせ給ひ、御威光日に盛なりしかども、いささか驕らせ給ふ御心なく、常に御身の程を御考へ御働ありしかば、寸を得れば王の寸、尺を得れば王の尺にて、終に天下をしろしめしけり。されば右の五字七字の訣、なにかに

るべし。かゝり初の歌とてあだにきくべき事に侍らず。翁わかゝりし時、京師にひとりの老儒ありしが、ふるき事をおぼえて語しは、東照宮御在世の時、御近習のわかき者に、汝等身をたもつに簡要の語あり、五字にていふもあり、七字にていふもあり、いづれをきゝたきぞと仰せられしに、いづれをも承度と申せば、五字といはゞ、うへをみな、七字にていはゞ、身のほどをしれ、汝等是を常に忘るべからずと上意ありしとなり。當世の人大かたは上に目をつけ身の程をしらず。それ故におのづから驕りたかぶりて、物ごとに華麗を事とする程に、家をもち崩し、不義のことも出來て、禍辱にも及ぶぞかし。むかし或諸侯の家老何がしといひしもの、萬石以上の身にてありしが、其國にて登城の時、あかねの木綿羽織を着けるが、路次にて雨にあいてぬれける程に、玄關の扉にかけてほしけるを、其主君折しも鷹野かへりにこれを見て、あかねは日にほせば色かはる物ぞ、とり入させよといはれけるとぞ。又同じころ親藩の家にて物頭たりし者、黃金十兩にて着かへの鎧を威せしが、今當家中にこれ程の金出して鎧威す人はあり難かるべし、武具は格別の物なればかくは結構にしつるなり、子孫わが此意よく知て忘るべからずと一筆書て、その鎧に添て家にのこしけるとぞ。又同じ頃諸侯の中に世に賢君と稱するありしに、其家老の子弟年わかなるが、蒔繪の印籠に、大きなる珊瑚樹を緒じめにして腰にさげたるを、其主君見とがめられ、他日に其人を前へよびて、汝は印籠を好むと見へたり、此印籠は藥をよくもつなり是をさげよとて、黑ぬりの印籠に木欒子を緒じめにして賜りけり。それより國の貴族皆恐れて華麗を禁ぜしとなり。是等は皆六七十年以前の事ぞかし。い

といへるにあらずや。此たとへほど始終よくかなひたる事は侍らず。各はいかゞ思ひ給へるやといへば、座中の人々もろともに感じて、日ごろ韶の善つくし、武のいまだ善つくさずといふ事、くはしく自得しがたかりつるに、けふ戯に花もみぢの事をあらそひて、はからざるに久しき惑を解き侍る。あり難くこそ侍れとて、各額をつきて謝し侍りぬ。

秘事は睫

さて諸客いひけるは、我等書を讀てなまじゐに性命道德の說のみ沙汰し、其道理を世話に移して察し候はぬ故に、世話は別段なる事のやうにいと輕く意得候つるが、此程世の諺に申傳しはかなき事につきて御物がたりを承候て、いづれもふかき意味ある事を覺へ侍る。誠に秘事は睫にて、あまりちかきは反て見へぬものにて候故、我等どもの意得ぬにて侍るべし。翁その事にて候。孔子も舜の邇言を察し給ふにて大知と稱し給へり。されば蒭蕘の言も聖人擇焉とも申にて候。むかし孺子ありて、

滄浪之水清兮、可ᆗ以濯ᆢ我纓ᆜ、滄浪之水濁兮、可ᆢ以濯ᆢ我足ᆜ、

と歌ひける。此歌の本意は、定て聖人は不ᆝ凝ᆢ滯於物ᆜ、世と推遷るの意にてかく歌ふにてもあらんかし。それを孔子きゝ給て、水すむ故に人纓をあらひ、水濁る故に人足をあらふ。是纓をあらはるゝも足をあらはるゝも水の自から取事なり、小子よくきけとの給へり。されば榮辱禍福みな藻にすむ虫の我から招くといふ事、此歌にてしるく侍る。たゞ人をとがめずして、手前をつゝしむにしくはなか

あまた出來て、淺緑花もひとつにかすむなどよみ、秋は夕とたれかいひけんなどゝもあれば、吉野の雪、龍田の錦は、伯仲の間にあるべし。さはいへど豔陽桃李の節に先だつべき時しなければ、紅葉はつゐに花におとるべし。但此事は淸豫間暇のはかなき戯事に似たれば、いづれ優劣ありてもやみぬべし。今是をもて古の韶と武との樂を論ずるに、善喩と覺え侍る。昔孔子韶をば美盡せり善盡せりとの給ひ、武をば美つくせり未﹅盡﹅善との給ふ。美は聲容の見事なるをいふ。善は美の實なりとあれば、美の出る所なり。たとへば韶は春の花なり。武は秋の紅葉なり。花紅葉ともに、その見事さは更に優劣なきがごとく、韶武ともに、その聲容の、盛なるにかはる事はなけれども、花は春の陽和より咲出れば、其見事さの中におのづからのどかなる氣を含めり。紅葉は秋の風霜より染なせば、其見事さの内におのづからすさまじき氣をふくめり。韶の樂は揖讓より出る故に、其美の實優々として泰かなる方に勝れたり。いはゞ春の花の陽和の氣あるがごとし。武の樂は征伐より出る故に、其美の實、慄々として嚴なるかたに勝れたり。いはゞ秋の紅葉の風霜の氣あるがごとし。いづれも聖作といひながら、韶はあくまで手厚く、武も薄きにはあらねども、韶に比すればすこし薄きかたともいはん。それ故に韶は善つくし武はいまだ善つくさぬなるべし。さればとて春も秋も天なり。天の德に同異ありとはいふべからず。舜も武王も聖人なり。聖人の德に同異ありとはいふべからず。たゞ其時の同じからぬ故としるべし。韶は花の陽和の時にあへるがごとし。聖人の幸なり。武は紅葉の風霜の時にあへるがごとし。聖人の不幸なり。さればこそ程子も是を論じて、所﹅遇之時然爾

てさこそ笑ひ給らめ。されど、詩は人情に發すとあれば、なにのいはざる事かあるべき。三百篇を見てしるべし、和歌は人の心を程として、よろづの言の葉となれりとあれば、なにのよまざる事かあるべき。萬葉集を見てしるべし。もとより歌の風體詞の用捨はあるべきなれば、それは翁がしる事にあらねば、今更沙汰に及ばず。

春秋のあらそひ

ころは彌生の半にもありけむ。庭の櫻もやう〳〵さかりなるに、鶯さへ友をもとむる聲に打啼て渡るめれば、今日こずばあすは雪とぞとひとりごちて、人待がほなる折しも、跫然たる音して五六輩打つれて問來りぬ。あるじもともに花のもとにまどゐしてなん。數献におよびてかたりくらしつる中に、ひとりのまらうど、春の花ばかりめでたき物はあらじ、花紅葉といへど、紅葉は花なき時に見ればこそあれ、花にはおよびがたしといへば、又ひとり、紅葉もさのみいひくだすべからず、秋きりの晴間に、千林萬壑さながら錦をさらすごとくなるは、春の山も忘れつべし、今花にむかひてかくいふは、義山か殺風景の譏もあるべけれど、我は紅葉に心をよするといふに、又ひとり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とあれば、所詮主の心にまかすべしといふ。其時翁いざり出て、此あらそひは、大津の宮の御宇に、大織冠に詔して其沙汰ありしとかや。それより秋に心よするは多し。大伴の黒主も、錦をはれる秋はまされりとかよみし。されど其後代々の歌人、春に心よする人も

れば、申におよばねども、女のおろかなる心におもふには、人はたゞ人をそねみにくまず、人に貪りもとめずして、手前をさへ正しく守らば、いづくにありても、何のよからざる事かあるべきといふなり。かくいふ意をみるに、夫の徳行に疵なく、身を全うして歸るを望むにぞありける。限なく殊勝の事なり。誠に情に發して禮義にとゞまるといふべし。其上不ㇾ忮不ㇾ求といへるは、淺き事にはあらず。それをいかにといふに、人は人我あれば、必人をそこなひ、利害あれば、必人にむさぼる。人我を忘れ、利害を離れずして、此味はしりがたし。されば孔子も子路の敝れたる縕袍を衣て、狐貉を衣たるものと並び立て耻ざるを、此詩を引てほめ給ひしぞかし。いかなればいにしへはいやしき閭里の婦人にさへ、かやうの事をしりける人あるにや。されど是は先王の遺澤いまだ竭ざる時の事なり。もろこしも漢より以後は、此俗ある事をたへてきかず。まいて我朝は、昔より釋敎のみ世に行はれて、聖賢の敎ある事をきかねば、婦人の事は申にやおよぶ。士大夫たる人も、たゞ名利の境にのみ一生をくらして、かりにもまことの事をしらぬ程に、一旦空とゝき夢とゝくをきゝては、いと高き事におもひつゝ、是をもて世を觀念して、身の活計とするのみなり。もとより五倫五常をさへ空と見るなれば、いかで一草一木にふかき理ある事をしらむ。されば松永氏があさがほを詠ずるの主意は、道をきかざる人のしるべき事にあらず。今翁が不ㇾ忮不ㇾ求をもて松にかはらぬ心とするは、子路の狐貉をきたる人をそねまずうらやまずして、狐貉も縕袍もふたつながら忘たる心とひとつ事と見れば、かくよむなり。かやうの事を詩にいふさへ、明朝の人は、儒者の頭巾をぬかずと

不レ忮不レ求

座中の人々、翁の歌めづらしとて、各たゝう紙にかきつけしに、中にひとりいふやう、そこなはずむさぼらずといへるは、毛詩の詞にて侍る。いま朝がほにはちとあはぬ事のやうに覺え候はいかがといへば、翁聞て、およそ人をそねむは、そこなふ心にあらずや。人をうらやむはむさぼる心にあらずや。是は朝がほの己が天のまゝになに心もなくかつさきかつしぼめるを、人の心に移して見れば、松の千とせをそねまず、又うらやまず、たゞ己が上をつくすと見ゆるをかくいひけるなり。さらば此序に詩のこゝろを語り侍るべし。此詩は婦人の作れる詩なり。其夫役に行て、久しく歸らぬ事をかなしみて、前に先わが思ひの切なる事をいひて、

　瞻二彼日月一、悠々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一たびわかれしより、いく度か日もいに月もきぬ。されば日月の往來を見ても、これとゝもに悠々とながき我思ひあり。はるばる路遠き所なれば、我夫の歸らむ期もはかりがたし。いつかこゝに來て見もし見えもすべきといひて、其跡に、

　百爾君子、不レ知二德行一、不レ忮不レ求、何用不レ臧。

是は夫に告やるやうにいふなり。早く歸り給へかし、相見まほしとおもふは、女のつたなき私の情なり。かねておのこは德行こそ大切の事と承る。それに羈旅はよろづ艱難にて、おもひかけぬるもあれば、日ごろの名節を損ぜられぬやうにとこそ思ひ侍れ。それは百の君子なへて御存知の事な

はもとより。事物當然の理なり。匹夫匹婦もともにしりともに行ふところなり。たゞ眞にしらねば、實に行はず。それ故に習て察せず、行て著しからず。身を終るまでこれによれども、つゐに悟入する事なし。今道をきくといふは、外の事にはあらず。たゞ此道理を眞にしり實に行ふて、魚の水を安んじ、鳥の林を樂しむごとく、常に道理をいのちとして、しばらくも離るゝ事なくいきてある限は道にしたがひ、死すれば身も道もこれまでにてながくやすかるべし。一日いきては、一日の道を盡して死し、一月いきては、一月の道をつくして死し、一年いきては、一年の道を盡して死す。かくてはたとひ朝に道を聞て其夕に死しても、絲毫の遺念なし。こゝをもておもん見るに、あさがほも一日の壽といへど、己が受得しまゝに殘なく十分にさきて、さて日かげを待得てきゆれば、何の恨かありなん。松の千とせと脩短は大きにかはれども、いづれも天命をつくして自からあきたる事は同じかるべし。これを松にかはらぬ心とはいふなり。松永氏も此心にならまほしきまゝに、朝がほによそへてかくはよみけるならし。翁も其歌にならひて。

天地に、うけしまことを、そのまゝに、咲てはしぼむ、あさがほの花。

あだなりと、見てやはやまぬ、あさがほの、さくもしぼむも、花の誠を。

そこなはず、むさぼらぬをぞ、あさがほの、松にかはらぬ心とはしる。

まことに世話にいふ兎唇の噺も心なぐさみにて侍る。各さこそおかしくおぼすらめ。たゞ詞をすてゝ意をとり給へかし。

あさがほの、花一ときも、千とせ經る、松にかはらぬ、こゝろともがな。

此歌も意味ふかきやうにおぼへ侍る。昔よりあさがほをよめる歌おほけれども。大かた朝がほのあだなる事をいひて、秋のあはれをそへ、世のはかなきをしらするを趣向とする外は見えず。白居易が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爲レ榮といふ詩を、公任の朗詠にも取て風雅とすれども、是もしひて榮枯をひとつにし、彭殤を齊うする意にて、俗耳には高きやうにきこゆれども、いと淺き事になむありける。是等は瞿曇が涎を引、周莊が唾をなむるに過べからず。翁は朝に道を聞て夕に死するも可なりといへるは、それにてはなかるべし。各いかゞおもひ給へる。今松永氏が松にかはらぬ心とといへる意とこそ思ひ侍れ。朝に咲て日かげを待てきゆるは、朝がほの天より受たる性なり。世には千とせを經る松さへあるに是程はかなき生を得て、いさゝか己を忘れ外を羨の心なく、朝な朝ないと快く見事に咲て、受得たる性分をつくして枯るこそ、花の見する誠なれ。いかであだには見るべき。それは松も同じ事なれど、あさがほのはかなきにて、一入そのことはりしるく見え侍る。されば松の心に千とせなく、あさがをの心に一日なし。各己が性分を盡すばかりなり。然るを松の千とせをさかえと見るもあさがほの一日をはかなしと見るも、たゞ見る人のよそめなり。松と朝がほの心になにかあらん。およそ無情の物はかくのごとし。人は有情なる故に萬物の靈とはいへど、反て私智に妨られて、いまだ道をきかざる時は、こゝに至る事を得ず。されば人は道をきくべき事なり。しかれども道をきくといふは佛者の頓悟などのやうに、別段の事とは意得べからず。道

さねて問きく事もなかりき。今おもへば、此歌身にしゐるといふ所に深き意あるべし。さきに翁がいひける外に、夢ならぬ理とてはなけれども、そのことはりを身にしらねば、眞にしりたるとはいひがたし。もし人ありて、此道の天よりいでゝ我にある事を身にし知なば、其親切なる事前に似たる事にも有べからず。たとへば今まで由緒あるともしらで其人と、いひかよひたるに、我とのがれぬ事をしりては、日ごろのしたしさは物かはと思はまし。霍去病が父と名のりあひて、始てその遺體たる事をしりし後は、其したしさ其ゆかしさ、前に百倍すべし。其人はもとの人なれども、別人のやうにこそ覺ゆらめ。旨酒のうまさは下戸もしれども、上戸のしるは別の事なり。蒸餅のうまさは上戸もしれども、下戸のしるは別の事なり。儒者も此道の眞にして實なる味を、劉伶が酒の美をしり、何曾が餅の美をしるごとく、朝夕に身にしりなば、何とて外物に移され、實理にまよふ事あるべき。起るも是居るも是動も是靜も是、行住座臥皆是なり。夷にも是險にも是、生ずるも是死するも是、吉凶禍福皆是なり。造次にもこゝにをいてし、顚沛にもこゝにおいてす。是を道を身にしるとはいふなり。かくいへばとて、翁もいまだこゝに至らねば、眞にしる人にあらず。鈴木某も、こゝに及ばぬ事を自からさとりて、希望の意にてこそ、身にしゐらばやとはよみけめ。

朝がほの花一時

此時松永某とて、鈴木氏が道學の友ありけり。其人朝がほの歌とてかたりしが、自からよめる歌にや。又は鈴木氏がよめるにや。とかく兩人の内にてあるべし。

どにある龍燈山燈など、世にいふ火のごとくものを照す事もなく、たゞすさまじく沈める光のみありて、人里遠く無用の地に自在に飛ありくを、神火とて尊ぶがごとし。されば佛法世に行はれてより後、五倫五常をはなれて、たゞむなしく動作する人あり。人事物理を具せずしてたゞむなしく靈覺なる心あり。日本は推古より前、もろこしは後漢明帝より前に、かくのごときの人なく、終にかくのごときの心なし。佛性ともせよ、本覺ともせよ。無用の妖物といふべし。しかるにやまともろこしともにはや千年に餘りて、尊きも卑きもこれに傾かぬはなし。或は君臣をすて父子を背て、出家遁世する人も世にたえせず。それを見きく人おしなべて、眞の道に入ぬよとてうらやみぬ。いかなる心にやとあやしきまでに思ひ侍る。昔の賈誼にはあらねども長太息しつべしとて、翁しばらく默然たり。

鈴木某が歌

さていひけるは、むかし鈴木のなにがしといふ人なんありけるが、父は一向に释敎に歸依せしに、其子は儒を學びて、道の大意をも知たる人と聞へし。其人のよめる歌に、

夢の世と、たがいひそめし、夢ならぬ、其ことはりを、身にししらばや。

それを同志の人に見せけるに、其ことはりをしれどもかくよみけるにや。但しらでかくよみけるにやと問ければ、しればとて遠にしりたるとはいひがたし。よりて疑てしらばやとはよむなりといひしと、ある人の語りしに、翁其時はいまだいとけなかりしかば、さやうの事にふかく心つきなく、か

きまゝに、うめき〳〵果然の腹を抱て歸りしに、路にて乞兒の飢て食をもとむるにあふて、おなうらやまし彼が身にならば、なにかあるべきといひしとぞ。いとおかしく侍る。今儒者世事にあき名利をいとひて反て頭陀の敎をしたはしくおもふは、此人の酒食に飽て乞兒をうらやむに似たり。わが名敎中に樂地ある事をしらざればなり。夫天下に眞と妄とあり。天理より出るは眞也。人欲より出るは妄なり。天地開きそめしより、三綱五常の道ありて、古も今もかはる事なし。されば天道の誠より出て眞なる物なり。いかで是を夢となし假となさん。但世の人々、多くは富貴利達を謀り、毀譽得喪に拘りつゝ、一生東西に奔走して日夜經營する程に、忽に往忽に來り、圖らざるにさかへはからざるにおとろふ。是等は皆人欲よりいでゝ妄なるものなり。夢ともいふべく假ともいふべし。孔子も不義の富貴を見給ひては、浮雲のあるかなきかのやうにおもひ給ふとなり。しかるに釋氏三世の說世に行れしより、すべて此世を夢と見假と見て、眞と妄とをわかずして、三綱五常をはじめ悉く打破て、これを棄る事塵芥のごとし。たとへば目ありて物を見、耳ありて物をきく故にみる事にまよひ、聞事にまよふぞとて、終に目をつぶし耳をつぶして瞽聾となり、何事も見ずきかずして快しとするごとし。しらずや心はもと天より受て衆理を具へ、萬事に應ずるにてこそ。その虛靈なる事を貴ぶなれ。今理と事とを二障として、三綱五常をさへすてゝ、わが心をあらぬものとなしなば、なにをか本來の心とすべき。定めてその神識の靈覺なる物をとらへて、本覺眞如とするにかあらん。たとへば心は火の光明なるがごとし。火は物を照してこそ火とはいふべけれ。もし山海な

ふ事あるべからず。むかしよりもろこしやまとゝもに、世の英雄豪傑、多くは己が武勇智謀に誇て天のいまだ定まらざるを見て、天道は人力をもて自由になるものとおもひつゝ、猛威を逞うし、詐力を恣にして、一旦は志を得るに似たりといへども、程なく天定まりぬれば、忽に天罰にあたりて、身うせ家滅ぶる事、古今歴々として、そのためしすくなからず。されば人として天に勝は、禍のもとゝしるべし。小人は眼前の利を見て、淺はかにこれをよろこび、君子は未然の害を鑑て、ふかくこれを懼る。詩にいへらずや、畏二天之威一、于レ時保レ之と。誠につねにおそれて保つべき事なり。

夢のうき世

こゝにもと葱嶺の教を信ぜしが、近きころ翁にまなべる人あり。ある日の會に、かたへの人にむかひて、某翁にまみえしより儒道の尊き事をさとり侍る。されど釋氏にもすてがたき事侍る。今の儒者を見侍るに、多くは實有の相に泥て、世事に拘り名利にわづらふ程に、一生道に所見なくて終り侍る。佛者は世を如夢如幻と見る故に、異端にもせよ、佛性をさとり、本覺の地に至る人も多し。吉凶糾へる繩のごとく、慶吊踵を門に接るを見れば、浮世の有樣すべて夢にて侍る。いかで是に心をとゞむべき。一向に夢と見破りてこそ、道にも本づくべけれといふ。翁聞て、なにがしの申さるゝ所其いはれなきにもあらず。昔より高明の士の儒を逃れて佛に歸するは、其故にてこそ候へ。それにつきて鄙しきものがたり侍る。いつの事にか或人翁に語るは、さる家に宴饗の設けありしに、其座はてゝ衆客もろともにまかりしが、其中に一人あまり酒食に飽滿して、そのくるしさにたへがた

世俗を見るに、善悪の報端的なるもあり、又しばらくおそきもあれども、其身に及ばぬはなし。近きころ國家贓吏多して前後罪にあたるがごとし。はやくあらはるゝもあり。おそくしるゝもあり。又幸にして一生のがれて死後にしるゝもあり。いかゞしてかくはあるぞといへば、郡縣の租税金穀の出納、年を積て限なく稠疊する故に、その交互紛糾の間、金銀の出入たがひありても、大かたはしれ難き程に小人は利欲にさときものなれば、それをよき機會と見て、色々智を廻しつゝ、ひそかに官財を私して、妻子をさかやかし、奢侈をきはむれども、その跡見えぬ程は恬然として自から計を得たりとす。其内あらはれて罪に行はるゝもあれども、それは其人の才覺たらぬ故也と、反て己が智に自慢して、いさゝか懲戒むる心なし。されど才覺をもてする事の、いつかたがはぬとやある。一旦はからざるに其端見えて、糺問におよぶ時にこそ、分釐も勘定に漏ることなければ、智も計も施す事なく、その姦利忽にあらはれて、さきにしばらくのがるゝと見えしも、末の露もとの雫にて、彼も是も終には免るゝはなし。しかれば國家の上にて見るに、大きなる所帶はかくのごとく事の實否、俄にはしれ難きぞかし。いはむや天は四海國土を徧覆し、幾億萬ともなき人を引受て、いはゞ莫大の所帶なり。およそ人のする事、善となく惡となく限もなく入亂るれば、善悪の報いかでか急に極るべき。されば前後不同ありて、治定せぬ事のやうに見ゆる程に小人の險を行ふて幸をもとむる事もあやしむにたらず。しかるに天にも終には勘定の極まる時あり。是を天定まるといふなり。こゝに至て天の聽明は、天下の名算の人といふとも及まじければ、善悪の報、輕重大小すこしもたが

事ならん。然れどもこれ道理の至極したる事なれば、釋氏の方便などやうの事と、同日の談にはあらざるべし。

天人相勝

翁かされていひけるは、人衆勝レ天、天定勝レ人。是は伍子胥呉王闔閭をすゝめて、楚國に攻入、父兄の仇なればとて、舊君平王の墓をあばきて、尸を戮するを、伍子胥が舊友申包胥、平王の臣たりしが、あまりの事とて、人して伍子胥にかくいはせける。古今の名言といふべし。天は必人にかち、邪は正に敵せず。然ども人衆くして勢盛なれば、人力をもてしばらく天に勝事もあれど、それは天のいまだ定まらざる内の事なり。天定まりては人に勝ずといふ事なし。但天は悠久にて自然なれば、人間の約束などの、急に其驗みゆるには似べからず。然るを人ちいさき眼をもて、天道を窺ふ故に、たゞ目前見る所をもて、善惡の報なき事と見過しつゝ、君子は善をしても疑あり、小人は惡をしても恐れず。その善惡はかはれども、いづれも天定まりて人に勝といふ事をしらねばなり。それ顔回の夭、盜跖が壽は、天のいまだ定まらざるなり。其後天の定まるをみるに、顔回は一簞の食一瓢の飲、陋巷に窮居せしかども、其名今に日月と倶に垂て、千載朽ずしてあり。盜跖は聚レ徒千人、天下に横行せしかども、身死して肉いまだ寒さるに、名先ほろびて、誰いひ出す者もなし。責て遺ニ臭百世ニこそ、積惡のしるしともいはん。是をもて見給へ。天の顔回に報ずる事果して薄しとせんか。盜跖に報ずる事果して厚しとせんか。その上顔回盜跖のごとく善惡の報おそきは稀なり。其外

て說給ふべき。たとへば身に病なく長命ならんとおもはゞ、常に酒色をいましめ、養生するにあり。主君の氣にあひ、立身せんとおもはゞ、職事を懈ずして、よく奉公するにあり。然るに養生よくても、夭死する人あり。養生あしくても長命なる人あり。さればとて養生しても益なし。養生せずしても害なしとはいふべきや。よく奉公しても、不幸にて立身せざる人あり。奉公よくせずしても、幸にて立身する人あり。さればとてよく奉公しても益なし、奉公よくせずしても害なしとはいふべからず、もし養生しても益なしといひて、日夜酒色を恣にせば、やがて病死に至るべし。奉公しても益なしといひて、たび／＼職事に懈らば、やがて黜罰せらるべし。しかれば養生は長命を得るの道、奉公は立身を得るの道たるは、是不易の理といふべし。各よく考へて見給へ。なに事にてもあれ。かねて覺悟をさだめ給はんには、道理の前にて定まりたる方にきはめ給はんや。時のしあはせにて定まらぬかたにきはめ給んや。道理の前にて定まりたる方にきはめ給ふにてあるべし。道理にて極めたる事は、たとひちがひても後悔なかるべし。しあはせをたのみては、覺悟もさだまらぬものなり。それ故にかねてのあらましたがひぬれば、必臍を噬ぞかし。されば福レ善禍レ惡といふは、道理の前なる事なり。聖人の敎も、君子の守も、道理の前にてきはめて、其上吉凶禍福は、天にまかする外はなき事なり。いはんや道は人の當然の事なれば、福を得んとて善をなし、禍をおそれて惡をなさぬといふにもあらず。この故に孔孟の人を敎へ給ふを見るに、福レ善禍レ惡の沙汰に及ぶ事なし。商書にこそ天道は福レ善禍レ淫とは見えたれ。是はもろ／＼愚頑なる民に命じ給ふによりて、かくはありし

捧げずゝめける武運長久といふ牌を門に釘せぬはなし。然るに其家或は刑戮せられ、或は子孫斷絶して、武運長久の牌は其まゝ門にありながら、主うせ家滅びて、跡方もなく成行もあまた有にて侍る。又それ程にこそ侍らね、身を辱しめ名をおとして、晩節を保ざるもいくばく人ぞ。是等は皆武運の稽古なき故にこそとおしはからるれ。日ごろ稽古なくして、祈禱厭勝の力にて、武運を守らむとおもふ事、至ておろかなりといふべし。孔子も獲二罪於天一無レ所レ禱也とこその給へれ。凡神にこひ佛に諂ひ、符章陀羅尼やうの事を信ずる婦女などのするはいかゞせん。丈夫たる者の有べき事にはあらず。然るに近世士大夫より上つかた民の師表たる人も、こゝに惑はざるはすくなし。されば左道の民間に行はれてはてしなきも是誰が過ぞやとて、翁毛詩の瞻二烏爰止一于二誰之屋一といふを打吟じて、慨嘆におよびしが、いかなる心にかありけん。

善惡の報

しばらくありて、座中より翁にいひけるは、武運の稽古と申事、あたらしき事承て感服し侍る。今より此稽古わすれおこたるまじきにて候。但世には仁にして信ある人に禍あるものあり。不仁不信なる人に福あるもあり。顏回は大賢なれども、貧窮にして夭し、盜跖は大盜なれども、富厚にして壽し、翁のいへる武運の稽古もこゝに至て少し、疑はしふこそ候へ。是はいかゞ意得侍べきにか候。翁それ善をすれば福あり、惡をすれば禍あるは、是正理の前にて必定の事なり。それに幸あり不幸あるは、時の仕合にて不定なる事なり。聖人はたゞ正理を說給ふにて侍る。不定の事をばいか

みて甚不信を惡む。其いはれをいふに、天はたゞ万物を生ずるを、心とする故に、古より今に至るまで、年々人物を生じ〳〵てやむ事なし。秋冬肅殺の氣行はるゝといへど、果して肅殺するには非ず。生氣を固うして根へ歸せしめ、春を待えて又發生せんとなり。易に生々之謂易といひ、天地之大德曰生といへるは此事なり。天にありて物を生ずるは、人に在ては人を愛するなり。各是をもて見給はゞ、天の仁を好て不仁をにくむといふ事疑なかるべし。又信を好む事をいはゞ、日月星辰の行度、萬古を經ても一日のごとし。日月の食を見給へ。遙に大空の外なる事を、こゝもとにて推步するに、分秒迄もたがはず。是に過たるたしかなる事あるべきや。天下の至信といふべし。然れば人は外の事はしばらくさしをく。たゞ仁にして信にだにあらば、おのづから天心に叶ふべし。天心にかなはゞ、などか擁護なかるべき。さりとてしばらく仁を行なひ、假に信を守りて、其驗あるべきとにはあらず。是は平生にある事なり。常に仁を好て人をそこなはず。常に信を篤うして人を欺かず。かくしつゝ歲月を積なば、其誠天にこたへて、はからざるに自然の冥助もありなん。されば、戰場にてもおのづから禍機に觸ず矢石にてあたらざるべし。翁が武運の稽古といふは、是を申すにてこそ侍れ。老人の僻言と聞給ふべからず。たゞなげかしきは、世俗の有さまなり。專に身を利して人をそねみ、偏に智を恃て詐を飾る。自から是を世を渡るよき計とこそおもふらめど、終には天に見捨られぬべし。人として天に見捨られなば、いかでかよき事のあるべき。翁わかき時より世に時めく士大夫の邸宅を過て見るに、三つ葉四つ葉に作りならへたるに、歲々に諸寺諸山より

駿臺雜話卷二

武運の稽古

ある時わかき人々、武藝の場より歸るさに、翁が庵へ來て例の文談に及べり。翁いふやう、武藝は各の家業といふべければ、常に稽古あるべき事也。但武藝と武運といづれか重き事とおもひ給へる。翁は武藝より武運は重き事とおもひ侍る。其故はいかに武藝に達したる人なりとも、武運つきなば何の詮かあるべき。長湫の合戰に、森武藏守は打物取て鬼武藏といはれけれども、かけ出るとひとしく銃丸に中りて即時に果ぬれば、武藝も武勇も用ゆべきやうなく侍る。然れば武運ありての武藝ならずや。各武藝の稽古あらば、先武運の稽古し給へがし。さて武藝の稽古は、それ〳〵の師に問給はゞくはしかるべし。武運の稽古においては、藝術の師のしる事にては侍らず。それは翁などこそと語りのこしけるに、座中ひとり、翁の仰事には候へども、武運の稽古と申事こそうけられ候はね。むかしより人力の及ばぬ事なればこそ、武運とは申つれ。もし稽古にて及ぶ事ならば、誰か稽古せざるべきといへば、翁かしら打振て、いや武運に稽古こそ侍れ。さらば承らむといへば、翁、各思案して見給へ。運はいづくより出る事にて侍る。天より出るにあらずや。されば世話にも運は天にありと申候。とかく運をば天に禱るより外はなかるべし。天の心に叶はんとならば、天の好める事は何事ぞ、惡める事は何事ぞと尋ぬべし。翁つら〳〵天の好惡を案じ見るに、天は仁をこのみて甚不仁を惡む。信を好

駿臺雜話卷二目錄

義集

忘ゝ恩は、人道の大端なり。されば父母はわが出來し本なり。我を生じて我を育す。一毛一髮までも、父母の遺體にして、遺愛のある所にあらざるはなし。いかゞして忘るべき。さて君恩に浴して、不ゝ饑不ゝ寒、妻子を養ひ、親族を賑はす。すべて養ゝ生送ゝ死の道、世話にいふ箸一本までも、君恩にあらざる事やある。いかゞして忘るべき。されど飽まで食し、暖に衣て、君父につかふまつる道をもしらずば、禽獸に近かるべし。幸に聖人の敎によりて、義理のあらましをもしり、禽獸に免かるゝは、これ聖人の大恩にあらずや。いかゞして忘るべき。およそ人として、常に此三を忘ずば、天理おのづからほろびずして、本心を失ふに至らざるべし。衆善のあつまる所ともいふべし。翁は常に此三を忘れずおもひ出で、身にしむばかりに覺へ侍る。家學の要訣とも申つべし。今人家の子弟を見るに、多くは我身の樂をのみ思ふて、君父の恩を思ひしる心なきよりして、言行に愼みなく、放逸に流れ侍る。又老子碩學と稱する人も、聖人の恩を身におもひしらざるが故に、自から高ぶり、名聞を務て、篤實なる方は露のこり侍らず。もし此翁が家の要訣を授て内省せしめば、陽浮の氣を降伏して、誠實にすゝむの媒ともなりぬべし。されど彼が師といひ弟子といふ者、程朱親切の訓を聞ては嘲笑て頭痛すといふもあり、惡心すといふもありと、人の語りしが、翁が今いふ說をきかば、さこそ嘔吐もしぬべし。もし世に篤學の人しあらば、老耄の讆言にあらざる事をしらんかし。

駿臺雜話卷一　畢

ども、彼さへ歸向せしぞかし。今世の儒者をみるに、武人俗吏にも貶議せらるれば、いかで人の敬信を得べきや。甚しきものは、戈を倒にして聖言を駁し程朱を譏る者も、近來世に多く出來侍る。儒敎の振はざるこそ理にて候。又近來武士の風の衰弱になるも、人々多くは武道に心懸薄きが所ㇾ致にて候。北地にひとりのふるき武士ありしが、子弟に訓て、汝等すでに兩刀を佩て武士と名乘ぬる上は、朝夕武名をけがさじとおもふべし。こゝにひとつの口傳あり。汝等門外に出る事あらば、家の閾を踰ぐ時に、必氣をつけてふたたび家に歸らじと覺悟すべし。此覺悟なくば、外にて不慮のことあらん時に、心おくれしなんとぞいひし。寂室がいふ所と道は異れども、其意趣は同じ事なり。さればいづれの道にも、心懸ふかき人は、かくなんありける。但其心懸て忘れじとするはなに事ぞといふに、釋氏は五戒を破らず、聲利に近づかざるをいひ、武士は武道に不覺をとらざるをいふにやあらん。それは簡約にて紛るゝことなく、心懸るにやすかるべし。吾儒の道は百行を該れば、何をか題目として心懸べき。翁常に立居につきて思ひ出つゝ、忘れぬ事三あり。其三は父の恩、君の恩、聖人の恩なり。欒共子が言に、先王之制、民生ニ於三一事ㇾ之如ㇾ一、惟其所ㇾ在、則致ㇾ死焉、父生ㇾ之、君養ㇾ之、師敎ㇾ之といへり。是欒共子が始ていひ出るにあらず。先王の大訓にして、古今の通誼なり。中に師といふには同異あり。道德の師あり、術業の師あり。古人も、人師は得がたく、經師は得やすしといへば、まいて後世に至ては、道德の師は得がたく、大かた術業の師なれば、君父の恩に並ぶべきは稀なるべし。たゞ後世に敎をたれて、我人依賴し、其恩深長なるは聖人なり。夫報ㇾ本不ㇾ

るべし。もし六經の敎も、良知にて、すむ事にしあらば、詩は思無レ邪にてすみ、毋レ不レ敬にてすみ、易は審レ變識レ時にてすみ、春秋は尊レ周抑レ夷にてすみなまし。何によりて詩に國風雅頌の情をいひ、禮に經禮曲禮の目をわかち、易に陰陽卦爻の變をつくし、春秋に朝聘會盟の事を備ふべきや。この故に六經の敎は、天下にあらゆる物の理を明かにするにあり。事物の理明かならざる事なければ、吾心の知つくさゝる事なし。わが心の知つくさゝる事なければ、是をもて身を撿するに、節文愼まざる事なし。然れば程朱のいふ所の致知力行は、則孔門の博文約禮にあらずして何ぞ。それに致知格物の說を義外とて譏るは、たゞ罪を程朱に得るのみにあらず。實に孔門の敎に違なるべし。

釋寂室が秘訣

ある日講はてゝ、翁もの語りに、昔足利家治世の季に、寂室といひける僧あり。わかきころ大明に渡海し、東歸の後、僧侶歸依せしが、其徒に語ていふは、吾に緊要の一訣あり、秘密の事なれども汝に付すべし。汝每日晨に興て、まづ手を引て頭顱を摩、又目をもて袈裟を顧て、心に念じ口にいふべし、吾はこれ釋迦文佛の法孫なり、たとひ命を殞すとも、比丘の模範を失はじと、是第一の覺悟なりとぞ。寂室異端の徒ながら、いと殊勝なる事なり。儒家にこれ程の志操ある人をきかず。大方儒者の模範を失て、反て釋氏に阿同し、彼が下風に立事をしらず。むかし尹和靖の踐履の嚴整なるをば、僧も見て感じ、儒家にいふ周孔も是に過じといひ、朱文公の高風を圓悟仰慕し、其梅花の詩を和して、獨憐萬木飄零後、屹立風霜慘淡中となむいひける。二賢は眞儒にて、異端を絕れしか

ば、需に翁が世事故に廢學するといふに同じかるべし。されば事に大小ありて理に大小なければ、時となく所となく格物の地にあらざるはなかるべし。さりきらひすべきにあらず。よりて天下の物に即て其理をきはむとはいふなり。さりとて先後緩急の序はあるべき事なり。日用親切の事をすてゝ、一草一木の理をきはめよといふにはあらず。今良知の說、手短く本つきやすきやうにきこゆれども、聖人の道はさにはあらず。およそ天下の道、なにゝてもわざより入ざるはなし。詩にいへらずや、天生二烝民一有レ物有レ則。物はわざなり。則は法なり。たとへば六藝を習ふがごとし。其わざにより、其法によらずして、吾心の知にて其理をきはめんとせば、なにとして其道をつくすべきや。聖人の道もかくのごとし。吾心に不レ學してしるの良知ありといふとも、事物に即てその知を致さずしては、未レ鍛のかねのごとし。昆吾の鐵といふとも、あらかねにては銳利の用をなさじ。未レ磨の玉のごとし。荆山の璞といふとも、あら玉にては溫潤の色を發せじ。この理をよく思ふべし。今孝にていはば、聖人門人の孝を問に答へ給ふを見給へ。孟懿子には無レ違をの給ひ、孟武伯には愼レ疾をの給ひ、子游には不敬をいましめ給ひ、子夏には色難しを詠じ給ふ。此四子親を敬愛するの心あらざるとにはあらず、たゞ事レ親事レ長の上に付て、或はこれに得て彼に得ず。又は愛勝て敬たらず。敬勝て愛たらざる故にかくの給ふにてありける。仁を問て答へ給ふも是に同じ。顏子には克己復禮を告給ひしが、克己復禮、必日用事物に即て其理を驗る事なれば、視聽言動をもての給へり。仲弓には敬恕を告給ひしが、敬恕も亦日用事物の上にて驗る事なれば、出レ門使レ民をもての給へり。其外も推てし

力行の始なり。もとより聖人の道は、日用事物を外にせねば、父母につかへ君につかふまつり、朋友に交はるより、其外世にあらゆるもろ〳〵の應接に至るまで、一事一物、いづれか致知の地にあらざる。一動一靜いづれか力行の時にあらざる。善はその善なる理をきはめ、惡はその惡なる理をきはめなば、世事善惡ともに、皆わが學中の事なり。いかで世事にさへられて僻るといふ事あるべき。翁加賀にありし時、大坂よりひとりの後生北地に寓居するあり。翁に相見したきよし紹介していひこしけるが、他日翁が敝廬を問て、談論時を移しけるに、翁ちかきころは世事多くして、久しく廢學なんしけるといひしかば、其人學は世事の外なる物にやといひしに、翁意得て、其失言を謝しき。翁が意は讀書を廢する事なるをふと廢學といひけるゆへ、彼きゝ咎めけるなり。されば天下の事に即て其理をきはめて、吾心の知を致すは、內外を合するの道といふべし。しかるに陽明良知の學をする人、朱子格物の説を譏て、朱學の格物よき事にもせよ、世の居」官務」職日夜給仕する人などは何のいとまありて天下の理をきはむべきと難じけるよしきゝ侍る。是朱子格物の説をあしく意得て、先一間時を得て事物の理を窮めて、後に其事をするとおもへるにかあらん。朱子の格物といふはさにはあらず。親に事る上にて、その事々に即て孝の理をきはめ、君に事る上にて、其事々に即て忠の理をきはめ、昨日情のいまだ至らざるを今日しり、今日事のいまだつくさゞるを明日しる、是格物致知の學也。居」官任」職がごときも、必其事をつとむる上にて、當否を處し事空を察し、日日に職事に熟し誠實にすゝむ、是則格物致知なり。もし居」官任」職ものは窮理のいとまなしといは

え侍る。周人の三百篇の詩を歌ひしも、みなかくのごとし。いとやさしき事なり。その平手、後に信長をいさめかねて自殺しけり。その諫書を見るに、學問ありて義理のあらましをしる人とおしはからる。おしき事なり。古より忠臣義士の不幸ほど痛ましき事はなしとて、長使ニ英雄涙滿ㇾ襟といふ句を口すさびけるにぞ、座中の人々感じあへりき。

諸道わざよりいる

ある時講會やゝ惰りしに、日を經て諸客來會せしが、此ほどは世事にさへられて懈怠がちなりとて悔みけるを翁聞て、世事にさへられて懈怠するといふは、大かた學者の常語にて候。此翁をはじめ、さやうに申す事にて候へども、畢竟己が志のたゝぬ故にて候を、それとは意得ずして、世事に咎をおふするにて侍る。但世事にさへられて、書をよむに懈るは、さもあるべし。それは一說ある事なり。すべて學といふは、聖賢の道をつとめ習ふ事なり。そのつとめ習ふに致知あり、力行あり。されど其理をしらねば行はれず。其理をしるは、書に限らねども、聖賢の書を第一とする程に、學といへば致知を主とし、致知といへば讀書を主とす。この故に大學に、自修も學なれども、學をもて自修に對しぬれば、その學といふは、致知の事なり。子夏も仕而優則學といへり。仕るも學に外ならねども、仕へていとまあれば學ぶとあれば、その學といふは、讀書の類なるべし。又子路何必讀ㇾ書然後爲ㇾ學といへるを見れば、そのかみ孔門の學といふは、讀書を專とするとしられ侍る。しかいへども學は讀書に限るべからず。書をよみて義理を講じ、事物に即て其理を窮る、同じく致知の事にして

和なるは、敵國の侮を受るものなりとて、和睦の事を謀りしが、事とゝのひしかば、彦五郎が家老坂井河尻などいふ者のもとへ中務よろこびのふみをつかはすとて、其文のはしに、貫之が袖ひちての歌をかきつけゝるとぞ。親族のちなみは、袖ひちて結びしやうになれむつまじきものゝ、不和なるは是こほれるにて、今又和睦してもとへかへるを、春たつけふの風やとくらんとよせけるにて、かゝる事によそへても、こゝろふかく思ひながく、言葉さへたりて、誠にたけき武夫の心をも和らげぬらんとおぼえ侍る。中務かしこくも思ひよりぬるにて候。翁はいかゞ思ひ給ふにや。翁打うなづきて、昔春秋の世に列國の士大夫宴會の時は、必三百篇の詩を歌て、幸に志をあらはしけり。其後此事世に絕て、魏晋よりこのかた、たゞ自から詩を賦するを專にし、巧拙を爭事になりけることそなげはかしけれ。やまと歌もさにてこそ侍れ。むかしより歌を好む人をみるに、たゞよまんとのみするなるべし。必しも自からよまずとも、萬葉古今などの歌を、時にあたりて思ひよりて、打吟したらむは、心もやすらかに、あはれもふかゝるべし。

白河院五月のころ淀に行幸の時、曉になる程に、子規ほのかに鳴て過ければ、俊頼など一首詠ぜまほしく覺えしに、女房の舟中にて、淀のわたりのまだ夜ふかきにと打吟じたるは、中〳〵あたらしくよみたるにはまさりてきこえけるよしいひ傳へ侍る。されど是はほとゝぎすの歌を、ほとゝぎすに思ひよりたるなり。作者の心はそれとはなきを、平手が袖ひちての歌を引しやうに、その意のかよふをとりて、外の事に引合たらんは、すぐに比興のこゝろにもかなひて、ことに感情ありてきこ

にして意得べき事とは思ひよる人なく候に、御物語にて始て承りて候といへば、翁古今集は外の集とちがひ、其歌いづれも誠實に候故、おづから道理にかよはして見るべくこそ候へ。右の元方の歌にさし繼て、貫之が自からよみたる袖ひちての歌をのせしも、月令に孟春のはじめに東風解〻凍とあるにかなひて、心ありて見え侍る。其故は春風の凍をとくこそ、陽和の至る最初のしるしにて侍れ。かの霞鶯などやうの事は、是程に的實には覺え侍らず。されど春風の凍をとくといふばかりにて、はいかによみかなへたりとも、さまで餘情あるまじきに、いにし歲の春過ての後より夏秋冬をへし事を袖ひちて結びし水のこほれるをと、一首の中によみこめて、さて春たつけふの風やとくらむと、今又春にかへるこゝろにて結びし事、千鈞の重さある物から、歌にたけありて、餘情かぎりなきもの也。此外の歌も、古今集にのせしは、いづれも言葉すなほにて、なにの手もなきやうにて、打吟ずればその味おのづから深長にして、言外にあるやうに覺へ侍る。詩にていはゞ漢魏の樂府古詩のごとし。詩は盛唐といへど、漢魏の詩は、實情より發して、おのづから功拙をはなれて見ゆ。更に同じものにあらず。古今集の歌もしかなり。その言葉すがた後の作者の及ぶべきとがらとは見へず。是をおもふに、さして撰者よみ人のどかにもあらず。文章は時と上下すとあれば、時代の盛衰につれてかくあるにこそ。いかゞ思ひ給へるといへば、翁の仰られやうちがふまじく覺え侍る。歌人の論も大かたさにてこそ候へ。さて右の貫之が歌に付て思ひ出したる事侍る。天文のころかとよ。織田備後守一族彥五郎と不和になりて、爭戰に及けるを、備後守が家老平手中務といひし者、一族の不

も、春の巻頭とするを見るに、大かたは空の霞谷の鶯など、春のけしきをもて春たつ事をよめり。それは春の始をいふには第二段に落るなるべし。いまだ冬ふかくはるのけしきも見えぬに氣色をはなれてよまんは、なにをか言葉の種とせむ。いと難かるべきわざなるに、こぞとやいはんことしとやいはんとは、なにの造作もなく、さりとは、おもしろく取なされたり。祖父にもはぢざる作者といふべし。されど、翁が此歌を取侍るは、詞のおもしろきといふにもあらず。これをわが修行にたとふるに、我心に人しらず一念のきざすは、獨居の時、暗處の事なれば、なにのけしきも見えず。いはゞ年の内に春の來るに同じ。一念の萠すところに、旣に善惡のわかれあれば、年の内にこぞとことしのわかるゝに同じ。されば千里の謬も毫釐の差よりおこるといふも、こゝにある事なり。濂溪先生の幾は善惡といへるも此事なり。是非のさかひ善惡の關としるべし。されば目をはなたず此關を守りてわれとわが心に善とやいはん惡とやいはんと尋つゝ、一筋に惡をさり善に向ふこそ、我儒の修行の本とする事なれ。もし此所に心ゆるして色にいて聲にあらはれて始てさとらば、たゞ手の延たるといふばかりにもあらず。たとへ勉强すとも、力をもちゆるに難かるべし。されば元方の歌、詞のおかしきのみにもあらず。聖學のふかきにさへたとへつべし。常に打吟して、我心の省とするに助なきにあらず。

袖ひちての歌

座中ひとり和歌を好める人ありしが、只今迄元方の歌たれも口馴たる事に候へども、人心善惡の幾

絕る事なくなに事も思慮作爲の中より出る程に氣にひかれ物にうばはれて、我といふ物自立する所あたはず。さればこの、我を失はじとならば、心源存養の工夫をなすべし。心源存養の工夫は私欲なきを本とす。この心私欲だになければ靜虛動直とて、何事も思慮作爲をからず、たゞ靜虛の中より道理のまゝに眞直に出る程に、万物の先に定まりて万物の後に墮る事なく、鬼神を制して鬼神に制せらるゝ事なし。無ㇾ聲無ㇾ臭して天下の大本となる。無體の體ともいふべし。無ㇾ思無ㇾ爲して、萬化の大柄となる。不御の權ともいふべし。老子の象二帝之先一といひ、釋氏の唯我獨尊といふも、此所をすこし見つくるにやあらん。されど彼は人倫をすて事物を外にし、たゞ空寂を事とすれば、人欲を制すといへども天地を明かにするにたらず、一心を治むといへども萬事を宰するにたらず。其體はありと見えて其用なし。なにをもて大本とし、なにをもて大柄とすべき。大に似て大に似ざる事なるべし。

年内の立春

されば中庸にいはゆる其不ㇾ覩を戒愼み、其不ㇾ聞を恐懼るとは、誠の本源、かのなに事もおはしまさぬところを持養するの功夫にて、さて隱微の中一念の起るを省察して、その本源の地を亂らぬやうにするこそ、又簡要にて侍る。それは中庸を講ぜし時にくはしく申たる事にて侍れば、今更いふに及ばず。それに見ぬ京物語に似候へ共、倭歌の意に引合て申候べし。古今集の卷頭にのする在原元方の歌、もとより歌のさまも手づよく力あるやうに覺え侍る。二十一代集をはじめ、家々の集に

達人貴二自我一といひしは、暗に申あて候へども、その我といふもの、中々靈運ごときがしる事にてはなく候。天且不レ違、况於レ人乎、况於二鬼神一乎とあるも、人はいふに及ばず、天地鬼神も我にたがひえざる事をいふなり。三代の聖人、この我をもて天下の上に立て、天下惟我のみあり、たれか我志に違ふ事あらむといへり。後世の賢人、この我をもて万人の外に立て、千万人の中といへども、たゞ我ある事をしるといへり。されば、我といふものゝあり所を尋るに、一念未生の時、本然未發の體是なり。君子こゝを存養してそこなはねば、天地も我より位し、萬物も我より育し、鬼神も我より感應す。なに事か我によらぬ事あるべき。邵康節の一念起る事なければ、鬼神もしる事なし。我によらずして誰にかよらんといへるは、これをいふ也。それに付てあやしき事ながら、加賀にありし時人の語りしは、北國にいやしき工の飛彈山にゆきて、杉を採てへぎて生業とする者ありき。ある時山中に杉をへぎて居けるに、ひとりの山伏の鼻の隆きが來りしを見て、心に不思議ものかな、天狗にやとおもふに、汝はなにとて我を天狗とおもふぞといふ。はやされがしとおもふに、汝はなど我をいとひてされがしとおもふぞといふ。何にても心におもへば、はやしりてとがむる程に、後は是非なくそのへぎし板のながくはへたるを縮撓めて、繩して括らむとしけるに、心ならず取はづして板はねける程に、其板の末、天狗の鼻にしたゝかにあたりしかば、汝は心ねのしれぬものかな、おそろしとて行さりぬるとぞ。板のはねけるは、思慮より出ざる事なれば、こゝには天狗も及ばぬにこそ。是にてしるべし、念慮なき所は、鬼神も窺ひえざるになんありける。常人多くは心に閑思雜慮常に

とれといふに取得ず。さていふは、さても無分別の人よ、あなおそろしとてにげさりぬとぞ。彦左衞門は、手に覺のある時にわが手とともにきりておとさんと思ひつめけるを、狐さとりしなり。されは武士の心剛にして一筋に直なるさへ、其氣燄になき程に、狐も妖をなしえず。まいて正人君子においてをや。本より邪は正に敵せねば、正氣にあふては、氷の日にむかふて忽に消るがごとし。西域の妖僧、傅毅をいのり殺すとて自から暴死し、武三思が妾、狄仁傑にあふて藝を施しえず畏縮せしにてしるべし。それにつきても世に正人君子乏しき故に、邪氣己がじし威福をなすこそ悲しけれ、しかのみならず世こぞりて宮觀の淫祠をあがめ、浮屠の邪法を信じて、あゆみをはこび、貨を費やさゞるはなし。もとより正體にもなき事なれども、ものゝゆるみながらも、形あれば其なりに影あるやうに、ふかく信向する心から、不思議と見ゆることもあれば、いよ〳〵これに惑て正理を失ふにてぞありける。ともある事には、ここの神かしこの佛とて、漫に靈驗ありと稱しつゝ、いろ〳〵虚誕なる事を造作して、世を誣ひ民を欺く程に、人群聚て市をなし、錢財積て山をなす。其人は國家の大賊、其事は天下の大弊といふべし。

飛驒山の天狗

しばらくありて翁、鬼神の感應は氣の往來なり。わづか氣に渉れば。聲色にあらはるゝを待ずして、鬼神ははやとくにしるものにて侍る。こゝに寂然不動にして毫末も氣をまじへず、鬼神もいろひえざる所あり。是わが本分のある所にて候へば、翁はこゝをさして我と申たく候。謝靈運が詩に

すぞかし。齊侯の彭生を見、鄭人の伯有を見るの類是なり。すべて氣餒の所ㇾ致にて、正氣の感には絶てなき事なり。唐宋小説の書に、洞庭湖の邊に水神の祠あり。大湖を渡る人は、是に水難をのがるゝやうに禱る事になんありける。ある賈人毎年大湖をわたる程に、その祠をふかく信じて、往來に必賽祀せしが、あるとし湖上にて風に遇て船破れて、つゐに溺死しけり。其子湖邊に到り、父の死を悲しみつゝ怨悔する餘りに、わが父此祠を多年信仰して、祭奠いさゝか懈らざりしに、冥助なかりしこそ遺恨なれ、あすは必此祠を焚んと思ひきはめていねたりし其夜の夢に、水神ふかく恐るゝけしきにて、汝わが罪をゆるさば、湖上にて樂を奏して、其恩を報ずべし。さればとてわれ祠をやかるゝを恐るゝにあらず。又汝が怒氣のいきほひに恐るゝにもあらず。たゞ心のそこに必焚んと決斷したる一念我にこたへて敵しがたき程にかく謝するといひけるとぞ。もとより齊東の野語信ずるにたらぬ事なれども、神は決斷におそるゝといふ事、道理ある事なり。もし此人怒の心ゆくまゝに、やかんと思ひながら、その氣餒にして、やくともやかぬとも決せず、其氣進退せば、やがて神にけおされて、反て祟を受べし。むかし駿府の御城に、うば狐といひ傳へし狐あり。人是に手巾をあたふれば、それをかぶりて舞しが、聲ばかりして形は見へず。たゞ手巾空に飜轉して廻舞のやうを見せし程に、人々興に入けり。人手巾をあたふる時に受取る形は見えねども、もたる手をものゝすりて通るやうに覺えて、其まゝ庭にゆきける。わかき人々わざと渡さじとあらがふに、なにと堅く持てども、とられぬといふ事なしと語るを、大久保彥左衞門聞て、我はとられじとて手巾をもちてこれ

るはなし。正氣をもて感ずれば、正氣應じ、邪氣をもて感ずれば、邪氣應ず。但正邪ともに二氣の感應より出れば、邪氣の感とても神にあらずといふべからず。夫正氣の感は、大小となく精誠の所レ致にあらぬはなし。大事にていはゞ、高祖の耳瑞を感じ、周公の金縢を感じ、小事にていはゞ、鄒衍が六月の霜を感じ、韓愈が惡溪の鰐を感ずる、其事は異なれども、同じく精誠の感にして怪むにたらず。前年眞西山の集を見侍るに、ある民家の女子、父の疾を憂て、夜になれば天に向て身をもて代らんと禱りしに、其誠感じてやありけん、一夜群鵲にはかに遶レ屋飛噪し程に、仰て空中を眡れば、大星三つ燁煜として月のごとく欄楹の間を照しけるが、翌日より父の疾瘳けり。西山郡守として、其事をまのあたり見聞せしまゝ、其閭を榜表して懿孝坊とし、記を作て其事をくはしく著されける。是等はことにたしかなる事にて、其感いちじるしといふべし。然るに衰世に及て、人心正しからねば、大かた邪氣の感のみにてそれより妖怪を生ずるなるべし。もとより怪力亂神は聖人の語り給はぬ事なれども、其理を窮るは格物の一端なれば、諸君のために申侍るべし。左傳に妖を魯の申繻が論じて、人之所レ忌其氣焰以取レ之、妖由レ人興也といへり。よく物理に通ずる言といふべし。燄は、火の氷レ盛して進退するとあれば、人の氣にてもかくのごとし。すべて人の忌おそるゝ所は、世話におそろしき物の見たきといふやうに、さながら心に忘れえぬほどに、思想にひかれて、火のかつもへかつきゆるやうに、あるとみつなしと見つして、かくしてやまねば、氣うかれて我にもあらずなりぬる程に、邪氣隙に乘じて、幻に形象をさへ生じぬれば、さまざまに妖をなし怪をな

なきとしるれば、反て其德のひかりもまさりぬべし。されば子貢も、君子の過は日月の食のごとし過てるも人皆見、更むるも人皆仰ぐといへるぞかし。むかし小邾繹千乘の盟を信ぜずして、子路の匹夫の一言を信じ、回紇六軍の兵をおそれずして、郭子儀が單騎の約をおそる。是二子の誠かねて隣國にあらはれ、蠻貊に及ことをしるべし。千里の外應ずるにあらずや。もとより聖人の誠には及ばねども、心事明白にして一毫の疑なき事を、天下の人皆しる故に、一たび其言をきゝ、一たび其面をみると、其まゝ信服する程になにの手もなく、なにの造作もなし。是誠の感應にして、恩威智力の及ぶ所にあらず。是をもていふに好事門を出ず、惡事千里を行と、世話にいへど、これ僻言なるべし。好事惡事ともに、其實ある事のいづれか千里にゆかざる事あるべき。惡事のみに限るべからず。

妖は人より興る

座中ひとり、神は聰明正直なるものにて、至誠の感應はさもあるべき事にて候、然るに昔より妖怪不正の事ども、世に流布し侍る、是もその理ある事にやといふに、翁、鬼神は天地の功用二氣の良能といへば、勿論正理より出たる事なれども、人の本性惡なくして、氣質におちては善惡あるごとく、神も人世に降ては、正しきあり、正しからざるあり。其子細は陰陽五行の氣の四時に流行するは、天地の正理にて、不正なけれども、其氣兩間に游散紛擾して、いつとなく風寒暑濕をなすには、おのづから不正の氣もありて、人に感ずるにてしるべし。されば天地の間、この氣の往來にあらざ

又所﹅存者神とて、聖人の心のとまる所は自由を得て廻る事、ものゝ掌にあるがごとし。孔子邦家をえてんには綏ずれば其まゝ來り、動かせばそのまゝ和すといふにてしるべし。こゝに至つては、とかく凡慮の及ぶ事にあらず。これ聖人の手がらにて仕出したまへる不思議にもあらず。たゞ誠はおほはれぬものになんありける。されば君子室に居て言を出して善なれば、千里の外應ず。况やその邇きものをや。室に居て言を出して不善なれば、千里の外違ふ、况やそのちかきものをやと、孔子ものたまへり。さりとて家にてする事の忽ちに千里に及ぶといふにはあらず。たとへば風の草木に移るがごとし。其ひゞき彌高にまさりゆく程に、家より國にひゞき、國より天下にひゞく。是自然の理にして、誠のおほふべからざる所なり。こゝをもて君子は常に内に心をもちひつゝ、たゞ手前を正しくして外を飾る事なし。たとへば錦を衣てうはおほひするがごとし。其美おほへどもおほふべからず。いやましにしるきぞかし。小人は内行おさまらずして、外見をのみ飾れば、くさきものに葢するがごとし。其臭ふさげともふさぐべからず。いとゞあらはるゝぞかし。枚乘が呉王を諫る書に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此語淺きに似て味ふかし。名言といふべし。口にいふて人のきかぬやうにし、身になして人のしらぬやうにとするは、いやしきたとへながら惡に利息を添て身におふが如し。日にそひ月にそひて其おひまさりなば、いかでおほひかくすべき。聖人より以下は、君子も過ちなきにあらねども、これをかくさんとはせずして、人の見るまゝにあらためる程に、過ちは過ちと見え、改るは改ると見えて、其しかたにかくるゝ事なく、心に一點くもり

事とな思ひ給ひぞ。たゞわが心にもとめ給へ。いかにといへば、心は神明の舍なり。一毫も私欲のさはりなければ、おのづから天地の神明と同氣相感じて、かくいちじるきぞかし。但相感ずる事なければ、さる事なかるべし。西行も神前に至らぬ時は、いかで淚こぼるゝばかりのかたじけなさあるべき。是をもて來格は相感ずるにありといふ事をしりぬ。今各に申す。たゞ躬に省み內に求めて、心の誠に本づき給はゞ、下學の功積て上達せらるべし。其時にこそ只今翁が申すやう、いさゝかうける事にてなしと思ひしり給はめとて、其談やみぬるに坐中良久く聲もなく靜まりかへりてありしが、翁の御物がたりいとたうとくこそ侍れ、誠に西行が歌にこたへて、今日もかたじけなさに淚こぼれつべう侍るとて、各感心にたへずぞ見へし。

聖人の誠

翁又いふは、前に申侍る西行が歌にて、舜の無爲にして治るといふ事を思ひ給ふべし。聖人の誠は則神明なり。もしなに事のおはしましては、無爲とはいふ可らず。そもなに事のなに故とはしらねども、たゞその篤恭の至りなん神のごとくにして、おのづからかたじけなさに、淚こぼるゝばかりに覺えぬべし。それに衣裳をたれ手を拱て、上に現在しておはしませば、天下仰ぎ奉る事日月のごとくーたひ奉る事父母のごとし。天地無形の神の感應時あるやうなる事にてはあるべからず。されば所〻過者化とて、聖人の身の歷たまふ所は變化をなして改まる事、ものゝかたに入るが如し。舜歷山に耕したまへば、民皆畔を讓り、河濱に陶したまへば器皆いしまあらざるといふにてしるべし。

ばぬ所は、師曠が聰といふとも、きかずしてありなん。目をもて視れば、目の及ばぬ所は、離婁が明といふとも、見ずしてありなん。心ありて思慮すれば、頴悟の人といふとも、なを猶豫ありぬべし。神は耳目をからず。思慮に渉らず。眞直に感じ眞直に應ず。是ふたつもなく三つもなきたゞ一つの誠より得たる德としるべし。されば天地の間に、きはめて耳とく極て目はやき物ありて、時をもわかず所さりせず、有のまゝに現在し、端的に往來し、あらゆる物の體となりて、兩間に盈わたりてあれども、元より形もなく聲もなければ、人の見聞に及ばずして、たゞ誠あれば感じ、感ずれば應ず。誠なければ感ぜず。感ぜねば應ぜず。應ずれば忽ちあり。應ぜねばおのづからなし。これ天地の妙用にあらずや。中庸に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といへるは此事なり。

昔西行法師伊勢の神祠に詣てよめる歌に、

なに事の、おはしますとは、しらねども、かたじけなさに、涙こぼるゝ。

なに事のおはしますともしらずして、かたじけなさは何事によるや。涙は何故にこぼるゝや。是誠の感動にあらずして何ぞ。神前にて其心他念なく一筋に誠になれば、神も其誠のなりに來格して、かたみに感動する程に、涙もこぼれつべし。たとへば淸くすめる水には、其まゝ月のうつりて、たがひに光をますがごとし。久しくなれば、一つ誠に渾融して、神と人とをわかず。たとへば水や空、空や水、ひとつにかよひてすめるがごとし。こゝに至ては、洋々乎として其上に在がごとく、其左右に在がごとくなるべし。是神のあらはるゝなり。誠のおほふべからざるなり。さりとて神を遠き

にあらずといひしと語りし。己が戰功をいへば、惣勢の敗軍をば大將の越度にし、一分のいひわけしてのくにて侍る。左平次そこをおもふにこそ。古人忠厚の餘味あり。いとやさしき事なり。其戰功をいふははるかに劣り侍りぬべし。

鬼神の德

ある日講過て後、五六輩跡にのこりつゝ、おの〳〵疑問に及しが、中にひとりいふは、こゝにひとつ問まいらせ度事侍る。我朝は神國とて、ちかきころ世に神道をとく人あまたあれども、いづれも其說隱怪にして、正理を得たりとも覺え侍らず。もとより鬼神の說は、聖人も假初にはのたまはねば、我等ごとき薄識の人のにはかにさとるべき事にはあらねども、たゞ其かたはしを示し給はゞ、他日の功夫の種ともならましと、各同じこゝろに益をこへば、翁きゝて先易を引て、聖人以二神道一設レ敎とあるは、聖人の道の神妙なるをさして神道といへり。仁道などいふがごとし。是をひとつの道とするにあらず。然るに世に神道とてとくをきくに、我國の道とて聖人の道より一等たかき事のやうにいへるこそ、意得難けれ。抑鬼神の深き道理は、翁もしらぬ事にて侍れども、日ごろ覺悟し置けるあらましをかたり侍るべし。中庸に鬼神之爲レ德といへるはいかゞ心得給へる。朱子釋して性情功效といへるは、德字の義を釋してかくいへり。もし其德たる實をいはゞ、左傳に神は聰明正直にして一なるものなりといへる、是則神の德なり。然るに神は正直なるものといふ事は誰もしれども、聰明なる事をしらず。神ばかりすゝどきものはなし。其故は、人は耳をもてきけば、耳のおよ

て其人の非をいふべきに、交絶て後に其人のあしき事を一向に言に出さぬは、君子の忠厚人に負かざるの心なり。翁其意を詠じ侍るとて、

ならはじな、兒の手がしはの、ふたおもて、身は葛の葉の、うらみありとも。

今更翁づれが申もおろかなれども、伊川先生に感服する事あり。蘇東坡伊川をそねみ惡みて、哲宗に上る奏狀に、程頤が姦と稱し、又衆中にて嘲て、塵糟陂裏の叔孫通などゝいひしが、伊川遂に東坡が是非を一言の給ひし事をきかず。是にて知るべし。洛蜀の二黨いづれか正なる、いづれか邪なる。いはずして明かなり。又邢恕初めは伊川に從ひて學びしが、後に小人に黨し、伊川を譏して陪陵に謫せしむ。門人聞て伊川に告しに、伊川の給ひけるは、故人かねて情厚し、われ少しも疑ふの心なしとて、いさゝか不平の辭色なかりし。是等の事誠に吾徒の師法とすべし。忠臣は去レ國不レ潔二其名一といふも、忠厚の事なり。是は人臣たるもの、君と義絶て其國をさらんに、あながちに君の非をいふにもあらねど、己があやまらぬ事をいふて一分の上を潔うせんとすれば君のあしきになるゆへ、わが名をにごらし自からわがあしきやうにしておるとなり。是忠臣の心なり。翁加賀にありし時、ひとりの老人あり。其父太陽寺左平次といひし者、長湫の戰に池田勝入の手にて戰功あり。其後天下泰平になりて、大坂籠城の輩をさへ、御仁政にて諸侯の國につかふる事を御ゆるしありし程に戰功ありし士ども、己が手にあひし事をいひたてゝ仕をもとめしに、左平次一生己が長湫にての戰功をいはず。さて親しきものに、大將の敗亡したるに、其手に屬したるもの、己が戰功をいふべき

除かざれば、高談㆓性命㆒博究㆓群書㆒とも、聖賢の徒といふべからず。横渠先生も是をもて學者の要務とし給へばこそ、矯ㇾ輕警ㇾ惰の一語を擧て示されしなれ。惰弱なれば義にいさむ志なく、つゐに鄕愿の人となる。剽輕なれば忠厚の心なく、はては讒佞の徒に陥るべし。こゝをもていへば、矯ㇾ輕警ㇾ惰の一語學者の要務なるのみにあらず。しかしながらすべて士たる者の頂上の鐵針たるべし。

忠厚のこゝろ

されば士は第一忠厚の心を本とすべし。その人となり輕薄にしては材美ありといへどみるにたらず。それにつきて翁日ごろ樂毅が傳をよみておもへらく、毅は戰國の士にあらず。學問ありて道のあらましをきくの人なり。しかるに後世毅が將略あるをしりて、學問あるをしらず。樂毅燕の昭王に仕へ、上將として齊を伐て、七十餘城を下せしは、非常の大功なり。不幸にして師いまだ凱旋せざりし先に昭王薨じ、惠王齊の反間を信じて、將をかへ兵權を奪ひしかば、毅みづから垂ㇾ成の大功をすてゝ、すみやかに燕をさる。見ㇾ幾而作不ㇾ俟ㇾ終ㇾ日といふにちかし。其後身を趙によせし時、趙王燕を伐む事を毅に謀りけるに、固辭して其謀に預からず。誠に忠臣の法とすべし。その惠王に報ずる書をみるに、忠厚の心言外に藹然たり。戰國反復の世には、空谷の足音と申侍るべし。その書中に、君子交絶不ㇾ出㆓惡聲㆒、忠臣去ㇾ國不ㇾ潔㆓其名㆒といへるは、三代の遺言なるべし。もし學問なくしては、誰か其言の旨き事をしらむ。今其意を解侍るべし。交絶不ㇾ出㆓惡聲㆒とは、たとへば人と交通して、其人の惡事をいはぬは、もとよりの事なり。其人と中たがひては、己が是をいはんと

は異論を好み、名譽を要するは同事にして、其病根は又異なるべし。大抵洛陽の儒は、驕惰の弊あり。東都の儒は剽輕の弊あり。洛陽は風氣和し土地狹し。この故に近き頃まで其土の宿儒おほくは溫厚柔謹にして制行正しく、威重ありて人望を失はざりき。然るに近年溫柔變じて惰弱となり、威重變じて驕泰となる。空談を尙び文史を玩び、是をもて自から尊大にして、嘗て遜ㇾ志時敏する事をしらず。されば良工用ㇾ意の勞をいかでしるべきなれば、たゞ道を容易なる事に意得る程に、はては先賢を慢り、程朱を毀りてやみぬ。たとへば王孫公子、あたゝかにそだちて艱苦を經ねば、おぼえず驕泰になるがごとし。宋武帝の高祖の葛燈籠麻蠅拂を見て罵て田舍翁とするも、祖宗の大業を建立せし艱難をしらねば、更にとがむるにたらず。翁むかし史記蘇秦が傳をよみて、秦が我をして洛陽負郭の田二頃あらしめば、豈能佩二六國相印一乎といふを見て、實もしかりとおもひき。今洛陽の儒、大かた土着に安むじて、隱居放言自からたれりとす。もし其人をして世務にあづかり、一官をつとめ一職を辨ぜしめば、しらずよく其任にたへんや否や。恐らくは洛陽二頃の田崇をなさば、懷ㇾ居求ㇾ安の心にひかれて、やがてかけこもらまし。いかで是等の人と聖賢の志を論ずべき。東都の儒は又是に異なり。關東は風氣薄く土地濶し。それに武人俗吏其地に逼居て、其風おのづから儒者にも移れば、昔は文飾なく質直なるかたありて取るべかりしが、今は質直變じて麁惡となりぬる程に、放蕩輕薄德義を銷刻し、浮辭佞說文字を造作す。たとへば蘇秦が洛陽宿執の害はなけれど、世に游說するは縱橫捭闔傾危の道なるがごとし。されば今天下の學者、惰弱ならねば剽輕なり。此二病

先後をもて氣に對して理といふ。すべて同一理なり。今其本源をしらずして、枝葉の上にて議論を生ぜば、紛々異同なにの底極かあるべき。體用の說も亦しかり。道に用あれば必體あり。寂然不動は體なり。感而遂通は用なり。靜にして存養すれば、體に即て用存し、動て省察すれば、用に即て體行はる。是を體用一源顯微無ㇾ間といふなり。孔子の敬以直ㇾ內義以方ㇾ外との給ひ、子思の中和をもて大本達道といひ、孟子の仁義をもて正位大道といふ、是またすべて同一理なり。體用をいはねども、いづれか體用にあらざる事ある。彼曲學の徒、僅々として得ㇾ小自足とすれば、道に全體大用あるをしらぬもことはりぞかし。ふかく論ずるにたらず。第三等には、放蕩を貴び、名檢をいとひ、專に文辭典籍を學とし、一たび程朱居敬窮理の說をきゝては、腐儒の常語とて、相ともに嘲笑ふ程に學者脩ㇾ己の道において、講ずべきものともせず。その議論をきくに、不急の察無用の辯、譊々として人耳を喧しうせざるはなし。なにをか取擧ていひ出すべき言の葉にせん。たゞ太息に付してやみなまし。むかし扁鵲齊桓公の疾を見て、二たび迄はなほいふ事ありしが、三たびに及ては、もはや療治の手なかりし程に、藥匙をすてゝ驚走りき。俗學の弊もこゝに至ては桓公の疾の日にふかきがごとし。儒に扁鵲ありとも、療治の手なかるべし。況や老學非才無智の身にて、何とて道の輕重をなすにたらん。たゞ口を箝て驚走りつべしとこそ覺え侍れ。

矯輕警惰

翁又いふやう、當代東西兩都の儒を見るに、もとより人によりて一概には論じがたけれども、多く

て車なし。歳をかぞへて歳なし。たとへば車を數へて、是は輪なり、是は軸なり、是は軏なり、是は轅なり、輪をもて車とすべからず、軸をもて車とすべからず、軏轅をもて車とすべからずとて、輪をすて軸をすて、軏をすて轅をすてゝ見たれば、車もともになくなりにけり。たゞ車の理は、車の出來ぬ前に定まりてあればこそ、上代車のなかりし時、車をば作り出すらめ。今とても車匠車を作らんとては、輪を斲り軸を斲りて、何時によらず車を作り出すは、車の理常にほろびずしてある故に、それに本づきて作り出すにあらずや。是によりて見よ、車は輪軸より出る歟。輪軸は車より出る歟。車は輪軸より出るといふは、車の形ある事をしりて、車の理あるをしらざればなり。歳をもてたとへても同じかるべし。十二時を日とし、三十日を月とし、十二月を年とす。是は時なり、是は日なり、是は月なり、是は年なりとて、のけて見たれば、外に歳といふ物なし。然れども三百六旬有六日に、天と日と會して歳となるの理は、前に一定してありて、日月も約束のごとく運ればこそ、それに本づきて、上代に暦をも作り出し、今も暦家に當代の暦を作るは勿論にて、只今なき日月を考て、前百載後百載の暦を作るに、毫髪もたがひなきぞかし。是その理は日によらず月によらずして、常に存在するにあらずや。されば天言はずして四時行はれ百物生ず。是その樞紐根柢となるものありて、天地の太極柱となりて、四時も是より行はれ、百物も是より生ず。然るに車をかぞへて車なく、歳をかぞへて歳なければ、氣をはなれて理なし。外に形象もなく方所もなきほどに、ただ道理とまでいふべし。よりて孔子は形よりして上下をもて器に對して道といひ、朱子は形よりして

也。第二等には、理氣體用などの説、孔孟の言及ばざるといふに據て朱子を議するあり。むかし孔子性相近しとの給ひしに、孟子に至て性善を論じたまひ、其外養氣夜氣の論など、唐虞三代の書に沙汰もなく、もとより孔子も似たる事をもの給はざりしかども、宋の諸先生、其旨の聖人にもとらずして毫髮の疑べきことなきを見つけられし程に、先聖の未だ發せざる所を發すとて、殊に稱嘆せられけり。況や程朱の時、孔孟の世をさること遠し。言を撰び論をおこし、道を明かにするに急なり。道理においてたがふ事なくば、何ぞ必しも規々とし古人の言を蹈襲すべき。今朱子の説孔孟の給はざるに出なば、其意をふかく考へ究べし。もしいまだ合ざる所あらば、しばらく疑を闕とも可なり。然るを己が心にあはぬとて、孔孟の給はざるに事よせて、にはかに大賢の説を輕々しく毀るこそ、其學識の淺陋なるもしられ侍れ。其議論をきくに、いづれも疎鹵膚淺なる事になん有ける。こゝに一々擧正するにいとまあらず。たゞ其理氣の説をあら〳〵辯じ侍るべし。彼がいふは、天地の間氣の外になにかあらん。この氣四時に流行し、萬物を生じておのづからやまず。是則天道なり。昭然として見へたる通りの事なり。然るを朱子一等上に形象なき物をたてゝ、氣に配して理とするは、隱怪にちかしとぞ。其説似たり。此疑は彼に限らず。あなたにても先儒の中に是に類したる疑難ありしぞかし。それは朱子の言をふかく考へて、なを疑を免かれぬといふにてありける。彼が一過の見をもて臆決するやうの事にはあらず。もとより理氣前後の説は微妙なる事にて、一座の話にていひ盡しがたし。翁しばらく老子の語をかりて、たとへをもてかたばかり申侍るべし。車をかぞへ

ば、しばらく事レ親の事と申侍るべし。朝省昏定やうの事は、およそ事レ親の人たれかしらざるべきなれども、其さへ田舍農家の民などは、愛レ親の心なきにはあらねど、朝に省むべく昏に定むべき事ともしらざるぞかし。況や親を養ふは誰も養へども、口體を養ふと志を養ふの異同あり。親を敬ふは誰もうやまへども、嚴威儼格は事レ親の道にあらず。其外父母の前にては、恒言不レ稱レ老、叱咤の聲犬馬に及ばずといふの類に至まで、すべて事レ親の事なり。もし其事に即て各其當然をきはめずして、わが愛レ親の心にもとむれば、おのづから事事つくすにたりぬといはゞ、聖人の上にはさもありなん、學者の及ぶべき所にあらず。おそらくは孝の道をつくさぬのみにてもなく、又心ならず不孝の事もありぬべし。かくいへばとて、事レ親をやめて是等の事を講ぜよといふにもあらず。又是等の理をのこらず究めねば事レ親べからずといふにもあらず。たゞ事レ親の上にて其事の當否をきはめ明にし、又は讀書の上にても聖人孝を論じ給ふにおはゞ、反復して其理趣を味ひ、其本末をきはむべし。もろ〳〵の事是をもて例してしるべし。是則格物の學なり。かくしつゝ久しうすれば、やうやく道理純熟して、後はわが愛レ親の心ひとつをもて親につかふるに、其道をつくさずといふ事なし。是程朱格物の學の妙處なり。かねて力をこゝに用る人にあらずば、其味をしるべからず。孟子の不レ學してしるは良知なりといへるは、人に孝悌の心學びずしてあり、是を本として學むて、其量をつくせとの事なり。不レ學してもそれにてたれりといふにはあらず。今朱學の弊を改んとて格物窮理を廢するは、朱子の意をしらざるのみにあらず、矯レ枉過レ直といふべし。それも亦まがれる

べからずといはば、先王の敎、詩書禮樂といはずや。詩書禮樂、事物に非して何ぞ。孔門の敎、文行忠信といはずや。文に六經あり、行に百行あり。忠と不忠と、信と不信と、必事物によりて其理をしるべし。もしひとつの眞知を致せばおのづから敬して、禮を學に及ばず、おのづから和して、樂を學に及ずといひ、又ひとつの眞知を致せば、おのづから百行も修り忠信にもすゝむといはゞ、それほど簡約にして手近き道あるを、聖人何とてしめし給はず、かくむつかしく迂濶なる敎をたて給べき。且いへ眞知を致すに、事物をもてせずしてなにをもて致すや。定て內省を專にして私欲をさるをもて眞知を致すとするにやあらん。それはたとへば五聲をしるは耳にあり、耳を守れば、五聲をきかずして五聲をしるといひ、五色をしるは目にあり、目を守れば、五色をみずして五色をしるといひ、五味をしるは口にあり、口を守れば五味をなめずして五味をしるといふがごとし。しらずや五聲をしるは耳にありといへども、五聲は物にあり。五聲をきかずしては、五聲の眞をしるべからず。五色をしるは目にありといへども、五色は物にあり。五色を見ずしては、五色の眞をしるべからす。五味をしるは口にありといへども、五味は物にあり。五味をなめずしては、五味の眞をしるべからず。況や五聲にも淸濁物ごとに異同あり。五色にも淺深物ごとに異同あり。五味にも厚薄物ごとに異同あり。其物によらずしては、なにゝよりて其別を知べき。親を愛し兄を敬するは不レ學してしるといへど、事レ親事レ兄の事の上に愛敬の理を窮むべし。すべて君子の百行皆しかなり。其事に即て、其理を窮めずして、己が善知り惡知るものひとつにてしるべきにあらず。孝は百行の本といへ

前には人にすかされて、思ひの外におとなしく見ゆれども、火を取てむかへばそのきはになりて俄になき出して、前の言葉には似ぬ物ぞかし、わが子もいまだ年にたらねば、いさぎよく切腹したるといふたよりをきくまでは、心もとなく思ひ侍るといひしとて、古人のいふごとく、此父なくば此子あらじとなん思ひ侍りき。さて此事を今申出し侍るは、九十郎が斯くばかり歳にも似ずしてけなげなるを、世にきゝ傳ふる人もなくて果なんは、あまり不便に候へば申事にて侍る。其上今翁をはじめ、言論文字にて古人のまねをしてその實のあらはるゝ時に至て、日ごろのあらましとちがひありなんは、是ぞ誠にわらはべの炙なるべし。多年學問して儒者といはるゝ身にて、かの童蒙無知の九十郎が覺悟にさへおとるべき事かは。いとはづかしきこゝろならずや。諸君も常にこゝを察して、よく〳〵省み給ふべし。

扁鵲藥匙をすつ

他日の會に翁いふは、過し日學術の邪正を論ぜしが、其論いまだ盡ざるやうに覺え侍る。今日其論を果し候べし。今世儒者、朱子を議するに三等あり。第一等は陽明良知の説を祖として朱子を議するあり。陽明は傑出の人なり。朱子の學を毀て支離とするも、少しいはれなきにもあらず。當時朱學の弊多は文字言語にもとめて、內省の工夫やゝ少なきを見て、朱子格物の説を義外とする程に、良知を標的として、一向に內省につとめしむ。これ其意よからざるにはあらず。然ども朱子格物の説、良知を外にするにあらず。事物に即て良知を致すなり。たゞ陽明の說の如く良知にもとめて事物に求

九十郎といふもの、十五歳の時父はあづまへ行役しける其跡に、年輩同し程なる近隣の人の子と、圍碁のうへにて口論しけるに、九十郎こらへず、刀を拔て相手を一太刀きりしを、かたへの人取さへけり。さて其事廳に達して後、相手の創療治さすべしとのことにて、其間九十郎は官長の家に預り置しに、いさゝか臆したるけしき露ほどもなく、言語ふるまひの落つきたるは中々年におはぬやうに見えける。日を經て相手終に創にて果ければ、九十郎も切腹するに議定しける程に、その前の夜、主人名殘をおしみつゝ、酒肴いろ〳〵ようゐしてもてはやしけるに、九十郎母への文などしたゝめ置、さて主人にくはしく謝詞をのべ、此程附居たる家人へも、それ〳〵にねんごろにいとまごひして、さていひけるは、面々へ名殘もおしく候へば、こよひはおくまでも語りたく候へども、あす切腹の時ねぶたく候ては、いかゞと存じ候へば先へふせり候べし、面々は是にてゆる〳〵と酒すすめられ候へとて、奧へ入て高鼾してねぬるを聞て、跡に居たりし人々感じあひけるとぞ。又の日つとめてよき程におきいでゝ、沐浴し衣服あらためつゝ、ようい心靜にし、其後切腹の席へいでゝ檢使に一禮し、こゝろよく切腹しぬ。其有樣從容としてやすらかなりし。いかなる勇烈老功の士たりといふとも、是には過まじきと見えしとて、其場に有合し人々、年を經て後迄も語り出して、涙おとさぬはなし。此事おこりし始に翁彼が父のもとへ文やりてしらするとて、九十郎たとひ切腹するに及びたりとも、此程のおとなしさにては、未練なる事あるまじ、それは心安くおもふべしといひつかはしけるに、後にきけば父そのふみを人にみせて、かくはいひて來れども、わらはべに灸するに、

ばかる事あるまじきや、心もとなくこそ候へ。すこしもいみはゞかる事ありなば、今申事も皆僞となり、林慙澗愧つくべからず。又なにをもて後世を待候べきや。むかし葉公龍を好て、其形を書かせて日夜愛翫せしが、ある時眞の龍これを聞て、ゑがける龍をさへさやうに愛翫あるに、わが行たらんには、ことなるもてなしにもあひなんとおもひ、窓より顔をさし入たれば、葉公大きにおそれてにげ惑ひけり。今東西兩都の儒者をみるに、多き中には正學の志ある人も有べけれども、大かたは自から尊大にして師儒と稱しつゝ、我こそ聖賢の道を好むといへど、たゞ論說をつとめ著述を衒ひ、是をもて世に傲り名を釣には過ず。もとより道に實得の功なければ、もし眞の聖賢にあはゞ、目をかへして相見むとぞ覺侍る。しからば日ごろ聖賢の道を好むといふは、葉公が龍を好むに同じかるべし。晏嬰が仲尼を毀り、蘇軾が程頤をにくむと、考へ見給へ。ひとりは齊の賢人ひとりは宋の名臣にて候へども、それさへかくのごとし。況や二子に及ばざるものをや。されば漢の楊雄道德を論じ太玄を著し、一代の儒といはれしにも、一旦賊莽に臣としつかへて、節義を失ひしぞかし。たとひ莽が世に生れずして此事なくとも、是等の學問にては、もし孔孟にあふて節義の守をもて責られなば、必にげさけぬべし。然らば太玄五千文皆虛文にあらずや。後世の子雲ありて、我をしらんといへど、後世莽が太夫ありて知音たらんかし。この故に言論のみを聞て、その實迹を見ざれば、世話にはたけ水錬といふごとく、仕かたばかりにては人信じがたきものなり。はや三十年前の事にて侍る。加賀の國に杉本の何がしとて、ひとりの微賤の士ありき。翁その人を久しく相知しが、其子

き御事とは思ひよらねばそのまゝ背き居たりしを、房主なに事するぞと仰られしを、老僧心にあやしと思ひて、いとはしたなく接木するよと御いらへ申せしかば、御わらひありて、老僧が年にて今接木したりとも、其木の大きになるまでの命もしれがたし、それにさやうに心をつくす事ふようなるぞと上意ありしかば、老僧御身は誰人なればかく心なき事をきこゆるものかな、よくおもふて見給へ、今此木どもつぎておきなば、後住の代に至ていづれも大きくなりぬべし、然らば林もしげり寺も黒みなんと、我は寺の爲をおもふてする事なり、あながちに我一代に限るべき事かはといひしをきこしめして、老僧が申こそ實も理なれと御感ありけり、その程に御供の人々おひ〳〵來りつゝ、御紋の御物ども多くつどひしかば、老僧それに心得て、大きにおそれて奥へにげ入しを、御めし出しありて物など賜りけるとなん。いまは翁も此老僧が接木するごとく老朽ぬれども、ある限は舊學をきはめて、人にも傳へ書にものこして、後世に至て正學の開くる端にもなり、此道のために萬一の助ともなりなば、翁死ても猶いけるがごとし。古人のいはゆる死しても骨くちじといひしこそ思ひあたり侍れ。いさゝか我身のために謀るにあらず。諸君も翁がこのこゝろを信じ給へかし。

葉公の龍

しかれどもかく申せば、翁が身ものに似たるやうにて、はづかしくこそ候へ。翁わかゝりしより心に聖賢をしたひ、口に六經を誦し候へども、たゞ載籍のうへにて聖賢を窺て、少し其意を得たると申はかりにて侍る。今もし眞の聖賢にあひ奉りなば、日ごろしたひ奉りし心とちがひ、反ていみは

ち、わが孫の代にも又其子の代にも繼てこぼちなば、終にはわきへ移さぬ事やあるべきといへば、いよ〳〵笑ひけるとなんしるし置けり。もとより寓言なれば、この人あるにはあらねども、愚公がいふやうなる事は世に愚なりといへば、愚公と名づけ、智叟がいふやうなる事は、世に智なりといへば、智叟と名づけたるならし。およそ天下の事、愚公が心ならば、おそくも一たびは成就すべし。然るに世に智ありと稱する程の人は、大かた智叟が心にて、愚公が山を移すやうの事を聞てはその愚を笑ふ程に、なに事もその功を成就せぬなるべし。しかれば世のいはゆる愚は反て智なり。世のいはゆる智は反て愚なり。それ故に禦寇が世を諷してこそかくけいひつらめ。今翁も百年論定まるの日を身後に期し侍れば、世の明智なる人よりみては、翁が迂濶なることを笑るべし。されど老ひがめるにやあらん。此志を守て身を終なんとこそ思ひ侍れ。愚公が山を移すの類なるべし。

老僧が接木

されば是につけて思ひ出し事あり。忍が岡のあなた谷中のさとに、何がしの院とてひとつの眞言寺あり。翁いとけなかりしころ、其住僧をしりてしば〳〵寺に行つゝ、木の實ひろひなどして遊びしが、住僧かたへの人にむかひて、前住の時の事をなん語りしをきゝ侍りしに、寛永のころの事になん。此將軍家谷中わたり御鷹狩のありし時、御かちにてこゝやかしこ御過がてに御覽まし〳〵けるが、此寺へもおもほえず渡御ありしに、折ふし其時の住僧はや八旬に及て、庭に出てみつわくみつゝ、手から接木して居けるが、御供の人々おくれ奉りて、御側に二人三人つき奉りしを、中々やんごとな

ゝ人の心術を害し、世の名教を損ずるこそ、返す〴〵もなげかはしく候へ。周禮に造言の刑あるは、この爲にて侍るぞかし。かやうの中に翁が道德もなく材力にも拙き身をもて、是を支むとするは、誠に大厦の一木ともいふべし。たとひ言て距ぎ、辯して闢くとも、たれか信ずべき。己が量をしらざるの譏も、身にのがれがたく侍る。たとへば、程朱の説は先王の禮服なれども、宋人の章甫を越に賣がごとし。斷髮の俗には用るところなし。程朱の説は天下の名曲なれども、郢客の陽春を楚に唱ふるに似たり。鴃舌の俗には和する人なし。詩にいはく、知レ我ァものは我心憂ありといふ、不レ知レ我者は我何をか求むといふ、悠々たる蒼天これ何人ぞや。此詩は周の太夫周室の衰るをかなしびて作れり。今翁が吾道の衰るをかなしむも、事はかはれども心はおなじかりぬべし。

愚公が山

されども翁が心は、知己を一世にもとむるにも候はず。昔より邪僻妄誕にして、根もなき事のさかんに世に行れてあなかしかましくきこゆるは、女郎花の一時とや申べき。大かたはつゞかぬものにこそ、世を歴て正道へかへらぬはなし。然るを心短くして、早く驗を見むと思ふは、未錬のことといふべし。諸君列子が書を見給へりや。愚公といひし人ありけるが家居ちかく山のありしをいとひてわきへ移さんとて、日々に子ども引ぐし出つゝ、手づから耒耜をとりて一簣づゝこぼちとりけるを、智叟といひし人是を見てかく大なる山を、わづかなる人の力にてこぼてばとてこぼちつくさるべきかと、其をろかさを笑ひければ、愚公きゝて、わが代よりこぼちそめて、わが子の代にも繼てこぼ

銅鑼をたゝひて、さては日は聲ある物とおもへり。又かたへの人いふは、日は光あり。燭の至る時には、おのづからあかるきやうにおぼへぬべし。そのごとしといふを聞て、蠟燭をなでゝ、さては日はほそく長きものとおもへり。今の世俗道理にくらき人多し。たとひ書を讀ても、道理にくらければ、いふ人もきく人も目こそあき候へ。心は盲たるにて侍る。さればその盲たる心をもていろいろにおもひなぞらへ候はゞ、此人の日をはかるやうに、おほきに取たがへたる事もあるべきぞかし。今承るごときの說は、取あげてなにと申べきやうもなく侍る。たとへば喪心の人を相手にして是非を論ずるに似たり。その論ずる人もさきと同じ事と申べし。然れども翁ひそかに此說の起りを考るに、其人もと記誦の儒なり。記誦の儒は諸子百家を涉獵することをのみ好みて、四子六經に心をとゞむる事なし。たゞ其文辭訓詁を僉議して、理趣のふかきに及ばず。然るに日ごろわが學の義理にくらきをばしらず。飽まで己が博學を自負して虛譽を要する程に、世も亦是をもて推崇て一代の儒宗とす。明季諸儒の風、大抵かくのごとし。それを放蕩不遜にして、人に驕り物に傲るを高致とし、好く大言を吐て先賢を毀り、抗然として高く唐宋諸儒の上に出んとす。然れども有識より是を見れば、學は遠く荀莊が餘毒にゑひ、文は近く王李が浮華を拾ふに過ず。されば已が臆見にまかせて、道は天地に出ずとし、事物當然の理にあらずとす。己が曲學に合せて、道を文雅風流のものとし、己が俗情にこゝろみて、夫婦の外は五倫みな人の性にあらずとす。本より論ずるにもたらぬ事ながら、世俗多くこれを信じて、群をなし徒をなすにぞ、とかく世は奇怪を好む事となん今更思ひ當り侍る。た

して、たゞ議論をのみ事とせば、其學は正しといふとも、道において何の得る事かあるべき。明朝にすでに其弊ありし故に、陽明も支離をもて朱學を譏りしぞかし。邪説の起るも是故にてこそ侍れ。もとより實行を忘れて空談をつとむるは、聖賢の戒る事なれば、今更翁が事新しく申にも及ばず。ふかく愼むべき事にこそ。

心のめしひ

座中又ひとりいふは翁の仰らるゝごとく、吾黨の士は、相戒めて實行をつとむるこそ、邪説を拒ぐ上策と申べく候。されば孟子も楊墨を距て、好辯の譏をば辭し給はねども、其要を論じて、君子は經に反るのみといふに歸せられ候。況や今僞學詭辯の徒、野邊におふる葛のごとくはひひろごり、邪誕妖妄の説、林に落る木の葉の如くしげければ、それにしたがひて辯説を費やさんは、反て吾道を淺はかにするにて侍りなむ。此頃の事にて候。ある儒者の説とて、耳を驚かす事をこそ承候へ。道は天地に出るにあらず。聖人の作り給へる事也。又いふ、道は事物當然の理にあらず。文雅風流のものなり。又いふ、五倫の内に夫婦のしたしみばかり天性なり。其外君をたつとび父母をうやまふの類は、人の性にあらず。聖人の作り出せる道なり。其作者聖人なる故に、古今に行はれて變ずる事なしとぞ。古より邪説多しといへど、是ほど乖戻りぬる事は承らず。いへばいはるゝものに候とて、互にいひあひて笑ひけるに、翁きいて諸賢は東坡が日喩の説を見給へりや。生れて盲たる人あり。日はいかやうなる物と思ひてかたへの人にとへば、日はかく圓なりとて銅鑼を探らせけるに、

志を遂てくはしくよまずしては、その意を得る事なし。今の儒者はおほくは自高ぶる心ありて、濂洛の書をくはしく讀人まれなり。いまだ程朱の藩籬をも窺はずして、己が心を先だてゝ。にはかに大賢を議す。所見の是非は姑くさし置ぬ。先其學の輕薄浮淺なることそうたてしく覺え侍れ。さやうの人は孔孟の書をもくはしく讀まじければ、孔孟の意をも得ざるべし。孔孟の意を得ずしてはいかで程朱の説に疑なかるべき。然るに程朱をば輕かろしく、議すれども、孔孟を議する事をばきかず。是は孔孟にも疑なきにあらねども。孔孟は二千年來世に尊信す。それを議しては人のうけがはぬ事也。程朱は世代ちかく、明朝に至て或は、譏る人もありける故に、是を譏るなりといはゞ、是毛遂がいはゆる因レ人成レ事なり。一定の所見ありとはいふべからず。もし又己が道德學術孔孟には企及ばねば其憚ありといはゞ、さては今程朱を譏るは是己が賢ははるか程朱の上に立とみづから許すなるべし。それはともあれ神道とはいへど其説をきくに、我國に荷擔し、湯武叛逆の類といへば、其いはゆる神道は、仁義の外に有にやあらん。良知といへど其説をきくに、佛性を明德と並べ稱し、武藏房辨慶を智仁勇の士といへば、其いはゆる良知は、是非の心にあらざるにやあらん。古學といへど其説をきくに、大學を聖人の書にあらずとし、孔釋の道二つなしといへば、其いはゆる古學は、德性の外にやあらむ。是等の説、いづれも翁が疑をのがれぬ事にて侍る。然るに仁義をかね、内外を合せ、古今に通ずるは、たゞ程朱の學なり。されば大中至正の道にて、孔孟の正統たる事、なにの異論かあるべき。たゞ翁がふかく恐るゝ所は、程朱の學をするのともがら、身をもて踐履をせず

思慮に渉らず、すべて念佛滅罪の中に歸してやみぬ。是釋迦如來の密旨なり。我朝にても諸宗の祖になる程の僧は、此旨を互に心をもて心に傳て、假にも淨土地獄の沙汰をうきたる事とはいはず。今源空が誓も相傳の旨なるべし。九條殿の生るべき淨土もなく、源空が墮べき地獄もなし。されば無をもて有とし、虛をもて實として、衆生に生死を出離さする法とするは、釋迦の本意にかなへり。それはいさゝか僞なきことなり。もし吾儒至誠をもて人を敎化する道をいはゞ、雲泥のさたなるべし。

異說まち〳〵

ある日翁が病を問とて人々來りしを、翁も徒然にこそ侍れ、今日はしばしといへば、さらば侍座つかふまつらんとて、日をくらし語りあひし程に、當代異說の事に及べり。座中一人翁にむかひて、たゞ今西京東都にありて、世に鳴て人を率る儒者の說を承り候に、或は、我國の道とて、神道を雜へてとくもあり、或は陽明が學とて、良知を主としてとくもあり、或は古の學とて、新義を造りてとくもあり。紛々異同の說まち〳〵なり。いづれを是とし何れを非とせん。翁の心にありて、いかが思ひ給へるにや。翁きいて當代門戶をたてゝ異說を唱ふるもの、おほやう今申さるゝ三流ときこえ侍る、是等の說を立る人々、さこそ所見あるにて侍るべし。もし翁が古に聞ところをもていはゞ、いづれもさには侍らず。それ道は天にいでゝ一原なるものなり。その一原のところをさへ悟りぬれば、わが國の道とて人の國にかはるべからず。良知の說とて窮理にはなるべからず。鄒魯の學とて濂洛にたがふべからず。然るに是を知るは聖賢の書にあり。聖賢の書はよみやすからず。されば

なし、いくたび誓ひても、いと安かるべきわざなり。前代いまだ殉死の制禁なかりし時、ある諸侯の家殉死あまたありける中に、ひとり輿論のおしむ人にやありけん。其家の老臣みづから其宅へ行て死をとゞめしに中々許諾せざりしを、いろ〳〵にこしらへければ、其人やむ事を得ずして一諾しけり。さらば誓ひてよといへば、いと快く誓ふ。さては心安しとて歸りぬ。さて其翌日には、殉死の面々亡君の菩提所へと相約して、寺に聚りしに、日ごろ知舊名殘をおしみつゝまうで來にけり。かの老臣も行て上座しけるに、昨日ちかひし人、いちはやく來て諸客にいとま乞しけるを、老臣うらみて某をこそ欺き給ふとも、いかで誓ひをば背き給ふべき、口惜きわざかなといへば、其人笑て、御うへを欺き候事は御ゆるし候へ、昨日ちかひ申さず候へばとかく御のがしなく候故、御疑を散ずる爲にこそ誓ひ候へ。誓を背て神罰を得候とても、死ぬるより外の事はあるまじく候。されば死をきはめたる身にて候へば、もとより誓ひを背く覺悟にて誓ひ候といへば、老臣こと葉なくしてやみぬ。此人の命を喪ふ外に神罰なき事を意得て誓ひしやうに源空も土になるより外に地獄なき事を意得てこそ、かくは誓つらめ。今翁が誓はそれと異なり。上は皇天をいたゞき下は后土を履て、天地にかけて誓ふ。誓ひもし誕ならば、天地の罰をかうぶるべし。されど我道の爲に誓ふは、源空も同じ心なり。是につけておもふに、釋氏の敎は、有を無にし實を虛にするにあり。然るに無を有にせねば有を無にしがたく、虛を實にせねば、實を虛にしがたし。されば極樂地獄のさたは、もと虛なる事としれども、もとより眞假一如とみてこれをとく。往生の敎をたてゝ衆生を導けば、賢愚をわかず、

あらず、それに程朱萬分の一にも及ばぬ學識をもて、輕がろしくなにくれと譏議するは、鷃の鵬を笑ひ蠡にて海を測るに似たり。韓愈がいはゆる、井に坐て天を觀て、天を小なりといふの類なり。然るに輕薄無識の徒、其說の新奇なるをよろこびて、雷同瓦鳴する事あげて數べからず。國家百年以來、太平久しく、文化日に開て、師儒世に輩出しけり。其學の是非はしらず。たゞ程朱を堅く崇信して、ふるき模範を失はざりしをぞ、ひとつの幸とせしに、ちかき頃俑作る人ありて、始て一家をたて、徒弟をあつめしより、老姦の儒いでゝ、其上にたゝん事を欲し、猖狂の論を肆にして、忌憚る事なし。一犬虛を吠れば、群犬これを和する習なれば、邪說橫議世に盛なるこそ、理にて侍れ。誠に此道の厄運ともいふ也。されば韓愈も、佛老盛に行れし時に生れて獨これを排斥して、みづから孟軻に比せしが、その孟簡に與る書をみるに、天地鬼神臨ㇾ之在ㇾ上、質ㇾ之在ㇾ傍とは誓ひしぞかし。今翁がちかひも、孟子の功にこそ及ばずとも、韓愈が心中にはおとり侍るまじ。あなかしこ。かり初の空言とおぼすべからず。

釋源空がちかひ

むかし源空上人、九條の月輪殿へつかはせし一枚起請とて、今に新黑谷に殘りてあり。其誓書を翁は見侍らねども、そのかみ人々尋ねしに、念佛申て極樂に生るゝといふ事誕ならば、源空地獄に墮べしといふ事なんありけると語りし。彼宗門にてはさぞ慥なる事とおもふべけれど、吾儒よりいへばこの誓はどうける事はあらじ。いかにとなれば、もとより極樂といふ事なければ、又墮べき地獄も

きころにもあらん。ふかく程朱の學、つゐに易べからざる事をさとりて、それより日夜程朱の書をよみて、心を潜め思を覃する事今に三十年、仰げばいよ〳〵高く、きればいよ〳〵堅く、高遠に過ず、卑近におちず、聖人復出とも、必其言に從ん事疑なし。されば天地の道は、堯舜の道なり。堯舜の道は孔孟の道なり。孔孟の道は程朱の道なり。程朱の道を捨て、孔孟の道に至るべからず。孔孟の道をすてゝ、堯舜の道に至るべからず。堯舜の道をすてゝ、天地の道に至るべからず。老學もとより信ずるにたらぬ事には侍れども、是ばかりは實見ありて申事にて侍る。もし實見なくしてさもなきことを申ならば、翁が身忽天地の罰を蒙るべしと、誓ひけるにぞ、座中も聽を改むる氣色也。其時翁いふは、是は五百年來論定りたる事なり。今更翁がちかひを待べきにもあらず。朱子以後、宋には眞西山魏鶴山、元には許魯齋吳草盧、明には薛敬軒胡敬齋の諸賢をはじめ、其外道學に志ある人、程朱を尊信せざるはなし。一代の碩學たる事。宋潜溪がごとく。百家を綜核する事、楊升菴がごとき、文字論説の末においては、程朱を議ずといへども、學術道德においては、間然する事をきかず。されば明の中葉までは、おほやう世の學術も正しく、名教も頽れざりしぞかし。王陽明出て、良知の學を唱へ朱子を排せしより、明の學風大に變じぬ。陽明既に沒して其徒王龍溪がごとき、つゐに禪學となる。それより世の學者良知に沈醉し、窮理に欠伸し、其弊嘉靖萬曆の間に至て、天下の學者、陽儒陰佛の徒となりてやみぬ。諸賢よく思て見給へ。西山以下の諸賢、たとひ汚下なりとも、所レ好に阿ねるには至らじ。又其德行材識、いづれも明季並に今の儒者の下にあるべきに

駿臺雜話卷一

老學自叙

つら〱身の過來し昔を思ふに、もとは武藏の產にてなんありける、ろのかみ初て髮を結びて、詩書を事としてよりこのかた、或は轍を捧て藩邸に遊事し、あるは笈を負て京師に旅食す。其後北地に家居せしかば、常に舊學を修め、素願を償て、一生を終る事をなんはかりにき。然るに往年はからざるに、大家の徵を辱うして、ふたゝび故鄉に歸り住せしが、身老材腐て、やがて丘に首する死を待程になんなれりける。されば多くの歲月を經て、今は馬のよはひ、七十にあまる四の年まで、學を好み道に志すといへども、人の師表となるべき道德もなく、又外になにの材能もなくして、むなしく世にあることそいとほいなき事なれ。されど翁を信じて、こゝに問來る人々に、日ごろ自得したる事を語りきかせて、後學のたよりともならば、それこそ責てながらふる甲斐もあるべしとおもふにぞ、病をつとめ痛を忍んで、たえず書を講ずるにてぞありける。ある日講はてゝ、宋儒以來、學術の異同におよぶ。座中に程朱の學に疑を貽す人ありしに、翁のいふやう、某もわかゝりしとき、俗儒に習て記誦詞章を學びて、多くの年月を曠うせしが、或時忽往日の非を悟て、始て古人己が爲にするの學に志ありしかども、不幸にして眞師友もなかりしかば、諸儒紛々の說に眩惑して、程朱をも半信じ半疑ひつゝ定見なかりし程に、とり〱して又むなしく歲月を經にけり。年四十にちか

駿臺雜話卷一目錄

仁集

ひ、仵語の人をときといふに、伽字を用ゆ。是は雨下の二字を合せて一字として、露の下垂するといふ意をとり、白田の二字を合せて一字として、白地の田といふ意をとり、人加の二字を合せて一字として、人の相加るといふ意をとるなるべし。又同仇の兵をみかたといふに、味方の字をもちゆるは、一味の方といふ語を畧するなるべし。又家號氏族のかぢゐかぢはらといふに、梶字を用ゆ。是は柁字を誤て梶に作るなるべし。すべて此類は假名をもて其詞をしるしおきてもよかるべし。されど畠山梶原などいふ氏族をしるすには假名をもちひ難し。誤りながら眞名をもちひても、咎なかるべし。

雜話の中に引用る古語古文、もしくは事實頗多し。そのかみ客に對しては、あらまし覺えしまゝに語りし程に、すこしづゝたがひ、又は首尾せぬ事もあれば、後に本書を考へしるし置ぬ。されど今老耄して、精神も乏ければ、その出處を忘れて、急に考へあたらぬをば、必しもしるして考索せず。もし善讀者あらば、たゞ大意のある所をとらんかし。其餘は論ずるにたらず。

駿臺雜話目錄終

尤物人を移す　　　　年にはづかし

駿臺問答の話、是に限るにあらず。經傳の文を論ずれば、所レ論の書により、諸生の問に答れば、所レ問の人にしたがふ。この故に所レ論の文參差として齊しからず。所レ問の事多端にして一にあらず。今こゝに所レ記は、正道を明かにし、邪說を辨じ、すべて學問の大綱に係り、又は世俗の諺淺近の語といへど、平生の事に通じて、觀省の益ともなるべき事どもを採集て、しるし置てなんありける。よりて觀るにたよりあるべきために章段を分ち、其中の提要の一語を摘て篇に名付けらし。鋪敍倫なく、議論復出するやうにきこゆるもあれど、本より撰次して書となすに心なければ、ただそのかみ語りしまゝに敍錄して、家に貽し置ものならし。

國語大やう古雅にしたがひ、世俗のいやしき語を避るといへど、事情にちかく、人聽に切なれば、たとひ鄙しき俗語にても、そのまゝ取用て、擇びすつるにいとまあらず。又近代漢字をもちひて、音にてつらねよみて、常語とするあり。武家の盛衰に武運といひ、武士の戰功に武邊といひ、人に禮辭するを挨拶といひ、事に懈馳するを油斷といひ、君父の義絕を勘當といひ、山林の鬼魅を天狗といふ。是等の類なを多し。甚無レ謂といへども、久しく世にいひ來る詞なれば、今改るに及ばず。又字を誤りもちゆるあり。號令して流布するをふるゝといふに、徇字たるべきを、觸字をもちひ、强忍にして敢てするをおすといふに、忍字たるべきを、押字をもちゆ。是等は同訓に誤らるゝなるべし。雨露の滴をしづくといふに、雫字をもちひ、種レ菜の田をはたけといふに、畠字をもち

信集

禮集

智集

駿臺雜話目錄

仁集

義集

むさしの國、大城の東、駿臺のもとに、草の菴むすびて住ける獨の翁有けり。そのかみ北國より爰に來て家居せしが、もとより深山木の花にあらはるべき材もなければ、其梢と志る人もなくして、たゞ學の窓に文をひろげ、見ぬ世の人を友とし、老の至るをもわすれつゝ、きのふといひけふと暮して、はやはたとせあまりにおよべり。ちかきころより衰病日に加り、それに痿痺の疾ありて、起居も心に叶はねば、日夜衾枕をのみ親しみ、書籍にさへうとくなりにたり、何をか世にあるおもひ出にせまし。爰に此翁に就てもの學ぶ輩ありて、書を講じ、文を論じ、おの／＼虛にして往、實にして歸らぬはなし。其外花の晨月の夕には、かならず問來て、なにくれと世にあらゆる事ども、語りつゞけつゝ、日をくらし、僕を更れどもやむ事なし。むかしより良辰は失ひやすく、嘉會は得がたければ、いつも賓主ともに唐錦たゝまくおしくなん見えし。翁も客に對して淸談する事をこのみて、身の煩はしさも心地よくおぼゆる儘に、いにしへ今の世にいひふる難波の事のよしあしとなく、本末懸てその理を盡しけるが、われなからおかしとおもふひとふしもあれば、其席はてゝ、わが子弟に命じて、やまと文字に寫し置けるに、日數を經ておぼえず卷をなせり。もとより有識のきはの人の、目をとゞむべきものにもあらねば、さしておしむべきとにはあらねども、古人の雞肋といへるにも類しぬべし。さすが反故となしてかいやり捨むも本意なければ、さて見輩にあたへてよましめむとて、志ばらくのこしおきけらし。

享保壬子のとし九月中旬。鳩巣の翁駿臺の草の菴にして筆をとる。

新刊駿臺雜話序

駿臺雜話五卷。廼鳩巢室先生之所レ著也。夫以二講論之餘一。亹々及二此言一。大抵發二乎所レ問者。而研二窮理義一。藻二鑑人物一。或往事之可レ感。或當世之可レ警。莫レ非下守二正學一而扶二名教一之意上也。何其諄諄論レ人之若レ是哉。一時遊レ門之士。皆虛往而實歸。從可レ知已。明遠雖二不敏一。執二經下座一。竊與レ有レ聞焉。嗟乎。在則人。亡則書。先生已遠。九原不レ作。後之讀二此書一者。亦可三以想二見其造詣之深一爾。雖レ然鐘之應レ撞而始鳴。其聲之大小洪纖。惟隨二乎其所一レ叩。則善教之待二其問一。理亦不レ異二於是一。而先生之蘊。固有下非二斯書所二能盡一者上矣。書肆崇文堂。請下上二諸木一。以傳中不朽上。因與二其孫室直溫一謀焉。遂告二之官一。以二一本一授レ之。適剞劂功成矣。於レ是乎序。

寬延庚午十一月冬至日

東都　直學士　藤原明遠　謹識

刻二講學筆記一後叙

昔者孟子沒。聖人之學不レ傳。有宋周程夫子出。續二千載不傳之緒一。以興二起斯文一。至レ于二朱文公一。遂全二其功一。以註二四子一。於レ是鄒魯之道豁然。如二大明中一レ天。朱子有レ功二此道一也。豈不レ大乎哉。自レ是以來。志二文公之學一者衆。然深信而不レ疑者。蓋元明之間。僅不レ過二數人一而已。於二本邦一亦名師宿儒不レ爲レ不レ衆。然知二文公之學粹然不一レ雜。實得二其襟懷一者。惕齋先生也。當時遊二其門一之士衆。然得下其許二與老一而不上レ變者。吾立軒先生也。故雖二惕翁平昔所レ著之書頗多一。吾先生受二其遺命一校讎。疊二星霜一而遞次成レ篇矣。然則其功蓋不二亦相均一乎。嘗聞二諸吾先生一曰。惕翁學術之綱要。在二所レ著入學紀綱及講學筆記一矣。夫入學紀綱既印而行レ于レ世也。講學筆記未二刊行一焉。亦可レ嘆已。高篤以二薄譾之材一。幸遊レ于二吾先生之門一。嘗受讀。而竊加二訓點圭復一。蓋亦有レ年。比日請下彫二諸梓一以廣上レ于レ世。乃先生爲正二訓點之是非一。及作レ引以許焉。於レ是謄寫附二之剞劂氏一矣。嗚呼。後生晩進之徒。不幸不レ得レ受二業於惕翁之門一。然幸有二此書存一焉。則可二觀而識一矣。若乃朝夕講窮研精。有レ知二其意味一焉。蓋不レ庶二幾乎一亦坐二春風之中一哉。因書以附レ于二卷尾一云。

寛保癸亥閏四月庚辰　　阿陽後學　露木篤　愼伯謹書

猶未精縄墨未熟結構。而遽營建殿閣樓臺。收功底成。固不易得。而近切之實行。亦終于鹵莽耳。借使乘勢效才。有所成得。亦人不足以法。反滋計功求譽之私。夫知遠之近雖如此。而又士若不遇。而講學於窮鄉。則其所及。只得以和父母妻孥。交朋友隣保而已。是不得有爲也。苟出而位于民上者。偷安自足。而無所欲爲。不務濟世博施之術。則亦不盡己之性分。而怠天職之罪。惡得免之。所謂循其序而推廣之者。又如此矣。故爲學之道。内外兼修。而不混本末。遠近包擧。而不紊次序。則其庶幾矣乎。

講學筆記終

講學筆記第三册

平安　仲欽　敬甫　著

夫爲レ學之大槩。以下執二其要一而合二內外一。循二其序一而推中廣之上爲レ道也。蓋天下之事。雖二千緒萬端一。變化無レ窮。必皆以二倫理綱常一爲レ本。故堯舜敎二百姓一。亦特主二五倫一耳。然而所三以修二倫理一者。則又在二吾之一身一。故大學之道。治二天下國家一。皆以レ修レ身爲レ本矣。而又主二此身一者心也。心之爲レ物。動靜不レ息。出入無レ時。常恐其逐レ物忘レ身而放二失之一。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レ佗。求二其放心一而已矣。程子則揭二敬一字一。以示二操レ心撿レ身之要一。故又以レ敬爲二一心之主宰一。乃聖學之所三以成レ始成二終者也。所レ謂執二其要一者如レ此矣。然其所二以自修一者。雖三內能攝二身心一。而不レ能下施二之外一。以得中應レ事接レ物之宜上。則亦爲二有レ體而無一レ用。故古人自レ幼便養二其本於小學一。敎レ之以二灑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之文一。而使三之習二慣夫孝悌忠信。恭敬慈愛之行一。及レ至二大學一。乃使下之窮レ理正レ心。以修二其身一。又推二之國家天下一。以盡中處レ事成レ物之道上。所レ謂合二內外一者如レ此矣。若徒知下以三內守二其要一爲上レ貴。而不三勤二外驗於實踐之際一。則猶下以二木馬一習中騎。雖二習得熟一。而一旦以取二活馬一。則磬控不レ由レ己。或至二失墮一。其操而存二乎己一者。亦竟不レ得二自安一。尙何望レ成レ物乎。其驗二於外一者。亦偏以二治レ事從一レ政爲二實用之學一。而不レ知レ當下本二諸孝慈悌友一。謹二諸庸德庸言一。以先盡中其日用近切者上。則行レ己未レ誠。而近者尙難レ順。安能服二遠者一乎。若其如レ此。而妄志二遠大之業一。謀二隆赫之功一。是

非可做者。只整齊嚴肅。以習熟之。則可庶幾耳。所謂嚴厲。此乃嚴肅之過節者也。亦不可以不辨矣。又或問敬而不能安樂者何也。朱子曰。只是未熟在。如飢而食。喫得多則須飽矣。又疑覺見持敬不甚安者。答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强。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敬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按夫初學持敬者。雖容有微縮氣聳體。動心忍性之勞。然才與敬則惰氣隨醒。正氣隨伸。能自驗。必知其不可罔。然則何所憚於拘迫哉。世間固有以逸適淸閑。爲活潑洒落者。深忌道敬字。又有徒從流逐末。以求忠信而不知寂感貞元之間正爲誠理不已之機。反以主靜持敬爲禪旨者。或黨此流以爲之議。則不與論可也。

講學筆記第二册終

廣體胖上哉。是夫子所レ謂泰也。世人不レ知二以レ泰爲一レ安。而或以レ逸爲レ安。逸乃不レ類二乎泰一。而類二乎驕一。驕惰閑逸。何所レ取耶。今不レ知三敬即爲二心解レ拘伸レ枉之法一。而顧以爲レ有二拘迫之病一。豈不レ謬乎。凡禁二止視聽言動之非禮一。以收レ放醒レ昏。警レ惰平レ躁。動靜相涵。表裏交正。正則平。平則安。此法無二人不一レ宜。無二時不一レ可。若二夫威儀之嚴格。修爲之勤苦一。則或有下扞格方甚。摧頽已極而難レ勝二刻責一者上。故敎レ之亦有二漸磨成就之術一也。且學者講讀之餘。少頃靜坐以休養。或遊二藝典一以適レ意。或玩二景致一以舒レ體。總レ之莫レ非二存レ心養レ氣之道一。然所レ謂安泰者。必生二於恭敬一。而不レ生三於於優游一。優游只是所下以暫養二恭敬之力一。使中其堪レ久而不上レ廢之術而已。此獨可下與二實好レ學者一語上レ之矣。

或問二前論一而曰。以レ敬爲レ有二拘迫之病一者。謂其不レ無二勉强之勞一。而又有二著レ力過レ節之患一。不レ可レ謂三全無二其弊一矣。愚謂敬未レ可下以二勉强一言上。其著レ力過レ節者。則亦固非レ敬也。朱子曰。學者常用提二省此心一。使レ如二日之升一。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二些子力一。去二提省照管一他便了。不レ要レ苦レ著レ力。著レ力則反不レ是。或問操存未レ能レ無二紛擾之患一。曰。才操存便存。今人多於二操時一不レ見二其存一。過而操レ之。愈自執捉。故有二紛擾之患一。蓋整齊嚴肅。常惺惺之類。皆以二放心反收一爲レ度。至四於要三其無二間斷一。方須三乾乾自强。以持二守之一耳。若以二其過一レ節病レ敬者。猶下惡二矯レ枉過一レ直而欲中竟廢中隱括之器上矣。程子論二子之燕居申申夭夭一曰。今人燕居之時。不二怠惰放肆一。必太嚴厲。唯聖人便自有二中和之氣一。朱子曰。亦須二稍嚴肅一則可。不レ然則無二下レ手處一。蓋申申夭夭

固非也。又或雖勞心於經傳禮樂之業。勉力於威儀進退之習。然不以向內收功爲主。則亦徒爲也耳。

程子以主一爲敬。主一者。於動於靜。常使其心專一之謂也。後之說主一者。多以心主一事爲言。朱子曰。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然則主一事之不可以訓主一明矣。蓋其心專一。則動而應物時。雖緒頭多。自止主一事而不及他。故凡計輕重。校緩急。隨機應變。而要必主一事。便亦所以使其心一也。雖然所謂主一事者。若不論心之存否。則其謬有不可窮者。心存在此。則能爲物之主宰。而吾之內常惺惺。心從在彼則反爲物之所攝。而吾之內都惽惽。且人之大欲。在飲食男女。而不得不應接之。其交之也。心在此而主茲事。則能制其節。而不至淫。心在彼而主茲事。則寧喪其身。而芒芒然無顧。皆是專心以主一事也。而其所歸。相霄壤如此矣。若無別於此。則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與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亦可同日而語。故孟子喫緊以求放心爲學問之要。程子諄諄以持敬爲涵養之法。學者最不可不蚤辨而堅操焉。

人多謂持敬者。有拘迫之病。按孔子曰。君子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是知無慢則自安泰。而正與驕惰相反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是亦無慢者。自能泰之說也。蓋敬則心存理得。自然直上直下。而無纖毫私欲之牽掛。豈不得無所愧怍而心

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然程子又曰。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又曰。儼威嚴格。非敬之道。但致敬須由此而入。朱子曰。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孟子論心。則又曰。學問之道無佗。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上達。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合而參之。一以爲無內外。一以外爲主。一以內爲主。今將何適而從之。蓋聖賢之學。本不分內外爲二。然孟子求放心之說。實爲學道之要領。收功之標的。但用功下手處。乃在制外以安內而已。凡學者自修工夫。以存養省察爲要。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無事而存養之法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臨事而存養之法也。曾子平日修己之三省。臨終語人之三言。並是省察之法也。孔子告顏子克復之目。是克治之法也。皆要在言貌事爲上。循規踐實。以驗其功而已。不惟是也。不格天下之物。則無以致其知。不踐古人之跡。則無以成其德。皆是孔門敎人之常法也。若夫大學中庸篇。則當初以道德性命發論。故不能不以誠意正心。戒懼愼獨。兼內外動靜。而盡存察之精微矣。今幸諸法備具。學者隨手用力。而積功之久。至稍得其力。則要外面整肅。亦是內得惺惺之法。要裏面惺惺。亦是外得整肅之法。無不可者。後世假儒修禪者。以格物爲外。以踐迹爲末。

如斯也夫。今學者窮理未深者。何以處之。蓋人之爲學。各有所至之地位。常患所居尙低。而向上之理。瞥然往來于眼下。旣見如此。而又乍見如彼。若强思向上之理。則必爲私意所牽。而陷其所僻。故臨死生而義難決。旁無人可與謀。則只得據己之所見。虛心審擇。以從其義所長而已。隱約紛紜之見。一切勿顧可也。是雖理未審。而於其安分之義。蓋爲當焉。若一時所見。是非相半。則與其苟貪生寧安就死。是又理之疑者。從厚之義也。然其志趣常在此。則有未稱時宜。而輕死之失。故臨事擇義。以虛心爲至要。取與之義亦同此。不惟取與之義。凡處事立論。皆當如此矣。

凡人爲學。而有所得者。各由其生質之所近矣。有信得守者。有見得通者。有行得到者。其信得守者。雖有所堅操而不退。然猶失於隘陋孤介。未如見得通者之有所開豁而可以益進。然雖能見得通。而其所見猶虛。所守猶危。亦未如行得到者之所見實。而所守安。蓋所見虛者。其變通處易過越。所守危者。其蹈著處難常久。是故君子貴乎躬行實踐。但其所由入。則須以窮理精義爲先。若不然。徒尙勇往果決。則雖有所行得到。亦未會有融釋脫落之意味。故爲學必要知行兼進。而知行之所由進。則又必資於居敬養心之力。而後可以有得焉。

朱子大學或問說敬。合載程子及門人之言。問大學論敬。所引諸說。有內外之分。朱子曰。不必分內外。都只一般。只認行著都是敬。又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

不照。然人猶視以爲有彼此之別。若夫心之神明。在己自知。則將奈之何乎。嗚呼。可畏而不可罔者。莫嚴於我心。可尊而不可忽者。莫重於我心。安得有可閃躱之地。可放置之時哉。又安可忍以此身。須臾居卑下之地。毫釐犯穢濁之事哉。彼自爲貪冒玷汚之事。而要僥倖以免者。皆掩耳竊鈴之智耳。故學道者。雖一言一動之微。亦不忘尊奉我天君。而後操存之功。有得其力。而可以庶乎屋漏之不恥矣。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蓋亦由此言之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則傷勇。或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朱子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欲竊學死生一端論之。謂既見其當死。而自許以死焉。再深察之。則又疑其有未可死之義。然苟難過高之人。於是未决其是否。而遽就死。則恐有義未正。而反害其勇者。若理既定。而後就死。則非果乎死也。嗚呼。死生大事也。奉行遺體而不敬之。則毀傷且爲不孝。況滅性乎。其死果是也。則義正勇全。而不辱遺體。乃爲孝矣。其死或非也。則義未正。勇未全。而不愼遺體。乃爲不孝矣。二者在疑似之間。而辨之不審。則相違霄壤矣。死而過焉。不可復改。事已迫焉。不可不决。自非明哲之君子。則孰能不眩惑。所尙乎格致之有素。

必然。不レ可レ易也。勿下敢生二疑貳一。而紊中其用功之序上矣。

君子之道。事有二大小一。而理無二大小一。故知得明。養得熟。則視二小事一猶二大事一。視二大事一猶二小事一。蓋人心不レ得下量二多少一。而分中用之上。故事無二大小一。皆以二全躰一應レ之。但輕重緩急。各稱二其宜一。而處レ之之心。則一而不レ二矣。衆人常輕二小事一。而慢二忽之一。所下以臨二大事一。而往々失中其節上也。故書曰。不レ矜二細行一。終累二大德一。明道先生寫レ字時甚敬。曰非三是要二字好一。只此是學。大賢且然矣。况於二希レ賢之士一乎。故學者常視二小事一猶二大事一。而不レ忘二恭敬之心一。然後方得下視二大事一猶二小事一。而不上レ動二聲色一也。然亦非レ謂下欲二其如一レ彼。而姑且如レ此做上。只是要下持レ敬之功。無二間斷欠缺一。而此心得二存養之純熟一。而與二其所レ知之理一。相涵爲上レ一而已。

學者恭敬操持。而無レ所レ失。則心氣常清明。然其淸者。不三惟常拂拭。而防二汚穢一。更欲二其精研之久。滑澤之極。點塵亦栖不レ得矣。其明者。不三惟常掀揭。而除二擁蔽一。更欲二其緝熙之積。光燄之烈。外物自犯不レ得矣。要レ之只在二持敬之功。無レ所二欠闕間斷一而已。

欽嘗讀二中庸一。至下於尊二德性一三言上。有レ省二乎心一。曰。久矣我之讀二德性一也。今而後知二其幸而免一也。

原夫古人以レ人爲二天地之心一。蓋謂下其位二乎中間一。而爲中萬物之靈上也。又可下以觀中存二乎人一者莫上レ靈二於心一。而此即人之所二以爲下靈二乎萬物一者也。先儒又有レ說。謂人受二五行秀一以生。而所レ謂仁義禮智信者。即五行之神也。然則人心之所二以靈一者。又由二此五性備具一也。竊謂天地之神。洋洋浩浩。使三人齊明盛服。以承二祭禮一。然比二於人心神速靈妙之至一。猶爲二汎然未二親切一。且天監之明。雖二幽暗一無

求レ仁之要法一矣。所レ謂存養省察。則又持レ敬之最切近者也。
朱子太極説曰。動靜無レ端。陰陽無レ始。天道也。始二於陽一成二於陰一。本二於靜一流二於動一者。人道也。欽初由二此言一。而謂周子主レ靜之説。朱子以二人道一解レ之。然及レ讀下其答二胡廣仲一書上。則又有レ言曰。主レ靜云者。蓋以二其相資之勢一言レ之。則動有レ資二於靜一。而靜無レ資二於動一。如下乾不二專一一。則不二直遂一。坤不二翕聚一。則不二發散一。龍蛇不レ蟄。則無二以奮一。尺蠖不レ屈。則無中以伸上。亦天理之必然也。由レ是觀レ之。則主レ靜之義。似レ不レ分二天人一。蓋以二天命流行之本源一論レ之。則所レ謂動之不レ能レ無レ靜。猶二靜之不一レ能レ無レ動。固無レ所レ得而偏重一。然一是動也。一是靜也。故就二形器上一。觀二其變合一。則又不レ能レ不下以二相資之勢一論上レ之。夫動而靜。靜而動。凡運動者。不レ得レ不二歇息一。歇息之勢。必至二閉藏一。此乃靜也。若夫再發之動。必不レ能レ不レ資二其閉藏之勢一。大而天地之化育。非二冬寒隆凍一。則來歳之暢茂不レ得二快足一。小而鳥獸之飛躍。非二屈伏至緊一。則奮起之勢。不レ得レ有レ力。况人心之靈活難レ定。其沈靜之極。未二一到底一而輙發者。猶爲二因レ動而又動一。其不レ失二之妄一幾希。朱子所レ謂動應レ動。物交レ物者是也。安得二發皆中一レ節。故必體立而後用有二以行一。必有レ不レ爲。而後可二以有一レ爲。開圓之術。必依二方田一。造珠之工。必因二正矩一。求レ和者必本レ禮。求レ仁者必主レ敬。自反而縮者能勇レ往。守レ經而正者能通レ權。皆一理而已。學者必先循二蹈規矩一。遵二守品節一。至二於心肯身慣一。而後我乃從容不レ迫。人亦和順不レ離。必先内戒愼恐懼。外整齊嚴肅。以積下成操存涵養之功上。而後心德得レ全。生機不レ息。慈祥之心。油然生焉。和厚之氣。盎然發焉。其及レ物也普。其充レ體也飫。是理之

混也。獨見孺子將陷井。則怵惕惻隱之情。自不能已。只此介然之頃。終與聖人之情相近。而須臾復私意起。而竄入其間。遂失本眞。如聖人好善愛物。則巨細輕重。皆常由惻隱之機軸。而發見流行。夫羞惡辭遜與是非之情。亦皆然也。蓋聖人之心。大公至誠。而無常變之異。不似衆人非有所感激剴切。則眞情無所由見。是亦可以見聖凡所不同。故爲學之要。在克欲存理。以全心德矣。其克欲也。必嚴四勿之功。其存理也。常操如賓如祭之敬。只須由此以驗其誠積力久之效而已。若吾人欲仁亦斯仁至。但其至也如戞石之火。不爲非火。然不能暫存。則猶未曾至者。必以日月至其域者。而後方可以語仁耳。然又未及三月弗違者遠矣。况聖人之心。純而不已。體元以爲仁者乎。仁至難言也。

朱子答吳晦叔書曰。近日究觀聖門垂敎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々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此言形容仁體。最爲親切。從事於求仁者。欲自驗其情趣之嚮背。宜於是乎觀矣。

朱子嘗語諸生曰。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此仁者。又但常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敎人求仁也。此說可以觀求仁是爲學之大綱。而持敬乃

悅二我心一。猶三芻豢之悅二我口一。此語親切有レ味。須下實體三察得理義之悅レ心。眞猶二芻豢之悅上レ口。始得上。今欲三眞知二其味一者。奈レ之何。且以二飮食一況レ之。人莫レ不二飮食一也。鮮二能知レ味也。雖下未三眞知二飮食之味一者上。而菽粟之與二酒肉一。不レ得レ已而去二於斯二者一。必去二酒肉一。是二者常並行之故也。況於下知二菽粟之眞味一者上乎。故人雖レ未三克二盡嗜欲一。而能知下以二義理一爲上レ主。則將レ不三以レ彼易二此。由レ是馴致。以至下於知二義理之美一愈深上。則嗜慾日疎。而不レ能二近犯一。其要亦只須下以二存養一爲中基本上。然後堅忍艱苦。而勉二行義理久所一レ在。則積久之後。心知與二義理一相涵。而靈根得二培養一。乃可丁以至丙其好二義理一之眞情。油然生乙於二心甲矣。

人心所二嘗一過一。雖二忘レ之既久一。而再逢レ之。則又覺起得來。蓋其所二嘗經歷一者。皆有二痕跡一故也。是知凡內私之萠。外欲之接。無レ細無レ大。必有二以跡之染一レ之。而其犯レ之屢。入レ之深者。則雖レ有二夜寐之息。旦氣之情一。而創迹難レ得二復補一。染痕難レ得二復淨一。唯百二倍其功一者。可三以庶二幾其再全一而已。其尙所三以得二再全一者。雖二氣質受一レ傷。秉彝之眞。未二嘗泯一也。或曰。如二人知レ善思一レ善。亦有二以跡之染一レ之耶。曰善是吾性之固有。而條理文采。自然備具。但因レ知而啓レ之。因レ思而顯レ之耳。非三自レ外染二跡之一矣。若下夫以二私欲一梏中本性上。則妄刻二畫之一。而固有之條理將二紊亂一。妄汚二染之一。而固有之文采將二漫滅一。至二其戕賊之深一。則猶下暴二使器物一。不上レ勝二破豚裂文之多一。其生理且將レ斷。如レ此而尙存者。幸而免耳。非下愼二保存護養一之至上。則未レ可三以圖二再全之功一矣。

仁便是人心之德。故人之常情。莫レ不二好レ善愛一レ物。然其愛好所三以泛然不二親切一者。由レ爲二私欲所一レ

之分矣。然人或未達於天命人授職之意。所以有慈子而任愛之淺深。孝親而計恩之輕重者也。且人之常情。從流逐末。而易忘重本酬德之義。故少怠慈愛者。而多廢孝奉者。噫。鳥獸皆解覆育。而又有能反哺承祭者。若徒知慈愛。而薄孝奉者。乃其於所以人而異乎鳥獸者。蓋有闕焉。故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嚴哉訓乎。若夫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亦皆以此推之。則各知其命之不可罔。其塲之不可易。而處己接物之際。可以免計校按排之私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甚矣習俗之溺性也。人雖或謂生質之蔽可變於童稚之時。而殊不知其自童稚汨于嗜欲染于汚俗。則已長而後盪滌之之難。有甚於變其生質者也。故已失蒙養。而追悔無及。噫。終身智愚強柔之分岐。正緣蒙養之勤惰。不可不及時施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之謂也。況歷年梏亡。良心殆息者乎。然若墨之汚素。蕕之奪薰。則不可再改決矣。人生之靈。非物之比。故薰陶煆煉得其術。而致誠積功。則猶可以救氣習之痼耳。氣習之最難克者。在嗜慾宴安之味。一嘗試之。則透骨浹髓。雖屢用力克去。而終身不能忘。獨有義理之美。可以換易而已。然道不遠人。而人不察其美。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其味。且以道美爲艱苦。而不敢由之。所以義不能克欲也。義理之味。果其苦耶。或謂猶布帛之文。菽麥之味。則淡也。或謂猶芻豢之悅口。則濃也。蓋淡其正也。以爲苦者。謂其憚舍欲從義之情也。以爲濃者。謂眞知義之爲美而他味不能奪之心也。程子曰。理義之

食一。不ち盤二遊田一也。賢智之當レ聽レ命亦然。智者不レ得レ不下踐二其所レ知之實一。以充二其量一。而與レ人共中其明上。賢者不レ得レ不下展二其所レ能之才一。以盡二其分一。而與レ人共中其用上。所レ知所レ能小用レ之。猶爲レ怠二天職一。況得二私用一之哉。受レ職之所二歸重一。與三其所二加厚一既如レ此。而又有下其所二以爲一要者上。一言可二以蔽一之。曰仁而已矣。蓋天生二成萬物一之外無二他心一。而人之所二以爲一道者。無二一非一贊二其生成之功一矣。但其親レ親而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所レ施有二緩急之序一耳。生也者。天之仁心也。仁也者。人之生道也。惟仁可三以配二天德一。則至大也至難也。而其所二由出一之源。即在二我心一。所レ謂仁者心德也。其行レ之之術。亦獨在下盡二己心一以推中之於人上而已。則亦至近也。至易也。然擴而充レ之。則能彌二六合一。貫二萬物一。是所三以爲二聖人之道一也。若外二乎此一。而索レ隱行レ怪者異端也。曲學也。其弊至二於背レ道而違一仁。失二天職一而召二天誅一。故又其所レ由之術。不レ可二以不一擇焉。

夫萬物之生成。莫下非二天造一者上。而其所レ不レ及者。還不レ能レ不レ仰二於人之贊襄一矣。凡天地之所二生養一。惟人爲レ重。而鞠育之勞。任二之於授レ生之人一。奉養之勤。責二之於受レ生之人一。是當然之理。顯然之命。則父子之孝慈。俱無下所レ逃二於天地之間一者上也。天地者。造化之共主。而人之生。父母分任二其職一焉。生而育レ之。長而敎レ之。所三以欲二其賢明艮貴一者。豈敢不レ盡二其當レ爲之道一哉。天地者。造化之大父母。而父母者。續二其緖一之親天地也。則爲二人子一者尊奉親愛之道。豈敢不レ盡二其誠一哉。定省温凊承レ志服レ勤。凡所下以樂二父母之心一。安中父母之體上者。無レ所レ不レ竭二其心力一。以至二於愼レ終追レ遠。亦當レ極二其誠敬一。如レ此之類。皆其所下以共二天命一勤中天職上。而非レ有レ所レ加二敎于孝慈

講學筆記第二册

平安　仲欽敬甫　著

天施地化。品物流㆑形。氣化形化並行。生生不㆑已。生長收成。各循㆑序繼㆓其緒㆒。人之生也。秀㆓于品彙㆒。而爲㆓萬物之長㆒。故能贊㆓化育之所㆒㆑不㆑及。而其功與㆓天地㆒相參。贊參之功云何。其於㆓同類㆒。則循㆓彝倫攸㆒㆑敘。有㆓父子夫婦兄弟之親㆒。以屬㆓其內㆒。有㆓君臣尊卑長幼之分㆒。以維㆓其外㆒。其於㆓庶物㆒。則助㆓其生成㆒。除㆓其妨害㆒。而食㆓其當㆒㆑食。服㆓其當㆒㆑服。若其不㆑然。則化育之功。有㆑所㆑未㆑遂。賦界之美。有㆑所㆑未㆑盡。所㆑謂裁成輔相者也。贊參是天職也。服食是天祿也。焉有㆘不㆑出㆓於帝命㆒者㆖耶。若夫天地位。萬物育。雨暘時若。羣類蕃阜。是聖人而有㆓天下㆒之極功也。差而降㆑之。至㆓於夫婦之愚賤㆒。凡有㆘享㆓天祿㆒者。孰得㆖㆑曠㆓其職㆒哉。天之所㆕以使㆔人能修㆓其職㆒者何也。心知之謀慮也。耳目之聰明也。口舌之辯論也。手足之營運也。即心知百體之用。皆爲㆘隷㆓天工㆒之具㆖。則衣食財利之奉。那有㆑外㆓乎程工之祿㆒者。然則雖㆓一言一動㆒。亦不㆑得㆘非㆓天職㆒而妄施㆖。雖㆓一芥一粒㆒。亦不㆑得㆘非㆓天工㆒而私費㆖。人有㆓一思至㆒㆑此。則可㆔以頓脫㆓嗜欲之累㆒。可㆔以深警㆓便安之惰㆒。習而慣㆑之。則私意自可㆑無㆓由容㆒矣。且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之命不㆑等。則又須㆑知貴之治㆑賤。富之賑㆑貧。智之喩㆑愚。賢之化㆓不肖㆒。皆其職之所㆓加厚㆒也。愈富愈貴。而所㆑任亦愈重。豈得㆑有㆔恃㆑之以專㆑己傲㆑人。遂㆑欲㆑取㆑樂之念。毫容㆓其間㆒哉。是舜禹之所㆘以有㆓天下㆒而不㆖㆑與也。文武之所㆘以不㆓遑暇

レ味。手之能作爲。足之能運動一。皆是天之所レ命。而各具二其德一。豈得下任二己意一。而私用上之哉。況以肆汚穢乎。人能知三其各有二天德一。則動靜云爲。不レ得レ不三往而畏二天命一。噫。雖二幽暗之中一。而天臨無レ所レ可レ避。其嚴二於十目十手一矣。若蔑二天德一而穢レ之。則將三何之以免二天誅一。其尙存者。幸而免爾。愚得二此說一深嘆レ之。謂天生二烝民一。有レ物有レ則。民之秉彜。好二是懿德一。蓋人有二耳目一。則賦二聰明之德一。猶下有二父子一。則具中孝慈之心上。皆是固有之天則。而人情自然莫下不レ相二好其美一者上。故愚因レ此又曰。所レ謂物則民彜者。便是天所丁以使丙人靈二於萬物一。而贊乙化育之功甲也。實可レ謂二天職一耳。敢自信二此言一。人不レ得三以爲二穿鑿之論。牽强之辯一矣。夫天命之可レ畏。天職之可レ敬如レ此。然人形氣血肉之欲橫生者盛。而其本然之天則。往往爲レ之梏亡。殆以二萬物之靈一。而近二于禽獸一。自忘二羞耻一。而取二人之賤惡一。待二天之誅責一。可レ哀者莫レ過レ焉。若夫昏愚暴棄之徒。則不レ定二以論一。苟以二求レ道之士一。或未レ能レ免二此弊一而猶不レ知丁其當二改圖一之至急。如丙自救乙繫二死生一之疾甲。則未レ足二與共學一。況可三與適二道乎。愚雖レ論二知識之爲二天命一。然未レ及レ說三身體之有二天職一。雖レ論二在レ上之天鑒可下畏。然未レ及レ說二在レ身之天則可下敬。故請錄二此語一。以補二二論之闕一云。

講學筆記第一册 終

其官長。子之所務。亦出於天工。寬劇。乃其所命也。苟惟知有官長。則凡可取其悅者。或不撰義而從之。若得暇日。亦將以任己私。其如帝臨何。獲罪於官長。則尚可償。獲罪於上帝。則無所逃。又何以忙冗鮮暇爲苦焉哉。二友皆不能置辭矣。這箇道理。雖童蒙不難論。以從學求道之人。而有時忘之何哉。蓋有以也。古昔之人。畏天敬帝。常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順從其命。亦毫不貳。凡有所敬畏。有所尊信。莫不稱天稱命。顧詩書所云可見矣。然常人懼禍求福之心最深。故後世道家者流出。以禱禳之方惑之。浮屠氏又起。以報應之說誑之。於是祈神佞佛。以解徼福之計。無日不營于心。自異教行。人不知天之可畏。逆命犯罪者。歷世愈多。其宜矣哉。嗚呼。天之於下民。雖幽獨隱微之中。莫不鑒臨。命之不可易。理之不可罔。皆瞭然于心目。人能順命從理。則天必允之。弗違其所爲。吾人所恃。惟有此一路。可以庶幾遠咎耳。然其降命尙叵測。而禍福壽殀。皆不能不順受。況自犯咎。則無所復納謝。故古人以天爲可畏可信之至矣。今人則反是。凡王法之所不容。人心之所不與。皆以祈求于神佛。此又以神佛爲冥而易媚。以人爲顯而難欺也。然至於日夕之所戴者。則渾不知其可畏可信矣。今從學求道者。雖能不佞神怪。不信佛教。而習俗之弊。往往不免畏天輕於畏人。其心將以今人自恕耶。以常人自甘耶。不思之甚也。

吾友備陽曰田某因聞愚前論。乃演之曰。凡人身如目之辨色。耳之審聲。口之出言。舌之知

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亦嘗曰。學者識得仁軆。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按凡治經而切己者。自有存養栽培之益。不惟心有所繫而不外馳。及其積功之久。則所存于內者自熟。而與義理浹洽。融化爲一。其所進豈淺淺哉。朱子論讀書之法曰。虛心涵泳。切己軆察。又每以自治書之旨示學者曰。求聖賢立言之本意之所在。今讀聖賢之書者。須先以爲己求益立其志。然後平虛胸次。而無所主尙。順從文義。而無所牽强。反覆玩味。優游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本意。至於專心凝思。則恍如親侍聖賢之側。視其容貌。聽其言語。雖非及門受薰陶。而當此時。不無得其意味氣象。彷彿乎萬一者。而實體之。愚近歲讀四子。有所少嘗。然不能終食之守。屢得屢失。則宜全然無益。但比未嘗之前。則亦似有少不同者。故知雖讀聖賢之書。而無得實益者。其所志不在此矣。況惟要取諸資講辨。利應答。則雖句句咀嚼字字把梳。亦不過口耳之間四寸之學耳。且不能免犯棄德之戒。得侮聖言之罪。學者其思之。

欽衰朽倦事。養病於伏江。每看從仕之徒。馳東隅。趨西陲。乃有自傲清閑而無責任之意。一旦忽然謂履后土。而載皇天。其所可畏。豈人主之比哉。五典爲職。萬物爲祿。其所可勤。豈公務之比哉。無所再容其辨。俟諸友來。私以試之。有免仕遊學之士。來曰。無君無職。而去來任意。則予曰。勿敢出斯言。天監在上。六敘在前。胡得爲無君無職。而生怠心。有在官應務之人來曰。職事忙冗。苦鮮暇日。則予曰。上帝常君。臨子之身。而今子之所君猶

先察理欲。而克去其欲。理常存焉。則心之德周流。而慈愛無所不曁。乃可以語仁矣。今學者立其心。當以求仁爲本。用其功。當以存察爲要。立心用功二者並行。而猶未得其効。則亦當只自咎其爲之之未着實。且其未備嘗困勉之味而已。豈又有佗術焉哉。大抵爲學者之通患。其所知雖略明。而不勉施行。雖勉行乎一時。而少間亦退步。其病根在何所。蓋不知吾心之所知是爲天職故也。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然人視其出于良知者。以爲夫人之所共。視其由于學知者。以爲我力之所得。是故若欲超乎人。則勉行之。若甘於常人。則不勉行。或得以分寸勝人則以爲可。而不必復勉行之。此以其勉與不勉。爲任己意之事也。是甚不然。凡人之生。富貴貧賤。智愚賢否之相殊。皆是天之所命也。而今賦之以才智者。其豈徒哉。必將以此爲其職分。而使之盡其性分之理。以參贊造物之功耳。豈得以爲可自由。而作輟任意哉。若夫愚不肖者。本不明當然之理。天亦何必責其不適於世用。今其天性禀知禀才。而不施之實用。則非棄天職而何哉。況私之乎。靜觀古今人。枉其才智。私用之者。往々天奪其福。且降之殃。然則有才有智。而不盡其用者。亦天譴不可逭昭昭。又其命以富貴。猶命才智。若其享富貴而專驕奢。禀才智而私用者。姑置不論。凡在位而不勤施治。居富而不急賙窮。雖有才力。而不肯從學以矯頑僻。不勇展才以濟殄難。雖有知識。而不能見諸行實。不患不與人共知之類。其罪一也耳。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朱子解之曰。四者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

中。自有二惘然不レ昧者一。而不レ陷二頑冥一。乃能存二靜中之動一。故及二其發一也。喜怒哀樂。皆得レ中レ節。是以能致二中和之德一。而至二於天地位。萬物育一。是聖學之極功也。所レ謂省察者。何也。有レ所二自警省檢察一也。專屬二發用一。而施レ之在二將レ動之始一。所三以備二存養之間一也。其要在レ收二克治之功一。若徒察二理欲之幾一。而未レ能レ克二去其欲一。則理亦無二由而存一。安在二其所一レ尚レ察乎。夫人動物也。人之所二以爲一レ動者心也。然人心之體。未二始不一レ靜。但其所レ發二于用一者。由レ靜而動則爲レ正。由レ動而動則爲レ妄。是人所三以常失二於動一也。故聖人主レ靜而立二人極一。其所下以能贊二化育一。而參中天地上者。亦在レ茲也。蓋居レ敬以存レ心。固所三以涵二養其靜體一也。省察之功。雖レ屬二動端一。然內察二心之存否一。以與二提撕收歛之敬一。外察二身之應接一。以審二是非正偏之幾一。或事將レ來。而察三其所二先有一。或事既過。而察三其所二後滯一。察則心止而靜。靜則欲退而理見。故凡事必心一靜。而乃應レ之。斯免二妄動一。即是所三以使二此心不一レ失二其動中之靜一也。苟一時之不レ察。則失二其主宰一。而無三以檢二此身一。一念之不レ察。則失二其權度一。而應接不レ得二其正一。彼緝二繼存養一。克二治私欲一之功。亦並廢二于其所一レ不レ察矣。若省察之功致二其精一。則視聽言動。莫レ有二一不レ察者一。乃至下於其見二之於羹一。見二之於牆一。見中其參レ前倚上衡。則道理與二心目一。常相依而不レ離。豈惟念念而省。事事而察哉。其能如レ此。則存察並無二間斷一。而其日就月將之効。不レ可レ窮矣。就レ是而克二夫欲一。猶二紅爐上一點雪一耳。原夫理是心之蘊。而仁是心之德也。敬也者。所二以操レ心而體一レ仁之要也。存養之功。全賴レ主レ敬。而省察克治。亦皆以レ敬爲レ本。察而克レ之。其効亦歸二存養一。蓋理本心之固有。而害レ之者私欲也。故欲下存二其理一。以養上レ心者。不レ可レ不下

所レ明既多。則又得ニ相照以進一矣。若夫躬行實踐之工夫。則常患ニ其難レ進而易下退。特其所ニ賴進一者。專主ニ涵養之功一。而其所ニ以常存而不下失。則又在ニ省察之力一。故中庸首章。以ニ戒懼愼獨一。爲ニ體レ道之要一。戒懼存養也。愼獨省察也。欲下自修之士。必以ニ此兩端一。並施ニ其功一。而不上レ可ニ須臾忘一矣。今嘗據ニ二者之名義一。論ニ其畧一曰。所レ謂存養者。何也。操ニ存此心一。而涵ニ養之一之謂也。蓋心之爲レ體本靜。而天理完具。操レ心而存レ之。則湛然之靜體不レ失。而與ニ天理一涵泳。所三以得ニ滋息長養一也。其用レ功之法。收ニ歛此心一。而純ニ一之一。清ニ虛之一。以使ニ常團圓惺惺一。是固所ニ以向レ內而存下之也。如ニ衣冠整齋容貌嚴肅。出レ門如レ賓。承レ事如レ祭之類一。亦皆所下以由ニ外之恭敬一。而養中其內上也。動靜相含。表裏交正。是爲ニ存養之全功一矣。蓋以三其爲ニ統體之工夫一。故包ニ體用一貫ニ動靜一。而又所三以爲ニ省察之地一也。且存養之要。在レ見ニ其成熟之效一。若養而不レ熟。則無レ所レ貴ニ乎養一。然而其所ニ以不下熟者。又由三其用レ功之有ニ間斷一矣。夫出入無レ時。而莫レ知ニ其鄕一者心也。其機之所レ繫。至危而不レ可レ測。故不レ操焉。則爲レ舍レ之。不レ存焉。則爲レ亡レ之。若ニ其舍而不レ顧。亡而不下尋。則不ニ亦甚一乎。今以ニ作輟無レ恒之功一。而庶ニ幾夫底成之效一。猶ニ緣レ木而求下魚也。故非ニ息養瞬存之功積久一。則亦無三以見ニ其效一。若有下計ニ其功一之意上。亦是怠心之所レ萠也。不レ可レ不ニ深省而加勉一矣。人心既有レ所レ養。則擴ニ充其善一。推ニ去其惡一。亦皆有レ所レ資レ力。靈根得ニ滋息一。則知識啓發。而耳目聰明。故窮レ理致レ知之功。亦得ニ由而進一矣。格致愈精。則涵養愈熟。故先儒謂此二事互相發。若存養之功深造。則至密雖ニ屋漏之地一。亦無レ所レ耻。至靜雖下未ニ睹聞一之時上。亦不レ忘レ所ニ戒懼一。如レ是。則至靜至密之

衆。而無非吾仁之所包。無非吾慈愛之所貫。豈非以爲一體者哉。若於天下之事物。有慈愛惻怛之情。所未應未及者。是吾本心滿腔子裏。未十分之故也。何能得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而其所以未滿腔子者。乃只由箇心或爲物所誘而放逸在外。或爲物所繫。而不安其鄉。故學者能持敬愼獨。以克去物欲。操存箇心。常在腔子裏。則心得所養。而生理滋息。惻隱之所由發。可漸以至於滿腔子十分。愚要看得程子三言。相串成一者。其意知此矣。然程子所謂腔子是惻隱之心者。只是不過以人身之生氣。語仁之體段。蓋人之一身。無生氣所不貫。故觸處必覺痛痒。欲人因此知滿天地此理本充塞。生氣徧貫通。而強恕以求至仁耳。然常人之心。人之痛痒。不關己身。若由人心之德本不隔人己觀之。則所謂木頑不仁者也。一身之痛痒不相貫。爲風邪障之也。人己之憂歡不相關。爲私欲隔之也。身體之不仁。雖未至廢用。而必患之。以求療安。心術之不仁。則亡我所以爲人者。而不知患之。可哀矣哉。故愚又嘗謂人莫不好生惡死者。莫不趨利避害者。以一己言之。則私意而已。然實是人心本然之德。由愛之理而發者也。人能因此心。決私欲之壅。而通人己公之。則仁不可勝用。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而夫子所謂道不遠人者。可由此觀之。但在學者。則當盡己心。以推之人耳。故子思又曰。忠恕違道不遠。

朱子常擧爲學之要示人。在涵養致知力行。而三者之序。乃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凡讀書窮理之功。固以涵養爲本。然見聞講討之積。雖有淺深。皆有所隨分以開明。

道者。亦只在存得我所具之生機。以爲除私歸公之主。而擴充之。以施有爲。則得天地萬物。自然與我一體耳。愚由此又謂凡君子所爲。常存生機。故雖有用刑。而其心不忍視見人蒙他害。憐衆人相效無所畏罪。乃萬不獲已。而後施之。所謂以生道殺人者。蓋如此矣。亦不害其爲存生機。凡小人所爲。皆歸殺機。故雖有施愛。而愛得不公。是以喜者未饜。而怨者隨至。且往往其所以愛之者。適足以害之。況厚其所私。則不免有奪諸公。是以其愛亦歸殺而已。凡四端之善。雖隨感而應。然皆由惻隱之情。以起其頭。便是天地之生機。無少息者也。學者切戒勿擊生機。須因生機之發動。皆擴而充之。此乃求仁之要也。這箇工夫。豈惟知與人爭是非曲直。而軀殼外。恝然無所憂者。所能與也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其理一也。聖人所以繼天治人之道。學者所以則聖修己之法。豈有他乎。尙仁而已。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今要看得此三言其旨相串。渾成一片。亦似可有益矣。蓋仁是天地所以生物之理。人得此生理以生焉。心乃所以具此理。而人之所由生由活者也。故直以人心爲仁。以心之德訓仁。朱子所謂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者。亦即是也。人能常收箇心。在腔子裏。則心得安其所。而充滿腔子裏。乃其所充滿者。皆吾惻隱之所由發也。滿得至十分。則所觸而應。所思而及。無細無大。皆由惻隱之情以發見流行。其如此。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應事接物之際。莫非我仁愛之所被。乃雖人情所可欲者。皆以公共之心視之。則眞情自發見。而處之各不失其所宜。私情自縮退。而克之亦易容其力。雖未免有復萌之念。亦可以漸遏之。其推己及人者。亦中心油然。樂與人共其利。共其善。豈不得其推去不難。而又能保於後哉。其能若此。則我惻隱之情。可以類擴之。而充其本量矣。夫爲學之大本既立。則善端之發見。皆可由此擴充。以全于己。又可由此推去以及于人。其不善者。亦可由此克治。以復天理。又由此盡己履實。言行相顧。則可以存誠於己而感動物。百行萬事。皆由此進修。而可以庶乎全吾仁矣。故今欲與諸友共。以爲天地立心。爲凡用功夫之本領。以馴致其成功。諸友以爲如何。

程子論仁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蓋人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生。而生理乃具于心。此便是心之德。所謂仁也。故人心愛物之情。便是仁之發用。人之生脈。而亦其用心所由公之主也。若不明此理。而徒欲秉直持平。以一物我。則似公而非公。只是絞直而已。其弊或有訐父之罪。以爲直者。竟莽莽蕩蕩。以至於都與仁無交涉矣。此惟知以無私爲公。而不知以人心本然之生意爲主之故也。竊謂人身是生氣之會。而心是生理之府。若能放吾身同置天下人之間。以吾心本然之德。體天地萬物。則外不容物我之私。內不生形氣之欲。普博公平之中。自然有惻隱慈愛之意。乃所以爲仁也。故程子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今欲從其

講學筆記第一冊

平安　仲欽敬甫著

欽近歲與二京上諸友一講レ學。會間欽所レ語者。諸友請三自錄二其大意一。欽亦惛忘日甚。因乃隨二筆冊子一。而欲下與二諸友一共施中討正上。今創二其藁一爾。

吾儕爲レ學。於二克レ私推レ己之功一。雖レ非レ無レ所二少試一。而未レ得二其力一矣。於二所レ謂擴充一者。則未三嘗識二其旨趣如何一。竊嘗思レ之。是由レ未レ知二仁者大公博愛之意味氣象一也。所二以不一レ知レ之者。又由レ立レ心之大本。未三レ得二其道一也。立レ心之道如何。按程子有レ言。曰。人只爲下自私將二自家軀殼上頭一起上レ意。故看二得道理一。小二了佗底一。放二這身一來。都在二萬物中一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今由レ是論レ之。凡從二事於學一。而欲二求レ道修一レ德者。須丙先以下張子所レ謂爲二天地一立レ心爲乙所レ學之頭腦本領甲。不レ然。則其心之所レ注。皆自二吾軀殼上一發來。私欲之所二由生一。亦同二其源一。乃欲下以二此心一克上レ之。猶二家人相爭無レ管レ之者一。是以纔禁二私欲一。又隨而生。我元無乙欲下與レ人共二其利一共中其善上之心甲。苟無二與レ人共之心一。則不三惟要二獨利一レ己。而視二己之爲一レ是。亦囂囂自足焉。猶下終日在二訟庭一。與レ人對頭。爭二辯曲直一。而伸レ己伏レ人。則悅以爲レ得レ志者上。是以雖二一時推レ己及一レ人。而少間復見二物我相隔一。今廓然忘下其私二軀殼一之心上。一爲二天地一立二定箇心一。以レ己爲二天地間一人一。而於二其是非利害一。以二己自知之實一處レ人。以二人視一レ己之公一自處。而愛惡無レ所レ僻。則其心之發用。殆與二彼造物者一。上下同レ流。凡

講學筆記引

夫子曰。德之不レ修。學之不レ講。是吾憂也。學之不レ講。聖人且憂レ之。況不レ至ニ於聖人一者乎。昔者吾惕齋先生仲君。以ニ傑出之資一。生ニ於昇平之世一。求ニ乎鄒魯之芳一。遡ニ乎洛閩之源一。而講ニ窮其學一。老而不レ倦。是以平日尋思推求。多レ所ニ發明一。猶以爲レ不レ足。而與ニ故人舊友一。討論磨研。筆ニ之于書一。名曰ニ講學筆記一。惜乎其未レ成而棄レ世也。謙之侍ニ函丈一有レ年。然資性昏弱。未レ能レ知ニ其所レ得也。而讀ニ其書一。則自覺其發ニ先賢之所レ未レ言。啓ニ後世之所レ未レ及。不レ爲レ不レ多矣。嗚呼。先生齒愈邵。而造詣愈深。苟非ニ其人一。誰知ニ其尊一乎。吾門生露木高篤多年從レ予而學。深慕ニ先生之學一。一日來乞レ雕ニ此書于梓一。予欣然乃頷焉。喟然嘆曰。凡熟ニ讀此書一者。實知ニ鄒魯洛閩之學脉一。克レ己修レ德。而歸ニ于大公無我之域一焉。則不ニ亦講學之至善一乎。因書以爲ニ之引一云。

寬保癸亥閏四月丙寅　　阿陽後學　增田謙之謹書

儒道の眞理かなにうつしがたしといへども、六十にあまれる母のいはく、われをさなきより佛のみちにあゆみをはこび、日の出て月のかたぶくをもおぼえず、あけくれ心のいとまなく、後の世のわざのみいとなみ侍りしが、ちかきころほひ、なんぢがもろこしの人につたへをうけし、儒道とやらんにみゝなれて、こゝろふたつにわかれ、のちの世のつとめにおこたり出來侍る、よはひかたぶいて、ものゝおぼえさだかならず、いかにも見るにたよりあるやうにしるしてたべとのたまふ、やむ事を得ずして、かくかたはしをかきつけ侍るなり、

北肉山人藤肅しるす

天明八歳戊申仲冬

大阪　赤松九兵衛
泉本八兵衛

千代もとくさ終

いはく、秦の代のほろぶる事は、此たからと美女との故なりといふ、高祖これにしたがひて、たからと美女を愛せず、又漢の疏廣といふ人、太子の師匠となりて、年老て古郷にかへらん事を奏す、君と太子より金銀あまたたまはり、古郷にかへり、日々夜々人をあつめてつひやし、人にほどこしたり、ある人のいはく、財寶をのこしおきて、子孫にあたへざる事はなんぞや、疏廣のいはく、賢人にして、たから多きときは、其あやまち(過)をます(益)ものなり、われとし老て子孫のゆくすゑ(行末)をおもふ事かぎりなし、このゆゑに財寶をちらしたるぞとこたへたり、賢人君子此語をたふとみ、はうび(褒)の言葉多し、聖人賢人みなたからを散して道を行ふ、これを天欲といふなり、道をもばらとして、慈悲ある人なりとも、寶をこのむこゝろあらば、愚人としるべし、おごり(奢侈)又しわき(吝嗇)人ならば、周公旦ほどのさえ(オ)ありとも、其人を見るべからずと、聖人ものたまひたり、少しも欲のこゝろあらば、學問の妙處にも至るべからず、又大きなる智惠もめぐりがたし、さありとて、たからをすて其身のほろぶる事も道にあらず、諸葛孔明は死してのちに財寶の藏にのこらぬやうにとねがひたり、ねがひのごとく、死して、後にたからのこらざれども、其の子亦天下にほまれありたり、たらぬにもあらず、殘るにもあらず、是今の世の人のおこなふべき所なり、天下國家をたもちても、たからをちらし、萬人をあはれむこゝろあれば、十分にみつるにあらず、一家をたもちても、たから身にあまらば、十分にみてりとしるべし、これ子孫をうしなふ中だちなり、聖人愚人のわかれ(別)、是よりはじまる、つゝしむべし、

ひなり、人となりて、鳥にだもしかざるべけんや、又わが家のうちをもとゝのへず、けんぞくのすゑ〴〵のまづしきをみつがずして、他人にものをあたふるも、人心なり、一類なりとも、富貴なる人にたからをあたふべからず、他人のまづしき人をめぐむを仁といふなり、

惡人なれども、一代富貴にさかえたるあり、善人なれども、まづしきものあり、これにこゝろ二ッあり、先祖の人善人にて、慈悲をほどこし、人をめぐみぬれば、其子孫惡人なれども榮える事あり、又吉日良辰に生れて、富貴なるものあり、しかれども其人惡人なれば、一代か、又は子孫にむくひて、ほろぶるなり、夏の桀、殷の紂王、日本にて頼朝、又は明智日向守がたぐひのごとし、又惡日にうまれて貧人あり、

天はみてるをかくるといふ事あり、民をしへたけず、人をむさぼらずして、自然にあつまるといへども、財寶多き人はかならずあやまちあり、其一代に外聞をうしなふか、又死して後あまた子どもありて、たからをあらそひ、親のはぢをもあらはすか、一人の子にあまたたからをあたへぬれば、ゆゑなき事につひえをいたし、結局惡名をかうぶる事あり、二代三代とめるは、千人に一人まれなる事なり、さかんなるものはおとろふる事、自然の理なり、春さかむなれば夏來り、秋さかむなれば冬きたる、天道さへかくの如し、湯王天下をとり給ひて、民のくさつとをもうけず、家居をかざらず、武王の天下をとりて、紂王が天下のたからをあつめおきたる藏をひらき、財寶米穀をこと〴〵くちらし、漢の高祖天下をとりて、りさんにいたりて、たからを愛し、美女を愛す、蕭何いさめて

官となりて、天理日々に明かにして、天心にかなふ、天照太神の、正直は一旦の依怙にあらずといへども、終に日月のあはれみをかうぶるとのたまふも、道心なり、謀計は眼前の利潤たりといへども、かならず神明の罰にあたるとのたまふは、人心なり、正直にして、我身のえいぐわをわすれ、財寶をちらし、人をあはれみ、民を愛すれば、此世にては天のこゝろにかなひ、死して後は、天の本土にかへり、子孫長久にしてさかえぬる事は、微妙にして見えがたし、民をしへたげ、財寶をあつめ、榮花をたのしむ事は、眼前の利潤なり、しかれども、此世にては天命にそむき、死して後我こゝろ流浪して、天にかへらずして、子孫ほろぶる事は、とほからずしてさとりがたし、かるがゆゑに、人心は長じやすく、道心はほろびやすし、たとへば、いばらからたちはしげりやすし、牡丹芍藥はきえやすきがごとく、惡人はさかむにして、善人はまれなり、四書五經其外萬卷の書をまなぶも、此十六字のこころを知らんためなり、筆にあらはし、くちにいひほどきがたき妙處あり、しかれども、これをもとゝして工夫をめぐらさば、聖人のさかひにも至るべし、欲ふかく、民をしへたげ、人をたらし、財寶をあつむる事、人心の長上なり、又物知りと人にいはれんとおもふも、人心なり、只心をみがゝむための學問なり、又藝能にすぐれて、人にほめられんとおもふも、人心なり、我職をみがくは道なり、武道をはげみて、名をたかうせんと思ふも、人心なり、まして所領をうけんなどゝおもひてするぶんは、更に沙汰にもおよばず、たゞ君のためにいのちをすつる事、道なりと思ふべし、鳥類ちくるゐだにも、其役々はつとむるなら

又子孫にいたりてほろび、又死して後此心流浪して、天にかへらざるなり、これによりて、天をおそれ、明德を明らかにして、心を誠にし、五常五倫をおこなひ、慈悲をもぱらにして、此性の天の本土にかへる事をたのしむ、天にいのりきたうしてかへるにはあらず、

天下傳授之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堯舜禹の三聖人此十六字をもて、天下を治め給ふ、堯舜禹は大聖人なり、天下の大事は、すなはち國をやすくし、天下を太平にをさむるより外はなし、其大事の授受は、中の一字なり、堯、舜、禹、湯、文王、武王、伊尹、傅說、周公、顏回、曾氏、みな此中の一字をもて、道統の傳をつぎ給ふ、中とは中庸なり、中庸の肝要は、誠の一字なり、まことゝは、一毛も天理にたがはぬ所なり、孟子の遏人欲存天理、とのたまふも、此中の一字なり、此十六字、萬世聖人心學の傳授なり、

此十六字のこゝろは、人心とは人のこゝろなり、道心とは天の心なり、我心のはじめは、天の心と一躰なり、しかれども、人と生れ來りては、人心といふもの出來るものなり、上智の人といへども人心あり、又下愚の人といへども道心あり、此ふたつのもの、人の胸中にまじはりてあるものなり、これををさむるゆゑをしらざれば、人心主人となり、道心被官となりて、天理ほろぶるなり、此人心と道心とのふたつの間を、くはしくして察すべし、又かの本心を正しくして、胸中にはなさずして、一にする事すこしもたえぬ間なきやうにするときは、道心主人となり、人心被

又天台の法は、佛の有にもあらず、無にもあらず、中道實相ととかれたる所なり、かくのごとく佛のいろ〳〵にとき給ふは、其人々の氣に應じて、こゝろをすなほにして、國を治め、萬民をやすくおかんためなり、佛のこゝろもちもありがたし、しかるに、今の世の出家だち、身のすぎはひの中だちに佛法をとくによりて、みな人心まよふなり、釋迦如來のぢきの弟子、阿難加葉をはじめて、欲にこゝろをけがされまじきために、一物をも身にたくはへずして、毎日乞食に出て、其日其日の食ばかりをもとめたまふ、今時の出家だち、財寶をつみたくはへ、堂寺に金銀をちりばめ、あやにしきを身にまとひて、いのりきたうをなして、後世をたすけんといひて、人のこゝろをまよはする事、佛の本意にもあらず、まして神道のこゝろにもかなはず、世のさまたげとなるものは、出家の道なり、

儒道と佛法とのかはり

釋迦佛一切經の中に、心はあるものなり、極樂地獄もあるものなりと、ときたる所も多し、又心もなし、極樂地獄もなしと、說れたる所もおほし、しかれば、心はなきものぞと落着たり、心あるものならば、かりそめにも、心はなきものぞとは、說き給ふべからず、しからば、後生はなきものに落着たり、ふかく思惟して、よく〳〵心得わけ給ふべし、儒道には、此性は天の性をうけ得て生れ、又もとの天の性へかへると落着たり、しかれどもこゝろにいつはりて、人をそこなひ、人をそねみ、こゝろよこしまにして、おごりをきはめたるものは、此世にては天のせめをうけ、其身ほろぶるか、

おとなや、人をあはれみ、心ひろうして、秦の代をほろぼして、天下をとりて、法度を定めていはく、人を殺すものは殺すべし、又人をやぶるものと盗人をば、つみをふかくすべし、此三の外の法度をば、こと〴〵くゆるすとなり、秦の世の法度にくるしみたるものども、心のびて、まづ高祖におもひつきたり、此德によりて、四百年天下ををさめたり、秦の世十五年にしてほろぶる事は、法度にくるしくして、萬民をくるしめたると、萬民のつかれくたびれたるとのふたつなり、漢の世四百年天下をたもちたるは、人をあはれむと、法度のゆるかせなるとのふたつなり、此事ものゝ本にあきらかに見えたり、日本の神道も、我心をたゞしうして、萬民をあはれみ慈悲をほどこすを極意とし、堯舜の道もこれを極意とするなり、もろこしにては儒道といひ、日本にては神道といふ、名は、かはり、心は一ッなり、神武天皇より三十代欽明天皇の御時に、天竺の佛法日本へわたりて、ふしぎしんぺむなる事を、とき聞するによりて、人これにこゝろをよせて、神道おとろへたり、釋迦佛は、天竺の人なり、天竺國の人は、こゝろすなほならずして、國をさまらず、佛難行六年、苦行六年、十二年のあひだ、だんとくせんといふ所へ引こもり、國の治め樣を工夫して、佛法といふ事をとき給ふ、はじめは、心といふものはあるものとゝき、又中頃は、心は空なるものとゝき、後には心はあるものにもあらず、なきものにもあらず、中道實相とゝき給ふ、今淨土宗のごとく、極樂地獄をたてゝ、人のこゝろをすなほになすは、佛の心はあるものぞとゝかれたる所なり、禪宗のごとく、心はなきもの、五躰ある間のつきものぞとをしへたるは、佛の空ととかれたる所なり、

堯と申は、もろこし四百餘州のあるじにて、聖人なり、舜と申も、天子にて聖人なり、孔子も此堯舜の道をひろめ給ふなり、堯舜の道を儒道といふ、儒道を學問するを儒者といふなり、堯四百餘州の天子なれども、家の地形高さ三尺にして、やねをばかやをもてふき、かやのこぐちをもそろへず、たるきをもけづらず、御服はやぶれざればめしかへず、食に珍物をとゝのへず、あかざのあへものなどにてすゝめ給ひて、天下の萬民を我子のごとくにし給ふ、此德によりて、幾萬年いく千年といふかぎりもなく、めでたき御代のためしは、堯舜の御代をあふぎたてまつる、堯舜の道とて、不思議神變なる事はなし、たゞ明德、新民、至善、誠敬、五常、五倫、是道の極意高上なり、此道をもて、我こゝろを正し萬民をあはれみ給ふときは、天下を久しくたもち、權謀をもてをさむるときは、一代二代にてほろび、五代六代をさむるといへども、合戰さらにやむ事なし、これををさめたる世とはいふべからず、

もろこし四百餘州七國にわかれて、七王となりたる世あり、秦の始皇六國の主をほろぼして、一人四百餘州のあるじとなりたり、武道はすぐれたれども、文道をしらずして、四十里四方にやしきをかまへ、城を高くつきあげて、金銀珠玉をちりばめ、其内に天下の財寶をあつめ、美女を愛し、榮花にほこる事、いにしへにも又末代にも、ためしなきありさまなり、法度きびしくおきて、天下の人これにいきをつめ、萬民はつかれくたびれて、此の天下のほろぶる事をまちかねたり、萬人のくるしみつもりて、十五年にして、天下ほろびたり、漢の高祖は、泗上といふ所六十町あり、在所の

西明寺といふ、此二人道をしりたる人にて、此二人のしまりをもて、百六十年をさまりたり、やすとき天照太神のおきてをまもり、天下の萬民をあはれみ、身のえいぐわをなさずして、家居もそさうにして、ついぢなどもくづれおちて、ゆきゝの人見入るばかり、あさまなり、その時大名小名よりあひて、あまりにまばらにて候、御用心のためにて候ほどに、ついぢのやぶれをつくろひ候はんと申ければ、やすときのいはく、われもさはぞんじ候へども、此ついぢのしゆりなどゝいへども、いくほどの萬民のつひえたるべし、又泰時に忠節をぞんぜらるゝ上は、これにましたる用心はなし、くろかねのついぢをつきたりとも、おの／＼こゝろかはり、民のうらみをうくるならば、我家かならずほろぶべし、たゞ御無用と返事せられたり、又西明寺殿あるとき、母の方へまゐり給はんとするとき、母やぶれたる障子を、ひとまづゝみづからはり給ふ、けいめいする人のいはく、ひとまつづくりたるは、まばらにてみぐるしく候、みなはりなほし候へかしといへば、母のいはく、いやさやうにはあらず、わかき人には、つゞまやかなる事をしらせたるがよく候と申されたり、此ころは、すこしのつひえをもいとひて、萬民のくるしみをたすけむためなり、いにしへは女なれどもかくありがたき聖人のこゝろにかなひたる人ありつるぞかし、かやうなる心の德つもり、民をあはれみ、天道にかなひ、百六十年をさめたり、九代めの相模守高時、西明寺のこゝろとちがひ、一人えいぐわをきはめ、美女を愛し、酒をこのみ、民のつひえをいとはずして、おごりをきはめたる天罰によりて、先祖の功をむなしうして、一門けんぞく鎌倉にてくびはねられたり、

て、道をおこなひ給ふによりて、後白河法皇まで幾千年といふ數をしらず、代々子孫に天下をゆづりて、さかえ給ふなり、いにしへの天子は、みづから鍬をとりて、田のうちはじめをあそばして、民のくるしみを報じ給ふ、延喜の帝は、寒夜に御衣をぬぎて、國土の民どものいかに寒むからんとなげき給ふ、神道には正しきを、もぱらとして、萬民をあはれむを極意とするなり、上一人正しかれば、下萬民すぐなるものなり、上一人欲ふかければ、下萬民上のごとくなり、こゝろだに誠の道にかなひなば、いのらずとても神や守らん、誠の道とは天道の誠なり、神佛に金銀を進上して、我身のうへをいのる事、おろかなる事の第一なり、人さへすこし道の心あるものは、よこしまなるまひなひをうけず、惡人にちかづかず、まして民をくるしめず、被官一類をかつゑにおよばせて、神佛に音信申たるとてうけ給はんや、其身正直にして、慈悲を人にほどこしぬれば、いのらぬとても神守り給ふなり、叶はぬ事を神佛にいのりて、叶ふといふ事はなき事なり、後白河法皇にて、天照太神のおきてやぶれきはまりて、頼朝天下をとりて、おもてには慈悲をほどこし、道をたつるまねをして、心には天下をとり、我身のたのしみをおもひたる、いんぐわによりて、其身は死するところさだかにもしれず、頼朝の子頼家はおとうと實朝にころされ、實朝はをひにころされて、四十二年にて子孫ほろび、天下をうしなふたり、道をしらず、天道をおそれず、民をくるしめ、一人えいぐわにほこる天罰なり、

北條時政頼朝のしうとにて、自然に天下をとりて、九代百六十年をさまりたり、時政の孫泰時、又

のは、天下をゆづらむといへども、此心のけがれむ事をおもひてうけず、はんれい（范蠡）張良などゝいふものは、たからをすて、國をすてゝ、此心をみがけるなり、いにしへの聖人賢人といはれて、國をひさしくたもちたる人に、たれか寶をこのみたるはあるべからず、又寶をこのみ、美女を愛し、たのしみをもばら（專）とするものたかきいやしき（貴賤）、ほろび（亡）ざるはあるべからず、

一國のあるじは、一國の父母と天道よりのたまふなり、父母となりて、其國の人民をくるしめぬれば、かならず天の罰をかうぶりてあしゝ、はなはだしければ一代にほろび、惡ゆるやかなれば子孫ほろぶるなり、一國に生ずるほどの米穀は、一國の人をやしなはんために、天より生じ給ふなり、しかるに一國の人民をしぼりとり、民のなみだをあつめて、金銀珠玉となし、くら（藏）にたくはへおきて、其身の榮花とする事は、天道の物をぬすみて、わが榮花とするなり、其とがなにとしてのがれんや、其身一代のたのしみはいみじけれども、子々孫々天のせめをうくる事、いたましきかな、五百年以來、その身の功はなくして、富貴にほこりけんぺい（權柄）をとり、人民をくるしめたるものゝ子どものゆくすゑをかんがへ見るべし、目前にあはれをもようす事のみおほし、

天下をしる人を天子といふ、天子とは天の子と書り、これすなはち天道の名代に此界へ出て、天下の萬民をあはれみ、天下の父母となり給ふなり、

天照太神は、日本のあるじなれども、宮作はかやぶき（茅葺）なり、御供は黒米なり、家居をかざり給はず、食にめづらしきものをとゝのへずして、天下の萬民をあはれみ給ふなり、神武天皇其おきてを守り

りて、子孫かならずさかえ、後の世には、天の本土にかへるなり、天にそむきたるものは、子孫ほろび、後の世に此心流浪して、天にかへらず、鳥けだものとなるなり、かるがゆゑに、儒道には天をおそれて、道をおこなふ事を一大事とするなり、

天の本心は、天地の間にあるほどの物を、さかえるやうにあはれみ給ふなり、かるがゆゑに、人となりては、人に慈悲をほどこすを肝要とするなり、慈悲をほどこすに次第あり、まづ一門一類によりどころなき貧者ならば、すゑ〴〵までたづねもとめて、これにあはれみをくはへ、そのゝち他人の親もなく、子もなく、たよりもなきものあらば、分々に應じて物をあたふべし、天の道には次第のみだれざるを肝要とするなり、まづわが家のうち、けんぞく（眷屬）をよくして、其後國ををさめ、天下へ慈悲をほどこすべきなり、かくの如くすれば、人のうらみ（恨）をうけぬものなり、人に慈悲をほどこせば、又よくむくひあり、むくひをうけんとてじひをするは、慈悲にあらず、又富貴なるものに物をあたへたるも、天の道にかなはず、慈悲にあらず、

家のうちに、五人十人百人にてもあれ、其わが分に應じたるほどに、とりまかなひをするが道なり、分に應ぜぬ花麗をするも道にあらず、又うちばにして、金銀をたくはへたるも道にあらず、いかにもつゝまやかに家ををさめて、人にじひをほどこしたらば、子孫に富貴の人あるべし、于公といふ人たかきもん（高門）をたてたる事をしるべし、財寶おほければこゝろけがるゝのもなり、心ほど大事なるものはなし、此財寶ゆゑに、のちの世までをとりはづす事、おろかなることなり、さうふ（巣父）といふも

れば、天も我も一躰なり、

君臣　父子　夫婦　兄弟　朋友

これを五倫といふ、これ又人の日々夜々の所作なり、

君臣　君につかへ奉るには、一命をおしまず、忠節を盡すべし、又君は臣を我身のごとくあはれむべし、すこしもこゝろにいつはりあれば、天にそむくなり、

父子　子の親につかへるには、孝行をつくすべし、親は子に道ををしへて、あはれみをくはふべし、

夫婦　この間は天地のごとし、夫は女をあはれみ、婦は夫をたふとみて、たがひにうらみなきやうにすべし、

兄弟　兄は弟をあはれみ、弟は兄を敬すべし、

朋友　友とまじはるには、すこしも僞あれば、心はなるゝものなり、

右此五倫の、人々日夜の所作たる、其所作に、心にいつはりありて、かたちばかりにて行へば、其僞を天の知り給ふによりて、いたづらごとゝなるなり、此五常五倫を行うて、其ひまあらば學文をすべし、此所作をつとめずして、學文するも人欲なり、まづ明徳をあきらかにし、次にこゝろを誠にし、次にするほどの所作をつゝしみて、こゝろのうちをみがき、其上に五常五倫を僞なくおこなへば、わが身ながら聖人となりて、天道と一體なり、かくのごとくなれば、天のあはれみをかうぶ

めて大事にかけてつゝしむべきなり、又下人をつかふにも、まして友にまじはるにも、よこしまのこゝろなきやうにつゝしむなり、するほどの所作を、おろそかにせぬごとくに、大事にするを敬といふなり、又君親に仕ふるに、あまりに大事にかけてくすみすぐれば、隔心出來てこゝろへだつるものなり、此こゝろの誠をとりはなさぬやうにむねにおきて、かほかたちはいかにもうらゝかにして、さすがきとして、つかへ奉るべきものなり、

右　明德　誠　敬

此三はこゝろのつゝしみなり、

仁義禮智信

これは人の日夜朝暮の所作なり、

仁は、人をあはれみ、慈悲をほどこす事なり、

義は、無理のなきやうに、萬事を理にかなふやうにするなり、

禮は、上の人をうやまひ、下となる人をも、それ〳〵におひしらひをするなり、

智は、智惠なり、人をあはれむは仁なれども、いらぬ所にあはれみをすごすは仁にあらず、禮はたらぬも不禮なり、過るも不禮なり、よきほどの理にかなふやうにするを智惠といふなり、

信は、いつはりなきを信といふ、仁をほどこすにも信をそへ、義にも、禮にも、智にも、此信をくはへねば、みないたづらとなる、天も誠を躰とし、人も信を骨とするなり、かくのごとくす

に通ずるがゆゑに、君子のひとりをつゝしむ、

古語曰、人々自性之內、有二一顆衣心玉一、出二靈智之光明一、爲二自性之法身一。出二瞋恚之猛火一、爲二煩惱之牢獄一。

明德とは天よりわかれ來て、わがこゝろとなりて、いかにもあきらかにして、一もよこしまなるこころなく、天道にかなふたるものを明德といふなり、天より生れつきたるごとく、此明德を明かにみがきたてたる人を聖人といふなり、又人間と生れ來てより後に、人欲といふものあり、欲心ふかく、見る事聞事にまよふものをいふなり、此人欲さかむになれば、明德おとろへて、かたちは人にして、心はとりけたものに一になるなり、たとへば、明德はかゞみの明かなるがごとし、人欲はかがみのくもりなり、日々夜々に此明德のかゞみをみがゝざれば、人欲のちりつもりて、本心をうしなふ、明德と人欲とは、敵味方なり、一方かけては、かならずまくるなり、

誠とは、僞なきをいふ、是天の本體なり、春夏秋冬土用などの、毎年に毛頭次第のみだれぬも誠なり、人間は人間をうみ、梅は梅櫻はさくらの花をさかすも誠なり、天のなすほどのわざにいつはりはすこしもなし、かるがゆゑに、天の本體を誠といふ、わが心天よりわかれくるによりて、人もいつはりなければ、自然に天道にかなふ、僞あれば天に背きて、子孫ほろぶるなり、君に忠節、親に孝行、人に慈悲をほどこすを、誠のみなもとゝなすなり、

敬とは、君につかへるにも親につかへるにも、一大事の客人をあひしらふごとくに、こゝろをしづ

びきはまれば、かなしみ來り、おごれるものはひさしからず、これまた自然の理なるべし、齊の桓公の廟にあやしきうつはものあり、夫子見て、これは宥坐の器なりとのたまふ、水なきときはかたぶき、又水中分なるときはすぐなり、十分にみつるときは、此器かならずくつがへる、明君これをいましめとして、つねに其坐のかたはらにおき給ふ、子路問て曰、十分にみつるとも、かけぬ道あるべきなり、夫子の曰、才智すぐれて君子のごとくなりとも、愚人のおもひをなすべし、天下に大なる功をなしたりとも、人にゆづりて、わが功にほこるべからず、勇の力世にすぐれたりとも、怯をもておもふべし、とめることは四海をたもつとも、謙をもてまもるべしといへり、あゝ聖人だもかくのごとし、諸人これをこゝろとせば、みてりともあやぶからずかし、

天道とは天地の間の主人なり、かたちもなきゆゑに、めにみえず、しかれども春夏秋冬の次第のみだれぬごとくに、四時をおこなひ、人間を生ずる事も、花さき實なることも、五穀を生ずる事も、みな天道のしわざなり、人のこゝろはかたちもなくして、しかも一身の主人となり、爪のさき髮すぢのはづれまでも、此こゝろゆきわたらずと云ふ事なきがごとし、此人心天よりわかれ來りてわがこゝろとなる也、もとは天と一躰のものなり、此天地の間にあるとあらゆるものは、みな天道のはらのうちにはらまれあるなり、たとへば、大海のうちに魚のはらまれてあるとおなじ、魚のひれのうちまでも、水のゆきわたらぬといふことなし、人のこゝろのうちへも、天のこゝろのゆきわたらぬといふ事なし、かるがゆゑに、一念慈悲をおもへば、其念天に通じ、一念惡をおもへば、其念天

りのいろ／＼にそめなして、出仕のよそほひをひきつくろひ、又せちゑには、あやめふきわたし、あふひかけたるも、いとめづらし、ぼうたんは花の君なりと、もろこしの人のいひしも、げにことわりぞかし、うるふのとしは（牡丹閏年ニ八十三葉）花のやうもひとへにまさりて、ちしほの色にさきみだれ、柳はみどりに山振は中央のいろをふくむ、又のきばも山もとりつくろひて、緑のぬれ／＼として、わかやかなるは、花よりもいみじく、ふづきのはじめごろは、あやしさなほゑきれども、ゆふべの風のこゝろもかはりて、いつとなくひとはちりそめて、野山の色々にそめわけて、にしきをはれる世界なるも、いとになくすぐれて興ある見ものなりけり、月はいつもめでたしといへども、殊更まちうけたる十五夜のみねのこずゑよりこぼれかゝりたるやうに、あてやかにさし出たる、こゝろもことばもおよびがたし、いにしへの人だちも春秋のおとりまさりは、いづれをいづれとわきがたかりし、よべの月のまどかなりしも、けふのゆふべはすこしおもかはりして、ものゝかけたるやうにおぼえ侍る、神無月の朔日ころより露霜のおくての山田ふくかぜも身にしみて、まがきのはなもしぼみおちてもとあらの萩もかつちりて、そとものむしの聲もなきからし、世をすて人のはらわたをくだくたよりとなり、ゐなかの山はなかばもすぎて、雪くだりあられまじりの風おちて、民のすみかもあはれなりけり、めにみえぬあめつちのこゝろはかりしりがたしといへども、四季のてんぺんして、うつりかはるしだいをさつするに、さかむなれば、かならずおとろへ、みつればかくるならひは、みなこれ自然の理と見え侍る、いきとせいけるものゝうちに、さかりひさしきはなけれども、よろこ

千代もとくさ

惺窩藤先生著

難波人某校寫

年たちかへるあしたのそらのけしきものどかに、きのふにはやうかはりて、たに（谷）のうぐひすもあゆみをこゝろみ、のきばの梅のえならぬにほひにうつり來て、うひ（初）ことのねも事あたらしくめづらし、人のこゝろもそゞろにのび（延）て、おもふまゝなる友うちかたらひ、こゝの山、かしこの寺にたゞよひあるき、歌をよみ、文をつくりて、そのこゝろざし（志）をのべ（述）其興をもよほす、あるはまた女どちわらはべのこゝちよげなるをあとさきにひきぐして、たかきいやしきをうちものかたらひて、わかくさねぜりなどやうのものをとりつみ、ことある興におもひて、世のうきわざをわすれて、けふはかひあるわが身かなと、こゝろおごりもせられ侍る、やよひなかばはよしのゝふもとはちりすぐれば、山の花いまをさかりといろめきたり、宮古のも、こゝかしこちりもはじめず、さきものこらず、人のこゝろもそらになりて、山のおく谷のそこまでまよひゆきて、くれゆく春の名殘をおしみ、春の風のおもてをふくには寒からねども、はなにふるゝこゑは山賤のをの（斧）ゝ音よりもはげしく、きのふまでは、にほやかにして、色に出で香にほたりて、天下の人のこゝろをまよはせしむくひにや、一夜のほどになかば（半）はちりてかつ〴〵殘りたるも、中々見しおもかげもなく、たとへばやめる（病）をみな（女）のにほひ（艶）おとろへたるにこと（異）ならず、又ころもがへ（更衣）の日は、こゝろもあらたまりて、內も外もみど

序

有レ客。袖二一冊子一。來視二於予一。曰。是惺窩藤先生。述二儒學大意一。以諭二其母氏一者。藏二某家巾箱一久矣。僕乃乞得授レ梓。名曰二千代茂登草一。千代茂登者。在中郎所レ答二其母夫人一之詞。截在二勢語一。斷レ章取レ義。不レ知果協否乎。願子題二一言一。以弘二其傳一。予繙閲。喟歎曰。有レ是哉。後學之幸也。蓋先生爲二中興儒宗一。有レ大造二本邦一。則以三其首倡二洛閩之學一也。斯書之出也。論者或謂。以二先生之道德一。於レ化二其母一乎何有。且也正學之行。二二百年于茲一。孰不レ與二明明德誠敬之說一者。然區區國字之錄。間或レ混二乎佛意一歟。亦弗二深思一已。夫婦人之難レ化。固非二男子之比一。矧浸二淫浮屠一者乎。昔在尹彥明。以二程門高足一。日誦二金剛經一。曰。是其母所レ訓。不二敢違一也。彼其平日。不レ能レ諭二母於道一之所レ致也。以二先生一方レ之。豈不レ優哉。此不二唯道德之純粹一。抑亦至誠之感化也已。若下夫解二明德一引二證竺典一。以二流轉後生一談上レ心。則所レ謂約闘之語。讀者逆二其意一。略二其辭一而可矣。

天明戊申秋八月　　後學　岡山菱賓　謹撰

惺窩先生著

千代もと草

先生は中興の儒宗、はじめて洛閩の正學を傳ふ、其道德の隆なる、世の斗山する所也、此書は、先生の御母公佛教を學びて、いまだ儒道を聞給はざるを以て、先生の教を問給ふにより、かんなもて其大意を述て献じ給ふ所なり、これ小冊子といへども、正學の奥旨を示す、後學の至寶なりと、或人の家に秘たるを請ひて、緒をまじへ梓に鏤て、其傳を擴るになん、

轉。一旦豁然貫通。則同歟異歟。非ニ見聞之智一。而必自知然後已矣。嘗聞有下因ニ周程張朱之言一。譏ニ謗韓子一者上。敬軒薛氏論曰。在ニ周程張朱一誠可也。在ニ他人一不レ免下不レ識ニ己量一之罪上。至哉昌言。余所レ懼又在レ茲矣。其二件者。大學綱領也。前回余雖ニ卒然道著一。而復非レ無レ所レ承。足下今所レ言。余先所レ言。衡決不レ合何哉。余偶口囁嚅。而言不レ盡レ意歟。抑亦足下偶耳聽熒而意不レ曉レ言歟。必俟ニ他日面布一。於戲壁陰之聰。燈雨之牀。我往叩レ之乎。足下來訂レ之乎。狂愚之言。叨叨至レ茲。病痾未レ瘳也。倘莫レ悋ニ瞑眩之藥一。幸之又幸。蔑ニ以加一レ焉。不宣。

慶長甲辰三月十有二日　　田玄之白

惺窩先生文集抄錄終

何。且如レ余者。堅白未レ足。而妄試ニ磨涅一。還爲レ渠所レ議。可レ愧莫レ甚レ焉。唯自警自勤而已。來書又有ニ二事一請揚搉言レ之云々。其一件者朱陸辨也。足下所レ辨者。諸彥排陸之緒餘也。我亦閱焉。如ニ朱夫子一者。繼ニ往聖一。開ニ來學一。得ニ道統之傳一者也。後生區區置ニ異論一哉。如ニ陸文安一者。有ニ信而最學レ之者一。有ニ疑而未レ決レ之者一。有ニ排而斥レ之者一。信者排者。置不レ論焉。以ニ其疑者一言レ之。在ニ同時一者。張敬夫。呂伯恭。於ニ紫陽一爲ニ丈人行一。而共發ニ揮我道一爲ニ己任一者也。然亦以ニ文安一不レ爲ニ全非一。在ニ有元一者。北有ニ許文正一。南有ニ吳文清一。又共發ニ揮我道一爲ニ己任一。如ニ文清一。亦於ニ朱陸一左之右之。未ニ偏執一。在ニ皇明一者。儒門一代巨擘。皆有ニ寃レ陸之疑一。故余亦疑ニ其所レ疑而已。非ニ信而學一。唯見下羅整庵。霍渭厓。陳清瀾等。黨同伐異。排陸之諸編上。未レ見下金谿家乘文集語錄年譜及門人故舊之手錄上。故曰非ニ敢信者一。疑而未レ決者。足下辯レ陸不レ遺ニ餘力一。不ニ顧諱一。不ニ回護一。想是於ニ兩家之學一。窮ニ閫奧一。抽ニ扃鑰一。見地堅定而若レ斯矣。余姑以ニ疑者一論レ之。則鹽梅相濟。瑕瑜不レ掩。亦復有ニ此理一。微箕比干周武伯夷所レ爲。各如レ不レ同。而所レ欲亦如レ不レ異。故仲尼兼稱幷取。不ニ偏廢一。點夫風雩日省。父子異ニ氣象一。異中有レ同。故元氣周流之先聖。與ニ其志一傳ニ其道一。座春門雪之伯叔。異ニ天資一。異中有レ同。故光風霽月之先生。授ニ其圖一接ニ其統一。同氣尙然。況他人哉。由レ是推レ之。紫陽質篤實而好ニ邃密一。後學不レ免レ有ニ支離之弊一。金谿質高明而好ニ簡易一。後學不レ免レ有ニ怪誕之弊一。是爲レ異者也。人見ニ其異一。不レ見ニ其同一。同者何哉。同是ニ堯舜一。同非ニ桀紂一。同尊ニ孔孟一。同排ニ釋老一。同天理爲レ公。同人欲爲レ私。然則如何。學者各以レ心正レ之。以レ身躰レ之。優柔饜飫。圓機流

顧我子子然無レ友。孤陋寡レ聞。其故如何。方今世降俗薄。而物論不レ公。呫呫然動ニ其喙一。高者入ニ空虛一。卑者入ニ功利一。有ニ隋窳者一。有ニ骩骳者一。有ニ突梯卷攣者一。故交ニ乎人一者。炎而附。寒而棄。朝而眞。暮而僞。甚者僅有レ間。則揮ニ舌上之龍泉一。而刺ニ人於背後一。不レ見レ血。悲夫矣。夫是所ニ以無レ友寡レ聞也。傳曰。人之大倫是五。然亦朋友之於ニ人倫一。其勢若レ輕。而所レ係甚重。其分若レ疎。而所レ關至親。其名小而所レ識甚大也。是足下生平素蘊。而所ニ以問レ言責レ善而已矣。自レ今得ニ講磨之力。濡染之益一。則不レ可レ謂レ無レ友。不レ可レ謂レ寡レ聞。不レ可レ謂レ無ニ公論一。然則余雖ニ不敏一。亦不下剖ニ露肝腸一忠告上哉。今見ニ來書一。楚則失矣。齊亦未レ爲レ得也。講述レ焉。來書所レ謂儒服之製。非レ不レ爲レ榮ニ足下之稱許一。雖レ然他人見レ之。則彼指議曰。足下悅レ人以ニ溢美之言一。余受レ人以ニ不虞之譽一。然則彼此無レ益。而卻有レ害。且夫儒服之製。以レ余爲ニ濫觴一者亦奚爲。本邦居ニ東海之表。太陽之地一。朝暾晨霞之所ニ輝煥一。洪濤層瀾之所ニ蕩滷一。其清明純粹之氣。鍾以成ニ人才一。故昔氣運隆盛之日。文物偉器。與ニ中華一抗衡。諸儒居ニ大學寮一者。砥レ節礪レ行。孜孜不レ倦。屹屹不レ怠。釋奠之禮。試科之制。昭ニ昭乎菅右相遺錄一。當ニ此時一。若諸儒不レ服ニ儒服一。不レ行ニ儒行一。不レ講ニ儒禮一者。何以妄稱レ儒哉。抑亦儒レ名而墨レ行乎。墨レ名而儒レ行乎。嗚呼。猿而服ニ周公之服一。鶴而乘ニ大夫之軒一。余第恐其服不レ稱ニ其身一。何暇論ニ他衣服一哉。若又禮義不レ誤。何憂ニ人言一。來書所レ謂排レ佛之言。更不レ待レ勞ニ頰舌一。唐有ニ傳大士韓吏部一。宋有ニ歐陽子一。餘子不レ可ニ勝計一焉。程朱已往。諸儒先皆有ニ成說一。足下之所レ講。余無ニ斯意一哉。雖レ然上有ニ治統之君一。下有ニ道統之師一。則渠何妨レ我。若其無則奈レ渠

爲レ富不レ仁。爲レ仁不レ富矣。孟軻氏曰。鷄鳴而起。孳孳爲レ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レ利者。蹠之徒也。正直而依レ於二仁義一者。豈獨舜以爲レ聖也。邪曲而走レ於二利欲一者。豈惟蹠以爲レ賊也。是故邪曲者必富矣。正直者必不レ富矣。或曰。然則舜亦有二邪曲一乎。曰。舜當二常天已定一。且得二氣之最通正一。以乘レ乎二時日吉星之運一。故聖而富矣。如夫邪曲者亦幸乘レ乎二時日吉星之運一。而當二變天未一レ定。且得二氣之偏塞一。故邪曲而富矣。一就二人事一以論レ之。一以二日月星辰之向背一而推レ之。

五曰。觀二惡人之顯榮一。莫レ大レ乎二夏桀殷紂一。此亦幸乘レ乎二年月吉星之運一。然偏塞之氣。及邪惡之氣最重。而正通之氣最輕。故有レ祿無レ德矣。膏油將レ消。而火光益明也。桀紂將レ滅。而顯榮太盛也。此陰陽消長。吉凶禍福。人事得失之定理也。以レ此推レ之。則天下善惡之人。尊卑大小俱然也。詳察二此五事之難一。皆出レ乎二賢聖之言外一。而其理甚精微也。今領レ命以レ不レ得レ已。而聊述二其大概一。必多二差誤一而已。實聖人之罪人也。

答二林秀才一 代二田玄之一

朔日所レ貺之手束。十數日之後落二手裏一。裁謝遲怠莫レ爲レ怪。於レ是疊浴至二於三一。開闔至二於數一。琅琅璨璨。葩華生二光暉一。爲レ慰爲レ幸矣。余於二足下一。始而慕二風采一也。望レ梅而遙止レ渴。坎中而聆二餘論一也。嚼レ蔗而漸入二佳境一。今而問以レ言。責以レ善。忽如レ飲二瞑眩藥一。而狂愚之病癖。將レ有二少瘳一也耶。會遇一回。面未レ熟。情既親。不レ以二余無似一。欲レ置二責言之地一。豈不レ爲レ慰乎。不レ爲レ幸乎。

所爲歟。蓋天之所爲者。我之所爲。我之所爲者。天之所爲也。然此變未知自何處來者也。書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君以彰厥罪。然則大小之災祥。皆在乎己。而依然不離其身者也。如夫天變者亦災也。日月之食。地震疾風等是也。蓋上天當於此小變。而遂不失其所。孔子阨於陳蔡之間。而是亦小災。而遂盡其正命者也。夫天地之間。人物共有變有災。但變者。將變而未終禍者也。災者。既成而有迹者也。故君子不防微而召變。而巽辭以謝。君子過而知改。豈終于禍。歷代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顏子思孟子等。有小變而無大變矣。其餘假仁義而好霸業者。與用夫權謀術數以說人者。皆遭大變。或被弒。或爲天下之大戮矣。此所謂自所召之效也。此以書墨揭之。

三曰。因果之字義未詳。說文。因。記也。緣也。又猶根本。果與菓同。凡有木之根本者。必結其實。因彼來此之謂也。譬有人于此。昨日盜人之物。而今日遭害者。昨是因而今即果也。又列朝之士。以加無禮於此。則己亦以報無禮於彼。加於人因。而見報於人果也。是出乎爾者反乎爾之義也乎。今論其虛遠。則過去因。而現在是果也。既語其淺近。則動靜云爲。日用語默之中。而有因有果。有善有惡。孰可不敬畏之哉。此借孟子之辭。以私者之。未知其可否。

四曰。有正直而貧賤者。有邪曲而富貴者。凡正直者近乎義。故常知羞於己。而未知走於利。是以必不富矣。邪曲者溺乎欲。故日夜處於汚穢。而放於利。是故必富矣。陽虎曰。

五事之難

一。天道。

二。災難。

三。因果。

四。有ニ正直而貧賤者一。有ニ邪曲而富貴者一。

五。惡人之榮。

一曰。夫天道者理也。此理在レ天。未レ賦レ於レ物。曰ニ天道一。此理具レ於ニ人心一。未レ應レ於レ事。曰レ性。性亦理也。蓋仁義禮智之性。與ニ夫元亨利貞之天道一。異レ名而其實一也。凡人順レ理。則天道在ニ其中一。而天人如レ一者也。狥レ欲。則人欲勝ニ其德一。而天是天。人是人也。是故君子用レ力。以知レ復レ乎ニ天命之實理一。小人肆レ欲。而不レ知レ近レ乎ニ禽獸一。中庸曰。致ニ中和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實以ニ我之心一。而通ニ天地之心一。則範圍有レ道。而天地自レ我位焉。以ニ我之心一而通ニ萬物之心一。則曲成有レ道。而萬物自レ我育焉。不ニ惟是子思一。子貢亦曰。夫子之文章。可ニ得而聞一也。夫子之言ニ性與ニ天道一。不レ可ニ得而聞一也。是即理與ニ天道一所レ無ニ二之徵也。今擧ニ此二說一。以對ニ言之一者也。

二曰。災難者。吉祥之對也。此其是非善惡小大得失。亦皆如レ此也。有レ人于レ此。將ニ自レ室到レ堂。掛レ于ニ屋牆之團扇一。偶然下而中ニ人之頭上一。是小災也。小災也者。小變也。將ニ下レ堂出レ門。措レ于ニ門上之瓦石一。遽然轉來而傷ニ人之顚頂一。是大災也。大災也者。大變也。此天之所レ爲歟。人之

隙一。幸請書ニ一語一焉。凡見ニ世之醫家者流一。貯ニ蓄古書像一而爲ニ尊崇一者。多羲農軒岐以及ニ扁鵲一也。蓋因ニ景ニ仰其原始一也耶。靖節於レ醫何有哉。適讀ニ先生元集一。略獲ニ其一二一矣。世人唯言ニ先生一者。以爲ニ晉宋之間詩酒之人一也。淺乎哉知レ之。先生不レ作レ詩。唯寫ニ其妙一。先生不レ飲レ酒。唯逃ニ其蹤一。唯其非ニ晉宋之人物一。無懷氏之民也。葛天氏之民也。羲皇上世之人也。其詩曰。此中有ニ眞意一。欲レ辯已忘レ言。醫之於ニ先生一有ニ餘師一。意生是知レ之乎。生也愕爾曰。靖節何以通レ醫。曰。生也非下不レ知ニ先生一而已上。讀ニ軒岐之書一。而未レ熟ニ所レ謂上古天眞ニ者也。夫是所レ謂上古。不レ在ニ上古一。而時時即上古也。喜怒之未レ發。一念之上古也。鷄鳴之孜孜。一日之上古也。肺腑之春。一年之上古也。大人之赤子。一生之上古也。眞在ニ其中一。欲レ辯忘レ言。眞豈可レ辯慮。道中有ニ一眞一。天下無ニ二理一。讀レ禮而知ニ補陰之説一者朱彥脩。而讀レ易得ニ治瀉之法一者黃子厚也。般帝論ニ瞑眩藥一。宋儒議ニ承氣湯一。偉矣。醫レ人醫レ國。元唯一眞矣。生也其讀ニ軒岐書一。認ニ先生之眞一。讀ニ先生之書一。認ニ軒岐之眞一。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精レ義入レ神。有レ得則生亦無懷氏之民也。葛天氏之民也。羲皇上世之人也。始是軒岐之徒也。於レ醫有ニ餘蘊一虖。於戲。身對ニ書前一。神遊ニ園中一。則先生。我奇文欣賞之友也。疑義與折之師也。時是涸陰沍寒之底。滿懷回レ春。春風吹レ物。物自欣欣。丸レ藥黃鸎囀。捲レ簾白鷺飛。會得則活潑潑地。不ニ會得一則唯是弄ニ精魂一。生也歸レ家。讀ニ所レ謂天眞論者一。必有ニ靖節先生之眞讃在ニ其中一來。叨叨贅語也。閑言也。抑以末也。要レ見ニ羲皇上世人一。天眞論裏認ニ其眞一。解レ衣盤礴不ニ描盡一。非レ酒非レ詩。有ニ脚春一。

指階前。花香月影。

星槎硯銘

片石之泓。研而是水。黒質白章。天潢雙起。天地人文。渾然一理。旋レ乾轉レ坤。造化在レ己。

歆案銘 肯推寺所藏

黄卷赤軸。周折造顚。斯師斯友。曰聖曰賢。非ニ身旣沒一。此心永全。天理所レ在。道統以傳。有ニ血氣一者。堪ニ尊親一焉。彼亦人耳。我盍ニ自然一。青燈其下。絳帳之前。朝講夕磨。密鍊潜鞭。日月逝矣。爾曹勉レ旃。

題ニ三笑圖一 丁巳之歲

斯圖古人之異議尙矣。置不レ論焉。曉夫道一而致三。心一而笑三。所レ謂造レ適不レ及レ笑。三氏者何笑焉。不レ適ニ其適一乎。獻レ笑不レ及レ排乎。安排而去。化乎否乎。入ニ於寥天一一乎。否乎。道生レ一。一生レ二。二生レ三。三生レ萬。萬歸レ一。一者何也。孔之以一乎。老之得一乎。釋之唯一乎。夫是一而不レ一乎。抑亦不レ一而一乎。蘇子曰。不レ識廬山眞面目。只緣ニ身在ニ此山中一。敢請三氏者。更向ニ山外一質ニ諸胸中廬山一云。吁。今有ニ三笑圖一。而三笑聲安在哉。其一者尙有レ在而壽也矣。萬世且莫之遇是而已。於レ玆有下陶與ニ陸及遠一之笑聲上。有ニ虎之嘷嘷一。溪聲瀑韻。無レ不レ有焉。且莫之遇是而已。

題ニ淵明畫軸一 幷詩

醫生正意隱ニ于醫一。而最嗜ニ詩酒一。一日持ニ此軸一來曰。是靖節先生歸隱之圖也。裝潢新成矣。上有ニ楮

香國。香嚴之香氣。其亦割二蓬萊之左股一也。夫不レ語レ怪之徒而語レ怪者。何也。人非二夏蟲一。非二井蛙一。語レ氷語レ海。語レ之以レ不レ語。復豈傷哉。子亦知二名實之說一哉。何有二蓬之心一。子亦知二眞假之說一哉。何有二童之心一。諺曰。水銀無レ假。阿魏無レ眞。自二眞者一而見レ之。天地亦一阿魏也。矧蓬萊乎。自二假者一而見レ之。毫芒皆一水銀也。矧器具乎。安生幸隱二于醫一者也。必辨二阿魏水銀一矣。子其自反焉。胡族二余言一。犀之爲レ犀也。以レ德不レ以レ形。楊羔見之在二香世界一也。木而犀乎。香癖翁之險心萬仞。躁欲五兵。爲レ之一空。甲而犀乎。絕二面上之三寸一。洗二膓中之五斗一。御塵犀也。忘二世波之震蕩一。離二苦海之淪沒一。破水犀也。與二陰陽一消息。與二天地一盈虛。辟寒辟暑犀也。虛靈不昧。衆理萬事。顧二諟明命一。通天之犀也。夜明之犀也。犀亦仙獸哉。宜矣戴二蓬壺一。安知不鼇之抃。犀之靈也。小說記浙人下レ番。以貨物水瀕。一塊如レ鉢。嗅レ之頗香。抵レ家一日隣家穢氣逆レ鼻。爇レ之則烟中結作二七鷺一。飛數丈而乃散。咄咄奇奇。言未レ了。爐薰一炷。篆煙騰騰。如レ霧如レ雲。如二白衣一。如二蒼狗一。斯須改變作二數鶴一。鶴兮鷺兮。駕言借二一隻一騎焉。於虛。蓬萊山安在哉。鼇也犀也鷺也鶴也。孰識二其同一。雀蛤鯤鵬。孰識二其異一焉。得二圓機之士一。論二同異一。質二名實一。辨二眞假一。至下無二同異一。無二名實一。無中眞假上。而後知二眞心一。心淸聞二妙香一。杜少陵云。吾亦云。因朗吟曰。覓レ眞誤入二蓬萊島一。香風不レ動松花老。竟命曰二小蓬萊一。又名二松花一。於レ此余亦一笑。

（番字之下疑レ有二誤脫一）

主靜室銘（與二書士栖芸一）

心主斯存。動中至靜。隨レ情五火炎。復レ性一灰冷。語默平平。行藏惺惺。紅塵市間。藥室眞境。喚

收斂也。主一無適也。整靜嚴肅也。常惺惺也。樂在ニ其中一。嗚呼。非レ翫レ物。非レ喪レ志。然後以ニ己所レ敬。使ニ人敬一。人亦使ニ後人而復敬ニ後人一。則己雖レ沒。有ニ其不レ沒者一存矣。此書在レ玆。豪傑之士。待ニ文王一哉。戶氏勝冬藏レ書。囑ニ余書ニ其後一。以ニ嗜好一而爲レ人亦可レ觀。故擴充以諗焉。子其敬哉。

小蓬壺記 或名ニ松花一

安生袖ニ香爐一。來謁レ余。請レ命ニ之名一。就審視焉。一小壺。而磁ニ其質一。鼎ニ其形一。犀ニ其紋一。其體豕腹膨脝。蟆腳跳梁。其色螺殼青熒。其兩頭各架ニ小提梁一。可レ愛可レ翫矣。可レ謂文房之一器。足レ飾レ閑。余則名曰ニ小蓬壺一。有下笑ニ于列一者上。曰。甚矣名之誣。而說之迂矣。彼海外之絕島。而此塵間之小器。彼鼇負而此犀戴。如ニ眞假一何。如ニ名實一何。甚矣說之迂。而名之誣。余響應曰。子之所レ言者賓也。請實焉。古以ニ蓬萊一名レ香。姑措不レ論焉。以ニ香事之幽賞一言レ之。明牕淨几。或雪或月。夕之晨之。冬與レ秋。不レ染而白雪香。不レ桂而素月薰。清興不レ啻。閑雅有レ在。或小雨潤レ花之春。氣添ニ和香一。或清風敲レ竹之夏。陰增ニ細香一。不レ覺乘ニ一縷黃雲一。出ニ九衢紅塵一。丹府靈臺。四戶八牖。玲玲瓏瓏。洒洒落落。不レ踰ニ弱水一。而隔ニ俗坋於三萬里一。不レ變ニ桑田一。而閱ニ仙齡於千萬世一。葛瓊琯所レ謂身裏蓬萊十二樓。鼇負虛。犀載虛。海外乎。塵間乎。知ニ身裏蓬萊一。則無ニ處而不ニ蓬萊一。無ニ物而不ニ蓬萊一。悲矣徒知ニ其賓一。未レ知ニ其實一。昔人曰。分明人世有ニ蓬萊一。信矣。不レ覓ニ之於海外一。而覓ニ之於人世一。不レ覓ニ之於人世一。而覓ニ之於身裏一。眞蓬萊也。若以レ怪證レ怪。金仙氏之所レ話。香積之

本末。是其常也。由レ流遡レ源者。學之序也。又不レ爲レ誣矣。見二其字畫一。則確乎如レ接二其人之風彩一。讀二其言辭一。則宛爾如レ聽二其人之謦欬一。卓然起二古人於二朽骨一。千載之下。使二人興發一。於レ是乎貪夫可二以廉一。儒夫以可レ立。先所レ謂得レ見二其書一是可者。不レ在レ玆哉。昔者鄕黨篇畫二一箇聖人一。今也屏障上對二數箇古人一。老人之手段高哉。哀公之席。太公之筵。舜之漆器。好レ古而取レ笑者。豈足レ言乎。蘇子瞻曰。寓二意於レ物。雖二微物一足二以爲レ樂。不レ足二以爲レ病。留二意於レ物。雖二微物一足二以爲レ病。雖二尤物一不レ足二以爲レ樂。至哉昌言。夫能寓二其理一。則物物古人妙術也。苟留二其事一。則物物古人糟粕也。老人其如何哉。樂又在二其中一也耶。况風雨六十劫。古今一彈指。自二不レ變者一而觀レ之。古亦在レ此。自二變者一而觀レ之。今亦不レ在レ此。奇哉快哉。仲尼之逝川。匡王之觀河。宜自得者可也。惟時冬之仲。寒月銜レ山。如レ霜如レ雪。推レ牕不レ覺朗吟曰。今人不レ見二古時月一。今月曾經レ照二古人一。古人兮古人兮。擧レ頭問レ月。月亦不レ答。

天正十有九年某月某日書二于城中客舍一

戶氏家藏書跋

知レ好レ藏レ書。而不レ知三其所二以樂一。旣知レ樂。而不レ知三其所二以敬一。則翫レ物喪レ志而已。雖レ好猶レ不レ好焉。何者。書之爲レ書也。上臨傍質。爲レ師爲レ友。會二千萬人之聖賢於一一室一。盡三千萬世之言行於二一時一矣。蓋聞五百有餘歲而聖賢出焉。寔難矣。縱其出。豈能一室而會二千萬人一。一時而盡二千萬世一也耶。是亦甚難矣。嗚呼。知二其難一。則日夜從二事此書一。而優柔饜飫。怡然理順。所レ敬篤。而此心

序囑焉。予樸而不文。俗而不韻。何言哉。然亦詳成書之起本。無如予。不可敢辭。叨叨至此。更有一事足爲懲芥。因記。甲午之歲。余以人事遊關左。不幸而母以病終。不果定省。不侍湯藥。空平生之志。貽終身之憂。痛恨徹骨。九原不可作。今見此書。灑涙於蓼莪。餘悲於風樹。後之見此書者。於恂之孝。一以喜。於予之悔。一以懼。一喜一懼。必有感發興起乎。豈無感發哉。

文祿五年丙申二月十日。惺齋斂夫以肅書于城中草樂室。

君臣小傳跋

古人其可見耶。曰否。在則人也。果不可見耶。曰否。亡則書也。吁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書者斯可矣。吾友梅菴由己。風騷韻士也。形枯氣老。訥於言而辨於筆也。唐詩也。倭歌也。琅琅然鏘鏘然。不得玉人。而其價連城也。加旃無書而不讀。讀以爲尚友。狄仁傑之卷軸中之聖賢可併按。方濁富之季世。物論不公。老人獨復古。雅尚之意可觀焉。好古之餘。頃集古人之親筆貼屏上。以當席上珍。唐大宗眞草書之屏風。不多讓焉。尊悟親王辱染奎翰。記來由考眞贋。爲他後之證。兼請予述崖畧之次。從頭點檢歷視。蓋歌而仙者。詩而佛者。或蟠常山之蛇于文中者。或躍天門之龍于筆下者。皆名價籍甚一時。而聲譽飛騰千古。上自一人下至庶人。以道不廢人。故人品多混雜。凡離分三科。間或新舊。或貴賤。或材器之優劣。躐等失倫。然亦有微意寓焉。天地之覆載。是其常也。上地下天者。泰之義也。源流之

猩也。吁止矣。大醫局法眼名恂。意安其字也。纘二紹父師之箕裘一。而跨レ竈出レ藍。當世之司命也。學必稽レ古。知二其理一踐二其實一。奇効靈驗不レ可レ盡。此家乘也日錄也。門人鐫二之於梓一。玉二之於軸一矣。先レ是母嘔吐。鼎茵不レ佳六十日。疾革而不レ納二藥水一。況食餌乎。恂晝夜不レ解二衣帶一。奉二承顏色一。不二少怠一。謹愼之餘。不レ恃二我能術一。拜二迎闔國諸醫一。諸醫與二萬方一。無二寸効一。伎窮計竭。皆辭去。氣息奄奄。俟二屬纊一。恂無レ地レ措二手足一。不レ克レ止。自檢二諸方書一。偶爾默二察虞恒德治レ嘔之驗例一。忽有レ所二感悟一。擴二充其法一。別處二一方一侑レ之。服二一盞一不レ吐。不レ耐二喜躍一。又侑二二服一。而後稀粥亦不レ吐。調攝數旬。脫然全愈。奇哉其術。稽レ古踐レ實者。其効亦如レ此也耶。彥修之養レ母之方。子和之事レ親之義。可二幷按一焉。恂嘆曰。我不レ稽レ古。奚得二箇入處一哉。因爲二後學一抜二録古今諸醫按一。而筆削編纂爲二此書一。一論一法。於レ此深切也。一行一節。於レ是著明也。善之可レ勸。惡之可レ懲。於レ是判然也。釋然也。煥焉炳如也。睎レ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レ恂之人。亦恂之徒也。學者於二此書一有レ得。則必養レ親必救レ人。人而已哉。有二秋夫于一鬼。鬼而已哉。思邈于レ蛇。師皇于レ馬于レ龍。始於レ事レ親。中於レ救レ人。終於レ利レ物。博哉醫之利。至哉醫之道。唯非二一世之利一。即是萬代之道也。豈不レ知而可乎。程子之言。於レ是可レ徵焉。春秋之戒。於レ是可レ守焉。所レ謂五經如二藥方一。春秋猶二用レ藥治レ病。然則以二此書一。謂二醫家青史之法一。亦宜也。非二溢美一矣。爲二醫家素王之業一。亦得也。非二過譽一矣。予自レ幼多病。衰憊不レ勝レ衣。就レ恂聆二醫家之餘論一。染二指丹鼎一。錬二性藥爐一。荷二嘉惠一者。不レ爲レ不レ多。以至二今日一。所レ愧者。人而尙不レ能レ盡二龍馬蛇鬼之報一矣。恂不二以レ予爲一卑。以

人所レ不レ欲也。於レ是乎室有二空虛一。心有二天遊一。納二隅河于瓢中一。挾二筑山于詩中一。士峰之笠。武野之鞋。鞋襪從レ此始。瓢二飲乎此一。詩二興乎彼一。恍然自適。則非二四景而已一。非二八州而已一。非二六十州而已一。四極八紘。游覽之美。擧在二一身一。天下之山色。不レ入而目染。天下之水淸。不レ洗而耳濡。天下之至理。不レ思而心得。心廣體胖。而初是爲レ人而已。斯遊樂哉。地其不レ廣乎。屋其不レ大乎。物其不レ備乎。斯游不二亦悅一乎。不二亦樂一乎。實威武不レ能レ屈。富貴不レ能レ奪。貧賤不レ能レ移。意必固我既絕之後。優哉游哉。我以爲二我有一云。客飄然起。而斂レ衽謝曰。子其學下登而小二天下一。臨而嘆二晝夜一之人上者歟。非二楊與一墨矣。

古今醫案序

學者之訪論稽レ古也。以二嘉言一窺二其理一。以二善行一實二其事一。是爲レ稽レ古。蓋言行豈二哉。雖レ學二空言一。治レ己治レ人。施及レ物。則實行也。非二空言一矣。雖レ學二實行一。口言レ之心不レ知レ之。心知レ之身不レ踐レ之。則又空言也。非二實行一矣。可レ謂言行一也。二レ之則非レ稽レ古。非二學者一矣。雖レ然初學者徒然守二空言一。則臨レ事變レ貌。然不レ知下所二以處一レ之故上。不レ如レ見二行事之實驗一矣。聖人修二春秋一。有レ曰。我欲レ載二之空言一。不レ如下見二之於行事一之深切著明上也。學二醫之道一。亦猶若レ斯乎。雖レ學二常法一。不レ知二發明之術一。則又徒法耳。夫是行之善也。以二在レ家而事一レ親爲レ始。事レ親者以レ侍レ病爲レ大。故程夫子云。事レ親者不レ可レ不レ知レ醫。春秋遺二許止之戒一。亦在レ茲歟。近世世降俗薄。而不レ知二事レ親之道一。漸將レ成下無二父母一國上。既不レ知レ治レ己。安能治レ人。安能及レ物哉。縱終日能言。鸚鵡也猩

何地無山。山之無色者。意之懶也。何地無水。水之不清者。心之忙也。所謂意懶山無色。心忙水不清。古人云我亦云。我日本六十州之間。誇游觀廣覽之美者。以關以東之八州爲甲。八州之美者。以士峰武野隅田筑波之四景爲冠。故不到者非人矣。予亦以斯遊爲意久矣。嘗聞佳山水者。觸發道機。仲尼之登泰山。在川上。有所以哉。文祿癸巳。蒙八州牧伯源君亞相之佳招。而遊武之江城。而踰年矣。旅寓環堵之室中。書我有之二大字而扁之。有客笑曰。子之蕭然之行李。未有尺地。未有小屋。未有一物。何以爲我有哉。予曰。甚哉汝之拘矣。陋哉汝之隘矣。我有一宇。不假工巧。不費脩補。汝卻不知哉。圓顱于上。是我棟宇也。方趾于下。是我基址也。載我佚我。到處有我屋。不可無言矣。我屋之所在者。乃我地也。不可言無矣。瞻前忽後者。皆我尤物也。悉我珍具也。不可言無矣。夫雪之於冬。雖爽未足奇焉。夏雪皎潔之朝。一由旬之士峰之高懸也。仰成一箇吳笠。則卻不重。花之於春。雖美未足奇焉。秋花撩亂之日。數百里之武野之橫鋪也。俯成一箇楚鞋。則又能香。隅田之水之洄洄而貯月者。瓢中之物也。筑波之山之擾擾而抹雲者。詩中之料也。豈止是而已哉。萬象者屋裏之有也。不可與人。客曰。吁子之言者。楊子之爲我也。君子者不可稱矣。曰然也。衆人者屋裏之人也。可以與之。客曰。子之言者。墨子之兼愛也。君子者不可語矣。曰然也。然則何如。曰。物皆有主。豈無主也耶。欲自有不可得。欲與人亦不可得。物皆有主。屬主而已。曰。主爲誰乎。曰。府君。問府君。府君不有。問衆人。衆人不有。於戲人之所欲者。我所不有也。我之所有者。

作レ鏡之道一。而其所三以獲二鏡之明一者。亦固磨者之功也。夫所レ謂言下領悟者。非三彼之言徒使二吾悟一。皆吾立レ志立レ脚之功。眞積レ力久。而彼之言適觸二吾心之憤悱一也。啓發之緣。亦應二相値一。而自立之功。固不レ可レ誣也。不レ然上レ堂者。不三嘗數十百衆一。而聽レ言而符契者。僅一二而止。若果盡在二於法師之機發一。而都不レ干二我事一。在二法會一者。皆可三以得レ道而有二契。不レ契者。庸非三先立二其在レ我者一哉。然則妙用者。未三始不二由二於自立一。而自立者。固所三以爲二妙用之地一也。是豈非三吾子有レ取二於立レ之之義一乎。雖レ然一有二繫念一。便成二心病一。不レ免レ作二輟一簣即虧一。故孟子曰。必有レ事焉而勿レ正。孔子曰。學則不レ固。然則無心者。豈非下立レ志之方。而固者是立レ脚之則上乎。吾子誠能由二無心一以充二所レ立之志一。致刻固以達二所レ立之脚一。他日上詣如如之躰。而優入二三昧之境一。則行住坐臥。純一直心。安閑恬靜。虛融淡泊。向之所レ謂神通妙用者。將二於是乎在一。而柴立二字。特爲二魚蟹之筌蹄一。豈不二快活一也哉。噫孔子曰。道不レ同不二相爲謀一。孟子曰。能言距二楊墨一者。聖人之徒也。子釋氏之流。而我聖人之徒。方當二距レ之之不一レ暇。而反爲二道不レ同者一謀焉。無乃犯二聖人之戒一。而自陷二於異端之歸一乎。然贈レ人以レ言。仁者之事。而吾之言固不レ能三發二明於子之道一。僅足レ爲二他日面目之資一。則亦韓子留レ衣之意而已也。庸レ何傷乎。但生分二區域一。別期又迫。不レ得下托二契於白蓮社中一。而共中此方外之遊上。則又吾二人之恨也。他日相思。其亦有レ記二於此一乎。萬曆庚寅陽月之晦。孔巖後人山前荷蕢翁。書二于天瑞寺之東寮一。

四景我有解

惺窩先生文集抄錄

柴立子說贈二蕣上人一（惺窩初爲レ僧。名二宗蕣一。居二相國寺一。）

萬曆庚寅秋。余以二書狀一奉二通信命一。使二於日本國一。寓二諸北山紫野之大德寺一。以待二關白東山之征一。一日山人有下蕣二其名一柴二立其號上。贊レ詩以來叩。讀二其詩一審二其人一。冲二然其中一。灑二然其外一。而又發二於詩一者。如二其人一焉。余已心愛レ之。以二其新一也。姑酌二之酒一。和二之詩一。而送レ之既數日。又跫然而至曰。貧道以柴立。自號二柴立一。蒙莊之說。無心而立レ之。固是其義也。盍下爲レ我演二其說一。以貽中諸俺上。以爲二他日面目一。雖二別後一猶在レ是也。況貧道因二子說一而有レ發焉。其耿二耿於心目間一者。又不レ待二書之披一也。夫豈淺々而已哉。余曰。吾之說非レ所レ發二於子之道一。若夫面二目之一云。則吾亦烏能無二是意一哉。雖レ然余嘗見二佛者之說一。曰。任レ心自在。莫レ作二觀行一。行住坐臥。任レ意縱橫。總是佛之妙用。然則何事二於立一。而亦何用レ固哉。上人方將下超二空空一入二無相一。而跨二馬駒一沿中曹溪上。以上契中於拈花之一笑上。而膠二於觀行之伎倆一。不二彼妙用之希一。而甘滯二一隅一。自號曰二柴立一。是固何哉。佛氏之道。吾未二之學一。請以二吾家之說一明レ之。孔子曰。可二與立一。孟子曰。先立二其大者一。夫適レ道者。未三始不レ由二於立一。欲レ養二其躰一。當三先立二其大者一。是固入レ道之路脉。而道之浩浩。何處下レ手。立レ志以定二其向一。立レ脚以固二其基一。是實入レ道之大方。儒釋之道。所レ造雖レ異。用レ力之功。亦應レ不レ殊。至二於眞積レ力久一。造二一朝豁然之境一。則吾儒之所レ謂知至。而佛者之所レ謂契悟也。磨レ瓶固非二

惺窩先生文集抄錄

目次

しく南風に乘じて品川より火箭を放つべし等の語あるを探知して之を逮捕し、以て大憲を犯せりとし、遂に中つるに大辟の罪を以てせり。時に明和四年(西曆千七百六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なり。享年四十有三。著はす所柳子新論一卷あり。今之を收む。大貳の所說は純然たる朱子學にあらざれども、其甲斐の國山梨郡山王權現の祠官加々美櫻塢に從ひて學び、而して櫻塢は業を三宅尙齋に受けしに因みて此に編次せしなり。

所聖學圖講義一卷、六經編考一卷、靖献遺言二卷等あり。今聖學圖講義及び六經編考を收む。

三宅尙齋名は重固、字は丹治。寛文二年（西暦千六百六十二年）正月四日を以て播磨の國明石に生る、初め醫術を學びしが後、闇齋の門に入りて專ら儒學を攻めき。尙齋闇齋に師事すること三年にして闇齋歿せしかば、乃ち佐藤直方淺見絅齋の二人に就きて折衷す。二人友人を以て之を待遇し、互に相切磋し、遂に山崎門三傑の稱を得るに至れり。尙齋嘗て忍侯の聘に應じて之に仕ふること十年。侯卒して嗣侯封を襲ぐ。尙齋亟〻直諫する所ありしかど、其言行はれず。乃ち疾に託して官を辭せしかど允されず。然るに尙齋固く請ふて止まず。侯大に怒りて之を忍に幽囚せり。越えて三年にして初めて赦さる。尙齋の獄に在るや偶〻一鐵釘と一木片とを得たり。乃ち木片を嚼みて筆となし、厠用に供する雜紙を貯へて一小冊子となし、心に會する所あれば輙ち鐵釘を以て指血を刺して狼疐白雀の二錄を書せり。尙齋寛保元年（西曆千七百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を以て歿す。享年八十。著はす所上に擧げたる狼疐錄三卷、白雀錄一卷の外に默識錄三卷等あり。今默識錄を收む。

山縣大貳名は昌貞、柳莊と號す。享保十年（西曆千七百二十五年）を以つて甲斐の國巨摩郡篠田村に生る。武田氏の驍將山縣三郎兵衞昌景十一世の孫なり。大貳大義名分に明にして、常に慨然として皇室を復興するの志あり。寶曆六年江戶に來り帷を下して諸生に敎授す。門人常に數百人。小幡侯織田信邦賓師を以つて之を待遇す。織田氏の家老吉田玄蕃、津田賴母及び浪士藤井右門、竹內式部等常に相往來して文武を講論せり。幕府常に猜忌の眼を以て之を見しが、其江戶城を攻むるには宜

を以て歿す。享年六十有五。闇齋の著述は闢異一卷、經名考一卷、仁說問答一卷、文會筆錄二十卷、垂加文集正續十卷等を以て其主要なるものとす。今闢異、經名考、仁說問答の三部を收む。

闇齋の門人甚だ多し。而して其最も傑出せるものを佐藤直方、淺見絅齋、三宅尚齋の三人となす。

直方慶安三年（西暦千六百五十年）を以て備後の國福山に生る。年二十一にして京師に往きて闇齋の門に入る。闇齋弟子を敎ゆること極めて嚴格なりしかど、直方善く之に師事して少しも懈怠せず、遂に能く其旨を得たりといふ。直方後江戸に赴き帷を下して諸生に敎授せり。直方始め結城侯に仕へ、後厩橋侯に仕へ、又嘗て彥根侯の賓師となりて鄭重なる禮遇を受けき。直方享保四年（西暦千七百十九年）八月十五日を以て歿す。享年七十。講學鞭策錄一卷、排釋錄一卷、韞藏錄十卷等の編著あり。韞藏錄に二種あり。其寫本にて傳れるものは十卷あれど、甘雨亭叢書中に收採せるものは僅に一卷に過ぎず。蓋し後者は前者より其漢文の佳なるものを抄錄せるものなり。今井上哲次郎所藏（寫本）の韞藏錄第三卷學談雜錄を收む。

淺見絅齋名は安正、初の名は順良、承應元年（西暦千六百五十二年）八月十八日を以て近江の國高島に生る。後家を京師に徙せり、絅齋初め醫術を業とせしが、其一たび闇齋を見るや。欣然として心服し、遂に業を改めて儒となり程朱の學を治めき。絅齋勤勉力行闇齋門中其右に出づるものなかりしといふ。絅齋慷慨自ら喜びて新たに諸侯に委贄することを屑しとせず。されば其家甚だ貧しかりしかど竟に祿仕せざりき。絅齋正德元年（西暦千七百十一年）十月一日を以て歿す。享年六十。著はす

橘窓茶話三巻の著あり。今其中より語學文學に關する部分を除きて之を收む。

藤原惺窩以後朱子學の皇張に最も功績ありしものを山崎闇齋となす。闇齋名は嘉、字は敬義、元和四年(西暦千六百十八年)十二月九日を以て京師に生る。闇齋幼にして狡悍無賴なりしかば、父之を憂へて度して僧となし、妙心寺に籍し絶藏主と號す。然るに其性行猶悛まらず。嘗て朋輩と議論して辭塞がりしかば、其夜竊かに其寢に就くを待ちて其紙帳に放火せり。是に於て衆議して之を放逐せんとす。時に土佐侯の公子某妙心寺に住居せしが、聰明にして鑑識あり。闇齋の資質の非凡なるを見て、土佐の吸江寺に遣はして學問せしむ。當時土佐に谷時中、野中兼山ありて朱子學を唱道せり。二人闇齋を見て其佛學に陷溺せるを惜みて經籍を讀まんことを勸む。闇齋乃ち四書及び朱子文集、朱子語類等を讀みて大に啓發する所あり。盡く舊學を棄てゝ儒敎を學び、闢異一巻を著はして之を寺門に貼付して去り、遂に髪を蓄へて儒者となれり。時に年二十五。土佐侯其官に請はずして還俗せしことを詰責す。闇齋罪せられんことを恐れて京師に出奔し、帷を下して生徒に敎授す。從遊するもの日に益〻多し。後闇齋江戸に赴く。諸侯の之に師事するもの少からず。就中會津侯最も深く闇齋を敬信し、終始一の如くなりしといふ。會津侯卒せし後闇齋又京師に歸りて帷を下せり。公卿諸侯以下其門に入るもの無慮數千人なりきといふ。闇齋晩年神道に歸依し。自ら一派を創立して垂加流と稱せり。之が爲めに闇齋は啻に世人の攻撃を受けしのみならず、又其高足の弟子佐藤直方、淺見絅齋、三宅尙齋等の反對する所となれり。闇齋天和二年(西暦千六百八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り。年甫めて十五にして加賀侯に仕ふ。一日大學章句を進講せしに、加賀侯其異器なることを知り、乃ち命じて京師に遊びて木門に學ばしむ。是れより其學殖益〻深奥の域に進めり。木門元來俊傑多かりしかど、皆席を鳩巣に讓りしといふ。學成りて加賀に歸るに及びて、益〻侯に任用せられき。正德元年將軍家宣公鳩巣を拔擢して江戶の學職となす。將軍吉宗公の時侍講となり、屢〻政事の得失を諮詢せらる。鳩巣譲園派の旺盛を極めし時に遭遇し、堅く朱子學を守り、名教を維持するを以て己れが任となせり。享保十九年（西曆千七百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を以て歿す。享年七十有七。鳩巣駿臺譲話五卷、六諭衍義一卷、五倫五常名義一卷等の著述あり。今駿臺雜話を收む。

雨森芳洲も亦木門の俊才なり。名は東、一の名は誠淸、字は伯陽。京師の人なり。幼少の時より江戶に遊びて木下順菴の門に學べり。後順菴の薦擧によりて對馬侯に仕へて學職となる。芳洲支那音及び朝鮮音に通ぜしかば、朝鮮の使節に應接するに通譯を假らざりしといふ。正德中江戶に赴むき、始めて物徂徠に會見し、甚だ相歡娛せり。芳洲乃ち其子をして徂徠の塾に遊ばしむ。然るに久しからずして之を其國元に呼び還して曰く、徂徠は實に一代の豪傑にして決して尋常の儒者にあらず、然るに其人を敎ふるや德行を先きとせざるを以て、其塾長幼の序なし、是れ決して少年を寄託すべきものに非ずと。芳洲精力絕倫、老いて少しも衰へず。年八十一にして初めて和歌に志し、四五年の間に古今集を讀むこと一千回、和歌を作ること一萬首の多きに達せりといふ。芳洲寬文八年（西曆千六百六十八年）を以て生れ、寶曆四年（西曆千七百五十四年）正月六日を以て歿す。享年八十有八。

訂せり。國字の部を合せて十八卷あり。冠するに後光明天皇御製の序文を以てす。今此書より倫理に關係ある文章を抄錄して一卷となせり。又別に千代もと草一卷を收む。此書は惺窩が佛法に歸依せる其母の爲めに平易に儒敎の大意を叙述して示せるものなり。

中村惕齋名は之欽、字は敬甫、通稱を仲二郎といふ。京師の呉服屋の子なり。寛永六年（西曆千六百二十九年）二月九日を以て生る。惕齋商家に生れしかど、市中の喧囂を厭ひ治產營利の事を好まずして、專ら講學に從事せり。後家貧零落せしかど其志愈〻堅く、深く性理の學を修め、且つ自ら道德を實踐せしかば、世人之を稱して篤行先生といふに至れり。惕齋又女子敎育に熱心にして姬鏡の著あり。今尙世に行はる。惕齋元祿十五年（西曆千七百〇二年）七月廿六日を以て歿す。享年七十有四。惕齋著書少からず。今講學筆記三卷を收む。

藤原惺窩の門に松永昌三を出し、昌三の門に木下順菴を出せり。順菴は非常なる敎育家なりしと見え、當時の俊才一時其門に集れり。而して新井白石、室鳩巢、榊原篁洲、雨森芳洲、祇園南海、松浦霞沼、柳川滄洲、南部南山、服部寬齋、田子彜、岡田竹圃、堀順之、西山健甫、岡島仲通、石貫卿等其最も著明なるものなり。就中經學を以て自ら任じ、當時海内を風靡せる堀川、蘐園の二派に拮抗して朱子學を維持せしものを室鳩巢となす。

鳩巢名は直清、字は師禮、一の字は汝玉、鳩巢は其號なり。又滄浪と號す。備中英賀郡の人にして萬治元年（西曆千六百五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を以て生まる。鳩巢幼より慧悟にして甚だ讀書を嗜め

妙壽院と號せしが、後其非を悟りて遂に儒學に歸せり。天正十九年朝鮮の役起り、豐臣秀吉肥前唐津に在陣す。德川家康諸將と共に之に從ふ。時に惺窩も亦其陣中にあり。家康豫ねて惺窩の賢を聞き時に之を陣中に延見して問ふに聖學の要を以てせり。惺窩恒に世に明師なきことを患ひ、是に至りて奮然として海に航して支那に遊學せんとせしが、風波に阻遏せられて其志を果すこと能はず。偶々朱子の四書新注を得て之を反復熟讀して道此に在りとなし、遂に濂洛關閩の學を表章するを以て其一生の事業とするに至れり。

關が原の戰爭德川氏の勝利に歸して後、家康の京師に入るや屢〻惺窩を延見し、將に大に之を登庸せんとす。然るに惺窩塵俗に交ることを欲せず。乃ち其高足の弟子林羅山を薦めて自らは洛北市原村に退隱せり。慶長十九年林羅山建言して學校を京師に創設し、惺窩を以て其祭酒となして四方の俊才を敎育せんことを請ふ。家康之を嘉納し、命じて土地を相し學制を議せしむ。適〻大坂の役起り家康尋ぎて薨ぜしかば、其事遂に止みぬ。惺窩元和五年(西曆千六百十九年)九月十二日を以て歿す。享年五十有九。我邦宋學を講ずる者は僧玄惠を以て始めとなす。爾後まゝ之を唱道するものありしかど、其學未だ振起するに及ばず。惺窩の朱說を奉ずるに至りて、林羅山、松永昌三、那波活所の諸氏皆其門に出でゝ盛に之を皇張せしかば、朱學始めて世に行はるゝに至れり。

惺窩の著書は惺窩先生文集を以て其主要なるものとす。此書に二版あり、一は林羅山の編次する所にして、菅得菴の續編を合して八卷あり。一は惺窩の孫爲經の編次する所にして、水戶義公之を校

日本倫理彙編 卷之七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士 蟹江義丸 共編

朱子學派の部 上

序説

元龜天正の頃海内大に亂れ、干戈日として動かざるときなく、文敎地を掃ひて空しかりき。當時卓然として獨り朱子學を其間に唱へて、德川時代の敎學を振起せしものを藤原惺窩となす。惺窩名は肅、字は歛夫、又北肉山人、柴立子、廣胖窩とも號す、永祿四年(西曆千五百六十一年)播磨の國細川村に生る。藤原定家の十二世の孫なり。父を參議爲純といひ、細川村は其食邑なり。爲純土豪別所長治の爲めに侵掠せられしかば、長子爲勝と防ぎ戰ひしかど利あらずして共に戰死せり。時に織田信長覇を唱へ、其臣羽柴秀吉盛に事を用ゐしかば、惺窩乃ち秀吉に請ふに父兄の讐を報ぜんことを以てす。秀吉答ふるに其時を待つに若かざるを以てす、是に於て惺窩遂に其食邑を失へり。惺窩幼にして頴悟なりしかば、人皆稱して神童といへり。初め髮を剃りて釋門に入り蕣首坐と名け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七目錄終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七目錄

朱子學派の部 上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士　蟹江義丸　共編

日本倫理彙編

朱子學派の部(上)

東京　育成會發兌